

This ebook is for the use of anyone anywh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most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at no cost and with almost no restrictions whatsoever. You may copy it, give it away or re-use it under the terms of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cense included with this ebook or online at www.gutenberg.org. If you are not loca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you'll have to check the laws of the country where you are located before using this eBook.

Title: 三俠五義

Author: active 19th century Yukun Shi

Release date: May 7, 2008 [eBook #25376]

Language: Chinese

*** START OF THE PROJECT GUTENBERG EBOOK 三俠五義 ***

Produced by Jau-Yuu Liu

第一回 設陰謀臨產換太子 奮俠義替死救皇娘

詩曰：

紛紛五代亂離間，一旦雲開復見天。
草木百年新雨露，車書萬里舊江山。
尋常巷陌陳羅綺，幾處樓臺奏管弦。
天下太平元事日，鶯花無限日高眠。

話說宋朝自陳橋兵變，眾將立太祖為君，江山一統，相傳至太宗，又至真宗，四海昇平，萬民樂業，真是風調雨順，君正臣良。

一日，早朝，文武班齊，有西臺御史兼欽天監文彥博出班奏道：「臣夜觀天象，見天狗星犯闕，恐於儲君不利。恭繪形圖一張，謹呈御覽。」承奉接過，陳於御案之上。天子看罷，笑曰：「朕觀此圖，雖則是上天垂象，但朕並無儲君，有何不利之處？卿且歸班，朕自有道理。」早期已畢，眾臣皆散。

轉向宮內，真宗悶悶不久，暗自忖道：「自御妻薨後，正宮之位久虛，幸有李、劉二妃現今俱各有娠，難道上天垂象就應於她二人身上不成？」才要宣召二妃見駕，誰想二妃不宣而至，參見已畢，跪而奏曰：「今日乃中秋佳節，妾妃等已將酒宴預備在御同之內，特請聖駕今夕賞月，作個不夜之歡。」天子大喜，即同二妃來到園中，但見秋色蕭蕭，花香馥馥，又搭著金風瑟瑟，不禁心曠神怡。真宗玩賞，進了寶殿，歸了御座，李、劉二妃陪侍。宮娥獻茶已畢。

大多道：「今日文彥博具奏，他道現時天狗星犯闕，主儲君不利。朕雖乏嗣，且喜二妃俱各有孕，不知將來誰先誰後，是男是女。上天既然垂兆，朕賜汝二人玉璽、龍袱各一個，鎮壓天狗沖犯；再朕有金丸一對，內藏九曲珠子一顆，係上皇所賜，無價之寶，朕幼時隨身佩帶，如今每人各賜一枚，將妃子等姓名宮名刻在上面，隨身佩帶。」李、劉二妃聽了，望上謝恩。天子即將金丸解下，命太監陳林拿到尚寶監，立時刻字去了。

這裡二位妃子吩咐擺酒，安席進酒。登時鼓樂迭奏，彩戲俱陳，皇家富貴自不必說。到了晚間，皓月當空，照得滿園如同白晝，君妃快樂，共賞冰輪，星斗齊輝，觥籌交錯。天子飲至半酣，只見陳林手捧金丸，跪呈御前，天子接來細看，見金丸上面，一個刻著「玉宸宮李妃」，一個刻著「金華宮劉妃」，?的甚是精巧。天子深喜，即賞了二妃。二妃跪領，欽遵佩帶後，每人又各獻金爵二杯，天子並不推辭，一連飲了，不覺大醉，哈哈大笑，道：「二妃子如有生太子者，立為正宮。」二妃又謝了恩。

天子酒後說了此話不知緊要，誰知生出無限風波。你道為何？皆出劉妃心地不良，久懷嫉妒之心，今一聞此言，惟恐李妃生下太子立了正宮；自那日歸宮之後，便與總管都堂郭槐暗暗鋪謀定計，要害李妃，誰知一旁有個宮人名喚寇珠，乃劉妃承御的宮人。此女雖是劉妃心腹，她卻為人正直，素懷忠義，見劉妃與郭槐討議，好生不樂。從此後各處留神，悄悄地窺探。

單言郭槐奉了劉妃之命，派了心腹親隨，找了個守喜婆尤氏；這守喜婆就屁滾尿流，又把自己男人托付郭槐，也做了添喜郎了。

一日，郭槐與尤氏密密商議，將劉妃要害李妃之事，細細告訴。奸婆聽了，始而為難。郭槐道：「若能辦成，你便有無窮富貴。」婆子聞聽，不由滿心歡喜，眉頭一皺，計上心來，便對郭槐道：「如此如此，這般這般。」郭槐聞聽，說：「妙！妙！真能辦成，將來劉妃生下太子，你真有不世之功。」又囑咐臨期不要誤事，並給了好些東西。婆子歡喜而去。郭槐進宮，將此事回明，劉妃歡喜無限，專等臨期行事。

光陰迅速，不覺的到了三月，聖駕至玉宸宮看視李妃，李妃參駕，天子說：「免參。」當下閒談，忽然想起明日乃是南清宮八千歲的壽辰，便特派首領陳林前往御園辦理果品，來日與八千歲祝壽。陳林奉旨去後，只見李妃雙眉緊蹙，一時腹痛難禁。天子著驚，知是要分娩了，立刻起駕出宮，急召劉妃帶領守喜婆前來守喜。劉妃奉旨，先往玉宸宮去了。郭槐急忙告訴尤氏。尤氏早已備辦停當，雙手捧定大盒，交付郭槐，一同至玉宸宮而來。

「這道此盒內是什麼東西？原來就是二人定的好計，將狸貓剝去皮毛，血淋淋，光油油，認不出是何妖物，好生難看。二人來至玉宸宮內，別人以為盒內是吃食之物，哪知其中就裡，恰好李妃臨蓐，剛然分娩，一時血暈，人事不知。劉妃、郭槐、尤氏做就活局，趁著忙亂之際，將狸貓換出太子，仍用大盒將太子就用龍袍包好裝上，抱出玉宸宮，竟奔金華宮而來。劉妃即喚寇珠提藤籃暗藏太子，叫她到銷金亭用裙勒死，丟在金水橋下。寇珠不敢不應，惟恐派了別人，此事更為不妥，只得提了藤籃，出鳳右門至昭德門外，直奔銷金亭上，忙將藤籃打開，抱出太子。且喜有龍袍包裹，安然無恙，抱在懷中，心中暗想：「聖上半世乏嗣，好容易李妃產生太子，偏遇奸妃設計陷害，我若將太子謀死，天良何在？也罷！莫若抱著太子一同赴河，盡我一點忠心罷了。」

剛然出得銷金亭，只見那邊來了一人，即忙抽身，隔窗細看。見一個公公打扮的人，踏過引仙橋，手中抱定一個宮盒，穿一件紫羅袍繡立蟒，粉底烏靴，胸前懸一掛念珠，頂左斜插一個拂塵兒，生的白面皮，精神好，雙目把神光顯。這寇承御一見，滿心歡喜，暗暗地念佛說：「好了！得此人來，太子有了救了！」原來此人不是別人，就是素懷忠義、首領陳林。只因奉旨到御園採辦果品，手捧著金絲砌就龍妝盒，迎面而來。一見寇宮人懷抱小兒，細問情由。寇珠將始末根由，說了一回。陳林聞聽，吃驚不小，又見有龍袍為證。二人商議，即將太子裝入盒內，剛剛盛得下。偏偏太子啼哭，二人又暗暗的禱告。祝贊已畢，哭聲頓止。二人暗暗念佛，保佑太子平安無事，就是造化。二人又望空叩首罷，寇宮人急忙回宮去了。

陳林手捧妝盒，一腔忠義，不顧死生，直往禁門而來。才轉過橋，走至禁門，只見郭槐攔住道：「你往哪裡去？劉娘娘宣你，有話面問。」陳公公聞聽，只得隨往進宮，卻見郭槐說：「待我先去啟奏。」不多時，出來說：「娘娘宣你進去。」陳公公進宮，將妝盒放在一旁，朝上跪倒，口尊：「娘娘，奴婢陳林參見，不知娘娘有何懿旨？」劉妃一言不發，手托茶杯，慢慢吃茶，半晌，方才問道：「陳林，你提這盒子往哪裡去，上有皇封，是何緣故？」陳林奏道：「奉旨前往御園採探果品，與南清宮八大王上壽，故有皇封封定，非是奴婢擅敢自專的。」劉妃聽了，瞧瞧妝盒，又看看陳林，復又說道：「裡面可有夾帶？從實說來！倘有虛偽，你吃罪不起。」陳林當此之際把生死付於度外，將心一橫，不但不怕，反倒從容答道：「並無夾帶。娘娘若是不信，請去皇封，當面開看。」說著話，就要去揭皇封。劉妃一見，連忙攔住道：「既是皇封封定，誰敢私行開看！難道你不知規矩麼？」陳林叩頭說：「不敢，不敢！」劉妃沉吟半晌，因明日果是八千歲壽辰，便說：「既是如此，去罷！」陳林起身，手提盒子，才待轉身，忽聽劉嬪說：「轉來！」陳林只得轉身。劉妃又將陳林上下打量一番，見他面上顏色絲毫不漏，方緩緩他說道：「去罷。」陳林這才出宮。這也是一片忠心，至誠感應，始終瞞過奸妃，脫了這場大難。

出了禁門，直奔南清宮內，傳：「旨意到。」八千歲接旨入內殿，將盒供奉上面，行禮已畢。因陳林是奉旨欽差，才要賜座，只見陳林撲簌簌淚流滿面，雙膝跪倒，放聲大哭。八千歲一見，唬得驚疑不止，便問道：「伴伴，這是何故？有話起來說。」陳林目視左右。賢王心內明白，便吩咐：「左右迴避了。」陳林見沒人，便將情由，細述一遍。八千歲便問：「你怎麼就知道必是太子？」陳林說：「現有龍袍包定。」賢王聽罷，急忙將妝盒打開，抱出太子一看，果有龍袍；只見太子哇的一聲，竟痛哭不止，彷彿訴苦的一般。賢王爺急忙抱入內室，並叫陳林隨入裡面，見了狄娘娘，又將原由，說了一遍。大家商議，將太子暫寄南清宮撫養，候朝廷諸事安頓後，再做道理。陳林告別，回朝復命。

誰知劉妃已將李妃生產妖孽，奏明聖上。天子大怒，立將李妃貶入冷宮下院，加封劉妃為玉宸宮貴妃。可憐無靠的李妃受此不白之冤，向誰申訴？幸喜冷宮的總管姓秦名鳳，為人忠誠，素與郭槐不睦，已料此事必有奸謀；今見李妃如此，好生不忍，向前百般安慰。又吩咐小太監余忠：「好生服侍娘娘，不可怠慢。」誰知余忠更有奇異之處，他的面貌酷肖李妃的玉容，而且素來做事豪俠，往往為他人奮不顧身，因此秦鳳更加疼愛他，雖是師徒，情如父子。他今見娘娘受此苦楚，恨不能以身代之，每欲設計救出，只是再也想不出法子來，也只得罷了。

且說劉妃此計已成，滿心歡喜，暗暗地重賞了郭槐與尤氏，並叫尤氏守自己的喜。到了十月滿足，恰恰也產了一位太子，奏明聖上。天子大喜，即將劉妃立為正宮，頒行天下。從此人人皆知國母是劉后了。待郭槐猶如開國的元勳一般，尤氏就為掌院，寇珠為主宮承御。清閒無事。

誰想樂極生悲，過了六年，劉后所生之子，竟至得病，一命嗚呼。聖上大痛，自歎半世乏嗣，好容易得了太子，偏又夭亡，焉有不心疼的呢？因為傷心過度，競是連日未能視朝。這日八千歲進宮問安。天子召見八千歲，奏對之下，賜座閒談，問及世子共有幾人，年紀若干。八千歲一一奏對，說至三世子，恰與劉后所生之子歲數相仿。天子聞聽，龍顏大悅，立刻召見，進宮見駕。一見世子，不由龍心大喜，更奇怪的，是形容態度與自己分毫不差，因此一樂，病就好了。即傳旨將三世子承嗣，封為東宮守缺太子。便傳旨叫陳林帶往東宮參見劉后，並往各宮看視。陳林領旨，引著太子，先到昭陽正院朝見劉后，並啟奏說：「聖上將八千歲之三世子，封為東宮太子，命奴婢引來朝見。」太子行禮畢。劉后見太子生的酷肖天子模樣，心內暗暗詫異。陳林又奏還要到各宮看視。劉后說：「既如此，你就引去；快來見我，還有話說呢。」陳林答應著，隨把太子引往各宮去。

路過冷宮，陳林便向太子說：「這是冷宮，李娘娘因產生妖物，聖上將李娘娘貶入此宮。若說這位娘娘，是最賢德的。」太子聞聽產生妖物一事，心中就有幾分不信。這太子乃一代帝王，何等天聰，如何信這怪異之事？可也斷斷想不到就在自己身上，便要進去看視。恰好秦鳳走出宮來，（陳林素與秦鳳最好，已將換太子之事悄悄說明：「如今八千歲的世子就是抵換的太子。」秦鳳聽了大喜。）先參見了太子，便轉身進宮奏明李娘娘，不多時，出來說道：「請太子進宮。」陳林一同引進，見了娘娘，太子不由得淚流滿面。這正是母子天性攸關。陳林一見，心內著忙，急將太子引出，乃回正宮去了。

劉后正在宮中悶坐細想，忽見太子進宮面有淚痕，追問何故啼哭。太子又不敢隱瞞，便說：「適從冷宮經過，見李娘娘形容憔悴，心實不忍，奏明情由，還求母后遇便在父王跟前解勸解勸，使脫了沉埋，以慰孩兒悽慘之忱。」說著，便跪下去了。劉后聞聽，便心中一驚，假意連忙攙起，口中誇贊道：「好一個仁德的殿下！只管放心，我得便就說便了。」太子仍隨著陳林上東宮去了。

太子去後，劉后心中哪裡丟得下此事，心中暗想：「適才太子進宮，猛然一見，就有些李妃形影；何至見了李妃之後，就在哀家跟前求情？事有可疑。莫非六年前叫寇珠抱出宮去，並未勒死，不曾丟在金水橋下？」因又轉想：「曾記那年有陳林手提妝盒從御園而來，難道寇珠擅敢將太子交與陳林，攜帶出去不成？若要明白此事，須拷問寇珠這賤人，便知分曉。」越想愈覺可疑，即將寇珠喚來，剝去衣服，細細拷問，與當初言語一字不差。劉后更覺惱怒，便召陳林當面對證，也無異詞。劉后心內發焦，說：「我何不以毒攻毒，叫陳林掌刑追問？」他二是如此心毒，哪知橫了心的寇珠，視死如歸。可憐她柔弱身軀，只打得身無完膚，也無一字招承，正在難分難解之時，見有聖旨來宣陳林。劉后惟恐耽延工夫，露了馬腳，只得打發陳林去了。寇宮人見了陳林已去：「大約劉后必不干休，與其零碎受苦，莫若尋個自盡。」因

此觸檻而死。劉后吩咐將屍抬出，就有寇珠心腹小宮人偷偷埋在玉宸宮後。劉后因無故打死宮人，威逼自盡，不敢啟奏，也不敢追究了。劉后不得真情，其妒愈深，轉恨李妃不能忘懷，悄與郭槐商議，密訪李妃嫌隙，必須置之死地方休，也是合當有事。

且說李妃自見太子之後，每日傷感，多虧秦鳳百般開解，暗將此事，一一奏明。李妃聽了，如夢方醒，歡喜不盡，因此每夜燒香，祈保太子平安。被奸人訪著，暗在天子前啟奏，說：「李妃心下怨恨，每夜降香詛咒，心懷不善，情實難宥。」天子大怒，即賜白綾七尺，立時賜死。誰知早有人將信暗暗透於冷宮。秦鳳一聞此言，膽裂魂飛，忙忙奏知李娘娘。李娘娘聞聽，登時昏迷不醒。正在忙亂，只見余忠趕至面前，說道：「事不宜遲！快將娘娘衣服脫下，與奴婢穿了。奴婢情願自身替死。」李妃甦醒過來，一聞此言，只哭得哽氣倒噎，如何還說得出話來，余忠不容分說，自己摘廠花帽，扯去網巾，將髮散開，挽了一個辮兒；又將自己衣服脫下，放在一旁，只求娘娘早將衣服賜下。秦鳳見他。如此忠烈，又是心疼，又是羨慕，只得橫了心在旁催促更衣。李妃不得已將衣脫下，與他換了，便哭說道：「你二人是我大恩人了！」說罷，又昏過去了。秦鳳不敢耽延，忙忙將李妃移至下房，裝作余忠臥病在？。

剛然收拾完了，只見聖旨已到，欽派孟彩嬪驗看。秦鳳連忙迎出，讓至偏殿暫坐：「俟娘娘歸天後，請貴人驗看就是了。」孟彩嬪一來年輕，不敢細看；二來感念李妃素日恩德，如今遭此凶事，心中悲慘，如何想得到是別人替死呢。不多時，報道：「娘娘已經歸天了，請貴人驗看。」孟彩嬪聞聽，早已淚流滿面，哪裡還忍近前細看，便道：「我今回覆聖旨去了。」此事若非余忠與娘娘面貌彷彿，如何遮掩得過去。於是按禮埋葬。

此事已畢，秦鳳便回明余忠臥不起。郭槐原與秦公公不睦，今聞余忠患病，又去了秦鳳膀臂，正中心中機關，便不容他調養，立刻逐出，回籍為民。因此秦鳳將假余忠抬出，特派心腹人役送至陳州家內去了，後文再表。

從此秦鳳踽踽涼涼，淒淒慘慘，時常思念徒兒死的可憐又可敬，又惦記者李娘娘在家中怕受了委曲。這日晚間正在傷心，只見本宮四面火起，秦鳳一見已知是郭槐之計，一來要斬草除根，二來是公報私仇：「我縱然逃出性命，也難免失火之罪；莫若自焚，也省得與他做對。」於是秦鳳自己燒死在冷宮之內。此火果然是郭槐放的，此後劉后與郭槐安心樂意，以為再無後患了。就是太子也不知其中詳細，誰也不敢洩漏。又奉旨欽派陳林督管東宮，總理一切，閒雜人等不准擅入。這陳林卻是八千歲在天子面前保舉的，從此太平無事了。如今將仁宗的事已敘明瞭，暫且擱起，後文自有交代。

便說包公降生，自離娘胎，受了多少折磨，較比仁宗，坎坷更加百倍，正所謂「天將降大任」之說。

聞言少敘，單表江南廬州府合肥縣內有個包家村，住一包員外，名懷，家富田多，驟馬成群，為人樂善好施，安分守己，因此人人皆稱他為「包善人」，又曰「包百萬」。包懷原是謹慎之人，既有百萬之稱，自恐擔當不起。他又難以攔阻眾人，只得將包家村改為包村，一是自己謙和，二免財主名頭。院君周氏，夫妻二人皆四旬以外，所生二子，長名包山，娶妻王氏，生了一子，尚未滿月；次名包海，娶妻李氏，尚無兒女。他弟兄二人雖是一母同胞，卻大不相同：大爺包山為人忠厚老誠，正直無私，恰恰娶了王氏，也是個好人；二爺包海為人尖酸刻薄，奸險陰毒，偏偏娶了李氏，也是心地不端。虧得老員外治家有法，規範嚴肅，又喜大爺凡事寬和，諸般遜讓兄弟，再也叫二爺說不出後來，就是妯娌之間，王氏也是從容和藹，在小孀前毫不較量，李氏雖是刁悍，她也難以施展。因此一家尚為和睦，每日大家歡歡喜喜。父子兄弟春種秋收，務農為業，雖非詩書門第，卻是勤儉人家。

不意老院君周氏安人年已四旬開外，忽然懷孕。員外並不樂意，終日憂愁。你說這是什麼意思呢？老來得子是快樂，包員外為何不樂？只因夫妻皆是近五旬的人了，已有兩個兒子，並皆娶媳生子，如今安人又養起兒女來了。再者院君偌大年紀，今又生產，未免受傷；何況乳哺三年更覺辛勞，如何禁得起呢，因此每日憂煩，悶悶不樂，竟是時刻不能忘懷。這正是家遇吉祥反不樂，時逢喜事頓添愁。

未審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回 奎星兆夢忠良降生 雷部宣威狐狸避難

且說包員外終日悶悶，這日獨坐書齋，正躊躇此事，不覺雙目困倦，伏几而臥。朦朧之際，只見半空中祥雲繚繞，瑞氣氤氳；猛然紅光一閃，面前落下個怪物來，頭生雙角，青面紅髮，巨口獠牙，左手拿一銀錠，右手執一硃筆，跳舞著奔落前來。員外大叫一聲，醒來卻是一夢，心中尚覺亂跳。正自出神，忽見丫鬟掀簾而入，報道：「員外，大喜了！方才安人產生一位公子，奴婢特來稟知。」員外聞聽，抽了一口涼氣，只嚇得驚疑不止；怔了多時，吟了一聲，道：「罷了，罷了！家門不幸，生此妖邪。」急忙立起身來，一步一咳，來至後院看見，幸安人無恙，略問了幾句話，連小孩也不瞧，回身仍往書房來了。這裡服侍安人的，包裹小孩的，殷實之家自然俱是便當的，不必細表。

單說包海之妻李氏抽空兒回到自己房中，只見包海坐在那裡發呆。李氏道：「好好兒的『二一添作五』的家當，如今弄成『三一三十一』了。你到底想個主意呀。」包海答道：「我正為此事發愁。方對老當家的將我叫到書房，告訴我夢見，一個青臉紅髮的怪物，從空中掉將下來，把老當家的嚇醒了，誰知就生此子。我細細想來，必是咱們東地裡兩瓜成了精了。」李氏聞聽，便攛掇道：「這還了得！若是留在家內，他必做耗。自古書上說，妖精入門，家敗人亡的多著呢。如今何不趁早兒告訴老當家的，將他拋棄在荒郊野外，豈不省了擔著心，就是家私也省了，『三一三十一』了。一舉兩得，你想好不好？」這婦人一套話，說得包海如夢初醒，連忙起身來到書房，一見員外，便從頭至尾的把話說了一遍，但不提起家私一事。誰知員外正因此煩惱，一聞包海之言，恰合了念頭，連聲說好：「此事就交付於你，快快辦去。將來你母親若問時，就說落草不多時就死了。」包海領命，回身來至臥窮，托言公子已死，急忙抱出，用茶葉簍子裝好，攜至錦屏山後，見一坑深草，便將簍子放下。剛要摺出小兒。只見草叢裡有綠光一閃，原來是一隻猛虎眼光射將出來。包海一見，只嚇得魂不附體，連尿都嚇出來了，連簍帶小孩一同拋棄，抽身跑將回來，氣喘吁吁，不顧回稟員外，跑到自己房中，倒在炕上，連聲說道：「嚇殺我也！嚇殺我也！」李氏忙問道：「你這等見神見鬼的，不是妖精作了耗了？」包海定了定神，答道：「利害！利害！」一五一十，說與李氏道：「你說可怕不可怕？只是那茶葉簍子沒有拿回來。」李氏笑道：「你真是『整籃灑油，滿地撿芝麻』——大處不算小處算咧！一個簍能值幾何？一分家私省了，豈不樂嗎！」包海笑嘻嘻道：「果然是『表壯不如裡壯』，這事多虧賢妻你巧咧。這孩子這時候管保叫虎吧啞咧！」

誰知他：二人在屋內說話，不防窗外有耳。恰遇賢人王氏從此經過，一一聽去，急忙回至屋中，細想此事好生殘忍，又著急，又心疼，下覺落下淚來。正自悲泣，大爺包山從外邊進來，見此光景，便問情由。王氏將此事一一說知。包山道：「原來有這等事！不要緊，錦屏山不過五六里地，待我前去看看，再做道理。」說罷，立刻出房去了。王氏自丈夫去後，擔驚害怕，惟恐猛虎傷人，又恐找不著三弟，心中好生委決不下。

且言包山急急忙忙奔到錦屏山後，果見一片深草，四下找尋，只見茶葉簍子橫躺在地，卻無三弟。大爺著忙，連說：「不好！大約是被虎吃了。」又往前走了數步，只見一片草俱各倒臥在地，足有一尺多厚，上爬著個黑漆漆、亮油油、赤條條的小兒。大爺一見，滿心歡喜，急忙打開衣服，將小兒抱起，揣在懷內，轉身竟奔家來，悄悄地歸到自己屋內。

王氏正在盼望之際，一見丈夫回來，將心放下；又見抱了三弟回來，喜不自勝，連忙將自己衣襟解開，接過包公，以胸膛偎抱，誰知包公到了賢人懷內，天生的聰俊，將頭亂拱，彷彿要乳食吃的一般；賢人即將乳頭放在包公口內，慢慢的喂哺。包山在旁，便與賢人商議：「如今雖將三弟救回，但我房中忽然有了兩個小孩，別人看見，豈不生疑？」賢人聞聽，道：「莫若將自己才滿月的兒子，另寄別處，尋人撫養，妾身單單乳哺三弟，豈不兩全呢。」包山聞聽大喜，便將自己孩兒偷偷抱出，寄於他處廝養。可巧就有本村的鄉民張得祿，因妻子剛生一子，未滿月已經死了，正在乳旺之時，如今得了包山之弟，好生歡喜。

且說由春而夏，自秋徂冬，光陰迅速，轉瞬過了六個年頭，包公已到七歲，總以兄嫂呼為父母，起名就叫黑子。最奇怪的是從小至七歲未嘗哭過，也未嘗笑過，每日裡哭喪著小臉兒不言不語；就是人家逗他，他也不理。因此人人皆嫌，除了包山夫妻百般護持外，人皆沒有愛他的。

一日，乃周氏安人生辰，不請外客，自家家宴。王氏賢人帶領黑子與婆婆拜壽。行禮已畢，站立一旁。只見包黑跑到安人跟前，雙膝跪倒，恭恭敬敬地磕了三個頭。把個安人喜的眉開眼笑，將他抱在懷中，因說道：「曾記六年前產生一子，正在昏迷之時，不知怎麼落草就死了；若是活著，也與他一般大了。」王氏聞聽，見旁邊無人，連忙跪倒，稟道：「求婆婆恕媳婦膽大之罪，此子便是婆婆所生。媳婦恐婆婆年邁，乳食不足，擔不得乳哺操勞，故此將此子暗暗抱到自己屋內撫養，不敢明言。今因婆婆問及，不敢不以實情稟告。」賢人並不提起李氏夫妻陷害一節。周氏老安人連忙將賢人扶起，說道：「如此說來，吾兒多虧媳婦撫養，又免我勞心，真是天下第一賢德人了。但是一件，我那小孫孫現在何處？」王氏稟道：「現在別處廝養。」安人聞聽，立刻叫將小孫孫領來。面貌雖然不同，身量卻不甚分別。急將員外請至，大家言明此事。員外心中雖樂，然而想起從前情事對不過安人，如今事已如此，也就無可奈何了。

從此包黑認過他的父母，改稱包山夫妻仍為兄嫂。安人是年老惜子，百般珍愛，改名三黑；又有包山夫妻照應，各處留神，縱然包海夫妻暗暗打算，也是不能湊手。轉眼之間，又過了二年，包公到了九歲之時，包海夫婦心心唸唸要害包公。

這一日，包海在家，便在員外跟前下了讒言，說：「咱們莊戶人總以勤儉為本，不宜遊蕩。將來閒得好吃懶做的；如何使得。現今三黑已九歲了，也不小了，應該叫他跟著村莊牧童，或是咱家的老周的兒子長保學習牧放牛羊，一來學本事，二來也不吃閒飯。」一片話說得員外心活，便與安人說明，猶如三黑天天跟著閒逛的一般。安人應允，便囑長工老周加意照料。老周又囑咐長保兒：「天天出去牧放牛羊，好好兒哄著三官人頑耍；倘有不到之處，我是現打不賒的。」因此三公子每日同長保出去牧放牛羊，或在村外，或在河邊，或在錦屏山畔，總不過離村五六里之遙，再也不肯遠去。

一日，驅逐牛羊來至錦屏山鵝頭峰下，見一片青草，將牛羊就在此處牧放。鄉中牧童彼此頑耍。獨有包公一人或觀山水，或在林木之下席地而坐，或在山環之中枕石而眠，卻是無精打采，彷彿心有所思的一般。正在山環之中石上歇息，只見陰雲四合，雷閃交加，知道必有大雨，急忙立起身來，跑至山窩古廟之中。才走至殿內，只聽得忽喇喇霹靂一聲，風雨驟至。包公在供桌前盤膝端坐，忽覺背後有人一攔，將腰抱住，包公回頭看時，卻是一個女子，羞容滿面，其驚怕之態令人可憐。包公暗自想道：「不知誰家女子從此經過，遇此大雨，看她光景想來是怕雷。慢說此柔弱女子，就是我一黑聞此雷聲，也覺膽寒。」因此索性將衣服展開，遮護女子。外邊雷聲愈急，不離頂門。約有兩三刻的工夫，雨聲漸小，雷始止聲。

不多時，雲散天晴，日已夕暉，回頭看時，不見了那女子。心中納悶，走出廟來，找著長保，驅趕牛羊。剛才到村頭，只見服侍二嫂嫂的丫鬟秋香手托一碟油餅，說道：「這是二奶奶給三官人做點心吃的。」包公一見，便說道：「回去替我給嫂嫂道謝。」說著，拿起要吃，不覺手指一麻，將餅落在地下。才待要撿，從後來了一隻癩犬，竟自銜餅去了。長保在旁，便說：「可惜一張油餅，卻被它吃了。這是我家癩犬，等我去趕回來。」包公攔住，道：「它既銜去，縱然拿回，也吃不得了。咱們且交代牛羊要緊。」說著說著，來到老周屋內。長保將牛羊趕入圈中，只聽他在院內嚷道：「不好了！怎麼癩狗七孔流血了？」老周聞聽，同包公出得院來，只見犬倒在地，七竅流血。老周看了詫異，道：「此犬乃服毒而死的。不知他吃了什麼了？」長保在旁插言：「剛才二奶奶叫秋香送餅與三官人吃，失手落地，被咱們的癩狗吃了。」老周聞聽，心下明白，請三官人來至屋內，暗暗的囑咐：「以後二奶奶給的吃食，務要留神，不可墮入術中。」包公聞聽，不但不信，反倒嗔怪他離間叔嫂不和，賭氣別老周回家，好生氣悶。

過了幾天，只見秋香來請，說二奶奶有要緊的事。包公只得隨她來至二嫂屋內。李氏一見，滿面笑容，說：「秋香昨日到後園，忽聽枯井內有人說話，因在井口往下一看，不想把金簪掉落井中，恐怕安人見怪；若叫別人打撈，井口又小，下不去，又恐聲張出來。沒奈何，故此叫她急請三官人來。」問包公道：「三叔，因你身量又小，下井將金簪摸出，以免嫂嫂受責。不知三叔你肯下井去麼？」包公道：「這不打緊！待我下去，給嫂嫂摸出來就是了。」於是李氏呼秋香拿繩子，同包公來到後園井邊。包公將繩拴在腰間，手扶井口，叫李氏同秋香慢慢的放鬆。剛才繫到多一半，只聽上面說：「不好！揪不住了！」包公覺得繩子一鬆，身如敗絮一般，撲通一聲，竟自落在井底。且喜是枯井無水，卻未摔著。心中方才明白，暗暗思道：「怪不得老周叫我留神，原來二嫂嫂果有害我之心。只是如今既落井中，別人又不知道，我卻如何出得去呢？」

正在悶悶之際，只見前面忽有光明一閃。包公不知何物，暗忖道「莫非果有金釵放光麼？」向前用手一撲，並未撲著，光明又往前去。包公詫異，又往前趕，越撲越遠，再也撲他不著。心中焦躁，滿面汗流，連說：「怪事，怪事！井內如何有許多路徑呢？」不免盡力追去，看是何物。因此撲趕有一里之遙，忽然光兒不動。包公急忙向前撲住，看時卻是古鏡一面。翻轉細看，黑暗之處再也瞧不出來。只覺得冷氣森森，透人心膽。正看之間，忽見前面明亮，忙將古鏡揣起，爬將出來。看時乃是場院後牆以外地溝，心內自思道：「原來我們後園枯井竟與此道相通。不要管他。幸喜脫出了枯井之內，且自回家便了。」

走到家中，好生氣悶。自己坐著，無處發洩這口悶氣，走到王氏賢人屋內，撇著嘴發怔。賢人問道：「老三，你從何處而來？為著何事，這等沒好氣？莫不有人欺負你了？」包公說：「我告訴嫂嫂，並無別人欺我。皆因秋香說二嫂嫂叫我，趕著去見，誰知她叫我摸簪……」於是將賺入枯井之事，一一說了一回。王氏聞聽，心中好生不平，又是難受，又無可奈何，只得解勸安慰，囑咐以後要處處留神。包公連連稱「是」。說話間，從懷中掏出古鏡交與王氏，便說：「是從暗中得來的，嫂嫂好好收藏，不可失落。」

包公去後，賢人獨坐房中，心裡暗想：「叔叔孀孀所做之事，深謀密略，莫說三弟孩提之人難以揣度，就是我夫妻二人

也難測其陰謀。將來倘若弄出事端，如何是好！可笑他二人只為家私，卻忘倫理。」正在嗟歎，只見大爺包山從外而入，賢人便將方才之話，說了一遍。大爺聞聽，連連搖首，道：「豈有此理！這必是三弟淘氣，誤掉入枯井之中，自己恐怕受責，故此捏造出這一片謊言，不可聽他。日後總叫他時時在這裡就是了，可也免許多口舌。」

大爺口雖如此說，心中萬分難受，暗自思道：「二弟從前做的事體我豈不知，只是我做哥哥的焉能認真，只好含糊罷了。此事若是明言，一來傷了手足的和氣，二來添妯娌疑忌。」沉吟半晌，不覺長歎一聲，便問王氏說：「我看三弟氣宇不凡，行事奇異，將來必不可限量。我與二弟已然耽擱，自幼不曾讀書，如今何不延師教訓三弟。倘上天憐念，得個一官半職，一來改換門庭，二來省受那臧官污吏的悶氣，你道好也不好？」賢人聞聽，點頭連連稱「是」，又道：「公公之前須善為說詞方好。」大爺說：「無妨，我自有道理。」

次日，大爺料理家務已畢，來見員外，便道：「孩兒面見爹爹，有一事要稟。」員外問道：「何事？」大爺說：「只因三黑並無營生，與其叫他終日牧羊，在外遊蕩，也學不出好來，何不請個先生教訓教訓呢？就是孩兒等自幼失學，雖然後來補學一二，遇見為難的帳目，還有念不下去的，被人欺哄。如今請個先生，一來教三黑些書籍；二來有為難的字帖，亦可向先生請教；再者三黑學會了，也可以管些出入帳目。」員外聞聽可管些帳目之說，便說：「使得。但是一件，不必請飽學先生，只要比咱們強些的就是了，教個三年兩載，認得字就是了。」大爺聞聽員外允了，心中大喜，即退出來，便托鄉鄰延請飽學先生，是必要叫三弟一舉成名。

且表眾鄉鄰聞得「包百萬」家要請先生，誰不獻勤，這個也來說，那個也來薦。誰知大爺非名儒不請。可巧隔村有一寧老先生，此人品行端正，學問淵深，兼有一個古怪脾氣，教徒弟有三不教，笨了不教；到館中只要書童一個，不許閒人出入；十年之內只許先生辭館，不許東家辭先生。有此三不教，束脩不拘多少，故此無人敢請。

一日，包山訪聽明白，急親身往謁，見面敘禮。包山一見，真是好一位老先生，滿面道德，品格端方，即將延請之事說明，並說：「老夫子三樣規矩，其二其三，小子俱是敢應的。只是恐三弟笨些，望先生善導為幸。」當下言明，即擇日上館。是日備席延請，遞贊敬束脩，一切禮義自不必說。即領了包公，來至書房，拜了聖人，拜了老師，師徒一見，彼此對看，愛慕非常。並派有伴童包興，與包公同歲，一來伺候書房茶水，二來也叫他學幾個字兒。這正是英才得遇春風人，俊傑來此喜氣生。

未審後事如何，下回分曉。

第三回 金龍寺英雄初救難 隱逸村狐狸三報恩

且說當下開館，節文已畢，甯老先生入了師位，包公呈上《大學》。老師點了句斷，教道：「大學之道。」包公便說：「在明明德。」老師道：「我說的是『大學之道』。」包公說：「是。難道下句不是『在明明德』麼？」老師道：「再說。」包公便道：「在新民，在止於至善。」老師聞聽，甚為詫異，叫他往下念，依然絲毫不錯；然仍不大信，疑是在家中有人教他的、或是聽人家念學就了的，尚不在懷。誰知到後來，無論什麼書籍俱是如此，教上句便會下句，有如溫熟書的一般，真是把個老先生喜的樂不可支，自言道：「天下聰明子弟甚多，未有不教而成者，真是先就的神童，天下奇才，將來不可限量。哈哈！不想我甯某教讀半世，今在此子身上成名。這正是孟子有云：『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一樂也。』」遂乃給包公起了官印一個「拯」字，取意將來可拯民於水火之中；起字「文正」，取其意「文」與「正」，豈不是「政」字麼？言其將來理國政，必為治世良臣之意。

不覺光陰荏苒，早過了五個年頭，包公已長成十四歲，學得滿腹經綸，詩文之佳自不必說，先生每每催促遞名送考，怎奈那包員外是個勤儉之人，恐怕赴考有許多花費。從中大爺包山不時在員外跟前說道：「叫三黑赴考，若得進一步也是好的。」無奈員外不允，大爺只好向先生說：「三弟年紀大小，恐怕誤事，臨期反為不美。」於是又過了幾年，包公已長成十六歲了。

這年又逢小考，先生實在忍耐不住，急向大爺包山說道：「此次你們不送考，我可要替你們送了。」大爺聞聽，急又向員外跟前稟說道：「這不過先生要顯弄他的本領，莫若叫三黑去這一次；若是不中，先生也就死心塌地了。」大爺說的員外一時心活，就便允了，大爺見員外已應允許考，心中大喜，急來告知先生。先生當時寫了名字報送。即到考期，一切全是大爺張羅，員外毫不介意。大爺卻是殷殷盼望，到了揭曉之期，天尚未亮，只聽得一陣喧嘩，老員外以為必是本縣差役前來，不是派差，就是拿車。正在游疑之際，只見院公進來報喜，道：「三公子中了生員了！」員外聞聽，倒抽了一口氣，說道：「罷了，罷了！我上了先生的當了。這也是家運使然，活該是冤孽，再也躲不開的。」因此一煩，自己藏於密室，連親友前來賀他也不見，就是先生他也不致謝一聲。多虧了大爺一切周旋，方將此事完結。

惟有先生暗暗地想道：「我自從到此課讀也有好幾年了，從沒見過本家老員外。如今教得他兒子中了秀才，何以仍不見面，連個謝字也不道，竟有如此不通情理之人，實實令人納悶了。又可氣，又可惱！」每每見了包山，說了好些嗔怪的言語。包山連忙陪罪，說道：「家父事務冗繁，必要定日相請，懇求先生寬恕。」甯公是個道學之人，聽了此言，也就無可說了。虧得大爺暗暗求告太爺，求至再三，員外方才應允，定了日子，下了請帖，設席與先生酬謝。

是日請先生到待客廳中，員外迎接，見面不過一揖，讓至屋內，分賓主坐下。坐了多時，員外並無致謝之辭，然後擺上酒筵，將先生讓至上座，員外在主位相陪。酒至三巡，菜上五味，只見員外愁容滿面，舉止失措，連酒他也不吃。先生見此光景，忍耐不住，只得說道：「我學生在貴府打攪了六七年，雖有微勞開導指示，也是令郎天分聰明，所以方能進此一步。」員外聞聽，呆了半晌，方才說道：「好。」先生又說道：「若論令郎刻下學問，慢說是秀才，就是舉人、進士，也是綽綽有餘的了，將來不可限量，這也是尊府上德行。」員外聽說至此，不覺雙眉緊蹙，發狠道：「什麼德行！不過家門不幸，生此敗家子。將來但能保得住不家敗人亡，就是造化了。」先生聞聽，不覺詫異，道：「賢東何出此言？世上哪有不望兒孫中舉作官之理呢？此話說來，真真令人不解。」員外無奈，只得將生包公之時所作噩夢，說了一遍：「如今提起，還是膽寒。」甯公原是飽學之人，聽見此夢之形景，似乎奎星；又見包公舉止端方，更兼聰明過人，就知是有來歷的，將來必是大貴，暗暗點頭。員外又說道：「以後望先生不必深教小兒，就是十年束修斷斷不敢少的。請放心！」一句話將個正直甯公說的面紅過耳，不悅道：「如此說來，令郎是叫他不考的了？」員外連聲道：「不考了，不考了！」先生不覺勃然大怒道：「當初你的兒子叫我教，原是由得你的；如今我的徒弟叫他考，卻是由得我的。以後不要你管，我自有主張罷了。」怒沖沖不等席完，竟自去了。

你道甯公為何如此說？他因員外是個愚魯之人，若是諫勸，他決不聽，而且自己徒弟又保得必作臉；莫若自己攏來，一則不至誤了包公，二則也免包山跟著為難。這也是他讀書人一片苦心。

因至鄉試年頭，全是甯公作主，與包山一同商議，硬叫包公赴試，叫包山都推在老先生身上。到了掛榜之期，誰知又高高的中了鄉魁。包山不勝歡喜，惟有員外愁個不了，仍是藏著不肯見人。大爺備辦筵席，請了先生坐上席，所有賀喜的鄉親兩邊相陪，大家熱鬧了一天。諸事已畢，便商議叫包公上京會試，稟明員外。員外到了此時，也就沒的說了，只是不准多帶跟人，惟恐耗費了盤川，就帶伴童包興一人。

包公起身之時，拜別了父母，又辭了兄嫂。包山暗與了盤川。包公又到書房參見了先生。先生囑咐了多少言語，又將自己的幾兩修金送給了包公。包興備上馬，大爺包山送至十里長亭。兄弟留戀多時，方才分手。

包公認鑒乘騎，帶了包興，竟奔京師，一路上少不得饑餐渴飲，夜宿曉行。一日，到了座鎮店，主僕兩個找了一個飯店。包興將馬接過來，交與店小二喂好。找了一個座兒，包公坐在正面，包興打橫。雖係主僕，只因出外，又無外人，爺兒兩個就在一處吃了。堂官過來安放杯筷，放下小菜。包公隨便要一角酒、兩樣菜。包興斟上酒，包公剛才要飲，只見對面桌上來了一個道人坐下，要了一角酒，且自出神，拿起壺來不向杯中斟，花喇喇倒了一桌子。見他唉聲歎氣，似有心事的一般。包公正在納悶，又見從外進來一人，武生打扮，鬚髮著英雄精神，面帶著俠氣。道人見了，連忙站起，只稱：「恩公請坐。」那人也不坐下，從懷中掏出一錠大銀，遞給道人，道：「將此銀暫且拿去，等晚間再見。」那道人接過銀子，爬在地下，磕了一個頭，出店去了。

包公見此人年紀約有二十上下，氣宇軒昂，令人可愛，因此立起身來，執手當胸，道：「尊兄請了。能不棄嫌，何不請過來彼此一敘？」那人聞聽，將包公上下打量了一番，便笑容滿面，道：「既承錯愛，敢不奉命。」包興連忙站起，添分杯筷，又要了一角酒、二碟菜，滿滿斟上一杯。包興便在一旁侍立，不敢坐了。包公與那人分賓主坐了，便問：「尊兄貴姓？」那人答道：「小弟姓展名昭，字熊飛。」包公也通了名姓。二人一文一武，言語投機，不覺飲了數角。展昭便道：「小弟現有些小事情，不能奉陪尊兄，改日再會。」說罷，會了錢鈔。包公也不謙讓。包興暗道：「我們三爺嘴上抹石灰。」那人竟自作別去了。包公也料不出他是什麼人。

吃飯已畢，主僕乘馬登程。因店內耽誤了工夫，天色看看已晚，不知路徑。忽見牧子歸來，包興便向前問道：「牧童哥，這是什麼地方？」童子答道：「由西南二十里方是三元鎮，是個大去處。如今你們走差了路了。此是正西，若要繞回去，還有不足三十里之遙呢。」包興見天色已晚，便問道：「前面可有宿處麼？」牧童道：「前面叫做沙屯兒，並無店口，只好找個人家歇了罷。」說罷，趕著牛羊去了。

包興回覆包公，竟奔沙屯兒而來。走了多時，見道旁有座廟宇，匾上大書「敕建護國金龍寺」。包公道：「與其在此人家借宿，不若在此廟住宿一夕。明日佈施些香資，豈不方便。」包興便下馬，用鞭子前去扣門，裡面出來了一個僧人，問明來歷，便請進了山門。包興將馬拴好，喂在槽上。和尚讓至雲堂小院，三間淨室，敘禮歸座，獻罷茶湯。和尚問了包公家鄉姓氏，知是上京的舉子。包公問道：「和尚上下？」回說：「僧人法名叫法本，還有師弟法明，此廟就是我二人住持。」說罷，告辭出去。

一會兒，小和尚擺上齋來，不過是素菜素飯。主僕二人用畢，天已將晚，包公即命包興將傢伙送至廚房，省得小和尚來回跑：包興聞聽，急忙把傢伙拿起。因不知廚房在哪裡，出了雲堂小院，來至禪院，只見幾個年輕的婦女花枝招展，攜子嘻笑，說道：「西邊雲堂小院住下客了，咱們往後邊去罷。」包興無處可躲，只得退回，容她們過去，才將傢伙找著廚房送去，急忙回至屋內，告知包公，恐此廟不大安靜。

正說話間，只見小和尚左手拿一隻燈，右手提一壺茶，走進來賊眉賊眼，將燈放下，又將茶壺放在桌上，兩隻賊眼東瞧西看，連話也不說，回頭就走。包興一見，連說：「不好！這是個賊廟！」急來外邊看時，山門已經倒鎖了，又看別處競無出路，急忙跑回。包公尚可自主，包興張口結舌說：「三爺，咱們快想出路才好！」包公道：「門已關鎖，又無別路可出，往哪裡走？」包興著急道：「現有桌椅。待小人搬至牆邊，公子趕緊跳牆逃生。等凶僧來時，小人與他拼命。」包公道：「我自小兒不會登梯爬高；若是有牆可跳，你趕緊逃生，回家報信，也好報仇。」包興哭道：「三官人說哪裡話來，小人至死，再也離不了相公的！」包公道：「既是如此，咱主僕二人索性死在一處。等那僧人到來再作道理，只好聽命由天罷了。」包公將椅子挪在中間門口，端端正坐。包興無物可拿，將門門擊在乎中，在包公之前，說：「他若來時，我將門門向他一杵，給他個冷不防。」兩隻眼直勾勾地嘈瞅著板院門。

正在凝神，忽聽門外了甲吶吶一聲，彷彿砍掉一般，門已開了，進來一人。包興嚇了一跳，門栓已然落地，渾身亂抖，堆縮在一處。只見那人渾身是青，卻是夜行打扮，包公細看不是別人，就是白日在飯店遇見的那個武生。包公猛然省悟，他與道人有晚間再見一語，此人必是俠客。

原來列位不知，白日飯店中那道人也是在此廟中的。皆因法本、法明二人搶掠婦女，老和尚噴責，二人不服，將老僧殺了，道人惟恐連連，又要與老和尚報仇，因此告至當官。不想凶僧有錢，常與書吏差役人等接交，買囑通了，竟將道人重責二十大板，作為誣告良人，逐出境外。道人冤屈無處可伸，來到林中欲尋自盡，恰遇展爺行到此間，將他救下，問得明白，叫他在飯店等候。他卻暗暗探訪實在，方趕到飯店之內，贈了道人銀兩。不想遇見包公，同飲多時，他便告辭先行，回到旅店歇息。至天交初鼓，改扮行裝，施展飛簷走壁之能，來至廟中，從外越牆而入，悄悄地行藏，飛至寶閣。

只見閣內有兩個凶僧，旁列四五個婦女，正在飲酒作樂，又聽得說：「雲堂小院那個舉子，等到三更時分再去下手不遲。」展爺聞聽，暗道：「我何不先救好人，後殺凶僧，還怕他飛上天去不成。」因此來到雲堂小院，用巨闕寶劍削去了甲鐵環，進來看時，不料就是包公。展爺上前拉住包公，攜了包興道：「尊兄隨我來。」出了小院，從旁邊角門來至後牆，打百寶囊中掏出如意索來，繫在包公腰間，自己提了繩頭，飛身一躍上了牆頭，騎馬勢蹲住，將手輕輕一提，便將包公提在牆上，悄悄附耳說道：「尊兄下去時，便將繩子解開，待我再救尊管。」說罷，向下一放。包公兩腳落地，急忙解開繩索，展爺提將上去，又將包興救出，向外低聲道：「你主僕二人就此逃走去罷。」只見身形一晃，就不見了。

包興攙扶著包公那敢稍停，深一步，淺一步，往前沒命的好跑。好容易奔到一個村頭，天已五鼓，遠遠有一燈光。包興說：「好了！有人家了，咱們暫且歇息歇息，等到天明再走不遲。」急忙上前叫門。柴扉開處，裡面走出一個老者來，問是何人。包興道：「因我二人貪趕路程，起得早了，辨不出路徑，望你老人家方便方便，俟天明便行。」老者看了包公是一儒流，又看了包興是個書童打扮，卻無行李，只當是近處的，便說道：「既是如此，請到裡面坐。」

主僕二人來至屋中，原來是連舍三間，兩明一暗。明間安一磨盤，並方展羅桶等物，卻是賣豆腐生理。那邊有小小土炕，讓包公坐下。包興問道：「老人家貴姓？」老者道：「老漢姓孟，還有老伴，並無兒女，以賣豆腐為生。」包興道：「老人家有熱水討一杯吃。」老者道：「我這裡有現成的豆腐漿兒，是剛出鍋的。」包興道：「如此更好。」孟老道：「待我拿個燈兒，與你們盛漿。」說罷，在壁子裡拿出一個三條腿的桌子放在炕上，又用土坯將那條腿兒支好；掀開舊布簾子，進裡屋內，拿出一個黃土泥的蠟臺；又在席簍子裡摸了半天，摸出一隻半截的蠟來，向油燈點著，安放在

小桌上。包興一旁道：「小村中竟有胳膊粗的大蠟。」細看時，影影綽綽，原來是綠的，上面尚有「冥路」二字，方才明白是弔祭用過，孟老得來，捨不得點，預備待客的。只見孟老從鍋臺上拿了一個黃砂碗，用水洗淨，盛了一碗白亮亮、熱騰騰的漿遞與包興。包興捧與包公喝時，其香甜無比。包興在旁看著，饞的好不難受。只見孟老又盛一碗遞與包興。包興連忙接過，如飲甘露一般。他主僕勞碌了一夜，又受驚恐，今在草房之中如到天堂，喝這豆腐漿不亞如飲玉液瓊漿。不多時，大豆腐得了。孟老化了鹽水，又與每人盛了一碗，真是饑渴之下，吃下去肚內暖烘烘的，好生快活。又與孟老閒談，問明路途，方知離三元鎮尚有不足二十里之遙。

正在敘話之間，忽見火光沖天。孟老出院看時，只看東南角上一片紅光，按方向好似金龍寺內走火。包公同包興也到院中看望，心內料定必是俠士所為，只得問孟老：「這是何處走火？」孟老道：「二位不知，這金龍寺自老和尚沒後，留下這兩個徒弟無法無天，時常謀殺人命，搶掠婦女，他比殺人放火的強盜還利害呢！不想他也有今日！」說話之間，又進屋內，歇了多時。只聽雞鳴茅店，催客前行。主僕二人深深致謝了孟老，改日再來酬報。孟老道：「些小微意。何勞齒及。」送至柴扉，又指引了路徑：「出了村口，過了樹林，便是三元鎮的大路了。」包興道：「多承指引了。」

主僕執手告別，出了村口，竟奔樹林而來；又無行李馬匹，連盤川銀兩俱已失落。包公卻不著意，覺得兩腿酸痛，步履艱難，只得一步捱一步，往前款款行走。爺兒兩個一壁走著，說著話。包公道：「從此到京尚有幾天路程，似這等走法，不知道多久才到京中？況且又無盤川，這便如何是好！」包興聽了此言，又見相公形景可慘，恐怕愁出病來，只得要撒謊安慰，便道：「這也無妨。只要到了三元鎮，我那裡有個舅舅，向他借些盤川，再叫他備辦一頭騾子與相公騎坐，小人步下跟隨，破著十天半月的工夫，焉有不到京師之理。」包公道：「若是如此，甚好了。只是難為了你了。」包興道：「這有什麼要緊。咱們走路，彷彿閒遊一般，包管就生出樂趣，也就不覺苦了。」這雖是包興寬慰他主人，卻是至理。主僕就說著話兒，不知不覺，已離三元鎮不遠了。

看看天氣已有將午，包興暗暗打算：「真是，我哪裡有舅舅？已到鎮上，且同公子吃飯，先從我身上賣起。混一時是一時，只不叫相公愁煩便了。」一時來到鎮上，只見人煙稠密，鋪戶繁雜。包興不找那南北碗菜應時小賣的大館，單找那家常便飯的二葷鋪，說：「相公，咱爺兒倆在此吃飯罷。」包公卻分不出哪是貴賤，只不過吃飯而已。

主僕二人來到鋪內，雖是二葷鋪，俱是連脊的高樓。包興引著包公上樓，揀了個乾淨座兒，包公上座，包興仍是下邊打橫。跑堂的過來放下杯筷，也有兩碟小菜，要了隨便的酒飯。登時間，主僕飽餐已畢，包興立起身來，向包公悄悄的道：「相公在此等候，別動。小人去找找舅舅就來。」包公點頭。

包興下樓出了鋪子，只見鎮上熱鬧非常，先抬頭認準了飯鋪字號，卻是望春樓，這才邁步。原打算來找當舖。到了暗處，將自己內裡青網夾袍蛇退皮脫下來，暫當幾串銅錢，僱上一頭驢，就說是舅舅處借來的，且混上兩天再作道理。不想四五里地長街，南北一直，再沒有一個當舖。及至問人時，原有一個當舖，如今卻是止當候贖了。包興聞聽，急得渾身是汗，暗暗說道：「罷咧！這便如何是好？」正在為難，只見一簇人圍繞著觀看。包興擠進去，見地下鋪一張紙，上面字跡分明。忽聽旁邊有人倚聲傍氣說道：「告白」……又說：「白老四是我的朋友，為什麼告他呢？」包興聞聽，不由笑道：「不是這等，待我念來。上面是：『告白四方仁人君子知之，今有隱逸村內李老大人宅內小姐被妖迷住，倘有能治邪捉妖者，謝紋銀三百兩，決不食言。謹此告白。』」

包興念完，心中暗想道：「我何不如此如此。倘若事成，這一路上京便不吃苦了；即或不成，混他兩天吃喝也好。」想罷，上前。這正是難裡巧逢機會事，急中生智謀來。

未審後事如何，下回分解。

第四回 除妖魁包文正聯姻 受皇恩定遠縣赴任

且說包興見了告白，急中生智來。見旁邊站著一人，他即便向那人道：「這隱逸村離此多遠？」那人見問，連忙答道：「不過三里之遙。你卻問他怎的？」包興道：「不瞞你們說，只因我家相公慣能驅逐邪祟，降妖捉怪，手到病除。只是一件，我們原是外鄉之人，我家相公雖有些神通，卻不敢露頭，惟恐妖言惑眾，輕易不替人驅邪，必須來人至誠懇求。相公必然說是不會降妖，越說不會，越要懇求。他試探了來人果是真心，一片至誠，方能應允。」那人聞聽，說：「這有何難。只要你家相公應允，我就是赴湯投火也是情願的。」包興道：「既然如此，閒話少說。你將這告白收起，隨了我來。」兩旁看熱鬧之人，聞聽有人會捉妖的，不由的都要看看，後面就跟了不少的人。

包興帶領那人來在二葷鋪門口，便向眾人說道：「眾位鄉親，倘我家相公不肯應允，欲要走時，求列位攔阻攔阻。」那人也向眾人說道：「相煩眾位高鄰，倘若法師不允，奉求幫襯幫襯。」包興將門口兒埋伏了個結實，進了飯店，又向那人說道：「你先到櫃上將我們錢會了。省得回來走時，又要耽延工夫。」那人連連稱「是」，來到櫃上，只見櫃內俱各執手相讓，說：「李二爺請了，許久未來到小鋪。」（誰知此人姓李名保，乃李大人宅中主管。）李保連忙答應道：「請了。借重，借重。樓上那位相公、這位管家吃了多少錢文，寫在我帳上罷。」掌櫃的連忙答應，暗暗告訴跑堂的知道。包興同李保來至樓梯之前，叫李保聽咳嗽為號，急便上樓懇求。李保答應，包興方才上樓。

誰知包公在樓上等的心內焦躁，眼也望穿了，再也不見包興回來，滿腹中胡思亂想。先前猶以為見他舅舅必有許多的纏繞，或是借貸不遂，不好意思前來見我。後又轉想：「從來沒聽見他說有這門親戚，別是他見我行李盤費皆無，私自逃走了罷？或者他年輕幼小，錯走了路頭，也未可知。」疑惑之間，只見包興從下面笑嘻嘻的上來。包公一見，不由的動怒，嗔道：「你這狗才往哪裡去了？叫我在好等！」包興上前悄悄地道：「我沒找著我舅舅。如今倒有一事……」便將隱逸村李宅小姐被妖迷住、請人捉妖之事，說了一遍：「如今請相公前去混他一混。」包公聞聽，不由的大怒，說：「你這狗才！」包興不容分說，在樓上連連咳嗽。

只見李保上得樓來，對著包公雙膝跪倒，道：「相公在上。小人名叫李保，奉了主母之命，延請法官以救小姐。方才遇見相公的親隨，說相公神通廣大，法力無邊，望祈搭救我家小姐才好。」說罷磕頭，再也不肯起來。包公說道：「管家休聽我那小價之言，我是不會捉妖的。」包興一旁插言道：「你聽見了？說出不會來了。快磕頭罷！」李保聞聽，連連叩首，連樓板都碰了個山響。包興又道：「相公，你看他一片誠心，怪可憐的。沒奈何，相公慈悲慈悲罷。」包公聞聽，雙眼一瞪，道：「你這狗才，滿口胡說！」又向李保道：「管家你起來，我還要趕路呢。我是不會捉妖的。」李保哪裡肯放，道：「相公如今是走不的了。小人已哀告眾位鄉鄰，在樓下幫襯著小人攔阻。再者眾鄉鄰皆知相公是法官，相公若是走了，倘被小人主母知道，小人實實吃罪不起。」說罷，又復叩首。包公被纏不過，只是暗恨包興。復又轉想道：「此事終屬妄言，如何會有妖魅。我包某以正勝邪，莫若隨他看看，再作脫身之計便了。」想罷，向李保道：「我

不會捉妖；卻不信邪。也罷，我隨你去看就是了。」

李保聞聽包公應允，滿心歡喜，磕了頭，站起來，在前引路。包公下得樓來，只見鋪子門口人山人海，俱是看法官的。李保一見，連忙向前，說道：「有勞列位鄉親了。且喜我李保一片至誠，法官業已應允，不勞眾位攔阻。望乞眾位閃閃，讓開一條路，實為方便。」說罷，奉了一揖。眾人聞聽，往兩旁一閃，當中讓出一條衢衢來。仍是李保引路，包公隨著，後面是包興。只聽眾人中有稱贊的道：「好相貌！好神氣！怪道有此等法術。只這一派的正氣，也就可以避邪了。」其中還有好事兒的，不辭勞苦，跟隨到隱逸村的也就不少。不知不覺進了村頭，李保先行稟報去了。

且說這李大人不是別人，乃吏部天官李文業，告老退歸林下。就是這隱逸村名，也是李大人起的，不過是退歸林下之意。夫人張氏，膝下無兒，只生一位小姐。因游花園，偶然中了邪祟，原是不准聲張。無奈夫人疼愛女兒的心盛，特差李保前去各處，覓請法師退邪。李老爺無可奈何，只得應允。這日正在臥房，夫妻二人講論小姐之病，只見李保稟道：「請到法師，是個少年儒流。」老爺聞聽，心中暗想：「既是儒流，讀聖賢之書，焉有攻乎異端之理。待我出去責備他一番。」想罷，叫李保請至書房。

李保回身來至大門外，將包公主僕引至書房。獻茶後，復進來說道：「家者爺出見。」包公連忙站起。從外面進來一位鬚髮半白、面若童顏的官長。包公見了，不慌不忙，向前一揖，口稱：「大人在上，晚生拜揖。」李大人看見包公氣度不凡，相貌清奇，連忙還禮，分賓主坐下，便問：「貴姓？仙鄉？因何來到敝處？」包公便將上京會試、路途遭劫，毫無隱匿，和盤說出。李大人聞聽，原來是個落難的書生：「你看他言語直爽，倒是忠誠之人，但不知他學問如何？」於是攀話之間，考問多少學業。包公竟是問一答十，就便是宿儒名流，也不及他的學問淵博。李大人不勝歡喜，暗想道：「看此子骨格清奇，又有如此學問，將來必為人上之人。」談不多時，暫且告別，並吩咐李保：「好生服侍包相公，不可怠慢。晚間就在書房安歇。」說罷，回內去了。所有捉妖之事，一字卻也未提。

誰知夫人暗裡差人告訴李保，務必求法官到小姐屋內捉妖，如今已將小姐挪至夫人臥房去了。李保便問：「法官應用何物？趁早預備。」包興便道：「用桌子三張、椅子一張，隨圍桌椅披，在小姐室內設壇。所有硃砂新筆、黃紙寶劍、香爐燭臺俱要潔淨的，等我家相公定性養神，二鼓上壇便了。」李保答應去了。不多時，回來告訴包興道：「俱已齊備。」包興道：「既已齊備，叫他們拿到小姐繡房。大家幫著，我設壇去。」李保聞聽，叫人抬桌搬椅，所有軟片東西自己拿著，請了包興，一同引至小姐臥房。只聞房內一股幽香。就在明間堂屋，先將兩張桌子並好，然後搭了一張擱在前面桌子上，又把椅子放在後面桌上，繫好了圍桌，搭好了椅披；然後設擺香爐燭臺，安放墨硯紙筆寶劍等物。設擺停當，方才同李保出了繡房，竟奔書房而來。叫李保不可遠去，聽候呼喚，即便前來。李保連聲答應。

包興便進了書房，已有初更的時候。誰知包公勞碌了一夜，又走了許多路程，困乏已極，雖未安寢，已經困得前仰後合。包興一見，說：「我們相公吃飽了就困，也不怕存住食。」便走到跟前，叫了一聲「相公」。包公驚醒，見包興，說：「你來的正好，服侍我睡覺罷。」包興道：「相公就是這麼睡覺，還有什麼說的？咱們不是捉妖來了嗎？」包公道：「那不是你這狗才幹的！我不會捉妖。」包興悄悄道：「相公也不想想，小人費了多少心機，給相公找了這樣住處，又吃那樣的美饌，喝那樣好陳紹酒又香又陳。如今吃喝足了，就要睡覺。俗語說：『無功受祿，寢食不安。』相公也是這麼過意的去麼？咱們何不到小姐臥房看看？憑著相公正氣，或者勝了邪魅，豈不兩全其美呢？」一席話說的包公心活；再者自己也不信妖邪，原要前來看看的，只得說道：「罷了，由著你這狗才鬧罷了。」包興見包公立起身來，急忙呼喚：「快掌燈呀！」只聽外面連聲答應：「伺候下了。」

包公出了書房，李保提燈，在前引道，來至小姐臥房一看，只見燈燭輝煌，桌椅高搭，設擺的齊備，心中早已明白是包興鬧的鬼，邁步來到屋中，只聽包興吩咐李保道：「所有閒雜人等俱各迴避。最忌的是婦女窺探。」李保聞聽，連忙退出，藏躲去了。

包興拿起香來，燒放爐內，爬在地下，又磕了三個頭。包公不覺暗笑。只見他上了高桌，將硃砂墨研好，蘸了新筆，又將黃紙撕了紙條兒。剛才要寫，只覺得手腕一動，彷彿有人把著的一般。自己看時，上面寫的：「淘氣，淘氣！該打，該打！」包興心中有些發毛，急急在燈上燒了，忙忙地下了臺。只見包公端坐在那邊。包興走至跟前，道：「相公與其在這裡坐著，何不在高桌上坐著呢？」包公無奈，只得起身，上了高臺，坐在椅子上；只見桌子上放著寶劍一口，又有硃砂黃紙筆硯等物。包公心內也暗自歡喜：「難為他想的週到。」因此不由的將筆提起，蘸了硃砂，鋪下黃紙。剛才要寫，不覺腕隨筆動，順手寫將下去。才要看時，只聽外面哎呀了一聲，咕咚栽倒在地。

包公聞聽，急忙提了寶劍，下了高臺，來至臥房看時，卻是李保。見他驚惶失色，說道：「法官老爺，嚇死小人了！方才來至院內，只見白光一道衝戶而出，是小人看見，不覺失色栽倒。」包公也覺納悶，進得屋來，卻不見包興。與李保尋時，只見包興在桌子底下縮作一堆，見有人來方敢出頭。卻見李保在旁，便遮飾道：「告訴你們，我家相公作法不可窺探，連我還在桌子底下藏著呢。你們何得不遵法令？幸虧我家相公法力無邊。」一片謊言說的很像，這也是他的聰明機變的好處。李保方才說道：「只因我家老爺夫人惟恐相公深夜勞苦，叫小人前來照應，請相公早早安歇。」包公聞聽，方叫包興打了燈籠，前往書房去了。

李保叫人來拆了法臺，見有個硃砂黃紙字帖，以為法官留下的鎮壓符咒，連寶劍一同拿起，回身來到內堂，稟道：「包相公業已安歇了。這是寶劍，還有符咒，俱各交進。」丫鬟接進來。李保才待轉身，忽聽老爺說道：「且住！拿來我看。」丫鬟將黃紙字帖呈上。李老爺燈下一閱，原來不是符咒，卻是一首詩句道：「避劫山中受大恩，欺心毒餅落於塵。尋釵井底將君救，三次相酬結好姻。」李老爺細看詩中隱藏事跡，不甚明白，便叫李保暗向包興探問其中事跡，並打聽娶親不曾，明日一早回話。李保領命。

你道李老爺為何如此留心？只因昨日書房見了包公之後，回到內宅，見了夫人，連聲誇獎說：「包公人品好，學問好，將來不可限量。」張氏夫人聞聽，道：「既然如此，他若將我孩兒治好，何不就與他結為秦晉之好呢？」老爺道：「夫人之言，正合我意。且看我兒病體何如，再作道理。」所以老兩口兒惦記此事。又聽李保說二鼓還要上壇捉妖，因此不敢早眠。天交二鼓，尚未安寢，特遣李保前來探聽。不意李保拿了此帖回來，故叫他細細的訪問。

到了次日，誰知小姐其病若失，竟自大癒，實是奇事。老爺夫人更加歡喜，急忙梳洗已畢，只見李保前來回話：「昨晚細問包興，說這字帖上的事跡，是他相公自幼兒遭的魔難，皆是逢凶化吉，並未遇害。並且問明尚未定親。」李老爺聞聽，滿心歡喜，心中已明白是狐狸報恩，成此一段良緣，便整衣襟來至書房。李保通報，包公迎出。只見李老爺滿面笑容，道：「小女多虧賢契救拔，如今沉痾已愈，實為奇異。老夫無兒，只生此女，尚未婚配，意欲奉為箕帚，不知賢契意下如何？」包公答道：「此事晚生實實不敢自專，須要稟明父母兄嫂，方敢聯姻。」李老爺見他不肯應允，便笑嘻嘻從袖中掏出黃紙帖兒，遞與包公，道：「賢契清看此帖便知，不必推辭了。」包公接過一看，不覺面紅過耳，暗暗思道：「我晚間恍惚之間，如何寫出這些話來？」又想到：「原來我小時山中遇雨，見那女子竟是狐狸避劫，卻蒙她累次

救我，她竟知恩報恩。」包興在旁著急，恨不得贊成相公應允此事，只是不敢插口。李老爺見包公沉吟不語，便道：「賢契不必沉吟。據老夫看來，並非妖邪作祟，竟為賢契來作紅線來了，可見凡事自有一定道理，不可過於迂闊。」包公聞聽，只得答道：「既承大人錯愛，敢不從命。只是一件，須要稟明：候晚生會試以後，回家稟明父母兄嫂，那時再行納聘。」李老爺見包公應允，滿心歡喜，便道：「正當如此。大丈夫一言為定，諒賢契絕不食言。老夫靜候佳音便了。」

說話之間，排開桌椅，擺上酒飯，老爺親自相陪。飲酒之間，又談論些齊家治國之事，包公應答如流，說的有經有緯，把個李老爺樂的再不肯放他主僕就行，一連留住三日，又見過夫人。三日後備得行囊馬匹、衣服盤費，並派主管李保跟隨上京。包公拜別了李老爺後，又囑咐一番。包興此時歡天喜地，精神百倍，跟了出來。只見李保牽馬墜橙，包公上了坐騎，李保小心伺候，事事精心。一日，來到京師，找尋了下處，所有吏部投文之事全不用包公操心，竟等臨期下場而已。

且說朝廷國政，自從真宗皇帝駕崩，仁宗皇帝登了大寶，就封劉后為太后，立龐氏為皇后，封郭槐為總管都堂，龐吉為國丈加封太師，這龐吉原是個讒佞之臣，倚了國丈之勢，每每欺壓臣僚。又有一班趨炎附勢之人，結成黨羽，明欺聖上年幼，暗有擅自專權之意。誰知仁宗天子自幼歷過多少磨難，乃是英明之主。先朝元老左右輔粥，一切正直之臣照舊供職，就是龐吉也奈何不得。因此朝政法律嚴明，尚不至紊亂。只因春闈在邇，奉旨欽點太師龐吉為總裁。因此會試舉子就有走門路的、打關節的，紛紛不一。惟有包公自己仗著自己學問。考罷三場，到了揭曉之期，因無門路，將包公中了第二十三名進士，翰林無分，奉旨榜下即用知縣，得了鳳陽府定遠縣知縣。包公領憑後，收拾行李，急急出京，先行回家拜見父母兄嫂，稟明路上遭險，並與李天官結親一事。員外安人又驚又喜，擇日祭祖，叩謝寧老夫子。過了數日，拜別父母兄嫂，帶了李保、包興起身赴任。將到定遠縣地界，包公叫李保押著行李慢慢行走，自己同包興改裝易服，沿途私訪。

有話即長，無話即短。一日，包公與包興暗暗進了定遠縣，找了個飯鋪打尖。正在吃飯之時，只見從外面來了一人。李保見了，讓道：「大爺少會呀！」那人揀個座兒坐下。

不知那人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回 墨斗剖明皮熊犯案 烏盆訴苦別古鳴冤

且說酒保斟上一壺酒來。那人一面喝酒，一面帶有驚慌之色，舉止失宜。只見坐不多時，發了回怔，連那壺酒也未吃完，便匆匆會了錢鈔而去。包公看此光景，因問酒保道：「這人是誰？」酒保道：「他姓皮名熊，乃二十四名馬販之首。」包公記了姓名，吃完了飯，便先叫包興到縣傳諭，就說老爺即刻到任。包公隨後就出了飯鋪，尚未到縣，早有三班衙役、書吏人等迎接上任。到了縣內，有署印的官交了印信，並一切交代，不必細說。

包公便將秋審冊籍細細稽察，見其中有個沈清伽藍殿殺死僧人一案，情節支離。便即傳出諭去，立刻升堂審問沈清一案。所有三班衙役早知消息，老爺暗自一路私訪而來，就知這位老爺的利害，一個個兢兢業業，早已預備齊全。一聞傳喚，立刻一班班進來，分立兩旁，喊了堂威。包公入座，標了禁牌，便吩咐：「帶沈清。」不多時，將沈清從監內提出，帶至公堂，打去刑具，朝上跪倒。包公留神細看，只見此人不過三旬年紀，戰戰兢兢，匍匐在塵埃，不像個行兇之人。包公看罷，便道：「沈清，你為何殺人？從實招來！」沈清哭訴道：「只因小人探親回來，天氣太晚，那日又蒙蒙下雨，地下泥泞，實在難行。素來又膽小，又不敢夜行，便在這縣南三里多地有個古廟，暫避風雨。准知次日天未明，有公差在路，見小人身後有血跡一片。公差便問小人從何而來，小人便將昨日探親回來、天色太晚、在廟內伽藍殿上存身的話，說了一遍。不想公差攔住不放，務要同小人回至廟中一看。哎呀！太爺呀！小人同差役到廟看時，見佛爺之旁有一殺死的僧人。小人實是不知僧人是誰殺的。因此二位公差將小人解至縣內，竟說小人謀殺和尚。小人真是冤枉！求青天大老爺明察！」包公聞聽，便問道：「你出廟時，是什麼時候？」沈清答道：「天尚未明。」包公又問道：「你這衣服，因何沾了血跡？」沈清答道：「小人原在神櫥之下，血水流過，將小人衣服沾污了。」老爺聞聽，點頭，吩咐帶下，仍然收監。立刻傳轎，打道伽藍殿。包興伺候主人上轎，安好伏手。包興乘馬跟隨。

包公在轎內暗思：「他既謀害僧人，為何衣服並無血跡，光有身後一片呢？再者雖是刀傷，彼時並無兇器。」一路盤算，來到伽藍殿，老爺下轎，吩咐跟役人等不准跟隨進去，獨帶包興進廟。至殿前，只見佛像殘朽敗壞，兩旁配像俱已坍塌。又轉到佛像背後，上下細看，不覺暗暗點頭。回身細看神櫥之下，地上果有一片血跡迷亂。忽見那邊地下放著一物，便撿起看時，一言不發，攏入袖中，即刻打道回衙。來至書房，包興獻茶，回道：「李保押著行李來了。」包公聞聽，叫他進來。李保連忙進來，給老爺叩頭。老爺便叫包興傳該值的頭目進來，包興答應。去不多時，帶了進來，朝上跪倒：「小人胡成給老爺叩頭。」包公問道：「咱們縣中可有木匠麼？」胡成應道：「有。」包公道：「你去多叫幾名來，我有緊要活計要做的，明早務要俱各傳到。」胡成連忙答應，轉身去了。

到了次日，胡成稟道：「小人將木匠俱已傳齊，現在外面伺候。」包公又吩咐道：「預備矮桌數張，筆硯數分，將木匠俱帶至後花廳，不可有誤。去罷。」胡成答應，連忙備辦去了。這裡包公梳洗已畢，即同包興來至花廳，吩咐木匠俱各帶進來。只見進來了九個人，俱各跪倒，口稱：「老爺在上，小的叩頭。」包公道：「如今我要做各樣的花盆架子，務要新奇式樣。你們每人畫他一個，老爺揀好的用，並有重賞。」說罷，吩咐拿矮桌筆硯來。兩旁答應一聲，登時齊備。只見九個木匠分在兩旁，各自搜索枯腸，誰不願新奇討好呢！內中就有使慣了竹筆，拿不上筆來的；也有怯官的，戰戰哆嚙畫不像樣的；竟有從容不迫，一揮而就的。包公在座上，往下細細留神觀看。不多時，俱各畫完，挨次呈遞，老爺接一張，看一張，看到其中一張，便問道：「你叫什麼名字？」那人道：「小人叫吳良。」包公便向眾木匠道：「你們散去，將吳良帶至公堂。」左右答應一聲，立刻點鼓升堂。

包公入座，將驚堂木一拍，叫道：「吳良，你為何殺死僧人？從實招來！免得皮肉受苦。」吳良聽說，吃驚不小，回道：「小人以木匠做活為生，是極安分的，如何敢殺人呢？望乞老爺詳察。」老爺道：「諒你這廝決不肯招。左右，爾等立刻到伽藍殿將伽藍神好好抬來。」左右答應一聲，立刻去了。不多時，將伽藍神抬至公堂。百姓們見把伽藍神泥胎抬到縣衙聽審，誰不要看看新奇的事，都來。只見包公離了公座，迎將下來，向伽藍神似有問答之狀，左右觀看，不覺好笑。連包興也暗說道：「我們老爺這是裝什麼腔兒呢？」只見包公從新入座，叫道：「吳良，適才神聖言道，你那日行兇之時，已在神聖背後留下暗記。下去比來。」左右將吳良帶下去。只見那神聖背後肩膀以下，果有左手六指兒的手印；誰知吳良左手卻是六指兒，比上時絲毫不錯。吳良嚇的魂飛膽裂，左右的人無不吐舌，說：「這位大爺真是神仙，

如何就知是木匠吳良呢？」殊不知包公那日上廟驗看時，地下撿了一物，卻是個墨斗；又見那伽藍神身後六指手的血印，因此想到木匠身上。

左右又將吳良帶至公堂跪倒。只見包公把驚堂木一拍，一聲斷喝，說：「吳良，如今真贓實犯，還不實說麼？」左右復又威嚇，說：「快招！快招！」吳良著忙道：「太爺不必動怒，小人實招就是了。」案房書吏在一旁寫供。吳良道：「小人原與廟內和尚交好。這和尚素來愛喝酒，小人也是酒鬼。因那天和尚請我喝酒，誰知他就醉了。我因勸他收個徒弟，以為將來的收緣結果。他便說：『如今徒弟實在難收。就是將來收緣結果，我也不怕。這幾年的工夫，我也積攢了有二十多兩銀子了。』他原是醉後無心的話。小人便問他：『你這銀子收藏在何處呢？若是丟了，豈不白費了這幾年的工夫麼？』他說：『我這銀子是再丟不了的，放的地方人人再也想不到的。』小人就問他：『你到底攔在哪裡呢？』他就說：『咱們倆這樣相好，我告訴你，你可不許告訴別人。』他方說出將銀子放在伽藍神腦袋以內。小人一時見財起意，又見他醉了，原要用斧子將他劈死了。回老爺，小人素來拿斧子劈木頭慣了，從來未劈過人。乍乍兒的劈人，不想手就軟了，頭一斧子未劈中。偏遇和尚潑皮要奪我斧子。我如何肯讓他，又將他按住，連劈幾斧，他就死了。鬧了兩手血。因此上神桌，便將左手扶住神背，右手在神聖的腦袋內掏出銀子，不意留下了個手印子。今被太爺神明斷出，小人實實該死。」包公聞聽所供是實，又將墨斗拿出，與他看了。吳良認了是自己之物，因抽斧子落在地下。包公叫他畫供，上了刑具，收監。沈清無故遭屈，賞官銀十兩，釋放。

剛要退堂，只聽有擊鼓喊冤之聲。包公即著帶進來。但見從角門進來二人，一個年紀二十多歲，一個有四十上下。來到堂上，二人跪倒。年輕的便道：「小人名叫匡必正。有一叔父開緞店，名叫匡天佑。只因小人叔父有一個珊瑚扇墜，重一兩八錢，遺失三年未有下落。不想今日遇見此人，他腰間佩的正是此物。小人原要借過來看看，怕的是認錯了。誰知他不但不借給看，開口就罵，還說小人誑他，扭住小人不放。太爺詳察。」又只見那人道：「我姓呂名佩，今日狹路相逢，遇見這個後生，將我攔住，硬說我腰間佩的珊瑚墜子是他的。青天白日，竟敢攔路打搶。這後生實實可惡！求太爺與我判斷。」包公聞聽，便將珊瑚墜子要來一看，果然是真的，淡紅，光潤無比，便向匡必正道：「你方才說此墜重夠多少？」匡必正道：「重一兩八錢。倘若不對，或者東西一樣的極有，小人再不敢誑人。」包公又問呂佩道：「你可知道此墜重夠多少？」呂佩道：「此墜乃友人送的，並不曉得多少分兩。」包公回頭，叫包興取戥子來。包興答應，連忙取戥平了，果然重一兩八錢。包公便向呂佩道：「此墜若按分兩，是他說的不差，理應是他的。」呂佩著急，道：「噯呀！大爺呀！此墜原是我的，好朋友送我的，又平什麼分兩呢？我是不敢撒謊的。」包公道：「既是你相好朋友送的，他叫什麼名字？實說！」呂佩道：「我這朋友姓皮名熊，他是馬販頭兒，人所共知。」包公猛然聽「皮熊」二字，觸動心事，吩咐將他二人帶下去，立刻出簽，傳皮熊到案。包公暫且退堂，用了酒飯。

不多時，人來回話：「皮熊傳到。」包公復又升堂：「帶皮熊。」皮熊上堂跪倒，口稱：「太爺在上，傳小人有何事故？」包公道：「聞聽你有珊瑚扇墜，可是有的？」皮熊道：「有的。那是三年前小人撿的。」包公道：「此墜你可送過人麼？」皮熊道：「小人不知何人失落，如何敢送人呢？」包公便問：「此墜尚在何處？」皮熊道：「現在小人家中。」包公吩咐將皮熊帶在一邊，叫把呂佩帶來。包公問道：「方才問過皮熊，他並未曾送你此墜，此墜如何到了你手？快說！」呂佩一時慌張，方說出是皮熊之妻柳氏給的。包公就知話內有因，連問道：「柳氏她如何給你此墜？實說！」呂佩便不言語。包公吩咐：「掌嘴！」兩旁人役剛要上前，只見呂佩搖手，道：「老爺不必動怒，我說就是了。」便將與柳氏通姦，是柳氏私贈此墜的話，說了一遍。皮熊在旁聽見他女人和人通姦，很覺不夠瞧的。包公立刻將柳氏傳到。誰知柳氏深恨丈夫在外宿好，不與自己一心一計，因此來到公堂，不用審問，便說出丈夫皮熊素與楊大成之妻畢氏通姦：「此墜從畢氏處攜來，交與小婦人收了二三年。小婦人與呂佩相好，私自贈他的。」包公立刻出簽，傳畢氏到案。

正在審問之際，忽聽得外面又有擊鼓之聲，暫將眾人帶在一旁，先帶擊鼓之人上堂。只見此人年有五旬，原來就是匡必正之叔匡天佑，因聽見有人將他姪兒扭結到官，故此急急趕來，稟道：「只因三年前不記日子，托楊大成到緞店取緞子，將此墜做為執照。過了幾日，小人到鋪問時，並未見楊大成到鋪，也未見此墜，因此小人到楊大成家內。誰知楊大成就是那日晚間死了，也不知此墜的下落，只得隱忍不言。不料小人姪兒今日看見此墜，被人告到太爺臺前。惟求太爺明鏡高懸，伸此冤枉！」說罷，磕下頭去。

包公聞聽，心下明白，叫天佑下去，即帶皮熊、畢氏上堂，便問畢氏：「你丈夫是何病死的？」畢氏尚未答言，皮熊在旁答道：「是心疼病死的。」包公便將驚堂木一拍，喝聲：「該死的狗才！她丈夫心疼病死的，你如何知道？明是因好謀命。快把怎生謀害楊大成致死情由，從實招來！」兩旁一齊威嚇：「招！招！招！」皮熊驚慌，說道：「小人與畢氏通姦是實，並無謀害楊大成之事。」包公聞聽，說：「你這刁嘴的奴才！曾記得前在飯店之中，你要吃酒，神色慌張，舉止失措，酒也未曾吃完。今日公堂之上，還敢支吾！左右，抬上刑來！」皮熊只嚇得啞口無言，暗暗自思道：「這位太爺如此明察，別的諒也瞞不過他去，莫若實說，也免得皮肉受苦。」想罷，連連叩頭，道：「太爺不必動怒，小人願招。」包公道：「招來！」皮熊道：「只因小人與畢氏通姦，情投意合，惟恐楊大成知道，將我二人拆散。因此定計，將他灌醉，用刀殺死，暗用棺木盛殮，只說心疼暴病而死。彼時因見珊瑚墜，小人拿回家去，交付妻子收了。即此便是實情。」包公聞聽，叫他畫供。即將畢氏定廠凌遲，皮熊定了斬決，將呂佩責四十板釋放，柳氏官賣，匡家叔姪將珊瑚墜領回無事。因此人人皆知包公斷事如神，各處傳揚，就傳到了行俠尚義的一個老者耳內。

且說小沙窩內有一老者姓張行三，為人梗直，好行俠義，因此人都稱他為「別古」。（與眾不同謂之「別」，不合時宜謂之「古」。）原是打柴為生；皆因他有了年紀，挑不動柴草，眾人就叫他看著過秤，得了利息大家平分。這也是他素日為人拿好兒換來的。

一日，閒暇無事，偶然想起：「三年前，東塔窪趙大欠我一擔柴錢四百文，我若不要了，有點對不過眾伙計們；他們不疑惑我使了，我自己居心實在的過意不去。今日無事，何不走走呢。」於是拄了竹杖，鎖了房門，竟往東塔窪而來。

到了趙大門首，只見房舍煥然一新，不敢敲門，問了問鄰右之人，方知趙大發財了，如今都稱「趙大官人」了。老頭子聞聽，不由心中不悅，暗想道：「趙大這小子，長處招，短處捏，那一種行為，連柴火錢都不想著還。他怎麼配發財呢？」轉到門口，便將竹杖敲門，口中道：「趙大，趙大。」只聽裡面答應道：「是誰，這末『趙大』、『趙二』的？」說話間，門已開了，張三看時，只見趙大衣冠鮮明，果然不是先前光景。趙大見是張三，連忙說道：「我道是誰，原來是張三哥。」張三道：「你先少合我論哥兒們。你欠我的柴火錢，也該給我了。」趙大聞聽，道：「這有什麼要緊。老弟老兄的，請到家裡坐。」張三道：「我不去，我沒帶著錢。」趙大說：「這是什麼話？」張三道：「正經話。我若有錢，肯找你來要帳嗎？」正說著，只見裡面走出一個婦人來，打扮的怪模怪樣的，問道：「官人，你同誰說話呢？」張三一見，說：「好呀！趙大，你幹這營生呢，怨的發財呢！」趙大道：「休得胡說，這是你弟妹小孀。」又

向婦人道：「這不是外人，是張三哥到了。」婦人便上前萬福。張三道：「怨我腰疼，不能還禮。」趙大說：「還是這等愛頑。還請裡面坐罷。」張三隻得隨著進來，到了屋內，只見一路一路的盆子堆的不少。彼此讓坐。趙大叫婦人倒茶。張三道：「我不喝茶。你也不用鬧酸款，欠我的四百多錢總要還我的，不用鬧這個軟局子。」趙大說：「張三哥，你放心，我哪就短了你四百文呢。」說話間，趙大拿了四百錢遞與張三。張三接來揣在懷內，站起身來，說道：「不是我愛小便宜，我上了年紀，夜來時常愛起夜。你把那小盆給我一個，就算折了欠我的零兒罷。從此兩下開交，彼此不認得，卻使得？」趙大道：「你這是何苦！這些盆子俱是挑出來的，沒沙眼，拿一個就是了。」張三挑了一個趣黑的烏盆，挾在懷中，轉身就走，也不告別，竟自出門去了。

這東塔窪離小沙窩也有三里之遙。張二滿懷不平，正遇著深秋景況，夕陽在山之時，來到樹林之中，耳內只聽一陣陣秋風颯颯，敗葉飄飄，猛然間滴溜溜一個旋風，只覺得汗毛眼裡一冷。老頭子將脖子一縮，腰兒一弓，剛說一個「好冷」，不防將懷中盆子掉在塵埃，在地下咕嚕嚕亂轉，隱隱悲哀之聲，說：「摔了我的腰了。」張三聞聽，連連唾了兩口，撿起盆子往前就走。有年紀之人如何跑的動，只聽後面說道：「張伯伯，等我一等。」回頭又不見人，自己怨恨，道：「如何白日就會有鬼？想是我不久於人世了。」一邊想，一邊走，好容易奔至草房，急忙放下盆子，撿了竹杖；開了鎖兒，拿了竹杖，拾起盆子，進得屋來將門頂好，覺得困乏已極，自己說：「管他什麼鬼不鬼的，且夢周公。」剛才說完，只聽得悲悲切切，口呼：「伯伯，我死的好苦也！」張三聞聽，道：「怎麼的竟自把鬼關在屋裡了？」別古秉性忠直，不怕鬼邪，便說道：「你說罷，我這裡聽著呢。」隱隱說道：「我姓劉名世昌，在蘇州閶門外八寶鄉居住。家有老母周氏，妻子王氏，還有三歲的孩子乳名百歲。本是緞行生理。只因乘驢回家，行李沉重，那日天晚，在趙大家借宿。不料他夫妻好狠，將我殺害，謀了資財，將我血肉和泥焚化。到如今閃了老母，拋卻妻子，不能見面。九泉之下，冤魂不安，望求伯伯替我在包公前申明此冤，報仇雪恨，就是冤魂在九泉之下，也感恩不盡。」說罷，放聲痛哭。張三聞聽他說的可憐，不由的動了他豪俠的心腸，全不畏懼，便呼道：「烏盆。」只聽應道：「有呀，伯伯。」張三道：「雖則替你鳴冤，惟恐包公不能准狀，你須跟我前去。」烏盆應道：「願隨伯伯前往。」張三見他應叫應聲，不覺滿心歡喜，道：「這去告狀，不怕包公不信。言雖如此，我是上了年紀之人，記性平常，必須將他姓名住處記清背熟了方好。」於是從新背了一回，樣樣記明。

老頭兒為人心熱，一夜不曾合眼，不等天明，爬起來，挾了烏盆，拄起竹杖，鎖了屋門，竟奔定遠縣而來。出得門時，冷風透體，寒氣逼人，又在天亮之時。若非張三好心之人，誰肯衝寒冒冷，替人鳴冤。及至到了定遠縣，天氣過早，尚未開門；只凍得他哆哆嗦嗦，找了個避風的所在，席地而坐。喘息多時，身上覺得和暖。老頭兒又高興起來了，將盆子扣在地下，用竹杖敲著盆底兒，唱起什不閒來了。剛唱一句「八月中秋月照臺」，只聽的一聲響，門分兩扇，太爺升堂。

張三忙拿起盆子，跑向前來喊「冤枉」。就有該值的回稟，立刻帶進，包公座上問道：「有何冤枉？訴上來。」張三就把東塔窪趙大家討帳，得了一個黑盆，遇見冤魂自述的話，說了一遍：「現有烏盆為證。」包公聞聽，便不以此事為妄談，就在座上喚道：「烏盆。」並不見答應。又連喚兩聲，也無影響，包公見別古年老昏憤，也不動怒，便叫左右攆去便了。

張老出了衙門，口呼：「烏盆。」只聽應道：「有呀，伯伯。」張老道：「你隨我訴冤，你為何不進去呢？」烏盆說道：「只因門上門神攔阻，冤魂不敢進去，求伯伯替我說明。」張老聞聽，又嚷「冤枉」。該值的出來，嗔道：「你這老頭子還不走！又嚷的是什麼？」張老道：「求爺們替我回覆一聲：『烏盆有門神攔阻，不敢進見。』」該值的無奈，只得替他回稟；包公聞聽，提筆寫字一張，叫該值的拿去門前焚化，仍將老頭子帶進來，再訊二次。張老抱著盆子，上了公堂，將盆子放在當地，他跪在一旁。包公問道：「此次叫他可應了？」張老說：「是。」包公吩咐：「左右，爾等聽著。」兩邊人役應聲，洗耳靜聽。只見包公座上問道：「烏盆。」不見答應。包公不由動怒，將驚堂木一拍：「我罵你這狗才！本縣念你年老之人，方才不加責於你，如今還敢如此。本縣也是你愚弄的嗎？」用手抽籤，吩咐打責了十板，以戒下次。兩旁不容分說，將張老打了十板。鬧得老頭兒呲牙咧嘴，一拐一拐的，挾了烏盆，拿了竹杖，出衙去了。

轉過影壁，便將烏盆一扔，只聽得「噯呀」一聲，說：「碰了我腳面了！」張老道：「奇怪！你為何又不進去呢？」烏盆道：「只因我赤身露體，難見星主。沒奈何，再求伯伯替我訴明白。」張老道：「我已然為你挨了十大板，如今再去，我這兩條腿不用長著咧。」烏盆又苦苦哀求。張老是個心軟的人，只得拿起盆子。他卻又不敢伸冤，只得從角門溜溜秋秋往裡便走。只見那邊來了一個廚子，一眼看見，便叫：「胡頭兒，胡頭兒，那老頭兒又來了。」胡頭正在班房談論此事說笑，忽聽老頭子又來了，連忙跑出來要拉。張老卻有主意，就勢坐在地下，叫起屈來了。

包公那裡也聽見了，吩咐帶上來，問道：「你這老頭子為何又來？難道不怕打麼？」張老叩頭道：「方才小人出去，又問烏盆，他說赤身露體，不敢見星主之面。懇求太爺賞件衣服遮蓋遮蓋，他才敢進來。」包公聞聽，叫包興拿件衣服與他。包興連忙拿了一件衫襖，交與張老。張老拿著衣服出來，該值的說：「跟著他，看他是拐子！」只見他將盆子包好，拿起來，不放心，又叫著：「烏盆，隨我進來。」只聽應道：「有呀，伯伯，我在這裡。」張老聞聽他答應，這一回留上心了，便不住叫著進來。到了公堂，仍將烏盆放在當中，自己在一旁跪倒。包公又吩咐兩邊：「仔細聽著！」兩邊答應：「是。」此所謂上命差遣，概不由己。有說老頭子有了病了的，有說太爺好性兒的，也有暗笑的。連包興在旁也不由的暗笑：「老爺今日叫瘋子磨住了。」只見包公座上呼喚：「烏盆！」不想衣內答應說：「有呀，星主。」眾人無不詫異。只見張老聽見烏盆答應了，他便忽的跳將起來，恨不能要上公案桌子。兩旁眾人叱喝，他才復又跪下。包公細細問了張老。張老彷彿背書的一般：他姓甚名誰，家住哪裡，他家有何人，作何生理，怎麼遇害，是誰害的，滔滔不斷說了一回，清清楚楚。兩旁聽的無不歎息。包公聽罷，吩咐包興取十兩銀子來，賞了張老，叫他回去聽傳。別古千恩萬謝地去了。

包公立刻吩咐書吏辦文一角，行到蘇州，調取屍親前來結案。即行出籤，拿趙大夫婦，登時拿到，嚴加訊問，並無口供。包公沉吟半晌，便吩咐：「趙大帶下去，不准見刁氏。」即傳刁氏上堂。包公說：「你丈夫供稱陷害劉世昌，全是你的主意。」刁氏聞聽，惱恨丈夫，便說出趙大用繩子勒死的，並言現有未用完的銀兩。即行畫招，押了手印。立刻派人將贓銀起來。復又帶上趙大，叫他女人質對。誰知這廝好狠，橫了心再也不招，言銀子是積攢的。包公一時動怒，請了大刑，用夾棍套了兩腿，問時仍然不招。包公一聲斷喝，說了一個「收」字。不想趙大不禁夾，就嗚呼哀哉了。包公見趙大一死，只得叫人搭下去，立刻辦詳，稟了本府，轉又行文上去，至京啟奏去了。

此時屍親已到。包公將未用完的銀子，俱叫他婆媳領取訖；並將趙大家私奉官折變，以為婆媳養贍。婆媳感念張老替他鳴冤之恩，願帶到蘇州養老送終。張老也因受了冤魂的囑托，亦願照看孀居孤兒。因此商量停當，一同起身往蘇州去

了。

要知後事如何，下回分曉。

第六回 罷官職逢義士高僧 應龍圖審冤魂怨鬼

且說包公斷明瞭烏盆，雖然遠近聞名，這位老爺正直無私，斷事如神，未免犯了上司之嫉，又有趙大刑斃，故此文書到時，包公例應革職。包公接到文書，將一切事宜交代署印之人，自己住廟。李保看此光景，竟將銀兩包袱收拾收拾，逃之夭夭了。

包公臨行，百姓遮道哭送。包公勸勉了一番，方才乘馬，帶著包興，出了定遠縣，竟不知投奔何處才好。包公在馬上自己歎息，暗裡思量道：「我包某命運如此淹蹇，自幼受了多少的顛險，好容易蒙兄嫂憐愛，聘請恩師，教誨我一舉成名。不想妄動刑具，致斃人命。雖是他罪應如此，究竟是粗心浮躁，以至落了個革職，至死也無顏回家。無處投奔，莫若仍奔京師，再作計較。」只顧馬上嗟歎。包興跟隨，明知老爺為難，又不敢問。信馬由韉，來至一座山下，雖不是峻嶺高峰，也覺得兇惡。正在觀看之際，只聽一棒鑼響，出來了無數的峻兵，當中一個矮胖黑漢，赤著半邊身的胳膊，雄赳赳，氣昂昂，不容分說，將主僕二人拿下捆了，送上山去。誰知山中尚有三個大王，見縛了二人前來，吩咐綁在兩邊柱子上，等四大王到來，再行發落。不一時，只見四大王慌慌張張，喘吁吁跑了來，嚷道：「不好了！山下遇見一人好本領，強小弟十倍，才一交手，我便倒了。幸虧跑得快，不然吃大虧了，哪位哥哥去會會他？」只見大大王說：「二弟，待劣兄前往。」二大王說：「小弟奉陪。」於是二人下山，見一人氣昂昂在山坡站立。大大王近前一看，不覺哈哈大笑，道：「原來是兄長，請到山中敘話。」

你道此山何名？名叫土龍崗，原是山賊窩居之所。原來張龍、趙虎誤投龐府，見他是權奸之門，不肯逗留，偶過此山，將山賊殺走，他二人便作了寨主。後因王朝、馬漢科考武場，亦被龐大師逐出，憤恨回家，路過此山，張、趙兩個即請到寨，結為兄弟。王朝居長，馬漢第二，張龍第三，趙虎第四。王、馬、張、趙四人已表明來歷。

且說馬漢同定那人來至山中，走上大廳，見兩旁柱上綁定二人，走近一看，不覺失聲道：「暖呀！縣尊為何在此？」包公睜眼看時，說道：「莫不是恩公展義士麼？」王朝聞聽，連忙上前解開，立刻讓至廳上，坐定了。展爺問及，包公一一說了。大家俱各歎息。展爺又叫王、馬、張、趙給包公陪了罪，分賓主坐下。立時擺酒，彼此談心，甚是投機。包公問道：「我看四位俱是豪傑，為何作這勾當？」王朝道：「我等皆為功名未遂，亦不過暫借此安身，不得已而為之。」展爺道：「我看眾弟兄皆是異姓骨肉。今日恰逢包公在此，雖則目下革職，將來朝廷必要擢用。那時眾位兄弟何不設法棄暗投明，與國出力，豈不是好？」王朝道：「我等久有此心。老爺倘蒙朝廷擢用，我等俱願效力。」包公只得答應：「豈敢，豈敢。」大家飲至四更方散。

至次日，包公與展爺告辭。四人款留不住，只得送下山來。王朝素與展爺相好，又遠送幾里。包公與展爺戀戀不捨，無奈分別而去。

單言包公主僕乘馬竟奔京師。一日，來至大相國寺門前，包公頭暈眼花，竟從馬上栽將下來。包興一見，連忙下馬看時，只見包公二目雙合，牙關緊閉，人事不知。包興叫著不應，放聲大哭。驚動廟中方丈，乃得道高僧，俗家複姓諸葛名遂，法號了然，學問淵深，以至醫卜星相，無一不精，聞得廟外人聲，來到山門以外，近前診了脈息，說：「無妨，無妨。」又問了方才如何落馬的光景，包興告訴明白。了然便叫僧眾幫扶抬到方丈東間，急忙開方抓藥。包興精心用意煎好。吃不多時，至二鼓天氣，只聽包公哎呀一聲，睜開二目，見燈光明亮，包興站在一旁，那邊椅子上坐著個僧人。包公便問：「此是何處？」包興便將老爺昏過多時，虧這位師傅慈悲用藥救活的話，說了一回，包公剛要掙扎起來致謝，和尚過來按住，道：「不可勞動，須靜靜安心養神。」

過了幾日，包公轉動如常，才致謝和尚。以至飲食用藥調理，俱已知是和尚的，心中不勝感激。了然細看包公氣色，心下明白，便問了年命，細算有百日之難，過了日子就好了，自有機緣，便留住包公在廟內居住。於是將包公改作道人打扮，每日裡與了然不是下棋，便是吟詩，彼此愛慕。將過了三個月。一日，了然求包公寫「冬季嘯經祝國裕民」八字，叫僧人在山門兩邊黏貼。包公無事，同了然出來，一旁觀看。只見那壁廂來了一個廚子，手提菜筐，走至廟前，不住將包公上下打量，瞧了又瞧，看了又看，直瞅著包公進了廟，他才飛也似地跑了，包公卻不在意，回廟去了。

你道此人是誰？他乃丞相府王芑的買辦廚子。只因王老大人面奉御旨，賜圖像一張，乃聖上夢中所見，醒來時宛然在目，御筆親畫了形像，特派王老大人暗暗密訪此人。丞相遵旨回府，又叫妙手丹青照樣畫了幾張，吩咐虞侯、伴當、執事人員各處留神，細細訪查。不想這日買辦從大相國寺經過，恰遇包公，急忙跑回相府，找著該值的虞侯，便將此事，說了一遍。虞侯聞聽，不能深信，亦不敢就回，即同買辦廚子暗到廟中，閒遊的一般，各處瞻仰。後來看到方丈，果見有一道人與老僧下棋，細看相貌正是龍圖之人，心中不勝驚駭，急忙趕回相府，稟知相爺。

王大人聞聽，立刻傳轎到大相國寺拈香。一是王大人奉旨所差之事，不敢耽延；二是老大人為國求賢，一番苦心。不多時，來到廟內。小沙彌聞聽，急忙跑至方丈室內，報與老和尚知道。只見了然與包公對奕，全然不理。倒是包公說道：「吾師也當迎接。」了然道：「老僧不走權貴之門，迎他則甚？」包公道：「雖然如此，他乃是個忠臣，就是迎他，也不至於沾礙老師。」了然聞聽，方起身道：「他此來與我無沾礙，恐與足下有些瓜葛。」說罷，迎出去了。

接至禪堂，分賓主坐了。獻茶已畢，便問了然：「此廟有多少僧眾？多少道人？老夫有一心願，願施僧鞋僧襪，每人各一雙，須當面領去。」了然明白，即吩咐僧道領取，一一看過，並無此人。王大人問道：「完了麼？你廟中還有人沒有？」了然歎道：「有是還有一人，只是他未必肯要大人這一雙鞋襪。如要見這人，大概還須大人以禮相見。」王丞相聞聽，忙道：「就煩長老引見引見何如？」了然答應，領至方丈。包公隔窗一看，也不能迴避了，只得上前一揖，道：「廢員參見了。」王大人舉目細看形容，與聖上御筆畫的龍圖分毫不差，不覺大驚，連忙讓坐，問道：「足下何人？」包公便道：「廢員包拯，曾任定遠縣。」因斷烏盆革職的話，說了一遍。王大人見包公說話梗直，忠正嚴肅，不覺滿心歡喜，立刻備馬，請包公隨至相府。進了相府，大家看大人轎後一個道士，不知什麼緣故。當下留在書房安歇。

次日早朝，仍將包公換了縣令服色，先在朝房伺候。淨鞭三下，天子升殿。王芑出班奏明仁宗。天子大喜：「立刻宣召見朕。」包公步上金階跪倒，三呼已畢。天子閃龍目一看，果是夢中所見之人，滿心歡喜，便問為何罷職。包公便將斷烏盆將人犯刑斃身死情由，毫無遮飾，一一奏明。王芑在班中著急，恐聖上見怪。誰知天子不但不怪，反喜道：「卿家既能斷烏盆負屈之冤魂，必能鎮皇宮作祟之邪。今因玉宸宮內每夕有怨鬼哀啼，甚屬不淨，不知是何妖邪，特派卿前往鎮壓一番。」即著王芑在內閣聽候。欽派太監總管楊忠帶領包公，至玉宸宮鎮壓。

這楊忠素來好武，膽量甚好，因此人皆稱他為「楊大膽」。奉旨賜他寶劍一口，每夜在內巡邏。今日領包公進內。他哪裡瞧得起包公呢，先問了姓，後又問了名，一路稱為老黑，又叫老包。來到昭德門，說道：「進了此門，就是內廷了。想不到你七品前程如此造化！今日對了聖心，派你入宮，將來回家到鄉里說古去罷。是不是？老黑呀！怎麼我合你說話，你怎麼不響呢？」包公無奈，答道：「公公說的是。」楊忠又道：「你別合我鬧這個整臉兒。我是好頑好樂的。這就是你，別人還巴結不上呢。」說著話，進了鳳右門，只見有多少內侍垂手侍立。內中有一個頭領，上前執手，道：「老爺今日有何貴幹？」楊忠說：「辛苦，辛苦！咱家奉旨帶領這位包先生前到玉宸宮鎮邪。此乃奉旨官差。我們完差之時，不定三更五更回來，可不照門了，省得又勞動你們。請罷，請罷！」說罷，同了包公，竟奔玉宸宮。只見金碧交輝，光華爛漫，到了此地，不覺肅然起敬。連楊忠愛說愛笑，到了此地，也就啞口無言了。

來至殿門，楊忠止步，悄向包公道：「你是欽奉諭旨，理應進殿除邪。我就在這門檻上照看便了。」包公聞聽，輕移慢步，側身而入，來至殿內，內正中設立寶座，連忙朝上行了三跪九叩之禮，又見旁邊設立座位，包公躬身入座。楊忠見了，心下暗自佩服道：「瞧不得小小官兒竟自頗知國體。」又見包公如對君父一般，秉正端坐，凝神養性，二目不往四下觀瞧，另有一番凜然難犯的神色，不覺得暗暗誇獎道：「怪不得聖上見了他喜歡呢。」正在思想之際，不覺得譙樓漏下。猛然間聽的呼呼風響，楊忠覺得毛髮皆豎，連忙起身，手掣寶劍，試舞一回。耍不了幾路已然氣喘，只得歸入殿內，銳氣已消，順步坐在門檻子上。包公在座上，不由得暗暗發笑。

楊忠正自發怔，只見丹墀以下起了一個旋風，滴溜溜在竹叢裡團團亂轉，又隱隱的聽得風中帶著悲泣之聲。包公閃目觀瞧，只見燈光忽暗，楊忠在外撲倒；片刻工夫，見他復起，裊裊婷婷，走進殿來，萬福跪下。此時燈光復又明亮。包公以為楊忠戲耍，便以假作真，開言問道：「你今此來，有何冤枉，訴上來。」只聽楊忠嬌滴滴聲音，哭訴道：「奴婢寇珠原是金華宮承御，只因救主遭屈，含冤地府，於今廿載，專等星主來臨，完結此案。」便將當初定計陷害的原委，哭訴了一遍：「因李娘娘不日難滿，故特來泄機由。星主細細搜查，以報前冤，千萬不可泄漏。」包公聞聽點頭，道：「既有如此沉冤，包某必要搜查，但你必須隱形藏跡，恐驚主駕，獲罪不淺。」冤魂說道：「謹遵星主臺命。」叩頭站起，轉身出去，仍坐在門檻子上。

不多時，只見楊忠張牙欠嘴，彷彿睡醒的一般，瞧見包公仍在那邊端坐，不由悄悄地道：「老黑，你沒見什麼動靜，咱家怎生回覆聖旨？」包公道：「鬼已審明，只是你貪睡不醒，叫我在此呆等。」楊忠聞聽詫異，道：「什麼鬼？」包公道：「女鬼。」楊忠道：「女鬼是誰？」包公道：「名叫寇珠。」楊忠聞聽，只嚇得驚異不止，暗自思道：「寇珠之事算來將近二十年之久，他竟如何知道？」連忙陪笑，道：「寇珠她為什麼事在此作祟呢？」包公道：「你是奉旨，同我進宮除邪，誰知你貪睡。我已將鬼審明，只好明日見了聖上，我奏我的。你說你的便了。」楊忠聞聽，不由著急，道：「嚶呀！包……包先生，包老爺，我的親親的包……包大哥，你這不把我毀透了嗎？可是你說的，聖上命我同你進宮；歸齊我不知道，睡著了，這是什麼差使眼兒呢？怎的了！可見你老人家就不疼人了。過後就真沒有用我們的地方了？瞧你老爺們這個勁兒，立刻給我個眼裡插棒槌，也要我們攔得住呀！好包先生，你告訴我，我明日送你個小巴狗兒，這麼短的小嘴兒。」包公見他央求可憐，方告訴他道：「明日見了聖上，就說：『審明瞭女鬼，係金華宮承御寇珠含冤負屈，來求超度她的冤魂。臣等業已相許，以後再不作祟。』」楊忠聽畢，記在心頭，並謝了包公，如敬神的一般，他也不敢言語褻瀆了。

出廠宸宮，來至內閣，見了丞相王芑，將審明的情由，細述明白。少時聖上臨朝，包公合楊忠一一奏明，只說冤魂求超度，卻不提別的。聖上大悅，愈信烏盆之案，即升用開封府府尹、陰陽學士，包公謝恩。加封「陰陽」二字，從此人傳包公善於審鬼。白日斷陽，夜間斷陰，一時哄傳遍了。

包公先拜了丞相王芑，愛慕非常；後謝了了然，又至開封府上任，每日查辦事件。便差包興回家送信，並具稟替寧老夫子請安；又至隱逸村投遞書信，一來報喜，二來求婚婚姻。包興奉命，即日起身，先往包村去了。

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回 得古今盆完婚淑女 收公孫策密訪奸人

且說包興奉了包公之命寄信回家，後又到隱逸村。這日包興回來，叩見包公，呈上書信，言：「太老爺太夫人甚是康健，聽見老爺得了府尹，歡喜非常，賞了小人五十兩銀子。小人又見太老爺太夫人，歡喜自不必說，也賞了小人三十兩銀子。惟有大夫人給小人帶了個薄薄兒包袱，囑咐小人好好收藏，到京時交付老爺。小人接在手中，雖然有些分兩，不知是何物件，惟恐路上磕碰。還是大夫人見小人為難，方才說明此包內是一面古鏡，原是老爺井中撿的。因此鏡光芒生亮，大夫人掛在屋內。有一日，二夫人使喚的秋香走至大夫人門前滑了一跤，頭已跌破，進屋內就在掛鏡處一照。誰知血滴鏡面，忽然雲翳開豁。秋香大叫一聲，回頭跑在二夫人屋內，冷不防按住二夫人將右眼挖出；從此瘋癲，至今鎖禁，猶如活鬼一般。二夫人死去兩三番，現在延醫調治，尚未痊癒。小人見二老爺，他無精打采的，也賞了小人二兩銀子。」說著話，將包袱呈上。包公也不開看，吩咐好好收訖。包興又回道：「小人又見寧師老爺看了書信，十分歡喜，說叫老爺好好辦事，盡忠報國，還教導了小人好些好話。小人在家住了一天，即到隱逸村報喜投書。李大人大喜，滿口應承，隨後便送小姐前來就親。賞了小人一個元寶、兩匹尺頭，並回書一封。」即將信呈上。包公接書看畢，原來是張氏夫人同著小姐，於月內便可來京。立刻吩咐預備住處，仍然派人前去迎接。便叫包興暫且歇息，次日再商量辦喜事一節。

不多幾日，果然張氏夫人帶領小姐俱各到了。一切定日迎娶事務，俱是包興盡心備辦妥當。到了吉期，也有多少官員前來賀喜，不必細表。

包公自畢姻後，見李氏小姐幽閒貞靜，體態端莊，誠不失大家閨範，滿心歡喜。而且妝奩中有一寶物，名曰「古今盆」，上有陰陽二孔，堪稱希世奇珍。包公卻不介意。過了三朝滿月，張氏夫人別女回家，臨行又將自己得用的一個小廝名喚李才，留下服侍包公，與包興同為內小廝心腹。

一日，放告坐堂，見有個鄉民年紀約有五旬上下，口稱「冤枉」，立刻帶至堂上。包公問道：「你姓甚名誰？有何冤枉？訴上來。」那人向上叩頭，道：「小人姓張名致仁，在七里村居住。有一族弟名叫張有道，以貨郎為主，相離小人不過數里之遙。有一天，小人到族弟家中探望，誰知三日前竟自死了！問我小孀劉氏是何病症？為何連信也不送呢？劉氏回答是心疼病死的，因家中無人，故此未能送信。小人因有道死的不明，在祥符縣申訴情由，情願開棺檢驗。縣太爺准了小人狀子。及至開棺檢驗，誰知並無傷痕。劉氏她就放起刁來，說了許多誣賴的話。縣太爺將小人責了二十大板，

討保回家。越想此事，實實張有道死的不明。無奈何投到大老爺臺前，求青天與小人作主。」說罷，眼淚汪汪，匍匐在地。包公便問道：「你兄弟素來有病麼？」張致仁說：「並無疾病。」包公又問道：「你幾時沒見張有道？」致仁道：「素來弟兄和睦，小人常到他家，他也常來小人家。五日前尚在小人家中。小人因他五六天沒來，因此小人找到他家，誰知三日前竟自死了。」包公聞聽，想到五日前尚在他家，他第六天去探望，又是三日前死的，其中相隔一兩天，必有緣故。包公想罷，准了狀詞，立刻出簽，傳劉氏到案。暫且退了堂，來至書房，細看呈子，好生納悶。包興與李才旁邊侍立。忽聽外邊有腳步聲響。包興連忙迎出，卻是外班，手持書信一封，說：「外面有一儒流求見。此書乃了然和尚的。」包興聞聽，接過書信，進內回明，呈上書信。包公是極敬了然和尚的，急忙將書拆開，原來是封薦函，言此人學問品行都好。包公看罷，即命包興去請。

包興出來看時，只見那人穿戴的衣冠，全是包公在廟時換下衣服，又肥又長，肋裡肋邊的，並且帽子上面還捏著招兒。包興看罷，知是當初老爺的衣服，必是了然和尚與他穿戴的，也不說明，便向那人說道：「我家老爺有請。」只見那人斯斯文文，隨著包興進來。到了書房，包興掀簾。只見包公立起身來，那人向前一揖，包公答了一揖，讓坐。包公便問：「先生貴姓？」那人答道：「晚輩複姓公孫名策，因久困場屋，屢落孫山，故流落在大相國寺。多承了然禪師優待，特具書信前來，望請老公祖推情收錄。」包公見他舉止端詳，言語明晰，又問了一些書籍典故；見他對答如流，學問淵博，竟是個不得第的才子。包公大喜。

正談之間，只見外班享道：「劉氏現已傳到。」包公吩咐伺候，便叫李才陪侍公孫先生，自己帶了包興，立刻升堂，入了公座，便叫：「帶劉氏。」應役之人接聲喊道：「帶劉氏！帶劉氏！」只見從外角門進來一個婦人，年紀不過二十多歲，面上也無俱色，口中尚自言自語，說道：「好端端的人，死了叫他翻屍倒骨的，不知前生作了什麼孽了！如今又把我傳到這裡來，難道還生出什麼巧招兒來嗎？」一邊說，一邊上堂，也不東瞧西看，她便裊裊婷婷朝上跪倒，是一個久慣打官司的樣兒。包公便問道：「你就是張劉氏麼？」婦人答道：「小婦人劉氏，嫁與貨郎張有道為妻。」包公又問道：「你丈夫是什麼病死的？」劉氏道：「那一天晚上，我丈夫回家，吃了晚飯，一更之後便睡了。到了二更多天，忽然說心裡怪疼的。小婦人嚇得不得了，急忙起來。便嚷疼得利害，誰知不多一會就死了。害的小婦人好不苦也！」說罷，淚流滿面。包公把驚堂木一拍，喝道：「你丈夫到底是什麼病死的？講來！」站堂喝道：「快講！」劉氏向前跪爬半步，說道：「老爺，我丈夫實是害心疼病死的，小婦人焉敢撒謊。」包公喝道：「既是害病死的，你為何不給他哥哥張致仁送信？實對你說，現在張致仁在本府堂前已經首告。實實招來，免得皮肉受苦！」劉氏道：「不給張致仁送信，一則小婦人煩不出人來，二則也不敢給他送信。」包公聞聽，道：「這是為何？」劉氏道：「因小婦人丈夫在日，他時常到小婦人家中，每每見無人，他言來語去，小婦人總不理他。就是前次他到小婦人家內，小婦人告訴他兄弟已死，不但不哭，反倒向小婦人胡說八道，連小婦人如今直學不出口來。當時被小婦人連嚷帶罵，他才走了。誰知他惱羞成怒，在縣告了，說他兄弟死的不明，要開棺檢驗。後來大爺到底檢驗了，並無傷痕，才將他打了二十板。不想他不肯歇心，如今又告到老爺臺前，可憐小婦人丈夫死後，受如此罪孽，小婦人又擔如此醜名，實實冤枉！懇求老青天與小婦人作主啊！」說著，說著，就哭起來了。

包公見她口似懸河，牙如利劍，說的有情有理，暗自思道：「此婦聽她言語，必非善良。若與張致仁質對，我看他那誠樸老實形景，必要輸與婦人口角之下。須得查訪實在情形，婦人方能服輸。」想罷，向劉氏說道：「如此說來，你竟是無故被人誣賴了。張致仁著實可惡。我自有道理，你且下去，三日後聽傳罷了。」劉氏叩頭下去，似有得色。包公更覺生疑。

退堂之後，來到書房，便將口供呈詞與公孫策觀看。公孫策看畢，躬身說道：「據晚生看此口供，張致仁疑的不差。只是劉氏言語狡猾，必須探訪明白，方能折服婦人。」不料包公心中所思主見，公孫策一言道破，不覺歡喜，道：「似如此之奈何？」公孫策正欲作進見之禮，連忙立起身來，道：「待晚生改扮行裝，暗裡訪查訪查，如有機緣，再來稟復。」包公聞聽，道：「如此說，有勞先生了。」叫包興：「將先生盤川並要何物件，急忙預備，不可誤了。」包興答應，跟隨公孫策來至書房，公孫策告訴明白，包興連忙辦理去了。不多時，俱各齊備。原來一個小小藥箱兒，一個招牌，還有道衣絲鞋襪等物。公孫策通身換了，背起藥箱，連忙從角門暗暗溜出，到七里村查訪。

誰知乘興而來，敗興而返，鬧了一天並無機緣可尋。看看天晚，又覺得腹中饑餓，只得急忙且回開封府再做道理。不料忙不擇路，原是往北，他卻往東南岔下去了。多走數里之遙，好容易奔至鎮店，問時知是榆林鎮，找了興隆店投宿，又乏又餓。正要打算吃飯，只見來了一群人，數匹馬，內中有一黑矮之人，高聲嚷道：「憑他是誰，快快與我騰出！若要惹惱了你老爺的性兒，連你這店俱各給你拆了。」旁有一人說道：「四弟不可，凡事有個先來後到，就是叫人家騰挪也要好說，不可如此的囉？」又向店主人道：「東人，你去說說看。皆因我們人多，兩下住著不便，奉托！奉托！」店東無奈，走到上房，向公孫策說道：「先生沒有什麼說的，你老將就將就我們！說不得屈尊你老，在東間居住，把外間這兩間讓給我們罷！」說罷，深深一揖。公孫策道：「來時原不要住上房，是你們小二再三說，我才住此房內。如今來的客既是人多，我情願將三間滿讓。店東給我個單房我住就是了。皆是行路，縱有大廈千間，不過占七尺眠，何必為此吵鬧呢。」正說之間，只見進來了黑凜凜一條大漢，滿面笑容，道：「使不得！使不得！老先生請自尊便罷。這外邊兩間承情讓與我等，足已夠了。我等從人俱叫他們下房居住，再不敢勞動了。」公孫策再三謙遜，那大漢只是不肯，只得挪在東間去了。

那大漢叫從人搬下行李，揭下鞍轡，俱各安放妥協。又見上人卻是四個，其餘五六個俱是從人，要淨面水，喚開水壺，吵嚷個不了。又見黑矮之人先自呼酒要菜。店小二一陣好忙，鬧的公孫策竟喝了一壺空酒，菜總沒來，又不敢催。忽聽黑矮人說道：「我不怕別的，明日到了開封府，恐他記念前仇，不肯收錄，那卻如何是好？」又聽黑臉大漢道：「四弟放心，我看包公決不是那樣之人。」公孫策聽至此處，不由站起身來，出了東間，對著四人舉手，道：「四位原上是上開封的，小弟不才，願作引進之人。」四人聽了，連忙站起身來。仍是那大漢說道：「足下何人？請過來坐，方好講話。」公孫策又謙遜再三，方才坐下。各通姓名。

原來這四人正是土龍崗的王朝、馬漢、張龍、趙虎四條好漢。聽說包公作了府尹，當初原有棄暗投明之言，故將山上嘍囉糧草金銀俱各分散，只帶了得用伴當五六人，前來開封府投效，以全信行。他們又問公孫策，公孫策答道：「小可現在開封府。因目下有件疑案，故此私行暗暗查訪。不想在此得遇四位，實實三生有幸了。」彼此談論多時，真是文武各盡其妙。大家歡喜非常。惟獨趙四爺粗俗，卻有酒量頗豪。王朝恐怕他酒後失言，叫外人聽之不雅，只得速速要飯。大家吃畢，閒談飲茶。天到二更以後，大家商議，今晚安歇後，明日可早早起來，還行路呢。這正是只因清正聲名遠，致使英雄跋涉來。

未審明日王、馬、張、趙投奔開封府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且說四爺趙虎因多貪了幾杯酒，大家閒談，他連一句也插不上，一旁前仰後合，不覺的瞌睡起來。困因酒後，酒因困魔，後來索性放倒頭，酣睡如雷，因打呼，方把大家提醒。王朝說：「只顧說話兒，天已三更了，先生也乏了，請安歇罷。」大家方才睡下。誰知趙四爺心內惦著上開封府，睡得容易，醒的剪絕。外邊天氣不過四鼓之半，他便一咕嚕身爬起來，亂嚷道：「天亮了！快些起來趕路！」又叫從人備馬捎行李，把大家吵醒。誰知公孫策心中有事尚未睡著，也只得隨大家起來。只見大爺將從人留一個，騰出一匹馬叫公孫策乘坐。叫那人將藥箱兒招牌，「俟天亮時背至開封府，不可違誤。」吩咐已畢，叫店小二開了門，大家乘馬，趁著月色，迤邐而行。天氣尚未五更。正走之間，過了一帶林子，卻是一座廟宇。猛見牆角邊人影一晃。再細看時，卻是一個女子，身穿紅衣，到了廟門捱身而入。大家看的明白，口稱「奇怪」。張龍說：「深夜之間，女子入廟，必非好事。天氣尚早，咱們何不到廟看看嗎？」馬漢說：「半夜三更，無故敲打山門，見了僧人怎麼說呢？」王朝說道：「不妨，就說貪趕路程，口渴得很，討杯茶吃，有何不可。」公孫策道：「既如此，就將馬匹行李叫從人在樹林等候，省得僧人見了兵刃生疑。」大家聞聽，齊說：「有理，有理。」於是大家下馬，叫從人在樹林看守。從人答應。五位老爺邁步竟奔山門而來。

到了廟門，趁著月光，看的明白，匾上大書「鐵仙觀」。公孫策道：「那女子捱身而入，未聽見她插門，如何是關著呢？」趙虎上前，掄起拳頭，在山門上就瞪、瞪、瞪的三拳，口中嚷道：「道爺開門來！」口中嚷著，隨手又是三拳，險些兒把山門砸掉。只聽裡面道：「是誰？是誰？半夜三更怎麼說！」只聽嘩拉一聲，山門開處，見個道人。公孫策連忙上前施禮，道：「道爺，多有驚動了。我們一行人貪趕路程，口渴舌乾，俗借寶刹歇息歇息，討杯茶吃，自有香資奉上，望祈方便。」那道人聞聽，便道：「等我稟明白了院長，再來相請。」正說之間，只見走出一個濃眉大眼、膀闊腰粗、怪肉橫生的道士來，說道：「既是眾位要吃茶，何妨請進來。」王朝等聞聽，一擁而入，來至大殿，只見燈燭輝煌。彼此遜坐。見道人兇惡非常，並且酒氣噴人，已知是不良之輩。

張龍、趙虎二人悄悄出來尋那女子，來到後面，並無蹤跡。又到一後院，只見一口大鐘，並無別物。行至鐘邊，只聽有人呻吟之聲。趙虎說：「在這裡呢。」張龍說：「賢弟，你去掀鐘，我拉人。」趙虎挽挽袖子，單手抓住鐘上鐵爪，用力向上一掀。張龍說：「賢弟吃住勁，不可鬆手！等我抵住底口。」往上一挺，就把鐘內之人露將出來。趙爺將手一鬆，仍將鐘扣在那邊，仔細看此人時，卻不是女子，是個老者，捆做一堆，口內塞著棉花，急忙掏出，鬆了捆綁。那老者乾嘔做一團，定了定神，方才說：「嚶喲！苦死我也！」張龍便問：「你是何人？因何被他們扣在鐘下？」那老頭兒道：「小人名喚田忠，乃陳州人氏。只因龐太師之子安樂侯龐昱奉旨前往賑濟，不想龐昱到了那裡，並不放賑，在彼蓋造花園，搶掠民間女子。我主人田起元，主母金氏玉仙因婆婆染病，在廟裡許下願心。老太太病好，主母上廟還願，不意被龐昱窺見，硬行搶去。又將我主人送縣監禁。老太太一聞此信時，生生嚇死。是我將老主母埋葬已畢。想此事一家被害，非上京控告不可。因此貪趕路程，過了宿頭，於四更後投至此廟，原為歇息。誰知道人見我行李沉重，欲害小人。正在動手之時，忽聽眾位爺們敲門，便將小人扣在鐘下，險些兒傷了性命。」

正在說話間，只見那邊有一道人探頭縮腦。趙四爺急忙趕上，兜的一腳，踢翻在地，將拳向面上一晃：「你嚷，我就是拳！」那賊道看見柳斗大的皮錘，哪裡還有魂咧，趙四爺便將他按在鐘邊。

不想這前邊凶道名喚蕭道智，在殿上張羅烹茶，不見了張、趙二人，叫道人去請也不見回來，便知事有不妥，悄悄的退出殿來，到了自己屋內，將長衣甩去，手提一把明亮亮的樸刀，竟奔後院而來。恰入後門，就瞧見老者已放，趙虎按著道人，不由心頭火起，手舉樸刀，撲向張龍。張爺手急眼快，斜刺裡就是一腿。道人將將躲過，一刀照定張龍面門削來。張爺手無寸鐵，全仗步法巧妙，身體靈便，一低頭將刀躲過，順手就是一掌。惡道惟恐是暗器，急待側身時，張爺下邊又是一掃堂腿。好惡道！金絲繞腕勢躲過，回手反背又是一刀。究竟有兵刃的氣壯，無傢伙的膽虛，張龍支持了幾個照面，看看不敵。

正在危急之際，只見王朝、馬漢二人見張龍受敵，王朝趕近前來，虛晃一掌，左腿飛起，直奔脅下。惡道閃身時，馬漢後邊又是一拳，打在背後。惡道往後一撲，急轉身，摔手就是一刀，虧得馬漢眼快，歪身一閃，剛躲過，惡道倒垂勢又奔了王朝而來。三個人赤著手，剛剛敵的住——就是防他的刀便了。王朝見惡道奔了自己，他便推月勢等刀臨切近，將身一撤。惡道把身使空，身往旁邊一閃，後面張龍照腰就是一腳。惡道覺得後面有人，趁著月影也不回頭，伏身將腳往後一蹬。張龍腳剛落地，恰被惡道在迎面骨上蹬了一腳，力大勢猛，身子站立不住，不由的跌倒在地。趙虎在旁看見，連忙叫道：「三哥，你來擋住那個道人。」張龍連忙起來擋住道人。只見趙虎站起來，竟奔東角門前邊去了。張龍以為四爺必是到樹林取兵刃去了。

遲了不多時，卻見趙虎從西角門進來。張龍想道：「他取兵刃不能這麼快，他必是解瞭解手兒回來了。」眼瞧著他迎面撲了惡道，將左手一揚（是個虛晃架式），右手對準面門一摔，口中說：「惡道，看我的法寶取你！」只見白撲撲一股稠雲打在惡道面上，登時二目難睜，鼻口倒噎，連氣也喘不過來。馬漢又在小肚上盡力的一腳，惡道站立不住，咕咚栽倒在地，將刀扔在一邊。趙虎趕進一步，一跪腿，用磕膝蓋按住胸膛，左手按膀背，將右袖從新向惡道臉上一路亂抖。原來趙虎繞到前殿，將香爐內香灰裝在袖內。俗語說的好：「光棍眼內揉不下沙子去，」何況是一爐香灰，惡道如何禁得起。四個人一齊動手，將兩個道人捆縛，預備送到祥符縣去。此係祥符地面之事，由縣解府，按劫掠殺命定案。四人復又搜尋，並無人煙。後又搜至旁院之中，卻是菩薩殿三間，只見佛像身披紅袍。大家方明白，紅衣女子乃是菩薩現化。此時公孫策已將樹林內伴當叫來，拿獲道人。便派從人四名，將惡道交送縣內。立刻祥符縣申報到府。大家帶了田忠，一同出廟，此時天已大亮，竟奔開封府而來。暫將四人寄在下處。

公孫策進內參見包公，言訪查之事尚未確實，今有土龍崗王、馬、張、趙四人投到，並鐵仙觀救了田忠，捉拿惡道交祥符縣、不日解到的話，說了一遍。復又立起身來，說：「晚生還要訪查劉氏案去。」當下辭了包公，至茶房。此時藥箱招牌俱已送到。公孫策先生打扮停當，仍從角門去了。

且說包公見公孫策去後，暗叫包興將田忠帶至書房，問他替主明冤一切情形，叫左右領至茶房居住，不可露面，恐走漏了風聲，龐府知道。又吩咐包興將四勇士暫在班房居住，俟有差聽用。

且說公孫策離了衙門，復至七里村沿途暗訪，心下自思：「我公孫策時乖運麥，屢試不第。幸虧了然和尚一封書信薦至開封府，偏偏頭一天到來就遇見這一段公案，不知何日方能訪出。總是我的運氣不好，以致諸事不順。」越思越想，心內越煩，不知不覺出了七里村。忽然想起，自己叫著自己說：「公孫策，你好呆！你是作什麼來了？就是這麼走著，有誰知你是醫生呢？既不知道你是醫生，你又焉能打聽出來事情呢？實實呆的可笑！」原來公孫策只顧思索，忘了搖串鈴了。這時想起，連忙將鈴兒搖起，口中說道：「有病早來治，莫要多延遲。養病如養虎，虎大傷人的。凡有疑難大症，

管保手到病除。貧不計利。」

正在念誦，可巧那一邊一個老婆子喚道：「先生，這裡來，這裡來。」公孫策聞聽，向前問道：「媽媽喚我麼？」那婆子道：「可不是。只因我媳婦身體有病，求先生醫治醫治。」公孫策聞聽，說：「既是如此，媽媽引路。」

那婆子引進柴扉，掀起了蒿子桿的簾子，將先生請進。看時，卻是三間草房，一明兩暗。婆子又掀起西裡問單布簾子，請先生土炕上坐了。公孫策放了藥箱，倚了招牌，剛坐下，只見婆子搬了個不帶背、三條腿椅子在地下相陪。婆子便說道：「我姓尤，丈夫早已去世。有個兒子名叫狗兒，在大戶陳應傑家做長工。只因我的兒媳婦得病，有了半月了。她的精神短少，飲食懶進，還有點午後發燒。求先生看看脈，吃點藥兒。」公孫策道：「令媳現在哪屋？」婆子道：「在東屋裡呢，待我告訴她說著，站起，往東屋裡去了。只聽說道：『媳婦，我給你請個先生來，求他老看看，管保就好咧。』只聽婦人道：『母親，不看也好，一來我沒有什麼大病，二來家無錢鈔，何苦妄費錢文。』」婆子道：「噯喲！媳婦呵！你沒聽見先生說麼，『貧不計利』，再者『養病如養虎』。好孩子，請先生瞧瞧罷。你早些好了，也省得老娘懸心。我就是倚靠你，我那兒子也不指望他了！」說至此，婦人便道：「母親，請先生過來看看就是了。」婆子聞聽，說：「還是我這孩子聽說。好個孝順的媳婦！」一邊說著，便來到西屋，請公孫策。公孫策跟定婆子來至東間，與婦人診脈。

原來醫者有「望」、「聞」、「問」、「切」四條，又道：「醫者易也，易者移也。」故有移重就輕之法。假如給老年人看準脈息不好，必要安慰，說道：「不要緊，立個方兒，吃與不吃均可。」後至出來，方向本家說道：「老人家脈息不好得很，趕緊預備後事罷。」本家問道：「先生，你為何方才不說？」醫家道：「我若不開導著說，上年紀的人聽說利害，痰向上一湧，那不登時交代了麼？」此是移重就輕之法。閒言少敘。

且說公孫策與婦人看病，雖是私訪，他素來原有實學，所有醫理，先生盡皆知曉。診完脈息，已知病源。站起身來，仍然來至西間坐下，說道：「我看令媳之脈，乃是雙脈。」尤氏聞聽，道：「哎喲！何嘗不是。她大約有四五個月沒見……」公孫策又道：「據我看來，病源因氣惱所致，鬱悶不舒，竟是個氣裏胎了。若不早治，恐入癆症。必須將病源說明，方好用藥。」婆子聞聽，不由的吃驚：「先生真是神仙，誰說不是氣惱上得的呢！待我細細告訴先生。我兒子在陳大戶家做長工，素日多虧大戶幫些銀錢。那一天，忽然我兒子拿了兩個元寶回來……」說至此處，只聽東屋婦人道：「此事不必說了。」公孫策忙說道：「用藥必須說明，我聽的確，下藥方能見效。」婆子道：「孩子，你養你的病，這怕什麼？」又說道：「我見元寶不免生疑，便問這元寶從何而來。我兒子說，只因大戶與七里村張有道之妻不大清楚。這一天陳大戶到張家去了，可巧叫他男人撞見，因此大戶要害他男人，給我兒兩個元寶。」說至此，東屋婦人又道：「母親不消說了，此事如何說得！」婆子道：「兒呀，先生也不是外人，說明了好用藥呀。」公孫策道：「正是，正是，若不說明，藥斷不靈。」婆子接說：「給我兒兩個元寶，正叫他找什麼東西的。原是我媳婦勸他不依，後來跪在地下央求。誰知我不肖的兒子不但不聽，反將媳婦踢了幾腳，揣起元寶，賭氣走了未回。後來果然聽說張有道死了。又聽見說接三的那日，晚上棺村裡連響了三陣，彷彿炸屍的一般，連和尚都嚇跑了，因此我媳婦更加憂悶。這便是得病的原由。」

公孫策聽畢，提起筆來寫了一方，遞與婆子。婆子接來一看，道：「先生，我看別人方子有許多的字，怎麼先生的方兒只一行字呢？」公孫策答道：「藥用當而通神。我這方乃是獨門奇方。用紅錦一張，陰陽瓦焙了，無灰老酒沖服，最是安胎活血的。」婆子聞聽，記下。公孫策又道：「你兒子做成此事，難道大戶也無謝禮麼？」公孫策問及此層，他算定此案一明，尤狗兒必死，婆媳二人全無養贍，就勢要給他婆媳二人想出個主意。這也是公孫策文人妙用。話已說明。且說婆子說道：「聽說他許給我兒子六畝地。」先生道：「這六畝地可有字樣麼？」婆子道：「哪有字樣呢，還不定他給不給呢。」先生道：「這如何使得！給他辦此大事，若無字據，將來你如何養贍呢？也罷，待我替你寫張字兒，倘若到官時，即以此字合他要地。」真是鄉里人好哄。當時婆子樂極了，說：「多謝先生！只是沒有紙，可怎麼好呢？」公孫策道：「不妨，我這裡有紙。」打開藥箱，拿出一大張紙來，立刻寫就，假畫了中保，押了個花押，交給婆子。婆子深深謝了。先生背起藥箱，拿了招牌，起身便走。婆子道：「有勞先生！又無謝禮，連懷茶也沒吃，叫婆子好過意不去。」公孫策道：「好說，好說。」出了柴扉，此時精神百倍，快樂非常。原是屢試不第，如今彷彿金榜標名似的，連乏帶餓全忘了，兩腳如飛，竟奔開封府而來。這正是心歡訪得希奇事，意快聽來確實音。

未審後事如何，下回分解。

第九回 斷奇冤奏參封學士 造御刑查賑赴陳州

且說公孫策回到開封府，仍從角門悄悄而入，來至茶房，放下藥箱招牌，找著包興，回了包公。立刻請見。公孫策見禮已畢，便將密訪的情由，如此如此，這般這般，細細述了一遍。包公聞聽歡喜，暗暗想：「此人果有才學，實在難為他訪查此事。」便叫包興與公孫策更衣，預備酒飯，請先生歇息。又叫李才將外班傳進，立刻出簽，拿尤狗兒到案。外班答應。去不多時，前來說：「尤狗兒帶到。」

老爺點鼓升堂，叫：「帶尤狗兒。」上堂跪倒。包公問道：「你就是尤狗兒麼？」回道：「老爺，小人叫驢子。」包公一聲斷喝：「哇！你明是狗兒，你為何叫驢子呢？」狗兒回道：「老爺，小人原叫狗兒來著。只因他們說狗的個兒小，改叫驢子，豈不大些兒呢？因此就改了叫驢子。老爺若不愛叫驢子，還叫狗兒就是了。」兩旁喝道：「少說！少說！」包公叫道：「狗兒。」應道：「有。」「只因張有道的冤魂告到本府臺前，說你與陳大戶主僕定計，將他謀死。但此事皆是陳大戶要圖謀張有道的妻子劉氏。你不過是上人差遣，概不由己；雖然受了兩個元寶，也是小事。你可要從實招來，自有本府與你作主，出脫你的罪名便了。你不必忙，慢慢的講來。」

狗兒聽見冤魂告狀，不由的心中害怕。後又見老爺和顏悅色地出脫他的罪名，與他作主，放了心了，即向上叩頭，道：「老爺既施天恩，與小人作主，小人只得實說。因小人當家的與張有道的女人有交情，可和張有道沒有交情。那一天被張有道撞見了，他跑回來就病了，總想念劉氏，他又不肯去。因此想出一個法子來，須得將張有道害了，他或上劉氏家去，或將劉氏娶到家裡來，方才遂心。故此將小人叫到跟前說：『我托付你一宗事情。』我說：『當家的，有什麼事呢？』他說：『這宗事情不容易，你須用心搜尋才有。』我就問：『找什麼呢？』他說：『這宗東西叫尸龜，彷彿金頭蟲兒，尾巴上發亮，有蠅蟲大小。』我就問：『這宗東西出在哪裡呢？』他說：『須在墳裡找。總要屍首肉都化了，才有這蟲兒。』小人一聽，就為了難了，說：『這可怎麼找法呢？』他見小人為難，便給小人兩個元寶，叫小人且自拿著：『事成之後，我給你六畝地。不論日子，總要找了來。白日也不做活，養著精神，夜裡好找。』可是老爺說的：

『上人差遣，概不由己。』又說：「受人之託，當忠人之事。」因此小人每夜到墳地裡去，好容易得了此蟲，曬成乾，研了末，或茶或飯灑上，必是心疼而死，並無傷痕，惟有眉攢中間有小小紅點，便是此毒。後來聽見張有道死了，大約就是這宗東西害的，求老爺與小人作主。」包公聽罷此話，大約無甚虛假。書吏將供單呈上，包公看了，拿下去，叫狗兒畫了招。立刻出簽，將陳應傑拿來。老爺又吩咐狗兒道：「少時陳大戶到案，你可要當面質對，老爺好與你作主。」狗兒應允。包公點頭，吩咐：「帶下去。」

只見差人當堂跪倒，稟道：「陳應傑拿到。」包公又吩咐傳劉氏並尤氏婆媳。先將陳大戶帶上堂來，當堂上了刑具。包公問道：「陳應傑，為何謀死張有道？從實招來！」陳大戶聞聽，嚇得驚疑不止，連忙說道：「並無此事啊，青天老爺！」包公將驚堂木一拍，道：「你這大膽的奴才！在本府堂前還敢支吾麼？左右，帶狗兒。」立刻將狗兒帶上堂來，與陳應傑當面對證。大戶只嚇得抖衣而戰，半晌，方說道：「小人與劉氏通姦是實情，並無謀死有道之事。這都是狗兒一片虛詞，老爺千萬莫信。」包公大怒，吩咐：「看大刑伺候！」左右一聲喊，將三木往堂上一擡，把陳大戶嚇得膽裂魂飛，連忙說道：「願招！願招！」便將狗兒找尋尸龜，悄悄交與劉氏，叫或茶或飯灑上，立刻心疼而死，並告訴她放心，並無一點傷痕，連血跡也無有，從頭至尾，說了一遍。包公看了供單，叫他畫了招。

只見差役稟道：「劉氏與尤氏婆媳俱各傳到。」包公吩咐先帶劉氏。只見劉氏仍是洋洋得意，上得堂來，一眼瞧見陳大戶，不覺朱顏更變，形色張皇，免不得向上跪倒。包公卻不問她，便叫陳大戶與婦人當面質對。陳大戶對著劉氏哭道：「你我於此事，以為機密，再也無人知道，誰知張有道冤魂告到老爺臺前。事已敗露，不能不招，我已經畫招。你也畫了罷，免得皮肉受苦。」婦人聞聽，罵了一聲：「冤家！想不到你如此膿包，沒能為！你既招承，我又如何推托呢？」只得向上叩首，道：「謀死親夫張有道情實，再無別詞。就是張致仁調戲一節，也是誣賴他的。」包公也叫畫了手印。

又將尤氏婆媳帶上堂來。婆子哭訴前情，並言毫無養贍：「只因陳大戶曾許過幾畝地，婆子恐他誣賴，托人寫了一張字兒；」說著話，從袖中將字兒拿出呈上。包公一看，認得是公孫策的筆跡，心中暗笑，便向陳大戶道：「你許給他幾畝地，怎不撥給他呢？」陳大戶無可奈何，並且當初原有此言，只得應許撥給幾畝地與尤氏婆媳。包公便飭發該縣辦理。包公又問陳大戶道：「你這尸龜的方子，是如何知道的？」陳大戶回道：「是我家教書的先生說的。」包公立刻將此先生傳來，問他如何知道的，為何教他這法子。先生費士奇回道：「小人素來學習些醫學，因知藥性。或於完了功課之時，或刮風下雨之日，不時和東人談談論論。因提及此藥不可亂用，其中有六脈八反，乃是最毒之物。才提到尸龜。小人是無心閒談，誰知東家卻是有心記憶，故此生出事來。求老爺詳察。」包公點頭，道：「此語雖是你無心說出，只是不當對匪人言論此事，亦當薄薄有罪，以為妄談之戒。」即行辦理文書，將他遞解還鄉。劉氏定了凌遲，陳大戶定了斬立決，狗兒定了絞監候。原告張致仁無事。

包公退了堂，來至書房，即打了摺底，叫公孫策謄清。公孫策剛然寫完，包興進來，手中另持一紙，向公孫策道：「老爺說咧，叫把這個謄清夾在招內，明早隨著摺子一同具奏。」先生接過一看，不覺目瞪口呆，半晌方說道：「就照這樣寫麼？」包興道：「老爺親自寫的。叫先生謄清，焉有不照樣寫的理呢？」公孫策點頭，說：「放下，我寫就是了。」心中好不自在。原來這個夾片是為陳州放糧，不該中用椒房寵信之人，直說聖上用人不當，一味頂撞言語。公孫策焉有不擔驚之理呢？寫只管寫了，明日若遞上去，恐怕是辭官表一道。總是我公孫策時運不順，偏偏遇的都是這些事，只好明日聽信兒再為打算罷。

至次日五鼓，包公上朝。此日正是老公公陳伴伴接摺子，遞上多時，就召見包公。原來聖上見了包公摺子，初時龍心甚為不悅。後來轉又一想，此乃直言敢陳，正是忠心為國，故爾轉怒為喜，立刻召見包公。奏對之下，明係陳州放賑恐有情弊，因此聖上加封包公為龍圖閣大學士，仍兼開封府事務，前往陳州稽察放賑之事，並統理民情。包公並不謝恩，跪奏道：「臣無權柄，不能服眾，難以奉詔。」聖上因此又賞了御札三道。包公謝恩，領旨出朝。

且說公孫策自包公入朝後，他便提心吊膽，坐立不安，滿心要打點行李起身，又恐謠言惑眾，只得忍耐。忽聽一片聲喊，以為事體不妥。正在驚惶之際，只見包興先自進來告訴：「老爺聖上加封龍圖閣大學士，派往陳州查賑。」公孫策聞聽，這一樂真是喜出望外。包興道：「特派我前來與先生商議，打發報喜人等，不准他們在此嘈雜。」公孫策歡歡喜喜，與包興斟酌妥協，賞了報喜的去後，不多時包公下朝。大家叩喜已畢。便對公孫策道：「聖上賜我御札三道，先生不可大意。你須替我仔細參詳，莫要辜負聖恩。」說罷，包公進內去了。

這句話把個公孫策打了個悶葫蘆，回至自己屋內，千思萬想，猛然省悟，說：「是了！這是逐客之法，欲要不用我，又賴不過了了的情面，故用這樣難題目。我何不如此如此鬼混一番，一來顯顯我胸中的抱負，二來也看看包公膽量。左右是散伙罷咧！」於是研墨蘸筆，先度量了尺寸，注寫明白。後又寫了做法，並分上、中、下三品，龍、虎、狗的式樣。他用筆畫成三把劍刀，故意的以「札」字做「劍」字，看包公有何話說。畫畢，來至書房。包興回明了包公，請進。公孫策將畫單呈上，以為包公必然大怒，彼此一拱手就完了。誰知包公不但不怒，將單一一看明，不由春風滿面，口中急急稱贊：「先生真天才也！」立刻叫包興傳喚木匠：「就煩先生指點，務必連夜蕩出樣子來，明早還要恭呈御覽。」公孫策聽了此話，愣柯柯的連話也說不出來。此時就要說這是我畫著玩的，也改不過口來了。

又見包公連催外班快傳匠役。公孫策見真要辦理此事，只得退出，從新將單子細細的搜求，又添上如何包銅葉子，如何釘金釘子，如何安鬼王頭，又添上許多樣色。不多時，匠役人等來到。公孫策先叫看了樣子，然後教他做法。眾人不知有何用處，只得按著吩咐的樣子蕩起，一個個手忙腳亂，整整鬧了一夜，方才蕩得。包公臨上朝時，俱各看了，吩咐用黃箱盛上，抬至朝中，預備御覽。

包公坐轎來至朝中，三呼已畢，出班奏道：「臣包拯昨蒙聖恩賜臣御札三道，臣謹遵旨，擬得式樣，不敢擅用，謹呈御覽。」說著話，黃箱已然抬到，擺在丹墀。聖上閃目觀瞧，原來是三口劍刀的樣子，分龍、虎、狗三品。包公又奏：「如有犯法者，各按品級行法。」聖上早已明白包公用意，是借「札」字之音改作「劍」字，做成三口劍刀，以為鎮嚇外官之用，不覺龍顏大喜，稱羨包公奇才巧思，立刻准了所奏：「不必定日請訓，俟御刑造成，急速起身。」

包公謝恩，出朝上轎，剛到街市之上，見有父老十名一齊跪倒，手持呈詞。包公在轎內看得分明，將腳一踹轎底（這是暗號），登時轎夫止步打柝。包興連忙將轎簾微掀，將呈子遞進。不多時，包公吩咐掀起轎簾。包興連忙將轎簾掀起，只見包公啞、啞將呈子撕了個粉碎，擲於地下，口中說道：「這些刁民！焉有此事？叫地方將他們押去城外，惟恐在城內滋生是非。」說罷，起轎竟自去了。這些父老哭哭啼啼，抱抱怨怨，說道：「我們不辭辛苦奔至京師，指望伸冤報恨。誰知這位老爺也是怕權勢的，真是聞名不如見面。我等冤枉再也無處訴了。」說罷，又大哭起來。旁邊地方催促，道：「走罷，別叫我們受熱。大小是個差使，哭也無益，何處沒有屈死的呢？」眾人聞聽，只得跟隨地方出城。剛到城外，只見一騎馬飛奔前來，告訴地方道：「送他們出城，你就不必管了，回去罷！」地方連忙答應，抽身便回去了。來人卻是包興，跟定父老，到無人處，方告訴他們道：「老爺不是不准呈子，因市街上耳目過多，走漏風聲，反為不美。」

老爺吩咐，叫你們俱不可散去；且找幽僻之處藏身，暗暗打聽老爺多攢起身時，叫你們一同隨去。如今先叫兩個有年紀的，悄悄跟我進城，到衙門有話問呢。」眾人聞聽，俱各歡喜。其中單叫兩個父老，遠遠跟定包興，到了開封府。包興進去回明，方將兩個父老帶至書房。包公又細細問了一遍。原來是十三家，其中有收監的，有不能來的。包公吩咐：「你們在外不可聲張，俟我起身時一同隨行便了。」二老者叩頭謝了，仍然出城而去。

且說包公自奏明御刑之後，便吩咐公孫策督工監造，務要威嚴赫耀，更要純厚結實。便派王、馬、張、趙四勇士服侍御刑：王朝掌刀，馬漢卷席捆人，張龍、趙虎抬人入鋤。公孫策每日除監造之外，便與四勇士服侍御刑，操演規矩，定了章程禮法，不可紊亂。

不數日光景，御刑打造已成，包公具摺請訓，便有無數官員前來餞行。包公將御刑供奉堂上，只等眾官員到齊，同至公堂之上，驗看御刑。眾人以為新奇，正要看看是何制度。不多時，俱到公堂，只見三口御鋤上面俱有黃龍袱套，四位勇士雄赳赳，氣昂昂，上前抖出黃套，露出刑外之刑，法外之法。真是「光閃閃，令人毛髮皆豎；冷颼颼，使人心膽俱寒」。正大君子看了尚可支持，好邪小人見了魂魄應飛，真算從古至今未有之刑也！眾人看畢，回歸後面。所有內外執事人等忙忙亂亂，打點起身。包公又暗暗吩咐，叫田忠跟隨公孫策同行。」到了起行之日，有許多同僚在十里長亭送別，也不細表。沿途上叫告狀的父老也暗暗跟隨。

這日包公走至三星鎮，見地面肅靜，暗暗想道：「地方官制度有方。」正自犯想，忽聽喊冤之聲，卻不見人。包興早已下馬，順著聲音找去，原來在路旁空柳樹裡。及至露出身來，卻又是個婦人，頭頂呈詞，雙膝跪倒。包興連忙接過呈子。此時轎已打杵，上前將狀子遞入轎內。包公看畢，對那婦人道：「你這呈子上言家中無人，此呈卻是何人所寫？」婦人答道：「從小熟讀詩書，父兄皆是舉貢，嫁得丈夫也是秀才，筆墨常不釋手。」包公將轎內隨行紙墨筆硯，叫包興遞與婦人另寫一張。只見不加思索，援筆立就，呈上。包公接過一看，連連點頭，道：「那婦人，你且先行回去聽傳。待本閣到了公館，必與你審問此事。」那婦人磕了一個頭，說：「多謝青天大人！」當下包公起轎，直投公館去了。

未識後事如何，下回分解。

第十回 買豬首書生遭橫禍 扮化子勇士獲賊人

且說包公在三星鎮接了婦人的呈子。原來那婦人娘家姓文，嫁與韓門為妻。自從丈夫去世，膝下只有一子，名喚瑞龍，年方一十六歲。在白家堡祖房三間居住。韓文氏做些針指，訓教兒子讀書。子在東間讀書，母在西間做活。娘兒兩個將就度日，並無僕婦下人。一日晚間，韓瑞龍在燈下唸書，猛回頭見西間簾子一動，有人進入西間，是蔥綠衣衿，大紅朱履，連忙立起身趕入西間，見他母親正在燈下做活。見瑞龍進來，便問道：「吾兒，晚上功課完了麼？」瑞龍道：「孩兒偶想起個典故，一時忘懷，故此進來找書查看查看。」一壁說著，奔了書箱。雖則找書，卻暗暗留神，並不見有什麼，只得拿一本書出來，好生納悶，又怕有賊藏在暗處，又不敢聲張，恐怕母親害怕，一夜也未合眼。到了次日晚間讀書，到了初更之後，一時恍惚，又見西間簾子一動，仍是朱履綠衫之人進入屋內。韓生連忙趕至屋中，口叫「母親」。只這一聲，倒把個韓文氏嚇了一跳，說道：「你不唸書，為何大驚小怪的？」韓生見問，一時寸不能答對，只得實訴道：「孩兒方才見有一人進來，及至趕入屋內，卻不見了。昨晚也是如此。」韓文氏聞聽，不覺詫異：「倘有歹人窩藏，這還了得！我兒持燈照看看便了。」韓生接過燈來，在下一照，說：「母親，這下土為何高起許多呢？」韓文氏連忙看時，果是浮土，便道：「且把擲開細看。」娘兒兩個抬起來，將浮土略略扒開，卻露出一隻箱子，不覺心中一動，連忙找了鐵器將箱蓋打開。韓生見裡面滿滿的一箱子黃白之物，不由滿心歡喜，說道：「母親，原來是一箱子金銀，敢則是財來找人。」文氏聞聽，喝道：「胡說！焉有此事！縱然是財，也是無義之財，不可亂動。」無奈韓生年幼之人，見了許多金銀。如何割捨得下；又因母子很窮，便對文氏道：「母親，自古掘土得金的不可枚舉。況此物非是私行竊取的，又不是別人遺失撿了來的，何以謂之不義呢？這必是上天憐我母子孤苦，故爾才有此財發現，望乞母親詳察。」文氏聽了，也覺有理，便道：「既如此，明早買些三牲祭禮，謝過神明之後，再做道理。」韓生聞聽母親應允，不勝歡喜，便將浮土仍然掩上，又將木暫且安好。母子各自安寢。

韓生哪裡睡得著，翻來覆去，胡思亂想，好容易心血來潮，入了夢鄉，總是惦念此事，猛然驚醒，見天發亮，急忙起來稟明母親，前去買辦三牲祭禮。誰知出了門一看，只見月明如晝，天氣尚早，只得慢慢行走。來至鄭屠鋪前，見裡面卻有燈光，連忙敲門，要買豬頭，忽然燈光不見了，半晌，毫無人應，只得轉身回來。剛走了幾步，只聽鄭屠門響。回頭看時，見燈光復明，又聽鄭屠道：「誰買豬頭？」韓生應道：「是我，賒個豬頭。」鄭屠道：「原來是韓相公。既要豬頭，為何不拿個傢伙來？」韓生道：「出門忙了就忘了，奈何？」鄭屠道：「不妨，拿一塊墊布包了，明日再送來罷。」因此用墊布包好，交付韓生。韓生兩手捧定，走不多時，便覺乏了；暫且放下歇息，然後又走。迎面恰遇巡更人來，見韓生兩手捧定帶布包，又累得氣喘吁吁，未免生厭，便問：「是何物件？」韓生答道：「是豬頭。」說話氣喘，字兒不真。巡更人更覺疑心，一人說話，一人彎腰打開布包驗看，明月之下，又有燈光照得真切，只見裡面是一顆血淋淋髮鬚蓬鬆女子人頭。韓生一見，只嚇得魂飛魄散。巡更人不容分說，即將韓生解至鄴縣，俟天亮稟報。

縣官見是人命，立刻升堂，帶上韓生一看，卻是個懦弱書生，便問道：「你叫何名？因何殺死人命？」韓生哭道：「小人名喚韓瑞龍，到鄭屠鋪內買豬頭，忘拿傢伙，是鄭屠用布包好遞與小人。後遇巡更之人追問，打開看時，不想是顆人頭。」說罷，痛哭不止。縣官聞聽，立刻出籤，拿鄭屠到案。誰知鄭屠拿到，不但不應，他便說連買豬頭之事也是沒有的。又問他：「墊布不是你的麼？」他又說：「墊布是三日韓生借去的，不想他包了人頭移禍於小人。」可憐年幼的書生，如何敵的過這狠心屠戶！幸虧官府明白，見韓生不像殺人行凶之輩，不肯加刑，連屠戶暫且收監，設法再問。

不想韓文氏在三星鎮遞了呈詞，包公准狀。及至來到公館，縣尹已然迎接，在外伺候。包公略為歇息，吃茶，便請縣尹相見，即問韓瑞龍之案。縣官答道：「此案尚在審訊，未能結案。」包公吩咐，將此案人證俱各帶至公館聽審。少刻帶到。包公升堂入座，先帶韓瑞龍上堂，見他滿面淚痕，戰戰兢兢，跪倒堂前。包公叫道：「韓瑞龍，因何謀殺人命？訴上來。」韓生淚漣漣道：「只因小人在鄭屠鋪內買豬頭，忘帶傢伙，是他用墊布包好遞給小人，不想鬧出這場官司。」包公道：「住了。你買豬頭，遇見巡更之人，是什麼時候？」韓生道：「天尚未亮。」包公道：「天未亮，你就去買豬頭何用？講！」韓生到了此時不能不說，便一五一十，回明堂前，放聲大哭，「求大人超生。」包公暗暗點頭道：「這小孩子家貧，貪財心勝。看此光景，必無謀殺人命之事。」吩咐：「帶下去。」便對縣官道：「貴縣，你帶人役到韓瑞龍家相驗板箱，務要搜查明白。」縣官答應，出了公館，乘馬，帶了人役去了。

這裡包公又將鄭屠提出，帶上堂來，見他凶眉惡眼，知是不良之輩，問他時與前供相同。包公大怒，打了二十個嘴巴，

又責了三十六板。好惡賊！一言不發，真會挺刑。吩咐：「帶下去。」

只見縣官回來，上堂稟道：「卑職奉命前去韓瑞龍家驗看板箱，打開看時裡面雖是金銀，卻是冥資紙錠；又往下搜尋，誰知有一無頭死屍，卻是男子。」包公問道：「可驗明是何物所傷？」一句話把個縣尹問了個怔，只得稟道：「卑職見是無頭之屍，未及驗看是何物所傷。」包公嘆道：「既去查驗，為何不驗看明白？」縣尹連忙道：「卑職粗心，粗心。」包公吩咐：「下去。」縣尹連忙退出，嚇了一身冷汗，暗自說：「好一位利害欽差大人，以後諸事小心便了。」

再說包公吩咐再將韓瑞龍帶上來，便問道：「韓瑞龍，你住的房屋是祖積？還是自己蓋造的呢？」韓生回道：「俱不是，乃是租賃居住的，並且住了不久。」包公又問：「先前是何人居住？」韓生道：「小人不知。」包公聽罷，叫將韓生並鄭屠寄監。

老爺退堂，心中好生憂悶，叫人請公孫先生來，彼此參詳此事：一個女子頭，一個男子身，這便如何處治？公孫先生又要暗訪，包公搖頭，道：「得意不宜再往，待我細細思索便了。」公孫退出，與王、馬、張、趙大家參詳此事，俱各無有定見。公孫先生自回下處。

楞爺趙虎便對二位哥哥言道：「你我投至開封府，並無寸進之功。如今遇了為難的事，理應替老爺分憂，待小弟暗訪一番。」三人聽了，不覺大笑，說：「四弟，此乃機密細事，豈是你粗魯之人幹得的？千萬莫要留個話柄！」說罷，復又大笑。四爺臉上有些下不來，搭搭訕訕的回到自己屋內，沒好氣的。倒是跟四爺的從人有機變，向前悄悄對四爺耳邊說：「小人倒有個主意。」四爺說：「你有什麼主意？」從人道：「他們三位不是笑話你老嗎，你老倒要賭賭氣，偏去私訪，看是如何，然而必須巧妝打扮，叫人認不出來。那時若是訪著了，固然是你老的功勞；就是訪不著，悄悄兒回來，也無人知覺，也不至於丟人。你老想好不好？」楞爺聞聽大喜，說：「好小子！好主意！你就替我辦理。」從人連忙去了，半晌，回來道：「四爺，為你老這宗事好不費事呢，好容易才找了來了。花了十六兩五錢銀子。」四爺說：「什麼多少，只要辦的事情妥當就是了。」從人說：「管保妥當。咱們找個僻靜的地方，小人就把你老打扮起來，好不好？」

四爺聞聽，滿心歡喜，跟著從人出了公館，來至靜處，打開包袱，叫四爺脫了衣衿，包袱裡面卻是鍋煙子，把四爺臉上一抹，身上手上俱各花花答答的抹了；然後拿出一頂半零不落的開花兒的帽子，與四爺戴上；又拿上一件滴零搭拉的破衣，與四爺穿上；又叫四爺脫了褲子鞋襪，又拿條少腰沒腿的破褲叉兒，與四爺穿上；腿上給四爺貼了兩貼膏藥，唾了幾口吐沫，抹了些花紅柳綠的，算是流的膿血；又有沒腳跟的摔板鞋，叫四爺他拉上；餘外有個黃瓷瓦罐，一根打狗棒，叫四爺拿定：登時把四爺打扮了個花鋪蓋相似。這一身行頭別說十六兩五錢銀子，連三十六個錢誰也不要。他只因四爺大秤分金，扒堆使銀子，哪裡管他多少；況且又為的是官差私訪，銀子上更不打算盤了。臨去時，從人說：「小人於起更時，仍在此處等候你老。」四爺答應，左手提罐，右手拿棒，竟奔前村而去。

走著，走著，覺得腳指紮的生疼。來到小廟前石上坐下，將鞋拿起一看，原來是鞋底的釘子透了。掄起鞋來在石上拍搭、拍搭緊摔，好容易將釘子摔下去。不想驚動了廟內的和尚，只當有人敲門，及至開門一看，是個叫化子在那裡摔鞋。四爺抬頭一看，猛然問和尚：「你可知女子之身、男子之頭，在於何處？」和尚聞聽，道：「原來是個瘋子。」並不答言，關了山門進去了。

四爺忽然省悟，自己笑道：「我原來是私訪，為何順口開河？好不是東西！快些走罷。」自己又想到：「既扮做化子，應當叫化才是。這個我叮沒有學過，說不得到哪裡說哪裡，胡亂叫兩聲便了。」便道：「可憐我一碗半碗，燒的黃的都好！」先前還高興，以為我是私訪；到後來見無人理他，自想似此如何打聽得事出來，未免心中著急，又見日色西斜，看看的黑了。幸喜是月望之後，天色雖然黑了，東方卻是一輪明月。走至前村。也是事有湊巧，只見一家後牆有個人影往裡一跳。四爺心中一動，暗說：「才黑如何便有偷兒？不要管他，我也跟進去瞧瞧。」想罷，放下瓦罐，丟了木棒，摔了破鞋，光著腳丫子，一伏身往上一縱。縱上牆頭，看牆頭有柴火垛一堆，就從柴垛順溜下去；留神一看，見有一人爬伏在那裡；楞爺便上前伸手按住，只聽那人哎喲了一聲。四爺說：「你嚷，我就捏死你！」那人道：「我不嚷！我不嚷！求爺爺饒命。」四爺道：「你叫什麼名字？偷的什麼包袱？放在哪裡？快說！」只聽那人道：「我叫葉阡兒，家有八十歲的老母無贍養。我是頭次幹這營生呀，爺爺！」四爺說：「你真沒偷什麼？」一面問，一面檢查細看，只見地下露著白絹條兒。四爺一拉，土卻是鬆的，越拉越長，猛力一抖，見是一雙小小金蓮；復又將腿攔住，盡力一掀，原來是一個無頭的女屍。四爺一見，道：「好呀！你殺了人，還合我鬧這個腔兒呢。實對你說，我非別人，乃開封府包大人閣下趙虎的便是。因為此事，特來暗暗私訪。葉阡兒聞聽，只嚇得膽裂魂飛。口中哀告，道：「趙爺，趙爺！小人作賊情實，並沒有殺人。」四爺說：「誰管你！且捆上再說。」就拿白絹條子綁上，又恐他嚷，又將白絹條子撕下一塊，將他口內塞滿，方才說：「小子好好在這裡，老爺去去就來。」四爺順著柴垛，跳出牆外，也不顧瓦罐木棒與那破鞋，光著腳奔走如飛，直向公館而來。

此時天交初鼓，只見從人正在那裡等候，瞧著像四爺，卻聽見腳底下呱呱、呱呱的山響，連忙趕上去說：「事體如何？」四爺說：「小子，好興頭得很！」說著話，就往公館飛跑。從人看此光景，必是鬧出事來了，一壁也就隨著跟來；誰知公館之內，因欽差在此，各處俱有人把門，甚是嚴整。忽然見個化子從外面跑進，連忙上前攔阻，說道：「你這人好生撒野，這是什麼地方！」話未說完，四爺將手向左右一分，一個個一溜歪斜，幾乎栽倒。四爺已然進去。眾人才待再嚷，只見跟四爺的從人進來，說道：「別嚷，那是我們四老爺。」眾人聞聽，各皆發怔，不知什麼原故。

這位楞爺跑到裡面，恰遇包興，一伸手拉住，說：「來得甚好！」好個包興嚇了一跳，連忙問道：「你是誰？」後面從人趕到，說：「是我們四爺。」包興在黑影中看不明白，只聽趙虎說：「你替我回稟回稟大人，就說趙虎求見。」包興方才聽出聲音來：「噯喲！我的楞爺，你嚇殺我咧！」一同來至燈下，一看四爺好模樣兒，真是難畫難描，不由得好笑。四爺著急，道：「你先別笑，快回老爺！你就說我有要緊事求見。快著！快著！」包興見他這般光景，必是有什麼事，連忙帶著趙爺到了包公門首。包興進內回稟，包公立刻叫：「進來。」見了趙虎這個樣子，也覺好笑，便問：「有什麼事？」趙虎便將如何私訪，如何遇著葉阡兒，如何見了無頭女屍之話，從頭至尾，細述一回。包公正因此事沒有頭緒，今聞此言，不覺滿心歡喜。

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審葉阡兒包公斷案 遇楊婆子俠客揮金

且說包公聽趙虎拿住葉阡兒，立刻派差頭四名，著兩個看守屍首，派兩人急將葉阡兒押來。吩咐去後，方叫趙虎後面

更衣，又極力誇說他一番。趙虎洋洋得意，退出門來。從人將淨面水衣服等，俱各預備妥協。四爺進了門，就賞了從人十兩銀子，說：「好小子！虧得你的主意，老爺方能立此功勞。」楞爺好生歡喜，慢慢的梳洗，安歇安歇。

且言差頭去不多時，將葉阡兒帶到，仍是捆著。大人立刻升堂，帶上葉阡兒，當面鬆綁。包公問道：「你叫何名？為何無故殺人？講來！」葉阡兒回道：「小人名叫葉阡兒，家有老母。只因窮苦難當，方才作賊，不想頭一次就被人拿住，望求老爺饒命。」包公道：「你作賊已屬不法，為何又去殺人呢？」葉阡兒道：「小人作賊是真，並未殺人。」包公將驚堂木一拍：「好個刁惡奴才！束手問你，斷不肯招。左右，拉下去，打二十大板。」只這二十下子，把個葉阡兒打了個橫進，不由著急，道：「我葉阡兒怎麼這末時運不順，上次是那末著，這次又這末著，真是冤枉！」包公聞聽話裡有話，便問道：「上次是怎麼著？快講！」葉阡兒自知失言，便不言語。

包公見他不語，吩咐：「掌嘴！著實地打！」葉阡兒著急，道：「老爺不要動怒，我說，我說！只因白家堡有個白員外，名叫白熊。他的生日之時，小人便去張羅，為的是討好兒。事完之後，得些賞錢，或得點子吃食。誰知他家管家白安比員外更小氣刻薄，事完之後，不但沒有賞錢，連雜燴菜也沒給我一點。因此小人一氣，晚上就偷他去了。」包公道：「你方才言道是頭次作賊，如今是第二次了。」葉阡兒回道：「偷白員外是頭一次。」包公道：「偷了怎麼講？」葉阡兒道：「他家道路是小人認得的，就從大門溜進去，竟奔東屋內隱藏。這東廂房便是員外的妾名玉蕊住的。小人知道她的箱櫃東西多呢。正在隱藏之時，只聽得有人彈福扇響；只見玉蕊開門，進來一人，又把桶扇關上。小人在暗處一看，卻是主管白安，見他二人笑嘻嘻的進了帳子。不多時，小人等他二人睡了，便悄悄的開了櫃子，一摸摸著木匣子，甚是沉重，便攜出，越牆回家。見上面有鎖，旁邊掛著鑰匙，小人樂得了不得。及至打開一看：——罷咧！誰知裡面是個人頭！這次又遇著這個死屍。故此小人說『上次是那末著，這次是這末著』。這不是小人時運不順麼？」

包公便問道：「匣內人頭是男是女？講來！」葉阡兒回道：「是個男頭。」包公道：「你將此頭是埋了？還是報了官了呢？」葉阡兒道：「也沒有埋，也沒有報官。」包公道：「既沒埋，又沒報官，你將這人頭丟在何處了呢？講來！」葉阡兒道：「只因小人村內有個邱老頭子，名叫邱鳳，因小人偷他的倭瓜被他拿住……」包公道：「偷倭瓜！這是第三次了！」葉阡兒道：「偷倭瓜才是頭一次呢。這邱老頭子恨急了，將井繩蘸水，將小人打了個結實，才把小人放了，因此懷恨在心，將人頭擲在他家了。」包公便立刻出簽兩枝，差役四名，二人拿白安，二人拿邱鳳，俱於明日聽審，將葉阡兒押下去寄監。

至次日，包公正在梳洗，尚未升堂，只見看守女屍的差人回來一名，稟道：「小人昨晚奉命看守死屍，至今早查看，誰知這院子正是鄭屠的後院，前門封鎖，故此轉來稟報。」包公聞聽，心內明白；吩咐：「知道了。」那人仍然回去。

包公立刻升堂，先帶鄭屠，問道：「你這該死的奴才！自己殺害人命，還要脫累他人。你既不知女子之頭，如何你家後院埋著女子之屍？從實招來。講！」兩旁威喝：「決說！快說！」鄭屠以為女子之屍，必是老爺派人到他舖中搜出來的，一時驚得木塑相似，半晌，說道：「小人願招。只因那天五鼓起來，剛要宰豬，聽見有人扣門求救。小人連忙開門放入。又聽得外面有追趕之聲；口中說道：『既然沒有，明早細細搜查，大約必是在哪裡窩藏下了。』說著話，仍歸舊路回去了。小人等人靜後，方才點燈一看，卻是個年幼女子。小人問她因何夤夜逃出，她說：『名叫錦娘。只因身遭拐騙，賣入煙花。我是良家女子，不肯依從。後來有蔣太守之子，倚仗豪勢，多許金帛，要買我為妾；我便假意慫恿，遞酒獻媚，將太守之子灌得大醉，得便脫逃出來。』小人見她美貌，又是滿頭珠翠，不覺邪心頓起，誰知女子嚷叫不從。小人順手提刀，原是威嚇她，不想刀才到脖子上，頭就掉了。小人見她已死，只得將外面衣服剝下，將屍埋在後院。回來正拔頭上簪環，忽聽有人叫門，買豬頭。小人連忙把燈吹滅了。後來一想，我何不將人頭包了。叫他替我拋了呢？總是小人糊塗惶恐，不知不覺將人頭用墊布包好，從新點上燈，開開門，將買豬頭的叫回來——就是韓相公。可巧沒拿傢伙，因此將布包的人頭遞與他，他就走了。及至他走後，小人又後悔起來，此事如何叫人擲的呢？必要鬧出事來。復又一想，他若替我擲了也就沒事；倘若鬧出事來，總給他個不應就是了。不想老爺明斷，竟把個屍首搜出來。可憐小人殺了回子人，所有的衣服等物動也沒動，就犯了事了。小人冤枉！」包公見他俱各招認，便叫他畫招。

剛然帶下去，只見差人稟道：「邱鳳拿到。」包公吩咐帶上來，問他何故私埋人頭。邱老兒不敢隱瞞，只得說：「那夜聽見外面咕咚一響，怕是歹人偷盜，連忙出屋看時，見是個人頭，不由害怕，因叫長工劉三拿去掩埋。誰知劉三不肯，合小人要一百兩銀子，小人無奈，給了他五十兩銀子，他才肯埋了。」包公道：「埋在何處？」邱老說：「問劉三便知分曉。」包公又問：「劉三在何處？」邱老兒說：「現在小人家內。」包公立刻吩咐縣尹帶領差役，押著邱老，找著劉三，即將人頭刨來。

剛然去後，又有差役回來稟道：「白安拿到。」立刻帶上堂來。見他身穿華服，美貌少年。包公問道：「你就是白熊的主管白安麼？」應道：「小人是。」「我且問你，你主人待你如何？」白安道：「小人主人待小人如同骨肉，實在是恩同再造。」包公將驚堂木一拍：「好一個亂倫的狗才！既如此說，為何與你主人侍妾通姦，講！」白安聞聽，不覺心驚，道：「小人素日奉公守法，並無此事呀。」包公吩咐：「帶葉阡兒。」葉阡兒來至堂上，見了白安，說：「大叔不用分辯了，應了罷，我已替你回明了。你那晚彈表塌扇與玉蕊同進了帳子，我就在那屋裡來著。後來你們睡了，我開了櫃，拿出木匣，以為發注財，誰知裡面是個人腦袋。沒什麼說的，你們主僕作的事兒，你就從實招了罷。大約你不招，也是不行的。」一席話說的白安張口結舌，面目變色。包公又在上催促，說：「那是誰的人頭？從實說來！」白安無奈，爬半步道：「小人招就是了。那人頭乃是小人家主的表弟，名叫李克明。因家主當初窮時，借過他紋銀五百兩，總未還他。那一天李克明到我們員外家，一來看望，二來討取舊債，我主人相待酒飯。誰知李克明酒後失言，說他在路上遇一瘋顛和尚，名叫陶然公，說他面上有晦氣，給他一個遊仙枕，叫他給與星主。他又不知星主是誰，問我主人。我主人也不知是誰，因此要借他遊仙枕觀看。他說裡面闌苑瓊樓，奇花異草，奧妙非常。我主人一來貪著遊仙枕，二來又省還他五百兩銀子，因此將他殺死，叫我將屍埋在堆貨屋子裡。我想我與玉蕊相好，倘被主人識破，如何是好；莫若將人頭割下，灌下水銀，收在玉蕊櫃內，以為將來主人識破的把柄。誰知被他偷去此頭，今日鬧出事來。」說罷，往上叩頭，包公又問道：「你埋屍首之屋，在於何處？」白安道：「自埋之後，鬧起鬼來了，因此將這三間屋子另打出，開了門，租與韓瑞龍居住。」包公聽說，心內明白，叫白安畫了招，立刻出簽，拿白熊到案。

此時縣尹已回，上堂來稟道：「卑職押解邱鳳，先找著劉三，前去刨頭，卻在井邊。劉三指地基時，裡面卻是個男子之屍，驗過額角是鐵器所傷。因問劉三，劉三方說道：『刨錯了，這邊才是埋人頭的地方。』因此又刨，果有人頭，係用水銀灌過的男子頭。卑職不敢自專，將劉三一干人證帶到聽審。」包公聞聽縣尹之言，又見他一番謹慎，不似先前的荒唐，心中暗喜，便道：「貴縣辛苦，且歇息歇息去。」

叫帶劉三上堂。包公問道：「井邊男子之屍從何而來？講！」兩邊威嚇：「快說！」劉三連忙叩頭，說：「老爺不必動怒，小人說就是了。回老爺，那男子之屍不是外人，是小人的叔伯兄弟劉四。只因小人得了當家的五十兩銀子，提了人

頭剛要去埋，誰知劉四跟在後面。他說：『私埋人頭，應當何罪？』小人許了他十兩銀子，他還不依；又許他對半分，他還不依。小人問他：『要多少呢？』他說：『要四十五兩。』小人一想，通共才五十兩，小人才得五兩剩頭，氣他不過。小人於是假應，叫他幫著刨坑，要深深的。小人見他毛腰撮土，小人就照著太陽上一鍬頭，就勢兒先把他埋了；然後又刨一坑，才埋了人頭，不想今日陰錯陽差。」說罷，不住叩頭。包公叫他畫了招，且自帶下去。

此時白熊業已傳到，所供與白安相符，並將遊仙枕呈上。包公看了，交與包興收好，即行斷案：鄭屠與女子抵命，白熊與李克明抵命，劉三與劉四抵命，俱各判斬；白安以小犯上，定了絞監候；葉阡兒充軍；邱老兒私埋人頭，畏罪行賄，定了徒罪；玉蕊官賣；韓瑞龍不聽母訓，貪財生事，理當責處，姑念年幼無知，釋放回家，孝養孀母，上進攻書；韓文氏撫養課讀，見財思義，教子有方，著縣尹賞銀二十兩以為旌表；縣官理應奏參，念他勤勞辦事，尚肯用心，照舊供職。包公斷明此案，聲名遠振。歇息一天，才起身赴陳州。

且言常州府武進縣遜傑村南俠展昭，自從土龍崗與包公分手，獨自邀游名山勝跡，到處玩賞。一日歸家，見了老母甚好。多虧老人家展忠料理家務，井井有條，全不用主人操一點心，為人耿直，往往展爺常被他人搶白幾句，展爺念他是個義僕，又是有年紀的人，也不計較他。惟有在老母跟前，晨昏定省，克盡孝道。一日，老母心內覺得不爽。展爺趕緊延醫調治，衣不解帶，晝夜侍奉。不想桑榆暮景，竟是一病不起，服藥無效，一命歸西去了。展爺呼天搶地，痛哭流涕，所有喪儀一切，全是老僕展忠辦理，風風光光將老太太殯葬了，展爺在家守制遵禮。

到了百日服滿，他仍是行俠作義，如何肯在家中。一切事體俱交與展忠照管，他便隻身出門，到處遊山玩水，遇有不平之事，便與人分憂解難。有一日，遇一群逃難之人攜男抱女，哭哭啼啼，好不傷心慘目。展爺便將鈔包銀兩分散眾人，又問他們從何處而來。眾人同聲回道：「公子爺再休提起。我等俱是陳州良民，只因龐大師之子安樂侯龐呈奉旨放賑，到陳州原是為救饑民。不想他倚仗大師之子，不但不放賑，他反將百姓中年輕力壯之人挑去蓋造花園，並且搶掠民間婦女，美貌的作為姬妾，蠢笨者充當服役。這些窮民本就不能活，這一茶毒豈不是活活要命麼？因此我等往他方逃難去，以延殘喘。」說罷，大哭去了。展爺聞聽，氣破英雄之膽，暗說道：「我本無事，何妨往陳州走走。」主意已定，直奔陳州大路而來。

這日正走之間，看見一座墳塋，有個婦人在那裡啼哭，甚是悲痛，暗暗想道：「偌大年紀，有何心事，如此悲哀？必有古怪。」欲待上前，又恐男女嫌疑。偶見那邊有一張燒紙，連忙撿起作為因由，便上前道：「老媽媽不要啼哭，這裡還有一張紙沒燒呢。」那婆子止住悲聲，接過紙去，歸入堆中燒了。展爺便搭搭訕訕問道：「媽媽貴姓？為何一人在此啼哭？」婆子流淚道：「原是好好的人家，如今鬧的剩了我一個，焉有不哭！」展爺道：「難道媽媽家中，俱遭了不幸了麼？」婆子道：「若都死了，也覺死心塌地了，惟有這不死不活的更覺難受。」說罷，又痛哭如梭。展爺見這婆子說話拉雜，不由心內著急，便道：「媽媽有甚為難之事，何不對我說說呢？」婆子拭拭眼淚，又瞧了展爺是武生打扮，知道不是歹人，便說道：「我婆子姓楊，乃是田忠之妻。」便將主人田起元夫妻遇害之事，一行鼻涕兩行淚，說了一遍，又說：「丈夫田忠上京控告，至今杳無音信。現在小主在監受罪，連飯俱不能送。」展爺聞聽，這英雄又是悽惶，又是憤恨，便道：「媽媽不必啼哭。田起元與我素日最相好。我因在外訪友，不知他遭了此事。今既饕饕不濟，我這裡有白銀十兩，暫且拿去使用。」說罷，拋下銀兩，竟奔皇親花園而來。

未知如何，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展義士巧換藏春酒 龐奸侯設計軟紅堂

且說展爺來至皇親花園，只見一帶簇新的粉牆，露出樓閣重重，用步丈量了一番，就在就近處租房住了。到了二更時分，英雄換上夜行的衣靠，將燈吹滅，聽了片時，寓所已無動靜，悄悄開門，回手帶好，仍然放下軟簾，飛上房，離了寓所，來到花園（白晝間已然丈量過了）。約略遠近，在百寶囊中掏出如意？來，用力往上一拋（是練就準頭），便落在牆頭之上，用腳尖登住磚牙，飛身而上。到了牆頭，將身爬伏。又在囊中取一塊石子輕輕拋下，側耳細聽。（此名為「投石問路」。下面或是有溝，或是有水，就是落在實地，再沒有聽不出來的。）又將鋼爪轉過，手攙絲？，順手而下。兩腳落在實地，脊背貼牆，往前面與左右觀看一回，方將五爪絲？往上一抖，收下來裝在百寶囊中。躡足潛蹤，腳尖兒著地，真有驚浮鶴行之能。來至一處，見有燈光，細細看時，卻是一明兩暗，東間明亮，窗上透出人影，乃是一男一女，二人飲酒。展爺悄立窗下，只聽得男子說道：「此酒娘子只管吃下，無妨；外間案上那一瓶，斷斷動不得的！」又聽婦人道：「那個酒叫什麼名兒呢？」男子道：「叫作藏春酒。若是婦人吃了，慾火燒身，無不依從。只因侯爺搶了金玉仙來，這婦人至死不從，侯爺急得沒法，是我在旁說道：『可以配藥造酒，管保隨心所欲。』侯爺聞聽，立刻叫我配酒。我說：『此酒大費周折，須用三百兩銀子。』」那婦人便道：「什麼酒費這許多銀子？」男子道：「娘子，你不曉得，侯爺他恨不能婦人一時到手，我不趁此時賺他的銀兩，如何發財呢？我告訴你，配這酒不過高高花上十兩頭。這個財是發定了！」說畢，哈哈大笑。又聽婦人道：「雖然發財，豈不損德呢！況且又是個貞烈之婦，你如何助紂為虐呢？」男子說道：「我是為窮困所使，不得已而為之。」

正在說話間，只聽外面叫道：「臧先生，臧先生。」展爺回頭，見樹梢頭露出一點燈光，便閃身進入屋內，隱在軟簾之外。又聽男子道：「是哪位？」一壁起身，一壁說：「娘子，你還是躲在西間去，不要拋頭露面的。」婦人往西間去了。臧先生走出門來。

這時展爺進入屋內，將酒壺提出，見外面案上放著一個小小的玉瓶；又見那邊有個紅瓶，忙將壺中之酒倒在紅瓶之內，拿起玉瓶的藏春酒倒入壺中，又把紅瓶內的好酒傾入玉瓶之內。提起酒壺，仍然放在屋內。悄地出來，盤柱而上，貼住房簷，往下觀看。

原來外面來的是跟侯爺的家丁龐福，奉了主人之命，一來取藏春酒，二來為合臧先生講帳。

這先生名喚臧能，乃是個落第的窮儒，半路兒看了些醫書，記了些偏方，投在安樂侯處作幫襯。當下出來，見了龐福，問道：「主管到此何事？」龐福說：「侯爺叫我來取藏春酒，叫你親身拿去，當面就？銀子。可是先生，白花花的三百兩，難道你就獨吞嗎？我們辛辛苦苦，白跑不成？多少不拘，總要染染手兒呀。先生，你說怎麼樣？」臧能道：「當得，當得，不能白跑。倘若銀子到手，必要請你吃酒的。」龐福道：「先生真是明白爽快人。好的，咱們倒要交交咧。先生取酒去罷。」臧能回身進屋，拿了玉瓶關上門，隨龐福去了，直奔軟紅堂。哪知南俠見他二人去後，盤柱而下，暗暗的也就跟將下去了。

這裡婦人從西間屋內出來，到了東間，仍然坐在舊處，暗自思道：「丈夫如此傷害天理，作的都是不仁之事。」越思越

想，好不愁煩，不由得拿起壺來斟了一杯，慢慢的獨酌。誰知此酒入腹之後，藥性發作，按納不住。正在胡思亂想之際，只聽有人叩門，連忙將門開放，卻是龐祿，懷中抱定三百兩銀子送來。婦人讓至屋內。龐祿將銀子交代明白，回身要走，倒是婦人留住，叫他坐下，便七長八短他說。正在說時，只聽外面咳嗽，卻是臧能回來了。龐祿出來迎接著，張口結舌說道：「這三 - - 三百兩銀子，已交付大嫂了。」說完，抽身就走。

臧能見此光景，忙進屋內一看，只見他女人紅撲撲的臉，仍是坐在炕上發怔，心中好生不樂：「這是怎麼了？」說罷，在對面坐了，這婦人因方才也是一驚，一時心內清醒，便道：「你把別人的妻子設計陷害，自己老婆如此防範。你拍心想想，別人恨你不恨？」一句話問的臧能閉口無言，便拿起壺來，斟上一杯，一飲而盡。不多時，坐立不安，心癢難抓，便道：「不好！奇怪得很！」拿起壺來一聞，忙道：「了不得！了不得！快拿涼水來！」自己等不得，立起身來，急找涼水吃下，又叫婦人吃了一口，方問道：「你才吃這酒來麼？」婦人道：「因你去後，我剛吃得一杯酒……」將下句嚥下去了。又道：「不想龐祿送銀子來，才進屋內，放下銀子，你就回來了。」臧能道：「還好，還好！佛天保佑！險些兒把個綠頭巾戴上。只是這酒在小玉瓶內，為何跑在這酒壺裡來了？好生蹊蹺！」婦人方明白，才吃的是藏春酒，險些兒敗了名節，不由的流淚道：「全是你安心不善，用盡機謀，害人不成，反害了自己。」臧能道：「不用說了，我竟是個混帳東西！看此地也不是久居之地，如今有了這三百兩銀子，待明早托個事故，回咱老家便了。」

再說展爺隨至軟紅堂，見龐昱叫使女掌燈；自己手執白玉瓶，前往麗芳樓而去。南俠到了軟紅堂，見當中鼎內焚香，上前抓了一把香灰；又見花瓶內插著蠅刷，拿起來插在領後，穿香徑先至麗芳樓，隱在軟簾後面。只聽得眾姬妾正在那裡勸慰金玉仙，說：「我們搶來，當初也是不從。到後來弄的不死不活的，無奈順從了。倒得好吃好喝的，……」金玉仙不等說完，口中大罵：「你們這一群無恥賤人！我金玉仙有死而已！」說罷，放聲大哭，這些侍妾被她罵的閉口無言。正在發怔，只見換丫鬟二名引著龐昱上得樓來，笑容滿面，道：「你等勸她，從也不從？既然不從，我這裡有酒一杯，叫她吃了，便放她回去。」說罷，執杯上前。金玉仙惟恐惡賊近身，劈手奪過，擲於樓板之上。龐昱大怒，便要吩咐眾姬妾一齊下手。

只聽樓梯山響，見使女杏花上樓，喘吁吁稟道：「剛才龐福叫回稟侯爺，太守蔣完有要緊的話回稟，立刻求見，現在軟紅堂恭候著呢！」龐昱聞聽太守深夜而來，必有要緊之事，回頭吩咐眾姬妾：「你們再將這賤人開導開導，再要扭性，我回來定然不饒！」說著話，站起身來，直奔樓梯。剛下到一層，只見毛哄哄一拂，腦後灰塵飛揚，腳底下覺得一絆，站立不穩，咕嚕嚕滾下樓去。後面兩個丫鬟也是如此。三個人滾到樓下，你拉我，我拉你，好容易才立起身來，奔至樓門。龐昱說道：「嚇殺我也！嚇殺我也！什麼東西毛哄哄的？好怕人也！」丫鬟執起燈一看，只見龐昱滿頭的香灰。龐昱見兩個丫鬟也是如此，大叫道：「不好了！不好了！必是孤仙見了怪了，快走罷！」兩個丫鬟哪裡還有魂咧！三個人不管高低，深一步，淺一步，竟奔軟紅堂而來。

迎頭遇見龐福，便問道：「有什麼事？」龐福回道：「太守蔣完說緊急之事，要立刻求見，在軟紅堂恭候。」龐昱連忙揮去香灰，整理衣衿，大搖大擺，步入軟紅堂來。太守參見已畢，在下座坐了。龐昱問道：「太守深夜至此，有何要事？」太守回道：「卑府今早接得文書，聖上特派龍圖閣大學士包公前來查賑，算來五日內必到。卑府一聞此信，不勝驚惶，特來稟知侯爺，早為準備才好。」龐昱道：「包黑子乃吾父門生，諒不敢不迴避我。」蔣完道：「侯爺休如此說。聞得包公秉正無私。不畏權勢，又有欽差御賜御劍三口，甚屬可畏。」又往前湊了一湊，道：「侯爺所作之事，難道包公不知道麼？」龐昱聽罷，雖有些發毛，便硬著嘴道：「他知道，便把我怎麼樣麼？」蔣完著急，道：「『君子防患未然。』這事非同小可，除非是此時包公死了，萬事皆休。」這一句話提醒了惡賊，便道：「這有何難！現在我手下有一個勇士名喚項福，他會飛簷走壁之能，即可派他前往兩三站去路上行刺，豈不完了此事？」太守道：「如此甚好。必須以速為妙。」龐昱連忙叫龐福，去喚項福立刻來至堂上。惡奴去不多時，將項福帶來，參過龐昱，又見了太守。

此時南俠早在窗外竊聽，一切定計話兒俱各聽得明白了。因不知項福是何等人物，便從窗外往裡偷看，見果然身體魁梧，品貌雄壯，真是一條好漢，可惜錯投門路。只聽龐昱說：「你敢去行刺麼？」項福道：「小人受侯爺大恩，別說行刺，就是赴湯投火也是情願的。」南俠外邊聽了，不由罵道：「瞧不得這麼一條大漢，原來是一個餽諛的狗才。可惜他辜負了好胎骨！」正自暗想，又聽龐昱說：「太守，你將此人領去，應如何派遣吩咐，務必妥協機密為妙。」蔣完連連稱「是」，告辭退出。

太守在前，項福在後。走不幾步，只聽項福說：「太守慢行，我的帽子掉了。」太守只得站住。只見項福走出好幾步，將帽子抬起。太守道：「帽子如何落得這麼遠呢？」項福道：「想是樹枝一刮，蹦出去的。」說罷，又走幾步，只聽項福說：「好奇怪！怎麼又掉了？」回頭一看，又沒人。太守也覺奇怪。一同來至門首，太守坐轎，項福騎馬，一同回衙去了。

你道項福的帽子連落二次，是何原故？這是南俠試探項福學業何如。頭次從樹旁經過，即將帽子從項福頭上提了拋去，隱在樹後，見他毫不介意；二次走至太湖石畔，又將帽子提了拋去，隱在石後，項福只回頭觀看，並不搜查左右。可見粗心，學藝不精，就不把他放在心上，且回寓所歇息便了。

未識如何，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安平鎮五鼠單行義 苗家集雙俠對分金

且說展爺離了花園，暗暗回寓，天已五更，悄悄地進屋，換下了夜行衣靠，包裹好了，放倒頭便睡了。至次日，別了店主，即往太守衙門前私自窺探：影壁前拴著一匹黑馬，鞍轡鮮明；後面梢繩上拴著一個小小包袱，又搭著個錢褡褳，有一個人拿著鞭子席地而坐。便知項福尚未起身，即在對過酒樓之上，自己獨酌眺望。不多一會，只見項福出了太守衙門，那人連忙站起，拉過馬來，遞了馬鞭子。項福接過，認證乘上，加上一鞭，便往前邊去了。

南俠下了酒樓，悄悄地跟隨。到了安平鎮地方，見路西也有一座酒樓，匾額上寫著「潘家樓」。項福拴馬，進去打尖。南俠跟了進去，見項福坐在南面座上，展爺便坐在北面，揀了一個座頭坐下。跑堂的擦抹桌面，問了酒菜。展爺隨便要了，跑堂的傳下樓去。

展爺復又閒看，見西面有一老者昂然而坐，彷彿是個鄉宦，形景可惡，俗態不堪。不多時，跑堂的端了酒菜來，安放停當。展爺剛然飲酒，只聽樓梯聲響，又見一人上來，武生打扮，眉清目秀，年少煥然。展爺不由的放下酒杯，暗暗喝采；又細細觀看一番，好生的羨慕。那人才要揀個座頭，只見南面項福連忙出席，向武生一揖，口中說道：「白兄久違了！」那武生見了項福，還禮不迭，答道：「項兄闊別多年，今日幸會。」說著話，彼此謙遜，讓至同席。項福將上座

讓了那人。那人不過略略推辭，即便坐了。

展爺看了，心中好生不樂，暗想道：「可惜這樣一個人，卻認得他，他倆真是天淵之別。」一壁細聽他二人說些什麼。只聽項福說：「自別以來，今已三載有餘。久欲到尊府拜望，偏偏的小弟窮忙，令兄可好？」那武生聽了，眉頭一皺，歎

口氣，道：「家兄已去世了！」項福驚訝，道：「怎麼大恩人已故了！可惜，可惜！」又說了些欠情短禮沒要緊的言語。

你道此人誰？他乃陷空島五義士，姓白名玉堂，綽號錦毛鼠的便是。當初項福原是耍拳棒、賣膏藥的，因在街前賣藝，與人角持，誤傷了人命。多虧了白玉堂之兄白錦堂，見他像個漢子，離鄉在外，遭此官司，甚是可憐，因此將他極力救出，又助了盤川，叫他上京求取功名。他原想進京尋個進身之階，可巧路途之間遇見安樂侯上陳州放賑。他打聽明白，先宛轉結交龐福，然後方薦與龐昱。龐早正要尋覓一個勇士，助己為虐，把他收留在府內。他便以為榮耀已極。似此行為，便是下賤不堪之人了。

閒言少敘。且說項福正與玉堂說話，見有個老者上得樓來，衣衫襤褸，形容枯瘦，見了西面老者緊行幾步，雙膝跪倒，二目滔滔落淚，口中苦苦哀求，那老老目仰面搖頭，只是不允。展爺在那邊看著，好生不忍。正要問時，只見白玉堂過來，問著老者道：「你為何向他如此？有何事體，何不對我說來？」那老者見白玉堂這番形景，料非常人，口稱：「公子爺有所不知，因小老兒欠了員外的私債，員外要將小女抵償，故此哀求員外，只是不允。求公子爺與小老兒排解排解。」白玉堂聞聽，瞅了老者一眼，便道：「他欠你多少銀兩？」那老者回過頭來，見白玉堂滿面怒色，只得執手答道：「原欠我紋銀五兩，上年未給利息，就是三十兩，共欠銀三十五兩。」白玉堂聽了冷笑，道：「原來欠銀五兩！」復又向老者道：「當初他借時，至今二年，利息就是三十兩。這利息未免太輕些！」一回身，便叫跟人平三十五兩，向老者道：「當初有借約沒有？」老者聞聽立刻還銀子，不覺立起身來，道：「有借約。」忙從懷中掏出，遞與玉堂。玉堂看了。從人將銀子平來，玉堂接過，遞與老者道：「今日當著大眾，銀約兩交，卻不該你的了。」老者接過銀子，笑嘻嘻答道：「不該了！不該了！」拱拱手兒，即刻下樓去了。玉堂將借約交付老者，道：「以後似此等利息銀兩，再也不可借他的了。」老者答道：「不敢借了。」說罷，叩下頭去。玉堂拖起，仍然歸座。那老者千恩萬謝而去。

剛走至展爺桌前，展爺說：「老丈不要忙。這裡有酒，請喝一杯壓壓驚，再走不遲。」那老者道：「素不相識，怎好叨擾？」展爺笑道：「別人費去銀子，難道我連一杯水酒也花不起麼？不要見外，請坐了。」那老者道：「如此承蒙抬愛了。」便坐於下首。展爺與他要了一角酒吃著，便問：「方才那老者姓甚名誰，在哪里居住？」老兒說道：「他住在苗家集，他名叫苗秀。只因他兒子苗峨在太守衙門內當經承，他便成了封君了，每每地欺負鄰黨、盤剝重利。非是小老兒受他的欺侮，便說他這些忿恨之言。不信，爺上打聽，就知我的話不虛了。」展爺聽在心裡。老者吃了幾杯酒，告別去了。

又見那邊白玉堂問項福的近況如何。項福道：「當初多蒙令兄抬愛，救出小弟，又贈銀兩，叫我上京求取功名。不想路遇安樂侯，蒙他另眼看待，收留在府。今特奉命前往天昌鎮，專等要辦宗要緊事件。」白玉堂聞聽，便問道：「哪個安樂侯？」項福道：「焉有兩個呢，就是龐太師之子安樂侯龐昱。」說罷，面有得色。玉堂不聽則可，聽了登時怒氣噴噴，面紅過耳，微微冷笑，道：「你敢則投在他門下了？好！」急喚從人會了帳，立起身來，回頭就走，一直下樓去了。

展爺看的明白，不由暗暗稱贊道：「這就是了。」又自忖道：「方才聽項福說，他在天昌鎮專等，我曾打聽包公還得等幾天到天昌鎮。我何不趁此時，且至苗家集走走呢？」想罷，會錢下樓去了。真是行俠作義之人，到處隨遇而安，非是他務必要拔樹搜根，只因見了不平之事，他便放不下，彷彿與自己的事一般，因此才不愧那個「俠」字。

閒言少敘。到了晚間初鼓之後，改扮行裝，潛入苗家集，來到苗秀之家。所有竄房越脊，自不必說。展爺在暗中見有待客廳三間，燈燭明亮，內有人說話。躡足潛蹤，悄立窗下，細聽正是苗秀問他兒子苗峨道：「你如何弄了許多銀子？我今日在潘家集也發了個小財，得了三十五兩銀子。」便將遇見了一個俊哥替還銀子的話，說了一遍，說罷大笑，苗峨亦笑道：「爹爹除了本銀，得了三十兩銀子的利息；如今孩兒一文不費，白得了三百兩銀子。」苗秀笑嘻嘻地問道：「這是什麼緣故呢？」苗峨道：「昨日太守打發項福起身之後，又與侯爺商議一計，說項福此去成功便罷，倘不成功，叫侯爺改扮行裝，私由東林悄悄入京，在太師府內藏躲，候包公查賑之後有何本章，再作道理。又打點細軟箱籠並搶來女子金玉仙，叫他們由觀音庵岔路上船，暗暗進京。因問本府：『沿路盤川所有船隻，須用銀兩多少？我好打點。』本府太爺哪裡敢要侯爺的銀子呢，反倒躬身說道：『些須小事，俱在卑府身上。』因此回到衙內，立刻平了三百兩銀子，交付孩兒，叫我辦理此事。我想侯爺所行之事，全是無法無天的。如今臨走，還把搶來的婦人暗送入京。況他又有許多的箱籠。到了臨期，孩兒傳與船戶：他只管裝去，到了京中費用多少，合他那裡要；他若不給，叫他把細軟留下，作為押帳當頭。爹爹，想侯爺所作的俱是闇昧之事，一來不敢聲張，二來也難考查。這項銀兩原是太爺應允，給與不給，侯爺如何知道。這三百兩銀子，難道不算白得嗎？」展爺在窗外聽至此，暗自說道：「真是『惡人自有惡人磨』，再不錯的。」猛回頭見那邊又有一個人影兒一晃，及至細看，彷彿潘家樓遇見的武生，就是那替人還銀子的俊哥兒，不由暗笑道：「白日替人還銀子，夜間就討帳來了。」忽然遠遠的燈光一閃。展爺惟恐有人來，一伏身盤柱而上，貼住房簷，往下觀看，卻又不見了那個人，暗道：「他也躲了。何不也盤在那根柱子上，我們二人鬧個『二龍戲珠』呢。」正自暗笑，忽見丫鬟慌慌張張跑至廳上，說：「員外，不好了！安人不見了！」苗秀父子聞聽，吃了一驚，連忙一齊往後跑去了。南俠急忙盤柱而下，側身進入屋內，見桌上放著六包銀子，外有一小包，他便揣起了三包，心中說道：「三包、一小包留下給那花銀子的。叫他也得點利息。」抽身出來，暗暗到後邊去了。

原來那個人影兒，果是白玉堂。先見有人在窗外竊聽，後見他盤柱而上，貼立房簷，也自暗暗喝采，說此人本領不在他下。因見燈光，他便迎將上來，恰是苗秀之妻同丫鬟執燈前來登廁。丫鬟將燈放下，回身取紙。玉堂趁空，抽刀向著安人一晃，說道：「要嚷，我就是一刀！」婦人嚇的骨軟筋酥，哪裡嚷得出來。玉堂伸手將那婦人提出了茅廁，先撕下一塊裙子塞住婦人之口。好狠的玉堂！又將婦人削去雙耳，用手提起擲在廁旁糞食囤內。他卻在暗處偷看，見丫鬟尋母不見，奔至前廳報信，聽得苗秀父子從西邊奔入，他卻從東邊轉至前廳。此時南俠已揣銀走了。玉堂進了屋內一看，桌上只剩了三封銀子，另一小包，心內明知是盤柱之人拿了一半，留下一半。暗暗承他的情，將銀子揣起，他就走之乎也。

這裡苗家父子趕至後面，一面追問丫鬟，一面執燈找尋。至糞囤旁，聽見呻吟之聲，卻是婦人；連忙攙起細看，渾身是血，口內塞著東西，急急掏出。甦醒了，半晌，方才哎喲出來，便將遇害的情由，說了一遍，這才瞧見兩個耳朵沒了。忙差丫鬟僕婦攙入屋內，喝了點糖水。苗峨q猛然想起待客廳上還有三百兩銀子，連說：「不好！中了賊人調虎離山之計

了。」說罷，向前飛跑。苗秀聞聽，也就跟在後面。到了廳上一看，哪裡還有銀子咧！父子二人怔了多時，無可如何，惟有心疼怨恨而已。

未知端底，下回分曉。

第十四回 小包興偷試遊仙枕 勇熊飛助擒安樂侯

且說苗家父子丟了銀子，因是闇昧之事，也不敢聲張，競吃了啞叭虧了。白玉堂揣著銀子自奔前程。展爺是拿了銀子，一直奔天昌鎮去了。這且不言。

單說包公在三星鎮審完了案件，歇馬，正是無事之時。包興記念著遊仙枕，心中想道：「今晚我悄悄的睡睡遊仙枕，豈不是好。」因此到晚間伺候包公安歇之後，便囑咐李才說：「李哥，你今晚辛苦一夜。我連日未能歇息，今晚脫個空兒。你要警醒些，老爺要茶水時，你就伺候。明日我再替你。」李才說：「你放心去罷，有我呢。彼此都是差使，何分你我。」

包興點頭一笑，即回至自己屋內，又將遊仙枕看了一番，不覺困倦，即將枕放倒，頭剛著枕，便入夢鄉。出了屋門，見有一匹黑馬，鞍撥孛俱是黑的，兩邊有兩個青衣，不容分說，攬上馬去。迅速非常，來到一個所在，似開封府大堂一般。下了馬，心中納悶：「我如何還在衙門裡呢？又見上面掛著一匾，寫著「陰陽寶殿」。正在納悶，又見來了一個判官，說道：「你是何人？擅敢假充星主，前來鬼混！」喝聲：「拿下！」便出來了一個金甲力士，一聲斷喝，將包興嚇醒，出了一身冷汗。暗自思道：「凡事都有生成的造化。我連一個枕頭都消受不了。判官說我假充星主；將來此枕，想是星主才睡得呢。怪不得李克明要送與星主。」左思右想，哪裡睡得著呢，賭氣起來，聽了聽方交四鼓，急忙來至包公住的屋內。只見李才坐在椅子上，前仰後合在那裡打盹。又見燈花結了個如意兒燒了多長，連忙用燭剪剪了一剪。只見桌上有個字帖兒，拿起一看，不覺失聲道：「這是哪裡來的？」一句話將李才嚇醒，連忙說道：「我沒有睡呀。」包興說：「沒睡，這字帖兒打哪裡來的？」李才尚未答言，只聽包公問道：「什麼字帖？拿來我看。」包興執燈，李才掀簾，將字帖呈上。包公接來一看，便問道：「天有什麼時候了？」包興舉燈向表上一看，說：「才交寅刻。」包公道：「也該起來了。」

二人服侍包公穿衣淨面時，包公便叫李才去請公孫先生。不多時，公孫先生來到。包公便將字帖與他觀看。公孫策接來，只見上面寫道：「明日天昌鎮，緊防刺客凶。分派眾人役，分為兩路行：一路東?林，捉拿惡龐昱；一路觀音庵，救活烈婦人。要緊，要緊！」旁有一行小字：「烈婦人即金玉仙。」公孫策道：「此字從何而來呢？」包公道：「何必管他的來歷。明日到天昌鎮嚴加防範。再派人役，先生吩咐他們在兩路稽查便了。」公孫策連忙退出，與王、馬、張、趙四勇士商議。大家俱各小心留神。

你道此字從何而來？只因南俠離了苗家集奔至天昌鎮，見包公尚未到來，心中一想：「恐包公匆忙來至，不及提防。莫若我迎將上去，遇便泄漏機關，包公也好早作準備。」好英雄！不辭辛苦，他便趕至三星鎮。恰好三更，來至公館，見李才睡著，也不去驚動他，便溜進去將紙條兒放下，仍回天昌鎮等候去了。

且說次日包公到了天昌鎮，進了公館，前後左右搜查明白。公孫策暗暗吩咐馬快、步快兩個頭兒，一名耿春，一名鄭平，二人分為左右，稽查出入之人；叫王、馬、張、趙四人圍住老爺的住所，前後巡邏；自己同定包興、李才護持包公：「倘有動靜，大家知會，一齊動手。」分派已定，看看到了掌燈之時，處處燈燭照如白晝，外面巡更之人往來不斷。別人以為是欽差大人居住在此居住，哪裡知道是提防刺客呢。內裡王、馬、張、趙四人磨拳擦掌，暗藏兵器，百倍精神，準備捉拿刺客。真是防範的嚴謹！

到了三更之後，並無動靜。只見外面巡更的，燈光明亮，照澈牆頭。裡面趙虎仰面各處裡觀瞧，順著牆外燈光，走至一株大榆樹下。趙虎忽然往上一看，便嚷道：「有人了！」只這一聲，王、馬、張三人亦皆趕到，外面巡更之人也止住步了。掌燈一齊往樹上觀看，果然有個黑影兒。先前仍以為是樹影；後來樹上之人見下面人聲嘶喊，燈火輝煌，他便動手動腳的。大家一見，便覺鼎沸起來。只聽外面人道：「跳下去了，裡面防範著！」誰知樹上之人趁著這一聲，便攔住樹梢：將身悠起，趁勢落在耳房上面，一伏身往起一縱，便到了大房前坡。趙虎嚷道：「好賊！哪裡走？」話未說完，迎面飛下一塊瓦來。楞爺急閃身，雖則躲過，他用力太猛，鬧了個跟頭。房上之人趁勢揚腿，剛要越過屋脊，只聽噯喲一聲，咕嚕嚕從房上滾將下來，恰落在四爺旁邊。四爺一翻身，急將他按住。大家上前，先拔出背上的單刀，方用繩子捆了，推推擁擁，來見包公。

此時包公、公孫策便衣便帽，笑容滿面，道：「好一個雄壯的勇士！堪稱勇烈英雄。」回頭對公孫策道：「先生，你替我鬆了綁。」公孫先生會意，假作吃驚，道：「此人前來行刺，如何放得？」包公笑道：「我求賢若渴，見了此等勇士，焉有不愛之理。況我與壯士又無仇恨，他如何肯害我，這無非是受小人的捉弄。快些鬆綁。」公孫策對那人道：「你聽見了？老爺待你如此大恩，你將何以為報？」說罷，吩咐張、趙二人與他鬆了綁。王朝見他腿上釘著一支袖箭，趕緊替他拔出。包公又吩咐包興：「看座。」

那人見包公如此光景，又見王、馬、張、趙分立兩旁，虎勢昂昂，不由良心發現，暗暗誇道：「聞聽人說，包公正直，又目識英雄，果不虛傳。」一翻身撲倒在地。口中說道：「小人冒犯欽差大人，實實小人該死。」包公連忙說道：「壯士請起，坐下好講。」那人道：「欽差大人在此小人焉敢就座。」包公道：「壯士只管坐了，何妨。」那人只得鞠躬坐了。包公道：「壯士貴姓尊名？到此何幹？」那人見包公如此看待，不因不由的就順口說出來了。答道：「小人名叫項福，只因奉龐昱所差……」便一五一十，說了一遍：「不想大人如此厚待，使小人愧怍無地。」包公笑道：「這卻是聖上隆眷過重，使我聲名遠播於外，故此招忌，謗我者極多。就是將來與安樂侯對面時，壯士當面證明，庶不失我與太師師生之誼。」項福連忙稱「是」。包公便吩咐公孫策與壯士好好調養箭傷。公孫策領項福去了。

包公暗暗叫王朝來，叫他將項福明是疏放，暗地拘留。王朝又將袖箭呈上，說此乃南俠展爺之箭。包公聞聽，道：「原來展義士暗中幫助。前日三星鎮留下字柬，必也是義士所為。」心中不勝感羨之至。王朝退出。

此時公孫先生已分派妥當，叫馬漢帶領馬步頭目耿春、鄭平前往觀音庵，截救金玉仙；又派張龍、趙虎前往東?林，捉拿龐昱。

單說馬漢帶著耿春、鄭平竟奔觀音庵而來，只見駝轎一乘直撲廟前去了。馬漢看見，飛也似的趕來。及至趕到，見旁有一人叫道：「賢弟為何來遲？」馬漢細看，卻是南俠，便道：「兄，此轎何往？」展爺道：「劣兄已將駝轎截取，將金玉仙安頓在觀音庵內。賢弟來得正好，咱二人一同到彼。」說話間，耿春、鄭平亦皆趕到，圍繞著駝轎來至廟前，打開

山門，裡面出來一個年老的媽媽，一個尼姑。這媽媽卻是田忠之妻楊氏。眾人搭下駝轎，攬出金玉仙來。主僕見面，抱頭痛哭。（原來楊氏也是南俠送信，叫她在此等候。）又將轎內細軟俱行搬下。南俠對楊氏道：「你主僕二人就在此處等候，候你家相公官司完了時，叫他到此尋你。」又對尼姑道：「師傅用心服侍，田相公來時必有重謝。」吩咐已畢，便對馬漢道：「賢弟回去，多多拜上老大人，就說：『展昭另日再為稟見，後會有期。』」將金玉仙下落稟復明白。她乃貞烈之婦，不必當堂對質。拜托，拜托！請了！」竟自揚長而去。馬漢也不敢挽留，只得同耿春、鄭平二人回歸舊路，去稟知包公。這且不言。

再說張、趙二人到了東林，毫不見一點動靜。趙虎道：「難道這廝先過去了不成？」張爺道：「前面一望無際，並無人行，焉有過去之理。」正說間，只見遠遠有一伙人乘馬而來。趙爺一見，說：「來咧，來咧！哥，你我如此如此，庶不致於舛錯。」張龍點頭，帶領差役隱在樹後。眾人催馬，剛到此地，趙虎從馬前一過，栽倒在地。張爺從樹後轉出來，便亂喊道：「不好了！不好了！撞死人！」上前將龐昱馬環揪住，道：「你撞了人，還往哪裡去？」眾差役一齊擁上。眾惡奴發話道：「你這些好大膽的人，竟敢攔擋侯爺不放。」張龍道：「誰管他侯爺公爺的，只要將我們的人救活了便罷。」眾惡奴道：「好生撒野！此乃安樂侯，太師之子，改扮行裝，出來私訪。你們竟敢攔住去路，真是反了天了！」趙爺在地下聽準是安樂侯，再無舛錯，一咕嚕爬起身來，先照著說話的劈面一掌，喊道：「我們反了天了！我們竟等著反了天的人呢！」說罷，先將龐昱拿下馬來，差役掏出鎖來鎖上。眾惡奴見事不祥，個個加上一鞭，?的一聲，俱各逃之夭夭了。張、趙追他不及，只顧龐昱，連追也不追。眾人押解著奸侯，竟奔公館而來。

要知端的，下回分曉。

第十五回 斬龐昱初試龍頭劍 遇國母晚宿天齋廟

且說張、趙二人押解龐昱到了公館，即行將龐昱帶上堂來。包公見他項帶鐵鎖，連忙吩咐道：「你等太不曉事，侯爺如何鎖得？還不與我卸去！」差役連忙上前，將鎖卸下。龐昱到了此時，不覺就要屈膝。包公道：「不要如此。雖則不可以私廢公，然而我與太師有師生之誼，你我乃年家弟兄，有通家之好，不過因有此案，要當面對質對質，務要實實說來，大家方有個計較。千萬不要畏罪迴避。」說畢，叫帶上十父老並田忠、田起元及搶掠的婦女，立刻提到。包公按呈子一張一張訊問。龐昱因見包公方才言語，頗有護他的意思；又見和容悅色，一味地商量，必要設法救他，「莫若他從實應了，求求包黑，或者看爹爹面上往輕裡改正改正，也就沒事了。」想罷，說著：「欽差大人不必細問，這些事體俱是犯官一時不明作成，此時後悔也是遲了。惟求大人筆下超生，犯官感恩不盡！」包公道：「這些事既已招承，還有一事，項福是何人所差？」惡賊聞聽，不由的一怔，半晌，答道：「項福乃太守蔣完差來，犯官不知。」包公吩咐：「帶項福。」只見項福走上堂來，仍是照常形色，並非囚禁的樣子。包公道：「項福，你與侯爺當面質對。」項福上前，對惡賊道：「侯爺不必隱瞞，一切事體，小人已俱回明大人了。侯爺只管實說了，大人自有主見。」惡賊見項福如此，也只得應了是自己派來的。包公使叫他畫供。惡賊此時也不能不畫了。

畫招後，只見眾人證俱到。包公便叫各家上前廝認，也有父認女的，也有兄認妹的，也有夫認妻的，也有婆認媳的，紛紛不一，嚎哭之聲不堪入耳。包公吩咐，叫他們在堂階兩邊聽候判斷，又派人去請太守速到。包公便對惡賊道：「你今所為之事，理應解京。我想道途遙遠，反受折磨。再者到京必歸三法司判斷，那時難免皮肉受苦。倘若聖上大怒，必要從重治罪，那時如何展轉？莫若本閣在此發放了，倒覺得爽快。你想好不好？」龐昱道：「但憑大人作主，犯官安敢不遵？」包公登時把黑臉放下，虎目一瞪，吩咐：「請御刑！」只這三個字，兩邊差役一聲喊，堂威震嚇。只見四名衙役將龍頭劍抬至堂上，安放周正。王朝上前抖開黃龍套，露出金煌煌、光閃閃、驚心落魄的新刑。惡賊一見，膽裂魂飛，才待開言，只見馬漢早將他丟翻在地。四名衙役過來，與他口內銜了木嚼，剝去衣服，將蘆席鋪放（惡賊哪裡還能掙扎），立刻捲起，用草繩束了三道。張龍、趙虎二人將他抬起，走至劍前，放入劍口，兩頭平均。此時馬漢、王朝黑面向裡，左手執定刀靶，右手按定刀背，直瞅座上。包公將袍袖一拂，虎項一扭。口說「行刑」二字。王朝將彪軀一縱，兩膀用力，只聽?喳一聲，將惡賊登時腰斬，分為兩頭一邊齊的兩段。四名差役連忙跑上堂去，各各腰束白布裙，跑到劍前，有前有後，先將屍首往上一扶，抱將下去。

張、趙二人又用白布擦抹劍口的血跡，堂階之下，田起元主僕以及父老並田婦村姑見劍了惡賊龐昱，方知老爺赤心為國，與民除害，有念佛的，有趁願的，也有膽小不敢看的。包公上面吩咐：「換了御刑，與我將項福拿下！」聽了一個「拿」字，左右一伸手便將項福把住。此時這廝見劍了龐昱，心內已然突突亂跳；今又見拿他，不由的骨軟筋酥，高聲說道：「小人何罪？」包公一拍堂木，喝道：「你這背反的奴才！本閣乃奉命欽差，你擅敢前來行刺，行刺欽差，即是叛朝廷，還說無罪？尚敢求生麼？」項福不能答言。左右上前，照舊剝了衣服，帶上木嚼，拉過一領粗席捲好。此時狗頭劍已安放停當。將這無義賊行刑過了，擦抹御劍，打掃血跡，收拾已畢。

只見傳知府之人上堂跪倒，稟道：「小人奉命前去傳喚知府，誰知蔣完畏罪，自縊身死。」包公聞聽，道：「便宜了這廝。」另行委員前去驗看。又吩咐將田起元帶上堂來，訓海一番：不該放妻子上廟燒香，以致生出此事，以後家門務要嚴肅，並叫他上觀音庵接取妻子；老僕田忠替主鳴冤，務要好好看待他；從此努力攻書，以求上進。所有駝轎內細軟，必係私蓄，勿庸驗看，俱著田忠領訖。又吩咐父老：「各將婦女帶回，好好安分度日。本閣還要按戶稽查花名，秉公放賑，以抒民困，庶不負聖上體恤之鴻恩。」眾人一齊叩頭，歡歡喜喜而散。老爺立刻叫公孫策打了摺底看過，並將原呈招供一齊封妥，外邊夾片一紙，請旨補放知府一缺，即日拜發，齎京啟奏去了。一面出示委員稽查戶口，放賑，真是萬民感仰，歡呼載道。

一日，批擢回來，包公恭接。叩拜畢，打開一看，見硃批甚屬誇獎：「至公無私，所辦甚是。知府一缺，即差揀員補放。」包公暗自沉吟道：「聖上縱然隆眷優渥，現有老賊龐吉在京，見我劍了他的愛子，他焉有輕輕放過之理。這必是他別進讒言，安慰妥了，候我進京時他再擺佈於我。一定是這個主意。老賊呀，老賊！我包某秉正無私，一心為國，焉怕你這鬼鬼祟祟。如今趁此權衡未失，放完賑後，偏要各處訪查訪查，要作幾件驚天動地之事，一來不負朝廷，二來與民除害，三來也顯顯我包某胸中的抱負。」誰知老爺想到此地，下文就真生出一件驚天動地的事來。

你道是何事件？自從包公秉正放賑已完，立意要各處訪查，便不肯從舊路回來，特由新路而歸。一日，來至一個所在，地名草州橋東，乘轎慢慢而行。猛然聽的咯吱一陣亂響，連忙將轎落平。包興下馬仔細看時，雙桿皆有裂紋，幸喜落平實地，險些兒雙桿齊折，稟明包公，吩咐帶馬。將馬帶過，老爺剛然扳鞍上去，那馬味的一聲往旁一閃，幸有李才在外首墜鐙，連忙攏住，老爺暗想：「此馬隨我多年。它有三不走：遇歹人不走，見冤魂不走，有刺客不走。難道此處有事故不成？」將馬帶住，叫包興喚地

方。不多時，地方來到馬前，跪倒。老爺閃目觀瞧，見此人年有三旬上下，手提一根竹竿，口稱：「小人地方范宗華，與欽差大人叩頭。」包公問道：「此處是何地名？」范宗華道：「不是河，名叫草州橋。雖然有個平橋，卻沒有橋，也無有草。不知當初是怎麼起的這個名兒，連小人也鬧的納悶兒。」兩旁哀喝：「少說！少說！」老爺又問道：「可有公館沒有？」范宗華道：「此處雖是通衢大道，卻不是鎮店馬頭，也不過是荒涼幽僻的所在，如何能有公館呢？再者也不是站頭……」包興在馬上著急，道：「沒公館，你就說沒公館就完了，何必這許多的話？」老爺在馬上用鞭指著，問道：「前面高大的房子是何所在？」范宗華回道：「那是天齊廟。雖然是天齊廟，裡面是菩薩殿、老爺殿、娘娘殿俱有，旁邊跨所還有土地祠。就只老道看守，因沒有什麼香火，也不能多養活人。」包興道：「你太嘮叨了！誰問你這些？」老爺吩咐：「打道天齊廟。」兩旁答應。老爺將馬一帶，竟奔天齊廟。包興上馬一抖絲韁，先到天齊廟，攆開閒人，並告訴老道：「欽差大人打此經過，一概茶水不用。你們伺候完了香，連忙躲開。我們大人是最愛清靜的。」老道連連答應「是」。正說間，包公已到，包興連忙接馬。包公進得廟來，便吩咐李才在西殿廊下設了公座。老爺帶包興至正殿。老道將香燭預備齊全，伺候焚香已畢。包興使個眼色，老道連忙迴避。包公下殿，來至西廊，入了公位，吩咐眾人俱在廟外歇息，獨留包興在旁，暗將地方叫進來。包興悄悄把范宗華叫到。他又給包興打了個千兒。包興道：「我瞧你很機靈，就是話太多了。方才大人問你，你就揀近的說就完咧。什麼枝兒葉兒的，鬧一大郎當，作什麼？」范宗華連忙笑著說：「小人惟恐話回的不明白，招大人嗔怪，故此要往清楚裡說。誰知話又多了。沒什麼說的，求二太爺擔待小人罷！」包興道：「誰來怪你？不過告訴你，恐其話太多，反招大人嗔怪。如今大人又叫你呢。你見了大人，問什麼答應什麼，不必嘮叨了。」范宗華連連答應，跟包興來至西廊，朝上跪倒。包公問道：「此處四面可有人家沒有？」范宗華稟道：「南通大道，東有榆樹林，西有黃土崗，北邊是破寨：共有不足二十家人家。」老爺便著地方抗了高腳牌，上面寫「放告」二字，叫他知會各家，如有冤枉前來天齊廟申訴。范宗華應「是」，即抗了高腳牌，奔至榆樹林，見了張家，便問：「張大哥，你打官司不打？」見了李家，便問：「李老二，你冤枉不冤枉？」招的眾人無不大罵：「你是地方，總盼人家打官司，你好訛錢！我們過的好好清靜日子，你找上門來叫打官司。沒有什麼說的，要打官（觀）音寺兒，就合你打。什麼東西！趁早兒滾開！真他媽的喪氣！你怎麼配當地方呢，你給我走罷！」范宗華無奈，又到黃土崗，也是如此，被人痛罵回來了。他卻不怕罵，不辭辛苦，來到破寨地方，又嚷道：「今有包大人在天齊廟宿壇放告，有冤枉的沒有？只管前去申冤。」一言未了，只聽有人應道：「我有冤枉，領我前去。」范宗華一看，說道：「哎喲！我的媽呀！你老人家有什麼事情，也要打官司呢？」誰知此位婆婆，范宗華他卻認得，可不知底裡，只知道是秦總管的親戚，別的不知。這是什麼緣故呢？只因當初余忠替了娘娘殉難，秦鳳將娘娘頂了余忠之名抬出宮來，派親信之人送到家中，吩咐與秦母一樣侍奉。誰知娘娘終日思想儲君，哭的二目失明。那時范宗華之父名喚范勝，當時眾人俱叫他「剩飯」，正在秦府打雜，為人忠厚老實好善。娘娘因他愛行好事，時常周濟賞賜他，故此范勝受恩極多。後來秦鳳自焚身死，秦母亦相繼而亡，所有子孫不知娘娘是何等人。所謂「人在人情在、人亡兩無交」。娘娘在秦宅存身不住，故此離了秦宅，無處棲身。范勝欲留他在家，娘娘決意不肯。幸喜有一破寨，范勝收拾了收拾，攬扶娘娘居住。多虧他時常照拂：每遇陰天下雨，他便送了飯來。又恐別人欺負她，叫兒子范宗華在寨外搭了個窩鋪，坐冷子看守。雖是他答報受德受恩之心，哪裡知道此位就是落難的娘娘。後來范勝臨危，還告訴范宗華道：「破寨內老婆婆，你要好好侍奉他，當初是秦總管派人送到家中。此人是個有來歷的，不可怠慢。」這也是他一生行好，竟得了一個孝順的兒子。范宗華自父亡之後，真是遵依父訓，侍奉不衰。平時即以老太太呼之，又叫媽媽。現今娘娘要告狀，故問：「你老人家有什麼事情，也要告狀呢？」娘娘道：「為我兒子不孝，故要告狀。」范宗華道：「你老人家可是悖晦了。這些年也沒見你老人家說有兒子，今兒忽然又告起兒子來了。」娘娘道：「我這兒子，非好官不能判斷。我常聽見人說，這包公老爺善於判斷陰陽，是個清正官兒，偏偏他總不從此經過，故此耽延了這些年。如今他既來了，我若不趁此時申訴，還要等待何時呢？」范宗華聽罷，說：「既是如此，我領了你老人家去。到了那裡，我將竹杖兒一拉，你可就跪下，好歹別叫我受罪。」說著話，拉著竹杖，領到廟前。先進內回稟，然後將娘娘領進廟內。到了公座之下，范宗華將竹杖一拉，娘娘連理也不理。他又連拉了幾拉，娘娘反將竹杖往回裡一抽。范宗華好生地著急。只聽娘娘說道：「大人吩咐左右迴避，我有話說。」包公聞聽，便叫左右暫且退出。座上方說道：「左右無人，有什麼冤枉，訴將上來。」娘娘不覺失聲道：「噯喲！包卿！苦煞哀家了！」只這一句，包公座上不勝驚訝。包興在旁，急冷冷打了個冷戰。登時包公黑臉也黃了。包興暗說：「我……我的媽呀！鬧呵，審出哀家來了！我看這事怎麼好呢？」未識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學士懷忠假言認母 夫人盡孝祈露醫睛

且說包公見貧婆口呼包聊，自稱哀家，平人如何有這樣口氣。只見娘娘眼中流淚，便將已往之事，滔滔不斷，述說一番。包公聞聽，嚇得驚疑不止，連忙立起身來，問道：「言雖如此，不知有何證據？」娘娘從裡衣內，掏出一個油漬漬的包兒。包興上前，不敢用手來接，撩起衣襟，向前兜住，說道：「鬆下罷。」娘娘放手，包兒落在衣襟。包興連忙呈上。千層萬裏，裡面露出黃緞袱了來。打開袱子一看，裡面卻是金丸一粒，上刻著「玉宸宮」字樣並娘娘名號，包公看罷，急忙包好，叫包興遞過，自己離了座位。包興會意，雙手捧過包兒，來至娘娘面前，雙膝跪倒，將包兒頂在頭上，遞將過去；然後一拉竹杖，領至上座。入了座位，包公秉正參拜。娘娘吩咐：「卿家平身。哀家的冤枉，全仗卿家了。」包公奏道：「娘娘但請放心。臣敢不盡心竭力以報君乎？只是目下耳目眾多，恐有洩漏，實屬不便；望祈娘娘赦臣冒昧之罪，權且認為母子，庶免眾口紛紛，不知鳳意如何？」娘娘道：「既如此，但憑吾兒便了。」包公又往上叩頭謝恩，連忙立起，暗暗吩咐包興，如此如此。

包興便跑至廟外，只見縣官正在那裡叱喝地方呢：「欽差大人在此宿壇，你為何下早早稟我知道？」范宗華分辯道：「大人到此問這個，又問那個，又派小人放告，多少差使，連一點空兒無有，難道小人還有什麼分身法不成？」一句話惹惱了縣官，一聲斷喝：「好奴才！你誤了差使，還敢強辯？就該打了你的狗腿！」說至此，恰好包興出來，便說道：「縣太爺算了罷，老爺自己誤了，反倒怪他。他是張羅不過來呀。」縣官聽了，笑道：「大人跟前，須是不好看。」包興道：「大人也不嗔怪，不要如此了。大人吩咐咧，立刻叫貴縣備新轎一乘，要伶俐丫鬟二名，並上好衣服簪環一分，急速辦來，立等立等！再者公館要分內外預備。所有一切用度花費的銀兩，叫太爺務必開清，俟到京時再為奉還。」又向范宗華笑道：「你起來罷，不用跪著了。方才你帶來的老婆婆，如今與大人母子相認了。老太太說你素日很照應，還

要把你帶進京去呢！你就是伺候老太太的人了。」范宗華聞聽，猶如入雲端的一般，樂得他不知怎麼樣才好。包興又對縣官道：「貴縣將他的差使止了罷。大人吩咐，叫他隨著上京，沿途上伺候老太太，怎麼把他也打扮打扮才好。這可打老爺個秋豐罷。」縣官連連答應道：「使得，使得。」包興又道：「方才分派的事，太爺趕緊就辦了罷。並將他帶去，就叫他押解前來就是了。務必先將衣服首飾丫鬟，速速辦來。」縣官聞聽，趕忙去了。

包興進廟裏復了包公，又叫老道將雲堂小院打掃乾淨。不多時，丫鬟二名並衣服首飾一齊來到，服侍娘娘在雲堂小院沐浴更衣，不必細說。包公就在西殿內安歇，連忙寫了書信，密密封好，叫包興乘馬先行進京，路上務要小心。

包興去後，范宗華進來與包公叩頭，並回明轎馬齊備，縣官沿途預備公館之事。包公見他通身換了服色，真是人仗衣帽，卻不似先前光景。包公便吩咐他一路小心伺候，「老太太自有丫鬟服侍，你無事不進入內。」范宗華答應退出。他卻很知規矩，以為破寨內的婆婆如今作了欽差的母親，自然非前可比。他哪裡知道，那婆婆便是天下的國母呢！至次日，將轎抬至雲堂小院的門首，丫鬟服侍娘娘上轎。包公手扶轎桿，一同出廟。只見外面預備停當，撥了四名差役跟隨老太太，范宗華隨在轎後，也有匹馬。縣官又派了官兵四名護送。包公步行有一箭多地，便說道：「母親先進公館，孩兒隨後即行。」娘娘說道：「吾兒在路行程，不必多禮。你也坐轎走罷。」包公連連稱「是」，方才退下。眾人見包公走後，一個個方才乘馬，也就起了身了。

這樣一宗大事別人可瞞過，惟有公孫先生心下好生疑惑，卻又猜不出是什麼底細。況且大人與包興機密至甚，先差包興入京送信去了。想來此事重大，不可泄漏的，因此更不敢問，也不向王、馬、張、趙提起，惟有心中納悶而已。

單說包興揣了密書，連夜趕到開封。所有在府看守之人，俱各相見。眾人跪請了老爺的鈞安。馬夫將馬牽去喂養刷溜，不必細表。包興來到內衙，敲響雲牌。裡面婦女出來問明，見是包興，連忙告訴丫鬟，稟明李氏誥命。誥命正因前次接了報摺，知道老爺已將龐昱鋤死，惟恐太師懷恨，欲生奸計，每日提心吊膽；今日忽見包興獨自回來，不勝驚駭，急忙傳進。見面，夫人先問了老爺安好。包興急忙請安，答道：「老爺甚是平安。先打發小人送來密書一封。」說罷，雙手一呈。丫鬟接過，呈與夫人。夫人接來，先看皮面上寫著「平安」二字。即將外皮拆去，裡面卻是小小封套，正中簽上寫著「夫人密啟」。夫人忙用金簪挑開封套，抽出書來一看，上言在陳州認了太后李娘娘，假作母子，即將佛堂東間打掃潔淨，預備娘娘住宿。夫人以婆媳禮相見，遮掩眾人耳目，千萬不可走漏風聲。後寫著：「看後付丙。」誥命看完，便問包興：「你還回去麼？」包興問道：「老爺吩咐小人，面遞了書信，仍然迎著回去。」夫人道：「正當如此。你回去迎著老爺，就說我按著書信內所云，俱已備辦了。請老爺放心。這也不便寫回信。」叫丫鬟拿二十兩銀子賞他。包興連忙謝賞，道：「夫人沒有什麼吩咐，小人喂喂牲口也就趕回去了。」說罷，又請了一個稟辭的安。夫人點頭，說：「去罷，好好的伺候老爺。你不用我囑咐。告訴李才，不准懶惰。眼看差竣就回來了。」包興連連應「是」，方才退出。自有相好眾人約他吃飯。包興一壁道謝，一壁擦面。然後大家坐下吃飯，未免提了些官事：路上怎麼防刺客，怎麼鋤龐昱。說至此，包興便問：「朝內老龐沒有什麼動靜呀？」伙伴答道：「可不是。他原參奏來著。上諭甚怒，將他兒子招供摔下來了。他瞧見，沒有什麼說的了，倒請了一回罪。皇上算是恩寬，也沒有降不是。大約咱們老爺這個毒兒種得不小，將來總要提防便了。」包興聽罷，點了點頭兒。又將陳州認母一節略說大概，以安眾心。惟恐娘娘轎來，大家盤詰之時不便。說罷，急忙吃畢。馬夫拉過馬來，包興上去，拱拱手兒，加上一鞭，他便迎了包公去了。

這裡誥命照書信預備停當，每日至至誠誠，敬候鳳駕。一日，只見前撥差役來了二名，進內衙敲響雲牌，回道：「太夫人已然進城，離府不遠了。」誥命忙換了吉服，帶領僕婦丫鬟在三堂後恭候。不多時，大轎抬至三堂落平，役人轎夫退出，掩了儀門，誥命方至轎前。早有丫鬟掀起轎簾，夫人親手去下扶手，雙膝跪倒，口稱：「不孝媳婦拯之妻李氏接見娘親，望婆婆恕罪。」太后伸手。李氏誥命忙將雙手遞過，彼此一拉。娘娘說道：「媳婦吾兒起來。」誥命將娘娘輕輕扶出轎外，攜至佛堂淨室。娘娘入座。誥命遞茶，回頭吩咐丫鬟等，將跟老太太的丫鬟讓至別室歇息。誥命見屋內無人，復又跪下，方稱：「臣妾李氏，願娘娘千歲，千千歲。」太后伸手相攬，說道：「吾兒千萬不可如此，以後總以婆媳相稱就是了。惟恐拘了國體，倘有泄漏，反為不美。俟包卿回來再作道理。況且哀家姓李，媳婦你也姓李，咱娘兒就是母女。你不是我媳婦，是我女兒了。」誥命連忙謝恩。娘娘又將當初遇害情由，悄悄訴說一番，不覺昏花二目又落下淚來，自言：「二目皆是思君想子哭壞了，到如今諸物莫睹，可怎麼好？」說罷，又哭起來。誥命在旁流淚，猛想起一物善能治目，「我何不虔誠禱告，倘能祈得天露將娘娘鳳目治好，一來是盡我一點忠心，二來也不辜負了此寶。」欲要奏明，惟恐無效；若是不奏，又恐娘娘臨期不肯洗目。想了多時，只得勉強奏道：「臣妾有一古今盆，上有陰陽二孔，取接天露，便能醫目重明。待今晚臣妾叩求天露便了。」娘娘聞聽，暗暗說道：「好一個賢德的夫人！她見我痛傷人心，就如此的寬慰於我，莫要負她的好意。」便道：「我兒，既如此，你就叩天求露，倘有至誠格天，二目復明，豈不大妙呢！」誥命領了懿旨，又敘了一回閒話。伺候晚膳已畢，諸事分派妥當，方才退出。

看看掌燈以後，誥命洗淨了手，方將古今盆拿出，吩咐丫鬟秉燭來至園中，至誠焚香，禱告天地；然後捧定金盆，叩求天露。真是忠心感動天地。一來是諸命至誠，二來是該國母的難滿：起初盆內潮潤，繼而攢聚露珠，猶如哈氣一般；後來漸漸大了，只見滴溜溜滿盆亂轉，彷彿滾盤珠相似，左旋右轉，皆流入陰陽孔內，便不動了。誥命滿心歡喜，手捧金盆，擎至淨室，只累得兩膀酸麻，汗下如雨。恰好娘娘尚未安寢，誥命捧上金盆。娘娘伸玉腕蘸露洗目，只覺冷颼颼通澈心腑，香馥馥透入泥丸，登時兩額角微微出了點香汗，二目中稍覺轉動。閉目息神，不多時，忽然心花開朗，胸膈暢然。眼乃心之苗，不由的將二目一睜，哪知道雲翳早退，瞳子重生，已然黑白分明，依舊的盈盈秋水了。娘娘這一歡喜，真是非常之樂。誥命更覺歡喜。娘娘把手一拉誥命，方才細細看了一番。只見兩旁有多少丫鬟，只得說道：「虧我兒至誠感格，將老身二目醫好，都是出於媳婦孝心。」說著，說著，不由的一陣傷慘。誥命一見，連忙勸慰，道：「母親此病原因傷心過度，如今初癒，只有歡喜的，不要悲傷。」娘娘點頭，道：「此言甚是。我如今俱各看見了，再也不傷心了。我的兒，你也歇息去罷，有話，咱們母女明日再說罷。可是你說的，我二目甫愈，也該閉目養養神。」夫人見如此說，方才退出。叫丫鬟攜了金盆，並囑咐眾人好生服侍，又派兩個得用的丫鬟前來幫著。吩咐已畢，慢慢回轉臥室去了。

次日，忽見包興前來、稟道：「老爺已然在大相國寺住了，明日面了聖，方能回署。」夫人說：「知道了。」包興退出。

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且說李太后自鳳目重明之後，多虧了李誥命每日百般勸慰，諸事遂心，以致飲食起居無不合意，把個老太太哄得心兒裡喜歡，已覺玉容煥發，精神倍長，迥不是破窯的形景了。惟有這包興回來說：「老爺在大相國寺住宿，明日面聖。」誥命不由的有些懸心，惟恐見了聖上，提起龐昱之事，奏對梗直，致於聖怒，心內好生放心不下。

誰知次日，包公入朝見駕，奏明一切。天子甚誇辦事正直，深為嘉賞，欽賜五爪蟒袍一襲、攢珠寶帶一條、四喜白玉班指一個、珊瑚豆大荷包一對。包公謝恩。早朝已畢，方回至開封府。所有差役人等叩安。老爺連忙退入內衙，照舊穿著朝服。誥命迎將出來。彼此見禮後，老爺對夫人說道：「欲要參見太后，有勞夫人代為啟奏。」夫人領命，知道老爺必要參見，早將僕婦丫鬟吩咐不准跟隨，引至佛堂靜室。

夫人在前，包公在後，來至明間，包公便止步。夫人掀簾入內，跪奏：「啟上太后，今有龍圖閣大學士兼理開封府臣包拯，差竣回京，前來參叩鳳駕。」太后聞聽，便問：「吾兒在哪裡？」夫人奏道：「現在外間屋內。」太后吩咐：「決宣來。」夫人掀簾，早見包公跪倒塵埃，口稱：「臣包拯參見娘娘，原娘娘千歲，千千歲。臣革室狹隘，有屈鳳駕，伏乞赦宥。」說罷，匍匐在地。太后吩咐：「吾兒抬起頭來。」包公乘正跪起。娘娘先前不過聞聲，如今方才見面。見包公方面大耳，闊口微鬚，黑漆漆滿面生光，閃灼灼的雙睛暴露，生成福相，長成威顏，跪在地下，還有人高。真乃是「丹心耿耿沖霄漢，黑面沉沉鎮鬼神」。太后看罷，心中大喜，以為仁宗有福，方能得這樣能臣。又轉想自己受此沉冤，不覺得滴下淚來，哭道：「哀家多虧你夫婦這一番的盡心，哀家之事，全仗包卿了。」包公叩頭，奏道：「娘娘且免聖慮，微臣相機而作，務要秉正除奸，以匡國典。」娘娘一壁拭淚，一壁點頭，說道：「卿家平身，歇息去罷。」包公謝恩，鞠躬退出。誥命仍將軟簾放下，又勸娘娘一番。外面丫鬟見包公退出，方敢進來伺候。娘娘又對誥命說：「媳婦呀，你家老爺剛然回來，你也去罷，不必在此伺候了。」這原是娘娘一片愛惜之心，誰知反把個誥命說得不好意思，滿面通紅起來，招的娘娘也笑了。」丫鬟掀簾，夫人只得退出，回轉臥室。

只見外面搬進行李，僕婦丫鬟正在那裡接收。誥命來至屋內，只見包公在那裡吃茶，放下茶杯，立起身來，笑道：「有勞夫人，傳宣官差完了。」夫人也笑了，道了鞍馬勞乏。彼此寒暄一番，方才坐下。夫人便問一路光景：「為龐昱一事，妾身好生擔心。」又悄悄問如何認了娘娘。包公略略述說一番，夫人也不敢細問。便傳飯，夫妻共桌而食。食罷，吃茶，閒談幾句。

包公到書房料理公事。包興回道：「草州橋的衙役回去，請示老爺有什麼分派？」包公便問：「在天齊廟所要衣服簪環，開了多少銀子？就叫他帶回。叫公孫先生寫一封回書道謝。」皆因老爺今日才下馬，所有事件暫且未回。老爺也有些勞乏，便回後歇息去了。一宿不提。

至次日，老爺正在臥室梳洗，忽聽包興在廊下輕輕咳了一聲。包公便問：「什麼事？」包興隔窗稟道：「南清宮寧總管特來給老爺請安，說有話要面見。」包公從不接交內官，今見寧總管忽然親身來到，未免將眉頭一皺，說道：「他要見我作什麼？你回覆他，就說我辦公事不能接見，如有要事，候明日朝房再見罷。」包興剛要轉身，只聽夫人說：「且慢！」包興只得站住，卻又聽不見裡面說些什麼。遲了多時，只聽包公道：「夫人說的也是。」便叫包興：「將他讓在書房待茶，說我梳洗畢，即便出迎。」包興轉身出去了。

你道夫人適才與包公悄悄相商，說些什麼？正是為娘娘之事，說：「南清宮現有狄娘娘、知道寧總管前來，為著何事呢？老爺何不見他，問問來歷。倘有機緣，娘娘若能與狄后見面，那時便好商量的了。」包公方肯應允，連忙梳洗冠帶，前往書房而來。

單說包興奉命來請寧總管，說：「我們老爺正在梳洗，略為少待，便來相見。請太輔書房少坐。」老寧聽見「相見」二字，樂了個眉開眼笑，道：「有勞管家引路，我說咱家既來了，沒有不賞臉的。素來的交情，焉有不賞見之理呢。」說著，說著，來至書房。李才連忙趕出掀簾。寧總管進入書房，見所有陳設毫無奢華俗態，點綴而已，不覺的嘖嘖稱羨。包興連忙點茶讓坐，且在下首相陪。寧總管知道是大人的親信，而且朝中時常見面，亦不敢小看於他。

正在攀話之際，忽聽外面老爺問道：「請進來沒有？」李才回道：「已然請至。」包興連忙迎出，已將簾子掀起，包公進屋。只見寧總管早已站立相迎，道：「咱家特來給大人請安。一路勞乏，辛辛苦苦。原要昨日就來，因大人乏乏的身子不敢起動，故此今早前來，惟恐大人飯後有事。大人可歇過乏來了？」說罷，倒地一揖。包公連忙還禮，道：「多承太輔惦念。未能奉拜，反先勞駕，心實不安。」說罷讓坐，從新點茶。包公便道：「太輔降臨，不知有何見教？望祈明示。」寧總管嘻嘻笑道：「咱家此來，不是什麼官事。只因六合王爺深敬大人忠正賢能，時常在狄娘娘跟前提及。娘娘聽了，甚為歡喜。新近大人為龐昱一事，先斬後奏，更顯得赤心為國，不畏權奸。我們王爺下朝，就把此事奏明娘娘，把個娘娘樂得不得了，說：「這才是匡扶社稷治世的賢臣呢！」卻又教導了王爺一番，說我們王爺年輕，總要跟著大人學習，作一個清心正直的賢王呢，庶不負聖上洪恩。我們王爺也是羨慕大人得很呢，只是無故的又不能親近。咱家一想，目下就是娘娘千秋華誕，大人何不備一份水禮前去慶壽？從此親親近近，一來不辜負娘娘一番愛喜之心，二來我們王爺也可以由此跟著大人學習些見識，豈不是件極好的事呢？故此今日我特來送此信。」包公聞聽，暗自沉吟道：「我本不接交朝內權貴，奈因目下有太后之事。當今就知狄后是生母，哪裡知道生母受如此之冤。莫如將計就計，如此如此，倘有機緣，倒省了許多曲折。再者六合王亦是賢王，就是接交他，也不玷辱於我。」想罷，便問道：「但不知娘娘聖誕，在於何時？」寧總管道：「就是明日壽誕，後日生辰。不然，我們怎麼趕彊的似的呢？只因事在臨邛，故此特來送信。」包公道：「多承太輔指教掛心，敢不從命。還有一事，我想娘娘聖誕，我們外官是不能面叩的。現在家慈在署，明日先送禮，後日正期，家慈欲親身一往，豈不更親近麼？未知可否？」寧總管聞聽：「噯喲！怎麼老太太到了？如此更好，咱家回去，就在娘娘前奏明。」包公致謝，道：「又要勞動太輔了。」老寧道：「好說，好說！既如此，咱家就回去了。先替我在老太太前請安罷。等後日我在宮內，再接待她老人家便了。」包公又托咐了一回：「家慈到宮時，還望照拂。」寧總管笑道：「這還用著大人吩咐？老人家前當盡心的，咱們的交情要緊。不用送，請留步罷。」包公送至儀門。寧總管再三攔阻，方才作別而去。

包公進內，見了夫人，細述一番，就叫夫人將方才之事，暗暗奏明太后。夫人領命，往靜室去了。包公又來到書房，吩咐包興備一份壽禮，明日送往南清宮去；又囑他好好看待范宗華，事畢自有道理，千萬不可泄漏底裡與他。包興也深知此事重大。慢說范宗華，就是公孫先生、王、馬、張、趙諸人也被他瞞個結實。

至次日，包興已辦成壽禮八色，與包公過了目，也無非是酒、燭、桃、麵等物。先叫差役挑往南清宮，自己隨後乘馬來至南清宮橫街，已見人夫轎馬，送禮物的，抬的抬，扛的扛，人聲嘈雜，擁擠不開，只得下馬，吩咐人役：「俟這些人略散散時，再將馬溜至王府。」自己步行至府門，只見五間宮門，兩邊大炕上坐著多少官員。又見各處送禮的俱是手捧名帖，低言回話，那些王府官們狂待理不理的。包興見此光景，只得走上臺階，來至一位王官的跟前，從懷中換出貼來，說道：「有勞老爺們，替我回稟一聲。」才說至此，只見那人將眼一翻，說：「你是哪裡來的？」包興道：「我乃開

封府……」才說了三個字，忽見那人站起來，說：「必是包大人送禮來的。」包興道：「正是。」那人將包興一拉，說：「好兄弟，辛辛苦苦。今早總管爺就傳出諭來，說大人那裡今日必送禮來，我這里正等候著呢。請罷，咱們裡面坐著。」回頭又吩咐本府差役：「開封府包大人的禮物在哪裡？你們倒是張羅張羅呀！」只聽見有人早已問下去：「哪是包大人禮物？挑往這裡來。」此時那王府官已將包興引至書房，點茶陪坐，說道：「我們王爺今早就吩咐了，說道：『大人若送札來，趕緊回稟。』兄弟既來了，還是要見王爺？還是不見呢？」包興答道：「既來了，敢則是見見好。只是又要勞動大老爺了。」那人聞聽，道：「好兄弟，以後把老爺收了，咱們都是好兄弟。我姓王行三，我比兄弟齒長幾歲，你就叫我三哥。兄弟再來時，你問禿王三爺就是我。皆因我卸頂太早，人人皆叫我王三禿子。」說罷，一笑。只見禮物挑進，王三爺俱瞧過了，拿上帖，辭了包興，進內回話去了。

不多時，王三爺出來，對包興道：「王爺叫在殿上等著呢。」包興連忙跟隨王三來至大殿，步上玉階，繞走丹墀，至殿門以外；但見高捲簾櫳，正面一張太師椅上，坐著一位束髮金冠、蟒袍玉帶的王爺，兩邊有多少內輔伺候。包興連忙叩頭。只聽上面說道：「你回去上復你家老爺，說我問好。如此費心多禮，我卻領了。改日朝中面見了，再謝。」又吩咐內輔：「將原帖壁回。給他謝帖，賞他五十兩銀子。」內輔忙忙交與王三。王三在旁悄悄說：「謝賞。」包興叩頭站起，仍隨王三爺。才下銀安殿，只見那旁寧總管笑嘻嘻迎來，說道：「主管，你來了麼？昨日叫你受乏。回去見了大人，就提我已在娘娘前奏明瞭，明日請老太太只管來。老娘娘說了，不在拜壽，為的是說說話兒。」包興答應。寧總管說：「恕我不陪了。」包興回說：「太輔請治事罷。」方隨著王三爺出來，仍要讓至書房，包興不肯。王三爺將帖子銀兩交與包興。包興道了乏，直至宮門，請王三爺留步。王三爺務必瞅著包興上馬。包興無奈，道：「恕罪。」下了臺階，馬已拉過。包興認證上馬，口道：「磕頭了，磕頭了。」加鞭前行，心內思想：「我們八色水禮才花了二十兩銀子，王爺倒賞了五十兩，真是待下恩寬。」

不多時，來至開封府，見了包公，將話一一回稟。包公點頭，來在後面，便問夫人：「見了太后，啟奏的如何？」夫人道：「妾身已然回明。先前聽了為難，說：『我去穿何服色？行何禮節？』妾身道：『娘娘暫屈鳳體，穿一品服色。到了那裡，大約狄娘娘斷沒有居然受禮之理。事到臨期，見景生情，就混過去了。倘有機緣，洩漏實情，明是慶壽，暗裡卻是進宮之機會。不知鳳意如何？』娘娘想了一想，方才說：『事到臨頭，也不得不如此了。只好明日前往南清宮便了。』」包公聽見太后已經應允，不勝歡喜，便告訴夫人派兩個伶俐丫鬟跟去，外面再派人護送。

至次日，仍將轎子搭至三堂之上上轎，轎夫退出，掩了儀門。此時誥命已然伺候娘娘，梳洗已畢。及至換了服色之時，娘娘不覺淚下。誥命又勸慰幾句，總以大義為要，方才換了。收拾已完，夫人吩咐丫鬟等俱在三堂伺候。眾人散出。誥命從新叩拜。此一拜不甚要緊，慢說娘娘，連誥命夫人也止不住撲簌簌淚流滿面。娘娘用手相攙，哽噎的連話也說不出來。還是誥命強忍悲痛，切囑道：「娘娘此去，關乎國典禮法，千萬別見景生情，透了真實。不可因小節誤了大事。」娘娘點頭，含淚道：「哀家二十載沉冤，多虧了你夫婦二人！此去若能重入宮闈，那時宣召我兒，再敘心曲便了。」夫人道：「臣妾理應朝賀，敢不奉召。」說罷，攙扶娘娘出了門，慢慢步至三堂之上。誥命伺候娘娘上轎坐穩，安好扶手。丫鬟放下轎簾。只聽太后說：「媳婦我兒，回去罷。」其聲甚慘。誥命答應，退入屏後。外面轎夫進來，將轎抬起，慢慢地出了儀門。卻見包公鞠躬伺候，上前手扶轎桿，跟隨出了衙署。娘娘看得明白，吩咐：「我兒回去罷，不必遠送了。」包公答應「是」，止住了步，看轎子落了臺階。又見那壁廂范宗華遠遠對著轎子，磕了一個頭。包公暗暗點頭，道：「他不但有造化，並且有規矩。」只見包興打著頂馬，後面擁護多人，圍隨著去了。

包公回身進內，來到後面，見夫人眼睛哭得紅紅兒的，知是方才與娘娘作別未免傷心，也不肯細問，不過悄悄的又議論一番：「娘娘此去不知見了狄后，是何光景？且自靜聽消息便了。」妄擬多時，又與誥命談了些閒話。夫人又言道：「娘娘慈善，待人厚道，不想竟受此大害！」包公點頭歎息，仍來至書房，料理官事。

不知娘娘此去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奏沉痾仁宗認國母 宣密詔良相審郭槐

且說包興跟隨太后，在前打著頂馬，來到南清宮。今日比昨日更不相同，多半盡是關防轎，所有嬪妃、貴妃、王妃以及大員的命婦，往來不絕。包興卻懂規矩，預先催馬來至王府門前下馬，將馬拴在樁上，步上宮門。恰見禿王三爺在那裡，忙執手上前道：「三老爺，我們老太太到了。」王三爺聞聽，飛跑進內。不多時，只見裡面出來了兩個內輔，對著門上眾人說道：「回事的老爺們聽著：娘娘傳諭，所有來的關防俱各道乏，一概迴避，單請開封府老太太會面。」眾人連聲答應。包興聞聽，即催本府的轎夫抬至宮門，自有這兩個內輔引進去了。然後王三爺出來張羅包興，讓至書房吃茶。今日見了，比昨日更覺親熱。

單說娘娘大轎抬至二門，早見出來了四個太監，將轎夫換出；又抬至三門，過了儀門，方才落平。早有寧總管來至轎前，揭起簾子，口中說道：「請太夫人安。」忙去了扶手，自有跟來的丫鬟攙扶下轎。娘娘也瞧了瞧寧總管，也回問了一聲：「公公好。」寧總管便在前引路，來至寢宮。只見狄娘娘已在門外接待，遠遠地見了大夫人，吃了一驚，不覺心裡犯想，覺得面善，熟識得很，只是一時想不起來。娘娘來至跟前，欲行參拜之禮。狄后連忙用手攔住，說：「免禮。」娘娘也就不謙讓了。彼此攜手，一同入座。娘娘看狄后，比當時面目蒼老了许多，狄后此時對面細看，忽然想起好像李妃，因已賜死，再也想不到卻是當今國母，只是心裡總覺不安。獻茶已畢，敘起話來，問答如流，氣度從容，真是大家風範，把個狄后樂個不得了，甚是投緣，便留太夫人在宮住宿，多盤桓幾天。此一留正合娘娘之心，即便應允。遂叫內輔傳出：「所有轎馬人等不必等候了，娘娘留太夫人多住幾日呢。跟役人等俱各照例賞賜。」早有值日的內輔連聲答應，傳出去了。

這裡傳膳。狄后務要與太夫人並肩坐了，為的是接談便利。娘娘也不過讓，更顯得直爽大方。狄后尤其歡喜非常。飲酒間，狄后盛稱包公忠正賢良，「這皆是夫人教訓之德。」娘娘略略謙遜。狄后又問太夫人年庚。娘娘答言：「四十二歲。」又問：「令郎年歲幾何？」一句話把個娘娘問的閉口無言，登時急得滿面通紅，再也答對不來。狄后看此光景，不便追問，即以酒的冷暖遮飾過去。娘娘也不肯飲酒了。便傳飯吃畢，散坐閒談。又到各處瞻仰一番，皆是狄后相陪。越瞧越像去世的李妃，心中好生的犯疑，暗暗想道：「方才問她兒子的歲數，她如何答不上來？竟會急得滿面通紅！世間哪有母親不記得兒子歲數之理呢？其中實有可疑。難道她竟敢欺哄我不成？也罷，既已將她留下，晚間叫她與我同眠，明是與她親熱，暗裡再細盤詰她便了。」心中這等犯想，眼睛卻不住地看，見娘娘舉止動作益發是李妃無疑，心內更自委決不下了。

到了晚間，吃畢晚膳，仍是散坐閒話。狄后吩咐：「將靜室打掃乾淨，並將枕衾也鋪設在淨室之中，我還要與夫人談心，以消永夜。」娘娘見此光景，正合心意。及至歸寢之時，所有承御之人（連娘娘丫鬟）自有安排，非呼喚不敢擅入。狄后因惦念著為何不知兒子的歲數呢，便從此追問，即言：「夫人有意欺哄，是何道理？」語語究的甚是緊急。娘娘不覺失聲答道：「皇姐，你難道不認得哀家了麼？」雖然說此語，已然悲不成音。狄后聞聽，不覺大驚，道：「難道夫人是李后娘娘麼？」娘娘淚流滿面，哪裡還說的出話來。狄后著急，催促道：「此時房內無人，何不細細言來？」娘娘止住悲聲，方將當初受害，怎麼余忠替死，怎麼送往陳州，怎麼遇包公假認為母，怎麼在開封府淨室居住，多虧李氏誥命叩天求露，洗日重明，今日來給皇姐祝壽，為的是吐露真情的話，細細說了一遍，險些兒沒有放聲哭出來。

狄后聽了，目瞪口呆，不覺也落下淚來，半晌，說道：「不知有何證據？」娘娘即將金丸取出，遞將過去。狄后接在手中，燈下驗明，連忙戰兢兢將金丸遞過，便雙膝跪倒，口中說道：「臣妃不知鳳駕降臨，實屬多有冒犯，望乞太后娘娘赦宥！」李太后連忙還禮相攙，口稱：「皇姐，不要如此。如何能叫聖上知道方好。」狄后謝道：「娘娘放心，臣妃自有道理。」便說起當日劉后與郭槐定計，用狸貓換出太子，多虧承御寇珠抱出太子交付陳林，用提盒送至南清宮撫養。後來劉后之子病夭，方將太后太子補了東宮之缺。因太子游宮，在寒宮見了娘娘，母子天性，面帶淚痕。劉后生疑，拷問寇珠。寇珠懷忠，觸階而死。因此劉后在先皇前進了讒言，方將娘娘賜死。這些情由說過一遍，李太后如夢方醒，不由傷心。狄后再三勸慰，太后方才止淚，問道：「皇姐，如何叫皇兒知道，使我母子重逢呢？」狄后道：「待臣妃裝起病來，遣寧總管奏知當今，聖上必然親來。那時臣妃吐露真情便了。」娘娘稱善。一宿不提。

到了次日清晨，便派寧總管上朝奏明聖上，說：「狄后娘娘夜間偶然得病，甚是沉重。」寧總管不知底裡，不敢不去，只得遵懿旨上朝去了。狄后又將此事告知六合王。

仁宗五鼓剛要臨朝，只見仁壽宮總管前來啟奏，說：「太后夜間得病，一夜無眠。」天子聞聽，即先至仁壽宮請安，便悄悄吩咐不可聲張，恐驚了太后。輕輕邁步，進了寢殿，已聽見有呻吟之聲。忽聽見太后說：「寇宮人，你竟敢如此無理！」又聽噯啣一聲。此時宮人已將繡簾揭起。天子側身進內，來至御榻之前。劉后猛然驚醒，見天子在旁，便說：「有勞皇兒掛念。哀家不過偶受風寒，沒有什麼大病，且請放心。」天子問安已畢，立刻傳御醫調治。惟恐太后心內不耐煩，略略安慰幾句，即便退出。

才離了仁壽宮，剛至分宮樓，只見南清宮總管跪倒，奏道：「狄后娘娘夜間得病甚重，奴婢特來啟奏。」仁宗聞聽，這一驚非同小可，立刻吩咐親臨南清宮。只見六合王迎接聖上。先問了狄后得病的光景。六合王含糊奏對：「娘娘夜間得病，此時略覺好些。」聖上心內稍覺安慰，便吩咐隨侍的俱各在外伺候，單帶陳林跟隨。

此旨一下，暗合六合王之心，側身前引，來至寢宮以內，但見靜悄悄寂寞無聲，連個承御丫鬟一個也無有。又見御榻之上錦帳高懸，狄后裡面而臥。仁宗連忙上前問安。狄后翻轉身來，猛然問問道：「陛下，天下至重至大者，以何為先？」天子答道：「莫過於孝。」狄后歎了一口氣，道：「既是孝字為先，有為人子不知其母存亡的麼？又有人子為君而不知其母在外飄零的麼？」這兩句話問的天子茫然不懂，猶以為是狄后病中諛語。狄后又道：「此事臣妃盡知底蘊，惟恐陛下不信。」仁宗聽狄后自稱臣妃，不覺大驚，道：「皇娘何出此言？望乞明白垂訓。」狄后轉身，從帳內拉出一個黃匣來，便道：「陛下可知此物的來由麼？」仁宗接過，打開一看，見是一塊玉璽龍袱，上面有先皇的親筆御記。仁宗看罷，連忙站起。誰知老伴陳林在旁，睹物傷情，想起當年，早已淚流滿面。天子猛回頭見陳林啼哭，更覺詫異，便追問此袱的來由。狄后方才說起郭槐與劉后圖謀正宮，設計陷害李后：「其中多虧了兩個忠義之人，一個是金華宮承御寇珠，一個是陳林。寇珠奉劉后之命將太子抱出宮來，那時就用此袱包裹，暗暗交付陳林。」仁宗聽至此，又瞅了陳林一眼。此時陳林已哭的淚人一般。狄后又道：「多虧陳林經了多少艱險，方將太子抱出，入南清宮內，在此撫養六年。陛下七歲時承嗣與先皇，補了東宮之缺。千不合，萬不合，陛下見了寒宮母親落淚，才惹起劉后疑忌，生生把個寇珠處死，又要賜死母后。其中又多虧了兩個忠臣，一個小太監余忠情願替太后殉難；秦鳳方將母后換出，送往陳州。後來秦鳳自焚，家中無主，母后不能存留，只落得破窯乞食。幸喜包卿在陳州放糧，由草橋認了母后，假稱母子，以掩耳目。昨日與臣妃作壽，方能與國母見面。」仁宗聽罷，不勝驚駭，淚如雨下，道：「如此說來，朕的皇娘現在何處？」只聽得簾壁後悲聲切切，出來了一位一品服色的夫人。仁宗見了發怔。

太后恐天子生疑，連忙將金丸取出，付與仁宗。天子接來一看，正與劉后金丸一般，只是上面刻的是「玉宸宮」，下書娘娘名號。仁宗搶行幾步，雙膝跪倒，道：「孩兒不孝，苦煞皇娘了！」說至此，不由放聲大哭。母子抱頭，悲痛不已。只見狄后已然下床，跪倒塵埃，匍匐請罪。連六合王及陳林俱各跪倒在旁，哀哀相勸。母子傷感多時。天子又叩謝了狄妃，攙扶起來；復又拉住陳林的手，哭道：「若不虧你忠心為國，焉有朕躬！」陳林已然說不出話來，惟有流淚謝恩而已。大家平身。仁宗又對太后說道：「皇娘如此受苦，孩兒在為天子，何以對滿朝文武？豈不得罪於天下乎？」說至此，又怨又憤。狄后在旁勸道：「聖上還朝降旨，即著郭槐、陳林一同前往開封府宣讀，包學士自有辦法。」這卻是包公之計，命李誥命奏明李太后；太后告訴狄后，狄后才奏的。

當下仁宗准奏，又安慰了太后許多言語，然後駕轉回宮，立刻御筆草詔，密封好，欽派郭槐、陳林往開封府宣讀。郭槐以為必是加封包公，欣然同定陳林，競奔開封府而來。

且說包公自昨日伺候娘娘去後，遲不多時，包興便押空轎回來，說：「狄后將大夫人留下，要多住幾日。小人押空轎回來。那裡賞了跟役人等二十兩銀子，賞了轎上二十甲錢。」包公點頭，吩咐道：「明日五鼓，你到朝房打聽，要悄悄的。如有什麼事，急忙回來；稟我知道。」包興領命。至次日黎明時，便回來了。知道包公尚在臥室，連忙進內，在廊下輕輕咳嗽。包公便問：「你回來了？打聽有什麼事沒有？」包興稟道：「打聽得劉后夜間欠安，聖上立刻駕至仁壽宮請安；後來又傳旨，立刻親臨南清宮；說狄后娘娘也病了。大約此時聖駕還未回宮呢。」包公聽畢，說：「知道了。」包興退出。包公與夫人計議道：「這必是太后吐露真情，狄后設的計謀。」夫妻二人暗暗歡喜。

才用完早飯，忽報聖旨到了。包公忙換朝服，接入公堂之上，只見郭槐在前，陳林在後，手捧聖旨。郭槐自以為是都堂，應宣讀聖旨，展開御封。包公三呼已畢，郭槐便念道：「奉天承運皇帝詔曰：『今有太監郭……』」剛念至此，他看見自己的名字，便不能向下念了。旁邊陳林接過來，宣讀道：「『今有太監郭槐謀逆不端，奸心叵測。先皇乏嗣，不思永祚之忠誠；太后懷胎，遽遭興妖之暗算。懷抱龍袱，不遵鳳詔，寇宮人之志可達天；離卻北闕，竟赴南清，陳總管之忠堪貫日。因淚痕，生疑忌，將明明朗朗吐寶珠，立斃杖下。假詛咒，進讒言，把氣昂昂一點余忠，替死梁間。致令堂堂國母，廿載沉冤；受盡了背井離鄉之苦。若非耿耿包卿一腔忠赤，焉得有還珠返璧之期。似此滅倫悖理，理當嚴審細推。按詔究問，依法重辦。事關國典，理重君親。欽交開封府嚴加審訊，上命欽哉！』望詔謝恩。」

包公口呼「萬歲」，立起身來，接了聖旨，吩咐一聲：「拿下！」只見愣爺趙虎竟奔了賢伴陳林，伸手就要去拿。包公連忙喝住：「大膽！還不退下。」趙爺發愣。還是王朝、馬漢將郭槐衣服冠履打去，提到當堂，向上跪倒，上面供奉

聖旨。包公向左設了公座，旁邊設一側座，叫陳林坐了。當日包公入了公位，向郭槐說道：「你快將已往之事，從實招來！」

未識郭槐招與不招，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巧取供單郭槐受戮 明頒詔旨李后還宮

且說包公將郭槐拿下，喊了堂威，入了公堂，旁邊又設了個側座叫陳林坐了。包公便叫道：「郭槐，將當初陷害李后怎生抵換太子，從實招來！」郭槐說：「大人何出此言？當初係李妃產生妖孽，先皇震怒，才貶冷宮，焉有抵換之理呢？」陳林接著說道：「既無有抵換，為何叫寇承御抱出太子，用裙勒死，丟在金水橋下呢？」郭槐聞聽，道：「陳總管，你為何質證起咱家來？你我皆是進御之人，難道太后娘娘的性格，你是不知道的麼？倘然回來太后懿旨到來，只怕你也吃罪不起。」包公聞聽，微微冷笑，道：「郭槐，你敢以劉后欺壓本閣麼？你不提劉后便罷，既已提出，說不得可要得罪了。」吩咐：「拉下去，重責二十板。」左右答應，一聲吶喊，將他翻倒在地，打了二十。只打得皮開肉綻，呲牙咧嘴，哀聲不絕。包公問道：「郭槐，你還不招認麼？」郭槐到了此時，豈不知事關重大，橫了心再也不招，說道：「當日原是李妃產生妖孽，自招愆尤，與我郭槐什麼相干！」包公道：「既無抵換之事，為何又將寇承御處死？」郭槐道：「那是因寇珠頂撞了太后，太后方才施刑。」陳林在旁又說道：「此話你又說差了。當初拷問寇承御，還是我掌刑杖。劉后緊緊追問著他，將太子抱出置於何地，你如何說是頂撞呢？」郭槐聞聽，將雙眼一瞪，道：「既是你掌刑，生生是你下了毒手，將寇承御打的受刑不過，她才觸階而死，為何反來問我呢？」包公聞聽，道：「好惡賊！竟敢如此的狡賴！」吩咐：「左右，與我撈起來！」左右又一聲喊，將郭槐雙手並齊，套上拶子，把繩往左右一分。只聞郭槐殺豬也似的喊起來。包公問道：「郭槐，你還不招認麼？」郭槐咬定牙根，道：「沒有什麼招的喇。」見他汗似蒸籠，面目更色，包公吩咐卸刑，鬆放拶子。郭槐又是哀聲不絕，神魂不定，只得暫且收監，明日再問。先叫陳林將今日審問的情由，暫且復旨。

包公退堂，來至書房，便叫包興請公孫先生。不多時，公孫策來到，已知此時的底裡，參見包公已畢，在側坐了。包公道：「今日聖旨到來宣讀之時，先生想來已明白此事了，我也不再說了。只是郭槐再不招認。我見拶他之時，頭上出汗，面目更改，恐有他變。此乃奉旨的欽犯，他又攔不住大刑，這便如何是好？故此請了先生來，設想一個法子，只傷皮肉，不動筋骨，要叫他招承方好。」公孫策道：「待晚生思索了，畫成式樣，再為呈閱。」說罷，退出，來到自己房內。籌思多時，偶然想起，急忙提筆畫出，又擬了名兒，來到書房回稟包公。包公接來一看，上面注明尺寸，彷彿大熨斗相似，卻不是平面，上面皆是垂珠圓頭釘兒，用鐵打就；臨時將炭燒紅，把犯人肉厚處燙炙，再也不能損傷筋骨，止於皮肉受傷而已。包公看了，問道：「此刑可有名號？」公孫策道：「名曰『杏花雨』，取其落紅點點之意。」包公笑道：「這樣惡刑卻有這等雅名，先生真才人也！」即著公孫策立刻傳鐵匠打造。次日隔了一天，此刑業已打就。到了第三日，包公便升堂提審郭槐。

且說郭槐在監牢之中，又是手疼，又是板瘡，呻吟不絕，飲食懶進，兩日光景，便覺形容憔悴。他心中卻暗自思道：「我如今在此三日，為何太后懿旨還不見到來呢？」猛然又想起：「太后欠安，想來此事尚未得知。我是咬定牙根，橫了心再不招承。既無口供，包黑他也難以定案。只是聖上忽然間為何想起此事來呢？真真令人不解。」

正在犯思之際，忽然一提牢前來，說道：「老爺升堂，請郭總管呢。」郭槐就知又要審訊了，不覺的心內突、突的亂跳，隨著差役上了公堂。只見紅燄燄的一盆炭火內裡燒著一物，卻不知是何作用，只得朝上跪倒。只聽包公問道：「郭槐，當初因何定計害了李后？用物抵換太子？從實招來，免得皮肉受苦。」郭槐道：「實無此事，叫咱家從何招起？若果有此事，慢說遲滯這些年，管保早已敗露了，望祈大人詳察。」包公聞聽，不由怒髮衝冠，將驚堂木一拍，道：「惡賊！你的奸謀業已敗露，連聖上皆知，尚敢推諉，其實可惡！」吩咐：「左右，將他剝去衣服。」上來了四個差役，剝去衣服，露出脊背，左右二人把住。只見一人用個布帕連髮將頭按下去；那邊一人從火盆內攆起木把，拿起杏花雨，站在惡賊背後。只聽包公問道：「郭槐，你還不招麼？」郭槐橫了心，並不言語。包公吩咐用刑，只見杏花雨往下一落，登時皮肉皆焦，臭味難聞。只疼得惡賊渾身亂抖，先前還有哀叫之聲，後來只剩下喘了。包公見此光景，只得吩咐：「住刑，容他喘息再問。」左右將他扶住，郭槐哪裡還掙扎得來呢，早已癱在地下。包公便叫搭下去。公孫策早已暗暗吩咐差役，叫搭在獄神廟內。

郭槐到了獄神廟，只見提牢手捧盞碗，笑容滿面，到跟前悄悄的說道：「太輔老爺，多有受驚了，小人無物可敬，覓得定痛丸藥一服，特備黃酒一盅，請太輔老爺用了，管保益氣安神。」郭槐見他勸慰懇懇，語言溫和，不由的接過來，道：「生受你了。咱家倘有出頭之日，再不忘你便了。」提牢道：「老爺何出此言。如若離了開封，那時求太輔老爺略一伸手，小人便受攜帶多多矣。」一句話奉承得惡賊滿心歡喜，將藥並酒服下，立時覺得心神俱安，便問道：「此酒尚有否？」提牢道：「有，有，多著呢。」便叫人急速送酒來。自己接過，仍叫那人退了，又恭恭敬敬的給惡賊斟上。郭槐見他如此光景，又精細，又週到，不勝歡喜，一壁飲酒，一壁問道：「你這幾日可曾聽見朝中有什麼事情沒有呢？」提牢道：「沒有聽見什麼喇。聽見說太后欠安，因寇宮人作祟，如今痊癒了。聖上天天在仁壽宮請安。大約不過遲一二日，太后必然懿旨到來，那時太輔老爺必然無事。就是我們大人，也不敢違背懿旨。」郭槐聽至此，心內暢然，連吃了幾杯。

誰知前兩日肚內未曾吃飯，今日一連喝了幾碗空心酒，不覺的面赤心跳，二目朦朧，登時醉醺醺起來，有些前仰後合。提牢見此光景，便將酒撤去，自己也就迴避了。只落得惡賊一人，與踽踽涼涼，雖然多飲，心內卻牽掛此事，不能去懷，暗暗躊躇道：「方才聽提牢說太后欠安，卻因寇宮人作祟；幸喜如今痊癒了，太后懿旨不一日也就下來了。」又想：「寇宮人死的本來冤枉，難怪地作祟。」

正在胡思亂想，覺得一陣陣涼風習習，塵沙簌簌，落在窗櫺之上。而且又在春暮之時，對此淒淒慘慘的光景，猛見前面似有人形，若近若遠，唧唧唔唔聲音。郭槐一見，不由的心中膽怯起來。才要喚人，只見那人影兒來至面前，說道：「郭槐，你不要害怕。奴非別人，乃寇承御，特來求太輔質對一言。昨日與太后已在森羅殿證明，太后說此事皆是太輔主裁，故此放太后回宮。並且查得太后與太輔尚有陽壽一紀，奴家不能久在幽冥，今日特來與太輔辯明當初之事，奴便超生去也。」郭槐聞聽，毛骨悚然。又見面前之人披髮，滿面血痕，惟聞得噪聲細氣，已知是寇宮人顯魂，正對了方才提牢之話，不由的答道：「寇宮人，真正委屈死你了。當初原是我與尤婆定計，用剝皮狸貓換出太子，陷害李后。你彼時並不知情，竟自含冤而死。如今我既有陽壽一紀，倘能出獄，我請高僧高道超度你便了。」又聽女鬼哭道：「郭太

輔，你既有此好心，奴家感謝不盡。少時到森羅殿，只要太輔將當初之事說明，奴家便得超生，何用僧道超度；若懺悔不至誠，反生罪孽。……」

剛言至此，忽聽鬼語啾啾，出來了兩個小鬼，手執追命索牌，說：「閻羅天子升殿，立召郭槐的生魂，隨屈死的冤鬼前往質對。」說罷，拉了郭槐就走。惡賊到了此時，恍恍惚惚，不因不由跟著。彎彎曲曲，來到一座殿上，只見黑漆漆，陰慘慘，也辨不出東南西北。忽聽小鬼說道：「跪下！」惡賊連忙跪倒。便聽叫道：「郭槐，你與劉后所作之事，冊籍業已注明，理應墮入輪回；奈你陽壽未終，必當回生陽世。惟有寇珠冤魂，地府不便收此遊蕩女鬼。你須將當初之事訴說明白，她便從此超生。事已如此，不可隱瞞了。」郭槐聞聽，連忙朝上叩頭，便將當初劉后圖謀正宮，用剝皮狸貓抵換太子，陷害了李妃的情由，述說一遍。忽見燈光明亮，上面坐著的正是包公，兩旁衙役羅列，真不亞如森羅殿一般。早有書吏將口供呈上；又有獄神廟內書吏一名，亦將郭槐與女鬼說的言語一並呈上。包公一同看了，吩咐：「拿下去，叫他畫供。」惡賊到了此時無奈，已知落在圈套，只得把招畫了。

你道女鬼是誰？乃是公孫策暗差耿春、鄭平，到勾欄院將妓女王三巧喚來。多虧公孫策諄諄教演，便假扮女鬼套出真情，賞了她五十兩銀子，打發她回去了。

此時包公仍將郭槐寄監，派人好生看守。等次日五鼓上朝，奏明仁宗，將供招謹呈御覽。仁宗袖了供招，朝散回宮，便往仁壽宮而來，見劉后昏沉之間手足亂動，似有招架之態。猛然醒來，見天子立在面前，便道：「郭槐係先皇老臣，望皇兒格外赦宥。」仁宗聞聽，也不答言，從袖中將郭槐的供招向劉后前一擲。劉后見此光景，拿起一看，登時膽裂魂飛，氣堵咽喉。久病之人，如何禁得住罪犯天條，一嚇竟自嗚呼哀哉了。仁宗吩咐將劉后抬入偏殿，按妃禮殯殮了，草草奉移而已。傳旨即刻打掃宮院。

次日升殿，群臣三呼已畢。聖上宣召包公：「劉后驚懼而亡，就著包卿代朕草詔頒行天下，匡正國典。」從此黎民內外臣宰，方知國母太后姓李，卻不姓劉。當時聖上著欽天監揀了吉日，齋戒沐浴，告祭各廟；然後排了鑾輿，帶領合朝文武，親詣南情宮迎請太后還宮。所有禮節自有儀典，不必細表。

太后娘娘乘了御輦；狄后賢妃也乘了寶輿，跟隨入宮。仁宗天子請了太后之後，先行回鑾，在宮內伺候。此時王妃命婦俱各入朝，排班迎接鳳駕。太后入宮，升座受賀已畢，起身更衣，傳旨宣召龍圖閣大學士包拯之妻李氏夫人進宮。太后與狄后仍以姐妹之禮相見，重加賞賜。仁宗也有酬報。不必細表。

外面眾臣朝賀已畢，天子傳旨，將郭槐立劄。此時尤婆已死，照例戮屍。又傳旨仁壽宮壽山福海地面丈量妥協，左邊敕建寇宮人祠堂，名曰「忠烈祠」；右邊敕建秦鳳、余忠祠堂，名曰「雙義祠」。工竣，親詣拈香。

一日，老丞相王芑遞了一本，因年老力衰，情願告老休致。聖上憐念元老，仍賞食全俸，准其養老。即將包公加封為首相。包公又奏明公孫策與四勇士累有參贊功績。仁宗於是封公孫策為主簿，四勇士俱賞六品校尉，仍在開封府供職。又奉太后懿旨，封陳林為都堂，范宗華為承信郎；將破窯改為廟宇，欽賜白銀千兩，香火地十頃，就叫范宗華為廟官，春秋兩祭，永垂不朽。

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受魔魔忠良遭大難 殺妖道豪傑立奇功

且說包公自升為首相，每日勤勞王事，不畏權好，秉正條陳，聖上無有不允。就是滿朝文武，誰不欽仰？縱然素有仇隙之人，到了此時，也奈何他不得。一日，包公朝罷，來到開封，進了書房，親自寫了一封書信，叫包興備厚禮一份，外帶銀三百兩，選了個能幹差役前往常州府武進縣遇傑村，聘請南俠展熊飛；又寫了家信，一並前去。剛然去後，只見值班頭目向上跪倒：「啟上相爺，外面有男女二人，口稱『冤枉』，前來申訴。」包公吩咐，點鼓升堂。立刻帶至堂上。包公見男女二人皆有五旬年紀，先叫將婆子帶上來。婆子上前跪倒，訴說道：「婆子楊氏。丈夫姓黃，久已去世。有二個女兒，長名金香，次名玉香。我這小女兒原許與趙國盛之子為妻。昨日他家娶去，婆子因女兒出嫁，未免傷心。及至去了之後，誰知我的大女兒卻不見了。婆子又忙到各處尋找，再也沒有，急得婆子要死。老爺想，婆子一生就仗著女兒。我寡婦失業的，原打算將來兩個女婿，有半子之勞，可以照看。寡婦如今把個大女兒丟了，竟是不知去向。婆子又是急，又是傷心，正在啼哭之時；不想我們親家趙國盛找了我來，合我不依，說我把女兒抵換了。彼此分爭不清，故此前來，求老爺替我們判斷判斷，找我的女兒才好。」包公聽罷，問道：「你家可有常來往的親眷沒有？」楊氏道：「慢說親眷，就是街坊鄰舍，無事也是不常往來的，婆子孤苦得很呢！」說至此，就哭起來了。

包公吩咐，把婆子帶下去，將趙國盛帶上來。趙國盛上前跪倒，訴道：「小人趙國盛原與楊氏是親家。她有兩個女兒，大的醜陋，小的俊俏，小人與兒子定的是她的小女兒。娶來一看，卻是她大女兒。因此急急趕到她家，與她分爭為何抵換。不料楊氏她倒不依，說小人把她兩個女兒都娶去了，欺負她孀居寡婦了。因此到老爺臺前，求老爺判斷判斷。」包公問道：「趙國盛，你可認明是她大女兒麼？」趙國盛道：「怎麼認得不明呢？當初有我們親家在日，未作親時，她兩個女兒小人俱是見過的，大的極醜，小的甚俊。因小人愛她小女，才與小人兒子定了親事。那個醜的，小人斷不要的。」包公聽罷，點了點頭，便叫：「你二人且自回去，聽候傳訊。」

老爺退堂，來至書房，將此事揣度。包興倒過茶來，恭恭敬敬，送至包公面前。只見包公坐在椅上身體亂晃，兩眼發直，也不言語，也不接茶。包興見此光景，連忙放下茶懷，悄悄問道：「老爺怎麼了？」包公忽然將身子一挺，說道：「好血腥氣呀！」往後便倒，昏迷不醒。包興急急扶著，口中亂叫：「老爺，老爺！」外面李才等一齊進來，彼此攙扶，抬至榻榻之上。一時傳到裡面。李氏誥命聞聽，嚇得驚疑不止，連忙趕至書房看觀。李才等急迴避。只見包公躺在榻上，雙眉緊皺，二目難睜，四肢全然不動，一語也不發。夫人看畢，不知是何緣故。正在納悶，包興在窗外道：「啟上夫人，公孫主簿前來與老爺診脈。」夫人聞聽，只得帶領丫鬟迴避。

包興同著公孫先生來至書房榻前。公孫策細細搜求病源，診了左脈，連說：「無妨。」又診右脈，便道：「怪事！」包興在旁問道：「先生看相爺是何病症？」公孫策道：「據我看來，相爺六脈平和，並無病症。」又摸了摸頭上並心上，再聽氣息亦順，彷彿睡著的一般。包興將方才的形景，述說一遍。公孫策聞得便覺納悶，並斷不出病從何處起的。只得先叫包興進內安慰夫人一番，並稟明須要啟奏。自己便寫了告病摺子，來日五鼓，上朝呈遞。

天子聞奏，欽派御醫到開封府診脈，也斷不出是何病症。一時太后也知道有說偏方的。無奈包公昏迷不省，人事不知，飲食不進，止於酣睡而已。幸虧公孫先生頗曉醫理，不時在書房診脈照料。至於包興、李才，更不消說了，晝夜環繞，不離左右。就是李氏誥命，一日也是要到書房幾次。惟有外面公孫策與四勇士，個個急得擦拳磨掌，短歎長吁，竟自無

法可施。

誰知一連就是五天。公孫策看包公脈息，漸漸的微弱起來，大家不由得著急。獨包興與別人不同，他見老爺這般光景，因想當初罷職之時，曾在大相國寺得病，與此次相同，那時多虧了然和尚醫治。偏偏他又雲遊去了。由此便想起，當初經了多少顛險，受了多少奔波，好容易熬到如此地步。不想舊病復發，竟自不能醫治。越想越愁，不由得淚流滿面。正在悲泣之際，只見前次派去常州的差役回來，言：「展熊飛並未在家。老僕說：『我家官人若能早晚回來，必然急急的趕赴開封，決不負相爺大恩。』」又說：「家信也送到了，現有帶來的回信。老爺府上俱各平安。」差人說了許多的話，包興他止於出神點頭而已，把家信接過，送進去了。信內無非是「平安」二字。

你道南俠哪裡去了？他乃行義之人，浪跡萍蹤，原無定向。自載了駝轎，將金玉仙送至觀音庵，與馬漢分別之後，他便朝游名山，暮宿古廟。凡有不平之事，他不知又作了多少。每日閒遊，偶聞得人人傳說，處處講論，說當今國母原來姓李，卻不姓劉，多虧了包公訪查出來，現今包公入閣，拜了首相。當作一件新聞，處處傳聞。南俠聽在耳內，心中暗暗歡喜道：「我何不前往開封探望一番呢。」

一日午間，來至榆林鎮，上酒樓獨坐飲酒。正在舉杯要飲，忽見面前走過一個婦人來，年紀約有三旬上下，面黃肌瘦，形容憔悴，卻有幾分姿色。及至看她身上穿著，雖是粗布衣服，卻又極其乾淨。見她欲言不言，遲疑半晌，羞的面紅過耳，方才說道：「奴家王氏，丈夫名叫胡成，現在三寶村居住。因年荒歲旱，家無生理，不想婆婆與丈夫俱各病倒，萬分出於無奈，故此小婦人出來拋頭露面，沿街乞化，望乞貴君子周濟一二。」說罷，深深萬福，不覺落下淚來。展爺見她說的可憐，一回手在兜肚中摸出半錠銀子，放在桌上，道：「既是如此，將此銀拿去，急急回家贖帖藥餌，餘者作為養病之資，不要沿街乞化了。」婦人見是一大半錠銀子，約有三兩多，卻不敢受，便道：「貴客方便，賜我幾文錢足矣。如此厚賜，小婦人實不敢領的。」展爺道：「豈有此理！我施捨於你，你為何拒而不納呢？這卻令人不解。」婦人道：「貴客有所不知，小婦人求乞，全是出於無奈。今日但將此銀拿回家去，惟恐婆婆丈夫反生疑忌，那時恐負責客一番美意。」展爺聽罷，甚為有理。誰知堂官在旁插言道：「你只管放心。這位既言施捨，你便拿回。若你婆婆丈夫嗔怪時，只管叫你丈夫前來見我，我便是個證見。難道你還不放心麼？」展爺連忙稱「是」，道：「你只管拿去罷，不必疑惑了。」婦人又向展爺深深萬福，拿起銀子下樓。跑堂又替展爺添酒要菜，也下樓去了。

不料那邊有一人，他見展爺給了那婦人半錠銀子，便微微的說笑。此人名喚季婁兒，為人譎詐多端，極是個不良之輩。他向展爺說道：「客官不當給這婦人許多銀子，她乃故意作此生理的。前次有個人贈銀與她，後來被她丈夫訛詐，說調戲他女人了，逼索遮羞銀一百兩，方才完事。如今客官給她銀兩，惟恐少時她丈夫又來要訛詐呢。」展爺聞聽，雖不介意，不由的心中輾轉道：「若依此人所說，天下人還敢有行善的麼？他要果真訛詐，我卻不怕他，惟恐別人就要入了他的騙局了。細細想來，似這樣人也就好生可惡呢！也罷，我原是無事，何不到三寶村走走。若果有此事，將他處治一番，以戒下次。」想罷，吃了酒飯，會錢下樓，出門向人問明三寶村而來。相離不遠，見天色甚早，路旁有一道士廟，叫作通真觀。展爺便在此廟作了下處。因老道邢吉有事拜壇去，觀內只見兩個小道士，名喚談明、談月，就在二廟門外西殿內住下。

天交初鼓，展爺換了夜行衣服，離了通真觀，來到三寶村胡成家內，早已聽見婆子咳聲，男子恨怨，婦人啼哭，嘈嘈不休。忽聽婆子道：「若非有外心，何以有許多銀子呢？」男子接著說道：「母親不必說了，明日叫她娘家領回就是了。」並不聽見婦人折辯，惟有嗚嗚的哭泣而已。南俠聽至此，想起白日婦人在酒樓之言，卻有先見之明，歎息不止。猛抬頭忽見外有一人影，又聽得高聲說道：「既拿我的銀子，應了我的事，就該早些出來。如今既不出來，必須將銀子早早還我。」南俠聞聽，氣沖牛斗，趕出籬門，一伸手把那人揪住，仔細看時，卻是季婁兒。季婁兒害怕，哀告道：「大王爺饒命！」南俠也不答言，將他輕輕一提，扭至院內，也就高聲說道：「吾乃夜遊神是也。適遇日遊神，曾言午間有賢孝節婦，因婆婆丈夫染病，含羞乞化，在酒樓上遇正直君子，憐念孝婦，贈銀半錠。誰知被奸人看見，頓起不良之心，夜間前來訛詐。吾神在此，豈容奸人陷害！且隨吾神到荒郊之外，免得連累良善之家。」說罷，提了季婁兒出籬門去了。胡家母子聽了，方知媳婦得銀之故，連忙安慰王氏一番，深感賢婦，不提。

且說南俠將季婁兒提至曠野，拔劍斬訖。見斜刺裡有一蜿蜒小路，以為從此可以奔至大路，信步行去。見面前一段高牆，細細看來，原來是通真觀的後閣，不由得滿心歡喜，自己暗暗道：「不想倒走近便了。我何不從後面而入，豈不省事？」將身子一縱，上了牆頭，翻身軀輕輕落在裡面，躡步悄足行來。偶見跨所內燈光閃的，心中想道：「此時已交三鼓之半，為何尚有燈光？我何不看看呢。」用手推門，卻是關閉，只得飛身上牆頭。見人影照在窗上，彷彿小道士談月光景。忽又聽見婦人說道：「你我雖然定下此計，但不知我姐姐頂替去了，人家依與不依。」又聽得小道士說：「他縱然不依，自有我那岳母答復他，怕他怎的！你休要多慮，趁此美景良宵，且自同赴陽臺要緊。」說著，便立起身來。展爺聽到此處，心中暗道：「原來小道士作此闇昧之事，也就不是出家的道理了！且待明日再作道理。」展爺剛轉身，忽又聽見婦人說道：「我問問你，你說龐太師暗害包公，此事到底是怎麼樣了？」展爺聽了此句，連忙縮腳側聽。只聽談月道：「你不知道，我師傅此法百發百中，現今在龐太師花園設壇，如今業已五日了；趕到七日，必然成功。那時得謝銀一千兩，我將此銀偷出，咱們遠走高飛，豈不是長久夫妻麼？」

展爺聽了，登時驚疑不止，連忙落下牆來，趕到前面殿內，束束包裹，並不換衣，也不告辭，竟奔汴梁城內而來。不過片時工夫，已至城下，見滿天星斗，聽了聽正打四更。展爺無奈何，繞過護城河，來至城下，將包袱打開，把爬城索取出，依法安好，一步一步上得城來；將爬城索取上，上面安好，墜城而下。腳落實地，將索抖下，收入包袱內，背在肩上，直奔龐太師府而來。來至花園牆外，找了棵小樹將包袱掛上，這才跳進花園。只見高結法臺，點燭焚香，有一老道披著髮在上面作法。展爺暗暗步上高臺，在老道身後，悄悄的抽出劍來。

不知老道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一回 擲人頭南俠驚佞黨 除邪崇學士審虔婆

且說邢吉正在作法，忽感到腦後寒光一縷，急將身體一閃，已然看見展爺目光炯炯，殺氣騰騰，一道陽光直奔瓶上。所謂「邪不侵正」，只聽得拍的一聲響亮，將個瓶子炸為兩半。老道見他法術已破，不覺哎喲了一聲，栽下法臺。展爺恐他逃走，翻身趕下臺來。老道剛然爬起要跑，展爺抽後就是一腳。老道往前一撲，爬在地下。展爺即上前從腦後手起劍落，已然身首異處。展爺斬了老道，重新上臺來細看，見桌上污血狼藉，當中有一個木頭人兒。連忙輕輕提出，低頭一看，見有圍桌，便扯了一塊，將木頭人兒包裹好了，揣在懷內。下得臺來，提了人頭，竟奔書房而來。此時已有五鼓

之半。

且說龐吉正與龐福在書房，說道：「今日天明已是六日，明日便可成功。雖然報了殺子之仇，只是便宜他全屍而死。」剛說至此，只聽得喀嚓的一聲，把窗戶上大玻璃打破，擲進一個毛茸茸、血淋淋的人頭來。龐吉猛然吃這一嚇，幾乎在椅子上栽倒。旁邊龐福嚇得縮作一團。遲了半晌，並無動靜，龐賊主僕方才仗著膽子，掌燈看時，卻是老道邢吉的首級。龐吉忽然省悟：「這必是開封府暗遣能人，前來破了法術，殺了老道。」即叫龐福傳喚家人四下裡搜尋，哪裡有個人影。只得叫人打掃了花園，埋了老道屍首，撤去法臺，忿忿悔恨而已。

且說南俠離了花園，來至牆外樹上，將包裹取下，拿了大衫披在身上，直奔開封。只見內外燈燭輝煌，俱是守護相爺，連忙叫人通報。公孫先生聞聽展爺到來，不勝歡喜，便同四勇士一並迎將出來。剛然見面，不及敘寒溫，展爺便道：「相爺身體久安麼？」公孫先生詫異，道：「吾兄何以知之？」展爺道：「且到裡面，再為細講。」大家拱手來至公所，將包裹放下。彼此遜坐，獻茶已畢。公孫策便問展爺：「何以知道相爺染病，請道其詳。」南俠道：「說起來話長。眾位賢弟且看此物，便知分曉。」說罷，懷中掏出一物，連忙打開，卻是一塊圓桌片兒，裡面裹定一個木頭人兒。公孫策接來，與眾人在燈下仔細端詳，不解其故。公孫策又細細看出，上面有字，彷彿是包公的名字與年庚，不覺失聲道：「噯喲！這是使的魘魔法兒罷。」展爺道：「還是老先生大才，猜的不錯。」眾人便問展爺：「此物從何處得來？」展爺才待要說，只見包興從裡跑出來道：「相爺已然醒來，今已坐起、現在書房喝粥呢。派我出來，說與展義士一同來的，叫我來請進書房一見。不知展爺來也不曾？」大家聽了，各各歡喜。原是燈下圍繞著看木頭人兒，包興未看見展爺，倒是展爺連忙站起，過來見了包興。包興只樂得心花開放，便道：「果然展爺來了。請罷，我們相爺在書房恭候呢。」

此時公孫先生同定展爺立刻來至書房，參見包公。包公連忙讓坐。展爺告坐，在對面椅子上坐下。公孫主簿在側首下位相陪。只聽包公道：「本閣屢叨義士救護，何以酬報？即如今若非義士；我包某幾乎一命休矣！從今後務望義士常在開封，扶助一二，庶不負渴想之誠。」展爺連說：「不敢，不敢。」公孫策在旁答道：「前次相爺曾差人去到尊府聘請吾兄，恰值公出未回，不料吾兄今日才到。」展爺道：「小弟萍蹤無定。因聞得老爺拜了相，特來參賀。不想在通真觀聞得老爺得病原由，故此連夜趕來。果然老爺病體痊癒，在下方能略盡微忱。這也是相爺洪福所致。」包公與公孫策聞聽展爺之言，不甚明白，問：「通真觀在哪裡？如何在那裡聽得信呢？」展爺道：「通真觀離三寶村不遠。」便說起夜間在跨所聽見小道士與婦人言語，「因此急急趕到太師的花園，正見老道拜壇，瓶子炸了，將老道殺死，包了木人前來。」展爺滔滔不斷，述說了一遍。包公聞聽，如夢方醒。公孫策在旁道：「如此說來，黃寡婦一案也就好辦了。」一句話提醒包公，說：「是呀，前次那婆子她說不見了女兒，莫非是小道士偷拐去了不成？」公孫策連忙稱：「是，相爺所見不差。」復又站起身來，將遞摺子告病，聖上欽派陳林前來看視並賞御醫診視，一並稟明。包公點頭，道：「既如此，明日先生辦一本參奏的摺子，一來恭請聖安，銷假謝恩；二來參龐太師善用魘魔法術，暗中謀害大臣，即以木人並殺死的老道邢吉為證。我於後日五鼓上朝呈遞。」包公吩咐已畢，公孫策連忙稱「是」。只見展爺起身告辭，因老爺初癒，惟恐勞了神思。包公便叫公孫策好生款待。二人作別，離了書房。

此時天已黎明，包公略為歇息，自有包興、李才二人伺候。外面公所內，展爺與公孫先生、王、馬、張、趙等各敘闊別之情。展爺又將得聞相爺欠安的情由，述說一遍。大家聞聽，方才省悟，不勝歡喜。雖然熬了幾夜未能安眠，到了此時，各各精神煥發，把乏困俱各忘在九霄雲外了。所謂「人逢喜事精神長」，是再不能錯的。彼此正在交談，只見伴當人等安放杯筷，擺上酒肴，極其豐盛。卻是四勇士於展爺見包公之時，便吩咐廚房趕辦肴饌，與展爺接風揮塵，彼此大家慶賀。因這些日子相爺欠安，鬧的上下沸騰，各各愁煩焦躁，誰還拿飯當事呢！不過是喝幾杯悶酒而已。今日這一暢快，真是非常之樂，換盞傳杯，高談闊論，說到快活之時、投機之處，不由得哈哈大笑，歡呼振耳。惟有四爺趙虎比別人尤其放肆，杯杯淨，盞盞乾，樂得他手舞足蹈。

包興忽然從外面進來，大家彼此讓坐。包興滿面笑容，道：「我奉相爺之命出來派差，抽空特來敬展爺一二杯。」展爺忙道：「豈敢，豈敢。適才酒已過量，斷難從命。」包興哪裡肯依。趙虎在旁攛掇，定要叫展爺立飲三杯。還是王朝分解，叫包興滿滿斟上了一盞敬展爺。展爺連忙接過，一飲而盡。大家又讓包興坐下。包興道：「我是不得空兒的，還要復命相爺。」公孫策問道：「此時相爺又派出什麼差使呢？」包興道：「相爺方才睡醒，喝了粥，吃了點心，便立刻出簽，叫往通真觀捉拿談明、談月 and 那婦人，並傳黃寡婦、趙國盛一齊到案。大約傳到，就要升堂辦事，可見相爺為國為民時刻在念，真不愧首相之位，實乃國家之大幸也！」包興告辭，上書房回話去了。

這裡眾人聽見相爺升堂，大家不敢多飲。惟有趙虎已經醉了，連忙用飯已畢，公孫策便約了展爺來至自己屋內，一壁說話，一壁打算參奏的摺底。

此時已將談明、談月並金香、玉香以及黃寡婦、趙國盛，俱各傳到。包公立刻升堂。喊了堂，入了座，便吩咐先帶談明。即將談明帶上堂來，雙膝跪倒。見他有三旬以上，形容枯瘦，舉止端詳，不像個作惡之人。

包公問道：「你就是叫談明的麼？快將所作之事報上來。」

談明向上叩頭，道：「小道士談明，師傅邢吉，在通真觀內出家。當初原是我師徒二人，我師傅邢吉每每作些闇昧之事，是小道時常諫勸，不但不肯聽勸，反加責處，因此小道憂思成病。不料後來小道有一族弟，他來看視小道。因他賭博宿娼，無所不為，鬧的甚是狼狽，原是探病為由，前來借貸。小道如何肯理他呢？他便哀求啼哭。誰知被師傅邢吉聽見，將他叫去，不知怎麼三言兩語，也出了家了。登時換了衣服鞋襪，起名叫作談月。噯喲！老爺呀！自談月到了廟中，我師傅如虎生翼。他二人作的不尷不尬之事，難以盡言。後來我師傅被龐太師請去，卻是談月跟隨，小道在廟看守。忽見一日夜間，有人敲門，小道連忙開了山門一看，只見談月帶了個少年小道一同進來。小道以為是同道。不然，又不知是他師傅行的什麼鬼祟。小道也不敢管，關了山門，便自睡了。至次日，小道因談月帶了同道之人，也應當見禮，小道便到跨所，進去一看，就把小道嚇慌了。誰知不是道士，卻是個少年女子，在那裡梳頭呢，小道才要抽身，卻見談月小解回來，便道：『師兄既已看見，我也不必隱瞞，此女乃是我暗裡帶來。無事便罷，如要有事，自有我一人承當，惟求師兄不要聲張就是了。』老爺想，小道素來受他的挾制，他如此說，小道還能管他麼？只得諾諾退去，求其不加害於我，便是萬幸了。自那日起，他每日又到龐太師府中去，出去時便將跨所封鎖；回來時，便同那女子吃喝耍笑。不想今日他剛要走，就被老爺這裡去了多人，將我等拿獲。這便是實在事跡。小道敢作證見，再不敢撒謊的。」老爺聽罷，暗暗點頭道：「看此道不是作惡之人，果然不出所料。」便吩咐帶在一旁。

便帶談月。只見談月上堂跪倒。老爺留神細看，見他約有二旬年歲，生得甚是俏麗，兩個眼睛滴溜溜的亂轉，已露出是個不良之輩了。又見他滿身華裳，更不是出家的形景。老爺將驚堂木一拍，道：「奸人婦女，私行拐帶，這也是你出家人作的麼？講！」談月才待開言，只見談明在旁厲聲道：「談月，今日到了公堂之上，你可要從實招上去。我方才將

你所作所為，俱各稟明瞭。」一句話把個談月噎的倒抽了一口氣，只得據實招道：「小道談月，因從那黃寡婦門口經過，只見有兩個女子，一個極醜，一個很俊，小道便留心。後來一來二去，漸漸的熟識。每日見那女子門前站立，彼此俱有眷戀之心，便暗定私約，悄從後門出入。不想被黃寡婦撞見，是小道多用金帛買囑黃寡婦，便應允了。誰知後來趙家要迎娶，黃寡婦著了急了，便定了計策。就那日迎娶的夜裡，趁著忙亂之際，小道算是俗家的親戚，便將玉香改妝，私行逃走。彼時已與金香說明。她原是長的醜陋，無人聘娶，莫若頂替去了；到了那裡，生米已成熟飯，他也就反悔不來了。心想是個巧宗兒。誰知今日犯在當官。」說罷，往上磕頭。包公問道：「你用多少銀子買囑了黃寡婦？」談月道：「紋銀三百兩。」包公問道：「你一個小道士，哪裡有許多銀子呢？」談月道：「是偷我師傅的。」包公道：「你師傅哪有許多銀子呢？」談月道：「我師傅原有屬魔法，百發百中。若要害人，只用桃木做個人兒，上面寫著名姓年庚，用污血裝在瓶內。我師傅作起法來，只消七日，那人便氣絕身亡。只因老包……」說至此，自己連忙啞了一口，「呸！呸！只因老爺有殺龐太師之子之仇，龐太師懷恨在心，將我師傅請去，言明作成此事，謝銀一千五百兩。我師傅先要五百兩，下欠一千兩，等候事成再給。」包公聽罷，便道：「怪得你還要偷你師傅一千兩，與玉香遠走高飛，作長久夫妻呢！這就是了。」談月聽了此言，吃驚不小：「此話是我與玉香說的，老爺如何知道呢？必是被談明悄悄聽去了。」他哪裡知道，暗地裡有個展爺與他泄了底呢。先將他二人帶將下去，吩咐帶黃寡婦母女上堂。不知如何審辦，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金鑾殿包相參太師 耀武樓南俠封護衛

且說包公審明談月，吩咐將黃寡婦母女三人帶上來。只見金香果然醜陋不堪，玉香雖則俏麗，甚是妖淫。包公便問黃寡婦：「你受了談月三百兩，在於何處？」黃寡婦已知談月招承，只得吐實，稟道：「現藏在家中櫃底內。」包公立刻派人前去起贓。將她母女每人撈了一撈，發在教坊司：母為虔婆，暗合了貪財賣好之意；女為娼妓，又隨了倚門賣俏之心。金香自慚貌陋，無人聘娶，情願身入空門為尼。贓銀起到，償了趙國盛銀五十兩，著他另外擇娶。談明素行謹慎，即著他在通真觀為觀主。談月定了個邊遠充軍，候參奏下來，質對明白，再行起解。審判已明，包公退堂，來至書房。此時公孫先生已將摺底辦妥，請示。包公看了，又將談月的口供敘上了幾句，方叫公孫策繕寫，預備明日五鼓參奏。

至次日，天子臨軒。包公出班，俯伏金階。仁宗一見包公，滿心歡喜，便知他病體痊癒，急速宣上殿來。包公先謝了恩，然後將摺子高捧，謹呈御覽。聖上看畢，又有桃木人兒等作證，不覺心中輾轉道：「怪道包卿得病，不知從何而起，原來暗中有人陷害。」又一轉想：「龐吉你乃堂堂國戚，如何行此小人闇昧之事？豈有此理！」想至此，即將龐吉宣上殿來，仁宗便將參摺擲下。龐吉見龍顏帶怒，連忙捧讀，不由的面目更色，雙膝跪倒，惟有俯首伏罪而已。聖上痛加申飭，念他是椒房之戚，著從寬罰俸三年。天子又安慰了包公一番，立時叫龐吉當面與包公陪罪。龐賊遵旨，不敢違背，只得向包公跟前謝過。包公亦知他是國戚，皇上眷顧，而且又將他罰俸，也就罷了。此事幸虧和事的天子，才化為烏有。二人重新又謝了恩。大家朝散，天子還宮。

包公五六日未能上朝，便在内閣料理這幾日公事。只見聖上親派內輔出來宣旨道：「聖上在修文殿宣召包公。」包公聞聽，即隨內輔進內，來至修文殿，朝了聖駕。天子賜座。包公謝恩。天子便問道：「卿六日未朝，朕如失股肱，不勝鬱悶。今日見了卿家，方覺暢然。」包公奏道：「臣猝然遭疾，有勞聖慮，臣何以克當。」天子又問道：「卿參招上義士展昭，不知他是何如人？」包公奏道：「此人是個俠士，臣屢蒙此人救護。」便說：「當初趕考時路過金龍寺，遇凶僧陷害，多虧了展昭將臣救出；後來奉旨陳州放賑，路過天昌鎮擒拿刺客項福，也是此人；即如前日在龐吉花園破了妖魔，也是此人。」天子聞聽，龍顏大悅，道：「如此說來，此人不獨與卿有恩，他的武藝竟是超群的了。」包公奏道：「若論展昭武藝，他有三絕：第一，劍法精奧；第二，袖箭百發百中；第三，他的縱躍法，真有飛簷走壁之能。」天子聽至此，不覺鼓掌大笑，道：「朕久已要選武藝超群的，未得其人。今聽卿家之言，甚合朕意。此人可現在否？」包公奏道：「此人現在臣的衙內。」天子道：「既如此，明日卿家將此人帶領入朝，朕親往耀武樓試藝。」

包公遵旨，叩辭聖駕，出了修文殿，又來到內閣。料理官事已畢，乘轎回至開封，至公堂落轎，復將官事料理一番。退堂，進了書房。包興遞茶。包公叫：「請展爺。」不多時，展爺來到書房。包公便將今日聖上旨意，一一述說：「明早就要隨本閣入朝，參見聖駕。」展爺到了此時雖不願意，無奈包公已遵旨，只是謙遜了幾句：「惟恐藝不驚人，反要辜負了相爺一番美意。」彼此又敘談了多少時，方才辭了包相，來到公所之內，此時公孫策與四勇士俱已知道展爺明日引見，一個個見了，未免就要道喜。大家又聚飲一番。

至次日五鼓，包公乘轎，展爺乘馬，一同入朝伺候。駕幸耀武樓，合朝文武扈從，天子來至耀武樓，升了寶座。包公便將展昭帶至丹墀，跪倒參駕。聖上見他有三旬以內年紀，氣宇不凡，舉止合宜，龍心大悅。略問了問家鄉籍貫。展昭一奏對，甚是明晰。天子便叫他舞劍，展爺謝恩，下了丹墀，早有公孫策與四勇士俱各暗暗跟來，將寶劍遞過。展爺抱在懷中，步上丹墀，朝上叩了頭，將袍襟略為掖了一掖，先有個開門式，只見光閃閃，冷森森，一縷銀光翻騰上下。起初時身隨劍轉，還可以注目留神；到後來竟使人眼花繚亂。其中的削砍劈剝，勾挑撥刺，無一不精。合朝文武以及丹墀之下眾人，無不暗暗喝采，惟有四勇士更為關心，仰首翹望，捏著一把汗，在那裡替他用力，見他舞到妙處，不由的甘心佩服：「真不愧『南俠』二字。」展爺這裡施展平生學藝，招招用意，處處留心，將劍舞完，仍是懷中抱月的架式收住，復又朝上磕頭。見他面不更色，氣不發喘。

天子大樂，便問包公道：「真好劍法！怪不得卿家誇獎，他的袖箭又如何試法？」包公奏道：「展昭曾言，夜間能打滅香頭之火。如今白晝，只好用較射的木牌，上面糊上白紙，聖上隨意點上三個硃點，試他的袖箭。不知聖意若何？」天子道：「甚合朕意。」誰知包公早已吩咐預備下了，自有執事人員將木牌拿來。天子驗看，上面糊定白紙，連個黑星皺紋一概沒有，由不得提起硃筆，隨意點了三個大點，叫執事人員隨展昭去，該立於何處任他自便。因袖箭乃自己煉就的步數遠近，與別人的兵刃不同。展昭深體聖意，隨執事人員下了丹墀，斜行約二三十步遠近，估量聖上必看得見，方叫人把木牌立穩。左右俱各退後。展昭又在木牌之前，對著耀武樓遙拜。拜畢，立起身來，看準紅點，翻身竟奔耀武樓。跑來約有二十步，只見他將左手一揚，右手便遞將出去，只聽木牌上拍的一聲；他便立住腳，正對了木牌，又是一揚手，只聽那邊木牌上又是一聲拍；展爺此時卻改了一個臥虎勢，將腰一躬，脖項一扭，從胳膊窩內將右手往外一推，只聽得拍，將木牌打的亂晃，展爺一伏身，來到丹墀之下，往上叩頭。此時已有人將木牌拿來，請聖上驗看。見三枝八寸長短的袖箭，俱各釘在朱紅點上，惟有末一枝已將木牌釘透。天子看了，甚覺罕然，連聲稱道：「真絕技也！」

包公又奏：「啟上吾主，展昭第三技乃縱躍法，非登高不可，須脫去長衣方能靈便。就叫他上對面五間高閣，我主可以

登樓一望，看的始能真切。」天子道：「卿言甚是。」聖上起身，剛登扶梯，便傳旨：「所有大臣俱各隨朕登樓，餘者俱在樓下。」便有隨事內監回身傳了聖旨。包公領班，慢慢登了高樓。天子攔入座，眾臣環立左右。

展昭此時已將袍服脫卸，紮縛停當。四爺趙虎不知從何處暖了一杯酒來，說道：「大哥且飲一杯助助興，提提氣。」展昭道：「多謝賢弟費心。」接過一飲而盡。趙爺還要斟時，見展昭已走出數步。楞爺卻自己悄悄的飲了三杯，過來翹著腳兒，往對面閣上觀看。

單說展昭到了閣下，轉身又向耀武樓上叩拜。立起來，他便在平地上驚伏鶴行，徘徊了幾步。忽見他身體一縮，腰背一躬，嗖的一聲，猶如雲中飛燕一般，早已輕輕落在高閣之上。這邊天子驚喜非常，道：「卿等看他，如何一轉眼間就上了高閣呢？」眾臣宰齊聲誇贊。此時展昭顯弄本領，走到高閣柱下，雙手將柱一攙，身體一飄，兩腿一飛，嗤、嗤、嗤、嗤順柱倒爬而上。到了柁頭，用左手把住，左腿盤在柱上，將虎體一挺，右手一揚，作了個探海勢。天子看了，連聲贊「好」。群臣以及樓下人等無不喝采。又見他右手抓住椽頭，滴溜溜身體一轉，把眾人嚇了一跳。他卻轉過左手，找著椽頭，腳尖幾登定檀方，上面兩手倒把，下面兩腳擺步，由東邊串到西邊，由西邊又串到東邊。串來串去，串到中間，忽然把雙腳一拳，用了個捲身勢往上一翻，腳跟登定瓦隴，平平的將身子翻上房去。天子看至此，不由失聲道：

「奇哉！奇哉！這哪裡是個人，分明是朕的御貓一般。」誰知展昭在高處業已聽見，便在房上與聖上叩頭。眾人又是歡喜，又替他害怕。只因聖上金口說了「御貓」二字，南俠從此就得了這個綽號，人人稱他為御貓。此號一傳不知緊要，便惹起了多少英雄好漢，人人奇材，個個豪傑。若非這些異人出仕，如何平定襄陽的大事。後文慢表。

當下仁宗天子親試了展昭的三藝，當日駕轉還宮，立刻傳旨：「展昭為御前四品帶刀護衛，就在開封府供職。」包公帶領展昭望闕叩頭謝恩。諸事已畢，回轉開封。包公進了書房，立刻叫包興備了四品武職服色送與展昭。展昭連忙穿起，隨著包興來到書房，與包公行禮。包公哪裡肯受，遜讓多時，只受了半禮。展昭又叫包興進內在夫人跟前代白，就說展昭與夫人磕頭。包興去了多時，回來說道：「夫人說，老爺屢蒙老爺護救，實實感謝不盡。日後還要求展老爺時時幫助相爺。給展老爺道喜，禮是不敢當的。」展昭恭恭敬敬，連連稱「是」。包公又告訴他：「明早具公服上朝，本閣替你代奏謝恩。」展昭謝道：「卑職謹依鈞命。」說罷，退出，來到公所。公孫策與四勇士俱各上前道喜。彼此遜讓一番，大家入座，不多時，擺上豐盛酒肴。這是眾人與展昭賀喜的。公孫策為首，便要安席敬酒。展昭哪裡肯依，便道：「你我皆知兄弟，若如此，便是拿我當外人看了。」大家見展昭如此，公議共敬三杯。展昭領了，謝過眾人，彼此就座。飲酒之間，又提起今日試藝，大家贊不絕口。展昭再三謙遜，毫無自滿之意，大家更為佩服。

正在飲酒之際，只見包興進來，大家讓坐。包興道：「實實不能相陪，相爺叫我來請公孫先生來了。」眾人便問何事。包興道：「方才老爺進內，吃了飯出來，便到書房，叫請公孫先生。不知為著何事。」公孫策暫向眾人告辭，同包興進內，往書房去了。這裡眾人納悶，再也測度不出是為什麼事來。不多一會，只見公孫策出來，大家便問：「相爺呼喚，有何臺諭？」公孫策道：「不為別的，一來給展大哥辦理謝恩摺子；二來為前在修文殿召見之時，聖上說了一句幾天沒見咱家相爺如失股肱，相爺因想起國家總以選拔人才為要。況有太后入宮大慶之典禮，宜加一科，為國求賢。叫我打個條陳摺底兒，請開恩科。」展昭道：「這也是一件極好的事。既如此，咱們吃飯罷，不可耽擱了賢弟正事。」公孫策道：「一個摺底也甚容易，何必太忙。」展昭道：「雖則如此，相爺既然吩咐，想來必是等著看呢。你我朝夕聚首，何爭此一刻呢？」公孫策聽展昭說得有理，只得要飯來。大家用畢，離席，散坐吃茶。公孫先生得便來到自己屋內，略為思索，提筆一揮而就，交包興請示相爺看過，立刻繕寫清楚，預備明日呈遞。

至次日五鼓，包公帶領展昭到了朝房，伺候謝恩。眾人見了展昭，無不悄悄議論誇贊。又見展昭穿著簇新的四品武職服色，越顯得氣宇昂昂，威風凜凜，真真令人羨慕之中可畏可親。及至聖上升殿，展昭謝過恩後，包公便將加恩科的本章遞上。天子看了甚喜，硃批依議，發到內閣，立刻出抄，頒行各省。所有各處文書一下，人人皆知。

不識後文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三回 洪義贈金夫妻遭變 白雄打虎甥舅相逢

且說恩科文書行至湖廣，便驚動了一個飽學之人。你道此人姓甚名誰？他乃湖廣武昌府江夏縣南安善村居住，姓范名仲禹，妻子白氏玉蓮，孩兒金哥年方七歲，一家三口度日。他雖是飽學名士，卻是一個寒儒，家道艱難，止於餬口。一日，會文回來，長吁短歎，悶悶不樂。白氏一見，不知丈夫為著何事，或者與人合了氣了，便向前問道：「相公今日會文回來，為何不悅呢？」范生道：「娘子有所不知，今日與同窗會文，卻未作課，見他們一個個裝束行李，張羅起身。我便問他：『如此的忙迫，要往哪裡去？』同窗朋友道：『怎麼？范兄你還不知道麼？如今聖上額外的曠典，加了恩科，文書早已行到本省。我們尚要前去赴考，何況范兄呢！范兄若到京時，必是鰲頭獨佔了。』是我聽了此言，不覺掃興而歸。娘子，你看家中一貧如洗，我學生焉能到得京中赴考呢？」說罷，不覺長歎了一聲。白氏道：「相公，原來如此。據妾心想來，此事也是徒愁無益。妾身也久有此意。我自別了母親，今已數年之久，原打算相公進京赴考時，妾身意欲同相公一同起身，一來相公赴考，二來妾身也可順便探望母親。無奈事不遂心，家道艱難，也只好置之度外了。」白氏又勸慰了丈夫許多言語。范生一想，原是徒愁無益之事，也就只好丟開。

至次日清晨，正在梳洗，忽聽有人叩門。范生連忙出去，開門一看，卻是個知己的老朋友劉洪義，不勝歡喜。二人攜手，進了茅屋，因劉洪義是個年老之人，而且為人忠梗，素來白氏娘子俱是不迴避的，便上前與伯伯見禮。金哥也來拜揖。劉老者好生歡喜。遜坐烹茶。劉老者道：「我今來特為一事，與賢弟商議。當今額外曠典，加了恩科，賢弟可知道麼？」范生道：「昨日會文去方知。」劉老者道：「賢弟既已知道，可有什麼打算呢？」范生歎道：「別人可瞞，似老兄跟前，小弟焉敢撒謊，兄看室如懸磬，叫小弟如之奈何？」說罷，不覺淒然。劉老一見，便道：「賢弟不要如此。但不知赴京費用可得多少呢？」范生道：「此事說來，尤其叫人為難。」便將昨日白氏欲要順便探母的話，說了一遍。劉老者聞聽，連連點頭：「人生莫大於孝，這也是該當的。如此算來，約用幾何呢？」范生答道：「昨日小弟細細盤算，若三口人一同赴京，一切用度至少也得需七八十兩。一時如何措辦得來呢？也只好丟開罷了。」劉老者聞聽，沉吟了半晌，道：「既然如此，待我與你籌劃籌劃去。倘得事成，豈不是件好事呢？」范生連連稱謝。劉老者立起身來要走。范生斷不肯放，是必留下吃飯。劉老者道：「吃飯是小事，惟恐耽誤了正事，容我早早回去，張羅張羅事情要緊。」范生便不肯緊留，送出柴門。分別時，劉老者道：「就是明日罷，賢弟務必在家中聽我的信息。」說罷，告別而去。

范生送了劉老者回來，心中又是歡喜，又是感歎：歡喜的是，事有湊巧；感歎的是，自己艱難卻又繫累朋友。又與白氏娘子望空撲影地盤算了一回。到了次日，范生如坐針氈一般，坐立不安，時刻盼望。好容易天將交午，只聽有人叩門，

范生忙將門開了，只見劉老者拉進一頭黑驢，滿面是汗，喘吁吁地進來，說道：「好黑驢！許久不騎他，他就鬧起手來了。一路上累的老漢通身是汗。」說著話，一同來到屋內坐下，說道：「幸喜事已成就，竟是賢弟的機遇。」一壁說著，將驢上的錢袋兒從外面拿下來，放在屋內桌上；掏出兩封銀子，又放在？上，說道：「這是一百兩銀子。賢弟與弟婦帶領姪兒可以進京了。」范生此時真是喜出望外，便道：「如何用的了這許多呢？再者不知老兄如何借來，望乞明白指示。」劉老者笑道：「賢弟不必多慮。此銀也是我相好借來的，並無利息；縱有利息，有我一面承管。再者銀子雖多，賢弟只管拿去。俗語說的好：『窮家富路。』我又說句不吉祥的話兒，倘若賢弟落了孫山，就在京中居住，不必往返跋涉。到了明年就是正科，豈不省事？總是寬餘些好。」范生聽了此言有理，知道劉老為人豪爽，也不致謝，惟有銘感而已。劉老又道：「賢弟起身應用何物，也當辦理。」范生道：「如今有了銀子，便好辦了。」劉老者道：「既如此，賢弟便計慮明白。我今日也不回去了，同你上街辦理行裝。明日極好的黃道日期，就要起身才好。」范生便同劉老者牽了黑驢，出柴門，竟奔街市制辦行裝。白氏在家中，也收拾起身之物。到了晚間，劉老與范生同來，一同收拾行李，直鬧到三鼓方歇。所有粗使的傢伙以及房屋，俱托劉老者照管。劉老者上了年紀之人，如何睡的著；范生又惦念著明日行路，也是不能安睡。二人閒談，劉老者便囑咐了多少言語，范生一一謹記。

剛到黎明，車子便來，急將行李裝好。白氏拜別了劉伯伯，不覺淚下。母子二人上車。劉老者便道：「賢弟，我有一言奉告。」指著黑驢道：「此驢乃我蓄養多年，我今將此驢奉送，賢弟騎上京去便了。」范生道：「既蒙兄賜，不敢推辭。」范生拉了黑驢出柴門。二人把握，難割難捨，不忍分離。范生哭的連話也說不出來。還是劉老者硬著心腸，說：「賢弟請乘騎，恕我不遠送了。」說罷，竟自進了柴門。范生只得含悲去了。這裡劉老者封鎖門戶，照看房屋，這且不表。

單言范生一路赴京，無非是曉行夜宿，饑餐渴飲，卻是平平安安地到了京都，找了住所，安頓家小。范生就要到萬全山尋找岳母去，倒是白氏攔住，道：「相公不必太忙。原為的是科場而來，莫若場後諸事已畢，再去不遲。一來別了數年，到了那裡，未免有許多應酬，又要分心。目下且養心神，候場務完了，我母子與你同去。二來相別許久，何爭此一時呢？」范生聽白氏說的有理，只得且料理科考，投文投卷。

到場期已近，卻是奉旨欽派包首相的主考，真是至正無私，利弊全消。范生三場完竣，甚是得意，因想：「妻子同來，原為探望岳母，場前賢妻體諒於我，恐我分心勞神。遲到如今，我若不體諒賢妻，她母女分別數載之久，今離咫尺，不能使她母女相逢，豈不顯得我過於情薄麼？」於是備上黑驢，覓了車輛，言明送至萬全山即回。夫妻父子三人，鎖了寓所的門，一直竟奔萬全山而來。

到了萬全山，將車輛打發回去，便同妻子入山尋找白氏娘家，以為來到便可以找著，誰知問了多少行人，俱各不知。范生不由的煩躁起來，後悔不該將車打發回去。原打算既到了萬全山，總然再有幾里路程，叫妻子乘驢抱了孩兒，自己也可以步行，他卻如何料得到竟會找不著呢。因此便叫妻子帶同孩兒在一塊青石上歇息，將黑驢放青靛草，自己便放開腳步，一直出了東山口，逢人便問，並無有一個知道白家的。心中好生氣悶，又記念著妻子，更搭著兩腿酸疼，只得慢慢踱將回來。及至來到青石之處，白氏娘子與金哥俱各不見了。這一驚非同小可，只急得眼似金鈴，四下瞭望，哪裡有個人影兒呢。到了此時，不覺高聲呼喚，聲音響處，山鳴谷應，卻有誰來答應？喚夠多時，聲啞口乾，也就沒有勁了，他就坐在石上，放聲大哭。

正在悲恐之際，只見那邊來個年老的樵人，連忙上前問道：「老丈，你可曾見有一婦人帶領個孩兒麼？」樵人道：「見可見個婦人，並沒有小孩子。」范生即問道：「這婦人在哪裡？」樵人搖首，道：「說起來凶得很呢。足下，你不曉得離此山五里遠，有一村名喚獨虎莊，莊中有個威烈侯名叫葛登雲。此人兇悍非常，搶掠民間婦女。方才見他射獵回來，馬上馱一個啼哭的婦人，竟奔他莊內去了。」范生聞聽，忙忙問道：「此莊在山下方？」樵人道：「就在東南方。你看那邊遠遠一叢樹林，那裡就是。」范生聽了一看，也不作別，竟飛跑下山，投莊中去了。

你道金哥為何不見？只因葛登雲帶了一群豪奴，進山搜尋野獸，不想從深草叢中趕起一隻猛虎。虎見人多，各執兵刃，不敢揚威，它便跑下山來。恰恰從青石經過，它就一張口把金哥叼去，就將白氏嚇的昏暈過去。正遇葛登雲趕下虎來，一見這白氏，他便令人馱在馬上，回莊去了。那虎往西去了，連越兩小峰。不防那邊樹上有一樵夫正在伐柯，忽見猛虎銜一小孩，也是急中生智，將手中板斧照定虎頭拋擊下去，正打在虎背之上，那虎猛然被斧擊中，將腰一塌，口一張，將小兒便落在塵埃。樵夫見虎受傷，便跳下樹來，手疾眼快，拉起扁擔照著虎的後胯就是一下，力量不小。只聽吼的一聲，那虎躡過嶺去。

樵夫忙將小兒扶起，抱在懷中，見他還有氣息，看了看雖有傷痕，卻不甚重；呼喚多時，漸漸的甦醒過來，不由得滿心歡喜。又恐再遇野獸，不是當耍的，急急攬定小兒，先尋著板斧，掖在腰間；然後提了扁擔步下山來，一直竟奔西南，進了八寶村。走不多會，到了自己門首，便呼道：「母親開門，孩兒回來了。」只見裡面走出一個半白頭髮的婆婆來，將門開放，不覺失聲道：「噯喲！你從何處抱了個小兒回來？」樵夫道：「母親，且到裡面再為細述。」婆婆接過扁擔，關了門戶，樵夫進屋，將小兒輕輕放在？上，自己拔去板斧，向婆婆道：「母親，可有熱水取些來？」婆婆連忙拿過一盞。樵夫將小兒扶起，叫他喝了點熱水，方才轉過氣來，噯喲一聲，道：「嚇死我了！」

此時那婆婆也來看視，見他雖有塵垢，卻是眉清目秀，心中疼愛的不知要怎麼樣才好。那樵夫便將從虎口救出之話，說了一回。那婆婆聽了，又不勝驚駭，便撫摸著小兒，道：「你是虎口餘生，將來造化不小，富貴綿長。休要害怕，慢慢的將家鄉住處告訴於我。」小兒道：「我姓范名叫金哥，年方七歲。」婆婆見他說話明白，又問他：「可有父母沒有？」金哥道：「父母俱在。父名仲禹，母親白氏。」婆婆聽了，不覺詫異，道：「你家住哪裡？」金哥道：「我不是京都人，乃是湖廣武昌府江夏縣安善村居住。」婆婆聽了，連忙問道：「你母親莫非乳名叫玉蓮麼？」金哥道：「正是。」婆婆聞聽，將金哥一攬，道：「噯喲！我的乖乖呀！你可疼煞我也！」說罷，就哭起來。金哥怔了，不知為何。旁邊樵夫道：「我告訴你，你不必發怔。我叫白雄。方才提的玉蓮，乃是我的同胞姐姐。這婆婆便是我的母親。」金哥道：「如此說來，他是我的母舅，你便是我的外祖母了。」說罷，將小手兒把婆婆一攬，也就痛哭起來。

要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回 受亂棍范狀元瘋癲 貪多杯屈鬍子喪命

且說金哥認了母舅，與外祖母摟著痛哭。白雄含淚勸慰多時，方才住聲。白老安人道：「既是你父母來京，為何不到我這裡來？」金哥道：「皆因為尋找外祖母，我才被虎叼去。」便將父母來京赴考，母親順便探母的事，說了一遍：

「是我父母商議定於場後尋找外祖母，故此今日來至萬全山下。誰知問人俱各不知，因此我與母親在青石之上等候，爹爹出東山口找尋去了。就在此時，猛然出來一隻老虎就把我叨著走了，我也不知道了，不想被母舅救到此間。只是我父母不知此時哭到什麼地步，豈不傷感壞了呢！」說罷，又哭起來了。白雄道：「此處離萬全山有數里之遙，地名八寶村。你等在東山口找尋，如何有人知道呢？外甥不必啼哭。今日天氣已晚，待我明日前往東山口找尋你父母便了。」說罷，忙收拾飯食。又拿出刀傷藥來。白老安人與他擰塵梳洗，將藥敷了傷痕。又怕他小孩子家想念父母，百般地哄他。

到了次日黎明，白雄掖了板爺，提著扁擔，竟奔萬全山而來。到了青石之旁，左右顧盼，那裡有個人影兒。正在瞭望，忽見那邊來了一人，頭髮蓬鬆，血漬滿面，左手提著衣襟，右手執定一隻朱履，慌慌張張，竟奔前來。白雄一見，才待開言，只見那人舉起鞋來，照著白雄就打，說道：「好狗頭呀！你打得老爺好！你殺得老爺好！」白雄急急閃過，仔細一看，卻像姐夫范仲禹模樣。及至問時，卻是瘋癲的，言語並不明白。白雄忽然想起：「我何不回家背了外甥來叫他認認呢？」因說道：「那瘋漢，你在此略等一等，我去去便來。」他就直奔八寶村去了。

你道那瘋漢是誰？原來就是范仲禹。只因聽了老樵人之言，急急趕到獨虎莊，硬向威烈侯門前要他的妻子。可恨葛賊暗用穩軍計留下范生，到了夜間，說他無故將他家人殺害，一聲喝令，一頓亂棍將范生打得氣絕而亡。他卻叫人弄個箱子，把范生裝在裡面，於五鼓時抬至荒郊拋棄。不想路上遇見一群報錄的人，將此箱劫去。這些報錄的，原是報范生點了頭名狀元的，因見下處無人，封鎖著門，問人時，說范生合家具探親往萬全山去了，因此他等連夜趕來。偶見二人抬定一隻箱子，以為必是晝夜竊來的，又在曠野之間，倚仗人多，便將箱子劫下。抬箱子人跑了。眾人算發了一注外財，抽出繩槓，連忙開看。不料范生死而復甦，一挺身跳出箱來，拿定朱履就是一頓亂打。眾人見他披髮帶血，情景可怕，也就一哄而散。他便踉踉蹌蹌，信步來至萬全山，恰與白雄相遇。

再說白雄回到家中，對母親說知，背了金哥，急往萬全山而來。及至來到，瘋漢早已不知往哪裡去了。白雄無可如何，只得背了金哥回轉家中。他卻不辭辛苦，問明了金哥在城內何方居住。從八寶山村要到城中，也有四十多里，他哪管遠近，一直竟奔城中而來。到了范生下處一看，卻是仍然封鎖，真是「乘興而來，敗興而返」。忽聽街市之上，人人傳說新科狀元范仲禹不知去向。他一聽見滿心歡喜，暗道：「他既已中了狀元，自然有在官人役訪查找尋，必是要有下落的了。且自回家，報了喜信，我再細細盤問外甥一番便了。」白雄自城內回家，見了母親，備述一切。金哥聞聽父母不知去向，便痛哭起來。白老安人勸慰多時，方才住聲。白雄便細細盤問外甥。金哥便將母子如何坐車，父親騎驢到了山下，如何把驢放青艸，母子如何在青石之上等候，父親如何出東山口打聽，此時就被虎叨了去的話，說了一遍。白雄都一一記在心間，等次日再去尋找便了。

你說白雄這一天辛苦，來回跑了足有一百四五十里，也真難為他。只顧說他這一邊的辛苦，就落了那一邊的正文。野史有云：「一張口難說兩家話。」真是果然。就是他辛苦這一天，便有許多事故在內。

你道何事？原來城中鼓樓大街西邊有座興隆木廠，卻是山西人開張。弟兄二人，哥哥名叫屈申，兄弟名叫屈良。屈申長的相貌不揚，又搭著一嘴巴紮紮鬍子，人人皆稱他為「屈鬍子」。他最愛杯中物，每日醺醺，因此又得了個外號兒，叫「酒曲子」。他雖然好喝，卻與正事不誤，又加屈良幫助，把個買賣作了個鐵桶相似，甚為興旺。因為萬全山南，便是木商的船廠。這一天，屈申與屈良商議，道：「聽說新貨已到，樂（老）子要到那裡看看。如若對勁兒，咱倒批下些，豈不便宜呢？」屈良也甚願意，便拿襠襖錢奴子裝上四百兩紋銀，備了一頭醬色花白的叫驢。此驢最愛趕群：路上不見驢，他不好生走；若見了驢，他就追，也是慣了的毛病兒。屈申接過銀子襠襖，搭在驢鞍上面，乘上驢，競奔萬全山南。

到了船廠，木商彼此相熟。看了多少木料，行市全然不對。買賣中的規矩，交易不成仁義在。雖然木料沒批，酒肴是要預備的。屈申一見了酒，不覺勾起他的饞蟲來了，左一杯，右一杯，說也有，笑也有，竟自樂而忘歸。猛然一抬頭，看了看日色已然平西了，他便忙了，道：「樂（老）子還（含）要淨（進）沉（城）呢！天萬（晚）拉（咧），天晚咧。」說著話，便起身作揖拱腰兒，連忙拉了醬色花驢，竟奔萬全山而來。

他越著急，驢越不走，左一鞭，右一鞭，罵道：「窪八日的臭屎蛋！『養軍千日，用在一朝。』老陽兒（太陽）眼看著沒啦，你含合我鬧晃晃呢！」話未說完，忽見那驢兩耳一支楞，「嗎」的一聲就叫起來，四個蹄子亂竄飛跑。屈申知道他的毛病，必是聽見前面有驢叫喚，他必要追。因此攔住扯手由他跑去，到底比鬧（呆）強。誰知跑來跑去，果見前面有一頭驢。他這驢一見，便將前蹄揚起，連蹦帶跳。屈申坐不住鞍心，順著驢屁股掉將下來。連忙爬起，用鞭子亂打一回，只得揪住嚼子，將驢帶轉，拴在那邊一株小榆樹上。過來一看，卻是一頭黑驢，鞍俱全。這便是昨日范生騎來的黑驢。放青艸，迫促之際，將他撒下。黑驢一夜未吃料，信步由韉，出了東山口外，故在此處仍是啃青，屈申看了多時，便嚷道：「這是誰的黑驢？」連嚷幾聲，並無人應，自己說道：「好一頭黑驢！」又瞧了瞧口，才四個牙，膘滿肉肥，而且鞍鮮明，暗暗想道：「趁著無人，樂子何不換他娘的。」即將錢鞭子拿過來，搭在黑驢身上，一扯扯手，翻身上去。只見黑驢迤迤迤迤，卻是飛快的好走兒。屈申心中歡喜，以為得了便宜。

忽然見天氣改變，狂風驟起，一陣黃沙打的二目難睜。此時已有掌燈的時候，屈申心中躊躇道：「這官（光）景，城是進不去了。我還有四百兩營（銀）子，這可咱（怎）的好？前面萬全山若遇見個打夢（悶）棍的，那才是早（糟）兒糕呢！只好找個仍（人）家借個休（宿）兒。」心裡想著，只見前面有個襠襖坡兒，南上坡忽見有燈光。屈申便下了黑驢，拉到上坡，來到門前。

忽聽裡面有婦人說道：「嫁漢嫁漢，穿衣吃飯。有把老婆餓起來的麼？」又聽男子說話道：「你餓著，誰又吃什麼來呢？」婦人接著說道：「你沒吃什麼，你倒灌黃湯了。」男子又道：「誰不叫你也喝呢？」婦人道：「我要會喝，我早喝了。既弄了來，不知糴柴米，你先張羅你的酒！」男子道：「這難說，也是我的口頭福兒。」婦人道：「既愛吃現成兒的，索性明兒我掙了你吃爽利，叫你享享福兒。」男子道：「你別胡說。我雖窮，可是好朋友。」婦人道：「街市上哪有你這樣的好朋友呢？」屈申聽至此，欲待不敲門，看了看四面黑，別處又無燈光，只得用鞭子敲戶，道：「借官（光）兒，尋個休兒。」裡面卻不言語了。

屈申又叫了半天，方聽婦人問道：「找誰的？」屈申道：「我是行路的，因天賀（黑）了，借官（光）兒，尋個休兒。明兒重禮相謝。」婦人道：「你等等。」又遲了半天，方見有個男子出來，打著一個燈籠，問道：「作什麼的？」屈申作個揖，道：「我是個走路兒的。因天萬（晚）咧（啦），難以行走，故此驚動，借個休兒。明兒重禮相謝。」男子道：「原來如此。這有什麼呢，請到家裡坐。」屈申道：「我還有一頭驢。」男子道：「只管拉進來。」將驢拴在東邊樹上，便持燈引進來，讓至屋內。

屈申提了錢襠，隨在後面。進來一看，卻是兩明一暗，三間草房。屈申將襠放在炕上，重新與那男子見禮。那男子還禮，道：「茅屋草舍，掌櫃的不要見笑。」屈申道：「好說。」男子便問：「尊姓？在哪裡發財？」屈申道：「姓屈

名叫屈申，在沉（城）裡故（鼓）樓大該（街）開著個心（興）倫（隆）木廠。我含（還）沒吝（領）教你老貴信（姓）？」男子道：「我姓李名叫李保。」屈申道：「原來是李大過（哥），失敬，失敬。」李保道：「好說，好說。屈大哥，久仰，久仰。」

你道這李保是誰？他就是李天官派了跟包公上京赴考的李保。後因包公罷職，他以為包公再沒有出頭之日，因此將行李銀兩拐去逃走。每日花街柳巷，花了不多的日子，便將行李銀兩用盡，流落至此，投在李老頭店中。李老兒夫妻見他勤謹小心，膝下又無兒子，只有一女，便將他招贅，作了養老的女婿。誰知他日性不改，仍是嫖賭吃喝，生生把李老兒夫妻氣死。他便接過店來，更無忌憚，放蕩自由，加著李氏也是個好吃懶做的女人，不上一二年便把店關了。後來鬧的實在無法，就將前面傢伙等項典賣與人，又將房屋拆毀賣了折貨，只剩了三間草房，到今日落得一貧如洗。偏偏遇見倒運的屈申前來投宿。

當日李保與他攀話，見燈內無油，立起身來向東間，掀起破布簾子，進內取油。只見他女人悄悄問道：「方才他往炕上一放，咕咚一聲，是什麼？」李保道：「是個錢袋子。」婦人歡喜，道：「活該咱家要發財。」李保道：「怎見得？」婦人道：「我把你這傻兔子！他單單一個錢袋子而且沉重，那必是硬頭貨了。你如今問他，會喝不會喝？他若會喝，此事便有八分了。有的是酒，你盡力的將他灌醉了，自有道理。」

李保會意，連忙將油罐子拿出來，添上燈，撥的亮亮兒的。他便大哥長、大哥短的問話，說到熱鬧之間，便問：「屈大哥，你老會喝不會？」一句話問的個屈申口角流涎，饑不可解，答道：「這未半夜三更的，哪裡討酒哈（喝）呢？」李保道：「現有酒。實對大哥說，我是最愛喝的。」屈申道：「對（勁）兒！我也是愛喝的。咱兩個竟是知己的好盆（朋）友了。」李保說著話，便溫起酒來，彼此對坐。一來屈申愛喝，二來李保有意，一讓兩讓連三讓，便把個屈申灌的酩酊大醉，連話也說不出來了，前仰後合。他把錢袋子往裡一推，將頭剛然上枕，便呼呼酣睡。

此時李氏已然出來。李保悄悄說道：「他醉是醉了，只是有何方法呢？」婦人道：「你找繩子來。」李保道：「要繩子作什麼？」婦人道：「我把你這呆瓜日的！將他勒死，就完了事咧。」李保搖頭，道：「人命關天，不是玩的。」婦人發怒，道：「既要發財，卻又膽小；鬆王八！難道老娘就跟著你挨餓不成？」李保到了此時，也顧不得國法，便將繩子拿來。婦人已將破炕桌兒挪開，見李保顫顫哆嗦，知道他不能下手。惡婦便將繩子奪過來，連忙上炕，繞到屈申裡邊，輕輕兒的從他枕的錢袋之下，遞過繩頭，慢慢拴過來緊了一扣。一招手將李保叫上炕來，將一頭遞給李保，攏住了繩頭，兩個人往兩下裡一勒，婦人又將腳一登。只見屈申手腳紮煞。李保到了此時，雖然害怕，也不能不用力了。不多時，屈申便不動了，李保也就癱了。這惡婦連忙將錢袋子抽出，伸手掏時，見一封一封的卻是八包，滿心歡喜。

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五回 白氏還魂陽差陰錯 屈申附體醉死夢生

且說李保夫婦將屈申謀害。李氏將錢袋子抽出，伸手一封一封的掏出，攜燈進屋，將炕面揭開，藏於裡面。二人出來，李保便問：「屍首可怎麼樣呢？」婦人道：「趁此夜靜無人，背至北上坡，拋放廟後，又有誰人知曉？」李保無奈，叫婦人仍然上炕，將屍首扶起，李保背上。才待起身，不想屈申的身體甚重；連李保俱各栽倒。復又站起來，盡力的背。婦人悄悄的開門，左右看了看，說道：「趁此無人，快背著走罷。」李保背定，竟奔北上坡而來。

剛然走了不遠，忽見那邊有個黑影兒一晃。李保覺得眼前金花亂迸，汗毛皆乍，身體一閃，將死屍擲於地上，他便不顧性命的往北上坡跑來。只聽婦人道：「在這裡呢！你往哪裡跑？」李保喘吁吁地道：「把我嚇糊塗了。剛然到北上坡不遠，誰知那邊有個人，因此將屍首擲於地上，就跑回來了。不想跑過去了。」婦人道：「這是你『疑心生暗鬼』。你忘了北上坡那棵小柳樹兒了，你必是拿他當作人了。」李保方才省悟，連忙道：「快關門罷。」婦人道：「門且別關，還沒有完事呢。」李保問道：「還有什麼事？」婦人道：「那頭驢怎麼樣？留在家中，豈不是個禍胎麼？」李保道：「是呀！依你怎麼樣？」婦人道：「你連這麼個主意也沒有，把它轟出去就完了。」李保道：「豈不可惜了的？」婦人道：「你發了這麼些財，還稀罕這個驢？」李保聞聽，連忙到了院裡，將偏韉解開，拉著往外就走。驢子到了門前，再不肯走。好狠婦人！提起門門，照著驢子的後膀就是一下。驢子負痛，往外一竄。李保順手一撒，婦人又將門門從後面一戳，那驢子便跑下坡去了。

惡夫婦進門，這才將門關好。李保總是心跳不止，倒是婦人坦然自得，並教給李保：「明日依然照舊，只管井邊汲水。倘若北上坡有人看見死屍，你只管前去看看，省得叫別人生疑心。候事情安靜之後，咱們再慢慢受用。你說這件事情，作的乾淨不乾淨，嚴密不嚴密？」婦人一片話說的李保也壯起膽來。說著話，不覺的雞已三唱，天光發曉，路上已有行人。

有一人看見北上坡有一死屍，便慢慢的積聚多人。就有好事的給地方送信，地方聽見本段有了死屍，連忙跑來，見脖項有繩子一條，卻是極鬆的，並未環扣。地方看了，道：「原來是被勒死的。眾位鄉親，大家照看些，好歹別叫野牲口嚼了。我找我們伙計去，叫他看著，我好報縣。」地方囑托了眾人，他就往西去了。

剛然走了數步，只聽眾人叫道：「苦頭兒，苦頭兒，回來，回來。活咧！活咧！」苦頭兒回頭道：「別玩笑呀！我是燒心的事，我們這是什麼勁兒呢？」眾人道：「真的活咧！誰和你玩笑呢？」苦頭聽了，只得回來，果見屍首拳手拳腳動彈，真是甦醒了。連忙將他扶起，盤上雙腿。遲了半晌，只聽得啞啞一聲，氣息甚是微弱。苦頭兒在對面蹲下，便問道：「朋友，你甦醒甦醒，有什麼話，只管對我說。」只見屈申微睜二目，看了看苦頭兒，又瞧了瞧眾人，便道：

「呀！你等是什麼人？為何與奴家對面交談？是何道理？還不與我退後些！」說罷，將袖子把面一遮，聲音極其妖嘍，眾人看了，不覺笑將起來，說道：「好個奴家！好個奴家！」苦頭兒忙攔道：「眾位鄉親別笑，這是他剛然甦醒，神不守舍之故。眾位壓靜，待我細細地問他。」眾人方把笑聲止住。苦頭兒道：「朋友，你被何人謀害？是誰將你勒死的？只管對我說。」只見屈申羞羞慚慚地道：「奴家是自己懸樑自盡的，並不是被人勒死的。」眾人聽了，亂說道：「這明是被人勒死的，如何說是吊死的？既是吊死，怎麼能夠項帶繩子，躺在這裡呢？」苦頭兒道：「眾位不要多言，待我問他。」便道：「朋友，你為什麼事上吊呢？」只聽屈申道：「奴家與丈夫兒子探望母親，不想遇見什麼威烈侯將奴家搶去，藏閉在後樓之上，欲行苟且。奴假意應允，支開了丫鬟，自盡而死。」苦頭兒聽了，向眾人道：「眾位聽見了？」便伸出個大拇指頭來：「其中又有這個主兒，這個事情怪呀！看他的外面，與他所說的話，有點底臉兒不對呀。」

正在詫異，忽聽腦後有人打了一下子。苦頭兒將手一摸，哎喲道：「這是誰呀？」回頭一看，見是個瘋漢，拿著一隻鞋在那裡趕打眾人。苦頭兒埋怨，道：「大清早起，一個倒臥鬧不清，又挨了一個鞋底子，好生的晦氣！」忽見屈申說

道：「那拿鞋打人的，便是我的丈夫，求眾位爺們將他攏住。」眾人道：「好朋友！這個腦袋樣兒，你還有丈夫呢？」

正在說笑，忽見有兩個人扭結在一處，一同拉著花驢，高聲亂喊：「地方！地方！我們是要打定官司了。」苦頭兒發恨，道：「真他媽的！我是什麼時氣兒，一宗不了又一宗。」只得上前說道：「二位鬆手，有話慢慢他說。」

你道這二人是誰？一個是屈良，一個是白雄。只因白雄昨日回家一日，黎明又到萬全山，出東山口各處找尋范爺。忽見小榆樹上拴著一頭醬色花驢，白雄以為是他姐夫的驢子。（只因金哥沒說是黑驢，他也沒問是什麼毛片。）有了驢子，便可找人，因此解了驢子牽著正走，恰恰地遇見屈良。屈良因哥哥一夜未回，又有四百兩銀子，甚不放心，因此等城門一開，急急地趕來，要到船廠詢問。不想遇見白雄拉著花驢，正是他哥哥屈申騎坐的，他便上前一把揪住，道：「你把我們的驢拉著到哪裡去？我哥哥呢？我們的銀子呢？」白雄聞聽，將眼一瞪，道：「這是我親戚的驢子。我還問你要我的姐夫姐姐呢！」彼此扭結不放，是要找地方打官司呢。

恰好巧遇地方。他得上前說道：「二位鬆手，有話慢慢他說。」不料屈良他一眼瞧見他哥哥席地而坐，便嚷道：「好了！好了！這不是我哥哥麼？」將手一鬆，連忙過來，說道：「哥哥，你怎的在此呢？脖子上怎的又拴著繩子呢？」忽聽屈申道：「讀！你是甚等樣人，竟敢如此無禮，還不與我退後！」屈良聽他哥竟是婦人聲音，也不是山西口氣，不覺納悶道：「你這是怎的了呢？咱們山西人是好朋友。你這個光景，以後怎的見人呢？」忽見屈申向著白雄道：「你不是我兄弟白雄麼？噯喲！兄弟呀！你看姐姐好不苦也！」倒把個白雄聽了一怔。

忽然又聽眾人說道：「快閃開，快閃開，那瘋漢又回來了。」白雄一看，正是前日山內遇見之人。又聽見屈申高聲說道：「兄弟，那邊是你姐夫范仲禹，快些將他攏住。」白雄到了此時，也就顧不得了，將花驢偏韁遞給地方，他便上前將瘋漢揪了個結實，大家也就相幫，才攏住。苦頭兒便道：「這個事情我可鬧不清。你們二位也不必分爭，只好將你們一齊送到縣裡，你們那裡說去罷。」

剛說至此，只見那邊來人。苦頭兒便道：「快來罷！我的大爺，你還慢慢地蹭呢。」只聽那人道：「我才聽見說，趕著就跑了來咧。」苦頭兒道：「牌頭，你快快地找兩輛車來。那個是被人謀害的不能走，這個是個瘋子，還有他們兩個俱是事中人。快快去罷。」老牌頭聽了，連忙轉去。不多時，果然找了兩輛車來，便叫屈申上車。屈申偏叫白雄攙扶，白雄卻又不肯。還是大家說著，白雄無奈，只得將屈申攙起。見他兩隻大腳兒，彷彿是小小金蓮一般，扭扭捏捏，一步挪不了四指兒的行走，招的眾人大笑。屈良在旁看著，實在臉上磨不開，惟有唉聲歎氣而已。屈申上了車，屈良要與哥哥同車，反被屈申叱下車來，卻叫白雄坐上。屈良只得與瘋漢同車，又被瘋漢腦後打了一鞋底子，打下車來。及至要騎花驢，地方又不讓，說：「此驢不定是你的，不是你的，還是我騎著為是。」屈良無可奈何，只得跟著車在地下跑，竟奔祥符縣而來。

正走中間，忽見來了個黑驢，花驢一見就追。地方在驢上緊勒扯手，哪裡勒得住。幸虧屈良步行，連忙上前將驢子揪住，道：「你不知道這個驢子的毛病兒，他見驢就追。」說著話，見後面有一黑矮之人，敞著衣襟，跟著一個伴當，緊跟那驢往前去了。

你道此人是誰？原來是四爺趙虎。只因包公為新科狀元遺失，入朝奏明天子，即著開封府訪查。剛才下朝，只聽前面人聲聒耳，包公便腳踩轎底，立刻打杵，問：「前面為何喧嚷？」包興等俱各下馬，連忙跑去問明，原來有個黑驢鞍轡俱全，並無人騎著，竟奔大轎而來，板棍擊打不開。包公聽罷，暗暗道：「莫非此驢有些冤枉麼？」吩咐：「不必攔阻，看他如何。」兩旁執事左右一分。只見黑驢奔至轎前，可煞作怪，他將兩隻前蹄一屈，望著轎將頭點了三點。眾人道「怪」。包公看的明白，便道：「那黑驢你果有冤枉，你可頭南尾北，本閣便派人跟你前去。」包公剛才說完，那驢便站起轉過身來，果然頭南尾北。包公心下明白，即喚了聲「來」。誰知道趙虎早已欠著腳兒靜聽，估量著相爺必要叫人，剛聽個「來」字，他便趕至轎前。包公即吩咐：「跟隨此驢前去，查看有何情形異處，稟我知道。」

趙爺奉命下來，那驢便在前引路，愣爺緊緊跟隨。剛才出了城，趙爺已跑的吁吁帶喘，只得找塊石頭，坐在上面歇息。只見自己的伴當從後面追來，滿頭是汗，喘著說道：「四爺要巴結差使，也打算打算。兩條腿跟著四條腿跑，如何趕得上呢？黑驢呢？」趙爺說：「它在前面跑，我在後面追。不知它往哪裡去了？」伴當道：「這是什麼差使呢？沒有驢子，如何交差呢？」正說著，只見那黑驢又跑回來了。四爺便向黑驢道：「呀，呀，呀！你果有冤枉，你須慢著些兒走，我老趙方能趕得上。不然，我騎你幾步，再走幾步如何？」那黑驢果然抵耳攢蹄的不動。四爺便將它騎上，走了幾里，不知不覺，就到萬全山的搭連坡，那驢一直奔了北上坡去了。四爺走熱了，敞開衣襟，跟定黑驢，也到萬全山，見是廟的後牆，黑驢站著不動。此時伴當已經來到了。四面觀望，並無形跡可疑之處，主僕二人心中納悶。

忽聽見廟牆之內，喊叫「救人」。四爺聽見，便叫伴當蹲伏著身子，四爺登定肩頭。伴當將身往上長，四爺把住牆頭將身一縱，上了牆頭，往裡一看，只見有一口薄木棺材，棺蓋倒在一旁；那邊有一個美貌婦人，按著老道廝打。四爺不管高低，便跳下去，趕至跟前，問道：「你等『男女授受不親』，如何混廝廝打？」只聽婦人說道：「樂子被人謀害，圖了我的四百兩銀子。不知怎的，樂子就跑到這棺材裡頭來了。誰知老道他來打開棺材蓋，不知他安著什麼心，我不打他怎的呢？」趙虎道：「既如此，你且放他起來，待我問他。」那婦人一鬆手，站在一旁。老道爬起，向趙爺道：「此廟乃是威烈侯的家廟。昨日抬了一口棺材來，說是主管葛壽之母病故，叫我即刻埋葬。只因目下禁土，暫且停於後院。今日早起忽聽棺內亂響，是小道連忙將棺蓋撬開。誰知這婦人出來，就將我一頓好打，不知是何緣故？」趙爺聽老道之言，又見那婦人雖是女形，卻是像男子的口氣，而且又是山西的口音，說的都是圖財害命之言。四爺聽了，不甚明白，心中有些不耐煩，便道：「俺老趙不管你們這些閒事。我是奉包老爺差遣前來，尋蹤覓跡，你們只好隨我到開封府說去。」說罷，便將老道束腰絲解下，就將老道拴上，拉著就走。叫那婦人後面跟隨。繞到廟的前門，拔去插門，開了山門。此時伴當已然牽驢來到。

不知出得廟門有何事體，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六回 聆音察理賢愚立判 鑒貌辨色男女不分

且說四爺趙虎出了廟門，便將老道交與伴當，自己接過驢來。忽聽後面婦人說道：「那南上坡站立那人，彷彿是害我之人。」緊行數步，口中說道：「何嘗不是他。」一直跑到南上坡，在井邊揪住那人，嚷道：「好李保呀！你將樂子勒死，你把我的四百兩銀子藏在那裡？你趁早兒還我就完了。」只聽那人說道：「你這婦人好生無理！我與你素不相識，誰又拿了你的銀子咧？」婦人更發急道：「你這個忘八日的！圖財害命，你還合樂子鬧這個腔兒呢！」趙爺聽了不容分說，便叫從人將拴老道的絲那一頭兒，也把李保拴上，帶著就走，竟奔開封府而來。

此時祥符縣因有狀元范仲禹，他不敢質訊，親將此案的人證解到開封府，略將大概情形回覆了包公。包公立刻升堂，先叫將范仲禹帶上堂來，差役左右護持。只見范生到了公堂，嚷道：「好狗頭們呀！你們打得老爺好！你們殺得老爺好！」說罷，拿著鞋就要打人。卻是作公人手快，冷不防將他的朱履奪了過來。范仲禹便胡言亂語說將起來。公孫主簿在旁，看出他是氣迷瘋痰之症，便回了包公，必須用藥調理於他。包公點頭應允，叫差役押送至公孫先生那裡去了。

包公又叫帶上白雄來。白雄朝上跪倒。包公問道：「你是甚麼人？作何生理？」白雄稟道：「小人白雄，在萬全山西南八寶村居住，打獵為生。那日從虎口內救下小兒，細問姓名家鄉住處，才知是自己的外甥。因此細細盤問，說我姐夫乘驢而來；故此尋至東山口外，見小榆樹上拴著一花驢，小人以為是我姐夫騎來的。不料路上遇見這個山西人，說此驢是他的，還合小人要他哥哥並銀子；因此我二人去找地方。卻見眾人圍著一人，這山西人一見說是他哥哥，向前相認。誰知他哥哥卻是婦人的聲音，不認他為兄弟，反將小人說是他的兄弟。求老爺與小人作主。」包公問道：「你姐夫叫甚麼名字？」白雄道：「小人姐夫范仲禹，乃湖廣武昌府江夏縣人氏。」包公聽了，正與新科狀元籍貫相同，點了點頭，叫他且自下去。

帶屈良上來。屈良跪下，稟道：「小人叫作屈良，哥哥叫屈申，在鼓樓大街開一座興隆木廠。只因我哥哥帶了四百兩銀子上萬全山南批木料，去了一夜沒有回來。是小人不放心，等城門開了，趕到東山口外，只見有個人拉著我哥哥的花驢。小人問他要驢，他不但不能給驢，還合小人要他的甚麼姐夫；因此我二人去找地方，卻見我哥哥坐在地下。不知他怎的改了形象，不認小人是他兄弟，反叫姓白的為兄弟。求老爺與我們明斷明斷。」包公問道：「你認明花驢是你的麼？」屈良道：「怎的不認得呢。這個驢子有毛病兒，他見驢就追。」包公叫他也暫且下去，叫把屈申帶上來。左右便道：「帶屈申，帶屈申。」只見屈鬍子他卻不動。差役只得近前說道：「大人叫你上堂呢。」只見他羞羞慚慚，扭扭捏捏，走上堂來，臨跪時先用手扶地，彷彿婀娜的了不得。兩邊衙役看此光景，由不得要笑，一又不敢笑。

只聽包公問道：「你被何人謀害？訴上來。」只見屈申稟道：「小婦人白玉蓮。丈夫范仲禹，上京科考。小婦人同定丈夫來京，順便探親。就於場後帶領孩兒金哥，前往萬全山，尋問我母親住處。我丈夫便進山訪問去了，我母子在青石之上等候，忽然來了一隻猛虎，將孩兒刁去。小婦人正在昏迷之際，只見一群人內有一官長，連忙說「搶」，便將小婦人拉拽上馬。到他家內，閉於樓中。是小婦人投繯自盡。恍惚之間，覺得涼風透體。睜眼看時，見圍繞多人，小婦人改變了這般模樣。」

包公看他形影，聽他言語，心中納悶。便將屈良叫上堂來，問道：「你可認得他麼？」屈良道：「是小人的哥哥。」又問屈申道：「你可認得他麼？」屈申道：「小婦人並不認得他是甚麼人。」包公叫屈良下去，又將白雄叫上堂來，問道：「你可認得此人麼？」白雄回道：「小人並不認得。」忽聽屈申道：「我是你嫡親姐姐，你如何不認得？豈有此理！」白雄惟有發怔而已。包公便知是魂錯附了體了。只是如何辦理呢？只得將他們俱各帶下去。

只見楞爺趙虎上堂，便將跟了黑驢查看情形，述說了一遍；所有一千人犯俱各帶到。包公便叫將道士帶上來。道士上堂跪下，稟道：「小道乃是給威烈侯看家廟的，姓葉名苦修。只因昨日侯爺府中抬了口薄皮棺材來，說是主管葛壽的母親病故，叫小道即刻埋葬。小道因目下禁土，故叫他們將此棺放在後院裡。……」包公聽了，道：「你這狗頭滿口胡說！此時是甚麼節氣，竟敢妄言禁土！左右，掌嘴！」那道士忙了，道：「老爺不必動怒。小道實說，實說。因聽見是主管的母親，料他棺內必有首飾衣服。小道一時貪財心勝，故謊言禁土，以便撬開棺蓋，得些東西。不料剛將棺蓋開起，那婦人他就活了，把小道按住一頓好打。他卻是一口的山西話，並且力量很大。小道又是怕又是急，無奈喊「救人」。便見有人從牆外跳進來，就把小道拴了來了。」包公便叫他畫了招，立刻出籤，拿葛壽到案，道士帶下去。叫：「帶婦人。」左右一疊連聲道：「帶婦人，帶婦人。」那婦人卻動也不動。還是差役上前說道：「那婦人，老爺叫你上堂呢。」只聽婦人道：「樂子的好朋友，誰是婦人？你不要頑笑呀。」差役道：「你如今是個婦人，誰和你頑笑呢。你且上堂說去。」婦人聽了，便大叉步兒走上堂來，咕咚一聲跪倒。包公道：「那婦人你有何冤枉？訴上來。」那婦人道：「我不是婦人，我名叫屈申。只因帶著四百兩銀子到萬全山批木頭去，不想買賣不成。因回來晚咧，在道兒上見個沒主兒的黑驢，又是四個牙兒；因此我就把我的花驢拴在小榆樹兒上，我就騎了黑驢，以為是個便宜。誰知颳起大風來了，天又晚了，就在南坡上一個人家尋休兒。這個人名叫李保兒。他將我灌醉了，就把我勒死了。正在緩不過氣兒來之時，忽見天光一亮，卻是一個道士撬開棺蓋。我也不知怎麼跑到棺材裡面去了。我又不見了四百兩銀子。因此我才把老道打了。不想剛出廟門，卻見南坡上有個汲水的，就是害我的李保兒。我便將他揪住，一同拴了來了。我們山西人千鄉百裡，也非常容易。樂子是要定了四百兩銀子咧。弄得我這個樣兒，這是怎麼說呢？」

包公聽了，叫把白雄帶上來，道：「你可認的這個婦人麼？」白雄一見，不覺失聲道：「你不是我姐姐玉蓮麼？」剛要向前廝認，只聽婦人道：「誰是你姐姐，樂子的好朋友哇！」白雄聽了，反倒嚇了一跳。包公叫他下去。把屈良叫上來，問婦人道：「你可認得他麼？」此話尚未說完，只聽婦人說道：「噯喲！我的兄弟呀！你哥哥給人害了。千萬想著咱們的銀子要緊。」屈良道：「這是怎的了？我多久有這樣的哥哥呢？」包公吩咐，一齊帶下去。心中早已明白是男女二魂錯附了體了。

又叫帶李保上堂來。包公一見正是逃走的惡奴。已往不究，單問他為何圖財害命。李保到了此時，看見相爺的威嚴，又見身後包興李才俱是七品郎官的服色，自己悔恨無地，惟求速死；也不推辭，他便從實招認。包公叫他畫了招，即差人去起贓，並帶李氏前來。

剛然去後，差人稟道：「葛壽拿到。」包公立刻吩咐帶上堂來，問道：「昨日抬到你家主的家廟內那一口棺材，死的是什麼人？」葛壽一聞此言，登時驚慌失色，道：「是小人的母親。」包公道：「你在侯爺府中當主管，自然是多年可靠之人。既是你母親，為何用薄皮材盛殮？你即或不能，也當求家主賞賜，竟是忍心，如此潦草完事。你也太不孝了！來！」「有。」「拉下去，先打四十大板。」兩旁一聲答應，將葛壽重責四十，打得滿地亂滾。包公又問道：「你今年多大歲數了？」葛壽道：「今年三十六歲。」包公又問道：「你母親多大年紀了？」一句話，問得他張口結舌，半天，說道：「小人不……不記得了。」包公怒道：「滿口胡說！天下那有人子不記得母親歲數的道理。可見你心中無母，是個忤逆之子。來！」「有。」「拉下去，再打四十大板。」葛壽聽了，忙道：「相爺不必動怒。小人實說，實說。」包公道：「講！」左右公人催促：「快講，快講！」

惡奴到了此時，無可如何，只得說道：「回老爺。棺材裡那個死人，小人卻不認得。只因前日我們侯爺打圍回來，在萬全山看見一個婦人在那裡啼哭，頗有姿色。旁邊有個親信之人，他叫刁三，就在侯爺面前獻勤，說了幾句言語，便將那婦人搶到家中，閉於樓上，派了兩僕婦勸慰於他。不想後來有個姓范的找他的妻子。也是刁三與侯爺定計，將姓范的請到書房好好看待，又應許給他尋妻子。……」

包公便問道：「這刁三現在何處？」葛壽道：「就是那天夜裡死的。」包公道：「想是你與他有仇，將他謀害了。」

來！」「有。」「拉下去，打。」葛壽著忙道：「小人不曾害他，是他自己死的。」包公道：「他如何自己死的呢！」葛壽道：「小人索性說了罷。因刁三與我們侯爺定計，將姓范的留在書房。到三更時分，刁三手持利刃，前往書房，殺姓范的去。等到五更未回。我們侯爺又派人去查看，不料刁三自不小心，被門檻子絆了一跤，手中刀正在咽喉穿透而死。我們侯爺便另差家丁一同來到書房，說姓范的無故謀殺家人，一頓亂棍就把他打死了。又用一個舊箱子將屍首裝好，趁著天未亮，就抬出去拋於山中了。」包公道：「這婦人如何又死了呢？」葛壽道：「這婦人被僕婦丫鬟勸慰的，卻應了。誰知他是假的，眼瞅不見，他就上了吊。我們侯爺一想，未能如意，枉自害了三條性命；因用棺木盛好女屍，假說是小人之母，抬往家廟埋葬。這是已往從前之事，小人不致撒謊。」包公便叫他畫了招，所有人犯俱各寄監。惟白氏女身男魂，屈申男身女魂，只得在女牢分監，不准褻瀆相戲。又派王朝、馬漢前去，帶領差役捉拿葛登雲，務於明日當堂聽審。分派已畢，退了堂，大家也就陸續散去。

此時惟有地方苦頭兒最苦。自天亮時整整鬧了一天，不但挨餓，他又看著兩頭驢，誰也不理他。此時有人來，便搭訕著給人道辛苦，問：「相爺退了堂沒有？」那人應道：「退了堂了。」他剛要提那驢子，那人便走了。一連問了多少人，誰也不理他。只急得抓耳搔腮，嗔聲歎氣。好容易等著跟四爺的人出來，他便上前央求。跟四爺的人見他可憐，才叫他拉了驢到馬號裡去。偏偏的花驢又有毛病兒不走，還是跟四爺的人幫著他，拉到號中，見了管號的交代明白，就在號裡喂養。方叫地方回去，叫他明兒早早來聽著。地方千恩萬謝而去。

且說包公退堂用了飯，便在書房思索此事。明知是陰錯陽差，卻想不出如何辦理的法子來。包興見相爺雙眉緊蹙，二目頻翻，竟自出神，口中唧唧唧唧，說道：「陰錯陽差，陰錯陽差，這怎麼辦呢？」包興不由得跪下，道：「此事據小人想來，非到陰陽寶殿查去不可。」包公問道：「這陰陽寶殿在於何處？」包興道：「在陰司地府。」包公聞聽，不由得大怒，斷喝一聲：「哇！好狗才！為何滿口胡說？」

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七回 仙枕示夢古鏡還魂 仲禹掄元熊飛祭祖

且說包公聽見包興說在陰司地府，便厲聲道：「你這狗才，竟敢胡說！」包興道：「小人如何敢胡說。只因小人去過，才知道的。」包公問道：「你幾時去過？」包興便將白家堡為遊仙枕害了他表弟李克明，後來將此枕當堂呈繳；因相爺在三星鎮歇馬，小人就偷試此枕，到了陰陽寶殿，說小人冒充星主之名，被神趕了回來的話，說了一遍。包公聽了星主二字，便想起：「當初審烏盆，後來又在玉宸宮審鬼冤魂，皆稱我為星主；如此看來，竟有些意思。」便問：「此枕現在何處？」包興道：「小人收藏。」連忙退出。不多時，將此枕捧來。包公見封固甚嚴，便叫：「打開我看。」包興打開，雙手捧至面前。包公細看了一回。彷彿一塊朽木，上面有蝌蚪文字，卻也不甚分明。包公看了也不說用，也不說不用，只是點了點頭。包興早已心領神會，捧了仙枕，來到裡面屋內，將帳鉤掛起，把仙枕安放周正。回身出來，又遞了一杯茶。包公坐了多時，便立起身來。包興連忙執燈，引至屋內。包公見帳鉤掛起，遊仙枕已安放周正，暗暗合了心意，便上?和衣而臥。包興放下帳子，將燈移出，寂寂無聲，在外伺候。

包公雖然安歇，無奈心中有事，再也睡不著。不由翻身向裡。頭剛著枕，只覺自己在丹墀之上，見下面有二青衣牽著一匹黑馬，鞍轡俱是黑的。忽聽青衣說道：「請星主上馬。」包公便上了馬，一抖絲韁。誰知此馬迅速如飛，耳內只聽風響。又見所過之地，俱是昏昏慘慘，雖然黑暗，瞧的卻又真切。只見前面有座城池，雙門緊閉。那馬竟奔城門而來。包公心內著急，說是不好，必要碰上。一轉瞬間，城門已過，進了個極大的衙門。到了丹墀，見大堂之上，有匾大書「陰陽寶殿」四字，又見公位桌椅等項俱是黑的，包公不暇細看，便入公座。只聽紅判道：「星主必是為陰錯陽差之事而來。」便遞過一本冊子。包公打開看時，上面卻無一字。才待要問，只見黑判官將冊子拿起，翻上數篇，便放在公案之上，包公仔細看時，只見上面寫著恭恭正正八句粗話，起首云：「原是丑與寅，用了卯與辰。上司多誤事，因此錯還魂。若要明此事，井中古鏡存，臨時滴血照，磕破中指痕。」當下包公看了，並無別的字跡。剛然要問，兩判拿了冊子而去。那黑馬也沒有了。

包公一急，忽然驚醒，叫人。包興連忙移燈近前。包公問道：「甚麼時候了？」包興道：「方交三鼓。」包公道：「取杯茶來。」忽見李才進來，稟道：「公孫主簿求見。」包公便下了?，包興打簾，來至外面。只見公孫策參見，道：「范生之病，晚生已將他醫好。」包公聽了大悅，道：「先生用何方醫治好的？」公孫道：「用五木湯。」包公道：「何謂五木湯？」公孫道：「用桑榆桃槐柳五木熬湯，放在浴盆之內，將他搭在盆上趁熱燙洗，然後用被蓋覆，上露著面目，通身見汗為度。他的積痰瘀血化開，心內便覺明白，現在惟有軟弱而已。」包公聽了，贊道：「先生真妙手奇方也！即煩先生，好好將他調理便了。」公孫領命，退出。

包興遞上茶來。包公便叫他進內取那面古鏡，又叫李才傳外班在二堂伺候。包興將鏡取來。包公升了二堂，立刻將屈申並白氏帶至二堂。此時包興已將照膽鏡懸掛起來，包公叫他二人分男左女右，將中指磕破，把血滴在鏡上，叫他們自己來照。屈申聽了咬破中指，以為不是自己指頭，也不心疼，將血滴在鏡上。白氏到了此時，也無可如何，只得將左手中指咬破些，須把血也滴在鏡上。只見血到鏡面，滴溜溜亂轉，將雲翳俱各趕開，霎時光芒四射，照得二堂之上，人人二目難睜，各各心膽俱冷。包公吩咐男女二人，對鏡細看。二人及至看時，一個是上吊，一個是被勒，正是那氣堵咽喉萬箭攢心之時，那一番的難受，不覺氣悶神昏，登時一齊跌倒。但見寶鏡光芒漸收。眾人打了個冷戰。卻仍是古鏡一面。

包公吩咐將古鏡遊仙枕並古今盆，俱各交包興好好收藏。再看他二人時，屈申動手動腳，猛然把眼一睜，說道：「好李保呀！你偷我四百兩銀子。我合你要定咧。」說著話，他便自己上下瞧了瞧。想了多時，忽把自己下巴一摸，歡喜道：「唔！是咧！是咧！這可是我咧。」便向上叩頭：「求大人與我判判。銀子是四百兩呢，不是頑的咧。」此時白氏已然甦醒過來，便覺羞容慘慘。包公吩咐將屈申交與外班房，將白氏交內茶房婆子好生看待。包公退堂，歇息。

至次日清晨起來，先叫包興：「問問公孫先生，范生可以行動麼？」去不多時，公孫便帶領范生慢慢而來。到了書房，向前參見，叩謝大人再造之恩。包公連忙攔阻，道：「不可，不可。」看他形容雖然憔悴，卻不是先前瘋癲之狀。包公大喜，吩咐看座。公孫策與范生俱告了坐，略述梗概。又告訴他妻子無恙，只管放心調養，叫他：「無事時將場內文字抄錄出來，待本閣具本題奏，保你不失狀元就是了。」范生聽了更加歡喜，深深的謝了。包公又囑咐公孫，好好將他調理。二人辭了包公，出外面去了。

只見王朝、馬漢進來稟道：「葛登雲今已拿到。」包公立刻升堂，訊問。葛登雲仗著勢力人情，自己又是侯爺，就是滿招了，諒包公也無可如何。便氣昂昂的一一招認，毫無推辭。包公叫他畫了招。相爺登時把黑臉沈下來，好不怕人，說

一聲：「請御刑。」王馬張趙早已請示明白了，請到御刑，抖去龍褂，卻是虎頭劍。此劍乃初次用，想不到拿葛登雲開了張了。此時葛賊已經面如土色，後悔不來，竟死於劍下。又換狗頭劍，將李保劍了。葛壽定了斬監候。李保之妻李氏定了絞監候。葉道士盜屍，發往陝西延安府充軍。屈申屈良當堂將銀領去。因屈申貪便宜換驢，即將他的花驢入官。黑驢伸冤有功，奉官喂養。范生同定白氏玉蓮當堂叩謝了包公，同白雄一齊到八寶村居住，養息身體，再行聽旨。至於范生與兒子相會，白氏與母親見面，自有一番悲痛歡喜，不必細表。

且說包公完結此案，次日即具折奏明：威烈侯葛登雲作惡多端，已請御刑處死；並聲明新科狀元范仲禹因場後探親，遭此冤枉，現今病未痊癒，懇因展限十日，著一體金殿傳臚，恩賜瓊林筵宴。仁宗天子看了折子，甚是歡喜，深嘉包公秉正除奸，俱各批了依議。又有個夾片，乃是御前四品帶刀護衛展昭因回籍祭祖，告假兩個月，聖上也准了他的假。凡是包公所奏的，聖上無有不依從，真是君正臣良，太平景象。

且說南俠展爺既已告下假來，他便要起身。公孫策等給他餞行，又留住幾日，才束裝出了城門，到了幽僻之處，依然改作武生打扮，直奔常州府武進縣遇傑村而來。到了門前，剛然擊戶，聽得老僕在內，說道：「我這門從無人敲打的。我不欠人家帳目，又不與人通往來，是誰這等敲門呢？」及至將門開放，見了展爺，他又道：「原來大官人回來了。一去就不想回來，也不管家中事體如何，只管叫老奴經理。將來老奴要來不及了，那可怎麼樣呢？—哎喲！又添了澆裏了。又是跟人，又是兩匹馬，要買去也得一百五六十兩銀子。連人帶牲口，這一天也耗費好些呢。」嘮嘮叨叨，聒絮不休。南俠也不理他；一來念他年老，二來愛他忠義持家，三來他說的句句皆是好話，又難以駁他。只得拿話岔他，說道：「房門可曾開著麼？」老僕道：「自官人去後，又無人來，開著門預備誰住呢？老奴怕的丟了東西，莫若把他鎖上，老奴也好放心。如今官人回來了，說不得書房又要開了。」又向伴當道：「你年輕，腿腳靈便，隨我進去取出鑰匙，省得我奔波。」說著話，往裡面去了。伴當隨進，取出鑰匙，開了書房，只見灰塵滿案，積土多厚。伴當連忙打掃，安放行囊。

展爺剛坐下，又見展忠端了一碗熱茶來。展爺吩咐伴當接過來，口內說道：「你也歇歇去罷。」原是怕他說話的意思。誰知展忠說道：「老奴不乏。」又說道：「官人也該務些正事了。每日在外閒遊，又無日期歸來，耽誤了多少事體。前日開封府包大人那裡打發人來請官人，又是禮物，又是聘金。老奴答言，官人不在家，不肯收禮。那人那裡肯依，他將禮物放下，他就走了。還有書子一封。」說罷，從懷中掏出，遞過去道：「官人看看，作何主意？俗語說的好，「無功受祿，寢食不安」，也該奮志才是。」南俠也不答言，接過書來拆開，看了一遍，道：「你如今放心罷。我已然在開封府，作了四品的武職官了。」展忠道：「官人又來說謊了。做官如何還是這等服色呢？」展爺聞聽，道：「你不信，看我包袱內的衣服就知道了。我告訴你說，只因我得了官，如今特特的告假回家祭祖。明日預備祭禮，到墳前一拜。」此時伴當已將包袱打開。展忠看了，果有四品武職服色，不覺歡喜非常，笑嘻嘻道：「大官人真個作了官了。待老奴與官人叩喜頭。」展爺連忙攙住，道：「你乃是有年紀之人，不要多禮。」展忠道：「官人既然作了官，從此要早畢婚姻，成家業要緊。」南俠趁機道：「我也是如此想。前在杭州有個朋友，曾提過門親事，過了明日，後日我還要往杭州前去聯姻呢。」展忠聽了，道：「如此甚好。老奴且備辦祭禮去。」他就歡天喜地去了。

到了次日，便有多少鄉親鄰里前來賀喜幫忙，往墳上搬運祭禮。及至展爺換了四品服色，騎了高頭大馬，到墳前，便見男女老少俱是看熱鬧的鄉黨。展爺連忙下馬步行，伴當接鞭，牽馬在後隨行。這些人看見展爺衣冠鮮明，像貌雄壯，而且知禮，誰不羨慕，誰不歡喜。

你道如何有許多人呢？只因昨日展忠辦祭禮去，樂的他在路途上逢人便說，遇人便講，說：「我們官人作了皇家四品帶刀的御前侍衛了。如今告假回家祭祖。」因此一傳十，十傳百，所以聚集多人。

且說展爺到了墳上，展拜已畢。又細細周圍看視了一番，見墳塚樹木俱各收拾齊整，益信老僕的忠義持家。留戀多時，方轉身乘馬回去。便吩咐伴當幫著展忠，張羅這些幫襯鄉親。展爺回家後，又出來與眾人道乏。一個個張口結舌，竟有想不出說甚麼話來的；也有見過世面的，展老爺長，展老爺短，尊敬個不了。

展爺在家一天，倒覺得分心勞神。定於次日起身上杭州，叫伴當收拾行李。到第二日，將馬扣備停當，又囑咐了義僕一番，出門上馬，竟奔杭州而來。

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許約期湖亭欣慨助 探底細酒肆巧相逢

且說展爺他那裡是為聯姻。皆因游過西湖一次，他時刻在念，不能去懷；因此謊言，特為賞玩西湖的景致。這也是他性之所愛。

一日來至杭州，離西湖不遠，將從者馬匹寄在五柳居。他便慢慢步行至斷橋亭上，徘徊瞻眺，真令人心曠神怡。正在暢快之際，忽見那邊堤岸上有一老者將衣攬起，把頭一蒙，縱身跳入水內。展爺見了不覺失聲道：「哎喲不好了！有人投了水了。」自己又不會水，急得他在亭子上搓手跺腳，無法可施。猛然見有一隻小小漁舟，猶如弩箭一般，飛也似趕來。到了老兒落水之處，見個少年漁郎把身體向水中一順，彷彿把水刺開的一般，雖有聲息，卻不咕咚。展爺看了，便知此人水勢精通，不由得凝眸注視。不多時，見少年漁郎將老者托起身子，浮於水面，蕩悠悠竟奔岸邊而來。展爺滿心歡喜，下了亭子，繞在那邊堤岸之上。見少年漁郎將老者兩足高高提起，頭向下，控出多少水來。

展爺且不看老者性命如何，他細細端詳漁郎，見他年紀不過二旬光景，英華滿面，氣度不凡，心中暗暗稱羨。又見少年漁郎將老者扶起，盤上雙膝，在對面慢慢喚道：「老丈醒來，老丈醒來。」此時展爺方看老者，見他白髮蒼髯，形容枯瘦，半日方哼了一聲，又吐了好些清水。哎喲了一聲，甦醒過來，微微把眼一睜，道：「你這人好生多事。為何將我救活？我是活不得的人了。」

此時已聚集許多看熱鬧之人，聽老者之言，俱各道：「這老頭子竟如此無禮。人家把他救活了，他倒抱怨。」只見漁郎並不動氣，反笑嘻嘻的道：「老丈不要如此。螻蟻尚且貪生，何況是人呢。有甚麼委屈，何不對小可說明？倘若真不可活，不妨我再把你送下水去。」旁人聽了，俱悄悄道：「只怕難罷！你既將他救活，誰又眼睜睜的瞅著，容你把他又淹死呢。」

只聽老者道：「小老兒姓周名增，原在中天竺開了一座茶樓。只因三年前冬天大雪，忽然我鋪子門口臥倒一人。是我慈心一動，叫伙計們將他抬到屋中，暖被蓋好，又與他熱薑湯一碗。便甦醒過來，自言姓鄭名新，父母俱亡，又無兄弟。因家業破落，前來投親，偏又不遇，一來肚內無食，遭此大雪，故此臥倒。老漢見他說得可憐，便將他留在鋪中，慢慢

的將養好了。誰知他又會寫，又會算，在櫃上幫著我辦理，頗覺慇懃。也是老漢一時錯了主意，老漢有個女兒，就將他招贅為婿，料理買賣頗好。不料去年我女兒死了，又續娶了王家姑娘，就不像先前光景，也還罷了。後來因為收拾門面，鄭新便向我說：「女婿有半子之勞，惟恐將來別人不服。何不將周字改個鄭字，將來也免得人家訛賴。」老漢一想，也可以使得，就將周家茶樓改為鄭家茶樓。誰知我改了字號之後，他們便不把我看在眼內了。一來二去，言語中漸漸露出說老漢白吃他們，他們倒養活我，是我賴他們了。一聞此言，便與他分爭。無奈他夫妻二人口出不遜，就以周家賣給鄭家為題，說老漢訛了他。因此老漢氣忿不過，在本處仁和縣將他告了一狀。他又在縣內打點通了，反將小老兒打了二十大板，逐出境外。漁哥，你想，似此還有個活頭麼？不如死了，在陰司把他再告下來，出出這口氣。」

漁郎聽罷，笑了，道：「老丈，你打錯如意算盤了。一個人既斷了氣，如何還能出氣呢？再者他有錢使得鬼推磨，難道他陰司就不會打麼？依我倒有個主意，莫若活著合他賭氣。你說好不好？」周老道：「怎麼合他賭氣呢？」漁郎道：「再開個周家茶樓氣氣他，豈不好麼？」周老者聞聽，把眼一睜，道：「你還是把我推下水去。老漢衣不遮體，食不充饑，如何還能駁開茶樓呢？你還是讓我死了好。」漁郎笑道：「老丈不要著急。我問你，若要開這茶樓，可要用多少銀兩呢？」周老道：「縱省儉，也要耗費三百多兩銀子。」漁郎道：「這不打緊。多了不能，這三四百兩銀子小可還可以巴結得來。」

展爺見漁郎說了此話，不由得心中暗暗點頭，道：「看這漁郎好大口氣。竟能如此仗義疏財，真正難得。」連忙上前，對老丈道：「周老丈，你不要狐疑。如今漁哥既說此話，決不食言。你若不信，在下情願作保，如何？」只見那漁郎將展爺全身上下打量了一番，便道：「老丈，你可曾聽見了？這位公子爺，諒也不是謊言的。咱們就定於明日午時，千萬千萬，在那邊斷橋亭子上等我，斷斷不可過了午時。」說話之間，又從腰內掏出五兩一錠銀子來，托於掌上，道：「老丈，這是銀子一錠，你先拿去作為衣食之資。你身上衣服皆濕，難以行走。我那邊船上有乾淨衣服，你且換下來。待等明日午刻，見了銀兩，再將衣服對換，豈不是好！」周老兒連連稱謝不盡。那漁郎回身一點手，將小船喚至岸邊。便取衣服，叫周老換了。把濕衣服拋在船上，一拱手道：「老丈請了。千萬明日午時，不可錯過！」將身一縱，跳上小船，蕩蕩悠悠，搖向那邊去了。周老攥定五兩銀子，向大眾一揖道：「多承眾位看顧，小老兒告別了。」說罷，也就往北去了。

展爺悄悄跟在後面，見無人時，便叫道：「老丈明日午時，斷斷不可失信。倘那漁哥無銀時，有我一面承管，准准的叫你重開茶樓便了。」周老回身作謝，道：「多承公子爺的錯愛。明日小老兒再不敢失信的。」展爺道：「這便才是。請了。」急回身，竟奔五柳居而來。見了從人，叫他連馬匹俱各回店安歇：「我因遇見知己邀請，今日不回去了。你明日午時在斷橋亭接我。」從人連聲答應。

展爺回身，直往中天竺。租下客寓，問明鄭家樓，便去踏看門戶路徑。走不多時，但見樓房高聳，茶幌飄揚。來至切近，見匾額上字，一邊是「興隆齋」，一邊是「鄭家樓」。展爺便進了茶鋪，只見櫃堂竹椅上坐著一人，頭戴折巾，身穿華裳，一手扶住膝，一手搭在櫃上；又往臉上一看，卻是形容瘦弱，尖嘴縮腮，一對眯眯眼，兩個煞煞耳朵。他見展爺瞧他，他便連忙站起執手，道：「爺上欲吃菜，請登樓，又清淨，又豁亮。」展爺一執手，道：「甚好，甚好。」便手扶欄桿，慢登樓梯。來至樓上一望，見一溜五間樓房，甚是寬敞。揀個座兒坐下。

茶博士過來，用代手擦抹桌面。且不問茶問酒，先向那邊端了一個方盤，上面蒙著紗罩。打開看時，卻是四碟小巧茶果，四碟精緻小菜，極其齊整乾淨。安放已畢，方問道：「爺是吃茶？是飲酒？還是會客呢？」展爺道：「卻不會客，是我要吃杯茶。」茶博士聞聽，向那邊摘個水牌來，遞給展爺道：「請爺吩咐，吃甚麼茶？」展爺接過水牌，且不點茶名，先問茶博士何名。茶博士道：「小人名字，無非是『三槐』、『四槐』，若遇見客官喜歡，『七槐』、『八槐』都使得。」展爺道：「少了不好，多了不好，我就叫你『六槐』罷？」茶博士道：「『六槐』極好，是最合乎中的。」

展爺又問道：「你東家姓甚麼？」茶博士道：「姓鄭。爺沒看見門上匾額麼？」展爺道：「我聽見說，此樓原是姓周，為何姓鄭呢？」茶博士道：「以前原是周家的，後來給了鄭家了。」展爺道：「我聽見說，周鄭二姓還是親戚呢。」茶博士道：「爺上知道底細。他們是翁婿，只因周家的姑娘沒了，如今又續娶了。」展爺道：「續娶的可是王家的姑娘麼？」茶博士道：「何曾不是呢。」展爺道：「想是續娶的姑娘不好；但凡好麼，如何他們翁婿會在仁和縣打官司呢？」茶博士聽至此，卻不答言，惟有瞅著展爺而已。又聽展爺道：「你們東家住於何處？」茶博士道：「就在這後面五間樓上。此樓原是鈎連搭十間，在當中隔開。這面五間作客座，那面五間作住房。差不多的，都知道離住房很近，承賜顧者，到了樓上，皆不肯胡言亂道。」展爺道：「這原是理當謹言。但不知他家內還有何人？」茶博士暗想道：「此位是吃茶來咧？還是私訪來咧？」只得答道：「家中並無多人，惟有東家夫妻二人，還有個小鬟。」展爺道：「方才進門時，見櫃前竹椅上坐的那人，就是你們東家麼？」茶博士道：「正是，正是。」展爺道：「我看他滿面紅光，准要發財。」茶博士道：「多謝老爺吉言。」展爺方看水牌，點了兩前茶。茶博士接過水牌，仍掛在原處。

方待下樓去泡一壺兩前茶來，忽聽樓梯響處，又上來一位武生公子，衣服鮮豔，相貌英華，在那邊揀一座，卻與展爺斜對。茶博士不敢待慢，顯機靈，露熟識，便上前擦抹桌子，道：「公子爺一向總沒來，想是公忙。」只聽那武生道：「我卻無事。此樓我是初次才來。」茶博士見言語有些不相合，也不言語，便向那邊也端了一方盤，也用紗罩兒蒙著，依舊是八碟，安放妥當。那武生道：「我茶尚未用著，你先弄這個作甚麼？」茶博士道：「這是小人一點敬意。公子爺愛用不用，休要介懷。請問公子爺是吃茶，是飲酒，還是會客呢？」那武生道：「且自吃杯茶。我是不會客的。」茶博士便向那邊摘下水牌來，遞將過去。

忽聽下邊說道：「兩前茶泡好了。」茶博士道：「公子爺請先看水牌。小人與那位取茶去。」轉身不多時，擎了一壺茶，一個盅子，拿至展爺那邊，又應酬了幾句。回身又仍到武生桌前，問道：「公子爺吃甚麼茶？」那武生道：「兩前罷。」茶博士便吆喝道：「再泡一壺兩前來！」

剛要下樓，只聽那武生喚道：「你這裡來。」茶博士連忙上前，問道：「公子爺有何吩咐？」那武生道：「我還沒問你貴姓？」茶博士道：「承公子爺一問，足已穀了。如何耽得起『貴』字？小人姓李。」武生道：「大號呢？」茶博士道：「小人豈敢稱大號呢。無非是『三槐』、『四槐』，『七槐』、『八槐』，爺們隨意呼喚便了。」那武生道：「多了不可，少了也不妥，莫若就叫你『六槐』罷？」茶博士道：「『六槐』就是『六槐』，總要公子爺合心。」說著話，他卻回頭望了望展爺。

又聽那武生道：「你們東家原先不是姓周麼？為何又改姓鄭呢？」茶博士聽了，心中納悶道：「怎麼今日這二位吃茶，全是問這些的呢？」他先望了望展爺，方對武生說道：「本是周家的，如今給了鄭家了。」那武生道：「周鄭兩家原是親戚，不拘誰給誰都使得。大約續娶的這位姑娘有些不好罷？」茶博士道：「公子爺如何知道這等詳細？」那武生道：「我是測度。若是好的，他翁婿如何會打官司呢？」茶博士道：「這是公子爺的明鑒。」口中雖如此說，他卻望了望展

爺。那武生道：「你們東家住在那裡？」茶博士暗道：「怪事！我莫若告訴他，省得再問。」便將後面還有五間樓房、並家中無有多人、只有一個丫鬟，合盤的全說出來。說完了，他卻望了望展爺。那武生道：「方才我進門時，見你們東家滿面紅光，准要發財。」茶博士聽了此言，更覺詫異，只得含糊答應，搭訕著下樓取茶。他卻回頭，狠狠的望了望展爺。

未知後文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丁兆蕙茶舖偷鄭新 展熊飛湖亭會周老

且說那邊展爺，自從那武生一上樓時，看去便覺熟識。後又聽他與茶博士說了許多話，恰與自己問答的一一相對。細聽聲音，再看面龐，恰就是救周老的漁郎。心中躊躇道：「他既是武生，為何又是漁郎呢？」一壁思想，一壁擎杯，不覺出神，獨自呆呆的看著那武生。忽見那武生立起，向著展爺，一拱手道：「尊兄請。」展爺連忙放下茶杯，答禮道：「兄臺請了。若不棄嫌，何不屈駕這邊一敘。」那武生道：「既承雅愛，敢不領教。」於是過來，彼此一揖。展爺將前首座兒讓與武生坐了，自己在對面相陪。

此時茶博士將茶取過來，見二人坐在一處，方才明白他兩個敢是一路同來的，怨不得問的話語相同呢。笑嘻嘻將一壺兩前茶，一個茶杯，也放在那邊。那邊八碟兒外敬，算他白安放了。剛放下茶壺，只聽武生道：「六槐，你將茶且放過一邊。我們要上好的酒，拿兩角來。菜蔬不必吩咐，只要應時配口的，拿來就是了。」六槐連忙答應，下樓去了。

那武生便問展爺道：「尊兄貴姓？仙鄉何處？」展爺道：「小弟常州武進縣姓展名昭，字熊飛。」那武生道：「莫非新升四品帶刀護衛，欽賜「御貓」，人稱南俠展老爺麼？」展爺道：「惶恐，惶恐。豈敢，豈敢。請問兄臺貴姓？」那武生道：「小弟松江府茱花村，姓丁名兆蕙。」展爺驚道：「莫非令兄名兆蘭，人稱為雙俠丁二官人麼？」丁二爺道：「慚愧，慚愧。賤名何足掛齒。」展爺道：「久仰尊昆仲名譽，屢欲拜訪。不意今日邂逅，實為萬幸。」丁二爺道：「家兄時常思念吾兄，原要上常州地面，未得其便。後來又聽得吾兄榮升，因此不敢仰攀。不料今日在此幸遇，實慰渴想。」展爺道：「兄臺再休提那封職。小弟其實不願意。似乎你我弟兄疏散慣了，尋山覓水，何等的瀟灑。今一旦為官羈絆，反覺心中不能暢快，實實出於不得已也。」丁二爺道：「大丈夫生於天地之間，理宜與國家出力報效。吾兄何出此言？莫非言與心違麼？」展爺道：「小弟從不撒謊。其中若非關鍵著包相爺一番情意，弟早已的掛冠遠隱了。」說至此。茶博士將酒饌俱已擺上。丁二爺提壺斟酒，展爺回敬，彼此略為謙遜，飲酒暢敘。

展爺便問：「丁二兄，如何有漁郎裝束？」丁二爺笑道：「小弟奉母命上靈隱寺進香，行至湖畔，見此名山，對此名泉，一時技癢，因此改扮了漁郎，原為遣興作耍，無意中救了周老，也是機緣湊巧。兄臺休要見笑。」正說之間，忽見有個小童上得樓來，便道：「小人打量二官人必是在此，果然就在此間。」丁二爺道：「你來作甚麼？」小童道：「方才大官人打發人來請二官人早些回去，現有書信一封。」丁二爺接過來看了，道：「你回去告訴他說，我明日即回去。」略頓了一頓，又道：「你叫他暫且等等罷。」展爺見他有事，連忙道：「吾兄有事，何不請去。難道以小弟當外人看待麼？」丁二爺道：「其實也無甚麼事。既如此，暫告別。請吾兄明日午刻，千萬到橋亭一會。」展爺道：「謹當從命。」丁二爺便將槐六叫過來，道：「我們用了多少，俱在櫃上算帳。」展爺也不謙遜，當面就作謝了。丁二爺執手告別，下樓去了。

展爺自己又獨酌了一會，方慢慢下樓，在左近找了寓所。歇至二更以後，他也不用夜行衣，就將衣襟拽了一拽，袖子卷了一卷，佩了寶劍，悄悄出寓所，至鄭家後樓，見有牆角縱身上去。繞至樓邊，又一躍到了樓簷之下，見窗上燈光有婦人影兒，又聽杯箸聲音。忽聽婦人問道：「你請官人，如何不來呢？」丫鬟道：「官人與茶行？銀兩呢？完了，也就來了。」又停了一會，婦人道：「你再去看看。天已三更，如何還不來呢？」丫鬟答應下樓。猛又聽得樓梯亂響，只聽有人嘮叨道：「沒有銀子，要銀子；及至有了銀子，他又說夤夜之間難拿，暫且寄存，明日再來拿罷。可惡的狠！上上下下，叫人費事。」說著話，只聽唧唧咕咕一陣響，是將銀子放在桌上的光景。

展爺便臨窗偷看，見此人果是白晝在竹椅上坐的那人；又見桌上堆定八封銀子，俱是西紙包妥，上面影影綽綽有花押。只見鄭新一壁說話，一壁開那邊的假門兒，口內說道：「我是為交易買賣。娘子又叫丫鬟屢次請我，不知有甚麼要緊事？」手中卻一封一封將銀子收入？子裡面，仍將假門兒扣好。只聽婦人道：「我因想起一宗事來，故此請你。」鄭新道：「甚麼事？」婦人道：「就是為那老厭物，雖則逐出境外。我細想來，他既敢在縣裡告下你來，就保不住他在別處告你，或府裡，或京控，俱是免不了的。那時怎麼好呢？」鄭新聽了，半晌歎道：「若論當初，原受過他的大恩。如今將他鬧到這步田地，我也就對不過我那亡妻了！」說至此，聲音卻甚慘切。

展爺在窗外聽，暗道：「這小子尚有良心。」忽聽有摔箸聲，擲酒杯之聲；再細聽時，又有抽抽噎噎之音，敢則是婦人哭了。只聽鄭新說道：「娘子不要生氣。我不過是那麼說。」婦人道：「你既惦著前妻，就不該叫他死呀，也不該又把我娶來呀。」鄭新道：「這原是因話提話。人已死了，我還惦記作甚麼？再者他要緊，你要緊呢？」說著話，便湊過婦人那邊去，央告道：「娘子，是我的不是，你不要生氣。明日再設法出脫那老厭物便了。」又叫丫鬟燙酒，與奶奶換酒。一路緊央告，那婦人方不哭了。

且說丫鬟奉命燙酒，剛下樓，忽聽「哎喲」一聲，轉身就跑到樓來，只嚇得他張口結舌，驚慌失措。鄭新一見，便問道：「你是怎麼樣了？」丫鬟喘吁吁，方說道：「了……了不得，樓……樓底下火……火球兒亂……亂滾。」婦人聽了，便接言道：「這也犯得上嚇得這個樣兒。這別是財罷？想來是那老厭物攢下的私蓄，埋藏在那裡罷。我們何不下去瞧瞧，記明白了地方兒，明日慢慢的再創。」一席話說得鄭新貪心頓起，忙叫丫鬟點燈籠。丫鬟他卻不敢下樓取燈籠，就在蠟臺上見有個蠟頭兒，在燈上對著，手裡拿著，在前引路。婦人後面跟隨，鄭新也隨在後，同下樓來。

此時窗外展爺滿心歡喜，暗道：「我何不趁此時撬窗而入，偷取他的銀兩呢？」剛要抽劍，忽見燈光一晃卻是個人影兒，連忙從窗牖孔中一望，不禁大喜。原來不是別人，卻是救周老兒的漁郎到了。暗暗笑道：「敢則他也是向這裡挪借來了。只是他不知放銀之處，這卻如何能告訴他呢？」心中正自思想，眼睛卻望裡留神。只見丁二爺也不東瞧西望，他竟奔假門而來。將手一按，門已開放，只見他一封一封往懷裡就揣。屋裡在那裡揣，展爺在外頭記數兒，見他一連揣了九次，仍然將假門兒關上。展爺心中暗想：「銀子是八封，他卻揣了九次，不知那一包是甚麼？」正自揣度，忽聽樓梯一陣亂響，有人抱怨道：「小孩子家看不真切，就這末大驚小怪的。」正是鄭新夫婦，同著丫鬟上來了。

展爺在窗外，不由得暗暗著急道：「他們將樓門堵住。我這朋友，他卻如何脫身呢？他若是持刀威嚇，那就不是俠士的行為了。」忽然眼前一黑，再一看時，屋內已將燈吹滅了。展爺大喜，暗暗稱妙。忽聽鄭新哎喲道：「怎麼樓上燈也滅

了。你又把蠟頭兒擲了，燈籠也忘了撿起來，這還得下樓取火去。」展爺在外聽得明白，暗道：「丁二官人真好靈機，借著滅燈他就走了，真正的爽快。」忽又笑自己道：「銀兩業已到手，我還在此作甚麼？難道人家偷驢，我還等著拔蠟兒不成。」將身一順，早已跳下樓來，復又上了牆角落，到了外面，暗暗回到下處。真是神安夢穩，已然睡去了。

再說鄭新叫丫鬚取了火來一看，子門彷彿有人開了。自己過去開了一看，裡面的銀子一封也沒有了。忙嚷道：「有了賊了！」他妻子便問：「銀子知了麼？」不但才拿來的八封不見了，連舊存的那一包二十兩銀子也不見了。」夫妻二人又下樓尋找了一番，那裡有個人影兒。兩口子就只齊聲叫苦。這且不言。

展熊飛直睡至次日紅日東升，方才起來梳洗，就在客寓吃了早飯，方慢慢往斷橋亭來。剛至亭上，只見周老兒坐在欄杆上打盹兒呢。展爺悄悄過去，將他扶住了，方喚道：「老丈醒來，老丈醒來。」周老猛然驚醒，見是展爺，連忙道：「公子爺來了。老漢久等多時了。」展爺道：「那漁翁還沒來麼？」周老道：「尚未來呢。」展爺暗忖道：「看他來時，是何光景？」正犯想問，只見丁二爺帶著僕從二人竟奔亭上而來。展爺道：「送銀子的來了。」周老兒看時，卻不是漁郎，也是一位武生公子。及至來到切近，細細看時，誰說不是漁郎呢。周老者怔了一怔，方才見禮。丁二爺道：「展兄早來了麼？真信人也！」又對周老道：「老丈，銀子已有在此。不知你可有地基麼？」周老道：「有地甚，就在鄭家樓前一箭之地，有座書畫樓，乃是小老兒相好孟先生的。因他年老力衰，將買賣收了，臨別時就將此樓托付我了。」丁二爺道：「如此甚好。可有幫手麼？」周老道：「有幫手，就是我的外甥烏小乙。當初原是我與我照應茶樓，後因鄭新改了字號，就把他攆了。」丁二爺道：「既如此，這茶樓是開定了，這口氣也是要賭准了。如今我將我的僕人留下，幫著你料理一切事體。此人是極可靠的。」說罷，叫小童將包袱打開。展爺在旁，細細留神。

不知改換的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濟弱扶傾資助周老 交友投分邀請南俠

且說丁二爺叫小童打開包袱。仔細一看，卻不是西紙，全換了桑皮紙，而且大小不同，仍舊是八包。丁二爺道：「此八包分量不同，有輕有重，通共是四百二十兩。」展爺方明白，晚間揣了九次，原來是饒了二十兩來。周老兒歡喜非常，千恩萬謝。丁二爺道：「若有人問你，銀子從何而來？你就說鎮守雄關總兵之子丁兆蕙給的，在松江府茉花村居住。」展爺道：「老丈若有人問，誰是保人？你就說常州府武進縣遇傑村姓展名昭的保人。」周老一一記住了。又將昨日丁二爺給的那一錠銀子拿出來，雙手捧與丁二爺道：「這是昨日公子爺所賜，小老兒尚未敢動。今日奉還。」丁二爺笑道：「我曉得你的意思了。昨日我原是漁家打扮，給你銀兩，你恐使了被我訛詐。你如今放心罷。既然給你銀兩，再沒有又收回來的道理。就是這四百多兩銀，也不合你要利息。若日後有事到了你這裡，只要好好的預備一碗香茶，那便是利息了。」周老兒連聲應道：「當得，當得。」丁二爺又叫小童將昨日的漁船喚了來，將周老的衣服業已洗淨曬乾，叫他將漁衣換了。又賞了漁船上二兩銀子。就叫僕從幫著周老兒拿著銀兩，隨去料理。周老兒便要跪倒叩頭。丁二爺連忙攙起，又囑咐道：「倘若茶樓開了之後，再不要粗心改換字號。」周老兒連說：「再不改了！再不改了！」隨著僕人，歡歡喜喜而去。

此時展爺從人已到，拉著馬匹，在一邊伺候。丁二爺問道：「那是展兄的尊騎麼？」展爺道：「正是。」丁二爺道：「昨日家兄遣人來喚小弟。小弟叫來人帶信回稟家兄，說與吾兄巧遇。家兄欲見吾兄，如渴想漿。弟要敦請展兄到敝莊盤桓幾日，不知肯光顧否？」展爺想了一想：「自己原は無事，況假滿尚有日期，趁此何不會會知己，也是快事。」便道：「小弟久已要到寶莊奉謁，未得其便。今既承雅愛，敢不從命。」便叫過從人來，告訴道：「我上松江府茉花村丁大員外那裡去了。我們乘舟。你將馬匹俱各帶回家去罷。不過五六日，我也就回家了。」從人連連答應。拉著馬匹，各自回去不提。

且說展爺與丁二爺帶領小童，一同登舟，竟奔松江府，水路極近。丁二爺乘舟慣了，不甚理會；惟有展爺今日坐在船上，玩賞沿途景致，不覺就神清氣爽，快樂非常。與丁二爺說說笑笑，情投意合。彼此方敘年庚。丁二爺小，展爺大兩歲，便以大哥呼之。展爺便稱丁二爺為賢弟。因敘話間，又提起周老兒一事。展爺問道：「賢弟奉伯母之命，前來進香，如何帶許多銀兩呢？」丁二爺道：「原是要買辦東西的。」展爺道：「如今將此銀贈了周老，又拿甚麼買辦東西呢？」丁二爺道：「弟雖不才，還可以借得出來。」展爺笑道：「借得出來更好；他若不借，必然將燈吹滅，便可借來。」丁二爺聽了，不覺詫異道：「展大哥，此話怎講？」展爺笑道：「莫道人行早，還有早行人。」便將昨晚之事說明。二人鼓掌大笑。

說話間，舟已停泊，搭了跳板，二人棄舟登岸。丁二爺叫小童先由快捷方式送信，他卻陪定展爺慢慢而行。展爺見一條路徑俱是三合土壘成，一半是天然，一半是人工，平平坦坦，乾乾淨淨。兩邊皆是密林，樹木叢雜。中間單有引路樹。樹下各有一人，俱是濃眉大眼，闊腰厚背。頭上無網巾，髮挽高髻，戴定蘆葦編的圈兒。身上各穿著背心，赤著雙膊，青筋暴露，抄手而立；卻赤著雙足，也有穿著草鞋的，俱將褲腿卷在膝蓋之上。不言不語。一對樹下有兩個人。展爺往那邊一望，一對一對的實在不少，心中納悶。便問丁二爺道：「賢弟，這些人俱是作甚麼的？」丁二爺道：「大哥有所不知。只因江中有船五百餘隻，常常械鬥傷人；江中以蘆花蕩為界。每邊各管船二百餘隻，十船一小頭目，百船一大頭目。又各有一總首領。奉府內明文，蘆花蕩這邊俱是我弟兄掌管。除了府內的官用魚蝦，其下定行市開秤，惟我弟兄命令是從。這些人俱是頭目，特來站班朝面的。」展爺聽罷，點了點頭。

走過土基的樹林，又有一片青石魚鱗路，方是莊門。只見廣梁大門，左右站立多少莊丁伴當。臺階之上，當中立著一人，後面又圍隨著多少小童執事之人。展爺臨近，見那人降階迎將上來，倒把展爺嚇了一跳。

原來兆蘭弟兄乃是同胞雙生，兆蘭比兆蕙大一個時辰；因此面貌相同。從小兒兆蕙就淘氣。莊前有賣吃食的來，他吃了不給錢，抽身就走。少時賣吃食的等急了，在門前亂嚷。他便同哥哥兆蘭一齊出來，叫賣吃食的廝認。那賣吃食的竟會認不出來是誰吃的。再不然，他弟兄二人倒替著吃了，也竟分不出是誰多吃，是誰少吃。必須賣吃的著急央告，他二人方把錢交付給，以博一笑而已。如今展爺若非與丁二官人同來，也竟分不出是大爺來。

彼此相見，歡喜非常，攜手剛至門前，展爺便把寶劍摘下來，遞給旁邊一個小童。一來初到友家，不當腰懸寶劍；二來又知丁家弟兄有老伯母在堂，不宜攜帶利刃；這是展爺的細心處。三個人來至待客廳上，彼此又從新見禮。展爺與丁母太君請安。丁二爺正要進內請安去，便道：「大哥暫且請坐。小弟必替大哥在家母面前稟明。」說罷，進內去了。又囑咐預備洗面水，烹茗獻茶。彼此暢談。

丁二爺進內，有二刻的工夫，方才出來說：「家母先叫小弟問大哥好。讓大哥歇息歇息。少時還要見面呢。」展爺連忙

立起身來，恭敬答應。只見丁二爺改了面皮，不是路上的光景，嘻嘻笑笑，又是頑戲，又是刻薄，竟自放肆起來。展爺以為他到了家，在哥哥的面前嬌癡慣了，也不介意。

丁二爺便問展爺道：「可是呀，大哥。包公待你甚厚，聽說你救過他多少次。是怎麼件事情呀？小弟要領教。何不對我說說呢！」展爺道：「其實也無要緊。」便將金龍寺遇凶僧、土龍崗逢劫奪、天昌鎮拿刺客以及龐太師花園衝破路邪魔之事，滔滔說了一回。道：「此事皆是你我行俠義之人當作之事，不足掛齒。」二爺道：「倒也有趣，聽著怪熱鬧的。」又問道：「大哥又如何面君呢？聽說耀武樓試三絕技，敕賜「御貓」的外號兒，這又是甚麼事情呢？」展爺道：「此事便是包相爺的情面了。」又說包公如何遞折，聖上如何見面：「至於演試武藝，言之實覺可愧；無奈皇恩浩蕩，賞了「御貓」二字，又加封四品之職。原是個瀟灑的身子，如今倒弄的被官拘住了。」二爺道：「大哥休出此言。想來是你的本事過得去；不然，聖上如何加恩呢？大哥提起舞劍，請寶劍一觀。」展爺道：「方才交付盛價了。」丁二爺回首道：「你們誰接了展老爺的劍了？拿來我看。」只見一個小童將寶劍捧過來，呈上。二爺接過來，先瞧了瞧劍鞘，然後攏住劍靶，將劍抽出，隱隱有鐘聲之音。連說：「好劍，好劍！但不知此劍何名？」展爺暗道：「看他這半天，言語嘻笑於我。我何不叫他認認此寶，試試他的目力如何。」便道：「此劍乃先父手澤，劣兄雖然佩帶，卻不知是何名色。正要在賢弟跟前領教。」二爺暗道：「這是難我來了。倒要細細看看。」瞧了一會道：「據小弟看，此劍彷彿是「巨闕」。」說罷，遞與展爺。展爺暗暗稱奇，道：「真好眼力！不愧他是將門之子。」便道：「賢弟說是「巨闕」，想來是「巨闕」無疑了。」便要將劍入鞘。

二爺道：「好哥哥，方才聽說舞劍，弟不勝欽仰。大哥何不試舞一番，小弟也長長學問。」展爺是斷斷不肯，二爺是苦苦相求。丁大爺在旁，卻不攔當，止於說道：「二弟不必太忙，讓大哥喝盅酒助助興，再舞不遲。」說罷，吩咐道：「快擺酒來。」左右連聲答應。

展爺見此光景，不得不舞。再要推托，便是小家氣了。只得站起身來，將袍襟掖了一掖，袖子挽了一挽，說道：「劣兄劍法疏略。倘有不到之處，望祈二位賢弟指教為幸。」大爺二爺連說：「豈敢，豈敢！」一齊出了大廳，在月臺之上，展爺便舞起劍來。丁大爺在那邊，恭恭敬敬，留神細看。丁二爺卻靠著廳柱，趾著腳兒觀瞧。見舞到妙處，他便連聲叫「好」。展爺舞了多時，煞住腳步，道：「獻醜，獻醜。二位賢弟看看如何？」丁大爺連聲道好稱妙。二爺道：「大哥劍法雖好，惜乎此劍有些押手。弟有一劍，管保合式。」說罷，便叫過一個小童來，密密吩咐數語。小童去了。

此時丁大爺已將展爺讓進廳來。見桌前擺列酒肴，丁大爺便執壺斟酒，將展爺讓至上面，弟兄左右相陪。剛飲了幾杯，只見小童從後面捧了劍來。二爺接過來嚙錚一聲，將劍抽出，便遞與展爺道：「大哥請看。此劍也是先父遺留，弟等不知是何名色。請大哥看看，弟等領教。」展爺暗道：「丁二真正洵氣。立刻他也來難我了。倒要看看。」接過來，彈了彈，顛了顛，便道：「好劍！此乃「湛盧」也。未知是與不是？」丁二爺道：「大哥所言不差。但不知此劍舞起來，又當如何？大哥尚肯賜教麼？」展爺卻瞧了瞧丁大爺，意思叫他攔阻。誰知大爺乃是個老實人，便道：「大哥不要忙，先請飲酒助助興，再舞未遲。」展爺聽了，道：「莫若舞完了，再飲罷。」出了席，來至月臺，又舞一回。丁二爺接過來道：「此劍大哥舞著，吃力麼？」展爺滿心不樂，答道：「此劍比劣兄的輕多了。」二爺道：「大哥休要多言。輕劍即是輕人。此劍卻另有個主兒，只怕大哥惹他不起。」一句話激惱了南俠，便道：「老弟，你休要害怕。任憑是誰的，自有劣兄一面承管。怕他怎的？你且說出這個主兒來。」二爺道：「大哥消言。此劍乃小妹的。」展爺聽了，瞅了二爺一眼，便不言語了。大爺連忙遞酒。

忽見丫鬟出來，說道：「太君來了。」展爺聞聽，連忙出席，整衣向前參拜。丁母略略謙遜，便以子姪禮相見畢。丁母坐下。展爺將座位挪了一挪，也就告坐。此時丁母又細細留神，將展爺相看了一番，比屏後看得更真切了。見展爺一表人材，不覺滿心歡喜，開口便以賢姪相稱。這卻是二爺與丁母商酌明白的。若老太太看了中意，就呼為賢姪；倘若不願意，便以貴客呼之。再者男婚女配，兩下願意。也須暗暗通個消息，妹子願意方好。二爺見母親稱呼展爺為賢姪，就知老太太是願意了。便便悄悄兒溜出，竟往小姐繡戶而來。

未知說些什麼，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展熊飛比劍定良姻 鑽天鼠奪魚甘陪罪

且說丁二爺到了院中，只見丫鬟抱著花瓶，換水插花。見了二爺進來，丫鬟揚聲道：「二官人進來了。」屋內月華小姐答言：「請二哥哥屋內坐。」丁二爺掀起繡簾，來至屋內，見小姐正在炕上弄針黹呢。二爺問道：「妹子做什麼活計？」小姐說：「鎖鏡邊上頭口兒呢。二哥，前廳有客，你怎麼進來裡面了呢？」丁二爺佯問道：「妹子如何知道前廳有客呢？」月華道：「方才取劍，說有客要領教，故此方知。」丁二爺道：「再休提劍，只因這人乃常州府武進縣選傑村姓展名昭，表字熊飛，人皆稱他為南俠，如今現作皇家四品帶刀的護衛。哥哥已知道此人，但未會面。今日見了，果然好人品、好相貌，好本事，好武藝；未免才高必狂，藝高必傲，竟將咱們家的湛盧劍貶得不成樣子。哥哥說，此劍是另有個主兒的。他問是誰，哥哥就告訴他，是妹子的。他便鼻孔裡一笑，道：「一個閨中弱秀。焉有本領！」」月華聽至此，把臉一紅，眉頭一皺，便將活計放下了。丁二爺暗說：「有因，待我再激他一激。」又說道：「我就說：「我們將門中豈無虎女？」他就說：「雖是這麼說，未必真有本領。」妹子，你真有膽量，何不與他較量較量呢？倘若膽怯，也只好由他說去罷。現在老太太也在廳上，故此我來對妹妹說。」小姐聽畢，怒容滿面，道：「既如此，二哥先請，小妹隨後就到。」

二爺得了這個口氣，便急忙來到前廳，在丁母耳邊悄悄說道：「妹子要與展哥比武。」話剛然說完，只見丫鬟報道：「小姐到。」丁母便叫，過來與展爺見禮。展爺立起身來一揖。小姐還了萬福。

展爺見小姐莊靜秀美，卻是一臉的怒氣。又見丁二爺轉過身來，悄悄的道：「大哥，都是你褒貶人家劍，如今小妹出來，不依來了。」展爺道：「豈有此理？」二爺道：「什麼理不理的。我們將門虎女，焉有怕見人的理呢。」展爺聽了，便覺不悅。丁二爺卻又小姐身後，悄悄道：「展大哥要與妹子較量呢。」小姐點頭首肯。二爺又轉到展爺身後，道：「小妹要請教大哥的武藝呢。」展爺此時更不耐煩了，便道：「既如此，劣兄奉陪就是了。」

誰知此時，小姐已脫去外面衣服，穿著繡花大紅小襖，繫定素羅百折單裙，頭罩五色綾帕，更顯得娉婷。丁二爺已然回稟丁母，說：「不過是虛耍假試，請母親在廊下觀看。」先挪出一張圈椅，丁母坐下。月華小姐懷抱寶劍，搶在東邊站定。展爺此時也無可奈何，只得勉強掖袍挽袖。二爺捧過寶劍。展爺接過，只得在西邊下首站了。說了一聲「請」，便各拉開架式。兆蘭兆蕙在丁母背後站立。才對了不多幾個回合。丁母便道：「算了罷。劍對劍俱是鋒鏘，不

是頑的。」二爺道：「母親放心，且再看看。不妨事的。」

只見他二人比並多時，不分勝負。展爺先前不過搪塞虛架。後見小姐頗有門路，不由暗暗誇獎，反到高起興來。凡有不到之處，俱各點到，點到卻又抽回，來來往往。忽見展爺用了個垂花式，斜刺裡將劍遞進，即便抽回，就隨著劍尖滴溜溜落下一物。又見小姐用了個風吹敗葉式，展爺忙把頭一低將劍躲過。才要轉身，不想小姐一翻玉腕，又使了個推窗攆月勢，將展爺的頭巾削落。南俠一伏身跳出圈外，聲言道：「我輸了，我輸了。」丁二爺過來，拾起頭巾，擲去塵土。丁大爺過來撿起先落下的物一看，卻是小姐耳上之環。便上前對展爺道：「是小妹輸了，休要見怪。」二爺將頭巾交過。展爺挽髮整巾，連聲贊道：「令妹真好劍法也！」丁母差丫鬟即請展爺進廳。小姐自往後邊去了。

丁母對展爺道：「此女乃老身姪女，自叔叔孀亡後，老身視如親生兒女一般。久聞賢姪名望，就欲聯姻，未得其便；不意賢姪今日降臨寒舍，實乃彩絲繫足，美滿良緣。又知賢姪並無親眷，又請誰來相看，必要推諉；故此將小女激誘出來比劍，彼此一會。」丁大爺也過來道：「非是小弟在旁不肯攔阻；皆因弟等與家母已有定算，故此多有褻瀆。」丁二爺也陪罪道：「全是小弟之過。惟恐吾兄推諉，故用激將詭計誑哄仁兄，望祈恕罪。」展爺到此時，方才明白。也是姻緣，更不推辭，慨然允許。便拜了丁母，又與兆蘭兆蕙彼此拜了，就將巨闕湛盧二劍彼此換了，作為定禮。

二爺手托耳環，提了寶劍，一直來到小姐臥室。小姐正自納悶：「我的耳環何時削去，竟不知道，也就險得很呢。」忽見二爺笑嘻嘻的手托耳環，道：「妹子耳環在這裡。」擲在一邊。又笑道：「湛盧劍也被人家留下了。」小姐才待發話。二爺連忙說道：「這都是太太的主意，妹子休要問我。少時問太太便知。大約妹子是大喜了。」說完，放下劍，笑嘻嘻的就跑了，小姐心下明白，也就不言語了。

丁二爺來至前廳，此時丁母已然回後去了。他三人從新入座，彼此說明，仍論舊交，不論新親。大爺二爺仍呼展爺為兄，脫了俗套，更覺親熱。飲酒吃飯，對坐閒談。

不覺展爺在茱村住了三日，就要告別。丁氏昆仲那裡肯放。展爺再三要行。丁二爺說：「既如此，明日弟等在望海臺設一席。你我弟兄賞玩江景，暢敘一日。後日大哥再去，如何？」展爺應允。

到了次日飯後，三人出了莊門，往西走了有一里之遙，彎彎曲曲，繞到土嶺之上，乃是極高的所在，便是丁家莊的後背。上面蓋了高臺五間，甚是寬闊。遙望江面一帶，水勢茫茫，猶如雪練一般。再看船隻往來，絡繹不絕。郎舅三人觀望江景，實暢暢懷。不多時，擺上酒肴，慢慢消飲。正在快樂之際，只見來一漁人在丁大爺旁邊悄語數言。大爺吩咐：「告訴頭目去辦罷。」丁二爺也不理會。展爺更難細問，仍然飲酒。遲不多時，又見來一漁人，甚是慌張，向大爺說了幾句。此次二爺卻留神，聽了一半，就道：「這還了得！若要如此，以後還有個規矩麼？」對那漁人道：「你把他叫來我瞧瞧。」

展爺見此光景，似乎有事，方問道：「二位賢弟，為著何事？」丁二爺道：「我這松江的漁船原分兩處，以蘆花蕩為界。蕩南有一個陷空島，島內有一個盧家莊。當初有盧太公在日，樂善好施，家中巨富。待至生了盧方，此人和睦鄉黨，人人欽敬；因他有爬桿之能，大家送了他個綽號，叫做鑽天鼠。他卻結交了四個朋友，共成五義；大爺就是盧方。二爺乃黃州人，名叫韓彰，是個行伍出身，會做地溝地雷，因此他的綽號兒叫做徹地鼠。三爺乃山西人，名叫徐慶，是個鐵匠出身，能探山中十八孔，因此綽號叫穿山鼠。至於四爺，身材瘦小，形如病夫，為人機巧伶俐，智謀甚好，是個大客商出身，乃金陵人，姓蔣名平，字澤長，能在水中居住，開目視物，綽號人稱翻江鼠。惟有五爺，少年華美，氣宇不凡，為人陰險狠毒，卻好行俠作義，一就是行事太刻毒，是個武生員，金華人氏，姓白名玉堂，因他形容秀美，文武雙全，人呼他綽號為錦毛鼠。」展爺聽說白玉堂，便道：「此人我卻認得。愚兄正要訪他。」丁二爺問道：「大哥如何認得他呢？」展爺便將苗家集之事述說一回。

正說時，只見來了一伙漁戶。其中有一人怒目橫眉，伸出掌來，說道：「二位員外看見了。他們過來搶魚，咱們阻攔，他就拒捕起來了。搶了魚不算，還把我削去四指，光光的剩下了一個大拇指頭。這才是好朋友呢！」丁大爺連忙攔道：「不要多言。你等急喚船來，待我等親身前往。」眾人一聽員外要去，忽的一聲，俱各飛跑去了。展爺道：「劣兄無事，何不一同前往。」丁二爺道：「如此甚好。」三人下了高臺，一同來至莊前，只見從人伴當伺候多人，各執器械。丁家兄弟展爺俱各佩了寶劍。來至停泊之處，只見大船兩隻，是預備二位員外坐的。大爺獨自上了一隻大船，二爺同展爺上了一隻大船，其餘小船，紛紛亂亂，不計其數，竟奔蘆花蕩而來。

才至蕩邊，見一隊船皆是蕩南的字號，便知是搶魚的賊人了。大爺催船前進，二爺緊緊相隨。來至切近，見那邊船上立著一人，兇惡非常，手托七股魚叉，在那裡靜候廝殺。大爺的船先到，便說：「這人好不曉事。我們素有舊規，以蘆花蕩為交界。你如何擅敢過蕩，搶了我們的魚，還傷了我們的漁戶？是何道理？」那邊船上那人道：「什麼交界不交界，咱全不管。只因我們那邊魚少，你們這邊魚多，今日暫且借用。你若不服咱，就比試試。」丁大爺聽了這話，有些不說理，便問道：「你叫什麼名字？」那人道：「咱叫分水獸鄧彪。你問咱怎的？」丁大爺道：「你家員外，那個在此？」鄧彪道：「我家員外俱不在此。此一隊船隻就是咱管領的。你敢與咱合氣麼？」說著話，就要把七股叉刺來。丁大爺才待拔劍，只見鄧彪翻身落水，這邊漁戶立刻下水，將鄧彪擒住，托出水面，交到丁二爺船上。二爺卻跳在大爺船上，前來幫助。

你道鄧彪為何落水？原來大爺問答之際，丁二爺船已趕到，見他出言不遜，卻用彈丸將他打落水中。你道什麼彈丸？這是二爺自幼練就的。用竹板一塊，長夠一尺八寸，寬有二寸五分，厚五分，上面有個槽兒，用黃蠟鐵渣子團成核桃大小，臨用時安上。在數步中打出，百發百中。又不是彈弓，又不是弩弓，自己纂名兒叫做竹彈丸。這原是二爺小時頑耍的小頑藝兒，今日偌大的一個分水獸，竟會叫英雄的一個小小鐵丸打下水去咧。可見本事不是吹的，這才是真本領呢。

且言鄧彪雖然落水，他原是會水之人，雖被擒，不肯服氣，連聲喊道：「好呀，好呀！你敢用暗器傷人，萬不與你們干休。」展爺聽至此句，說用暗器傷人，方才留神細看，見他眉攢裡腫起一個大紫包來，便喝道：「你既被擒，還喊什麼！我且問你，你家五員外他可姓白麼？」鄧彪答道：「姓白，怎麼樣？他如今已下山了。」展爺問道：「往那裡去了？」鄧彪道：「數日之前上東京，找什麼「御貓」去了。」展爺聞聽，不由得心下著忙。

只聽那邊一人嚷道：「丁家賢弟呀！看我盧方之面，恕我失察之罪。我情願認罪呀。」眾人抬頭，只見一隻小船飛也似趕來，嚷的聲音漸漸近了。展爺留神細看來人，見他一張紫面皮，一部好鬚鬚，面皮光而生亮，鬚鬚潤而且長，身量魁梧，氣宇軒昂。丁氏兄弟也執手道：「盧兄請了。」盧方道：「鄧彪乃新收頭目，不遵約束，實是劣兄之過。違了成約，任憑二位賢弟吩咐。」丁大爺道：「他既不知，也難譴責。此乃無心之過也。」回頭吩咐將鄧彪放了。這邊漁戶便道：「他們還搶了咱們好些魚呢。」丁二爺連忙喝住：「休要多言！」盧方聽見，急急吩咐：「快將那邊魚，連咱們魚俱給送過去。」這邊送人，那邊送魚。盧方立刻將鄧彪革去頭目，即差人送往府裡究治。丁大爺吩咐：「是咱們魚畚收下。是那邊的俱各退回。」兩下裡又說了多少謙讓的言語，無非論交情，講過節。彼此方執手，各自歸莊去了。

第三十二回 夜救老僕顏生赴考 晚逢寒士金客揚言

且說丁氏兄弟同定展爺來至莊中，賞了削去四指的漁戶拾兩銀子，叫他調養傷痕。展爺便提起：「鄧彪說白玉堂不在山中，已往東京找尋劣兄去了。刻下還望兩位仁弟備只快船，我須急急回家，趕赴東京方好。」丁家兄弟聽了展爺之言，再也難以阻留，只得應允。便於次日備了餞行之酒，慇懃送別，反覺得戀戀不捨。展爺又進內叩別了丁母。丁氏兄弟送至停泊之處，瞧著展爺上船，還要遠送。展爺攔之再三，只得罷了，送至大路，方才分手作別。

展爺真是歸心似箭。這一日天有二鼓，已到了武進縣，以為連夜可以到家。剛走到一帶榆樹林中，忽聽有人喊道：「救人呀！了不得了！有了打槓子的了。」展爺順著聲音，迎將上去，卻是個老者背著包袱，喘得連嚷也嚷不出來。又聽後面有人追著，卻喊得洪亮道：「了不得！有人搶了我的包袱去了！」展爺心下明白，便道：「老者，你且隱藏，待我攔阻。」老者才往樹後一隱，展爺便蹲下身去。後面趕的只顧往前。展爺將腿一伸，那人來得勢猛，嘆喏的一聲，開了個嘴吃屎。展爺趕上前按住，解下他的腰間搭包，寒鴉兒拂水的將他捆了。見他還有一隻木棍，就從腰間插入，斜擔的支起來。

將老者喚出，問道：「你姓甚名誰？家住那裡？慢慢講來。」老者從樹後出來，先叩謝了。此時喘已定了。道：「小人姓顏，名叫顏福，在榆林村居住。只因我家相公要上京投親，差老奴到窗友金必正處借了衣服銀兩。多承金相公一番好意，留小人吃飯，臨走又交付老奴三十兩銀子，是贈我家相公作路費的。不想年老力衰，又加上目力遲鈍，因此來路晚了。剛走到榆樹林內，便遇見這人，一聲斷喝，要甚麼「買路錢」。小人一聽，那裡還有魂咧，一路好跑，喘得連氣也換不上來。幸虧大老爺相救。不然，我這老命必喪於他手。」展爺聽了，便道：「榆林村乃我必由之路，我就送你到家如何？」顏福復又叩謝。

展爺對那人道：「你這廝竟夜劫人，你還嚷人家搶了你的包袱去了。幸遇某家，我也不加害於你。你就在此歇歇，再等個人來救你便了。」說罷，叫老者背了包袱，出了林子，竟奔榆林村。到了顏家門首。老者道：「此處便是。請老爺裡面待茶。」一壁說話，用手叩門。只聽裡面道：「外面可是顏福回來了麼？」展爺聽得明白，便道：「我不吃茶了，還要趕路呢。」說畢，邁開大步，竟奔遇傑村而來。

單說顏福聽得是小主人的聲音，便道：「老奴回來了。」開門處，顏福提包進來，仍然將門關好。

你道這小主人是誰？乃是姓顏名查散，年方二十二歲。寡母鄭氏，連老奴顏福，主僕三口度日。因顏老爺在日為人正直，作了一任縣尹，兩袖清風，一貧如洗，清如秋水，嚴似寒霜。可惜一病身亡，家業零落。顏生素有大志，總要克紹書香，學得滿腹經綸，屢欲赴京考試。無奈家道寒難，不能如願。因明年就是考試的年頭，還是鄭氏安人想出個計較來，便對顏生道：「你姑母家道豐富，何不投托在彼？一來可以用功，二來可以就親，豈不兩全其美呢？」顏生道：「母親想的雖是。但姑母已有多多年不通信息。父親在日還時常寄信問候。自父親亡後，遣人報信，並未見遣一人前來弔唁，至今音梗信杳。雖是老親，又是姑舅結下新親；奈目下孩兒功名未成，如今時勢，恐到那裡，也是枉然。再者孩兒這一進京，母親在家也無人侍奉，二來盤費短少，也是無可如何之事。」母子正在商議之間，恰恰顏生的窗友金生名必正特來探訪。彼此相見，顏生就將母親之意對金生說了。金生一力擔當，慨然允許，便叫顏福跟了他去，打點進京的用品。顏生好生喜歡，即稟明老人家。安人聞聽，感之不盡。母子又計議了一番。鄭氏安人親筆寫了一封書信，言言哀懇。大約姑母無有不收留姪兒之理。

娘兒兩個呆等顏福回來。天已二更，尚不見到。顏生勸老母安息，自己把卷獨對青燈，等到四更，心中正自急躁。顏福方回來了，交了衣服銀兩。顏生大悅，叫老僕且去歇息。顏福一路困乏，又受驚恐，已然支持不住，有話明日再說，也就告退了。

到了次日，顏生將衣服銀兩與母親看了，正要商酌如何進京，只見老僕顏福進來說道：「相公進京，敢則是自己去麼？」顏生道：「家內無人，你須好好侍奉老太太。我是自己要進京的。」老僕道：「相公若是一人赴京，是斷斷去不得的。」顏生道：「卻是為何？」顏福便將昨晚遇劫之事，說了一遍。鄭氏安人聽了顏福之言，說：「是呀。若要如此，老身是不放心的。莫若你主僕二人同去方好。」顏生道：「孩兒帶了他去，家內無人。母親叫誰侍奉？孩兒放心不下。」

正在計算為難，忽聽有人叩門，老僕答應。開門看時，見是一個小童，一見面就說道：「你老人家昨晚回來好呀？也就不早了罷。」顏福尚觀著眼兒瞧他。那小童道：「你老人家瞧甚麼？我是金相公那裡的，昨日給你老人家斟酒，不是我麼？」顏福道：「哦，哦！是，是。我倒忘了。你到此何事？」小童道：「我們相公打發我來見顏相公來了。」老僕聽了，將他帶至屋內，見了顏生，又參拜了安人。顏生便問道：「你做甚麼來了？你叫甚麼？」小童答道：「小人叫雨墨。我們相公知道相公無人，惟恐上京路途遙遠不便，叫小人特來服侍相公進京。又說這位老主管有了年紀，眼力不行，可以在家伺候老太太，照看門戶，彼此都可以放心。又叫小人帶來十兩銀子，惟恐路上盤川不足，是要富餘些個好。」安人與顏生聽了，不勝歡喜，不勝感激。連顏福俱樂得了不得。安人又見雨墨說話伶俐明白，便問：「你今年多大了？」雨墨道：「小人十四歲了。」安人道：「你小兒家能毅走路嗎？」雨墨笑道：「回稟老太太得知。小人自八歲上，就跟著小人的父親在外貿易。慢說走路，甚麼處兒的風俗，遇事眉高眼低，那算瞞不過小人的了。差不多的道兒小人都認得。至於上京，更是熟路了。不然，我們相公會派我來跟相公麼？」安人聞聽，更覺喜歡放心。

顏生便拜別老母。安人未免傷心落淚，將親筆寫的書信交與顏生道：「你到京中祥符縣問雙星巷，便知你姑母的居址了。」雨墨在旁道：「祥符縣有個雙星巷，又名雙星橋，小人認得的。」安人道：「如此甚好。你要好好服侍相公。」雨墨道：「不用老太太囑咐，小人知道。」顏生又吩咐老僕顏福一番，暗暗將十兩銀子交付顏福，供養老母。雨墨已將小小包裹背起來。主僕二人出門上路。

顏生是從未出過門的，走了一二十里路，便覺兩腿酸疼，問雨墨道：「咱們自離家門，如今走了也有五六十里路了罷？」雨墨道：「可見相公沒有出過門。這才離家有多大工夫，就會走了五六十里？那不成飛腿了麼？告訴相公說，總共走了沒有三十里路。」顏生吃驚道：「如此說來路途遙遠，竟自難行得很呢！」雨墨道：「相公不要著急。走道兒有個法子。越不到越急，越走不上來。必須心平氣和，不緊不慢，彷彿遊山玩景的一般。路上雖無景致，拿著一村一寺皆算是幽景奇觀，遇著一石一木也當做點綴的美景。如此走來走去，心也寬了，眼也亮了，乏也就忘了，道兒也就走的多了。」顏生被雨墨說的高起興來，真果沿途玩賞。不知不覺，又走了一二十里，覺得腹中有些饑餓，便對雨墨道：「我

此時雖不覺乏，只是腹中有點空兒的，可怎麼好？」雨墨用手一指，說：「那邊不是鎮店麼？到了那裡，買些飯食，吃了再走。」

又走了多會，到了鎮市。顏相公見個飯鋪，就要進去。雨墨道：「這裡吃，不現成。相公隨我來。」把顏生帶到二葦鋪裡去了。一來為省事，二來為省錢；這才透出他是久慣出外的油子手兒來了呢。主僕二人用了飯，再往前走十多里。或樹下，或道旁，隨意歇息歇息再走。

到了天晚，來到一個熱鬧地方，地名雙義鎮。雨墨道：「相公，咱就在此處住了罷。再往前走就太遠了。」顏生道：「既然如此，就住了罷。」雨墨道：「住是住了。若是投店，相公千萬不要多言，自有小人答復他。」顏生點頭應允。

及至來到店門，擋槽兒的便道：「有乾淨房屋。天氣不早了。再要走，可就太晚了。」雨墨便問道：「有單間廂房沒有？或有耳房也使得。」擋槽兒的道：「請先進去看看就是了。」雨墨道：「若有呢，我們好看哪；若沒有，我們上那邊住去。」擋槽兒的道：「請進去看看何妨。不如意，再走如何？」顏生道：「咱們且看看就是了。」雨墨道：「相公不知。咱們若進去，他就不叫出來了。店裡的脾氣我是知道的。」正說著，又出來了一個小二道：「請進去，不用游疑。訛不住你們兩位。」顏生便向裡走，雨墨只得跟隨。只聽店小二道：「相公請看很好的正房三間，裱糊的又乾淨，又豁亮。」雨墨道：「是不是？不進來你們緊讓，及至進來就是上房三間。我們爺兒兩個又沒有許多行李，住三間上房，你這還不訛了我們呢！告訴你，除了單廂房或耳房，別的我們不住。」說罷，回身就要走。小二一把拉住道：「怎的了！我的二爺。上房三間，兩明一暗。你們二位住那暗間，我們算一間的房錢，好不好？」顏生道：「就是這樣罷。」雨墨道：「咱們先小人，後君子。說明了，我可就給一間的房錢。」小二連聲答應。

主僕二人來至上房，進了暗間，將包裹放下。小二便用手擦外間桌子，道：「你們二位在外間用飯罷。不寬闊麼？」雨墨道：「你不用誘。就是外間吃飯，也是住這暗間，我也是給你一間的房錢。況且我們不喝酒。早起吃的，這時候還飽著呢。我們不過找補點就是了。」小二聽了，光景沒有甚麼大來頭，便道：「悶一壺高香片茶來罷？」雨墨道：「路上灌的涼水，這時候還滿著呢。不喝。」小二道：「點個燭燈罷？」雨墨道：「怎麼你們店裡沒有油燈嗎？」小二道：「有啊！怕你們二位嫌油燈子氣，又怕油了衣服。」雨墨道：「你只管拿來，我們不怕。」小二才回身。雨墨便道：「他倒會頑。我們花錢買燭，他卻省油，敢則是裡外裡。」小二回頭瞅了一眼。取燈取了半天，方點了來。問道：「二位吃甚麼？」雨墨道：「說了找補吃點。不用別的，給我們一個燴烙炸，就帶了飯來罷。」店小二估量著，沒甚麼想頭，抽身就走了，連影兒也不見了。等的急催他，他說：「沒得。」再催他，他說：「就得。已經下了杓了。就得，就得。」

正在等著，忽聽外面嚷道：「你這地方就敢小看人麼？小菜碟兒一個大錢，吾是照顧你，賞你們臉哪。你不讓我住，還要凌辱斯文。這等可惡！吾將你這狗店用火燒了。」雨墨道：「該！這倒替咱們出了氣了。」

又聽店東道：「都住滿了，真沒有屋子了。難道為你現蓋嗎？」又聽那人更高聲道：「放狗屁不臭！滿口胡說！你現蓋一現蓋，也要吾等得呀。你就敢凌辱斯文。你打聽打聽，唸書的人也是你敢欺負得的嗎？」顏生聽至此，不由得出了門外。雨墨道：「相公別管閒事。」剛然阻攔，只見院內那人向著顏生道：「老兄，你評評這個理。他不叫吾住使得，就將我這等一推，這不豈有此理麼？還要與我現蓋房去。這等可惡！」顏生答道：「兄臺若不嫌棄，何不將就在這邊屋內同住呢？」只聽那人道：「萍水相逢，如何打攪呢？」

雨墨一聽，暗說：「此事不好，我們相公要上當。」連忙迎出，見相公與那人已攜手登階，來至屋內，就在明間，彼此坐了。

未知如何，下回分解。

第三十三回 真名士初交白玉堂 美英雄三試顏查散

且說顏生同那人進屋坐下。雨墨在燈下一看，見他頭戴一頂開花儒巾，身穿一件零碎藍衫，足下穿一雙無根底破皂靴頭兒，滿臉塵土，實在不像唸書之人，倒像個無賴。正思想卻他之法，又見店東親來陪罪。那人道：「你不必如此。大人不記小人過，饒恕你便了。」店東去後，顏生便問道：「尊兄貴姓？」那人道：「吾姓金名懋叔。」雨墨暗道：「他也配姓金。我主人才姓金呢，那是何等體面仗義。像他這個窮樣子，連銀也不配姓呀。常言說，「姓金沒有金，一定窮斷筋。」我們相公是要上他的當的。」又聽那人道：「沒領教兄臺貴姓。」顏生也通了姓名。金生道：「原來是顏兄，失敬失敬。請問顏兄，用過飯了沒有？」顏生道：「尚未。金兄可用過了？」金生道：「不曾。何不共桌而食呢？叫小二來。」此時店小二拿了一壺香片茶來，放在桌上。金生便問道：「你們這裡有甚麼飯食？」小二道：「上等飯食八兩，中等飯六兩，下等飯……」剛說至此，金生攔道：「誰吃下等飯呢。就是上等飯罷。吾且問你，這上等飯是甚麼肴饌？」小二道：「兩海碗，兩旋子，六大碗，四中碗，還有八個碟兒。無非雞鴨魚肉翅子海參等類，調度的總要合心配口。」金生道：「可有活鯉魚麼？」小二道：「要活鯉魚是大的，一兩二錢銀子一尾。」金生道：「既要吃，不怕花錢。吾告訴你，鯉魚不過一斤的叫做「拐子」，過了一斤的才是鯉魚。不獨要活的，還要尾巴像那胭脂瓣兒相似，那才是新鮮的呢。你拿來，吾看。」又問：「酒是甚麼酒？」小二道：「不過隨便常行酒。」金生道：「不要那個。吾要喝陳年女貞陳紹。」小二道：「有十年燭下的女貞陳紹；就是不零賣，那是四兩銀子一壇。」金生道：「你好貧哪！甚麼四兩五兩，不拘多少，你搭一壇來當面開開，吾嘗就是了。吾告訴你說，吾要那金紅顏色濃濃香，倒了碗內要掛碗。猶如琥珀一般，那才是好的呢。」小二道：「搭一壇來，當面錐嘗。不好不要錢，如何？」金生道：「那是自然。」

說話間，已然掌上兩支燈燭。此時店小二歡欣非常，小心慇懃，自不必說。少時端了一個腰子形兒的木盆來，裡面歡蹦蹦亂跳。足一斤多重的鯉魚。說道：「爺上請看，這尾鯉魚如何？」金生道：「魚卻是鯉魚。你務必用這半盆水叫那魚躺著；一來顯大，二來水淺，他必撲騰，算是活跳跳的，賣這個手法兒。你不要拿著走，就在此處開了膛，省得抵換。」店小二隻得當面收拾。金生又道：「你收拾好了，把他鮮串著。一可是你們加甚麼作料？」店小二道：「無非是香蔥口蘑，加些紫菜。」金生道：「吾是要「尖上尖」的。」小二卻不明白。金生道：「怎麼你不曉得？尖上尖就是那青筍尖兒上頭的尖兒，總要嫩切成條兒，要吃那末咯吱咯吱的才好。」店小二答應。不多時，又搭了一壇酒來，拿著錐子倒流兒，並有個磁盆。當面錐透，下上倒流兒，撒出酒來，果然美味真香。先舀一盆灌入壺內；略燙一燙，二人對面消飲。小二放下小菜，便一樣一樣端上來。金生連箸也不動，只是就佛手疙疸慢飲，盡等吃活魚。二人飲酒閒談，越說越投機。顏生歡喜非常。少時用大盤盛了魚來。金生便拿起箸子來，讓顏生道：「魚是要吃熱的，冷了就要發腥了。」布了顏生一塊，自己便將魚脊背拿筷子一劃。要了薑醋碟。吃一塊魚，喝一盅酒，連聲稱贊：「妙哉，妙哉！」將這面吃

完，筷子往魚腮裡一插，一翻手就將魚的那面翻過來。又布了顏生一塊，仍用筷子一劃，又是一塊魚，一盅酒，將這面也吃了。然後要了一個中碗來，將蒸食雙落一對掰在碗內，一連掰了四個。舀了魚湯，泡了個稀糟，?嚙?嚙吃了。又將碟子扣上，將盤子那邊支起，從這邊舀了三匙湯喝了。便道：「吾是飽了。顏兄自便莫拘莫拘。」顏生也飽了。

二人出席。金生吩咐：「吾們就一小童。該蒸的，該熱的，不可與他冷吃。想來還有酒。他若喝時，只管給他喝。」店小二連連答應。說著說著話，他二人便進裡間屋內去了。

雨墨此時見刺了許多東西全然不動，明日走路又拿不得，瞅著又是心疼。他那裡吃得下去，止於喝了兩盅悶酒就算了。連忙來到屋內，只見金生張牙欠口，前仰後合，已有困意。顏生道：「金兄既已乏倦，何不安心歇呢？」金生道：「如此，吾兄就要告罪了。」說罷，往?上一躺，呱嗒一聲，皂靴頭兒掉了一隻。他又將這條腿向膝蓋一敲，又聽嘆喏一聲，把那只皂靴頭兒扣在地下。不一會，已然呼聲振耳。顏生使眼色叫雨墨將燈移出，自己也就悄悄睡了。

雨墨移出燈來，坐在明間，心中發煩，那裡睡得著。好容易睡著，忽聽有腳步之聲。睜眼看時，天已大亮。見相公悄悄從裡間出來，低言道：「取臉水去。」雨墨取來，顏生淨了面。

忽聽屋內有咳嗽之聲，雨墨連忙進來，見金生伸懶腰，打哈聲，兩隻腳卻露著黑漆漆的底板兒，敢則是襪底兒。忽聽他口中念道：「大夢誰先覺?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遲遲。」念完，一咕嚕爬起來，道：「略略歇息，天就亮了。」雨墨道：「店家給金相公打臉水。」金生道：「吾是不洗臉的，怕傷水。叫店小二開開我們的帳，拿來吾看。」雨墨暗道：「有意思，他竟要會帳。」只見店小二開了單來，上面共銀十三兩四錢八分。金生道：「不多，不多。外賞你們小二灶上連打雜的二兩。」店小二謝了。金生道：「顏兄，吾也不鬧虛了。咱們京中再見，吾要先走了。」「他拉」「他拉」，竟自出店去了。

這裡顏生便喚：「雨墨，雨墨。」叫了半天，雨墨才答應：「有。」顏生道：「會了銀兩走路。」雨墨又遲了多會，答應：「哦。」賭氣拿了銀子，到了櫃上，爭爭奪奪，連外賞給了十四兩銀子，方同相公出了店。來到村外，到無人之處，便說：「相公，看金相公是個甚麼人？」顏生道：「是個唸書的好人咧。」雨墨道：「如何?相公還是沒有出過門，不知路上有許多奸險呢。有誑嘴吃的，有拐東西的，甚至有設下圈套害人的，奇奇怪怪的樣子多著呢。相公如今拿著姓金的當好人，將來必要上他的當。據小人看來，他也不過是個蔑片之流。」顏生正色嗔怪道：「休得胡說!小小的人造這樣的口過。我看金相公斯文中含著一股英雄的氣概，將來必非等閒之人。你不要管。縱然他就是誑嘴，也無非是多花幾兩銀子，有甚要緊?你休再來管我。」雨墨聽了相公之言，暗暗笑道：「怪道人人常言「書呆子」，果然不錯。我原來為他好，倒嗔怪起來。只好暫且由他老人家，再做道理罷了。」

走不多時，已到打尖之所。雨墨賭氣，要了個熱鬧鍋炸。吃了早飯又走。到了天晚，來到興隆鎮又住宿了，仍是三間上房，言給一間的錢。這個店小二比昨日的，卻和氣多了。剛然坐了未暖席，忽見店小二進來，笑容滿面，問道：「相公是姓顏麼？」雨墨道：「不錯。你怎麼知道？」小二道：「外面有一位金相公找來了。」顏生聞聽，說：「快請，快請。」

雨墨暗暗道：「這個得了!他是吃著甜頭兒了。但只一件，我們花錢，他出主意，未免太冤。今晚我何不如此如此呢?」想罷，迎出門來，道：「金相公來了，很好。我們相公在這裡恭候著呢。」金生道：「巧極，巧極!又遇見了。」顏生連忙執手相讓，彼此就座。今日比昨日更親熱了。

說了數語之後，雨墨在旁道：「我們相公尚未吃飯，金相公必是未曾，何不同桌而食?叫了小二來先商議，叫他備辦去呢。」金生道：「是極，是極。」正說時，小二拿了茶來，放在桌上。雨墨便問道：「你們是甚麼飯食？」小二道：「等次不同。上等飯是八兩，中等飯是六兩，下.....」剛說了一個「下」字，雨墨就說：「誰吃下等飯呢。就是上等罷。我也不問甚麼肴饌，無非雞鴨魚肉翅子海參等類。我問你，有活鯉魚沒有呢？」小二道：「有，不過貴些。」雨墨道：「既要吃，還怕花錢嗎?我告訴你，鯉魚不過一斤叫拐子，總得一斤多那才是鯉魚呢。必須尾巴要像胭脂瓣兒相似，那才新鮮呢。你拿來我瞧就是了。一還有酒，我們可不要常行酒，要十年的女貞陳紹，管保是四兩銀子一壇。」店小二說：「是。要用多少？」雨墨道：「你好貧呀!甚麼多少，你搭一壇來當面嘗。先說明，我可要金紅顏色，濃濃香的，倒了碗內要掛碗，猶如琥珀一般。錯過了，我可不要。」小二答應。

不多時，點上燈來。小二端了魚來。雨墨上前，便道：「魚可卻是鯉魚。你務必用半盆水躺著;一來顯大，二來水淺，他必撲騰，算是歡蹦亂跳，賣這個手法兒。你就在此開腔，省得抵換。把他鮮串著。你們作料不過香菌口蘑紫菜。可有尖上尖沒有?你管保不明白。這尖上尖就是青筍尖兒上頭的尖兒，可要嫩切成條兒，要吃那末咯吱咯吱的。」小二答應。又搭了酒來錐開。雨墨舀了一盅，遞給金生，說道：「相公嚐嚐，管保喝得過。」金生嘗了道：「滿好個，滿好個。」雨墨也就不叫顏生嘗了，便灌入壺中，略燙燙，拿來斟上。只見小二安放小菜。雨墨道：「你把佛手疙疸放在這邊，這位相公愛吃。」金生瞅了雨墨一眼，道：「你也該歇歇了，他這裡上菜，你少時再來。」雨墨退出，單等魚來。小二往來端菜。不一時，拿了魚來。雨墨跟著進來，道：「帶薑醋碟兒。」小二道：「來了。」雨墨便將酒壺提起，站在金生旁邊，滿滿斟了一盅，道：「金相公，拿起筷子來。魚是要吃熱的，冷了就要發腥了。」金生又瞅了他一眼。雨墨道：「先佈我們相公一塊。」金生道：「那是自然的。」果然佈過一塊。剛要用筷子再夾。雨墨道：「金相公，還沒有用筷子一劃呢？」金生道：「吾倒忘了。」從新打魚脊背上一劃，方夾到醋碟一蘸，吃了。端起盅來，一飲而盡。雨墨道：「酒是我斟的，相公只管吃魚。」金生道：「極妙，極妙。吾倒省了事了。」仍是一盅一塊。雨墨道：「妙哉，妙哉!」金生道：「妙哉得很，妙哉得很!」雨墨道：「又該把筷子往裡裡一插了。」金生道：「那是自然的了。」將魚翻過來：「吾還是佈你們相公一塊，再用筷子一劃，省得你又提撥吾。」雨墨見魚剩了不多，便叫小二拿一個中碗來。小二將碗拿到。雨墨說：「金相公，還是將蒸食雙落兒掰上四個，泡上湯。」金生道：「是的，是的。」泡了湯，?嚙之時，雨墨便將碟子扣在那盤子上，那邊支起來，道：「金相公，從這邊舀三匙湯喝了，也就飽了，也不用陪我們相公了。」又對小二道：「我們二位相公吃完了，你瞧該熱的，該蒸的，揀下去，我可不吃涼的。酒是有在那裡，我自己喝就是了。」小二答應，便往下揀。忽聽金生道：「顏兄這個小管家，叫他跟吾倒好。吾倒省話。」顏生也笑了。

今日雨墨可想開了，倒在外頭盤膝穩坐，叫小二服侍，吃了那個，又吃這個。吃完了來到屋內，就在明間坐下，竟等呼聲。少時間聽呼聲振耳。進裡間將燈移出，也不愁煩，竟自睡了。

至次日天亮，仍是顏生先醒，來到明間，雨墨伺候淨面水。忽聽金生咳嗽。連忙來到裡間，只見金生伸懶腰打哈聲。雨墨急念道：「大夢誰先覺?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遲遲。」金生開眼道：「你真聰明，都記得。好的，好的!」雨墨道：「不用給相公打水了，怕傷了水。叫店小二開了單來，算帳。」一時開上單來，共用銀十四兩六錢五分。雨墨道：「金相公，十四兩六錢五分不多罷?外賞他們小二灶上打雜的二兩罷。」金生道：「使得的，使得的。」雨墨道：「金相公，管保不鬧虛了。京中再見罷。有事只管先請罷。」金生道：「說的是，說的是。吾就先走了。」便

對顏生執手告別，「他拉」「他拉」出店去了。

雨墨暗道：「一斤肉包的餃子，好大皮子！我打算今個擾他呢，誰知被他擾去。」正在發笑，忽聽顏相公呼喚。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四回 定蘭譜顏生識英雄 看魚書柳老嫌寒士

且說顏生見金生去了，便叫雨墨會帳。雨墨道：「銀子不彀了。短的不足四兩呢。我算給相公聽；咱們出門時共剩了二十八兩。前天兩頓早尖連零用，共費了一兩三錢。昨晚吃了十四兩，再加上今晚的十六兩六錢五分，共合銀子三十一兩九錢五分。豈不是短了不足四兩麼？」顏生道：「且將衣服典當幾兩銀子，還了帳目，餘下的作盤就是了。」雨墨道：「剛出門兩天就要典當。我看除了這幾件衣服，今日當了，明日還有甚麼？」顏生也不理他。

雨墨去了多時，回來道：「衣服共當了八兩銀子，除還飯帳，下剩四兩有零。」顏生道：「咱們走路罷。」雨墨道：「不走還等甚麼呢？」出了店門，雨墨自言道：「輕鬆靈便，省得有包袱背著，怪沈的。」顏生道：「你不要多說了。事已如此，不過費去些銀兩，有甚要緊。今晚前途，任憑你的主意就是了。」雨墨道：「這金相公也真真的奇怪。若說他是誑嘴吃的，怎的耍了那些菜來，他筷子也不動呢？就是愛好喝酒，也不犯上要一壇來，卻又酒量不很大，一罈子喝不了一零兒，就全剩下了，白便宜了店家。就是愛吃活魚，何不竟要活魚呢？說他有意要冤咱們，卻又素不相識，無仇無恨。饒白吃白喝，還要冤人，更無此理。小人測不出他是甚麼意思來。」顏生道：「據我看來，他是個瀟灑儒流，總有些放浪形骸之外。」

主僕二人途次閒談，仍是打了早尖，多歇息歇息，便一直趕到宿頭。雨墨便出主意道：「相公，咱們今晚住小店吃頓飯，每人不過花上二錢銀子，再也沒的耗費了。」顏生道：「依你，依你。」主僕二人竟投小店。

剛剛就座，只見小二進來道：「外面有位金相公找顏相公呢。」雨墨道：「很好。請進來。咱們多費上二錢銀子。這個小店也沒有甚麼主意出的了。」說話間，只見金生進來道：「吾與顏兄真是三生有幸，竟會到那裡，那裡就遇得著。」顏生道：「實實小弟與兄臺緣份不淺。」金生道：「這麼樣罷。咱們兩個結盟，拜把子罷。」雨墨暗道：「不好，他要出礦。」連忙上前道：「金相公要與我們相公結拜，這個小店備辦不出祭禮來，只好改日再拜罷。」金生道：「無妨。隔壁太和店是個大店口，什麼俱有。慢說是祭禮，就是酒飯，回來也是那邊要去。」雨墨暗暗頓足，道：「活該，活該！算是吃定我們爺兒們了。」

金生也不喚雨墨，就叫本店的小二將隔壁太和店的小二叫來。他便吩咐如何先備豬頭三牲祭禮，立等要用；又如何預備上等飯，要鮮串活魚；又如何搭一壇女真陳紹；仍是按前兩次一樣。雨墨在旁，惟有聽著而已。又看見顏生與金生說說笑笑，真如異姓兄弟一般，毫不介意。雨墨暗道：「我們相公真是書呆子。看明早這個饑荒怎麼打算？」

不多時，三牲祭禮齊備，序齒燒香。誰知顏生比金生大兩歲，理應先焚香。雨墨暗道：「這個定了，把弟吃准了把兄咧。」無奈何，在旁服侍。結拜完了，焚化錢糧後，便是顏生在上首坐了，金生在下面相陪。你稱仁兄，我稱賢弟，更覺親熱。雨墨在旁聽著，好不耐煩。

少時，酒至菜來，無非還是前兩次的光景。雨墨也不多言，只等二人吃完，他便在外盤膝坐下，道：「吃也是如此，不吃也是如此。且自樂一會兒是一會兒。」便叫：「小二，你把那酒抬來。我有個主意。你把太和店的小二也叫了來。有的是酒，有的是菜，咱們大伙兒同吃，算是我一點敬意。你說好不好？」小二聞聽，樂不可言，連忙把那邊的小二叫了來。二人一壁服侍著雨墨，一壁跟著吃喝。雨墨倒覺得暢快。吃喝完了仍是進來等著，移出燈來也就睡了。

到了次日，顏生出來淨面。雨墨悄悄道：「相公昨晚不該與金相公結義。不知道他家鄉何處，知道他是甚麼人。倘若要是個篋片，相公的名頭不壞了麼？」顏生忙喝道：「你這奴才，休得胡說！我看金相公行止奇異，談吐豪俠，決不是那流人物。既已結拜，便是患難相扶的弟兄了。你何敢在此多言！別罷了，這是你說的嗎？」雨墨道：「非是小人多言。別罷了，回來店裡的酒飯銀兩，又當怎麼樣呢？」

剛說至此，只見金生掀簾出來。雨墨忙迎上來道：「金相公，怎麼今日伸了懶腰，還沒有念詩，就起來呢？」金生笑道：「吾要念了，你念甚麼？原是留著你念的，不想你也誤了，竟把詩句兩耽擱了。」說罷，便叫：「小二，開了單來吾看。」雨墨暗道：「不好，他要起翅。」只見小二開了單來，上面寫著連祭禮共享銀十八兩三錢。雨墨遞給金生。金生看了看道：「不多，不多。也賞他二兩。這邊店裡沒用甚麼，賞他一兩。」說完，便對顏生道：「仁兄呀！……」旁邊雨墨吃這一驚不小，暗道：「不好。他要說「不鬧虛了。」這二十多兩銀子又往那裡弄去？」

誰知今日金生卻不說此句，他卻問顏生道：「仁兄呀！你這上京投親，就是這個樣子，難道令親那裡就不憎嫌麼？」顏生歎氣道：「此事原是奉母命前來，愚兄卻不願意。況我姑父姑母又是多年不通音信的，恐到那裡未免要費些唇舌呢。」金生道：「須要打算打算方好。」

雨墨暗道：「真關心呀！結了盟，就是另一個樣兒了。」正想問，只見外面走進一個人來。雨墨才待要問「找誰的？」話未出口，那人便與金生磕頭，道：「家老爺打發小人前來，恐爺路上缺少盤費，特送四百兩銀子，叫老爺將就用罷。」此時顏生聽得明白。見來人身量高大，頭戴雁翅大帽，身穿皂布短袍，腰束皮帶，足下登一雙大曳拔靴鞋，手裡還提著個馬鞭子。只聽金生道：「吾行路，焉用許多銀兩。既承你家老爺好意，也罷，留下二百兩銀子。下剩仍拿回去。替吾道謝。」那人聽了，放下馬鞭子，從搭連叉子裡一封一封掏出四封，擺在桌上。金生便打開一包，拿了兩個鏢子，遞與那人道：「難為你大遠的來，賞你喝茶罷。」那人又爬在地下，磕了個頭，提了搭連馬鞭子。才要走時，忽聽金生道：「你且慢著，你騎了牲口來了麼？」那人道：「是。」金生道：「很好。索性「一客不煩二主」，吾還要煩你辛苦一趟。」那人道：「不知爺有何差遣？」金生便對顏生道：「仁兄，興隆鎮的當票子放在那裡？」顏生暗想道：「我當衣服，他怎麼知道了？」便問雨墨。

雨墨此時看得都呆了，心中納悶道：「這麼個金相公，怎麼會有人給他送銀子來呢？果然我們相公眼力不差。從今我倒長了一番見識。」正呆想著，忽聽顏生問他當票子。他便從腰間掏出一個包兒來，連票子和那剩下的四兩多銀子俱攔在一處，遞將過來。金生將票子接在手中，又拿了兩個鏢子，對那人道：「你拿此票到興隆鎮，把他贖回來。除了本利，下剩的你作盤費就是了。你將這個搭連子放在這裡，回來再拿。吾還告訴你，你回時不必到這裡了，就在隔壁太和店，吾在那裡等你。」那人連連答應，竟拿了馬鞭子出店去了。

金生又從新拿了一錠銀子，叫雨墨道：「你這兩天多有辛苦。這銀子賞你罷。吾可不是篋片了？」雨墨那裡還敢言語呢，只得也磕頭謝了。

金生對顏生道：「仁兄呀！我們上那邊店裡去罷。」顏生道：「但憑賢弟。」金生便叫雨墨抱著桌上的銀子。雨墨又騰出手來，還有提那搭連。金生在旁道：「你還拿那個，你不傻了麼？你拿的動麼？叫這店小二拿著，跟咱們送過那邊去呀。你都聰明，怎麼此時又不聰明了？」說得雨墨也笑了。便叫了小二拿了搭連，主僕一同出了小店，來到太和店，真正寬闊。雨墨也不用說，竟奔上房而來，先將抱著的銀子放在桌上，又接了小二拿的搭連。顏生與金生在迎門兩邊椅子上坐了。這邊小二慇懃沏了茶來。金生便出主意，與顏生買馬，治簇新的衣服靴帽，全是使他的銀子。顏生也不謙讓。到了晚間，那人回來，將當交明，提了搭連去了。

這一天吃飯飲酒，也不像先前那樣，止於揀可吃的要來。吃剩的，不過將夠雨墨吃的。

到了次日，這二百兩銀子，除了賞項、買馬、贖當、治衣服等，並會了飯帳，共費去八九十兩，仍餘下一百多兩，金生便都贈了顏生。顏生那裡肯受。金生道：「仁兄只管拿去。吾路上自有相知應付吾的盤費，吾是不用銀子的。還是吾先走，咱們就都再會罷。」說罷，執手告別，「他拉」「他拉」出店去了。顏生倒覺得依戀不捨，眼巴巴的睜睜的目送出店。

此時雨墨精神百倍，裝束行囊，將銀兩收藏嚴密，只將剩下的四兩有餘帶在腰間。叫小二把行李搭在馬上，扣備停當，請相公騎馬。登時闊起來了。雨墨又把雨衣包了，小小包袱背在肩頭，以防天氣不測。顏生也給他僱了一頭驢，沿路盤腳。

一日來到祥符縣，竟奔雙星橋而來。到了雙星橋，略問一問柳家，人人皆知，指引門戶。主僕來到門前一看，果然氣象不凡，是個殷實人家。

原來顏生的姑父名叫柳洪，務農為業，為人固執，有個慳吝毛病，處處好打算盤，是個顧財不顧親的人。他與顏老爺雖是郎舅，卻有些冰火不同爐。只因顏老爺是個堂堂的縣尹，以為將來必有發跡，故將自己的女兒柳金蟬自幼就許配了顏查散。不意後來顏老爺病故，送了信來，他就有些後悔，還關礙著顏氏安人不好意思。誰知三年前，顏氏安人又一病嗚呼了。他就絕意的要斷了這門親事，因此連信息也不通知。他續娶馮氏，又是個面善心毒之人。幸喜他很疼愛小姐。他疼愛小姐，又有他的一番意思。

只因員外柳洪每每提起顏生，便嗟聲歎氣，說當初不該定這門親事，已露出有退婚之意。馮氏便暗懷著鬼胎。因他有個姪兒名喚馮君衡，與金蟬小姐年紀相仿。他打算著把自己姪兒作為養老的女婿。就是將來柳洪亡後，這一分家私也逃不出馮家之手。因此他卻疼愛小姐。又叫姪兒馮君衡時常在員外眼前獻些慇懃。員外雖則喜歡。無奈馮君衡的像貌不揚，又是一個白丁；因此柳洪總未露出口？來。

一日，柳洪正在書房，偶然想起女兒金蟬年已及歲。顏生那裡杳無音信。聞得他家道艱窘，難以度日，惟恐女兒過去受罪。怎麼想個法子，退了此親方好？正在煩思，忽見家人進來稟道：「武進縣的顏姑爺來了。」柳洪聽了，吃驚不小，登時就會沒了主意。半天，說道：「你就回覆他，說我不在家。」那家人剛回身，他又叫住，問道：「是什麼形相來的？」家人道：「穿著鮮明的衣服，騎著高頭大馬，帶著書僮，甚是齊整。」柳洪暗道：「顏生想必是發了財了，特來就親。幸虧細心一問，險些兒誤了大事。」忙叫家人「快請」，自己也就迎了出來。

只見顏生穿著簇新大衫，又搭著俊俏的容貌，後面又跟著個伶俐小童，拉著一匹潤白大馬，不由得心中羨慕，連忙上前相見。顏生即以子姪之禮參拜。柳洪那裡肯受，謙至再至三，才受半禮。彼此就座，敘了寒暄，家人獻茶已畢。顏生便漸漸的說到家業零落，特奉母命投親，在此攻書，預備明年考試，並有家母親筆書信一封。說話之間，雨墨已將書信拿出來，交與顏生。顏生呈與柳洪，又奉了一揖。此時柳洪卻把那個黑臉面放下來，不是先前那等歡喜。無奈何將書信拆閱已畢，更覺煩了。便吩咐家人，將顏相公送至花園幽齋居住。顏生還要拜見姑母。老狗才道：「拙妻這幾日有些不大爽快，改日再見。」顏生看此光景，只得跟隨家人上花園去了。

幸虧金生打算替顏生治辦衣服馬匹；不然，老狗才絕不肯納。可見金生奇異。

特不知柳洪是何主意，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五回 柳老賴婚狼心難測 馮生聯句狗屁不通

話說柳洪便袖了書信來到後面，憂容滿面。馮氏問道：「員外為著何事如此的煩悶？」柳洪便將顏生投親的原由，說了一遍。馮氏初時聽了也是一怔。後來便假意歡喜，給員外道喜，說道：「此乃一件好事，員外該當做的。」柳洪聞聽，不由得怒道：「什麼好事！你往日明白，今日胡塗了。你且看書信。他上面寫著叫他在此讀書，等到明年考試。這個用度須耗費多少。再者若中了，還有許多的應酬；若不中，就叫我這裡完婚。過一個月後，叫我這裡將他小兩口送往武進縣去。你自打算打算，這注財要耗費多少銀子？歸根我落個人財兩空。你如何還說做得呢？這不豈有此理麼？」

馮氏趁機，便探柳洪的口氣，道：「若依員外，此事便怎麼辦呢？」柳洪道：「也沒有甚麼主意。不過是想把婚姻退了，另找個財主女婿，省得女兒過去受罪，也免得我將來受累。」馮氏見柳洪吐出退婚的話來，他便隨機應變，冒出壞包來了。對柳洪道：「員外既有此心，暫且將顏生在幽齋冷落幾天。我保不出十日，管叫他自己退婚、叫他自去之計。」柳洪聽了，喜道：「安人果能如此，方去我心頭大病。」

兩個人在屋中計議，不防被跟小姐的乳母田氏從窗外經過，將這些話一一俱各聽去。他急急的奔到後樓，來到香閣，見了小姐，一五一十俱各說了。便道：「小姐不可為禮俗所拘，仍作閨門之態。一來解救顏姑爺，二來並救顏老母。此事關係非淺，不可因小節而壞大事。小姐早早拿個主意。」小姐道：「總是我那親娘去世，叫我向誰申訴呢？」田氏道：「我倒有個主意。他們商議原不出十天。咱們就在這三五日內，小姐與顏相公不論夫妻，仍論兄妹，寫一字柬叫繡紅約他在內書房夜間相會。將原委告訴明白了顏相公，小姐將私蓄贈些與他，叫他另尋安身之處。俟科考後功成名就，那時再來就親，大約員外無有不允之理。」小姐聞聽，尚然不肯。還是田氏與繡紅百般開導解勸。小姐無奈，才應允了。

大凡為人各有私念。似乳母丫鬟這一番私念，原是為了顧惜顏生，疼愛小姐，是一片好心。這個私念理應如此。竟有一等人無故一心私念，鬧得他自己亡魂落魄，彷彿熱地螞蟻一般，行蹤無定，居止不安；就是馮君衡這小子。自從聽見他姑媽有意將金蟬小姐許配於他，他便每日跑破了門，不時的往來。若遇見員外，他便卑躬下氣，假作斯文。那一宗脅肩諂笑，便叫人忍耐不得。員外看了，總不大合心。若是員外不在跟前，他便合他姑媽訕皮笑臉，百般的央告，甚至於屈膝，只要求馮氏早晚在員外跟前玉成其事。

偏偏的有一日湊巧，恰值金蟬小姐給馮氏問安。娘兒兩個正在閒談。這小子他就一步兒跑進來了。小姐閃躲不及。馮氏便道：「你們是表兄妹，皆是骨肉，是見得的。彼此見了。」小姐無奈，把袖子福了一福。他便作下一揖去，半天直不

起腰來。那一雙賊眼，直勾勾的瞅著小姐。旁邊繡紅看不上眼，簇擁著小姐回繡閣去了。他就癡呆了半晌。他這一瞧不是人；是人，沒有那末瞧的。

自那天見了小姐之後，他便謀求的狠了，恨不得立刻到手。天天來至柳家探望。這一天剛進門來，見院內拴著一匹白馬，便問家人道：「此馬從何而來？」家人回道：「是武進縣顏姑爺騎來的。」他一聞此言，就猶如平空打了個焦雷，只驚得目瞪口呆，魂飛天外。半晌，方透過一口氣來。暗想：「此事卻怎麼處？」只得來到書房見了柳洪。見員外愁眉不展，他知道：「必是為此事發愁。想來顏生必然窮苦之甚。我何不見他，看看他倒是怎麼的光景。如若真不象樣，就當面奚落他一場，也出了胸中惡氣。」想罷，便對柳洪言明，要見顏生。柳洪無奈，只得將他帶入幽齋。他原打算奚落一場。誰知見了顏生，不但衣冠鮮明，而且像貌俊美，談吐風雅，反覺得踟躕不安，自慚形穢，竟自無地可容，連一句整話也說不出來。柳洪在旁觀瞧，也覺得妍媸自分，暗道：「據顏生像貌才情，堪配吾女。可惜他家道貧寒，是一宗大病。」又看馮君衡脊縮背，擠眉弄眼，竟不知如何是可。柳洪倒覺不好意思，搭訕著道：「你二人在此攀話，我料理我的事去了。」說罷，就走開了。

馮君衡見柳洪去後，他便抓頭不是尾，險些兒沒急出毛病來。略坐一坐，便回書房去了。一進門來，自己便對穿衣鏡一照，自己叫道：「馮君衡呀，馮君衡！你瞧瞧人家是怎麼長來著，你是怎麼長來著。我也不怨別的，怨只怨我那爹娘，既要好兒子，為何不下上點好好的功夫呢？教導教導，調理調理，真是好好兒的，也不至於見了人說不出話來。」自己怨恨一番。忽又想到：「顏生也是一個人，我也是一個人，我又何必怕他呢？這不是我自損志氣麼？明日倒要仗著膽子與他盤桓盤桓，看是如何。」想罷，就在書房睡了。

到了次日，吃畢早飯，依然猶疑了半天。後來發了一個狠兒，便上幽齋而來。見了顏生，彼此坐了。馮君衡便問道：「請問你老高壽？」顏生道：「念有二歲。」馮君衡聽了不明白，便「念」呀「念」的盡念。顏生便在桌上寫出來。馮君衡見了，道：「哦！敢則是單寫的二十呀。若是這麼說，我敢則是念了。」顏生道：「馮兄尊齒二十了麼？」馮君衡道：「我的牙卻是二十八個，連槽牙。我的歲數卻是二十。」顏生笑道：「尊齒便是歲數。」馮君衡便知是自己答應錯了，便道：「顏大哥，我是個粗人，你和我總別鬧文。」

顏生又問道：「馮兄在家作何功課？」馮君衡卻明白「功課」二字，便道：「我家也有個先生，可不是瞎子，也是睜眼兒先生。他教給我作甚麼詩，五個字一句，說四句是一首，還有什麼韻不韻的。我那裡弄的上來呢。後來作慣了，覺得順溜了，就只能作半截兒。任憑怎麼使勁兒，再也作不下去了。有一遭兒，先生出了個「鵝群」叫我作，我如何作得下去呢。好容易作了半截兒。……」顏生道：「可還記得麼？」馮君衡道：「記得的很呢。我好容易作的，焉有不記得呢。我記是：「遠看一群鵝，見人就下河。」」顏生道：「底下呢？」馮君衡道：「說過就作半截兒，如何能彀滿作了呢？」顏生道：「待我與你續上半截，如何？」馮君衡道：「那敢則好。」顏生道：「白毛分綠水，紅掌蕩清波。」馮君衡道：「似乎是好。念著怪有個聽頭兒的。還有一遭，因我們書房院子裡有棵枇杷，先生以此為題。我作的是：「有棵枇杷樹，兩個大棗枒。」」顏生道：「我也與你續上罷。『未結黃金果，先開白玉花。』」

馮君衡見顏生又續上了，他卻不講詩，便道：「我最愛對對子。怎麼原故呢？作詩須得論平仄押韻，對對子就平空的想出來。若有上句，按著那邊字兒一對，就得了。顏大哥，你出個對子我對。」顏生暗道：「今日重陽，而且風鳴樹吼。」便寫了一聯道：「九日重陽風落葉。」馮君衡看了半天，猛然想起，對道：「八月中秋月照臺。」顏大哥，你看我對的如何？你再出個我對。」顏生見他無甚行止；便寫一聯道：「立品修身，誰能效子游子夏？」馮君衡按著字兒，扣了一會，便對道：「交朋結友，我敢比劉六劉七。」顏生便又寫了一聯，卻是明褒暗貶之意。馮君衡接來一看，寫的是：「三墳五典，你乃百寶箱。」便又想了，對道：「一轉兩旣，我是萬花筒。」他又磨著顏生出對。顏生實在不耐煩了，便道：「願安承教你無門。」這明是說他請教不得其門。馮君衡他卻呆想，忽然笑道：「可對上了。」便道：「不敢從命我有窗。」

他見顏生手中搖著扇子，上面有字，便道：「顏大哥，我瞧瞧扇子。」顏生遞過來。他就連聲誇道：「好字，好字，真寫了個龍爭虎鬥。」又翻看那面，卻是素紙，連聲可惜道：「這一面如何不畫上幾個人兒呢？顏大哥，你瞧我的扇子，卻是畫了一面，那一面卻沒有字。求顏大哥的大筆，寫上幾個字兒罷。」顏生道：「我那扇子是相好朋友寫了送我的，現有雙款為證，不敢虛言。我那拙筆焉能奉命，惟恐有污尊搖。」馮君衡道：「說了不鬧文麼，什麼「尊搖」不「尊搖」的呢？我那扇子也是朋友送我的，如今再求顏大哥一寫，便成全起來了。顏大哥，你看看那畫的神情兒頗好。」顏生一看，見有一隻船，上面有一婦人搖槳，旁邊跪著一個小伙拉著槳繩。馮君衡又道：「顏大哥，你看那邊岸上那一人拿著千里鏡兒，哈著腰兒瞧的，神情真是活的一般。千萬求顏大哥把那面與我寫了。我先拿了顏大哥扇子去，等寫得時再換。」顏生無奈，將他的扇子插入筆筒之內。

馮君衡告辭，轉身回了書房，暗暗想道：「顏生他將我兩次詩不用思索，開口就續上了。他的學問哪，比我強多咧。而且像貌又好。他若在此了呵，只怕我那表妹被他奪了去。這便如何是好呢？」

他也不想人家原是許過的，他卻是要圖謀人家的。可見這惡賊利欲熏心！他便思前想後，總要把顏生害了才合心意。翻來覆去，一夜不曾合眼，再也想不出計策來。到了次日，吃畢早飯，又往花園而來。

不知後文如何，下回分解。

第三十六回 園內贈金丫鬟喪命 廳前盜屍惡僕忘恩

且說馮君衡來至花園，忽見迎頭來了個女子。仔細看時，卻是繡紅，心中陡然疑惑起來，便問道：「你到花園來做什麼？」繡紅道：「小姐派我來掐花兒。」馮君衡道：「掐的花兒在那裡？」繡紅道：「我到那邊看了花兒，尚未開呢，因此空手回來。你查問我做什麼？這是柳家花園，又不是你們馮家的花園，用你多管閒事！好沒來由呀。」說罷，揚長去了。氣得個馮君衡直瞪的一雙賊眼，再也對答不出來。心中更疑惑，急忙奔至幽齋。偏偏雨墨又進內烹茶去了。見顏生拿個字帖兒，正要開看。猛抬頭見了馮君衡，連忙讓坐，順手將字帖兒掖在書內，彼此閒談。馮君衡道：「顏大哥，可有什麼淺近的詩書，借給我看看呢？」顏生因他借書，便立起身來，向書架上找書去了。馮君衡便留神，見方才掖在書內字帖兒露著個紙角兒，他便輕輕抽出，暗暗的袖了。及至顏生找了書來，急忙接過，執手告別，回轉書房而來。

進了書房，將書放下，便從袖中掏出字兒一看，只嚇得驚疑不止，暗道：「這還了得！險些兒壞了大事。」原來此字正是前次乳母與小姐商議的，定於今晚二鼓在角門相會，私贈銀兩，偏偏的被馮賊偷來了。他便暗暗想道：「今晚他們若

相會了。小姐一定身許顏生，我的姻緣豈不付之流水！這便如何是好？」忽又轉念一想道：「無妨，無妨。如今字兒既落吾手，大約顏生恐我識破，他決不敢前去。我何不於二鼓時假冒顏生，倘能到手，豈不仍是我的姻緣。即便露出馬腳，他若不依，就拿著此字作個見證。就是姑爺知道，也是他開門揖盜，卻也不能奈何於我。」心中越想，此計越妙，不由得滿心歡喜，恨不得立刻就交二鼓。

且說金蟬小姐雖則叫繡紅寄柬與顏生，他便暗暗打點了私蓄銀兩並首飾衣服；到了臨期，卻派了繡紅，持了包袱銀兩去贈顏生。田氏在旁勸道：「何不小姐親身一往？」小姐道：「此事已是越理之舉。再要親身前去，更失了閨閣體統。我是斷斷不肯去的。」

繡紅無奈，提了包袱銀兩，剛來到角門以外。見個人僵僵而來，細看形色不是顏生。便問道：「你是誰？」只聽那人道：「我是顏生。」細聽聲音卻不對。忽見那人向前就要動手。繡紅見不是勢頭，才嚷道「有賊」二字。馮君衡著忙，急伸手，本欲蒙嘴，不意蠢夫使的力猛，丫鬟人小軟弱，往後仰面便倒。惡賊收手不及，撲跌在丫鬟身上，以至手按在繡紅喉間一擠。及至強徒起來，丫鬟早已氣絕身亡，將包袱銀兩拋於地上。馮賊見丫鬟已死，急忙提了包袱，撿起銀兩包兒來，竟回書房去了。將顏生的扇子並字帖兒留在一旁。

小姐與乳母在樓上提心吊膽，等繡紅不見回來，好生著急。乳母便要角門一看。誰知此時巡更之人見丫鬟倒斃在角門之外，早已稟知員外安人。乳母聽了此信，魂飛天外，回身繡閣，給小姐送信。只見燈籠火把，僕婦丫鬟同定員外安人，竟奔內角門而來。柳洪將燈一照，果是小繡紅，見他旁邊撐著一把扇子，又見那邊地上有個字帖兒。連忙俱各撿起，打開扇子卻是顏生的，心中已然不悅；又將字帖兒一看，登時氣沖牛斗，也不言語，竟奔小姐的繡閣。馮氏不知是何緣故，便隨在後面。

柳洪見了小姐，說：「幹得好事！」將字帖兒就當面擲去。小姐此時已知繡紅已死，又見爹爹如此，真是萬箭攢心。一時難以分辯，惟有痛哭而已。虧得馮氏趕到，見此光景，忙將字帖兒拾起，看了一遍，說道：「原來為著此事。員外你好胡塗。焉知不是繡紅那丫頭幹的鬼呢？他素來筆跡原是與女兒一樣。女兒現在未出繡閣，他卻死在角門以外。你如何不分青紅皂白，就埋怨女兒來呢？——只是這顏姑爺既已得了財物，為何又將丫鬟掐死呢？竟自不知是什麼意思？」一句話提醒了柳洪，便把一天愁恨俱擱在顏生身上。他就連忙寫一張呈子，說：「顏生無故殺害丫鬟」，並不提私贈銀兩之事，惟恐與自己名聲不好聽。便把顏生送往祥符縣內。

可憐顏生睡夢裡連個影兒也不知，幸喜雨墨機靈，暗暗打聽明白，告訴了顏生。顏生聽了，他便立了個百折不回的主意。

且說馮氏安慰小姐，叫乳母好生看顧。他便回至後邊，將計就計，在柳洪面前竭力攛掇，務將顏生置之死地，一恰恰又暗合柳洪之心。柳洪等候縣尹來相驗了，繡紅實是扣喉而死，並無別的情形。柳洪便咬定牙說是顏生謀害的，總要顏生抵命。

縣尹回至衙門，立刻升堂，將顏生帶上堂來。仔細一看，卻是個懦弱書生，不像那殺人的兇手，便有憐惜他的意思。問道：「顏查散，你為何謀害繡紅？從實招來。」顏生稟道：「只因繡紅素來不服呼喚，屢屢逆命。昨又因他口出不遜，一時氣憤難當，將他趕至後角門。不想剛然扣喉，他就倒斃而亡。望祈老父母早早定案，犯人再也無怨的了。」說罷，向上叩頭。縣宰見他滿口應承，毫無推諉，而且情甘認罪，決無異詞，不由心下為難。暗暗思忖道：「看此光景，決非行兇作惡之人。難道他素有瘋癲不成？或者其中別有情節，礙難吐露，他情願就死，亦未可知。此事本縣倒要細細訪查，再行定案。」想罷，吩咐將顏生帶下去寄監。縣官退堂，入後，自有一番思索。

你道顏生為何情甘認罪？只因他憐念小姐一番好心，不料自己粗心失去字帖兒，致令繡紅遭此慘禍，已然對不過小姐了；若再當堂和盤托出，豈不敗壞了小姐名節？莫若自己應承，省得小姐出頭露面，有傷閨門的風範。這便是顏生的一番衷曲。他卻那裡知道，暗中苦了一個雨墨呢。

且說雨墨從相公被人拿去之後，他便暗暗揣了銀兩趕赴縣前，悄悄打聽，聽說相公滿口應承，當堂全認了，只嚇得他膽裂魂飛，淚流滿面。後來見顏生入監，他便上前苦苦哀求禁子，並言有薄敬奉上。禁子與牢頭相商明白，容他在內服侍相公。雨墨便將銀子交付了牢頭，囑托一切俱要看顧。牢頭見了白花花一包銀子，滿心歡喜，滿口應承，雨墨見了顏生，又痛哭，又是抱怨，說：「相公不該應承了此事。」見顏生微微含笑，毫不介意。雨墨竟自不知是何緣故。

誰知此時柳洪那裡俱各知道顏生當堂招認了，老賊樂得滿心歡喜，彷彿去了一場大病一般。苦只苦了金蟬小姐，一聞此言，只道顏生決無生理。仔細想來：「全是自己將他害了。他既無命，我豈獨生？莫若以死相酬。」將乳母支出去烹茶，他便倚了繡閣，投繯自盡身亡。及至乳母端了茶來，見門戶關閉，就知不好，便高聲呼喚，也不見應。再從門縫看時，見小姐高高的懸起，只嚇得他骨軟筋酥，踉踉蹌蹌，報與員外安人。

柳洪一聞此言，也就顧不得了，先帶領家人奔到樓上，打開繡戶，上前便把小姐抱住。家人忙上前解了羅帕。此時馮氏已然趕到。夫妻二人打量還可以解救，誰知香魂已渺，不由得痛哭起來。更加著馮氏數數落落，一壁裡哭小姐，一壁裡罵柳洪道：「都是你這老烏龜，老殺才！不分青紅皂白，生生兒的要了你的女兒命了！那一個剛然送縣，這一個就上了吊了。這個名聲傳揚出去才好聽呢！」柳洪聽了此言，猛然把淚收住道：「幸虧你提撥我。似此事如何辦理？哭是小事，且先想個主意要緊。」馮氏道：「還有別的甚麼主意嗎？只好說小姐得了個暴病，有些不妥，先著人悄悄抬個棺材來，算是預備後事，與小姐沖沖喜。卻暗暗的將小姐盛殮了，浮厝在花園敞廳上。候過了三朝五日，便說小姐因病身亡，也就遮了外面的耳目，也省得人家談論了。」柳洪聽了，再也不想出別的高主意，只好依計而行。便囑咐家人抬棺材去：「倘有人問，就說小姐得病甚重，為的是沖沖喜。」家人領命，去不多時，便搭了來了。悄悄抬至後樓。

此時馮氏與乳母已將小姐穿戴齊備，所有小姐素日情愛的簪環首飾衣服俱各盛殮了。且不下筵。便叫家人等暗暗抬至花園敞廳停放。員外安人又不敢放聲大哭，惟有嗚嗚悲泣而已。停放已畢，惟恐有人看見，便將花園門倒鎖起來。所有家人，每人賞了四兩銀子，以壓口舌。

誰知家人之中有一人姓牛，名喚驢子。他爹爹牛三原是柳家的老僕，只因雙目失明，柳洪念他出力多年，便在水園後門外蓋了三間草房，叫他與他兒子並媳婦馬氏一同居住，又可以看守花園。這日牛驢子拿了四兩銀子回來。馬氏問道：「此銀從何而來？」驢子便將小姐自盡，並員外安人定計，暫且停放花園敞廳，並未下筵的情由，說了一遍：「這四兩銀子便是員外賞的，叫我們嚴密此事，不可聲張。」說罷，又言小姐的盛殮的東西實在的是不少，甚麼鳳頭釵，又是甚麼珍珠花、翡翠環，這個那個說了一套。馬氏聞聽，便覺唾涎，道：「可惜了兒的這些好東西！你就是沒有膽子；你若有膽量，到了夜間，只隔著一段牆，偷偷兒的進去……」

剛說至此，只聽那屋牛三道：「媳婦，你說的這是甚麼話！咱家員外遭了此事已是不幸，人人聽見該當歎息，替他難受。怎麼你還要就熟窩兒去偷盜屍首的東西？驢兒呀，驢兒，此事是斷斷做不得的。」老頭兒說罷，恨恨不已。

誰知牛三剛說話時，驢子便對著他女人擺手兒。後來又聽見叫他不可做此事，驢子便賭氣道：「我知道，也不過是那末說，那裡我就做了呢。」說著話，便打手式，叫他女人預備飯，自己便打酒去。少時，酒也有了，菜也得了。且不打發牛三吃，自己便先喝酒。女人一壁服侍，一壁跟著吃。卻不言語，盡打手勢。到吃喝完了，兩口子便將傢伙歸著起來。驢子便在院內找了一把板斧，掖在腰間。等到將有二鼓，他直奔花園後門，揀了個地勢高聳之處，扳住牆頭縱將上去。他便往裡一跳，直奔敞廳而來。

未知如何，下回分解。

第三十七回 小姐還魂牛兒遭報 幼童侍主俠士揮金

且說牛驢子於起更時來至花園，扳住牆頭，縱身上去，他便往裡一跳。只聽撲咚一聲，自己把自己倒嚇了一跳。但見樹林中透出月色，滿園中花影搖曳，彷彿都是人影兒一般。毛手毛腳，賊頭賊腦，他卻認得路徑，一直竟奔敞廳而來。見棺材停放中間。猛然想起小姐入殮之時形景，不覺從脊梁骨上一陣發麻灌海，登時頭髮根根倒豎，害怕起來，又連打了幾個寒噤。暗暗說：「不好，我別要不得！」身子覺軟，就坐在敞廳欄杆踏板之上，略定了定神。回手拔出板斧。心裡想道：「我此來原為發財，這一上去打開棺蓋，財帛便可到手。我卻怕他怎的？這總是自己心虛之過。慢說無鬼；就是有鬼，也不過是閨中弱女，有甚麼大本事呢？」想至此，不覺得雄心陡起，提了板斧，便來到敞廳之上。對了棺木，一時天良難昧，便雙膝跪倒，暗暗祝道：「牛驢子實在是個苦小子。今日暫且借小姐的簪環衣服一用，日後充足了，我再多多的給小姐燒些紙銀罷。」祝畢起來，將板斧放下。只用雙手從前面托住棺蓋，盡力往上一擡，那棺蓋就離了位了，他便往左邊一跨。又繞到後邊，也是用雙手托住，往上一擡，他卻往右邊一跨。那材蓋便橫斜在材上。才要動手，忽聽「噯喲」一聲，便嚇得他把脖子一縮，跑下廳來，格塔塔一個個整顫，半晌還不過氣來。又見小姐掙扎起來，口中說道：「多承公公指引。」便不言語了。

驢子喘息了喘息，想道：「小姐他會還了魂了。」又一轉念：「他縱然還魂，正在氣息微弱之時，我這上去將他掐住咽喉，他依然是死。我照舊發財。有何不可呢？」想至此，又立起身來，從老遠的就將兩手比著要掐的式樣。尚未來到敞廳，忽有一物飛來正打在左手之上。驢子又不敢噯喲，只疼得他咬著牙，摔著手，在廳下打轉。

只見從太湖石後來了一人，身穿夜行衣服，竟奔驢子而來。瞧著不好，剛要跑，已被那人一個箭步，趕上就是一腳。驢子便跌倒在地，口中叫道：「爺爺饒命！」那人便將驢子按在地上，用刀一晃，道：「我且問你，棺木內死的是誰？」驢子道：「是我家小姐，可是吊死的。」那人吃驚，道：「你家小姐如何吊死呢？」驢子道：「只因顏生當堂招認了，我家小姐就吊死了，不知是什麼緣故？只求爺爺饒命！」那人道：「你初念貪財還可饒恕，後來又生害人之心，便是可殺不可留了。」說到「可殺」二字，刀已落將下來，登時驢子入了湯鍋了。

你道此人是誰？他便是改名金懋叔的白玉堂。自從贈了顏生銀兩之後，他便先到祥符縣將柳洪打聽明白，已知道此人慳吝，必然嫌貧愛富。後來打聽顏生到此，甚是相安，正在歡喜。忽聽得顏生被祥符縣拿去，甚覺詫異；故此夤夜到此，打聽個水落石出。已知顏生負屈含冤，並不知小姐又有自縊之事。適才問了驢子，方才明白。既將驢子殺了，又見小姐還魂。本欲上前攙扶，又要避盟嫂之嫌疑。猛然心生一計：「我何不如此如此呢？」想罷，便高聲嚷道：「你們小姐還了魂！快來救人呀！」又向那角門上當的一腳，連門帶框，俱各歪在一邊。他卻飛身上房，竟奔柳洪住房去了。

且說巡更之人原是四個，前後半夜倒換。這前半夜的二人正在巡更，猛聽得有人說小姐還魂之事，又聽得咯噠一聲響亮。二人嚇了一跳，連忙順著聲音，打著燈籠一照，見花園角門連門框俱各歪在一邊。二人仗著膽子，進了花園，趁著夜色，先往敞廳上一看，見棺材蓋橫在材上。連忙過去細看，見小姐坐在棺內，閉著雙睛，口內尚在咕嚕。二人見了，悄悄說道：「誰說不是活了呢。快報員外安人去。」

剛然回身，只見那邊一塊黑忽忽的，不知是甚麼。打過燈籠一照，卻是一個人。內中有個眼尖的道：「伙計，這不是牛驢子麼？他如何躺在這裡呢？難道昨日停放之後，把他落在這裡了？」又聽那人道：「這是甚麼稀罕的？躑了我一腳。噯喲！怎麼他脖子上有個口子呢？敢則是被人殺了。——快快報與員外，說小姐還魂了。」

柳洪聽了，即刻叫開角門。馮氏也連忙趕來，喚齊僕婦丫鬟，俱往花園而來。誰知乳母田氏一聞此言，預先跑來，扶著小姐呼喚。只聽小姐啣嚙道：「多承公公指引。叫奴家何以報答。」柳洪馮氏見了小姐果然活了，不勝歡喜。大家攙扶出來。田氏轉身背負著小姐，僕婦幫扶，左右圍隨，一直來到繡閣安放妥協，又灌薑湯少許，漸漸的甦醒過來。容小姐靜一靜，定定神。只有乳母田氏與安人小丫鬟等在左右看顧。柳洪就慢慢的下樓去了。只見更夫仍在樓門之外伺候。柳洪便道：「你二人還不巡更，在此作甚？」二人道：「等著員外回話。還有一宗事呢。」柳洪道：「還有什麼事呢？不是要討賞麼？」二人道：「討賞忙甚麼呢。咱們花園躺著一個死人呢。」柳洪聞聽，大驚道：「如何有死人呢？」二人道：「員外隨我們看看就知道了。不是生人，卻是個熟人。」柳洪跟定更夫進了花園，來至敞廳，更夫舉起燈籠照看。柳洪見滿地是血，戰戰兢兢看了多時，道：「這不是牛驢子嗎？他如何被人殺了呢？」又見棺蓋橫著，旁邊又有一把板斧，猛然省悟道：「別是他前來開棺盜屍罷？如何棺蓋橫過來呢？」更夫說道：「員外爺想得不錯。只是他被何人殺死呢？難道他見小姐活了，他自己抹了脖子？」柳洪無奈，只得派人看守，準備報官相驗。先叫人找了地保來，告訴他此事。地保道：「日前掐死了一個丫鬟，尚未結案；如今又殺了一個家人，所有這些喜慶事情，全出在尊府，此事就說不得了，只好員外辛辛苦苦，同我走一趟。」柳洪知道是故意的拿捏，只得進內，取些銀兩給他們就完了。

不料來至套間屋內，見銀櫃的鎖頭落地，櫃蓋已開，這一驚非同小可，連忙查對，散碎銀兩俱各未動，單單整封銀兩短了十封。心內這一陣難受，又不是疼，又不是癢，竟不知如何是好。發了會子怔，叫丫鬟去請安人，一面平了一兩六錢有零的銀算是二兩，央求地保呈報。地保得了銀子，自己去了。柳洪急回身來至屋內，不覺淚下。馮氏便問：「叫我有甚麼事？女兒活了，應當歡喜，為何反倒哭起來了呢？莫不成牛驢子死了，你心疼他嗎？」柳洪道：「那盜屍賊，我心疼他做甚麼？」馮氏道：「既不為此，你哭甚麼？」柳洪便將銀子失去十封的話，說了一遍：「因為心疼銀子，不覺流淚。這如今意欲報官，故此請你來商議商議。」馮氏聽了，也覺一驚，後來聽柳洪說要報官，連說：「不可，不可。現在咱們家有兩宗人命的大案，尚未完結。如今為丟銀子又去報官。別的不遺失，單單的丟了十封銀子。這不是提官的醒兒嗎？可見咱家積蓄多金。他若往歪裡一問，只怕再花上十封，也未必能夠結案。依我說，這十封銀子只好忍個肚子疼，算是丟了罷。」柳洪聽了此言，深為有理，只得罷了。不過一時時揪著心繫子怪疼的。

且說馬氏攙攙丈夫前去盜屍，以為手到成功，不想呆呆的等了一夜未見回來，看看的天已發曉，不由得埋怨道：「這王八蛋好生可惡！他不虧我指引明路，教他發財。如今得了手且不回家，又不知填那個小媽兒去了。少時他瞎爹若問起

來，又該無故嘍叨。」正在自言自語埋怨，忽聽有人敲門，道：「牛三哥，牛三哥。」婦人答道：「是誰呀？這末早就來叫門。」說罷，將門開了一看，原來是撿糞的李二。李二一見馬氏，便道：「姪兒媳婦，你煩惱呀？」馬氏聽了，啞道：「呸！大清早起的，也不嫌個喪氣。這是怎麼說呢？」李二說：「敢則是喪氣。你們家驢子叫人殺了。怎麼不喪氣？」

牛三已在屋內聽見，便接言道：「李老二，你進屋裡來，明白告訴了我，這是怎麼一事情。」李二便進屋內，見了牛三，說：「告訴哥哥說，驢子姪兒不知為何被人殺死在那邊花園子裡了。你們員外報了官。少時就要來相驗呢。」牛三道：「好呀！你們幹的好事呀！昨日那末攔你們；你們不聽，到底遭了殺了。這不叫員外受累嗎？李老二，你拉了我，等著官府來了，我攔驗就是了。這不是嗎？我的兒子既死了，我那兒婦是斷不能守的，莫若叫他回娘家去罷。這才應了俗語兒了：「驢的朝東，馬的朝西。」」說著話，拿了明杖，叫李二拉著他，竟奔著員外宅裡來。見了柳洪，便將要攔驗的話說了。柳洪甚是歡喜，又教導了好些話，那個說的，那個說不的，怎麼具結領屍，編派停當。又將裝小姐的棺木挪在間屋，算是為他買的壽木。及至官府到來，牛三攔驗，情願具結領屍。官府細問情由，方准所呈。不必細表。

且說顏生在監。多虧了雨墨服侍，不至受苦。自從那日過下堂來，至今並未提審，竟不知定了案不曾，反覺得心神不定。忽見牢頭將雨墨叫將出來，在獄神廟前，便發話道：「小伙子，你今兒得出去了。我不能只是替你耽驚兒。再者你們相公，今兒晚上也該叫他受用受用了。」雨墨見不是話頭，便道：「賈大叔，可憐我家相公負屈含冤。望大叔將就將就。」賈牢頭道：「我們早已可憐過了。我們若遇見都像你們這樣打官司，我們都餓死了。你打量裡裡外外費用輕呢。就是你那一點銀子，一哄兒就結了。俗語說：「衙門的錢，下水的船。」這總要現了現。你總得想個主意才好呢。難道你們相公就沒個朋友嗎？」雨墨哭道：「我們從遠方投親而來，這裡如何有相知呢。沒奈何，還是求大叔憐我家相公才好。」賈牢頭道：「你那是白說。我倒有個主意。你們相公有個親戚，他不是財主嗎。你為甚不弄他的錢呢？」雨墨流淚道：「那是我家相公的對頭，他如何肯資助呢？」賈牢頭道：「不是那末說。你與相公商量商量，怎麼想個法子將他的親戚咬出來。我們弄他的銀，好照應你們相公呀。是這麼個主意。」雨墨搖頭道：「這個主意卻難，只怕我家相公做不出來罷。」賈牢頭道：「既如此，你今兒就出去。直不准你在這裡！」雨墨見他如此神情，心中好生為難，急得淚流滿面，痛哭不止。恨不得跪在地下哀求。

忽見監門口有人叫：「賈頭兒，賈頭兒，快來。」賈牢頭道：「是了。我這裡說話呢。」那人又道：「你快來，有話說。」賈牢頭道：「什麼事這末忙？難道弄出錢來我一人使嗎？也是大家伙兒分。」那外面說話的，乃是禁子吳頭兒。他便問道：「你又駁辦誰呢？」賈牢頭道：「就是顏查散的小童兒。」吳頭兒道：「嚶！我的太爺。你怎麼惹他呢？人家的照應到了。此人姓白，剛才上衙門口略一點染，就是一百兩呀。少時就進來了。你快快好好兒的預備著，伺候著罷。」牢頭聽了，連忙回身，見雨墨還在那裡哭呢。連忙上前道：「老雨呀，你怎麼不禁嘔呢？說說笑笑，嗷嗷嘔嘔，這有什麼呢。你怎麼就認真起來？我問問你，你家相公有個姓白的朋友嗎？」雨墨道：「並沒有姓白的。」賈牢頭道：「你藏奸。你還惱著我呢。我告訴你，如今外面有個姓白的，瞧你們相公來了。」

說話間，只見該值的頭目陪著一人進來，頭帶武生巾，身穿月白花氅，內襯一件桃紅襯袍，足登官鞋，另有一番英雄氣概。雨墨看了，很像金相公，卻不敢認。只聽那武生道：「雨墨，你敢是也在此麼？好孩子！真正難為你。」雨墨聽了此言，不覺的落下淚來，連忙上前參見，道：「誰說不是金相公呢。」暗暗忖道：「如何連音也改了了呢？」他卻那裡知道金相公就是白玉堂呢。白五爺將雨墨扶起，道：「你家相公在那裡？」

不知雨墨如何回笑，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八回 替主鳴冤攔輿告狀 因朋涉險寄柬留刀

且說白玉堂將雨墨扶起，道：「你家相公在那裡？」賈牢頭不容雨墨答言，他便說：「顏相公在這單屋內，都是小人伺候。」白五爺道：「好。你們用心服侍，我自有賞賜。」賈牢頭連連答應幾個「是」。

此時雨墨已然告訴了顏生。白五爺來至屋內，見顏生蓬頭垢面，雖無刑具加身，已然形容憔悴。連忙上前執手道：「仁兄，如何遭此冤枉？」說至此，聲音有些慘切。誰知顏生毫不動念，說道：「嘻！愚兄愧見賢弟。賢弟到此何幹哪？」白五爺見顏生並無憂愁哭泣之狀，惟有羞容滿面，心中暗暗點頭，誇道：「顏生真英雄也。」便問：「此事因何而起？」顏生道：「賢弟問他怎麼？」白玉堂道：「你我知己弟兄，非泛泛可比。難道仁兄還瞞著小弟不成？」顏生無奈，只得說道：「此事皆是愚兄之過。」便說：「繡紅寄柬，愚兄並未看明柬上是何言詞。因有人來，便將柬兒放在書內。誰知此柬遺失。到了夜間，就生出此事。柳洪便將愚兄呈送本縣。後來虧得雨墨暗暗打聽，方知是小姐一片苦心，全是為顧愚兄。愚兄自恨遺失柬約，釀成禍端。兄若不應承，難道還攀扯閨閣弱質，壞他的清白？愚兄惟有一死而已！」

白玉堂聽了顏生之言，頗覺有理。復轉念一想，道：「仁兄知恩報恩，捨己成人，原是大丈夫所為。獨不念老伯母在家懸念乎？」一句話卻把顏生的傷心招起，不由得淚如雨下。半晌，說道：「愚兄死後，望賢弟照看家母。兄在九泉之下，也得瞑目。」說罷，痛哭不止。雨墨在旁也落淚。白玉堂道：「何至如此。仁兄且自寬心。凡事還要再思，雖則為人，也當為己。聞得開封府包相斷事如神，何不到那裡去伸訴呢？」顏生道：「賢弟此言差矣。此事非是官府屈打成招的，乃是兄自行承認的，又何必向包公那裡分辯去呢？」白玉堂道：「仁兄雖如此說。小弟惟恐本縣詳文若到開封，只怕包相就不容仁兄招認了。那時又當如何？」顏生道：「書云：『匹夫不可奪志也。』況愚兄乎？」

白玉堂見顏生毫無回轉之心，他便另有個算計了。便叫雨墨將禁子牢頭叫進來。雨墨剛來到院中，只見禁子牢頭正在那裡嘰嘰喳喳，指手畫腳。忽見雨墨出來，便有二人迎將上來，道：「老雨呀，有什麼吩咐的嗎？」雨墨道：「白老爺請你們二人呢。」二人聽得此話，便狗顛屁股垂兒似的跑向前來。白五爺便叫伴當拿出四封銀子，對他二人說：「這是銀子四封；賞你二人一封，俵散眾人一封，餘下二封便是伺候顏相公的。從此顏相公一切事體，全是你二人照管。倘有不到之處，我若聞知，卻是不依你們的。」二人屈膝謝賞，滿口應承。

白五爺又對顏生道：「這裡諸事妥協。小弟要借雨墨隨我幾日，不知仁兄叫他去否？」顏生道：「他也在此無事。況此處俱已安置妥協，愚兄也用他不著。賢弟只管將他帶去。」誰知雨墨早已領會白五爺之意，便欣然叩辭了顏生，跟隨白五爺出了監中。到了無人之處，雨墨便問白五爺道：「老爺將小人帶出監來，莫非叫小人瞞著我家相公，上開封府呈控麼？」一句話問得白五爺滿心歡喜，道：「怪哉，怪哉！你小小年紀竟有如此聰明，真正罕有。我原有此意，但不知你敢去不敢去？」雨墨道：「小人若不敢去，也就不問了。自從那日我家相公招承之後，小人就要上京內開封府去。只因

監內無人伺候，故此耽延至今。今日又見老爺話語之中，提撥我家相公，我家相公毫不省悟；故此方才老爺一說要借小人跟隨幾天，小人就明白了是為著此事。」白五爺哈哈大笑道：「我的意思，竟被你猜著了。我告訴你。你相公入了情魔了，一時也化解不開。須到開封府去，方能打破迷關。你明日到開封府，就把你家相公無故招承認罪原由申訴一番，包公自有斷法。我在暗中給你安置安置。大約你家相公就可脫去此災了。」說罷，便叫伴當給他十兩銀子。雨墨道：「老爺前次賞過兩個鏢子，小人還沒使呢。老爺改日再賞罷。再者小人告狀去，腰間也不好帶銀子。」白五爺點頭道：「你說的也是。你今日就往開封府去，在附近處住下。明日好去申冤。」雨墨連連稱「是」。竟奔開封府去了。

誰知就是此夜，開封府出了一件詭異的事。包公每日五更上朝，包興李才預備伺候，一切冠帶袍服茶水羹湯俱各停當，只等包公一呼喚，便諸事整齊。二人正在靜候，忽聽包公咳嗽，包興連忙執燈，掀起簾子，來至裡屋內。剛要將燈往桌上放，不覺駭目驚心，失聲道：「哎喲！」包公在帳子內，便問道：「甚麼事？」包興道：「這是那裡來的刀……刀……刀呀？」包公聽見，急忙披衣坐起，撩起帳子一看，果見是明晃晃的一把鋼刀橫在桌上，刀下還壓著柬帖兒。便叫包興：「將柬帖拿來我看。」包興將柬帖從刀下抽出，持著燈遞給相爺。一看，見上面有四個大字寫著「顏查散冤」。包公忖度了一會，不解其意，只得淨面穿衣，且自上朝，俟散朝後再慢慢的訪查。

到了朝中，諸事已完，便乘轎而回。剛至衙門，只見從人叢中跑出個小孩來，在轎旁跪倒，口稱「冤枉」。恰好王朝走到，將他攔住。包公轎至公堂，落下轎，立刻升堂。便叫：「帶那小孩子。」該班的傳出。此時王朝正在角門外問雨墨的名姓，忽聽叫「帶小孩子」，王朝囑咐道：「見了相爺，不要害怕，不可胡說。」雨墨道：「多承老爺教導。」王朝進了角門，將雨墨帶上堂去。雨墨便跪倒，向上叩頭。

包公問道：「那小孩叫什麼名字？為著何事？訴上來。」雨墨道：「小人名叫雨墨，乃武進縣人。只因同我家主人到祥符縣投親……」包公道：「你主人叫什麼名字？」雨墨道：「姓顏名查散。」包公聽了顏查散三字，暗暗道：「原來果有顏查散。」便問道：「投在什麼人家？」雨墨道：「就是雙星橋柳員外家。這員外名叫柳洪，他是小主人的姑夫。誰知小主人的姑母三年前就死了，此時卻是續娶的馮氏安人。只因柳洪膝下有個姑娘名柳金蟬，是從小兒就許與我家相公為妻。誰知柳洪將我主僕二人留在花園居住，敢則是他不懷好意。住了才四天，那日清早，便有本縣的衙役前來把我主人拿去了。說我主人無故將小姐的丫鬟繡紅掐死在角門以外。回相爺，小人與小人的主人時刻不離左右。小人的主人並未出花園的書齋，如何會在內角門掐死丫鬟呢？不想小人的主人被縣裡拿去，剛過頭一堂，就滿口應承，說是自己將丫鬟掐死，情願抵命。不知是什麼緣故？因此小人到相爺臺前，懇求相爺與小人的主人作主。」說罷，復又叩頭。

包公聽了，沈吟半晌，便問道：「你家相公既與柳洪是親戚，想來出入是不避的了？」雨墨道：「柳洪為人極其固執。慢說別人，就是續娶的馮氏也未容我家主人相見。主僕在那裡四五天，盡在花園書齋居住。所有飯食茶水，俱是小人進內自取，並未派人服侍，很不像親戚的道理。菜裡頭連一點兒肉腥也沒有。」包公又問道：「你可知道小姐那裡，除了繡紅還有幾個丫鬟呢？」雨墨道：「聽得說小姐那裡，就只一個丫鬟繡紅，還有個乳母田氏。這個乳母卻是個好人。」包公忙問道：「怎見得？」雨墨道：「小人進內取茶飯時，他就向小人說：『園子空落，你們主僕在那里居住須要小心，恐有不測之事。依我說，莫若過一兩天，你們還是離了此處好。』不想果然就遭了此事了。」包公暗暗的躊躇道：「莫非乳母曉得其中原委呢？何不如此如此，看是如何。」想罷，便叫將雨墨帶下去，就在班房裡聽候。立刻吩咐差役：「將柳洪並他家乳母田氏分別傳來，不許串供。」又吩咐：「到祥符縣提顏查散到府聽審。」

包公暫退堂，用飯畢，正要歇息。只見傳柳洪的差役回來稟道：「柳洪到案。」老爺吩咐：「伺候升堂。」將柳洪帶上堂來，問道：「顏查散是你甚麼人？」柳洪道：「是小老兒內姪。」包公道：「他來此作甚麼來了？」柳洪道：「他在小老兒家讀書，為的是明年科考。」包公道：「聞聽他與你女兒自幼聯姻，可是有的麼？」柳洪暗暗的納悶，道：「怨不得人家說包公斷事如神。我家裡事他如何知道呢？」至此無奈，只得說道：「是從小兒定下的婚姻。他來此一則為讀書預備科考，二則為完姻。」包公道：「你可曾將他留下？」柳洪道：「留他在小老兒家居住。」包公道：「你家丫鬟繡紅，可是服侍你女兒的麼？」柳洪道：「是從小兒跟隨小女兒，極其聰明，又會寫，又會算，實實死得可惜。」包公道：「為何死的？」柳洪道：「就是被顏查散扣喉而死。」包公道：「什麼時候死的？死於何處？」柳洪道：「及至小老兒知道已有二鼓之半。卻是死在內角門以外。」包公聽罷，將驚堂木一拍，道：「我把你這老狗，滿口胡說！方才你說，及至你知道的時節已有二鼓之半，自然是你的家人報與你知道的。你並未親眼看見是誰掐死的，如何就說是顏查散相害？這明明是你嫌貧愛富，將丫鬟掐死，有意誣賴顏生。你還敢在本閣跟前支吾麼？」柳洪見包公動怒，連忙叩頭，道：「相爺請息怒，容小老兒細細的說。丫鬟被人掐死，小老兒原也不知是誰掐死的。只因死屍之旁落下一把扇子，卻是顏生的名款；因此才知道是顏生所害。」說罷，復又叩頭，包公聽了，思想了半晌：「如此看來，定是顏生作下不才之事了。」

又見差役回道：「乳母田氏傳到。」包公叫把柳洪帶下去，即將田氏帶上堂來。田氏那裡見過這樣堂威，已然嚇得魂不附體，渾身抖衣而戰。包公問道：「你就是柳金蟬的乳母？」田氏道：「婆……婆子便是。」包公道：「丫鬟繡紅為何而死的？從實說來。」田氏到了此時，那敢撒謊，便把如何聽見員外安人私語要害顏生，自己如何與小姐商議要救顏生，如何叫繡紅私贈顏生銀兩等話說了：「誰知顏姑爺得了財物，不知何故，竟將繡紅掐死了。偏偏的又落下一把扇子，連那個字帖兒。我家員外見了氣得了不得，就把顏姑爺送了縣了。誰知我家的小姐就上了弔了。……」包公聽至此，不覺愕然，道：「怎麼柳金蟬竟自死了麼？」田氏道：「死了之後又活了。」包公又問道：「如何又會活了呢？」田氏道：「皆因我家員外安人商量此事，說顏姑爺是頭一天進了監，第二天姑娘就吊死了一況且又是未過門之女。這要是吵嚷出去，這個名聲兒不好聽的。因此就說是小姐病得要死，買口棺材來沖一沖，卻悄悄把小姐裝殮了，停放在後花園敞廳上。誰知半夜裡有人嚷說：『你們小姐活了，還了魂了。』大傢伙兒聽見了，過去一看，誰說不是活了呢。棺材蓋也橫過來了，小姐在棺材裡坐著呢。」包公道：「棺材蓋如何會橫過來呢？」田氏道：「聽說是宅內的下人牛驢子偷偷兒盜屍去。他見小姐活了，不知怎麼，他又抹了脖子了。」

包公聽畢，暗暗思想道：「可惜金蟬一番節烈，竟被無義的顏生辜負了。可恨顏生既得財物，又將繡紅掐死。其為人的品行，就不問可知了。如何又有寄柬留刀之事，並有小童雨墨替他伸冤呢？」想至此，便叫：「帶雨墨。」左右即將雨墨帶上堂來。包公把驚堂木一拍，道：「好狗才！你小小年紀，竟敢大膽蒙混本閣，該當何罪？」雨墨見包公動怒，便向上叩頭道：「小人句句是實話，焉敢蒙混相爺。」包公一聲斷喝：「你這狗才，就該掌嘴！你說你主人並未離了書房，他的扇子如何又在內角門以外呢？講！」

不知雨墨回答些甚麼言語，且聽下回分解。

且說包公一聲斷喝：「哇！你這狗才，就該掌嘴。你說你主人並未離了書房，他的扇子如何又在內角門以外呢？」雨墨道：「相爺若說扇子，其中有個情節。只因柳洪內姪名叫馮君衡，就是現在馮氏安人的姪兒，那一天合我主人談詩對對子。後來他要我主人扇子瞧，卻把他的扇子求我主人寫。我家主人不肯寫。他不依，他就把我主人的扇子拿去。他說寫得了再換。相爺不信，打發人取來，現時仍在筆筒上插著。那把畫著船上婦人搖槳的扇子，就是馮君衡的。小人斷不敢撒謊。」包公因問出扇子的根由，心中早已明白此事，不由哈哈大笑，十分暢快。立刻出簽捉拿馮君衡到案。

此時祥符縣已將顏查散解到。包公便叫將田氏帶下去，叫雨墨跪在一旁。將顏生的招狀看了一遍，已然看出破綻，不由暗暗笑道：「一個情願甘心抵命，一個以死相酬自盡，他二人也堪稱為義夫節婦了。」便叫：「帶顏查散。」

顏生此時鐺鐺加身，來至堂上，一眼看見雨墨，心中納悶道：「他到此何幹？」左右上來去了刑具。顏生跪倒。包公道：「顏查散抬起頭來。」顏查散仰起面來。包公見他雖然蓬頭垢面，卻是形容秀美良善之人，便問：「你如何將繡紅掐死？」顏生便將在縣內口供，一字不改，訴將上去。包公點了點頭，道：「繡紅也真正的可惡。你是柳洪的親戚，又是客居他家，他竟敢不服呼喚，口出不遜，無怪你憤恨。我且問你。你是什麼時候出了書齋？由何路徑到內角門？什麼時候掐死繡紅？他死於何處？講。」

顏生聽包公問到此處，竟不能答，暗暗的道：「好利害！好利害！我何嘗掐死繡紅，不過是恐金蟬出頭露面，名節攸關；故此我才招認掐死繡紅。如今相爺細細的審問，何時出了書齋，由何路徑到內角門，我如何說得出來？」正在為難之際，忽聽雨墨在旁哭道：「相公此時還不說明，真個就不念老老人在家懸念麼？」顏生一聞此言，觸動肝腑，又是著急，又慚愧，不覺淚流滿面，向上叩頭，道：「犯人實實罪該萬死，惟求相爺筆下超生。」說罷，痛哭不止。

包公道：「還有一事問你。柳金蟬既已寄柬與你，你為何不去，是何緣故？」顏生道：「哎呀！相爺呀。千錯萬錯在此處。那日繡紅送柬之後，犯人剛然要看。恰值馮君衡前來借書，犯人便將此柬掖在案頭書內。誰知馮君衡去後，遍尋不見，再也無有。犯人並不知柬中是何言詞，如何知道有內角門之約呢？」包公聽了，便覺了然。

只見差役回道：「馮君衡拿到。」包公便叫顏生主僕下去，立刻帶馮君衡上堂。包公見他兔耳鶯腮，蛇眉鼠眼，已知是不良之輩，把驚堂木一拍，道：「馮君衡，快將假名盜財，因奸致命，從實招來！」左右連聲催嚇：「講！講！講！」馮君衡道：「沒有什麼招的。」包公道：「請大刑。」左右將三根木望堂上一擡。馮君衡害怕，只得口吐實情，將如何換扇，如何盜柬，如何二更之時拿了扇柬冒名前去，只因繡紅要嚷，如何將他扣喉而死，又如何撒下扇柬，換了包袱銀兩回轉書房，從頭至尾，述說一遍。包公問明，叫他畫了供，立刻請御刑。王馬張趙將狗頭劍抬來，還是照舊章程，登時將馮君衡劍了。丹墀之下，只嚇得柳洪田氏以及顏生主僕不敢仰視。

剛將屍首打掃完畢，御刑仍然安放。堂上忽聽包公道：「帶柳洪。」這一聲把個柳洪嚇得膽裂魂飛，筋酥骨軟，好容易掙扎爬至公堂之上。包公道：「我罵你這老狗！顏生受害，金蟬懸樑，繡紅遭害，驢子被殺，以及馮君衡遭刑，全由你這老狗嫌貧愛富而起，致令生者、死者、死而復生者受此大害。今將你廢於劍下，大概不委屈你罷？」柳洪聽了，叩頭碰地，道：「實在不屈。望相爺開天地之恩，饒恕小老兒，改過自新，以贖前愆。」包公道：「你既知要贖罪，聽本閣吩咐。今將顏生交付於你，就在你家攻書。所有一切費用，你要好好看待。俟明年科考之後，中與不中，即便畢姻。倘顏查散稍有疏虞，我便把你拿來，仍然廢於劍下。你敢應麼？」柳洪道：「小老兒願意，小老兒願意。」

包公便將顏查散雨墨叫上堂來，道：「你讀書要明大義，為何失大義而全小節？便非志士，乃係腐儒。自今以後，必須改過，務要好好讀書。按日期將窗課送來，本閣與你看視。倘得寸進，庶不負雨墨一片為主之心。就是平素之間，也要將他好好看待。」顏生向上叩頭道：「謹遵臺命。」三個人又從新向上叩頭。柳洪攜了顏生的手，顏生攜了雨墨的手，又是歡喜，又是傷心，下了丹墀，同了田氏一齊回家去了。此案已結。包公退堂，來至書房，便叫包興：「請展護衛。」

你道展爺幾時回來的？他卻來在顏查散白玉堂之先，只因騰不出筆來不能敘寫。事有緩急，況顏生之案是一氣的文字，再也間斷不得，如何還有功夫提展爺呢。如今顏查散之案已完，必須要說一番。展爺自從救了老僕顏福之後，那夜便趕到家中，見了展忠。將菜花村比劍聯姻之事，述說一回。彼此換劍作了定禮，便將湛盧寶劍給他看了。展忠滿心歡喜。展爺又告訴他，現在開封府有一件要緊之事，故此連夜趕回家中，必須早赴東京。展忠道：「作皇家官，理應報效朝廷。家中之事全有老奴照管。爺自請放心。」展爺便叫伴當收拾行李備馬，立刻起程，竟奔開封府而來。

及至到了開封府，先見了公孫先生與王馬張趙等，卻不提白玉堂來京，不過略問了問：「一向有什麼事故沒有？」大家俱言無事。又問展爺道：「大哥原告兩個月的假，如何恁早回來？」展爺道：「回家祭掃完了，在家無事，莫若早些回來，省得臨期匆忙。」也就遮掩過去。他卻參見了相爺，暗暗將白玉堂之事回了，包公聽了，吩咐嚴加防範，設法擒拿。展爺退回公所，自有眾人與他接風揮塵，一連熱鬧了幾天。展爺每夜防範，並不見什麼動靜。

不想由顏查散案中，生出寄柬留刀之事。包公雖然疑心，尚未知虛實，如今此案已經斷明，果係「顏查散冤」，應了東上之言。包公想起留刀之人，退堂來至書房，便請展爺。展爺隨著包興進了書房，參見包公。包公便提起：「寄柬留刀之人，行蹤詭密，令人可疑。護衛須要嚴加防範才好。」展爺道：「卑職前日聽見主管包興述說此事，也就有些疑心。這明是給顏查散辨冤，暗裡卻是透信。據卑職想，留刀之人，恐是白玉堂了。卑職且與公孫策計議去。」包公點頭。展爺退出，來至公所，已然秉上燈燭。大家擺上酒飯，彼此就座。

公孫便問展爺道：「相爺有何見論？」展爺道：「相爺為寄柬留刀之事，叫大家防範些。」王朝道：「此事原為顏查散明冤。如今既已斷明，顏生已歸柳家去了，此時又防什麼呢？」展爺此時卻不能不告訴眾人白玉堂來京找尋之事，便將在菜花村比劍聯姻，後至蘆花蕩方知白玉堂進京來找御貓，及一聞此言，便急急敢來等情由說了一遍。張龍道：「原來大哥定了親了。還瞞著我們呢。恐怕兄弟們要喝大哥的喜酒。如今既已說出來，明日是要加倍的罰。」馬漢道：「喝酒是小事。但不知錦毛鼠是怎麼個人？」展爺道：「此人姓白名玉堂，乃五義之中的朋友。」趙虎道：「什麼五義？小弟不明白。」展爺便將陷空島的眾人說出，又將綽號兒說與眾人聽了。公孫先生在旁聽得明白，猛然醒悟道：「此人來找大哥，卻是要與大哥合氣的。」展爺道：「他與我素無仇隙，與我合什麼氣呢？」公孫策道：「大哥，你自想想。他們五人號稱五鼠，你卻號稱御貓。焉有貓兒不捕鼠之理？這明是嗔大哥號稱御貓之故。所以知道他要與大哥合氣。」展爺道：「賢弟所說似乎有理。但我這「御貓」乃聖上所賜，非是劣兄有意稱貓，要欺壓朋友。他若真個為此事而來，劣兄甘拜下風，從此後不稱御貓，也未為不可。」眾人尚未答言。惟趙爺正在豪飲之間，聽見展爺說出此話，他卻有些不服氣，拿著酒杯，立起身來道：「大哥，你老素昔膽量過人，今日何自餒如此？這「御貓」二字乃聖上所賜，如何改得？倘若是那個甚麼白糖咧黑糖咧，一他不來便罷。他若來時，我燒一壺開開的水把他沖著喝了，也去去我的滯氣。」展爺連忙擺手，說：「四弟消言，豈不聞窗外有耳？……」

剛說至此，只聽拍的一聲，從外面飛進一物，不偏不歪，正打在趙虎擎的那個酒杯之上，只聽噹啷一聲將酒杯打了個

粉碎。趙爺嚇了一跳，眾人無不驚駭。

只見展爺早已出席，將窗扇虛掩，回身復又將燈吹滅。便把外衣脫下，裡面卻是早已結束停當的。暗暗的將寶劍拿在手中，卻把窗扇假做一開，只聽拍的一聲，又是一物打在窗扇上。展爺這才把窗扇一開，隨著勁一伏身竄將出去，只覺得迎面一股寒風，嗖的就是一刀。展爺將劍扁著往上一迎，隨招隨架。用目在星光之下仔細觀瞧，見來人穿著簇青的夜行衣靠，腳步伶俐，依稀是前在苗家集見的那人。

二人也不言語，惟聞刀劍之聲，叮噹亂響。展爺不過招架，並不還手。見他刀刀緊逼，門路精奇。南俠暗暗喝采。又想道：「這朋友好不知進退。我讓著你，不肯傷你，又何必趕盡殺絕。難道我還怕你不成。」暗道：「也叫他知道知道。」便把寶劍一橫。等刀臨近，用個鶴唳長空之勢，用力往上一削，只聽噹的一聲，那人的刀已分為兩段，不敢進步。只見他將身一縱已上了牆頭，展爺一躍身也上去；那人卻上了耳房，展爺又躍身而上；及至到了耳房，那人卻上了大堂的房上；展爺趕至大堂房上，那人一伏身越過脊去。展爺不敢緊追，恐有暗器，卻退了幾步。從這邊房脊，剛要越過。瞥見眼前一道紅光，忙說「不好」！把頭一低，剛躲過門面，卻把頭巾打落。那物落在房上，咕嚕嚕滾將下去——又知是個石子。

原來夜行人另有一番眼力，能暗中視物，雖不真切，卻能分別。最怕猛然火光一亮，反覺眼前一黑。猶如黑天在燈光之下，乍從屋內來，必須略站片時，方覺眼前光亮些。展爺方才覺眼前有火光亮一晃，已知那人必有暗器，趕緊把頭一低，所以將頭巾打落。要是些微力笨點的，不是打在門面之上，重點打下房來咧。此時展爺再往脊的那邊一望，那人早已去了。

此際在公所之內，王馬張趙帶領差役，燈籠火把，各執器械，俱從角門繞過，遍處搜查，那裡有個人影呢。惟有楞爺趙虎怪叫吆喝，一路亂嚷。展爺已從房上下來，找著頭巾，回到公所，連忙穿了衣服與公孫先生來找包興。恰遇包興奉了相爺之命來請二人。二人即便隨同包興一同來至書房，參見了包公，便說方才與那人交手情形：「未能拿獲，實卑職之過。」包公道：「黑夜之間焉能一戰成功。據我想來，惟恐他別生枝葉，那時更難拿獲，倒要大費周折呢。」又囑咐了一番，合署務要小心。展爺與公孫先生連連答應。二人退出，來至公所，大家計議。惟有趙虎撇著嘴，再也不言語了。自此夜之後，卻也無甚動靜，惟有小心而已。

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曉。

第四十回 思尋盟弟遣使三雄 欲盜贓金糾合五義

且說陷空島盧家莊那鑽天鼠盧方，自從白玉堂離莊，算來將有兩月，未見回來，又無音信，甚是放心不下。每日裡嚼聲歎氣，坐臥不安，連飲食俱各減了。雖有韓徐蔣三人勸慰，無奈盧方實心忠厚，再也解不開。

一日，兄弟四人同聚於待客廳上。盧方道：「自我兄弟結拜以來，朝夕相聚，何等快樂。偏是五弟少年心性，好事逞強，務必要與什麼「御貓」較量。至今去了兩月有餘，未見回來，劣兄好生放心不下。」四爺蔣平道：「五弟未免過於心高氣傲，而且不服人勸。小弟前次略說了幾句，險些兒與我反目。據我看來，惟恐五弟將來要從這上頭受害呢。」徐慶道：「四弟再休提起。那日要不是你說他，他如何會私自賭氣走了呢。全是你多嘴的不好。那有你三哥也不會說話，也不勸他的好呢。」盧方見徐慶抱怨蔣平，惟恐他二人分爭起來，便道：「事已至此，別的暫且不必提了。只是五弟此去倘有疏虞，那時怎了？劣兄意欲親赴東京尋找尋找，不知眾位賢弟以為如何？」蔣平道：「此事又何必大哥前往。既是小弟多言，他賭氣去了。莫若小弟去尋他回來就是了。」韓彰道：「四弟是斷然去不得的。」蔣平道：「卻是為何？」韓彰道：「五弟這一去必要與姓展的分個高下，倘若得了上風，那還罷了；他若拜了下風，再想起你的前言，如何還肯回來。你是斷然去不得的。」徐慶接言道：「待小弟前去如何？」盧方聽了，卻不言語，知道徐慶為人粗魯，是個渾愣。他這一去，不但不能找回五弟一巧咧，倒要鬧出事來。韓彰見盧方不語，心中早已明白了，便道：「三弟要去，待劣兄與你同去如何？」盧方聽韓彰要與徐慶同去，方答道：「若得二弟同去，劣兄稍覺放心。」蔣平道：「此事因我起見。如何二哥三哥辛苦，小弟倒安逸呢？莫若小弟也同去走一遭如何？」盧方也不等韓彰徐慶說，便答道：「若是四弟同去，劣兄更覺放心。明日就與三位賢弟踐行了。」

忽見莊丁進來稟道：「外面有鳳陽府柳家莊柳員外求見。」盧方聽了，便問道：「此係何人？」蔣平道：「弟知此人，他乃金頭太歲甘豹的徒弟，姓柳名青，綽號白面判官。不知他來此為著何事？」盧方道：「三位賢弟且先迴避，待劣兄見他，看是如何。」吩咐莊丁：「快請。」盧方也就迎了出去。柳青同了莊丁進來，見他身量卻不高大，衣服甚是鮮明，白馥馥一張面皮，暗含著惡態，疊著環睛，明露著鬼計多端。彼此相見，各通姓名。盧方便執手，讓到待客廳上，就座獻茶。

盧爺便問道：「久仰芳名，未能奉謁。今蒙降臨，有屈臺駕。不知有何見教？敢乞明示。」柳青道：「小弟此來不為別事。只因仰慕盧兄行俠尚義，故此斗膽前來，殊覺冒昧。大約說出此事，決不見責。只因敝處太守孫珍乃兵馬司孫榮之子，卻是太師龐吉之外孫。此人淫欲貪婪，剝削民脂，造惡多端，概難盡述。刻下為與龐吉慶壽，他備得松景八盆，其中暗藏黃金千兩，以為趨奉獻媚之資。小弟打聽得真實，意欲將此金劫下。非是小弟貪愛此金，因敝處連年荒旱，即以此金變了價，買糧米賑濟，以抒民困。奈弟獨力難成，故此不辭跋涉，仰望盧兄幫助是幸！」盧方聽了，便道：「弟蝸居山莊，原是本分人家。雖有微名，並非要結而得。至行劫竊取之事，更不是我盧方所為。足下此來，竟自徒勞。本欲款留幾日，惟恐有誤足下正事，反為不美。莫若足下早早另為打算。」說罷，一執手道：「請了。」柳青聽盧方之言，只氣得滿面通紅，把個白面判官竟成了紅面判官了。暗道：「真乃聞名不如見面。原來盧方是這等人。如此看來，義在那裡？我柳青來的不是路了。」站起身來，也說一個「請」字，頭也不回，竟出門去了。

誰知莊門卻是兩個相連，只見那邊莊門出來一個莊丁，迎頭攔住道：「柳員外暫停賣步。我們三位員外到了。」柳青回頭一看，只見三個人自那邊過來。仔細留神，見三個人高矮不等，胖瘦不一，各具一種豪俠氣概。柳青只得止步，問道：「你家大員外既已拒絕於我，三位又係何人？請言其詳。」蔣平向前道：「柳兄不認得小弟了麼？小弟蔣平。」指著二爺三爺道：「此是我二哥韓彰。此是我三哥徐慶。」柳青道：「久仰，久仰！失敬，失敬！請了。」說罷，回身就走。

蔣平趕上前，說道：「柳兄不要如此。方才之事弟等皆知。非是俺大哥見義不為，只因這些日子心緒不定，無暇及此，誠非有意拒絕尊兄。望乞海涵。弟等情願替大哥陪罪。」說罷，就是一揖。柳青見蔣平和容悅色，慇懃勸慰，只得止步轉身，道：「小弟原是仰慕眾兄的義氣干雲，故不辭跋涉而來；不料令兄竟如此固執，使小弟好生的慚愧。」二爺韓彰

道：「實是大兄長心中有事，言語梗直，多有得罪。柳兄不要介懷。弟等請柳兄在這邊一敘。」徐慶道：「有話不必在此敘談，咱們且到那邊再說不遲。」柳青只得轉步，進了那邊莊門，也有五間客廳。韓爺將柳青讓至上面，三人陪坐，莊丁獻茶。蔣平又問了一番太守貪贓受賄，剝削民膏的過惡。又問：「柳兄既有此舉，但不知用何計策？」柳青道：「弟有師傅的蒙漢藥斷魂香。到了臨期，只須如此如此，便可成功。」蔣爺韓爺點了點頭，惟有徐爺鼓掌大笑，連說：「好計，好計！」大家歡喜。

蔣爺又對徐韓二位道：「二位哥哥在此陪著柳兄。小弟還要到大哥那邊一看。此事須要瞞著大哥。如今你我俱在這邊，惟恐工夫大了，大哥又要煩悶。莫若小弟去到那裡，只說二哥三哥在這裡打點行裝。小弟在那裡陪著大哥，二位兄長在這裡陪著柳兄，庶乎兩便。」韓爺道：「四弟所言甚是。你就過那邊去罷。」徐慶道：「還是四弟有算計。快去，快去。」蔣爺別了柳青，與盧方解悶去了。

這裡柳青便問道：「盧兄為著何事煩惱？」韓爺道：「噯！說起此事，全是五弟任性胡為。」柳青道：「可是呀。方才盧兄提白五兄進京去了。不知為著何事？」韓爺道：「聽得東京有個號稱御貓姓展的，是老五氣他不過，特特前去會他。不想兩月有餘，毫無信息。因此大哥又是思念，又是著急。」柳青聽至此，歎道：「原來盧兄特為五弟不耐煩。這樣愛友的朋友，小弟幾乎錯怪了。然而大哥與其徒思無益，何不前去找尋呢？」徐慶道：「何嘗不是呢。原是俺要去找老五，偏偏的二哥四弟要與俺同去。若非他二人耽擱，此時俺也走了五六十里路了。」韓爺道：「雖則耽延程途，幸喜柳兄前來，明日正好同往。一來為尋五弟，二來又可暗辦此事，豈不兩全其美麼？」柳青聽至此，歎道：「既如此，二位兄長就打點行裝。小弟在前途恭候。省得盧兄看見，又要生疑。」韓爺道：「到此焉有不待酒飯之理。」柳青笑道：「你我非酒肉朋友，吃喝是小事。還是在前途恭候的為是。」說罷，立起身來。韓爺徐慶也不強留。定准了時刻地方，執手告別。韓徐二人送了柳青去後，也到這邊來。見了盧方，卻不提柳青之事。

到了次日，盧方預備了送行的酒席，弟兄四人吃喝已畢。盧方又囑咐了許多的言語，方將三人送出莊門，親看他們去了。立了多時，才轉身回去。他三人攢步向前，竟赴柳青的約會去了。

他等只顧劫取孫珍的壽禮，未免耽延時日。不想白玉堂此時在東京鬧出類拔萃的亂子來了。自從開封府夤夜與南俠比試之後，悄悄回到旅店，暗暗思忖道：「我看姓展的本領果然不差。當初我在苗家集曾遇夜行之人，至今耿耿在心。今見他步法形景，頗似當初所見之人，莫非苗家集遇見的就是此人。若真是他，倒是我意中朋友。再者南俠稱貓之號，原不是他出於本心，乃是聖上所賜。聖上只知他的技藝巧於貓，如何能說知道錦毛鼠的本領呢。噫！我既到了東京，何不到皇宮內走走。倘有機緣，略略施展施展。一來使當今知道我白玉堂；二來也顯顯我們陷空島的人物；三來我做的事，聖上知道，必交開封府。既交到開封府，再也沒有不叫南俠出頭的。那時我再設個計策，將他誣入陷空島奚落他一場。是貓兒捕了耗子，還是耗子咬了貓？縱然罪犯天條，斧鉞加身，也不枉我白玉堂虛生一世。那怕從此傾生，也可以名傳天下。但只一件，我在店中存身不大穩便。待我明日找個很好的去處隱了身體，那時叫他們捕風捉影，也知道姓白的厲害。」他既橫了心，立下此志，就不顧甚麼紀律了。

單說內苑萬壽山有總管姓郭名安，他乃郭槐之姪。自從郭槐遭誅之後，他也不想所做之事，該剛不該剛。他卻自具一偏之見，每每暗想道：「當初咱叔叔謀害諸君，偏偏的被陳林救出，以致久後事犯被戮。細細想來，全是陳林之過。必是有意與郭門作對。再者當初我叔叔是都堂，他是總管，尚且被他治倒，置之死地。何況如今他是都堂，我是總管。倘或想起前仇，咱家如何逃出他的手心裡呢。以大壓小，更是容易。怎麼想個法子，將他害了，一來與叔叔報仇，二來也免得每日耽心。」

一日晚間，正然思想。只見小太監何常喜端了茶來，雙手捧至郭安面前。郭安接茶慢飲。這何太監年紀不過十五六歲，極其伶俐，郭安素來最喜歡他。他見郭安沈默不語，如有所思，便知必有心事，又不敢問。只得搭訕著說道：「前日雨前茶，你老人家喝著沒味兒。今日奴婢特向都堂那裡，合伙伴們尋一瓶上用的龍井茶來，給你老人家泡了一小壺兒。你老人家喝著這個如何？」郭安道：「也還罷了。只是以後你倒要少往都堂那邊去。他那裡黑心人多。你小孩家懂什麼。萬一叫他們害了，豈不白白把個小命送了麼？」

何常喜聽了，暗暗展轉道：「聽他之言，話內有因。他別與都堂有甚麼拉攏罷？我何不就棍打腿探探呢？」便道：「敢則是這末著嗎？若不是你老人家教導，奴婢那裡知道呢。但只一件，他們是上司衙門，往往的捏個短兒，拿個錯兒。你老人家還擔得起；若是奴婢，那裡攔的住呢，一來年輕，二來又不懂事。時常到那裡去，叔叔長，大爺短，合他們鬼混。明是討他們好兒，暗裡卻是打聽他們的事情。就是他們安著壞心，也不過仗著都堂的威勢欺人罷了。」郭安聽了，猛然心內一動，便道：「你常去，可聽見他們有什麼事沒有呢？」何常喜道：「卻倒沒聽見甚麼事。就是昨日奴婢尋茶去，見他們拿著一匣人參，說是聖上賞都堂的。因為都堂有了年紀，神虛氣喘，咳聲不止，未免是當初操勞太過，如今百病趁虛而入。因此賞參，要加上別的藥味，配甚麼藥酒。每日早晚喝些，最是消除百病，益壽延年。」郭安聞聽，不覺發恨道：「他還要益壽延年！恨不得他立刻傾生，方消我心頭之恨。」

不知郭安怎生謀害陳林，下回分解。

第四十一回 忠烈題詩郭安喪命 開封奉旨趙虎喬妝

且說何太監聽了一怔，說：「奴婢瞧都堂為人行事，卻是極好的，而且待你老人家不錯，怎麼這樣恨他呢？想來都堂是他跟的人不好，把你老人家鬧寒了心咧。」郭安道：「你小人家不懂得聖人的道理。聖人說：『父母之仇不共戴天。』他害了我的叔叔，就如父母一般，我若不報此仇，豈不被人恥笑呢？我久懷此心，未得其便。如今他既用人參作酒，這是天賜其便。」何太監暗暗想道：「敢則是與都堂原有仇隙。怨不得他每有的如有所思呢。但不知如何害法？我且問明白了，再作道理。」便道：「他用人參，乃是補氣養神的，你老人家怎麼倒說天賜其便呢？」郭安道：「我且問你，我待你如何？」常喜道：「你老人家是最疼愛我的，真是吃蟲子落不下大腿，不亞如父子一般，誰不知道呢？」郭安道：「既如此，我這一宗事也不瞞你。你若能幫我辦成了，我便另眼看待於你。咱們就認為義父子，你心下如何呢？」何太監聽了，暗忖道：「我若不應允，必與別人商議。那時不但我不能知道，反叫他記了我的仇了。」便連忙跪下，道：「你老人家若不憎嫌，兒子與爹爹磕頭。」郭安見他如此，真是樂得了不得。連忙扶起來，道：「好孩子，真令人可疼。往後必要提拔於你。只是此事須要嚴密，千萬不可泄漏。」何太監道：「那是自然，何用你老人家吩咐呢。但不知用兒子作甚麼？」郭安道：「我有個漫毒散的方子，也是當初老太爺在日，與尤奶奶商議的，沒有用著。我卻記下這個方子。此乃最忌的是人參。若吃此藥，誤用人

參，猶如火上澆油，不出七天，必要命盡無常。這都是「八反」裡頭的。如今將此藥放在酒裡請他來吃。他若吃了，回去再一喝人參酒，毒氣相攻，雖然不能七日身亡，大約他有年紀的人了，也就不能多延時日。一又不露痕跡。你說好不好？」何太監說：「此事卻用兒子甚麼呢？」郭安道：「你小人家又不明白了。你想想，跟都堂的那一個不是鬼靈精兒似的。若請他吃酒，用兩壺斟酒，將來有個好歹，他們必疑惑是酒裡有了毒了。那還了得麼？如今只用一把壺斟酒。這可就用著你了。」何太監道：「一個壺裡，怎麼能裝兩樣酒呢？這可悶殺人咧。」郭安道：「原是呀，為甚麼必得用你呢？你進屋裡去，在博古閣子上，把那把洋鑿金的銀酒壺拿來。」何常喜果然拿來，在燈下一看，見此壺比平常酒壺略粗些，底兒上卻有兩個窟窿。打開蓋一瞧，見裡面中間卻有一層隔膜圓桶兒。看了半天，卻不明白。郭安道：「你瞧不明白，我告訴你罷。這是人家送我的頑意兒。若要灌人的酒，叫他醉了，就用著這個了。此壺名叫「轉心壺」。待我試給你看看。」將方才喝的茶還有半碗，揭開蓋，灌入左邊。又叫常喜舀了半碗涼水，順著右邊灌入。將蓋蓋好，遞與何常喜，叫他斟。常喜接過，斟了半天，也斟不出來。郭安哈哈大笑，道：「傻孩子，你拿來罷。別嘔我了。待我斟給你看看。」常喜遞過壺去。郭安接來，道：「我先斟一杯水。」將壺一低，果然斟出水來。又道：「我再斟一杯茶。」將壺一低，果然斟茶來。常喜看了納悶，道：「這是甚麼緣故呢？好老爺子，你老細細告訴孩兒罷。」郭安笑道：「你執著壺靶。用手托住壺底。要斟左邊，你將右邊窟窿堵住；要斟右邊，將左邊窟窿堵住；再沒有斟不出來的。千萬要記明白了。你可知道了？」何太監道：「話雖如此說，難道這壺嘴兒他也不過味麼？」郭安道：「燈下難瞧。你明日細細看來，這壺嘴裡面也是有隔舌的，不過燈下斟酒，再也看不出來。不然，如何人家不犯疑呢？一個壺裡吃酒還有兩樣麼？那裡知道真是兩樣呢。這也是能人巧制，想出這蹊蹺法子來。一旦不要說這些。我就寫個帖兒，你此時就請去。明日是十五，約他在此賞月。他若果來，你可抱定酒壺，千萬記了左右窟窿，好歹別斟錯了。那可不是頑的。」何常喜答應，拿了帖子，便奔都堂這邊來了。剛過太湖石畔，只見柳蔭中驀然出來一人，手中鋼刀一晃，光華奪目。又聽那人說道：「你要嚷，就是一刀。」何常喜嚇得哆嗦作一團。那人悄悄道：「俺將你捆縛好了，放在太湖石畔柳樹之下。若明日將你交到三法司或開封府，你可要直言伸訴。倘若隱瞞，我明晚割你的首級。」何太監連連答應，束手就縛。那人一提，將他放在太湖石畔柳蔭之下。又叫他張口，填了一塊棉絮。執著明晃晃的刀，竟奔郭安屋中而來。這裡郭安呆等小太監何常喜。忽聽腳步聲響，以為是他回來，便問道：「你回來了麼？」外面答道：「俺來也。」郭安一抬頭，見一人持利刃，只嚇的嚷了一聲「有賊」，誰知頭已落地。外面巡更太監忽聽嚷了一聲，不見動靜，趕來一看，但見郭安已然被人殺死在地。這一驚非同小可，急去回稟了執事太監，不敢耽延，回稟都堂陳公公，立刻派人查驗。又在各處搜尋，於柳蔭之下，救了何常喜，鬆了綁背，掏出棉絮，容他喘息。問他，他卻不敢說，止於說：「捆我的那個人曾說來，叫我到三法司或開封府方敢直言實說，若說錯了，他明晚還要取我的首級呢。」眾人見他說的話內有因，也不敢追問，便先回稟了都堂。都堂派人好看看守，待明早啟奏便了。次日五鼓，天子尚未臨朝。陳公公進內，請了聖安，便將萬壽山總管郭安不知被何人殺死，並將小太監何常喜被縛，一切言語，俱各奏明。仁宗聞奏，不由得詫異道：「朕之內苑如何敢有動手行兇之人？此人膽量也就不小呢。」就將何常喜交開封府審訊。陳公公領旨，才待轉身，天子又道：「今乃望日，朕要到忠烈祠拈香，老伴伴隨朕一往。」陳林領旨出來，先傳了將何常喜交開封府的旨意，然後又傳聖上到忠烈祠拈香的旨意。掌管忠烈祠太監，知道聖上每逢朔望必要拈香，早已預備。聖上排駕到忠烈祠，只見桿上黃幡飄蕩，兩邊鼓響鐘鳴。聖上來至內殿，陳伴伴緊緊跟隨。正面望著忠烈寇承御之像，仍是宮妝打扮，卻是站像。兩邊也望著隨侍的四個配像。天子朝上默祝拈香。雖不下拜，那一番恭敬，也就至誠得很呢。拈香已畢，仰觀金像。惟有陳公公在旁，見塑像面貌如生，不覺滴下淚來。又不敢哭，連忙拭去。誰知聖上早已看見，便不肯注視，反仰面瞧了佛門寶旛。猛回頭，見西山牆山花之內字跡淋漓，心中暗道：「此處卻有何人寫字？」不覺移步近前仰視。老伴伴見聖上仰面看視，心中也自狐疑：「此字是何人寫的呢？」幸喜字體極大，看得真切，卻是一首五言絕句詩。寫的是：「忠烈保君王，哀哉杖下亡。芳名垂不朽，博得一爐香。」詞語雖然粗俗，筆氣極其縱橫，而且言簡意深，包括不遺。聖上便問道：「此詩何人所寫？」陳林道：「奴婢不知。待奴婢問來。」轉身將管祠的太監喚來，問此詩的來由。這人聽了，只嚇得驚疑不止，跪奏道：「奴婢等知道今日十五，聖上必要臨。昨日帶領多人細細攆掃，拂去浮塵，各處留神，並未見有此詩句。如何一夜之間，竟有人擅敢題詩呢？奴婢實係不知。」仁宗猛然醒悟道：「老伴伴，你也不必問了。朕卻明白此事。你看題詩之處，非有出奇的本領之人，再也不能題寫；郭安的死，非有出奇的本領之人，再也不能殺死。據朕想來，題詩的即是殺人的，殺人的就是題詩的。且將首相包卿宣來見朕。」不多時，包公來到，參見了聖駕。天子便將題詩殺人的原由，說了一番。包公聽了（正因白玉堂鬧了開封府之後，這些日子並無動靜，不想他卻來在禁院來了。）不好言明，只得啟奏：「待臣慢慢訪查。」卻又踏看了一番，並無形跡。便護從聖駕還宮，然後急急乘轎回衙。立刻升堂，將何常喜審問。何太監便將郭安定計如何要謀害陳林，現有轉心壺，還有茶水為證；並將捆他那人如何形相面貌衣服，說的是何言語，一字不敢撒謊，從實訴將出來。包公聽了，暫將何太監令人看守，便回轉書房，請了展爺公孫策來，大家商酌一番。二人也說：「此事必是白玉堂所為無疑，須要細細查訪才好。」二人別了包公，來到官廳，又與四義士一同聚議。次日包公入朝，將審何常喜的情由奏明，天子聞聽，更覺歡喜，稱贊道：「此人雖是閻味。他卻秉公除奸，行俠作義，卻也是個好人。卿家必須細細訪查。不拘時日，務要將此人拿住，朕要親覽。」包公領旨，到了開封，又傳與眾人。誰不要建立此功，從此後處處留神，人人小心，再也毫無影響。不料楞爺趙虎，他又想起當初扮化子訪得一案實在的興頭。如今何不照舊再走一趟呢！因此叫小子又備了行頭。此次卻不隱藏，改扮停當，他就從開封府角門內，大搖大擺的出來。招的眾人無不嘲笑。他卻鼓著腮幫子，當正經事辦，以為是私訪不可褻瀆。其中就有好性兒的跟著他，三三兩兩在背後指指戳戳。後來這三兩個人見跟的人多了，他們卻煞住腳步。別人卻跟著不離左右。趙虎一想：「可恨這些人沒有開過眼，連一個討飯的也沒瞧見過。真是可厭的很咧。」要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二回 以假為真誤拿要犯 將差就錯巧訊賊金

且說趙虎扮做化子，見跟的人多了，一時性發，他便拽開大步，飛也似的跑了二三里之遙。看了看左右無人，方將腳步放緩了，往前慢走。誰知方才眾人圍繞著，自己以為得意，卻不理會。及至剩了一人，他把一團高興也過去了，就覺著一陣陣的風涼。先前還掙扎的住，後來便合著腰兒，漸漸握住胸脯。沒奈何，又雙手抱了肩頭，往前顛跑。偏偏的日

色西斜，金風透體，那裡還擱得住呢。兩隻眼睛東瞧西望。見那壁廂有一破廟，山門倒壞，殿宇坍塌，東西山牆孤立。便奔到山牆之下，蹲下身軀，以避北風。自己未免後悔，不該穿著這樣單寒行頭，理應穿一分破爛的棉衣才是。凡事不可粗心。

正在思想，只見那邊來了一人，衣衫襤褸，與自己相同，卻夾著一捆乾草，竟奔到大柳樹之下，揚手將草順在裡面。卻見他扳住柳枝，將身一縱，鑽在樹窟窿裡面去了。趙虎此時見那人，覺得比自己暖和多了，恨不得也鑽在裡面暖和暖和才好。暗暗想道：「往往到了飽暖之時，便忘卻了饑寒之苦。似我趙虎每日在開封府，飽食暖衣，何等快樂。今日為私訪而來，遭此秋風，便覺得寒冷之甚。見他鑽入樹窟，又有乾草鋪墊。似這等看來，他那人就比我這六品校尉強多了。」心裡如此想，身上更覺得打噤兒。

忽見那邊又來一人，也是襤褸不堪，卻也抱著一捆乾草，也奔了這棵枯柳而來。到了跟前，不容分說，把草往裡一拋。只聽裡面人哎喲道：「這是怎麼了？」探出頭來一看，道：「你要留神點呀！為何鬧了我一頭乾草呢？」外邊那人道：「老兄怨我不知。敢則是你早來了。沒奈何，勻便勻便。咱二人將就在一處，又暖和，又不寂寞。我還有話合你說呢。」說著話，將樹枝扳住，身子一縱，也鑽進樹窟之內。只聽先前那人道：「我一人正好安眠，偏偏的你又來了，說不得只好打坐功了。」又聽後來那人道：「大廈千間，不過身眠七尺。咱二人雖則窮苦，現有乾草鋪墊，又溫又暖，也算罷了，此時管保就有不如你我的。」

趙虎聽了，暗道：「好小子！這是說我呢。我何不也鑽進去，作個不速之客呢？」剛然走到樹下，又聽那人道：「就以開封府說吧，堂堂的首相，他竟會一夜一夜大睜著眼睛，不能安睡。難道他老人家還短少了暖？熱被麼？只因國事操心，日夜焦勞，把個大人愁得沒有睏了。」趙虎聽了，暗暗點頭。又聽這個問道：「相爺為什麼睡不著呢？」那人又道：「怎麼你不知道？只因新近宮內不知甚麼人在忠烈祠題詩，又在萬壽山殺命，奏旨把此事交到開封府查問細訪。你說這個無影無形的事情，往那裡查去？」忽聽這個道：「此事我雖知道，我可沒那末大膽子上開封府。我怕惹亂子，不是頑的。」那人道：「這怕甚麼呢？你還去甚麼呢？你告訴我，我幫著你好不好？」這人道：「既是如此，我告訴你。前日咱們鼓樓大街路北，那不是吉升店麼？來了一個人，年紀不大，好俊樣兒，手下帶著從人騎著大馬，將那末一個大店滿占了。說要等他們伙伴，聲勢很闊。因此我暗暗打聽，只是聽說此人姓孫，他與宮中有什麼拉攏，這不是這件事麼？」趙爺聽見，不由得滿心歡喜，把冷清付於九霄雲外，一口氣便跑回開封府，立刻找了包興，回稟相爺，如此如此。

包公聽了不能不信，只得多派差役跟隨趙虎，又派馬漢張龍一同前往，竟奔吉升店門。將差役安放妥當，然後叫開店門。店裡不知為著何事，連忙開門。只見楞爺趙虎當先，便問道：「你這店內可有姓孫的麼？」小二含笑道：「正是前日來的。」四爺道：「在那裡？」小二道：「現在上房居住，業已安歇了。」楞爺道：「我們乃開封府奉相爺鈞諭，前來拿人。逃走了，惟你是問。」店小二聽罷，忙了手腳。楞爺便喚差役人等。叫小二來，將上房門口堵住。叫小二叫喚，說：「有同事人找呢。」只聽裡面應道：「想是伙計趕到了，快請。」只見跟從之人開了窗扇，趙爺當先來到屋內。從人見不是來頭，往旁邊一閃。楞爺卻將軟簾向上一掀，只見那人剛才下地，衣服尚在掩著。趙爺急上前，一把抓住，說道：「好賊呀！你的事犯了。」只聽那人道：「足下何人？放手。有話好說。」趙虎道：「我若放手，你不跑了？實對你說，我們乃開封府來的。」那人聽了開封府三字，便知此事不妥。趙爺道：「奉相爺鈞諭，特來拿你。若不訪查明白，敢拿人麼？有甚麼話，你只好上堂說去。」說罷，將那人往外一拉，喝聲：「捆了！」又吩咐各處搜尋，卻無別物，惟查包袱內有書信一包。趙爺卻不認得字，將書信擱在一邊。

此時馬漢張龍知道趙虎成功，連忙進來，正見趙爺將書信擱在一邊。張龍忙拿起燈來一看，上寫「內信兩封」，中間寫「平安家報」，後面有年月日，「鳳陽府署密封」。張爺看了，就知此事有些舛錯。當著大眾不好明言，暗將書信揣起，押著此人，且回衙門再作道理。店家也不知何故，難免提心吊膽。

單言眾人來到開封府，急速稟報了相爺。相爺立刻升堂。趙虎當堂交差，當面去縛。張龍卻將書信呈上。包公看了，便知此事錯了。只得問道：「你叫何名，因何來京？講！」左右連聲催喝。那人磕頭，碰地有聲。他卻早已知道開封府非別的衙門可比，戰戰兢兢回道：「小人乃……鳳陽府太守孫……孫珍的家人，名喚松……松福，奉了我們老爺之命，押解壽禮給龐太師上壽。」包公道：「甚麼壽禮？現在那裡？」松福道：「是八盆松景。小人有個同伴之人名喚松壽，是他押著壽禮，尚在路上，還沒到呢。小人是前站，故此在吉升店住著等候。」包公聽了，已知此事錯拿無疑。只是如何開放呢？此時趙爺聽了松福之言，好生難受。

忽見包公將書皮往復看了，便問道：「你家壽禮內，你們老爺可有甚麼夾帶？從實訴上來。」只此一問，把個松福嚇得抖衣而戰，形色倉皇。包公是何等樣人，見他如此光景，把驚堂木一拍，道：「好狗才！你還不快說麼？」松福連連叩頭，道：「相爺不必動怒，小人實說，實說。」心中暗想道：「好利害！怨的人說開封府的官司難打，果不虛傳。怪道方才拿我時，說我事犯了。若不訪查明白，如何敢拿人呢？這些話明是知道，我如何隱瞞呢？不如實說了，省得皮肉受苦。」便道：「實係八盆景，內暗藏著萬兩黃金。惟恐路上被人識破，故此埋在花盆之內。不想相爺神目如電，早已明察秋毫，小人再不敢隱瞞。不信，老爺看書信便知。」包公便道：「這裡面書信二封，是給何人的？」松福道：「一封是小人的老爺給小人的老太爺的，一封是給龐太師的。我們老爺原是龐太師的外孫。」包公聽了點頭，叫將松福帶下去，好生看守。

你道包公如何知道有夾帶呢？只因書皮上有「密封」二字，必有怕人知曉之事，故此揣度必有夾帶。這便是才略過人，心思活潑之處。

包公回轉書房，便叫公孫先生急繕奏折，連書信一並封入。次日進朝，奏明聖上。天子因是包公參奏之折，不便交開封審訊，只得著大理寺文彥博訊問。包公便將原供並松福俱交大理寺。文彥博過了一堂，口供相符，便派差人等前去要截鳳陽太守的禮物，不准落於別人之手。立刻抬至當堂，將八盆松景從扳箱抬出一看，卻是用松針紮成的「福如東海壽比南山」八個大字，卻也做的新奇。此時也顧不得松景，先將「福」字拔出，一看裡面並無黃金，卻是空的。隨即逐字看去，俱是空的，並無黃金。惟獨「山」字盆內，有一個象牙牌子，上面卻有字跡，一面寫著「無義之財」，一面寫著「有意查收」。文大人看了，便知此事詫異。即將松壽帶上堂來，問他路上卻遇何人？松壽稟道：「路上曾遇四個人帶著五六個伴當，我們一處住宿，彼此投機，同桌吃飯飲酒。不知怎麼沈醉，人事不知，竟被這些人將金子盜去。」文大人問明此事，連象牙牌子回奏聖上。

聖上就將此事交包公訪查。並傳旨內閣發抄，說：「鳳陽府知府孫珍年幼無知，不稱斯職，著立刻解職來京。松福松壽即行釋放，著無庸議。」龐太師與他女婿孫榮，知道此事，不能不遞折請罪。聖上一概寬免。惟獨包公又添上一宗為難事，暗暗訪查，一時如何能得。就是趙虎聽了旁言誤拿了人，雖不是此案，幸喜究出藏金，也可以減去老龐的威勢。

誰知龐吉果因此事一煩，到了生辰之日，不肯見客，獨自躲在花園先月樓去了。所有來客，全托了他女婿孫榮照料。自

己在園中，也不觀花，也不玩景，惟有思前想後，歎氣嗒聲。暗暗道：「這包黑真是我的對頭。好好一樁事，如今鬧的黃金失去，還帶累外孫解職。真也難為他，如何訪查得來呢？實實令人氣他不過！」正在暗恨，忽見小童上樓稟道：「二位姨奶奶特來與太師上壽。」老賊聞聽，不由得滿面堆下笑來，問道：「在那裡？」小童道：「小人方才在樓下看見，剛過蓮花浦的小橋。」龐賊道：「既如此。他們來時，就叫他們上樓來罷。」小童下樓，自己卻攔而望。果見兩個愛妾姪紫嫣紅，俱有丫鬟攙扶。他二人打扮的袅娜娜娜，整整齊齊，又搭著滿院中花紅柳綠，更顯得百媚千嬌，把個老賊樂的老老家都忘了，在樓上手舞足蹈。登時心花大放，把一天的愁悶俱散在「哈密國」去了。

不多時，二妾來到樓上，丫鬟攙扶步上扶梯。這個說：「你踩了我的裙子咧！」那個說：「你碰了我的花兒了。」一陣咕咕呱呱，方才上樓來，一個個嬌喘吁吁。先向太師萬福，稟道：「你老人家會樂呀，躲在這裡來了。叫我們兩個好找，讓我們歇歇，再行禮罷。」老賊哈哈笑道：「你二人來了就是了，又何必行甚麼禮呢？」姪紫道：「太師爺千秋，焉有不行禮的呢？」嫣紅道：「若不行禮，顯得我們來得不志誠了。」說話間，丫鬟已將紅氈鋪下。二人行禮畢，立起身來，又稟道：「今晚妾身二人在水晶樓備下酒肴，特與太師爺祝壽。務求老人家賞個臉兒，千萬不可辜負了我們一片志誠。」老賊道：「又叫你二人費心，我是必要去的。」二人見太師應允必去，方才在左右坐了。彼此嬉笑戲謔，弄得個老賊醜態百出，不一而足。正在歡樂之際，忽聽小童樓下咳嗽，胡梯響亮。

不知小童又回何事，下回分解。

第四十三回 翡翠瓶污羊脂玉穢 太師口臭美妾身亡

且說老賊龐吉正在先月樓與二妾歡語，只見小童手持著一個手本，上得樓來，遞與丫鬟，口中說道：「這是咱們本府十二位先生特與太師爺祝壽，並且求見，要親身覲面行禮，還有壽禮面呈。」丫鬟接來，呈與龐吉。龐吉看了，便道：「既是本府先生前來，不得不見。」對著二妾道：「你二人只好下樓迴避。」丫鬟便告訴小童先下樓去，叫先生們躲避躲避，讓二位姨奶奶走後再進來。這裡姪紫嫣紅立起身來，向龐吉道：「倘若你老人家不去，我們是要狠狠的咒得你老人家心神也是不定的。」老賊聽了，哈哈大笑。二妾又叮囑一回水晶樓之約，龐賊滿口應承，必要去的。看著二妾下樓去遠，方叫小童去請師爺們，自己也不出迎，在太師椅上端然而坐。

不多時，只見小童引路來至樓下，打起簾櫳，眾位先生衣冠齊楚，鞠躬而入，外面隨進多少僕從虞候。龐吉慢慢立起身來，執手道：「眾位先生光降，使老夫心甚不安。千萬不可行禮，只行常禮罷。」眾先生又謙讓一番，只得彼此一揖。復又各人遞各人的壽禮，也有一畫的，也有一對的，也有一字的，也有一扇的，無非俱是秀才人情而已。老龐一一謝了。此時僕從已將座位調開，仍是太師中間坐定，眾師爺分列兩旁。左右獻茶，彼此敘話，無非高抬龐吉，說些壽言壽語吉祥話頭。

談不多時，僕從便放杯箸，擺上果品。眾先生又要與龐吉安席，敬壽酒。還是老龐攔阻道：「今日乃因老夫賤辰，有勞眾位臺駕，理應老夫各敬一杯才是。莫若大家免了，也不用安席敬酒。彼此就座，開懷暢飲，倒覺爽快。」眾人道：「既是太師吩咐，晚生等便從命了。」說罷，各人朝上一躬，仍按次序入席。酒過三巡之後，未免脫帽露頂，舒手鬆拳，呼么喝六，壺到杯乾。

正飲在半酣之際，只見僕從搭進一個盆來，說是孫姑老爺孝敬太師爺的河豚魚，極其新鮮，並且不少。眾先生聽說是新鮮河豚，一個個口角垂涎，俱各稱贊道：「妙哉，妙哉！河豚乃魚中至味，鮮美異常。」龐太師見大家誇獎，又是自己女婿孝敬，當著眾人頗有得色。吩咐：「搭下去。叫廚子急速做來，按桌俱要。」眾先生聽了個個喜歡，竟有立刻杯箸不動，單等吃河豚魚的。

不多時，只見從人各端了一個大盤，先從太師桌上放起，然後左右俟次放下。龐吉便舉箸向眾人讓了一聲：「請呀。」眾先生答應如流，俱各道：「請，請。」只聽杯箸一陣亂響，風捲殘雲，立刻杯盤狼藉。眾人吞嘴咂舌，無不稱妙。忽聽那邊咕咚一聲響亮。大家看時，只見曲先生連椅兒栽倒在地，俱各詫異。又聽那邊米先生嚷道：「哇呀！了弗得！了弗得！河豚有毒，河豚有毒。這是受了毒了。大家俱要栽倒的，俱要喪命呀！這還了得！怎麼一時吾就忘了有毒呢？總是口頭饞的弗好。」旁邊便有插言的道：「如此說來，吾們是沒得救星的了。」米先生猛然想起道：「還好，還好。有個方子可解：非金汁不可。如不然，人中黃也可。若要速快，便是糞湯更妙。」龐賊聽了，立刻叫虞候僕從：「快快拿糞湯來。」

一時間下人手忙腳亂，抓頭不是尾，拿拿這個不好，動動那個不妥。還是有個虞候有主意，叫了兩個僕從將大案上擺的翡翠玉鬧龍瓶，兩邊獸面銜著金環，叫二人抬起；又從多寶閣上拿起一個淨白光亮的羊脂玉荷葉式的碗交付二人。叫他們到茅廁裡，即刻舀來，越多越好。二人問道：「要多何用？」虞候道：「你看人多吃得多，糞湯也必要多。少了是灌不過來的。」二人來到糞窖之內，握著鼻子，閉著氣，用羊脂玉碗連屎帶尿一碗一碗舀了，往翡翠玉瓶裡灌。可惜這兩樣古玩落在權奸府第，也跟著遭此污穢！足足灌了個八分滿，二人提住金環，直奔到先月樓而來。虞候上前先拿了一碗，奉與太師。

龐吉若不要喝，又恐毒發喪命；若要喝時，其臭難聞，實難下咽。正在猶豫，只見眾先生各自動手，也有用酒杯的；也有用小菜碟的；儒雅些的卻用羹匙；就有魯莽的，扳倒瓶，嘴對嘴，緊趕一氣，用了個不少。龐吉看了，不因不由，端起玉碗，一連也就喝了好幾口。米先生又憐念同寅，將先倒的曲先生令人扶住，自己蹲在身旁，用羹匙也灌了幾口，以盡他疾病扶持之誼。

遲了不多時，只見曲先生甦醒過來，覺得口內臭味難當。只道是自己酒醉，出而哇之，那裡知道別人用了好東西灌了他呢！米先生便問道：「曲兄，怎麼樣呢？」曲先生道：「不怎的。為何吾這口邊糞臭得緊哪？」米先生道：「曲兄，你是受了河豚毒了。是小弟用糞湯灌活吾兄，以盡朋友之情的。」那知道這位曲先生，方才因有一塊河豚被人搶去吃了，自己未能到口，心內一煩惱，犯了舊病，因此栽倒在地。今聞用糞湯灌了，他爬起來道：「哇呀！怪道一怪道臭得很！臭得很！吾是羊角瘋呀，為何用糞湯灌吾。」說罷，嘔吐不止。他這一吐不打緊，招得眾人誰不噁心，一張口洋溢泛濫。吐不及的逆流而上，從鼻孔中也就開了開了。登時之間，先月樓中異味撲鼻，連虞候伴當僕從無不是噁喇喇，齊吹「兒兒哇哇兒兒」的不止。好容易吐聲漸止，這才用涼水漱口，噴得滿地汪洋。米先生也不好意思，抽空兒他就溜之乎也了。鬧得眾人走又不是，坐又不是。

老龐終是東人，礙不過臉去，只得吩咐：「往芍藥軒敞廳去罷。大家快快離開此地，省得聞這臭味難當。」眾人俱各來在敞廳，一時間心清目朗。又用上等雨前喝了許多，方覺心中快活。龐賊便吩咐擺酒，索性大家痛飲，盡醉方休。眾人

誰敢不遵。不多時，乘上燈燭，擺下酒饌。大家又喝起來，依然是豁拳行令，直喝至二鼓方散。龐賊醺醺酒醉，踏著明月，手扶小童，竟奔水晶樓而來。趑趄起起的問道：「天有幾鼓了？」小童道：「已交二鼓。」龐吉道：「二位姨奶奶等急了，不知如何盼望呢！到了那裡，不要聲張，聽他們說些甚麼？你看那邊為何發亮？」小童道：「前面是蓮花浦，那是月光照的水面。」說話間過了小橋。老龐又吃驚道：「那邊好象一個人。」小童道：「太師爺忘了，那是補栽的河柳，趁著月色搖曳，彷彿人影兒一般。」

及至到了水晶樓，剛到樓下，見窗扇虛掩，不用竊聽，已聞得裡面有男女的聲音，連忙止步。只聽男子說道：「難得今日有此機會，方能遂你我之意。」又聽女子說道：「趁老賊陪客，你我且到樓上歡樂片時，豈不美哉。」隱隱聽得嘻嘻笑笑，上樓去了。龐吉聽至此，不由氣沖牛斗，暗叫小童將主管龐福喚來，叫他帶領虞候準備來拿人。自己卻輕輕推開窗扇，竟奔樓梯。上得樓來，見滿桌酒肴，杯中尚有餘酒。又見燭上結成花蕊，忙忙剪了蠟花。回頭一看，見繡帳金鈎掛起，裡面卻有男女二人相抱而臥。老賊看了，一把無明火往上一攻。見壁間懸掛寶劍，立刻抽出，對準男子用力一揮，頭已落地。嬌紅睡眼矍矍，才待起來，龐賊也揮了一劍。可憐兩個獻媚之人，無故遭此挫折。誰知男子之頭落在樓板之上，將頭巾脫落，卻也是個女子。仔細看時，卻是姣紫。老賊「哎喲」了一聲，噹啷啷寶劍落地。

此時樓的下面，龐福帶領多人俱各到了，聽得樓上又是哎喲，又是響亮，連忙跑上樓來。一看見太師殺了二妾，已然哀不成音了。

龐吉哭數多時，又氣又惱又後悔。便吩咐龐福將二妾收拾盛殮。立刻派人請他得意門生，乃烏臺御史，官名廖天成，急速前來商議此事。自己帶了小童離了水晶樓，來到前邊大廳之上等候門生。

及至廖天成來時，天已三鼓之半。見了龐吉，師生就座。龐吉便將誤殺二妾的情由，說了一遍。這廖天成原是個諂媚之人，立刻逢迎道：「若據門生想來，多半是開封府與老師作對。他那裡能人極多，必是悄悄地差人探訪。見二位姨奶奶酒後戲耍酣眠，他便生出巧智，特裝男女聲音，使之聞之。叫老師聽見，焉有不怒之理。因此二位姨奶奶傾生。此計也就毒得很呢。這明是攪亂太師家宅不安，暗裡是與太師作對。」他這幾句話，說得個龐賊咬牙切齒，忿恨難當，氣忿忿的問道：「似此如之奈何？怎麼想個法子，以消我心頭之恨？」廖天成犯想多時，道：「依門生愚見，莫若寫個折子，直說開封府遣人殺害二命，將包黑參倒，以警將來。不知老師鈞意若何？」龐吉聽了，道：「若能參倒包黑，老夫生平之願足矣！即求賢契大才代擬。此處不大方便，且到內書房去。」說罷，師弟立起身來，小童持著燈，引至書房。現成筆墨，廖天成便拈筆構思。難為他憑空立意，竟敢直陳。直是胡塗人對胡塗人，辦的胡塗事。不多時，已脫草稿。老賊看了，連說：「妥當結實。就勞賢契大筆一揮。」廖天成又端端楷楷，繕寫已畢。後面又將同黨之人添上五個，算是聯銜參奏。

龐吉一壁吩咐小童：「快給廖老師倒茶。」小童領命，來至茶房，用茶盤托了兩碗現烹的香茶。剛進了月亮門，只聽竹聲亂響，仔細看時，卻見一人蹲伏在地，懷抱鋼刀。這一嚇非同小可，丟了茶盤，一疊連聲嚷道：「有賊！」就往書房跑來，連聲兒都嚷岔了。龐賊聽見，連忙放下奏折，趕出院內。廖天成也就跟了出來。便問小童：「賊在那裡？」小童道：「在那邊月亮門竹林之下。」龐吉與廖天成竟奔月亮門而來。

此時僕從人等已然聽見，即同龐福，各執棒棍趕來一看。雖是一人，卻是捆綁停當，前面腰間插著一把宰豬的尖刀，彷彿抱著相似。大家向前將他提出。再一看時，卻是本府廚子劉三。問他不應，止於仰頭張口。連忙鬆了綁縛。他便從口內掏出一塊布來，乾嘔了半天，方才轉過氣來。龐福便問道：「倒是何人將你捆綁在此？」劉三對著龐吉叩頭道：「小人方才在廚房睡，忽見嗖的進來一人，穿著一身青靠，年紀不過二十歲，眉清目朗，手持一把明晃晃的鋼刀。他對小人說：「你要嚷，我就是一刀。」因此小人不敢嚷。他便將小人捆了，又撕了一塊布，給小人填在口內。他把小人一提，就來在此處。臨走，他在小人胸前就把這把刀插上，不知是甚麼緣故？」龐賊聽了，便問廖天成道：「你看此事。這明是水晶樓裝男女聲音之人了。」

廖天成聞聽，忽然心機一動，道：「老師且回書房要緊。」老賊不知何故，只得跟了回來。進了書房，廖天成先拿起奏折，逐行逐字細細看了，筆畫並未改訛，也未沾污。看罷，說道：「還好，還好。幸喜折子未壞。」即放在黃匣之內。龐吉在旁誇獎道：「賢契細心，想得週到。」又叫各處搜查，那裡有個人影。

不多時，天已五鼓，隨使用了些點心羹湯。龐吉與廖天成一同入朝，敬候聖上臨軒，將本呈上。仁宗一看，就有些不悅。你道為何？聖上知道包龐二人不對，偏偏今日此本又是參包公的，未免有些不耐煩。何故他二人冤仇再不解呢？心中雖然不樂，又不能不看。見開筆寫著「臣龐吉跪奏，為開封府遣人謀殺二命事」從面敘著二妾如何被殺。仁宗看到殺二命，更覺詫異。因此反覆翻閱，見背後忽露出個紙條兒來。

抽出看時，不知上面寫著是何言語，下回分解。

第四十四回 花神廟英雄救難女 開封府眾義露真名

且說仁宗細看紙條上面寫道：「可笑，可笑，誤殺反誤告。胡鬧，胡鬧，老龐害老包。」共十八個字。天子看了，這明是自殺，反要陷害別人；又看字跡有些熟識。猛然想起忠烈祠牆上的字體，卻與此字相同。真是聰明不過帝王，暗道：「此帖又是那人寫的了。他屢次做的俱是磊磊落落之事，又為何隱隱藏藏，再也不肯當面呢？實在令人不解。只好還是催促包卿便了。」想罷，便將折子連紙條兒俱各擲下，交大理寺審訊。龐賊見聖上從折內翻出個紙條兒來，已然嚇得魂不附體。聯銜之人，俱各暗暗耽驚。

一時散朝之後，龐賊悄悄向廖天成道：「這紙條兒從何而來？」廖烏臺猛然醒悟道：「是了，是了！他捆劉三者，正為調出老師與門生來。他就於此時放在折背後的。實是門生粗心之過。」龐吉聽了，連連點頭，道：「不錯，不錯。賢契不要多心。此事如何料得到呢。」及至到了大理寺，龐吉一力擔當，從實說了，惟求文大人婉轉覆奏。文大人只得將他畏罪的情形，代為陳奏。聖上傳旨：「龐吉著罰俸三年，不准抵銷。聯銜的罰俸一年，不准抵銷。」聖上卻暗暗傳旨與包公，務必要題詩殺命之人，定限嚴拿。包公奉了此旨，回到開封，便與展爺公孫先生計議，無法可施，只得連王馬張趙俱各天天出去到處訪查，那裡有個影響。偏又值隆冬年近，轉瞬間又是新春。過了元宵佳節，看看到了二月光景，包公屢屢奉旨，總無影響。幸虧聖眷優渥，尚未嗔怪。

一日，王朝與馬漢商議道：「咱們天天出去訪查，大約無人不知。人既知道，更難探訪。莫若咱二人悄悄出城，看個動靜。賢弟以為如何？」馬漢道：「出城雖好，但不知往何處去呢？」王朝道：「咱們信步行去，自然熱鬧叢中探訪。難道反往幽僻之處去麼？」二人說畢，脫去校尉的服色，各穿便衣，離了衙門，竟往城外而來。

一路上細細賞玩豔陽景色。見了許多人帶著香袋的，執著花的，不知是往那裡去的。及至問人時，原來花神廟開廟，正是開廟正期，熱鬧非常。二人滿心歡喜，隨著眾人來到花神廟，各處遊玩。卻見後面有塊空地甚是寬闊，搭著極大的蘆棚，內中設擺著許多兵器架子。那邊單有一座客棚，裡面坐著許多人。內中有一少年公子，年紀約有三旬，橫眉立目，旁若無人。

王馬二人見了，便向人暗暗打聽，方知此人姓嚴名奇。他乃是已故威烈侯葛登雲的外甥，極其強梁霸道，無惡不做。只因他愛眠花宿柳，自己起了個外號，叫花花太歲。又恐有人欺負他，便用多金請了無數的打手，自己也跟著學了些，以為天下無敵。因此廟期熱鬧非常，他便在廟後搭一蘆棚，比試棒棍拳腳。誰知設了一連幾日，並無人敢上前比試。他更心高氣傲，自以為絕無對手。二人正觀望，只見外面多少惡奴推推擁擁攙架架的進來一人，卻是一個女子，哭哭啼啼，被眾人簇擁著過了蘆棚，進了後面敞廳去了。王馬二人納悶，不知為何事。

忽又聽外面進來一個婆子，嚷道：「你們這伙強盜！青天白日，就敢搶良家女子，是何道理？你們若將他好好還我，便罷；你們若要不放，我這老命就合你們拚了。」眾惡奴一面攔擋，一面吆喝。忽見從棚內又出來兩個惡奴，說道：「方才公子說了。這女子本是府中丫鬟，私行逃走，總未找著，並且拐了好些東西。今日既然遇見，把他拿住，還要追問拐的東西呢。你這老婆子趁早兒走罷。倘若不依，公子說咧，就把你送縣。」婆子聞聽，只急得嚎啕痛哭。又被眾惡奴往外面拖拽。這婆子如何支撐得住，便腳不沾地往外去了。

王朝見此光景，便與馬漢送目。馬漢會意，必是跟下去打聽底細。二人隨後也就出來。剛走到二層殿的夾道，只見外面進來一人，迎頭攔住道：「有好話說。這是甚麼意思？請道其詳。」聲音洪亮，身材高大，紫微微一張面皮，黑漆漆滿部鬚鬚，又是軍官打扮，更顯得威嚴壯健。王馬二人見了，便暗暗喝采稱羨。忽聽惡奴說道：「朋友，這個事你別管。我勸你有事治事，無事趁早兒請。別討沒趣兒。」那軍官聽了，冷笑道：「天下人管天下事，那有管不得的道理。你們不對我說，何不對著眾人說說？你們如不肯說，何妨叫那媽媽自己說呢？」眾惡奴聞聽道：「伙計，你們聽見了。這個光景他是管定了。」

忽聽婆子道：「軍官爺爺，快救婆子性命呀！」旁邊惡奴順手就要打那婆子。只見那軍官把手一隔，惡奴便倒退了幾步，呲牙咧嘴把胳膊亂摔。王馬二人見了，暗暗歡喜。又聽軍官道：「媽媽不必害怕，慢慢講來。」那婆子哭著道：「我姓王。這女兒乃是我街坊。因他母親病了，許在花神廟燒香。如今他母親雖然好了，尚未復元；因此求我帶了他來還願。不想竟被他們搶去。求軍官爺搭救搭救。」說罷，痛哭。只見那軍官聽了，把眉一皺，道：「媽媽不必啼哭，我與你找來就是了。」

誰知眾惡奴方才見那人把手略略一隔，他們伙計就呲牙咧嘴，便知道這軍官手頭兒沉。大約婆子必要說出根由，怕軍官先拿他們出氣。他們便一個個溜了。來到後面，一五一十告訴花花太歲。這嚴奇一聽，便氣沖牛斗。以為今日若不顯顯本領，以後別人怎肯甘心佩服呢。便一聲斷喝：「引路！」眾惡奴狐假虎威，來至前面，嚷道：「公子來了。公子來了。」眾人見嚴奇來到，一個個俱替軍官擔心，以為太歲不是好惹的。

此時王馬二人看得明白。見惡霸前來，知道：「必有一番較量。惟恐軍官寡不敵眾。若到為難之時，我二人助他一膀之力。」那知那軍官早已看見，撇了婆子，便迎將上去。眾惡奴指手畫腳道：「就是他。就是他。」嚴奇一看，不由得暗暗吃驚道：「好大身量！我別不是他的對手罷。」便發話道：「你這人好生無禮。誰叫你多管閒事？」只見那軍官抱拳陪笑道：「非是在下多管閒事。因那婆子形色倉皇，哭得可憐。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望乞公子貴手高抬，開一線之恩，饒他們去罷。」說畢，就是一揖。

嚴奇若是有眼力的，就依了此人，從此做個相識，只怕還有個好處。誰知這惡賊見軍官謙恭和藹，又是外鄉之人，以為可以欺負，竟敢拿雞蛋往鵝卵石上碰，登時把眼一翻，道：「好狗才，誰許你多管！」冷不防，嗖的就是一腳，迎面踢來。這惡賊原想著是個暗算。趁著軍官作下揖去，不能防備，這一腳定然鼻青臉腫。那知那軍官不慌不忙，瞧著腳臨切近，略一揚手，在腳面上一拂，口中說道：「公子休得無禮。」此話未完，只見公子「噯呀」一聲，半天掙扎不起。眾惡奴一見，便嚷道：「你這廝竟敢動手！」一擁而上，以為好漢打不過人多。誰知那人只用手往左右一分，一個個便東倒西歪，那個還敢上前。

忽聽那邊有人喊了一聲：「閃開！俺來也。」手中木棍高揚，就照軍官劈面打來。軍官見來得勢猛，將身往旁邊一跨。不想嚴奇剛剛的站起，恰恰的太歲就受了此棍，吧的一聲，打了個腦漿迸裂。眾惡奴發了一聲喊道：「了不得了！公子被軍漢打死了！快拿呀，快拿呀！」早有保甲地方並本縣官役，一齊將軍官圍住。只聽那軍官道：「眾位不必動手，俺隨你們到縣就是了。」眾人齊說道：「好朋友，好朋友！敢作敢當，這才是漢子呢。」

忽見那邊走過兩個人來道：「眾位，事要公平。方才原是他用棍打人，誤打在公子頭上。難道他不隨著赴縣麼？理應一同解縣才是。」眾人聞聽道：「講得有理。」就要拿那使棍之人。那人將眼一瞪，道：「俺史丹不是好惹的！你們誰敢前來！」眾人嚇得往後倒退。只見那兩個人中有一人道：「你慢說是史丹，就是屎蛋，也要推你一推。」說時遲，那時快，順手一掠，將那棍也就逼住。攏過來往懷裡一帶，又往外一推，真成了屎蛋咧。咕哩咕嚕滾在一邊。那人上前按住，對保甲道：「將他鎖了。」你道這二人是誰？原來是王朝、馬漢。

又聽軍官道：「俺遭逢此事所為何來，原為救那女子。如今為人不能徹，這便如何是好？」王馬二人聽了，滿口應承：「此事全在我二人身上。朋友，你只管放心。」軍官道：「既如此，就仰仗二位了。」說罷，執手隨眾人赴縣去了。

這裡王馬二人帶領婆子到後面。此時眾惡奴見公子已死，也就一哄而散，誰也不敢出頭。王馬二人一直進了敞廳，將女子領出交付婆子，護送出廟，問明了住處姓名（恐有提問質對之事），方叫他們去了。二人不辭辛苦，直奔祥符縣而來。到了縣裡，說明姓名。門上急忙回稟了縣官。縣官立刻請二位到書房坐了。王馬二人將始末情由說了一遍：「此事皆係我二人目睹，貴縣不必過堂，立刻解往開封府便了。」正說間，外面拿進個略節來，卻是此案的名姓：死的名嚴奇，軍官名張大，持棍的名史丹。縣官將略節遞與王馬二人，便吩咐將一千人犯，多派衙役，立刻解往開封。

王馬二人先到了開封府，見了展爺公孫先生，便將此事說明。公孫策尚未開言。展爺忙問道：「這軍官是何形色？」王馬二人將臉盤兒身量兒說了一番。展爺聽了大喜，道：「如此說來，別是他罷？」對著公孫先生伸出大指。公孫策道：「既如此，少時此案解來，先在外班房等候，悄悄叫展兄看看。若不是那人，也就罷了。倘若是那人冒名，展兄不妨直呼其名，使他不好改口。」眾人聽了，俱各稱善。

王馬二人又找了包興，來到書房，回稟了包公，深贊張大的品貌，行事豪俠。包公聽了，雖不是寄柬留刀之人，或者由這人身上也可以追出那人的下落，心中也自暗暗忖度。王馬又將公孫策先生叫南俠偷看，也回明了。包公點了點頭，二人出來。

不多時，此案解到，俱在外班房等候。王馬二人先換了衣服，前往班房，見放著簾子。隨後展爺已到，便掀起簾縫一

瞧，不由得滿心歡喜，對著王馬二人悄悄道：「果然是他。妙極，妙極！」王馬二人連忙問道：「此人是誰？」展爺道：「賢弟休問。等我進去呼出姓名，二位便知。二位賢弟即隨我進來。劣兄給你們彼此一引見，他也不能改口了。」王馬二人領命。

展爺一掀簾子，進來道：「小弟打量是誰？原來是盧方兄到了。久違呀，久違！」說著，王馬二人進來。展爺給引見道：「二位賢弟不認得麼？此位便是陷空島盧家莊，號稱鑽天鼠名盧方的盧大員外。二位賢弟快來見禮。」王馬急速上前。展爺又向盧方道：「盧兄，這便是開封府四義士之中的王朝、馬漢兩位老弟。」三個人彼此執手作揖。盧方到了此時，也不能說我是張大，不是姓盧的。人家連家鄉住處俱各說明，還隱瞞甚麼呢？

盧方反倒問展爺道：「足下何人？為何知道盧方的賤名。」展爺道：「小弟名喚展昭。曾在萊花村蘆花蕩為鄧彪之事，小弟見過尊兄，終日渴想至甚。不想今日幸會。」盧方聽了，方才知便是號稱御貓的南俠。他見展爺人品氣度和藹之甚，毫無自滿之意，便想起五弟任意胡為，全是自尋苦惱，不覺暗暗感歎。面上卻陪著笑道：「原來是展老爺。就是這二位老爺，方才在廟上多承垂青眷顧，我盧方感之不盡。」三人聽了，不覺哈哈大笑道：「盧兄太外道了，何得以老爺相呼？顯見得我等不堪為弟了。」盧方道：「三位老爺太言重了。一來三位現居皇家護衛之職，二來盧方刻下乃人命重犯，何敢以兄弟相稱？豈不是太不知自量了麼？」展爺道：「盧兄過於能言了。」王馬二人道：「此處不是講話的所在，請盧兄到後面一敘。」盧方道：「犯人尚未過堂，如何敢蒙此厚待？斷難從命。」展爺道：「盧兄放心，全在小弟等身上。請到後面，還有眾人等著要與老兄會面。」盧方不能推辭，只得隨著三人來到後面公廳，早見張趙公孫三位降階相迎。展爺便一一引見，歡若平生。

來到屋內，大家讓盧方上坐。盧方斷斷不肯，總以犯人自居，理當侍立，能穀不罰跪，足見高情。大家那裡肯依。還是樞爺趙道：「彼此見了，放著話不說，且自鬧這些個虛套子。盧大哥，你是遠來，你就上面坐。」說著，把盧方拉至首座。盧方見此光景，只得從權坐下。王朝道：「還是四弟爽快。再者盧兄從此甚麼犯人咧，老爺咧，也要免免才好，省得鬧得人怪肉麻的。」盧方道：「既是眾位兄臺抬愛，拿我盧某當個人看待。我盧方便從命了。」左右伴當獻茶已畢。還是盧方先提起花神廟之事。王馬二人道：「我等俱在相爺臺前回明。小弟二人便是證見。凡事有理，斷不能難為我兄。」只見公孫先生和展爺，彼此告過失陪，出了公所，往書房去了。

未知相爺如何。下回分解。

第四十五回 義釋盧方史丹抵命 誤傷馬漢徐慶遭擒

且說公孫先生同展爺去不多時，轉來道：「相爺此時已升二堂，特請盧兄一見。」盧方聞聽，只打量要過堂了，連忙立起身來道：「盧方乃人命要犯，如何這樣見得相爺？盧方豈是不知規矩的麼？」展爺連聲道「好」。一回頭吩咐伴當，快看刑具。眾人無不點頭稱羨。少時，刑具拿到，連忙與盧方上好。大家圍隨，來至二堂以下。王朝進內稟道：「盧方帶到。」忽聽包公道：「請。」

這一聲連盧方都聽見了，自己登時反倒不得主意了。隨著王朝來至公堂，雙膝跪倒，匍匐在地。忽聽包公一聲斷喝道：「本閣著你去請盧義士，如何用刑具拿到？是何道理？還不快快卸去！」左右連忙上前，卸去刑具。包公道：「盧義士，有話起來慢慢講。」盧方那裡敢起來，連頭也不敢抬。便道：「罪民盧方身犯人命重案，望乞相爺從公判斷，感恩不盡。」包公道：「盧義士休如此迂直。花神廟之事本閣盡知。你乃行俠仗義，濟弱扶傾。就是嚴奇喪命，自有史丹對抵，與你甚麼相干？他等強惡助紂為虐，本閣已有辦法，即將史丹定了誤傷的罪名，完結此案。盧義士理應釋放無事，只管起來。本閣還有話講。」展爺向前悄悄道：「盧兄休要辜負相爺一片愛慕之心，快些起來，莫要違悞鈞諭。」盧方到了此時，概不由己，朝上叩頭。展爺順手將他扶起。包公又吩咐看座。盧方那裡敢坐，鞠躬侍立。偷眼向上觀瞧，見包公端然正坐，不怒而威，那一派的正氣，實令人可畏而又可敬，心中暗暗誇獎。

忽見包公含笑問道：「盧義士因何來京？請道其詳。」一句話問得個盧方紫面上套著紫，半晌，答道：「罪民因尋盟弟白玉堂，故此來京。」包公又道：「是義士一人前來，還有別人？」盧方道：「上年初冬之時，罪民已遣韓彰徐慶蔣平三個盟弟一同來京。不料自去冬至今，杳無音信。罪民因不放心，故此親身來尋。今日方到花神廟。」包公聽盧方直言無隱，便知此人忠厚篤實，遂道：「原來眾義士俱各來了。義士既以實言相告，本閣也就不隱瞞了。令弟五義士在京中做了幾件出類拔萃之事，連聖上俱各知道，並且聖上還誇他是個俠義之人，欽派本閣細細訪查。如今義士既已來京，肯替本閣代為細細訪查麼？」盧方聽至此，連忙跪倒，道：「白玉堂年幼無知，惹下滔天大禍，致干聖怒，理應罪民尋找擒拿到案。任憑聖上天恩，相爺的垂照。」包公見他應了，便叫：「展護衛。」「有。」「同公孫先生好生款待，恕本閣不陪。留去但憑義士，不必拘束。」盧方聽了，復又叩頭起來，同定展爺出來。

到了公所之內，只見酒肴早已齊備，卻是公孫先生預先吩咐的。仍將盧方讓至上座，眾人左右相陪，飲酒之間，便提此事。盧爺是個豪爽忠誠之人，應了三日之內有與無必來覆信，酒也不肯多飲，便告別了眾人。眾人送出衙外，也無贅話煩言，彼此一執手，盧方便揚長去了。

展爺等回至公所，又議論盧方一番，為人忠厚老誠豪俠。公孫策道：「盧兄雖然誠實，惟恐別人卻不似他。方才聽盧方之言，說那三義已於客冬之時來京，想來也必在暗中探訪。今日花神廟之事，人人皆知解到開封府。他們如何知道立刻就把盧兄釋放了呢，必以為人命重案寄監收禁。他們若因此事晝夜前來淘氣，卻也不可不防。」眾人聽了，俱各稱是：「似此如之奈何？」公孫策道：「說不得大家辛苦些，出入巡邏。第一保護相爺要緊。」

此時天已初鼓，展爺先將裡衣紮縛停當，佩了寶劍，外面罩了長衣，同公孫先生竟進書房去了。這裡四勇士也就各各防備，暗藏刀，俱各留神小心。

單言盧方離了開封府之時，已將掌燈，又不知伴當避於何處，有了寓所不曾。自己雖然應了找尋白玉堂，卻又不知他落於何處。心內思索，竟自無處可歸。忽見迎面來了一人，天色昏黑看不真切。及臨近一看，卻是自己伴當，滿心歡喜。伴當見了盧方，反而一怔，悄悄問道：「員外如何能穀回來？小人已知員外解到開封；故此急急進京城內，找了下處，安放了行李，帶上銀兩，特要到開封府去與員外安置。不想員外竟會回來了。」盧方道：「一言難盡。且到下處再講。」伴當道：「小人還有一事，也要稟告員外呢。」

說著話，伴當在前引路，主僕二人來到下處。盧方揮塵淨面之時，酒飯已然齊備。盧方入座，一壁飲酒，一壁對伴當說道：「開封府遇見南俠，給我引見了多少朋友，真是人人義氣，個個豪傑。多虧了他們在相爺跟前竭力分析，全推在那姓史的身上，我是一點事兒沒有。」又言：「包公相待甚好，義士長，義士短的稱呼，賜坐說話。我便偷眼觀瞧相爺，

真好品貌，真好氣度，實在是國家的棟樑，萬民之福。後來問話之間，就提起五爺來了。相爺顛面吩咐，托我找尋，我焉有不應的呢。後來大家又在公所之內，設了酒肴。眾朋友方說出五員外許多的事來，敢則他作的事不少。甚麼奇乘留刀，與人辨冤。夜間大鬧開封，與南俠比試。這還庶乎可以，誰知他又到皇宮內苑題甚麼詩，又殺了總管太監。你說五員外胡不胡鬧？並且還有奏折內夾紙條兒，又是甚麼盜取黃金。我也說不了許多了。我應了三日之內，找得著找不著必去覆信，故此我就回來了。你想，那知五員外下落？我往那裡去找呢？你方才說還有一事，是甚麼事呢？」伴當道：「若依員外說來，找五員外卻甚容易。」盧方聽了歡喜，道：「在那裡呢？」伴當道：「就是小人尋找下處之時，遇見了跟二爺的人。小人便問他：『眾位員外在那里居住？』他便告訴小人，說在龐太師花園後樓名叫文光樓，是個堆書籍之所，同五員外都在那裡住著呢。小人已問明了龐太師的府第，卻離此不遠。出了下處，往西一片松林，高大的房子便是。」盧方聽了，滿心暢快，連忙用畢了飯。

此時天氣已有初更，盧方便暗暗裝束停當，穿上夜行衣靠，吩咐伴當看守行李，悄悄的竟奔了龐吉府的花園文光樓而來。到了牆外，他便施展飛簷走壁之能，上了文光樓。恰恰遇見白玉堂獨自一人在那裡。見面之時，不由的長者之心落下幾點忠厚淚來。白玉堂卻毫不在意。盧方述說了許多思念上苦，方問道：「你三個兄長往那場去了？」白玉堂道：「因聽見大哥遭了人命官司，解往開封府；他們哥兒三方才俱換了夜行衣服，上開封府了。」盧方聽了，大喫一驚，暗道：「他們這一去必要生出事來，豈不辜負相爺一團美意？倘若有些差池，我盧某何以見開封眾位朋友呢？」想至此，坐立不安，好生的著急。直盼到交了三鼓，還不見日來。

你進韓彰、徐慶、蔣平為何去了許久？只因他等來到開封府，見內外防範甚嚴，便越牆從房上而入。剛來到跨所大房之上，恰好包興由茶房而來，猛一抬頭見有人影，不覺失聲道：「房上有人。」對面便是書房。展爺早已聽見，甩去長衣，拔出寶劍，一伏身斜刺堦個健步，往房上一望，見一人已到簷前。展爺看的真切，從囊中一伸手掏出袖箭，反背就是一箭釘去；只見那人站不穩身體，一歪掉下房來。外面王、馬、張、趙已然趕進來了。趙虎緊趕一步按住那人，張龍上前幫助綁了。

展爺正要縱身上房，忽見房上一人把手一揚，向下一指。展爺見一縷寒光竟奔面門，知是暗器，把頭一低，剛剛躲過。不想身後是馬漢，肩頭之下已中了弩箭。展爺一飛身已到房上，竟奔了使暗器上人。那人用了個風掃敗葉勢，一順手就是一樸刀，一片冷光奔了展爺的下三路。南俠忙用了個金雞獨立回身勢，用劍往旁邊一削。只聽噹的一聲，樸刀卻短了一段。只見那人一轉身，越過房脊。又見金光一閃，卻是三稜鵝眉刺，竟奔眉攢而來。展爺將身一閃，剛用寶劍一迎。誰知鋼刺抽回，劍卻使空。南俠身體一晃，幾乎栽倒。忙一伏身，將寶劍一拄，腳下立住。用劍逼住面門，長起身來。再一看時，連個人影兒也不見了。展爺只得跳下房來，進了書房，參見包公。

此時已將捆縛之人帶至屋內。包公問道：「你是何人？為何夤夜至此？」只聽那人道：「俺乃穿山鼠徐慶，特為救俺大哥盧方而來，不想中了暗器遭擒。不用多言，只要叫俺見大哥一面，俺徐慶死也甘心瞑目。」包公道：「原來三義士到了。」即命左右鬆了綁，看座。徐慶也不致謝，也不遜讓，便一屁股坐下，將左腳一伸，順手將袖箭拔出，道：「是誰的暗器？拿了去。」展爺過來接去。徐慶道：「你這袖箭不及俺二哥的弩箭。他那弩箭有毒，若是著上，藥性一發，便不省人事。」正說問，只見王朝進來稟道：「馬漢中了弩箭，昏迷不醒。」徐慶道：「如何？千萬不可拔出，見血封喉，立刻即死。若不拔出，還可以多活一日，明日這時候，也就嗚呼了。」包公聽了，連忙問道：「可有解藥沒有？」徐慶道：「有呵。卻是俺二哥帶普，從不傳人。受了此毒，總在十二個時辰之內用了解藥，即刻復生。若過了十二個時辰，縱有解藥，也不能好了。這是俺二哥獨得的奇方，再也不告訴人的。」

包公見他說話雖然粗魯，卻是個直爽之人，堪與趙虎稱為伯仲。徐慶忽又問道：「俺大哥盧方在那裡？」包公便說：「昨晚已然釋放，盧義士已不在此了。」徐慶聽了，哈哈大笑道：「怪道人稱包老爺是個好相爺，忠正為民。如今果不虛傳，俺徐慶倒要謝謝了。」說罷，撲通爬在地下，就是一個頭，招的眾人不覺要笑。

徐慶起來，就要找盧方去。包公見他天真爛漫，不拘禮法，只要合了心就樂，便道：「三義士，你看外面已交四鼓，夤夜之間那裡尋找。暫且坐下，我還有話問你。」徐慶卻又坐下。包公便問白玉堂所作之事，愣爺徐慶一一招承。「惟有劫黃金一事，卻是俺與二哥、四弟並有柳青，用蒙漢藥酒將那群人藥倒，我們盜取了黃金。」眾人聽了，個個點頭舒指。

徐慶正在高談闊論之時，只見差役進來稟道：「盧義士在外求見。」包公聽了，急著展爺請來相見。不知盧方來此為了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六回 設謀誑藥氣走韓彰 遣興濟貧忻逢趙慶

且說盧方又到開封府求見，你道卻為何事？只因他在文光樓盼到三更之後，方見韓彰蔣平回來。二人見了盧方更覺詫異，忙問道：「大哥，如何能在此呢？」盧方便將包相以恩相待，釋放無事的情由，說了一遍。蔣平聽了，對著韓白二人道：「我說不用去，三哥務必不依。這如今鬧得倒不成事了。」盧方道：「你三哥那裡去了？」韓彰把到了開封，彼此對壘的話說了一遍。

盧方聽了，只急的搓手。半晌，歎了口氣道：「千不是，萬不是，全是五弟不是。」蔣平道：「此事如何抱怨五弟呢？」盧方道：「他若不找甚麼姓展的，咱們如何來到這裡？」韓彰聽了卻不言語。蔣平道：「事已如此，也不必抱怨了。難道五弟有了英名，你我作哥哥的不光彩麼？只是如今，依大哥怎麼樣呢？」盧方道：「再無別說。只好劣兄將五弟帶至開封府，一來懇求相爺在聖駕前保奏，二來當面與南俠陪個禮兒，庶乎事有可圓。」白玉堂聽了，登時氣得雙眉緊皺，二目圓睜。若非在文光樓上，早已怪叫吆喝起來。便怒道：「大哥，此話從何說起？小弟既來尋找南俠，便與他誓不兩立。雖不能他死我活，總得要叫他甘心拜服與我，小弟方能出這口惡氣。若非如此，小弟至死也是不從的。」蔣平聽了，在旁贊道：「好兄弟！好志氣！真與我們陷空島爭氣！」韓彰在旁瞅了蔣平一眼，仍是不語。

盧方道：「據五弟說來，你與南俠有仇麼？」白玉堂道：「並無仇隙。」盧方道：「既無仇隙，你為何恨他到如此地步呢？」玉堂道：「小弟也不恨他，只恨這『御貓』二字。我也不管他是有意，我也不管是聖上所賜，只是有個御貓，便覺五鼠減色，是必將他治倒方休。如不然，大哥就求包公回奏聖上，將南俠的『御貓』二字去了，或改了，小弟也就情甘認罪。」盧方道：「五弟，你這不是為難劣兄麼？劣兄受包相相遇之恩，應許尋找五弟。如今既已見著，我卻回去求包公改『御貓』二字。此話劣兄如何說得出口來？」白玉堂聽了冷笑，道：「哦！敢則大哥受了包公知遇之恩。既如此，就該拿了小弟去請功候賞呵！」

只這一句，又把個盧方噎得默默無言，站起身來出了文光樓，躍身下去，便在後面大牆以外走來走去。暗道：「我盧方結交了四個兄弟，不想為此事，五弟竟如此與我翻臉。他還把我這個兄長放在心裡麼？」又轉想包公相待的那一番情義，自己對眾人說的話，更覺心中難受。左思右想，心亂如麻。一時間濁氣上攻，自己把腳一踉，道：「噯！莫若死了，由著五弟鬧去，也省得我提心吊膽。」想罷，一抬頭只見那邊從牆上斜插一枝杈枒，甚是老幹。自己暗暗點頭，道：「不想我盧方竟自結果在此地了！」說罷，從腰間解下絲絛往上一扔，搭在樹上，將兩頭比齊。剛要解扣，只見這絲絛「哧」「哧」「哧」自己跑到樹上去了。盧方怪道：「怪事！怎麼絲絛也會活了？」

正自思忖，忽見順著枝幹下來一人，卻是蔣四爺，說道：「五弟胡塗了，怎麼大哥也背晦了呢？」盧方見了蔣平，不覺滴下淚來道：「四弟，你看適才五弟是何言語？叫劣兄有何面目生於天地之間？」蔣平道：「五弟此時一味的心高氣傲，難以治服。不然，小弟如何肯隨和他呢。須要另外設法，折服於他便了。」盧方道：「此時你我往何方去好呢？」蔣平道：「趕著上開封府。就算大哥方才聽見我等到了，故此急急前來陪罪，再者也打聽打聽三哥的下落。」盧方聽了，只得接過絲絛將腰束好，一同竟奔開封府而來。

見了差役。說明來歷。差役去不多時，便見南俠迎了出來，彼此相見。又與蔣平引見。隨即來到書房，剛一進門，見包公穿著便服在上面端坐，連忙雙膝跪倒，口中說道：「盧方罪該萬死，望乞恩相赦宥。」蔣平也就跪在一旁。徐慶正在那裡坐著，見盧方與蔣平跪倒，他便順著座兒一溜也就跪下了。包公見他們這番光景，真是豪俠義氣，連忙說道：「盧義士，他等前來，原不知本閣已將義士釋放，故此為義氣而來。本閣也不見罪。只管起來，還有話說。」盧方等聽了，只得向上叩頭，立起身來。

包公見蔣平骨瘦如材，形同病夫，便問：「此是何人？」盧方一一回稟包公，方知就是善泅水的蔣澤長。忙命左右看座。連展爺與公孫策俱各坐了。包公便將馬漢中了毒藥弩箭昏迷不醒的話，說了一回。依盧方就要回去向韓彰取藥。蔣平攔道：「大哥若取藥，惟恐二哥當著五弟總不肯給的；莫若小弟使個計策將藥誑來，再將二哥激發走了，剩了五弟一人，孤掌難鳴，也就好擒了。」盧方聽說，便問計將安出。蔣平附耳道：「如此，如此。二哥焉有不走之理。」盧方聽了，道：「這一來，你二哥與我豈不又分散了麼？」蔣平道：「目下雖然分別，日後自然團聚。現在外面已交五鼓，事不宜遲，且自取藥要緊。」連忙向展爺要了紙筆墨硯，提筆一揮而就，折疊了叫盧方打上花押，便回明包公，仍從房上回去，又近又快。包公應允。蔣平出書房，將身一縱，上房越脊，登時不見。眾人不稱羨。

單說蔣爺來至文光樓，還聽見韓彰在那裡勸慰白玉堂。原來白玉堂的餘氣還未消呢。蔣平見了二人道：「我與大哥將三哥好容易救回，不想三哥中了毒藥袖箭，大哥背負到前面樹林，再也不能走了，小弟又背他不動。只得二哥與小弟同去走走。」韓爺聽了，連忙離了文光樓。蔣平便問：「二哥，藥在何處？」韓彰從腰間摘下個小荷包來，遞與蔣平。蔣平接過，摸了摸卻有兩丸，急忙掏出。將衣邊釦子咬下兩個，咬去鼻兒，滴溜圓，又將方才寫的字帖裹了裹，塞在荷包之內，仍遞與韓彰。將身形略轉了幾轉，他便抽身竟奔開封府而來。

這裡韓爺只顧奔前面樹林，以為蔣平拿了藥去，先解救徐慶去了。那裡知道他是奔了開封府呢。韓二爺來到樹林，四下裡尋覓，並不見有大哥三弟，不由心下納悶。摸摸荷包，藥仍二丸未動，更覺不解。四爺也不見了。只得仍回文光樓，來見了白玉堂，說了此事，未免彼此狐疑。韓爺回手又摸了摸荷包，道：「呀！這不像藥。」連忙叫白玉堂點著火種，隱著光亮一看，原來是字帖兒裹著鈕子。忙將字兒打開觀看，卻有盧方花押，上面寫著叫韓彰絆住白玉堂作為內應，方好擒拿。白玉堂看了，不由得設疑，道：「二哥就把小弟綁起，交付開封府就是了。」韓爺聽了，急道：「五弟休出此言。這明是你四哥恐我幫助於你，故用此反間之計。好，好，好！這才是結義的好兄弟呢。我韓彰也不能作內應，也不能幫扶五弟。俺就此去也。」說罷，立起身來，出了文光樓，躍身去了。

這時蔣平誑了藥，回轉開封府，已有五鼓之半，連忙將藥研好，一半敷傷口，一半灌將下去。不多時，馬漢回轉過來，吐了許多毒水，心下方覺明白。大家也就放心。略略歇息，天已大亮。到了次日晚間，蔣平又暗暗到文光樓。誰知玉堂卻不在彼，不知投何方去了。

盧方又到下處，叫伴當將行李搬來。從此開封府又添了陷空島的三義幫忙扶著訪查此事，卻分為兩班：白日王馬張趙細細緝訪，夜晚卻是南俠同著三義暗暗搜尋。

不想這一日，趙虎因包公入闈，閒暇無事，想起王馬二人在花神廟巧遇盧方，暗自想道：「我何不也出城走走呢？」因此扮了個客人的模樣，悄悄出城，信步行走。正走著，覺得腹中饑餓，便在村頭小飯鋪內，意欲獨酌吃些點心。剛然坐下，要了酒，隨意自飲。只見那邊桌上有一老頭兒，卻是外鄉形景，滿面愁容，眼淚汪汪，也不吃，也不喝，只是瞅著趙爺。趙爺見他可憐，便問道：「你這老頭兒瞅俺作甚？」那老者見問，忙立起身來，道：「非是小老兒敢瞧客官。只因腹中饑餓缺少錢鈔，見客官這裡飲酒，又不好啟齒。望乞見憐。」趙虎聽了，哈哈大笑，道：「敢則是餓了，這有何妨呢。你便過來，俺二人同桌而食，有何不可。」那老兒聽了喜歡，未免臉上有些羞慚。及至過來，趙爺要了點心饅饅，叫他吃。他卻一壁吃著，一壁落淚。

趙爺看了，心中不悅，道：「你這老頭兒好不曉事。你說餓了，俺給你吃。你又哭些甚麼呢？」老者道：「小老兒有心事，難以告訴客官。」趙爺道：「原來你有心事，這也罷了。我且問你，你姓甚麼？」老兒道：「小老兒姓趙。」趙虎道：「噯喲！原來是當家子。」老者又接著道：「小老兒姓趙名慶，乃是管城縣的承差。只因包三公子太原進香……」趙虎聽了道：「甚麼包三公子？」老者道：「便是當朝丞相包相爺的姪兒。」趙虎道：「哦，哦！包三公子進香，怎麼樣？」老者道：「他故意的繞走蘇州，一來為遊山玩水，二來為勒索州縣的銀兩。」趙虎道：「竟有這等事！你講，你講。」老者道：「只因路過城縣。我家老爺派我預備酒飯，迎至公館款待。誰想三公子說鋪墊不好，預備的不佳，他要勒索程儀三百兩。我家老爺乃是一個清官，並無許多銀兩，又說小人借水行舟，希圖這三百兩銀子，將我打了二十板子。幸喜衙門上下俱是相好，卻未打著。後來見了包三公子，將我弔在馬棚，這一頓馬鞭子打得卻不輕。還是應了另改公館，孝敬銀兩，方將我放出來，小老兒一時無法，因此脫逃。意欲到北京尋找一個親戚，不想投親不著，只落得有家難奔，有國難投。衣服典當已盡，看看不能餬口，將來難免餓死，作定他鄉之鬼呀！」

趙爺聽至此，又是心疼趙慶，又是氣恨包公子，恨不得立刻拿來，出這口惡氣。因對趙慶道：「老人家，你負此沉冤，何不寫個訴呈在上司處分析呢？」

未知趙慶如何答，下回分解。

且說趙虎暗道：「我家相爺赤心為國，誰知他的子姪如此不法。我何不將他指引到開封府，看我們相爺怎麼辦理？是秉公呵，還是徇私呢？」想罷，道：「你正該寫個呈子分析。」趙慶道：「小老兒上京投親，正為遞呈分訴。」趙虎道：「不知你想在何處去告呢？」趙慶道：「小老兒聞得大理寺文大人那裡頗好。」趙爺道：「文大人雖好，總不如開封府包太師那裡好。」趙慶道：「包太師雖好，惟恐這是他本家之人，未免要有些袒護，於事反為不美。」趙虎道：「你不知道，包太師辦事極其公道，無論親疏，總要秉正除奸。若在別人手裡告了，他倒可托人情，或者官府作個人情，那倒有的。你要在他本人手裡告了，他便得秉公辦理，再也不能偏向的。」趙慶聽了有理，便道：「既承指教，明日就在太師跟前告就是了。」趙虎道：「你且不要忙。如今相爺現在場內，約於十五日後，你再進城，攔轎呈訴。」當下叫他吃飽了。卻又在兜肚裡摸出半錠銀子來，道：「這還有五六天工夫呢。莫不成餓著麼？拿去做盤費用罷。」趙慶道：「小老兒既蒙賞吃點心，如何還敢受賜銀兩？」趙虎道：「這有甚麼要緊？你只管拿去。你若不要，俺就惱了。」趙慶只得接過來，千恩萬謝的去了。

趙虎見趙慶去後，自己又飲了幾杯，才出了飯鋪。也不訪查了，便往舊路歸來。心中暗暗盤算，倒替相爺為難。此事若接了呈子，生氣是不消說了。只是如何辦法呢？自己又囑咐：「趙虎呀，趙虎！你今日回開封府，可千萬莫露風聲。這是要緊的呀。」他雖如此想，那裡知道凡事不可預料。他若是將趙慶帶到開封府，倒不能錯，誰知他又細心來了，這才鬧得錯大發了呢。

趙虎在開封府等了幾天，卻不見趙慶鳴冤，心中暗暗輾轉道：「那老兒說是必來，如何總未到呢？難道他是個誣嘴吃的？若是如此，我那半錠銀子，花的才冤呢。」

你道趙慶為何不來？只因他過了五日，這日一早趕進城來。正走在熱鬧叢中，忽見兩旁人一分，嚷道：「閃開，閃開。太師爺來了，太師爺來了。」趙慶聽見「太師」兩字，便煞住腳步，等著轎子臨近，便高舉呈詞，雙膝跪倒，口中喊道：「冤枉呀，冤枉！」只見轎子打杵，有人下馬接過呈子，遞入轎內。不多時，只聽轎內說道：「將這人帶到府中間去。」左右答應一聲，轎夫抬起轎來，如飛的竟奔龐府去了。

你道這轎內是誰？卻是太師龐吉。這老奸賊得了這張呈子，如拾珍寶一般，立刻派人請女婿孫榮與門生廖天成。及至二人來到，老賊將呈子與他等看了，只樂得手舞足蹈，屎滾尿流，以為這次可將包黑參倒了。又將趙慶叫到書房，好言好語，細細的審問了一番。便大家商議，繕起奏折，預備明日呈遞，又暗暗定計，如何行文搜查勒索的銀兩，又如何到了臨期，使他再不能更改。洋洋得意，樂不可言。

至次日，聖上臨殿。龐吉出班，將折子謹呈御覽。聖上看了，心中有些不悅，立刻宣包公上殿。便問道：「卿有幾個姪兒？」包公不知聖意，只得奏道：「臣有三個姪男。長次俱務農，惟有第三個卻是生員，名叫包世榮。」聖上又問道：「你這姪兒，可曾見過沒有？」包公奏道：「微臣自在京供職以來，並未回家。惟有臣的大姪兒見過，其餘二姪三姪俱未見過。」仁宗點了點頭，便叫陳伴伴將此折遞與包卿看。包公敬捧過一看，連忙跪倒，奏道：「臣子姪不肖，理應嚴拿，押解來京，嚴加審訊。臣有家教不嚴之罪，也當從重究治。仰懇天恩，依律施行。」奏罷，便匍匐在地。聖上見包公毫無遮飾之詞，又見他惶愧至甚，聖心反覺不安，道：「卿家日夜勤勞王事，並未回家，如何能毅知道家中事體？卿且平身。俟押解來京時，朕自有道理。」包公叩頭，平身歸班。聖上即傳旨意，立刻行文，著該府州縣無論包世榮行至何方，立即押解，馳驛來京。

此鈔一發，如星飛電轉，迅速之極。不一日，便將包三公子押解來京。剛到城中熱鬧叢中，見壁廂一騎馬飛也似跑來，相離不遠，將馬收住，滾鞍下來，便在旁邊屈膝道：「小人包興奉相爺鈞諭，求眾押解老爺略留情面，容小人與公子微述一言，再不能久停。」押解的官員聽是包太師差人前來，誰也不好意思的，只得將馬勒住，道：「你就是包興麼？既是相爺有命，容你與公子見面就是了。但你主僕在那裡說話呢？」那包興道：「就在這邊飯鋪罷。不過三言兩語而已。」這官員便吩咐將閒人逐開。此時看熱鬧的人山人海，誰不知包相爺的人情到了。又見這包三公子人品卻也不俗，同定包興進鋪。自有差役暗暗跟隨。不多會，便見出來。包興又見了那位老爺，屈膝跪倒，道：「多承老爺厚情，容小子與公子一見。小人回去必對相爺細稟。」那官兒也只得說：「給相爺請安。」包興連聲答應，退下來，抓鬚上馬，如飛的去了。

這裡押解三公子的先到兵馬司掛號，然後到大理寺聽候綸音。誰知此時龐吉已奏明聖上，就交大理寺，額外添派兵馬司都察院三堂會審。聖上准奏。

你道此賊又添此二處為何？只因兵馬司是他女婿孫榮，都察院是他門生廖天成，全是老賊心腹。惟恐交文彥博審的袒護，故此添派二處。他那裡知道文老大人忠正辦事，毫無徇私呢。

不多時，孫榮廖天成來到大理寺與文大人相見。皆係欽命，難分主客。仍是文大人居了正位，孫廖二人兩旁側坐。喊了堂威，便將包世榮帶上堂來。便問他如何進香，如何勒索州縣銀兩。包三公子因在飯鋪聽了包興之言，說相爺已在各處托囑明白，審訊之時不必推諉，只管實說，相爺自有救公子之法；因此三公子便道：「生員奉祖母之命太原進香，聞得蘇杭名山秀水極多，莫若趁此進香就便遊玩。只因路上盤川缺少，先前原是在州縣借用。誰知後來他們俱送程儀，並非有意勒索。」文大人道：「既無勒索，那趙顯謨如何休致？」包世榮道：「生員乃一介儒生，何敢妄干國政。他休致不休致，生員不得而知。想來是他才力不佳。」孫榮便道：「你一路逢州遇縣，到底勒索了多少銀兩？」包世榮道：「隨來隨用，也不記得了。」

正問至此，只見進來一個虞候，卻是龐太師寄了一封字兒，叫面交孫姑老爺的。孫榮接來看了，道：「這還了得！竟有如此之多。」文大人便問道：「孫大人，卻是何事？」孫榮道：「就是此子在外勒索的數目。家岳已令人暗暗查來。」文大人道：「請借一觀。」孫榮便道：「請看。」遞將過去。文大人見上面有各州縣的消耗數目，後面又見有龐吉囑托孫榮極力參奏包公的話頭。看完了也不遞給孫榮，便籠入袖內。望著來說道：「此係公堂之上，你如何擅敢妄傳書信，是何道理？本當按攬亂公堂辦理，念你是太師的虞候，權且饒恕。左右與我用棍打出去！」虞候嚇了個心驚膽怕。左右一喊，連忙逐下堂去。文大人將孫榮道：「令岳做事太率意了。此乃法堂，竟敢遣人送書，於理說不過去罷？」孫榮連連稱「是」，字東兒也不敢往回要了。

廖天成見孫榮理曲，他卻搭訕著問包世榮道：「方才押解回稟，包太師曾命人攔住馬頭要見你說話，可是有的？」包世榮道：「有的。無非告訴生員不必推諉，總要實說，求眾位大人庇佑之意。」廖天成道：「那人叫甚麼名字？」包世榮道：「叫包興。」廖天成立刻吩咐差役，傳包興到案，暫將包世榮帶下去。

不多時，包興傳到。孫榮一肚子悶氣無處發揮，如今見了包興，卻做起威來，道：「好狗才！你如何擅敢攔住欽犯，傳說信息！該當何罪？講！」包興道：「小人只知伺候相爺，不離左右，何嘗攔住欽犯，又膽敢私傳信息？此事包興實實不知。」孫榮一聲斷喝，道：「好狗才！還敢強辯！拉下去，重打二十。」可憐包興無故遭此慘毒，二十板打得死而復

甦。心中想道：「我跟了相爺多年，從來沒受過這等重責。相爺審過多少案件，也從來沒有這般的蠻打。今日活該，我包興遇見對頭了。」早已橫了心，再不招認此事。孫榮又問道：「包興，快快招上來。」包興道：「實實沒有此事，小人一概不知。」孫榮聽了，怒上加怒。吩咐：「左右，請大刑。」只見左右將三根木往堂上一擡。包興雖是懦弱身軀，他卻是雄心豪氣，早已把死付於度外。何況這樣刑具，他是看慣的了，全然不懼，反冷笑道：「大人不必動怒。大人既說小人攔住欽犯，私傳信息，似乎也該把我家公子帶上堂來，質對質對才是。」孫榮道：「那有工夫與你閒講。左右與我夾起來。」

文大人在上實實看不過，聽不上，便叫左右，把包世榮帶上，當面對證。包世榮上了堂，見了包興，看了半天，道：「生員見的那人，雖與他相仿，只是黑瘦些，卻不是這等白胖。」孫榮聽了自覺有些不妥。

忽見差役稟道：「開封府差主簿公孫策齎有文書，當堂投遞。」文大人不知何事，便叫領進來。公孫策當下投了文書，在一旁站立。文大人當堂開封，將來文一看，笑容滿面，對公孫策道：「他三個俱在此麼？」公孫策道：「是。現在外面。」文大人道：「著他們進來。」公孫策轉身出去。文大人方將來文與孫廖二人看了，兩個賊登時就目瞪口呆，面目更色，竟不知如何是好。

不多時，只見公孫策領進了三個少年，俱是英俊非常，獨有第三個尤覺清秀。三個人向上打恭。文大人立起身來，道：「三位公子免禮。」大公子包世恩，二公子包世勳卻不言語。獨有三公子包世榮道：「家叔多多上覆文老伯。叫晚生親至公堂，與假冒名的當堂質對。此事關係生員的名分，故敢冒昧直陳，望乞寬宥。」

不料大公子一眼看見當堂跪的那人，便問道：「你不是武吉祥麼？」誰知那人見了三位公子到來，已然嚇得魂不附體，如今又聽大爺一問，不覺抖衣而戰，那裡還答應的出來呢。文大人聽了，問道：「怎麼，你認得此人麼？」大公子道：「他是弟兄兩個，他叫武吉祥，他兄弟叫武平安。原是晚生家的僕從，只因他二人不守本分，因此將他二人攆出去了。不知他為何又假冒我三弟之名前來？」文大人又看了看武吉祥，面貌果與三公子有些相仿，心中早已明白，便道：「三位公子請回衙署。」又向公孫策道：「主簿回去，多多上覆閣臺，就說我這裡即刻具本覆奏，並將包興帶回，且聽諭音便了。」三位公子又向上一躬，退下堂來，公孫策扶著包興，一同回開封府去了。

且說包公自那日被龐吉參了一本，始知三公子在外胡為。回到衙中，又氣又恨又慚愧。氣的是大老爺養子不教；恨的是三公子年少無知，在外闖此大禍，恨不能自己把他拿住，依法處治；所愧者自己勵精圖治為國忘家，不想後輩子姪不能恪守家訓，以致生出事來，使他在大廷之上碰頭請罪，真真令人羞死。從此後，有何面目忝居相位呢？越想越煩惱。這些日子連飲食俱各減了。

後來又聽得三公子解到，聖上派了三堂會審，便覺心上難安。偏偏又把包興傳去，不知為著何事。正在踟躕不安之時，忽見差役帶進一人，包公雖然認得，一時想不起來。只見那人朝上跪倒，道：「小人包旺，與老爺叩頭。」包公聽了，方想起果是包旺。心中暗道，他必是為三公子之事而來。暫且按住心頭之火，問道：「你來此何事？」包旺道：「小人奉了太老爺太夫人之命，帶領三位公子前來與相爺慶壽。」包公聽了，不覺詫異，道：「三位公子在那裡？」包旺道：「少刻就到。」包公便叫李才同定包旺在外立等：「三位公子到了，急刻領來。」二人領命去了包公此時早已料到此事有些蹊蹺了。

少時，只見李才領定三位公子進來。包公一見，滿心歡喜。三位公子參見已畢。包公攙扶起來，請了父母的安好，候了兄嫂的起居。又見三人中，惟有三公子相貌清奇，更覺喜愛。便叫李才帶領三位公子進內，給夫人請安。包公既見到了三公子，便料定那個是假冒的了。立刻請公孫先生來，告訴了此事，急辦文書，帶領三位公子到大理寺當面質對。

此時展爺與三義士四勇士俱各聽見了。惟有趙虎暗暗更加歡喜。展南俠便帶領三義四勇來到書房，與相爺稱賀。包公此時把連日悶氣登時消盡，見了眾人進來，更覺歡喜暢快，便命大家坐了。就此將此事測度了一番。然後又問了問這幾日訪查的光景，俱各回言並無下落。還是盧方忠厚的心腸，立了個主意，道：「恩相為此事甚是焦心，而且欽限又緊，莫若恩相再遇聖上追問之時，且先將盧方等三人奏知聖上；一來且安聖心，二來理當請罪。如能覈討下限來，豈不又緩一步麼？」包公道：「盧義士說的也是，且看機會便了。」正說間，公孫策帶領三位公子回來，到了書房參見。

未知後事如何，下回分解。

第四十八回 訪奸人假公子正法 貶佞黨真義士面君

且說公孫策與三位公子回來，將文大人之言一一稟明。大公子又將認得冒名的武吉祥也回了。惟有包興一瘸一拐，見了包公，將孫榮蠻打的情節說了一遍。包公安慰了他一番，叫他且自歇息將養。眾人彼此見了三位公子，也就告別了。來至公廳，大家設席與包興壓驚。裡面卻是相爺與三位公子接風揮塵，就在後面同定夫人三位公子，敘天倫之樂。

單言文大人具了奏折，連龐吉的書信與開封府的文書，俱各隨折奏聞，天子看了，又喜又惱。喜的是包卿子姪並無此事，惱的是龐吉屢與包卿作對，總是他的理虧。如今索性與孫榮等竟成群黨，全無顧忌，這不是有意要陷害大臣麼？便將文彥博原折案卷人犯，俱交開封府問訊。

包公接到此旨，看了案卷，升堂。略問了問趙慶，將武吉祥帶上堂來，一鞠即服。又問他：「同事者有多少人？」武吉祥道：「小人有個兄弟名叫武平安，他原假充包旺，還有兩個伴當。不想風聲一露，他們就預先逃走了。」包公因龐吉私書上面，有查來各處數目，不得不問，果然數目相符。又問他：「有個包興曾給你送信，卻在何處？說的是何言語？」武吉祥便將在飯鋪內說的話一一回明。包公道：「若見了此人，你可認得麼？」武吉祥道：「若見了面，自然認得。」包公叫他畫招，暫且收監。包公問道：「今日值班的是誰？」只見下面上來二人，跪稟道：「是小人江樊黃茂。」包公看了，又添派了馬步快頭耿春鄭平二人，吩咐道：「你四人前往龐府左右細細訪查。如有面貌與包興相仿的，只管拿來。」四個人領命去了。包公退堂來至書房，請了公孫先生來，商議具折覆奏，並定罪名處分等事不表。

且言領了相諭的四人，暗暗來到龐府，分為兩路細細訪查。及至兩下裡四個人走到對頭，俱各搖頭。四人會意，這是沒有的緣故。彼此納悶，可往那裡尋呢？真真事有湊巧，只見那邊來了個醉漢，旁邊有一人用手相攙，恰恰的彷彿包興。四人喜不自勝，就迎了上來。只聽那醉漢道：「老二呀！你今兒請了我了，你算包興兄弟了，你要是請我呀，你可就是包興的兒子了。」說罷，哈哈大笑。又聽那人道：「你滿嘴裡說的是甚麼？喝點酒兒混鬧。這叫人聽見是甚麼意思。」說話之間，四人已來到跟前，將二人一同獲住，套上鐵鏈，拉著就走。這人嚇得面目焦黃，不知何事。那醉漢還胡言亂語的講交情過節兒，四個人也不理他。

及至來到開封府，著二人看守，二人回話。包公正在書房與公孫先生商議奏折，見江樊耿春二人進來，便將如何拿的一

一稟明。包公聽了，立刻升堂，先將醉漢帶上來，問道：「你叫甚麼名字？」醉漢道：「小人叫龐明，在龐府帳房裡寫帳。」包公問道：「那一個他叫甚麼？」龐明道：「他叫龐光，也在龐府帳房裡。我們倆是同事兒伙計。」包公道：「他既叫龐光，為何你又叫他包興呢？講！」龐明說：「這個……那個……他是甚麼件事情。他是那末……這末件事情呢。」包公吩咐：「掌嘴。」龐明忙道：「我說，我說。他原當過包興，得了十兩銀子。小人才嘔著他，喝了他個酒兒。就是說兄弟咧，兒子咧，我們原本頑笑，並沒有打架拌嘴，不知為甚麼就把我們拿來了？」

包公吩咐，將他帶下去，把龐光帶上堂來。包公看了，果然有些彷彿包興，把驚堂木一拍，道：「龐光，你把假冒包興情由，訴上來。」龐光道：「並無此事呀。龐明是喝醉了，滿口胡說。」包公叫提武吉祥上堂堂面認來。武吉祥見了龐光道：「合小人在飯鋪說話的，正是此人。」龐光聽了，心下慌張。包公吩咐：「拉下去，重打二十大板。」打得他叫苦連天，不能不說。便將龐吉與孫榮廖天成在書房如何定計：「恐包三公子不應，故此叫小人假扮包興，告訴三公子只管應承，自有相爺解救。別的小人一概不知。」包公叫他畫了供，同武吉祥一並寄監，俟參奏下來再行釋放。龐明無事，叫他去了。

包公仍來至書房，將此事也敘入折內。定了武吉祥御刑處死：「至於龐吉與孫榮廖天成定陰謀，攔截欽犯，傳遞私信，皆屬挾私陷害。臣不敢妄擬罪名，仰乞聖聽明示，睿鑒施行。」此本一上，仁宗看畢，心中十分不悅，即明發上諭：「龐吉屢設奸謀，頻施毒計，挾制首相，讒害大臣，理宜貶為庶民，以懲其罪；姑念其在朝有年，身為國戚，著仍加恩賞太師銜，賞食全俸，不進入朝從政。倘再不知自勵，暗生事端，即當從重治罪。孫榮廖天成阿附龐吉結成黨類，實屬不知自愛，俱著降三級調用。餘依議。欽此。」此旨一下，眾人無不稱快。包公奉旨，用狗頭錘將武吉祥正法。龐光釋放。趙慶也著他回去，額外賞銀十兩。立刻行文到管城縣，趙慶仍然在役當差。

此事已結。包公便慶壽辰。聖上與太后俱有賞賚。至於眾官祝賀，凡送禮者俱是壁回。眾官也多有不敢送者，因知相爺為人忠梗無私。不必細述。

過了生辰，即叫三位公子回去。惟有三公子包公甚是喜愛，叫他回去稟明瞭祖父母與他父母，仍來開封府在衙內讀書，自己與他改正詩文，就是科考也甚就近。打發他等去後，辦下謝恩折子，預備明日上朝呈遞。

次日入內，遞折請安。聖上召見，便問訪查的那人如何。包公趁機奏道：「那人雖未拿獲，現有他同伙三人自行投到。臣已訊明，他等是陷空島盧家莊的五鼠。」聖上聽了，問道：「何以謂之五鼠？」包公奏道：「是他五個人的綽號：第一鼠盤桅鼠盧方，第二是徹地鼠韓彰。第三是穿山鼠徐慶，第四鼠是混江鼠蔣平，第五是錦毛鼠白玉堂。」聖上聽了，喜動天顏，道：「聽他們這些綽號，想來就是他們本領了。」包公道：「正是。現今惟有韓彰白玉堂不知去向，其餘三人俱在臣衙內。」仁宗道：「既如此，卿明日將此三人帶進朝內。朕在壽山福海御審。」包公聽了，心下早已明白。這是天子要看看他們的本領，故意為此籌畫已久，恐說出「鑽天」、「翻江」，有犯聖忌，故此改了。這也是憐才的一番苦心。

當日早朝已畢，回到開封，將此事告訴了盧方等人；並著展爺與公孫先生等明日俱隨入朝，為照應他們三人。又囑咐了他三人多少言語，無非是小心敬謹而已。

到了次日，盧方等絕早的，就披上罪衣罪裙。包公見了，吩咐不必，俟聖旨召見時再穿不遲。盧方道：「罪民等今日朝見天顏，理宜奉公守法。若臨期再穿，未免簡慢，不是敬君上之理。」包公點頭，道：「好。所論極是。若如此，本閣可以不必再囑咐了。」便上轎入朝。展爺等一群英雄跟隨來至朝房，照應盧方等三人，不時的問問茶水等項。盧方到了此時，惟有低頭不語。蔣平也是暗自沉吟。獨有那榜爺徐慶東瞧西望，問了這裡，又打聽那邊，連一點安頓氣兒也是沒有。忽見包興從那邊跑來，口內打哧，又點手兒。展爺已知是聖上過壽山福海那邊去了，連忙同定盧方等，隨著包興，往內裡而來。包興又悄悄囑咐盧方道：「盧員外不必害怕。聖上要問話時，總要據實陳奏。若問別的，自有相爺代奏。」盧方連連點頭。

剛來到壽山福海，只見宮殿樓閣，金碧交輝，寶鼎香煙，氤氳結綵，丹墀之上，文武排班。忽聽鐘磬之聲嘹亮，一對對提爐，引著聖上，升了寶殿。頃刻，肅然寂靜。卻見包公牙笏上捧定一本，卻是盧方等的名字，跪在丹墀。聖上宣到殿上，略問數語。出來了老伴伴陳林，來到丹墀之上，道：「旨意帶盧方徐慶蔣平。」此話剛完，早有御前侍衛將盧方等一邊一個架起胳膊，上了丹墀。兩邊的侍衛又將他等一按，悄悄說道：「跪下。」三人匍匐在地。侍衛往兩邊一閃。聖上叫盧方抬起頭來。盧方秉正向上。仁宗看了，點了點頭，暗道：「看他相貌出眾，武藝必定超群。」因問道：「居住何方？結義幾人？作何生理？」盧方一一奏罷。聖上又問他因何投到開封府。盧方連忙叩首，奏道：「罪民因白玉堂年幼無知，惹下滔天大禍。全是罪民素日不能規箴，忠告善導，致令釀成此事。惟有仰懇天恩，將罪民重治其罪。」奏罷叩頭。

仁宗見他情甘替白玉堂認罪，真不愧結盟的義氣。聖心大悅。忽見那邊忠烈祠旗桿上黃旗，被風刮的忽喇喇亂響；又見兩旁的飄帶，有一根繞在桿上，一根卻裹住滑車。聖上卻借題發揮道：「盧方，你為何叫作盤桅鼠？」盧方奏道：「只因罪民船上篷索斷落，罪民曾爬桅結索；因此叫為盤桅鼠，實乃罪民末技。」聖上道：「你看那旗桿上飄帶纏繞不清，你可能殼上去解開麼？」盧方跪著，扭頭一看，奏道：「罪民可以勉力巴結。」聖上命陳林將盧方領下丹墀，脫去罪衣罪裙，來到旗桿之下。他便挽掖衣袖將身一縱，蹲在夾桿石上。只用手一扶旗桿，兩膝一拳，只聽「哧」「哧」「哧」「哧」，猶如猿猴一般，迅速之極，早已到了掛旗之處。先將繞在旗桿上的飄帶解開；只見他用腿盤旗桿，將身形一探，卻把滑車上的飄帶也就脫落下來。此時聖上與群臣看得明白，無不喝采。忽又見他伸開一腿，只用一腿盤住旗桿，將身體一平，雙手一伸，卻在黃旗一旁，又添了一個順風旗。眾人看了，誰不替他耽驚。忽又用了個撥雲探月架式，將左手一甩，將那一條腿早離了桿。這一下把眾人嚇了一跳。及至看時，他早用左手單挽旗桿，又使了個單展翅。下面自聖上以下，無不喝采連聲。猛見他把頭一低，滴溜順順將下來，彷彿失手的一般。卻把眾人嚇著了，齊說：「不好！」再一看時，他卻從夾桿石上跳將下來。眾人方才放心。天子滿心歡喜，連聲贊道：「真不愧「盤桅」二字。」陳林仍帶盧方，上了丹墀，跪在旁邊。

看第二的名叫徹地鼠韓彰，不知去向。聖上即看第三的名叫穿山鼠徐慶，便問道：「徐慶……」徐慶抬起頭來，道：「有。」他連聲答應得極其脆亮。天子把他一看，見他黑漆漆的一張面皮，光閃閃兩個環睛，魯莽非常，毫無畏懼。不知仁宗看了，問出甚麼話來，下回分解。

話說天子見那徐慶鹵莽非常，因問他如何穿山。徐慶道：「只因我……」蔣平在後面悄悄拉他，提拔道：「罪民；罪民。」徐慶聽了，方說道：「我罪民在陷空島鑽十八孔，故此人人叫我罪民穿山鼠。」聖上道：「朕這萬壽山也有山窟，你可穿得過去麼？」徐慶道：「只要是通的，就鑽的過去。」聖上又派了陳林，將徐慶領至萬壽山下。徐慶脫去罪衣罪裙。陳林囑咐他道：「你只要穿山窟過去，應個景兒即便下來，不要耽延工夫。」徐慶只管答應。誰知他到了半山之間，見個山窟，把身子一順，就不見了。足有兩盞茶時，不見出來。陳林著急道：「徐慶，你往那裡去了？」忽見徐慶在南山尖之上，應道：「唔！俺在這裡。」這一聲連聖上與群臣俱各聽見了。盧方在一旁跪著，暗暗著急，恐聖上見怪。誰知徐慶應了一聲，又不見了。陳林更自著急，等了多回，方見他從山窟內穿山。陳林連忙招手，叫他下來。此時徐慶已不成模樣，渾身青苔滿頭尖垢。陳林仍把他帶至丹墀，跪在一旁。聖上連連誇獎：「果真不愧『穿山』二字。」又見單上第四名混江鼠蔣平。天子往下一看，見他匍匐在地，身材渺小。及至叫他抬起頭來，卻是面黃肌瘦，形如病夫。仁宗有些不悅，暗想道：「看他這光景，如何配稱混江鼠呢？」無奈何，問道：「你既叫混江鼠，想來是會水了？」蔣平道：「罪民在水中能開目視物，能在水中整個月住宿，頗識水性，因此喚作混江鼠。這不過是罪民小巧之技。」仁宗聽說「頗識水性」四字，更不及悅，立刻吩咐備船，叫陳林進內；「取朕的金蟾來。」少時，陳伴取到。天子命包公細看。只見金漆木桶之中，內有一個三足蟾，寬有三寸，長有五寸，兩個眼睛如琥珀一般，一張大口恰似胭脂，碧綠的身子，雪白的肚兒，更襯著兩個金眼圈兒，週身的金點兒，實實好看，真是稀奇之物。包公看了，贊道：「真乃奇寶！」天子命陳林帶著落平上一隻小船。卻命太監提了水桶，聖上帶領首相及諸大臣，登在大船之上。此時陳林看蔣平光景，惟恐地不能捉蟾，悄悄告訴他道：「此蟾乃聖上心愛之物；你若不能捉時，趁早言語，我與你奏明聖上，省得吃罪不起。」蔣平笑道：「公公但請放心，不要多慮。有水靠求借一件。」陳林道：「有，有。」立刻叫小太監拿幾件來。蔣平挑了一身很小的，脫了罪衣黑裙，穿卜水靠剛剛合體。只聽聖上那邊大船上太監手提水桶，道：「蔣平，咱家這就放蟾了。」說罷，將水桶口兒向下，底兒向上，連蟾帶水俱各倒在海內。只見那蟾在水皮之上發楞。陳林這裡緊催蔣平：「下去，下去，快下去！」蔣平他卻不動。不多時，那蟾靈性清醒，三足一晃，就不見了。蔣平方向船頭，將身一順，連個聲息也無，也不見了。天子那邊看的真切，暗道：「看他入水勢，頗有能為。只是金蟾惟恐遺失。」眼睜睜往水中觀看，半天不見影響。天子暗說：「不好，朕看他懦弱身軀，如何禁的住在水中許久？別是他捉不住金蟾，畏罪自溺死了罷？這是怎麼說！朕為一蟾，要人一命，豈是為君的道理！」正在著急，忽見水中咕嘟嘟翻起泡來。此泡一翻，連眾人俱各猜疑了，這必是沉了底兒了。仁宗好生難受。君臣只顧遠處觀望，未想到船頭以前，忽然水上起波，波紋往四下一開，發了一個極大的圈兒，從當中露出人來，卻是面向下，背朝上。聖上看了，不由的一怔。猛見他將腰一拱，仰起頭來，卻是蔣平在水中跪著，兩手上下合攏。將手一張，只聽金蟾在掌中呱呱的亂叫。天子大喜，道：「豈但頗識水性，竟是水勢精通了。真是好混江鼠，不愧其稱！」忙吩咐太監將水桶另注新水。蔣平將金蟾放在裡面，跪在水皮上，恭恭敬敬向上叩了三個頭。聖上及眾人無不誇贊。見他仍然踏水奔至小船，脫了衣靠。陳林更喜。仍把他帶往金鑾殿來。此時聖上已回轉殿內，宣包公進殿，道：「朕看他等技藝超群，豪俠尚義。國家總以鼓勵人材為重，朕欲加封他等職銜，以後也令有本領的各懷慕上之心。卿家以為何如？」包公原有此心，恐聖上設疑，不敢啟奏。今一聞此旨，連忙跪倒，奏過：「聖上神明，天恩浩蕩，從此大開進賢之門，實國家之大幸也。」仁宗大悅，立刻傳旨，賞了盧方等三人也是六品校尉之職，俱在開封供職。又傳旨，務必訪查白玉堂、韓彰二人，不拘時日。包公帶領盧方等謝恩。天子駕轉回宮。包公散朝，來到衙署。盧方等三人重新又叩謝了包公。包公甚喜，卻又諄諄囑咐：「務要訪查二義士、五義士，莫要辜負聖思。」公孫策與展爺、王、馬、張、趙俱備與三人賀喜。獨有趙虎心中不樂，暗自思道：「我們辛苦了多年，方才掙得個校尉。如今他三人不發一刀一槍，便也是校尉，竟自與我等為伍。若論盧大哥，他的人品軒昂，為人忠厚，武藝超群，原是好的。就是徐三哥直直爽爽，就合我趙虎的脾氣似的，也還可以。獨有那姓蔣的三分不像人，七分倒象鬼，瘦的那個樣兒，眼看著成了乾兒了，不是筋連著也就散了。他還說動話兒，尖酸刻薄，怎麼配與我老趙同堂辦事呢？」心中老大不樂。因此每每聚談飲酒之間，趙虎獨獨與蔣平不對。蔣爺毫不介意。他等一壁裡訪查正事，一壁裡彼此聚會，又耽延了一個月的光景。這一天，包公下朝，忽見兩個烏鴉隨著轎呱呱亂叫，再不飛去。包公心中有些疑惑。又見有個和尚迎轎跪倒，雙手舉呈，口呼「冤枉」。包公接了呈子，隨轎進了衙門。包公立刻升堂，將訴呈看畢，把和尚帶上來，問了一堂。原來此僧名叫法明，為替他師兄法聰辨冤。即刻命將和尚暫帶下去。忽聽烏鴉又來亂叫。及至退堂，來到書房，包公遞了一盞茶，剛然接過，那兩個烏鴉又在簷前呱呱亂叫。包公放下茶杯，出書房一章，仍是那兩個烏鴉。包公暗暗道：「這烏鴉必有事故。」吩咐李才，將江樊、黃茂二人喚進來。李才答應。不多時二人跟了李才進來，到書房門首。包公就差他二人跟隨烏鴉前去，看有何動靜。江、黃二人忙跪下，稟道：「相爺叫小人跟隨烏鴉往那裡去？請即示下。」包公一聲斷喝，道：「徒！好狗才！誰許你等多說？派你二人跟隨，你就跟隨。無論是何地方，但有形跡可疑的，即便拿來見我。」說罷，轉身進了書房。江、黃二人彼此對瞧了瞧，不敢多言，只得站起，對烏鴉道：「往那裡去？走呀！」可煞作怪，那烏鴉便展翅飛起，出衙去了。二人那敢怠慢，趕出了衙門，卻見馬鴉在前。二人不管別的，低頭看看腳底下，卻又仰面瞧瞧烏鴉，不分高低，沒有理會，已到城外曠野之地。二人吁吁帶喘，江樊道：「好差使！兩條腿跟著帶翅兒的跑。」黃茂道：「我可頑不開了，再要跑，我就要暴脫了。你瞧我這渾身汗都透了。」忽見那邊飛了一群烏鴉來，連這兩個裹住。江樊道：「不好咧！完了，咱們這兩個呀兒兒啣了，好漢打不過人多。」說著話，兩個便坐在地下，仰面觀瞧，只見左旋右舞，飛騰上下，如何分得出來呢？江、黃二人為難：「這可怎麼樣呢？」猛聽得那邊樹上呱呱亂叫。江樊立起身來一看，道：「伙計，你在這裡呢。好呀！他兩個會頑呀，敢則躲在樹裡藏著呢。」黃茂道：「知道是不是呢？」江樊道：「咱們叫他一聲兒，老鴉呀！該走咧！」只見兩個烏鴉飛起；向著二人亂叫，又往南飛去了。江樊道：「真奇怪。」黃茂道：「別管他，咱們且跟他到那裡。」二人趕步向前，剛剛來至寶善莊，烏鴉卻不見了。見有兩個穿青衣的，一個大漢。一個後生。江樊猛然省悟，道：「伙計，二青呀。」黃街道：「不錯，雙皂呀。」二人說完，尚在游疑。只見那二人從小路上岔走。大漢在前；後生在後，趕不上大漢，一著急卻跌倒了，把靴子脫落了一隻，卻露出尖尖的金蓮來。那大漢省見，轉回身來將他扶起，又把靴子拾起叫他穿上。黃茂早趕過來，道：「你這漢子，要拐那好人往那裡去計。」伸手就要拿人。那知大漢眼快，反把黃茂碗子攏住，往懷裡一領，黃茂難以掙扎，就順水推舟的爬下了。江樊過來嚷道：「故意的女扮男裝，必有事故。反將我們伙計摔倒，你這廝有多大膽？」說罷，才要動手，只見那大漢將手一晃，一轉眼間右脅裡就是一拳。江樊往後倒退了幾步，身不由己的也就仰面朝天的躺下了。他二人卻好，雖則一個爬著，一個躺著，卻罵不絕口，又不敢起來合他較量。只聽那大漢對後生說：「你順著

小路過去；有一樹林；過了樹林，就看見莊門了。你告訴莊丁們，叫他等前來綁人。」那假後生忙忙順著小路去了。不多時，果見來了幾個莊丁，短棍鐵尺，口稱：「主管，拿什麼人？」大漢用手往地下一指，道：「將他二人捆了，帶至莊中，見員外去。」莊丁聽了，一齊上前，掃了就走。繞過樹林，果見一個廣梁大門。江、黃二人正要探聽探聽。一直進了莊門，大漢將他二人帶至群房，道：「我回員外去。」不多時，員外出來，見了公差江樊，只嚇得驚疑不止。不知為了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回 徹地鼠恩救二公差 白玉堂智偷三件寶

且說那員外迎面見了兩個公差。誰知他卻認得江樊，連忙吩咐家丁快快鬆了綁縛，請到裡面去坐。

你道這員外卻是何等樣人？他姓林，單名一個春字，也是個不安本分的。當初同江樊他兩個人原是破落戶出身，只因林春發了一注外財，便與江樊分手。江樊卻又上了開封府當皂隸，暗暗的熬上了差役頭目。林春久已聽得江樊在開封府當差，就要仍然結識於他。誰知江樊見了相爺秉正除奸，又見展爺等英雄豪俠，心中羨慕，頗有向上之心。他竟改邪歸正。將夙日所為之事一想，全然不是在規矩之中，以後總要做好事當好人才是。不想今日被林春主管雷洪拿來，見了員外，卻是林春。

林春連稱「恕罪」，即刻將江樊黃茂讓至待客廳上。獻茶已畢，林春欠身道：「實實不知是二位上差，多有得罪。望乞看當初的分上，務求遮蓋一二。」江樊道：「你我原是同過患難的，這有甚麼要緊。但請放心。」說罷，執手。別過頭來，就要起身。這本是個脫身之計。不想林春更是奸滑油透的，忙攔道：「江賢弟，且不必忙。」便向小童一使眼色。小童連忙端出一個盤子，裡面放定四封銀子。林春笑道：「些須薄禮，望乞笑納。」江樊道：「林兄，你這就錯了。似這點事兒有甚麼要緊，難道用這銀子買囑小弟不成？難難從命。」林春聽了，登時放下臉來，道：「江樊，你好不知時務。我好意念昔日之情，賞臉給你銀兩，你竟敢推托。想來你是仗著開封府藐視於我。好，好！」回頭叫聲：「雷洪，將他二人吊起來，給我著實拷打。立刻叫他寫下字樣，再回我知道。」

雷洪即刻吩咐莊丁捆了二人，帶至東院三間屋內。江樊黃茂也不言語，被莊丁推到東院，甚是寬闊。卻有三間屋子，是兩明一暗。正中柁上有兩個大環。環內有煉，煉上有鉤。從背縛之處伸下鉤來，鉤住腰間絲帶，往上一拉，弔的腳剛沾地，前後並無倚靠。雷洪叫莊丁搬個座位坐下。又吩咐莊丁用皮鞭先抽江樊。江樊到了此時，便把當初的潑皮施展出來，罵不絕口。莊丁連抽數下。江樊談笑自若，道：「鬆小子！你們當家的慣會打算盤，一點葷腥兒也不給你們吃，盡與你們豆腐。吃的你們一點囊勁兒也沒有。你這是打人呢，還是與我去癢癢呢？」雷洪聞聽，接過鞭子來，一連抽了幾下。江樊道：「還是大小子好。他到底兒給我抓抓癢癢，孝順孝順我呀。」雷洪也不理他，又抽了數下。又叫莊丁抽黃茂。黃茂也不言語，閉眼合睛，惟有咬牙忍疼而已。江樊見黃茂挨死打，惟恐他一哼出來，就不是勁兒了。他卻拿話往這邊領著，說：「你們不必抽他了。他的困大，抽著抽著，就睡著了。你們還是孝順我罷。」雷洪聽了，不覺怒氣填胸，向莊丁手內接過皮鞭子來，又打江樊。江樊卻是嘻皮笑臉，鬧得雷洪無法，只得歇息歇息。

此時日已銜山，將有掌燈時候，只聽小童說道：「雷大叔，員外叫你老吃飯呢。」雷洪叫莊丁等皆吃飯去。自己出來，將門帶上，扣了弔兒，同小童去了。這屋內江黃二人，聽了聽外面寂靜無聲，黃茂悄悄說道：「江大哥，方才要不是你拿話兒領過去，我有點頑不開了。」江樊道：「你等著罷。回頭他來了，這頓打那才駁駝的呢。」黃茂道：「這可怎麼好呢？」忽見從裡間屋內出來一人，江樊問道：「你是甚麼人？」那人道：「小老兒姓豆。只因同小女上汴梁投親去，就在前面賣善莊打尖。不想這員外由莊上回來，看見小女就要搶掠。多虧了一位義士姓韓名彰，救了小老兒父女二人，又贈了五兩銀子。不料不識路徑，竟自走進莊內，卻就是員外這裡。因此被他仍然搶回，將我拘禁在此。尚不知我女兒性命如何？」說著，說著，就哭了。江黃二人聽了，說是韓彰，滿心歡喜道：「咱們倘能脫了此難，要是找到韓彰，這才是一件美差呢。」

正說至此，忽聽了弔兒一響，將門閃開一縫，卻進來了一人。火扇一晃，江黃二人見他穿著夜行衣靠，一色是青。忽聽豆老兒說：「這原來是恩公到了。」江黃一聽此言，知是韓彰，忙道：「二員外爺，你老快救我們才好！」韓彰道：「不要忙。」從背後抽出刀來，將繩縛割斷，又把鐵鉤子摘下。江黃二人已覺痛快。又放了豆老兒。那豆老兒因捆他的工夫大了，又有了年紀，一時血脈不能周流。韓彰便將他等領出屋來，悄悄道：「你們在何處等等？我將林春拿住，交付你二人，好去請功。再找找豆老的女兒在何處。只是這院內並無藏身之所。你們在何處等呢？」忽見西牆下有個極大的馬槽，扣在那裡。韓彰道：「有了。你們就藏在馬槽之下。如何呢？」江樊道：「叫他二人藏在裡面罷。我是悶不慣的。我一人好找地方，另藏在別處罷。」說著，就將馬槽一頭掀起，黃茂與豆老兒跑進去，仍然扣好。

二義士卻從後面上房，見各屋內燈光明亮。他卻伏在簷前往下細聽。有一個婆子說道：「安人，你這一片好心，每日燒香念佛的，只保佑員外平安無事罷。」安人道：「但願如此。只是再也勸不過來的。今日又搶了一個女子來，還鎖在那邊屋子裡呢。不知又是甚麼主意？」婆子道：「今日不顧那女子了。」韓彰暗喜，幸而女子尚未失身。又聽婆子道：「還有一宗事最惡呢。原來咱們莊南有個錫匠叫甚麼季廣，他的女人倪氏合咱們員外不大清楚。只因錫匠病才好了。咱們員外就叫主管雷洪定下一計，叫倪氏告訴他男人，說他病時曾許下在寶珠寺燒香。這寺中有個後院，是一塊空地，並坵著一口棺材，牆卻倒塌不整。咱們雷洪就在那兒等他。……」安人問道：「等他作甚麼？」婆子道：「這就是他們定的計策。那倪氏燒完了香，就要上後院小解。解下裙子來，搭在坵子上。及至小解完了，就不見了。因此他就回了家了。到了半夜裡，有人敲門，嚷道：「送裙子來了！」倪氏叫他男人出去，就被人割了頭去了。這倪氏就告到祥符縣說，廟內昨日失去裙子，夜間主人就被殺了。縣官聽罷，就疑感廟內和尚身上，即派人前去搜尋，卻於廟內後院坵子旁邊，見有浮土一堆。刨開看時，就是那條裙子，包著季廣的腦袋呢。差人就把本廟的和尚法聰捉去，用酷刑審問。他如何能招呢？誰知法聰有個師弟名叫法明，募化回來，聽見此事，他卻在開封府告了。咱們員外聽見此信，恐怕開封府問事利害，萬一露出馬腳來，不大穩便；因此又叫雷洪拿了青衣小帽，叫倪氏改妝藏在咱們家裡——就在東跨所，聽說今晚成親。你老人家想想，這是甚麼事？平白無故的生出這等毒計。」

韓彰聽畢，便繞到東跨所，輕輕落下，只聽屋內說道：「那開封府斷事如神。你若到了那裡，三言兩語包管露出馬腳來，那還了得！如今這個法子，誰想得到你在這裡呢？這才是萬年無憂呢。」婦人說道：「就只一宗，我今日來時遇見兩個公差，偏偏的又把靴子掉了，露出腳來，喜的好在拿住了。千萬別把他們放走了。」林春道：「我已告訴雷洪，三更時把他們結果了就完了。」婦人道：「若如此，事情才得乾淨呢。」韓二爺聽至此，不由氣往上撞，暗道：「好惡賊！」卻用手輕輕的掀起簾櫳，來到堂屋之內。見那邊放著軟簾，走至跟前。猛然將簾一掀，口中說道：「嚷，就是一

刀。」卻把刀一晃，滿屋明亮。林春這一嚇不小，見來人身量高大，穿著一身青靠，手持明亮亮的刀，借燈光一照，更覺難看。便跪倒哀告道：「大老爺饒命！若用銀兩，我去取去。」韓彰道：「俺自會取，何用你去。且先把你捆了再說。」見他穿著短衣，一回頭看見絲線放在那裡，就一伸手拿來，將刀咬在口中，用手將他捆了個結實，又見有一條銅子，叫林春張開口給他塞上。再看那婦人時，已經哆嗦在一堆，順手提將過來，卻把拴帳鉤的線子割下來，將婦人捆了。又割下了一副飄帶，將婦人的口也塞上。

正要回身出來找江樊時，忽聽一聲嚷；卻是雷洪到東院持刀殺人去了，不見江黃豆老，連忙呼喚莊丁搜尋，卻在馬槽下搜出黃茂豆老，獨獨不見了江樊，只見來稟員外。韓爺早迎至院中，劈面就是一刀，雷洪眼快，用手中刀盡力一磕，幾乎把韓爺的刀磕飛。韓彰暗道：「好力量！」二人往來多時。韓爺技藝雖強，吃虧了力軟；雷洪的本領不濟，便宜力大，所謂「一力降十會」。韓爺看看不敵。猛見一塊石頭飛來，正打在雷洪的脖項之上，不由得往前一栽。韓爺手快，反背就是一刀背，打在脊梁骨上。這兩下才把小子鬧了個嘴吃屎。韓爺剛要上前，忽聽道：「二員外，不必動手。待我來。」卻是江樊，上前將雷洪綁了。

原來江樊見雷洪喚莊丁搜查，他卻隱在黑暗之處。後見拿了黃茂豆老，雷洪吩咐莊丁：「好生看守，待我回員外去。」雷洪前腳走，江樊卻後邊暗暗跟隨。因無兵刃，走著，就便揀了一塊石頭子兒在手內拿著。可巧遇韓爺同雷洪交手。他卻暗打一石，不想就在此石上成功。韓爺又搜出豆女，交付與林春之妻，吩咐候此案完結時，好叫豆老兒領去。復又放了黃茂豆老。江樊等又求韓爺護送，韓爺便把竊聽設計謀害季廣，法聰含冤之事，一一敘說明白。江樊又說：「求二員外親至開封府去。」並言盧方等已然受職。韓爺聽了，卻不言語。轉眼之間，就不見了。

江黃二人卻無奈何，只得押解三人來到開封，把二義士解救以及拿獲林春倪氏雷洪，並韓彰說的謀害季廣，法聰冤枉之事俱各稟明瞭。包公先差人到祥符縣提法聰到案，然後立刻升堂，帶上林春倪氏雷洪等一干人犯，嚴加審訊。他三人皆知包公斷事如神，俱各一一招認。包公命他們俱畫招具結收禁，按例定罪。仍派江樊黃茂帶了豆老兒到寶善莊，將他女兒交代明白。

及至法聰提到，又把原告法明帶上堂來，問他等烏鴉之事，二人發怔。想了多時，方才想起。原來這兩個烏鴉是寶珠寺廟內槐樹上的，因被風雨吹落，兩個烏鴉將翎摔傷。多虧法聰好好裝在筐籠內將養，任其飛騰自去，不意竟有鳴冤之事。包公聽了點頭，將他二人釋放無事。

此案已結。包公來到書房，用畢晚飯。將有初鼓之際，江黃二人從寶善莊回來，將帶領豆老兒將他女兒交代明白的話，回了一遍。包公念他二人勤勞辛苦，每人賞銀二十兩。二人叩謝，一齊立起。剛要轉身，又聽包公喚道：「轉來。」二人連忙止步，向上侍立。包公又細細詢問韓彰，二人從新細稟一番，方才出來。

包公細想：「韓彰不肯來，是何緣故？並且告訴他盧方等聖上並不加罪，已皆受職。他聽了此言應當有向上之心，為何又隱避而不來呢？」猛然省悟道：「哦！是了，是了。他因白玉堂未來，他是決不肯先來的。」正在思索之際，忽聽院內拍的一聲，不知是何物落下。包興連忙出去，卻拾進一個紙包兒來，上寫著「急速拆閱」四字。包公看了，以為必是匿名帖子，或是其中別有隱情。拆開看時，裡麵包定一個石子，有個字柬兒，上寫著：「我今特來借三寶，暫且攜回陷空島。南俠若到盧家莊，管叫御貓跑不了。」包公看罷，便叫包興前去看視三寶，又令李才請展護衛來。

不多時，展爺來到書房，包公即將字柬與展爺看了。展爺忙問道：「相爺可曾差人看三寶去了沒有？」包公道：「已差包興看視去了。」展爺不勝驚駭，道：「相爺中了他「拍門投石問路」之計了。」包公問道：「何以謂之「投石問路」呢？」展爺道：「這來人本不知三寶在於何處，故寫此字令人設疑。若不使人看視，他卻無法可施；如今已差人看視，這是領了他去了。此三寶必失無疑了。」正說到此，忽聽那邊一片聲喧。展爺吃了一驚。

不知所嚷為何，下回分解。

第五十一回 尋猛虎雙雄陷深坑 獲凶徒三賊歸平縣

且說包公正與展爺議論石子來由，忽聽一片聲喧，乃是西耳房走火，展爺連忙趕至那裡，早已聽見有人嚷道：「房上有人。」展爺借火光一看，果然房上站立一人，連忙用手一指，放出一枝袖箭，只聽撲哧一聲。展爺道：「不好！又中計了。」一眼卻瞧見包興在那裡張羅救火，急忙問道：「印官看視三寶如何？」包興道：「方才看了，紋絲沒動。」展爺道：「你再看看去。」正說間，三義四勇俱各到了。

此時耳房之火已然撲滅，原是前面窗戶紙引著，無甚要緊。只見包興慌張跑來，說道：「三寶果真是失去不見了！」展爺即飛身上房，盧方等聞聽也皆上房。四個人四下搜尋，並無影響。下面卻是王馬張趙，前後稽查也無下落。展爺與盧爺等仍從房上回來，卻見方才用箭射的，乃是一個皮人子，腳上用雞爪丁扣定瓦攏，原是吹膩了的。因用袖箭打透，冒了風，也就攤在房上了。愣爺徐慶看了，道：「這是老五的。」蔣爺捏了他一把。展爺卻不言語。盧方聽了，好生難受，暗道：「五弟做事太陰毒了。你知我等現在開封府，你卻盜去三寶，叫我等如何見相爺？如何對得起眾位朋友？」他那裡知道相路爺處還有個知照帖兒呢。四人下得房來，一同來至書房。

此時包興已回稟包公，說三寶失去。包公叫他不用聲張，恰好見眾人進來參見包公，俱各認罪。包公道：「此事原是我派人瞧得不好了。況且三寶也非急需之物，有甚稀罕。你等莫要聲張，俟明日慢慢查訪便了。」

眾英雄見相爺毫不介意，只得退出，來到公所之內。依盧方還要前去追趕。蔣平道：「知道五弟向何方而去？不是望風撲影麼？」展爺道：「五弟回了陷空島了。」盧方問道：「何以知之？」展爺道：「他回明了相爺，還要約小弟前去，故此知之。」便把方才字柬上的言語念出。盧方聽了，好不難受，慚愧滿面。半晌，道：「五弟做事太任性了！這還了得！還是我等趕了他去為是。」展爺知道盧方乃是忠厚熱腸，忙攔道：「大哥是斷斷去不得的。」盧方道：「卻是為何？」展爺道：「請問大哥趕上五弟，合五弟要三寶不要？」盧方道：「焉有不要之理。」展爺道：「卻又來。合他要，他給了便罷；他若不給，難道真要翻臉拒捕，從此就義斷情絕了麼？我想此事，還是小弟去的是理。」蔣平道：「展兄，你去了恐有些不妥，五弟他不是好惹的。」展爺聽了不悅，道：「難道陷空島是龍潭虎穴不成？」蔣平道：「雖不是龍潭虎穴，只是五弟做事令人難測，陰毒得狠。他這一去必要設下埋伏。一來陷空島大哥路徑不熟，二來知道他設下什麼圈套。莫若小弟明日回稟了相爺，先找我二哥。我二哥若來了；還是我等回到陷空島將他穩住，做為內應，大哥再去，方是萬全之策。」展爺聽了才待開言。只聽公孫策道：「四弟言之有理。展大哥莫要辜負四弟一番好意。」展爺見公孫先生如此說，只得將話咽住，不肯往下說了，惟有心中暗暗不平而已。

到了次日，蔣平見了相爺，回明要找韓彰去。並因趙虎每每有不合之意，要同張龍趙虎同去。包公聽說要韓彰，甚合心

意，因問向何方去找。蔣平回道：「就在平縣翠雲峰。因韓彰的母親墳墓在此峰下，年年韓彰必於此時拜掃，故此要到那裡尋找一番。」包公甚喜，就叫張趙二人同往。張龍卻無可說。獨有趙虎一路上合蔣平鬧了好些閒話，蔣爺只是不理。張龍在中間勸阻。

這一日打尖吃飯，剛坐下，趙虎就說道：「咱們同桌兒吃飯，各自會錢，誰也不要擾誰。你道好麼？」蔣爺笑道：「很好。如此方無拘束。」因此各自要的各自吃，我也不吃你的，你也不吃我的。幸虧張龍惟恐蔣平臉上下不來，反在其中周旋打和兒。趙虎還要說閒話，蔣爺只有笑笑而已。及至吃完，堂官算帳。趙虎必要分帳。張龍道：「且自算算，櫃上再分去。」到櫃上問時，櫃上說蔣老爺已然都給了。卻是跟蔣老爺的伴當，進門時就把銀包交付櫃上，說明了如有人問，就說蔣老爺給了。天天如此，張龍好覺過意不去。蔣平一路上聽閒話，受作踐，不一而足。

好容易到了翠雲峰，半山之上有個靈佑寺。蔣平卻認得廟內和尚，因問道：「韓爺來了沒有？」和尚答道：「卻未到此掃墓。」蔣平聽了滿心歡喜，以為必遇韓彰無疑。就與張趙二人商議，在此廟內居住等候。趙虎前後看了一回，見雲堂寬闊豁亮，就叫伴當將行李安放在雲堂，同張龍住了。蔣平就在和尚屋內同居。偏偏的廟內和尚俱各吃素。趙虎他卻耐不得，向廟內借了碗盞傢伙，自己起灶，叫伴當打酒買肉，合心配口而食。

伴當這日提了竹筐，拿了銀兩，下山去了。不多時，卻又轉來。趙虎見他空手回來，不覺發怒，道：「你這廝向何方去了多時，酒肉尚未買來？」輪掌就要打。伴當連忙往後一退，道：「小事有事回爺。」張龍道：「賢弟且容他說。」趙虎掣回拳來，道：「快講！說的不是，我再打。」伴當道：「小人方才下山，走到松林之內，見一人在那裡上吊。見了是救呀，是不救呢？」趙虎道：「那還用問嗎？快些救去，救去！」伴當道：「小人已救下來，將他帶來了。」趙虎道：「好小子！這才是。快買酒肉去罷。」伴當道：「小人還有話回呢。」趙虎道：「好嘍！還說甚麼！」張龍道：「賢弟且叫他說明，再買不遲。」趙虎道：「快，快快的！」伴當道：「小人問他為何上吊，他就哭了。他說他叫包旺。」趙虎聽了，連忙站起身來，急問道：「叫甚麼？」伴當道：「叫包旺。」趙虎道：「包旺怎麼樣？講，講，講！」伴當說：「他奉了太老爺太夫人大老爺大夫人之命，特送三公子上開封府衙內攻書。昨晚就在山下前面客店之中住下。因月色頗好，出來玩賞，行到松林，猛然出來了一隻猛虎，就把相公背了走了。」趙虎聽到此，不由怪叫吆喝，道：「這還得了！這便怎麼處？」張龍道：「賢弟不必著急，其中似有可疑。既是猛虎，為何不用口刁呢，卻背了他去？這個光景必然有詐。」叫伴當將包旺讓進來。

不多時，伴當領進，趙虎一看果是包旺。彼此見了讓坐，道受驚。包旺因前次在開封府見過張趙二人，略為謙讓，即便坐了。張趙又細細盤問了一番，果是虎背了去了，此時包旺便說：「自開封府回家，一路平安。因相爺喜愛三公子，稟明太老爺太夫人大老爺大夫人，就命我護送赴署。不想昨晚住在山下店裡，公子要踏月，走至松林，出來一隻猛虎把公子背了去。我今日尋找一天，並無下落，因此要尋自盡。」說罷，痛哭。張趙二人聽畢，果是猛虎背人，事有可疑。他二人便商議晚間在松林搜尋。倘然拿獲，就可以問出公子的下落來了。

此時伴當已將酒肉買來，收拾妥當。叫包旺且免愁煩，他三人一處吃畢飯。趙虎喝得醉醺醺的要走。張龍道：「你我也須裝束伶俐，各帶兵刃。倘然真有猛虎，也可除此一方之害。咱們這個樣兒如何與虎鬥呢？」說罷，脫去外面衣服，將搭包勒緊。趙虎也就紮縛停當。各持了利刃。叫包旺同伴當在此等候。他二人上了山峰，來到松林之下，趁著夜色，趙虎大呼小叫道：「虎在那裡？虎在那裡？」左一刀，右一晃，混砍亂晃。忽見那邊樹上跳下二人，咕嚕嚕的就往西飛跑。

原來有二人在樹上隱藏，遠遠見張趙二人奔入林中，手持利刃，口中亂嚷：「虎在那裡？」又見明亮亮的鋼刀，在月光之下一閃一閃，光芒冷促。這兩個人害怕，暗中計較道：「莫若如此，如此，這般，這般。」因此跳下樹來，往西飛跑。張趙二人見了，緊緊追來。卻見前面有破屋二間，牆垣倒塌，二人奔入屋內去了。張趙也隨後追來。愣爺不管好歹，也就進了屋內，又無門窗戶壁，四角俱空，那裡有個人影。趙虎道：「怪呀！明明進了屋子，為何不見了呢？莫不是見了鬼咧？或者是甚麼妖怪？豈有此理！」東瞧西望，一步湊巧，忽聽嘩啞一聲。蹲下身一摸，卻是一個大鐵環釘在木板上邊。張龍也進屋內，覺得腳下咕咚咕咚的響，就有些疑惑。忽聽趙虎道：「有了，他藏在這下邊呢。」張龍道：「賢弟如何知道？」趙虎說：「我揪住鐵環了。」張龍道：「賢弟千萬莫揭此板。你就在此看守。我回到廟內將伴當等喚來，多拿火亮，豈不拿個穩當的。」趙虎卻耐煩不得，道：「兩個毛賊有甚麼要緊。且自看看再做道理。」說罷，一提鐵環，將板掀起，裡面黑洞洞任什麼看不見。用刀往下一試探，卻是土基臺階：「哼！裡面必有蹊蹺，待俺下去。」張龍道：「賢弟且慢！……」此話未完，趙虎已然下去。張龍惟恐有失，也就跟將下去。誰知下面臺階狹窄，而且趙爺勢猛，兩腳收不住，咕嚕嚕竟自下去了。口內連說：「不好，不好！」裡面的人早已備下繩索，見趙虎滾下來，那肯容情，兩人服侍一個人，登時捆了個結實。張爺在上面聽見趙虎連說：「不好，不好，」不知何故，一時不得主意，心內一慌，腳下一跣，也就溜下去了。裡面二人早已等候，又把張爺捆縛起來。

這且不言，再說包旺在廟內，自從張龍趙虎二人去後，他方細細問明伴當，原來還有蔣平，他三人是奉相爺之命前來訪查韓二爺的。因問：「蔣爺現在那裡？」伴當便說：「趙爺與蔣爺不睦，一路上把蔣爺欺負苦咧。到此還不肯同住。幸虧蔣爺有涵容，全不計較；故此自己在和尚屋內住了。」包旺聽了，心下明白。看等到天有三更，未見張趙回來，不由滿腹狐疑，對伴當說：「你看已交半夜，張趙二位還不回來。其中恐有差池。莫若你等隨我同見蔣爺去。」伴當也因夜深不得主意，即領了包旺來見蔣爺。

此時蔣爺已然歇息。忽聽說包旺來到，又聽張趙二人捉虎未回，連忙起來，細問一番，方知他二人初鼓已去。自思：「他二人此來，原是我在相爺跟前攛掇。如今他二人若有失閃，我卻如何復命呢？」忙忙束縛伶俐，背後插了三稜鵝眉刺，吩咐伴當等：「好生看守行李，千萬不准去尋我等。」別了包旺，來至廟外，一縱身先步上高峰峻嶺，見月光皎潔，山色晶瑩，萬籟無聲，四圍靜寂。

蔣爺側耳留神，隱隱聞得西北上犬聲亂吠，必有村莊。連忙下了山峰，按定方向奔去，果是小小村莊。自己躡足潛蹤，遮遮掩掩，留神細看。見一家門前站立二人，他卻隱在一棵大樹之後。忽見門開處，裡面走出一人，道：「二位賢弟，夤夜到此何幹？」只聽那二人道：「小弟等在地窖裡拿了二人。問他卻是開封府的校尉。我等聽了不得主意，是放好，還是不放好呢？故此特來請示大哥。」又聽那人說：「哎呀！竟有這等事！那是斷斷放不得的。莫若你二人回去，將他等結果，急速回來。咱三人遠走高飛，趁早兒離開此地，要緊。」二人道：「既如此，大哥就歸著行李，我們先辦了那宗事去。」說罷，回身竟奔東南。蔣澤長卻暗暗跟隨。二人慌慌張張的，竟奔破房而來。

此時蔣爺從背後拔出鋼刺，見前面的已進破牆，他卻緊趕一步，照著後頭走的這一個人的肩窩就是一刺，往懷裡一帶。那人站不穩跌倒在地，一時掙扎不起。蔣爺卻又竄入牆內，只聽前面的問道：「外面甚麼咕咚一響？……」話未說完，好蔣平！鋼刺已到，躲不及，右脅上已然著重，「噯呀」一聲，翻筋斗栽倒。四爺趕上一步，就勢按倒，解他腰帶，三

環五扣的捆了一回。又到牆外，見那一人方才起來，就要跑。真好澤長！趕上前踢倒，也就捆縛好了，將他一提到破屋之內。

事有湊巧，腳卻掃著鐵環。又聽得空洞之中似有板蓋，即用手提環，掀起木板，先將這個往下一扔。側耳一聽，只聽咕嚕咕嚕的落在裡面，摔的哎呀一聲。蔣爺又聽，無甚動靜，方用鋼刺試步而下。到了裡面一看，卻有一間屋子大小，是一個甕洞窖兒。那壁廂點著個燈掛子。再一看時，見張趙二人捆在那裡。張龍羞見，卻一言不發。趙虎卻嚷道：「蔣四哥，你來得正好！快快救我二人呀！」蔣爺卻不理他，把那人一提，用鋼刺一指，問道：「你叫何名？共有幾人？快說！」那人道：「小人叫劉豸，上面那個叫劉獬。方才鄧家窪那一個叫武平安，原是我們三個。」蔣爺又問道：「昨晚你等假扮猛虎背去的人呢？放在那裡？」那是武平安背去的，小人們不知。就知昨天晚上他親姊姊死了，我們幫著抬埋的。」蔣爺問明此事，只聽那邊趙虎嚷道：「蔣四哥，小弟從此知道你是個好的了。我們兩個人沒有拿住一個，你一個人拿住二名。四哥敢則真有本事，我老趙佩服你的。」蔣爺就過來，將他二人放起。張趙二人謝了。蔣爺道：「莫謝，莫謝。還得上鄧家窪呢。二位老弟隨我來。」三人出了地窖，又將劉獬提起，也扔在地窖之內。將板蓋又壓上一塊石頭。

蔣平在前，張趙在後，來至鄧家窪。蔣平指與門戶。悄悄說：「我先進去，然後二位老弟扣門。兩下一擠，沒他的跑兒。」說著，一縱身體，一股黑煙，進了牆頭，連個聲息也無。趙虎暗暗誇獎。張龍此時在外叩門，只聽裡面應道：「來了。」門未開時，就問：「二位可將那二人結果了？」及至開門時，趙虎道：「結果了！」披胸就是一把，揪了個結實。武平安剛要掙扎，只覺背後一人揪住頭髮，他那裡還能支持，立時縛住。三人又搜尋一遍，連個人也無，惟有小包裏放在那裡。趙虎說：「別管他，且拿他娘的。」蔣爺道：「問他三公子現在何處。」武平安說：「已逃走了。」趙虎就要拿拳來打。蔣爺攔住，道：「賢弟，此處也不是審他的地方，先押著他走。」三人押定武平安到了破屋，又將劉豸劉獬從地窖裡提出，往回裡便走，來到松林之內，天已微明。卻見張龍的伴當尋下山來，便叫他們好好押解。一同來到廟中，約了包旺，竟赴平縣而來。

誰知縣尹已坐早堂，為宋鄉宦失盜之案。因有主管宋升，聲言窩主是學究方善先生，因有金鐲為證，正在那裡審問方善一案，忽見門上進來，稟道：「今有開封府包相爺差人到了。」縣尹不知何事，一面吩咐：「快請。」一面先將方善收監。

這裡才吩咐，已見四人到了前面。縣官剛然站起，只聽有一矮胖之人，說道：「好縣官呀！你為一方之主，竟敢縱虎傷人，並且傷的是包相爺的姪男。我看你這紗帽，是要戴不牢的了。」縣官聽了發怔，卻不明白此話，只得道：「眾位既奉相爺鈞諭前來，有話請坐下慢慢的講。」吩咐：「看座。」坐了。包旺先將奉命送公子赴開封，路上如何住宿，因步月如何遇虎，將公子背去的話，說了一遍。蔣爺又將拿獲武平安劉豸劉獬的話，說了一遍；並言俱已解到。

縣官聽得已將兇犯拿獲，暗暗歡喜，立刻吩咐：「帶上堂來。」先問武平安藏三公子於何處。武平安道：「只因那晚無心背了一個人來，回到鄧家窪小人的姊姊家中。此人卻是包相爺的三公子包世榮。小人與他有殺兄之仇；因包相爺審問假公子一案，將小人胞兄武吉祥用狗頭鋤死。小人意欲將三公子與胞兄祭靈。」趙虎聽至此，站起來舉手就要打，虧了蔣爺攔住。又聽武平安道：「不想小人去打酒買紙鏢的工夫，小人姊姊就放三公子逃走了。」趙爺聽到此，又哈哈大笑，道：「放得好，放得好！底下怎麼樣呢？」武平安道：「我姊姊叫我外甥鄧九如找我，說三公子逃走了。小人一聞此言，急急回家。誰知我姊姊竟自上了吊死咧。小人無奈，煩人將我姊姊掩埋了。偏偏的我的外甥鄧九如，他也就死了。」

未知如何，下回分解。

第五十二回 感恩情許婚方老丈 投書信多虧寧婆娘

且說蔣平等來到平縣。縣官立刻審問武平安。武平安說他姊姊因私放了三公子後，竟自縊身死。眾人聽了已覺可惜。忽又聽說他外甥鄧九如也死了，更覺詫異。縣官問道：「鄧九如多大了？」武平安說：「今年才交七歲。」縣官說：「他小小年紀，如何也死了呢？」武平安道：「只因埋了他母親之後，他苦苦的合小人要他媽。小人一時性起，就將他踢了一頓腳，他就死在山澗子裡咧。」趙虎聽到此，登時怒氣填胸，站將起來，就把武平安盡力踢了幾腳，踢得他滿地打滾。還是張蔣二人勸住。又問了劉豸劉獬，也就招認因貧起見，就幫著武平安每夜行劫度日，俱供是實，一齊寄監。縣官又向蔣平等商議了一番，惟有趕急訪查三公子下落要緊。

你道這三公子逃脫何方去了？他卻奔到一家，正是學究方善，乃是一個飽學的寒儒。家中並無多少房屋，只是上房三間，卻是方先生同女兒玉芝小姐居住，外有廂房三間做書房。那包世榮投到他家，就在這屋內居住。只因他年幼書生，從小嬌生慣養，那裡受得這樣辛苦，又如此驚嚇，一時之間就染起病來。多虧了方先生精心調理，方覺好些。

一日，方善上街給公子打藥，在路上拾了一隻金鐲，看了看拿到銀鋪內去瞧成色；恰被宋升看見，訛成窩家，扭到縣內，已成訟案。即有人送了信來。玉芝小姐一聽他爹爹遭了官司，那裡還有主意咧，便哭哭啼啼。家中又無別人。

幸喜有個老街坊，是個婆子，姓寧，為人正直爽快，愛說愛笑，人人皆稱他為寧媽媽。這媽媽聽見此事，有些不平，連忙來到方家，見玉芝已哭成淚人相似。寧媽媽好生不忍。玉芝一見如親人一般，就央求他到監中看視。那媽媽滿口應承，即到了平縣。誰知那些衙役快頭俱與他熟識，眾人一見，彼此頑頑笑笑，便領他到監中看視。

見了方先生，又向眾人說些浮情照應的話，並問官府審得如何。方先生說：「自從到時，剛要過堂，不想為什麼包相爺的姪兒一事，故此未審。此時縣官竟為此事為難，無暇及此。」方善又問了問女兒玉芝，就從袖中取出一封字柬遞與寧媽媽道：「我有一事相求。只因我家外廂房中住著個榮相公，名喚世寶，我見他相貌非凡，品行出眾，而且又是讀書之人，堪與我女兒配偶，求媽媽玉成其事。」寧婆道：「先生現遇此事，何必忙在此時呢？」方善道：「媽媽不知。我家中並無多餘的房屋，而且又無僕婦丫環，使怨女曠夫未免有瓜田李下之嫌。莫若把此事說定了，他與我有翁婿之誼，玉芝與他有夫妻之分，他也可以照料我家中，別人也就沒的說了。我的主意已定。只求媽媽將此封字柬與相公看了；倘若不允，就將我一番苦心向他說明，他再無不應之理。全仗媽媽玉成。」寧媽媽道：「先生只管放心。諒我這張口說了，此事必應。」方善又囑托照料家中，寧婆一一應允。急忙回來，見了玉芝，先告訴他先生在監之事，又悄悄告訴他許婚之意，現有書信在此，說：「這榮相公人品學問俱是好的，也活該是千里姻緣一線牽。」那玉芝小姐見有父命，也就不言語了。

婆婆問道：「這榮相公在書房裡麼？」玉芝無奈答道：「現在書房；因染病才好，尚未全愈。」媽媽說：「待我看看

去。」來到廂房門口，故意高聲問道：「榮相公在屋裡麼？」只聽裡面道：「小生在此。不知外面何人？請進屋內來坐。」媽媽到屋內一看，見相公伏枕而臥，雖是病容，果然清秀，便道：「老身姓寧，乃是方先生的近鄰。因玉芝小姐求老身往監中探望他父親，方先生卻托我帶了一個字柬給相公看看。」說罷，從袖中取出遞過。三公子拆開看畢，說道：「這如何使得。我受方恩公莫大之恩，尚未報答。如何趁他遇事，卻又定他的女兒。這事難以從命。況且又無父母之命，如何敢做。」寧婆婆道：「相公這話就說差了。此事原非相公本心，卻是出於方先生之意。再者，他因家中無人，男女不便，有瓜李之嫌，是以托老身多多致意。相公既說受他莫大之恩，何妨應允了此事，再商量著救方先生呢？」三公子一想，難得方老先生這番好心，而且又名分攸關，倒是應了的是。

寧婆婆見三公子沉吟，知他有些允意，又道：「相公不必游疑。這玉芝小姐諒相公也未見過，真是生得端莊美貌，賽畫似的，而且賢德過人，又兼詩詞歌賦，無不通曉，皆是跟他父親學的，至於女工針黹更是精巧非常。相公若是允了，真是天配良緣哪。」三公子道：「多承媽媽分心，小生應下就是了。」寧婆婆道：「相公既然應允，大小有點聘定，老身明日也好回覆先生去。」三公子道：「聘禮盡有，只是遇難奔逃，不曾帶在身邊，這便怎麼處？」寧婆婆道：「相公不必為難。只要相公拿定主意，不可食言就是了。」三公子道：「丈夫一言既出，如白染皂，何況受方夫子莫大之恩呢。」寧婆婆道：「相公實在說得不錯，俗語說得好：『知恩不報恩，枉為世上人。』再者女婿有半子之勞，想個什麼法子救救方先生才好呢？」三公子說：「若要救方夫子，極其容易。只是小生病體甫愈，不能到縣。若要寄一封書信，又怕無人敢遞去，事在兩難。」寧媽媽道：「相公若肯寄信，待老身與你送去如何？——就是怕你的信不中用。」三公子道：「媽媽只管放心。你要敢送這書信，到了縣內叫他開中門，要見縣官，面為投遞。他若不開中門，縣官不見，千萬不可將此書信落於別人之手。媽媽，你可敢去麼？」寧媽媽道：「這有甚麼呢。只要相公的書信靈應，我可怕怎的？待我取筆硯來，相公就寫起來。」說著話，便向那邊桌上拿了筆硯，又在那書夾子裡取了個封套箋紙，遞與三公子。

三公子拈筆在手，只覺得手顫，再也寫不下去。寧媽媽說：「相公素日喝冷酒嗎？」三公子說：「媽媽有所不知。我病了兩天，水米不曾進，心內空虛，如何提得起筆來。必須要進些飲食方可寫；不然，我實實寫不來的。」寧婆婆道：「既然如此，我做一碗湯來，喝了再寫如何？」公子道：「多謝媽媽。」寧婆婆離了書房，來到玉芝小姐屋內，將話一一說了。只是公子手顫不能寫字，須進些羹湯，喝了好寫。玉芝聽了此話，暗道：「要開中門見官府親手接信，此人必有來歷。」忙與寧媽媽商議，又無筆硯，只得做素麵湯，滴上點兒香油兒。寧媽媽端到書房，向公子道：「湯來了。」公子掙扎起來，已覺香味撲鼻，連忙喝了兩口，說：「很好！」及至將湯喝完，兩鬢額角已見汗，登時神清氣爽，略略歇息，提筆一揮而就。寧媽媽見三公子寫信不加思索，迅速之極，滿心歡喜，說道：「相公寫完了，念與我聽。」三公子道：「是念不得的。恐被人竊聽了去，走漏風聲，那還了得。」

寧媽媽是個精明老練之人，不戴頭巾的男子，惟恐書中有了舛錯，自己到了縣內是要吃眼前虧的。他便搭訕著，袖了書信，悄悄的拿到玉芝屋內，叫小姐看。小姐看了，不由暗暗歡喜，深服爹爹眼力不差。便把不是榮相公，卻是包公子，他將名字顛倒，瞞人耳目，以防被人陷害的話說了：「如今他這書上寫著，奉相爺諭進京，不想行至松林，遭遇凶事，險些被害的情節。媽媽只管前去投遞，是不妨事的。這書上還要縣官的轎子接他呢。」婆子聽了，樂得兩手一拍不到一塊，急急來至書房，先見了三公子，請罪道：「婆子實在不知是貴公子，多有簡慢，望乞公子爺恕罪！」三公子說：「媽媽悄言，千萬不要聲張！」寧婆婆道：「公子爺放心。這院子內一個外人沒有，再也沒人聽見。求公子將書信封妥，待婆子好去投遞。」三公子這裡封信，寧媽媽他便出去了。

不多時，只見他打扮的齊整，雖無綾羅緞疋，卻也乾淨樸素。三公子將書信遞與他。他彷彿奉聖旨的一般，打開衫子，揣在貼身胸前拄腰子裡。臨行又向公子福了福，方才出門，竟奔平縣而來。

剛進衙門，只見從班房裡出來了一人，見了寧婆婆道：「喲！老寧，你這個樣怎麼來了？別是又要找個主兒罷？」寧婆婆道：「你不要胡說。我問你，今兒個誰的班？」那人道：「今個是魏頭兒。」一壁說著，叫道：「魏頭兒，有人找你。這個可是熟人。」早見魏頭出來。寧婆婆道：「原來是老舅該班呢嗎。辛苦咧！沒有甚麼說的，好兄弟，姐姐勞動勞動你。」魏頭兒說：「又是什麼事？昨日進監探老方，許了我們一個酒兒，還沒給我喝呢。今日又怎麼來了？」寧婆婆道：「口子大小總要縫，事情也要辦。姐姐今兒來，特為此一封信，可是要面覲見你們官府的。」魏頭兒聽了道：「哎喲！你越鬧越大咧。衙門裡遞書信，或者使得；我們官府，也是你輕易見得的？你別給我鬧亂兒了。這可比不得昨日是私情兒。」寧婆婆道：「傻兄弟，姐姐是做甚麼的。當見的我才見呢，橫豎不能叫你受熱。」魏頭兒道：「你只管這末說，我總有點不放心。倘或鬧出亂子，那可不是頑的。」旁邊有一人說：「老魏呀，你忒膽小咧。他既這末說，想來有拿手，是當見的。你只管回去。老寧不是外人，回來可得喝你個酒兒。」寧婆婆道：「有咧，姐姐請你二人。」

說話間，魏頭兒已回稟了出來道：「走罷！官府叫你呢。」寧婆婆道：「老舅，你還得辛苦辛苦。這封信本人交與我時，叫我告訴衙內，不開中門不許投遞。」魏頭兒聽了，將頭一搖，手一擺，說：「你這可胡鬧！為你這封信要開中門，你這是攪麼？」寧媽說：「你既不開，我就回去。」說罷，轉身就走。魏頭兒忙攔住道：「你別走呀！如今已回明了，你若走了，官府豈不怪我？這是什麼差事呢？你真這麼著，我了不了呀！」寧婆婆見他著急，不由笑道：「好兄弟，你不要著急。你只管回去。你就說我說的，此事要緊，不是尋常書信，必須開中門方肯投遞。管保官府見了此書，不但不怪一巧咧，咱們姐們還有點采頭呢。」孫書史在旁聽寧婆之話有因，又知道他素日為人再不幹荒唐事，就明白書信必有來歷，是不能不依著他，便道：「魏頭兒，再與他回稟一聲，就說他是這末說的。」魏頭兒無奈，復又進去，到了當堂。

此時蔣張趙三位爺連包旺四個人，正與縣官要主意呢。忽聽差役回稟，有一婆子投書，依縣官是免見。還是蔣爺機變，就怕是三公子的密信，便在旁說：「容他相見何妨。」去了半晌，差役回稟，又說：「那婆子要叫開中門方投此信，他說事有要緊。」縣官聞聽此言，不覺沉吟，料想必有關係，吩咐道：「就與他開中門，看他是何等書信。」差役應聲開放中門，出來對寧婆婆道：「全是你纏不清。差一點我沒吃上，快走罷！」寧婆不慌不忙，邁開半尺的花鞋，咯登咯登，進了中門，直上大堂，手中高舉書信，來到堂前。縣官見婆子毫無懼色，手擎書信，縣府吩咐差役將書接上來。差役將要上前，只聽婆子道：「此書須太爺親接，有機密事在內。來人吩咐得明白。」縣官聞聽事有來歷，也不問是誰，就站起來，出了公座，將書接過。婆子退在一旁。拆閱已畢，又是驚駭，又是歡悅。

蔣平已然偷看明白，便向前道：「貴縣理宜派轎前往。」縣官道：「那是理當如此。……」此時包旺已知有了公子的下落，就要跟隨前往。趙虎也要跟，蔣爺攔道：「你奉相諭，各有專司，比不得包旺，他是當去的，咱們還是在此等候便了。」趙虎道：「四哥說得有理，咱們就在此等罷。」差役魏頭兒聽得明白，方才放心。

只見寧婆婆道：「婆子回稟老爺。既叫婆子引路，他們轎夫腿快，如何跟得上？與其空轎抬著；莫若婆子坐上，又引了路，又不誤事，又叫包公子看著，知是太爺敬公子之意。」縣官見他是個正直穩實的老婆兒，便吩咐：「既如此，你即押轎前往。」

第五十三回 蔣義士二上翠雲峰 展南俠初到陷空島

且說縣尹吩咐寧婆坐轎去接。那轎夫頭兒悄悄說：「老寧呀，你太受用了。你坐過這個轎嗎？」婆子說：「你夾著你那個嘴罷。就是這個轎子，告訴你說罷，姐姐連這回坐了三次了。」轎夫頭兒聽了也笑了，吩咐摘桿。寧婆邁進轎桿，身子往後一退，腰兒一哈，頭兒一低，便坐上了。眾轎夫俱各笑道：「瞧不起他，真有門兒。」寧婆道：「唔！你打量媽媽是個怯條子呢。孩子們給安上扶手。你們若走得好了，我還要賞你們轎錢呢。」此時包旺已然乘馬，又派四名衙役跟隨，簇擁著去了。

縣官立刻升堂，將宋升帶上，道他誣告良人，掌了十個嘴巴，逐出衙外。即吩咐帶方善。太爺令去刑具，將話言明，又安慰了他幾句，學究見縣官如此看待，又想不到與貴公子聯姻，心中快樂之極，滿口應承：「見了公子，定當替老父臺分解。」縣官吩咐看座，大家俱各在公堂等候。

不多時，三公子來到，縣官出迎，蔣趙張三位也都迎了出來。公子即要下轎，因是初癒，縣官吩咐抬至堂上，蔣平等也俱參見。三公子下轎，彼此各有多少謙遜的言詞。公子向方善又說了多少感激的話頭。縣官將公子讓至書房，備辦酒席，大家遜坐。三公子與方善上坐，蔣爺與張趙左右相陪，縣官坐了主位。包旺自有別人款待，飲酒敘話。

縣官道：「敝境出此惡事，幸將各犯拿獲。惟鄧九如不知下落，武平安雖說已死，此事還須細查。相爺跟前，還望公子善言。」公子滿口應承，卻又托付照應方夫子並寧媽媽。惟有蔣平等因奉相命訪查韓彰之事，說明他三人還要到翠雲峰探聽探聽，然後再與公子一同進京，就請公子暫在衙內將養。他等也不待席終，便先告辭去了。

這裡方先生辭了公子，先回家看視女兒玉芝，又與寧媽媽道乏。他父女歡喜之至，自不必說。二公子處自有包旺精心服侍。縣官除辦公事有閒暇之時，必來與公子閒談，一切周旋，自不必細表。

且說蔣平等三人復又來到翠雲峰靈佑寺廟內，見了和尚，先打聽韓二爺來了不曾。和尚說道：「三位來的不巧。韓二爺昨日就來與老母祭掃墳墓，今早就走了。」三人聽了，不由得一怔。蔣爺道：「我二哥可曾提住那裡去麼？」和尚說：「小僧已曾問過。韓爺說：『丈夫以天地為家，焉有定蹤。』」信步行去，不知去向。」蔣爺聽了，半晌，歎了一口氣道：「此事雖是我做得不好，然而皆因五弟而起，致令二哥飄蓬無定。如今鬧得一個居住之處也是無有，這便如何是好呢？」張龍道：「四兄不必為難。咱們且在這鄰近左右訪查訪查，再做理會。」蔣爺無奈，只得說道：「小弟還要到韓老伯母墳前看看，莫若一同前往。」說罷，三人離了靈佑寺，慢慢來到墓前，果見有新化的紙灰。蔣爺對著荒丘，又歎息了一番，將身跪倒拜了四拜，真個是「乘興而來，敗興而返」。趙虎說：「既找不著二哥，咱們還是早回平縣為是。」蔣平道：「今日天氣已晚，趕不及了，只好仍在廟中居住，明早回縣便了。」三人復至廟中，同住於雲堂之內。次日即回平縣而去。

你道韓爺果真走了麼？他卻仍在廟內，故意告訴和尚，倘若他等找來，你就如此如此的答對他們。他卻在和尚屋內住了。偏偏此次趙虎務叫蔣爺在雲堂居住，因此失了機會。不必細述。

且說蔣爺三人回到平縣見了三公子，說明未遇韓彰，只得且回東京，定於明日同定三公子起身。縣官仍用轎子送公子進京，已將旅店行李取來，派了四名衙役，卻先到了方先生家敘了翁婿之情，言明到了開封稟明相爺，即行納聘。又將寧媽媽請來道乏，那婆子樂個不了。然後大家方才動身，竟奔東京而來。

一日，來到京師，進城之時，蔣張趙三人一伸坐騎先到了開封，進署見過相爺，先回明未遇韓彰，言公子遇難之事，從頭至尾說了一遍。相爺叫他們俱各歇息去了。不多時，三公子來到，參見了包公。包公問他如何遇害。三公子又將已往情由細述了一番。事雖兇險，包公見三公子毫不露遭凶逢險之態，惟獨提到鄧九如深加愛惜。包公察公子的神情氣色，心地志向，甚是合心。公子又將方善被誣、情願聯姻、姪兒因受他大恩，擅定姻盟的事，也說了一遍。包公疼愛公子，滿應全在自己身上。三公子又贊美平縣縣官很為姪兒費心，不但備了轎子送來，又派了四名衙役護送。包公聽了，立刻吩咐賞隨來的衙役轎夫銀兩，並寫回信道乏道謝。

不幾日間，平縣將武平安劉豸劉獬一同解到。包公又審訊了一番，與原供相符，便將武平安也用狗頭劍劊了，劉豸劉獬定了斬監候。此案結後，包公即派包興齋了聘禮即行接取方善父女，送到合肥縣小包村，將玉芝小姐交付大夫人好生看待。候三公子考試之後，再行授室。自己具了稟帖，回明了太老爺太夫人大兄嫂二兄嫂，聯此婚姻，皆是自己的主意，並不提及三公子私定一節。三公子又叫包興暗暗訪查鄧九如下落。方老先生自到了包家村，獨獨與寧老先生合得來。包公又派人查買了一頃田，紋銀百兩，庫緞四疋，賞給寧婆，以為養老之資。

且言蔣平自那日來到開封，到了公所，諸位英雄俱各見了，單單不見了南俠，心中就有些疑惑，連忙問道：「展大哥到那裡去了？」盧方說：「三日前起了路引，上松江去了。」蔣爺聽了，著急道：「這是誰叫展兄去的？大家為何不攔阻他呢？」公孫先生說：「劣兄攔至再三，展大哥斷不依從。自己見了相爺，起了路引，他就走了。」蔣平聽了，跌足道：「這又是小弟多說的不是了！」王朝問道：「如何是四弟多說的不是呢？」蔣平說：「大哥想前次小弟說的言語，叫展大哥等我等找了韓二哥回來做為內應，句句原是實話；不料展大哥錯會了意，當做激他的言語，竟自一人前去。眾位兄弟有所不知，我那五弟做事有些詭詐。展大哥此去若有差池，這豈不是小弟多說的不是麼？」王朝聽了，便不言語。蔣平又道：「此次小弟沒有找著二哥。昨日在路上又想了個計較。原打算我與盧大哥徐三哥，約會著展兄同到茉花村，找著雙俠丁家二兄弟大家商量個主意，找著老五，要了三寶，一同前來以了此案，不想展大哥竟自一人走了。此事倒要大費周折了。」公孫策說：「依四弟怎麼樣呢？」蔣爺道：「再無別的主意，只好我兄弟三人明日稟明相爺，且到茉花村，見機行事便了。」大家聞聽，深以為然。這且不言。

原來南俠忍心耐性等了蔣平幾天不見回來，自己暗想道：「蔣澤長說話帶激，我若真個等他，顯見我展某非他等不行。莫若回明恩相，起個路引，單人獨騎前去。」於是展爺就回明此事，帶了路引，來到松江府，投了文書，要見太守。太守連忙請到書房。展爺見這太守年紀不過三旬，旁邊站一老管家。正與太守談話時，忽見一個婆子把展爺看了看，便向老管家招手兒。管家退出，二人咬耳。管家點頭後，便進來向太守耳邊說了幾句，回身退出。太守即請展爺到後面書房敘話。展爺不解何意，只得來到後面。剛坐下，只見丫環僕婦簇擁著一位夫人，見了展爺，連忙納頭便拜，連太守等俱各跪下。展爺不知所措，連忙伏身還禮不迭，心中好生納悶。忽聽太守道：「恩公，我非別個，名喚田起元，賤內就是金玉仙，多蒙恩公搭救，脫離了大難，後因考試得中，即以外任擢用。不幾年間，如今叨恩公福庇，已做太守，皆出於恩公所賜。」展爺聽了，方才明白，即請夫人迴避。連老管家田忠與妻楊氏俱各與展爺叩頭，展爺並皆扶起。仍然到

外書房，已備得酒席。

飲酒之間，田太守因問道：「恩公到陷空島何事？」展爺便將奉命捉欽犯白玉堂一一說明。田太守吃驚道：「聽得陷空島道路崎嶇，山勢險惡，恩公一人如何去得？況白玉堂又是極有本領之人，他既歸入山中，難免埋伏圈套，恩公須熟思方好。」展爺道：「我與白玉堂雖無深交，卻是道義相通，平素又無仇隙。見了他時，也不過以義字感化於他。他若省悟，同赴開封府了結此案，並不是諍諍與他對壘，以死相拚的主意。」太守聽了，略覺放心。展爺又道：「如今奉懇太守，倘得一人熟識路徑帶我到盧家莊，足見厚情。」太守連連應允：「有，有。」即叫田忠將觀察頭領余彪喚來。不多時，余彪來到。見此人出五旬年紀，身量高大，參見了太守，又與展爺見了禮。便備辦船隻，約於初鼓起身。

展爺用畢飯，略為歇息，天已掌燈。急急紮束停當，別了太守，同余彪登舟，撐到盧家莊，到飛峰嶺下將舟停住。展爺告訴余彪說：「你在此探聽三日，如無音信，即刻回府稟告太守。候過旬日，我若不到，府中即刻詳文到開封府便了。」休彪領命。展爺棄舟上嶺。此時已有二鼓，趁著月色來至盧家莊。只見一帶高牆極其堅固，有個哨門是個大柵欄關閉，推了推卻是鎖著，折腰撿了一塊石片，敲著柵欄，高聲叫道：「裡面有人麼？」只聽裡面應道：「什麼人？」展爺道：「俺姓展，特來拜訪你家五員外。」裡面說：「莫不是南俠稱御貓、護衛展老爺麼？」展爺道：「正是。你家員外可在麼？」裡面的道：「在家，在家。等了展老爺好些日子了。略為少待，容我稟報。」展爺在外呆等多時，總不見出來，一時性發，又敲又叫。忽聽得從西邊來了一個人，聲音卻是醉了的一般，嘟嘟囔囔道：「你是呀？半夜三更這末大呼小叫的，連點規矩也沒有！你若等不得，你敢進來，算你是好的！」說罷，他卻走了。

展爺不由得大怒，暗道：「可惡這些莊丁們，豈有此理！這明是白玉堂吩咐，故意激怒於我。諒他縱有埋伏，吾何懼哉！」想罷，將手扳住柵欄，一翻身兩腳飄起，倒垂勢用腳扣住，將手一鬆，身體捲起，斜刺裡抓住牆頭。往下窺看，卻是平地。恐有埋伏，卻又投石問了一問，方才轉身落下，竟奔廣梁大門而來。仔細看時，卻是封鎖，從門縫裡觀時，黑漆漆諸物莫睹。又到兩旁房屋看了看，連個人影兒也無。只得復往西去，又見一個廣梁大門，與這邊的一樣。上了臺階一看，雙門大開，門洞底下天花板上高懸鐵絲燈籠，上面有朱紅的「大門」二字。迎面影壁上掛著一個絹燈，上寫「迎祥」二字。展爺暗道：「姓白的必是在此了。待我進去，看看如何。」一面邁步，一面留神，卻用腳尖點地而行。轉過影壁，早見垂花二門，迎面四扇屏風，上掛方角絹燈四個，也是紅字「元」、「亨」、「利」、「貞」。這二門又覺比外面高了些。展爺只得上了臺階，進了二門，仍是滑步而行。正中五間廳房卻無燈光，只見東角門內隱隱透出亮兒來，不知是何所在。展爺即來到東角門內，又是臺階，比二門又高些。展爺猛然省悟，暗道：「是了。他這房子一層高似一層，竟是隨山勢蓋的。」

上了臺階，往裡一看，見東面一溜五間平臺軒子，俱是燈燭輝煌，門卻開在盡北頭。展爺暗說：「這是甚麼樣子？好好五間平臺，如何不在正中間開門，在北間開門呢？可見山野與人家住房不同，只知任性，不論式樣。」心中想著，早已來到游廊。到了北頭，見開門處是一個子口風窗。將滑子撥開，往懷裡一帶，覺得甚緊，只聽咯吱咯吱亂響。開門時見迎面有桌，兩邊有椅，早見一人進裡間去了，並且看見衣衫是松綠的花氈。展爺暗道：「這必是白老五，不肯見我，躲向裡間去了。」連忙滑步跟入裡間，掀起軟簾，又見那人進了第三間，卻露了半臉，頗似白玉堂形景。又有一個軟簾相隔。展爺暗道：「到了此時，你縱然羞愧見我，難道你還跑得出這五間軒子不成？」趕緊一步，已到門口，掀起軟簾一看，這三間卻是通柵，燈光照耀真切。見他背面而立，頭戴武生巾，身穿花氈，露著藕色襯袍，足下官靴，儼然白玉堂一般。展爺呼道：「五賢弟請了。何妨相見。」呼之不應，及至向前一拉，那人轉過身來，卻是一燈草做的假人，展爺說聲：「不好！吾中計也！」

未知如何，下回分曉。

第五十四回 通天窟南俠逢郭老 蘆花蕩北岸獲胡奇

且說展爺見了是假人，已知中計，才待轉身，那知早將鎖簧踏著，登翻了木板，落將下去。只聽一陣鑼聲亂響，外面眾人嚷道：「得咧！得咧！」原來木板之下，半空中懸著一個皮兜子，四面皆是活套。只要掉在裡面往下一沉，四面的網套兒往下一攏，有一根大絨繩總結扣住，再也不能掙扎。

原來五間軒子猶如樓房一般，早有人從下面東明兒開了窗扇，進來無數莊丁將絨繩繫下，先把寶劍摘下來，後把展爺縛住了。捆縛之時，說了無數的刻薄挖苦話兒。展爺到了此時，只好置若罔聞，一言不發。又聽有個莊丁說：「咱們員外同客飲酒，正入醉鄉。此時天有三鼓，暫且不必回稟，且把他押在通天窟內收起來。我先去找著何頭兒，將這寶劍交明，然後再去回話。」說罷，推推擁擁的往南而去。走不多時，只見有個石門，卻是由山根鑿出來的，雖是雙門，卻是一扇活的，那一扇是隨石的假門。假門上有個大銅環。莊丁上前用力把銅環一拉，上面有消息將那扇活門撐開，剛剛進去一人，便把展爺推進去。莊丁一鬆手，銅環往回裡一拽，那扇門就關上了。此門非從外面拉環，是再不能開的。

展爺到了裡面，覺得冷森森一股寒氣侵人，原來裡面是個嘎嘎兒，全無抓手，用油灰抹亮，惟獨當中卻有一縫，望時可以見天。展爺明白叫通天窟。借著天光，又見有一小橫匾，上寫「氣死貓」三個紅字。匾是粉白地的。展爺到了此時，不覺長歎一聲道：「哎！我展熊飛枉自受了朝廷的四品護衛之職，不想今日誤中奸謀，被擒在此。」剛然說完，只聽有人叫「苦」，把個展爺嚇了一跳，忙問道：「你是何人？快說。」那人道：「小人姓郭名彰，乃鎮江人氏。只因帶了女兒上瓜州投親，不想在渡船遇見頭領胡烈，將我父女搶至莊上，欲要將我女兒與什麼五員外為妻。我說女兒已有人家，今到瓜州投親就是為完成此事。誰知胡烈聽了，登時翻臉，說小人不識抬舉，就把我捆起來，監禁在此。」展爺聽罷，氣沖牛斗，一聲怪叫道：「好白玉堂呀！你做的好事，你還稱甚麼義士！你只是綠林強寇一般。我展熊飛尚能出此陷阱，我與你誓不兩立。」郭彰又問了展爺因何至此，展爺便說了一遍。

忽聽外面嚷道：「帶刺客！帶刺客！員外立等。」此時已交四鼓。早見呼嚕嚕石門已開。展爺正要見白玉堂，述他罪惡，替郭老辨冤，急忙出來問道：「你們員外可是白玉堂？我正要見他！」氣忿忿的，邁開大步，跟莊丁來至廳房以內，見燈燭光明，迎面設著酒筵，上面坐一人白面微鬚，卻是白面判官柳青，旁邊陪坐的正是白玉堂。他明知展爺已到，故意的大言不慚，談笑自若。

展爺見此光景，如何按納得住，雙眼一瞪，一聲吆喝道：「白玉堂！你將俺展某獲住，便要怎麼？講！」白玉堂方才回過頭來，佯作吃驚道：「噯呀！原來是展兄。手下人如何回說我是刺客呢，實在不知。」連忙過來，親解其縛，又謝罪道：「小弟實在不知展兄駕到，只說擒住刺客，不料卻是「御貓」，真是意想不到之事！」又問柳青道：「柳兄不認得麼？此位便是南俠展熊飛現授四品護衛之職，好本領，好劍法，天子親賜封號「御貓」便是。」展爺聽了，冷笑道：

「可見山野的綠林，無知的草寇，不知法紀。你非君上，也非官長，何敢妄言刺客二字，說得無倫無理。這也不用苛責於你。但只是我展某今日誤墮於你小巧奸術之中，遭擒被獲。可惜我展某時乖運蹇，未能遇害於光明磊落之場，竟自葬送在山賊強徒之手，乃展某之大不幸也。」白玉堂聽了此言，心中以為展爺是氣忿的話頭，他卻嘻嘻笑道：「小弟白玉堂行俠尚義，從不劫掠搶掠，展兄何故口口聲聲呼小弟為山賊盜寇。此言太過，小弟實實不解。」展爺惡唾一口道：「你此話哄誰！既不劫掠搶掠，為何將郭老兒父女擒來，硬要霸佔人家有婿之女。那老兒不允，你便把他囚禁在通天窟內。似此行為，非強寇而何？還敢大言不慚，說俠義二字，豈不令人活活羞死，活活笑死！」玉堂聽了，驚駭非常，道：「展兄此事從何說起？」展爺便將在通天窟遇郭老的話說了一遍。白玉堂道：「既有胡烈，此事便好辦了。展兄請坐，待小弟立刻此事。」急令人將郭彰帶來。

不多時郭彰帶到，伴當對他，指著白玉堂道：「這是我家五員外。」郭老連忙跪倒，向上叩頭，口稱：「大王爺爺，饒命呀，饒命！」展爺在旁聽了呼他大王，不由哈哈大笑，忿恨難當。白玉堂卻笑著道：「那老兒不要害怕。我非山賊盜寇，不是甚麼大寨主。」伴當在旁道：「你稱呼員外。」郭老道：「員外在上，聽老兒訴稟。」便將帶領女兒上瓜州投親，被胡烈截住為給員外提親，因未允，將小老兒囚禁在山洞之內，細細說了一遍。玉堂道：「你女兒現在何處？」郭彰道：「聽胡烈說，將我女兒交在後面去，不知是何去處。」白玉堂立刻叫伴當近前道：「你去將胡烈好好喚來，不許提郭老者之事。倘有洩露，立追狗命。」伴當答應，實時奉命去了。

少時，同烈來到。胡烈面有得色，參見已畢。白玉堂已將郭老帶在一邊，笑容滿面道：「胡頭兒，你連日辛苦了！這幾日船上可有甚麼事情沒有？」胡烈道：「並無別事。小人正要回稟員外，只因昨日有父女二人乘舟過渡，小人見他女兒頗有姿色，卻與員外年紀相仿。小人見員外無家室，意欲將此女留下與員外成其美事，不知員外意下如何？」說罷，滿臉忻然，似乎得意。白玉堂聽了胡烈一片言語，並不動氣，反倒哈哈大笑道：「不想胡頭兒你竟為我如此掛心。但只一件，你來的不多日期，如何深得我心呢？」

原來胡烈他弟兄兩個，兄弟名叫胡奇，皆是柳青新近薦過來的。只聽胡烈道：「小人既來伺候員外，必當盡心報效；倘若不秉天良，還敢望員外疼愛？」胡烈說至此，以為必合了玉堂之心。他那知玉堂狠毒至甚，耐著性兒道：「好，好！真是難為你。此事可是我素來有這個意呀，還是別人告訴你的呢，還是你自己的主意呢？」胡烈此時，惟恐別人爭功，連忙道：「是小人自己巴結，一團美意，不用員外吩咐，也無別人告訴。」白玉堂回頭向展爺道：「展兄可聽明白了？」展爺已知胡烈所為，便不言語了。

白玉堂又問：「此女現在何處？」胡烈道：「已交小人妻子好生看待。」白玉堂道：「很好。」喜笑顏開，湊到胡烈跟前，冷不防用了個冲天炮泰山勢，將胡烈踢倒。急擎寶劍，將胡烈左膀砍傷，疼得個胡烈滿地打滾。上面柳青看了，白臉上青一塊，紅一塊，心中好生難受，又不敢勸解，又不敢攔阻。只聽白玉堂吩咐伴當，將胡烈搭下去，明日交松江府辦理。立刻喚伴當到後面將郭老女兒增嬌叫丫環領至廳上，當面交與郭彰。又問他：「還有甚麼東西？」郭彰道：「還有兩個棕箱。」白爺連忙命人即刻抬來，叫他當面點明。郭彰道：「鑰匙現在小老兒身上，箱子是不用檢點的。」白爺叫伴當取了二十兩銀子賞了郭老，又派了頭領何壽帶領水手用妥船將他父女二人連夜送到瓜州，不可有誤。郭彰千恩萬謝而去。

此時已交五鼓，這裡白爺笑盈盈的道：「展兄，此事若非兄臺被擒在山窟之內，小弟如何知道胡烈所為，險些兒壞了小弟名頭。但小弟的私事已結，只是展兄的官事如何呢？展兄此來必是奉相諭叫小弟跟隨入都，但是我白某就這樣隨了兄臺去麼？」展爺道：「依你便怎麼樣呢？」玉堂道：「也無別的。小弟既將三寶盜來，如今展兄必須將三寶盜去。倘能如此，小弟甘拜下風，情願跟隨展兄上開封府去；如不能時，展兄也就不必再上陷空島了。」此話說至此，明露著叫展爺從此後隱姓埋名，再也不必上開封府了。展爺聽了連聲道：「很好，很好。我須要問明，在於何日盜寶？」白玉堂道：「日期近了，少了，顯得為難展兄。如今定下十日期限；過了十日，展兄可惜地回開封府罷。」展爺道：「誰與你鬥口。俺展熊飛只定於三日內就要得回三寶。那時不要改口。」玉堂道：「如此很好。若要改口，豈是丈夫所為。」說罷，彼此擊掌。白爺又叫伴當將展爺送到通天窟內。可憐南俠被禁在山洞之內，手中又無利刃，如何能脫此陷阱。暫且不表。

再說郭彰父女跟隨何壽來到船艙之內，何壽坐在船頭順流而下。郭彰悄悄向女兒增嬌道：「你被掠之後，在於何處？」增嬌道：「是姓胡的將女兒交與他妻子，看承得頗好。」又問：「爹爹如何見得大王，就能釋釋放呢？」郭老便說起在山洞內遇見開封府展老爺號御貓的，多虧他見了員外，也不知是什麼大王，分析明白，才得釋放。增嬌聽了，感念展爺之至。正在談論之際，忽聽後面聲音：「船裡頭不要走了，五員外還有話說呢。快些攏住呀。」何壽聽了，有些遲疑道：「方才員外吩咐明白了，如何又有話說呢？難道此時反悔了不成？若真如此，不但對不過姓展的，連姓柳的也對不住了；慢說他等，就是我何壽，以後也就瞧他不起了。」

只見那只船如弩箭一般，及至切近，見一人撲的一聲，跳上船來。趁著月色看時，卻是胡奇，手持利刃，怒目橫眉，道：「何頭兒且將他父女留下，俺要替哥哥報仇。」何壽道：「胡二哥此言差矣。此事原是令兄不是，與他父女何干。再者，我奉員外之命送他父女，如何私自留下與你？有什麼話，你找員外去，莫要耽延我的事體。」胡奇聽了，一瞪眼，一聲怪叫道：「何壽！你敢不與我留下？」何壽道：「不留便怎麼樣？」胡奇舉起撲刀，就砍將下來。何壽卻未防備，不曾帶得利刃，一哈腰提起一塊船板，將刀迎住。此時郭彰父女在艙內疊疊連聲喊叫：「救人呀，救人！」胡奇與何壽動手，究竟船板輪轉太夯，何壽看看不敵。可巧腳下一蹣，就勢落下水去。兩個水手一見，撲咚撲咚也跳在水內。胡奇滿心得意，郭彰五內著急。

忽見上流趕下一隻快船，上有五六個人，已離此船不遠，聲聲喝道：「你這廝不知規矩！俺這蘆花蕩從不害人。你是晚生後輩呀，如何擅敢害人，壞人名頭？俺來也！你往那裡跑？」將身一縱，要跳過船來。不想船離過遠，腳剛踏到船邊，胡奇用撲刀一搨，那人將身一閃，只聽撲咚一聲，也落下水去。船已臨近，上面「嗖」「嗖」「嗖」跳過三人，將胡奇裹住，各舉兵刃。好胡奇！力敵三人，全無懼怯。誰知那個先落水的，探出頭來偷看熱鬧。見三個伙伴逼住胡奇，看看離自己不遠，他卻用手把胡奇的懷子骨揪住，往下一攏，只聽撲咚掉在水內。那人卻提定兩腳不放，忙用篙鉤搭住，拽上船來捆好。頭向下，腳朝上，且自控水。眾人七手八腳，連郭彰父女船隻駕起，竟奔蘆花蕩而來。

原來此船乃丁家夜巡船，因聽見有人呼救，急急向前，不料拿住胡奇，救了郭老父女。趕至泊岸，胡奇已醒，雖然喝了兩口水，無甚要緊。大家將他扶在岸上，推擁進莊。又差一個年老之人背定郭增嬌，差個少年有力的背了郭彰，一同到了菜花村，先差人通報大官人二官人去。

此時天有五鼓之半。這也是兆蘭兆蕙素日吩咐的，倘有緊急之事，無論三更半夜，只管通報，決不嗔怪。今日弟兄二人聽見拿住個私行劫掠謀人害命的，卻在南蕩境內，幸喜擒來，救了二人，連忙來到待客廳上。先把郭增嬌交在小姐月華

處，然後將郭彰帶上來，細細追問情由。又將胡奇來歷問明，方知他是新近來的，怨不得不知規矩則例。正在訊問間，忽見丫環進來道：「太太叫二位官人呢。」

不知丁母為著何事，下回分曉。

第五十五回 透消息遭困螺螄軒 設機謀夜投蚯蚓嶺

且說丁家兄弟聽見丁母叫他二人說話。大爺道：「原叫將此女交在妹子處；惟恐夜深驚動老人家。為何太太卻知道了呢？」二爺道：「不用猜疑，咱弟兄進去，便知分曉了。」弟兄二人住後而來。

原來郭增嬌來到月華小姐處，眾丫環圍著他問。郭增嬌便說起如何被掠，如何遭逢姓展的搭救。剛說到此，跟小姐的親近丫環，就追問起姓展的是何等樣人。郭增嬌道：「聽說是什麼御貓兒，現在也被擒困住了。」丫環聽到展爺被擒，就告訴了小姐。小姐暗暗吃驚，就叫他悄悄回太太去。自己帶了郭增嬌來到太太房內。太太又細細的問了一番，暗自思道：「展姑爺既來到松江，為何不到茱花村，反往陷空島去呢？或者是兆蘭兆蕙明知此事，卻暗暗的瞞著老身不成。」想到此，疼女婿的心盛，立刻叫他二人。

及至兆蘭二人來到太太房中，見小姐躲出去了，丁母面上有些怒色，問道：「你妹夫展熊飛來到松江，如今已被人擒獲，你二人可知道麼？」兆蘭道：「孩兒等實實不知。只因方才問那老頭兒，方知展兄早已在陷空島呢。他其實並未上茱花村來。孩兒等再不敢撒謊的。」丁母道：「我也不管你們知道不知道。那怕你們上陷空島跪門去呢，我只要我的好好女婿便了。我算是將姓展的交給你二人了；倘有差池，我是不依的。」兆蕙道：「孩兒與哥哥明日急急訪查就是了。請母親安歇罷。」二人連忙退出。

大爺道：「此事太太如何知道的這般快呢？」二爺道：「這明是妹子聽了那女子言語，趕著回太太。此事全是妹子攛掇的。不然，見了咱們進去，如何卻躲開了呢？」大爺聽了，倒笑起來了。二人來到廳上，即派妥當伴當四名，另備船隻，將棕箱抬過來，護送郭彰父女上瓜州，務要送到本處，叫他親筆寫回信來。郭彰父女千恩萬謝的去了。

此時天已黎明。大爺便向二爺商議，以送胡奇為名，暗暗探訪南俠的消息，丁二爺深以為然。次日，便備了船隻，帶上兩個伴當，押著胡奇並原來的船隻，來到盧家莊內。早有人通知白玉堂。白玉堂已得了何壽從水內回莊，說胡奇替兄報仇之信；後又聽說胡奇被北蕩的人拿去，將郭彰父女救了，料定茱花村必有人前來。如今聽說丁大官人親送胡奇而來，心中早已明白，是為南俠，不是端端的為胡奇。略為忖度，便有了主意，連忙迎出門來，各道寒暄，執手讓到廳房，又與柳青彼此見了。丁大爺先將胡奇交代。白玉堂自認失察之罪，又謝兆蘭護送之情，謙遜了半晌，大家就座。便吩咐將胡奇、胡烈一同送往松江府究治。即留丁大爺飲酒暢敘。兆蘭言語謹慎，毫不露於形色。

酒至半酣，丁大爺問起：「五弟一向在東京，作何行止？」白玉堂便誇張起來，如何寄柬留刀，如何忠烈祠題詩，如何萬壽山殺命，又如何攬攬龐太師誤殺二妾，漸漸說到盜三寶回莊：「不想目下展熊飛自投羅網，已被擒獲。我念他是個俠義之人，以禮相待。誰知姓展的不懂交情。是我一怒，將他一刀……」剛說到此，只聽丁大爺不由得失聲道：「哎喲！」雖然哎喲出來，卻連忙收神，改口道：「賢弟，你此事卻鬧大了。豈不知姓展的乃朝廷的命官，現奉相爺包公之命前來。你若真要傷了他的性命，便是背叛，怎肯與你甘休？事體不妥，此事豈不是你鬧大了麼？」白玉堂笑吟吟的道：「別說朝廷不肯甘休，包相爺那裡不依；就是丁兄昆仲大約也不肯與小弟甘休罷。小弟雖胡塗，也不至到如此田地，方才之言特取笑耳。小弟已將展兄好好看承，候過幾日，小弟將展兄交付仁兄便了。」丁大爺原是個厚道之人，吃白玉堂這一番奚落，也就無話可說了。

白玉堂卻將丁大爺暗暗拘留在螺螄軒內，左旋右轉，再也不能出來。兆蘭卻也無可如何，又打聽不出展爺在於何處，整整的悶了一天。到了掌燈之後，將有初鼓，只見一老僕從軒後不知何處過來，帶領著小主約有八九歲，長的方面大耳，面龐兒頗似盧方。那老僕向前參見了丁大爺。又對小主說道：「此位便是茱花村丁大員外，小主上前拜見。」只見這小孩深深打了一恭，口稱：「丁叔父在上，姪兒盧珍拜見。奉母親之命，特來與叔父送信。」丁兆蘭已知是盧方之子，連忙還禮。便問老僕道：「你主僕到此何事？」老僕道：「小人名叫焦能。只因奉主母之命，惟恐員外不信，特命小主跟來。我的主母說：「自從五員外回莊以後，每日不過早間進內請安一次，並不面見，惟有傳話而已。所有內外之事，任意而為，毫無商酌。」我家主母也不計較於他。誰知上次五員外把護衛展老爺拘留在通天窟內。今聞得又把大員外拘留在螺螄軒內。此處非本莊人不能出入，恐怕耽誤日期，有傷護衛展老爺；故此特派小人送信。大員外須急急寫信，小人即刻送到茱花村，交付二員外，早為計較方好。」又聽盧珍道：「家母多多拜上丁叔父。此事須要找著我爹爹，大家共同計議，方才妥當。叫姪兒告訴叔父，千萬不可遲疑，愈速愈妙。」丁大爺連連答應，立刻修起書來，交給焦能，連夜趕到茱花村投遞。焦能道：「小人須打聽五員外安歇了，抽空方好到茱花村去。不然，恐五員外犯疑。」丁大爺點頭道：「既如此，隨你的便罷了。」又對盧珍道：「賢姪回去，替我給母親請安。就說一切事體，我已盡知，是必趕緊辦理，再也不能耽延，勿庸掛念。」

盧珍連連答應，同定焦能，轉向後面，繞了幾個蝸角，便不見了。

且說兆蕙在家，直等了哥哥一天不見回來。到掌燈後，卻見跟去的兩個伴當回來，說道：「大員外被白五爺留住了，要盤桓幾日方回來。再者大員外悄悄告訴小人說：「展姑爺尚然不知下落，須要細細訪查。」叫告訴二員外，太太跟前就說展爺在盧家莊頗好，並沒甚麼大事。」丁二爺聽了點了點頭，道：「是了，我知道了，你們歇著去罷。」兩個伴當去後，二爺細揣此事，好生的游疑。這一夜何曾合眼。

天未黎明，忽見莊丁進來報道：「今有盧家莊一個老僕名叫焦能，說給咱們大爺送信來了。」二爺道：「將他帶進來。」不多時，焦能進來，參見已畢，將丁大爺的書信呈上。二爺先看書皮，卻是哥哥的親筆，然後開看；方知白玉堂將自己的哥哥拘留在螺螄軒內，不由得氣悶。心中一轉，又恐其中有詐，復又生起疑來。別是他將我哥哥拘留住了，又來誑我了罷？

正在胡思，忽又見莊丁跑進來，報道：「今有盧員外徐員外蔣員外俱各由東京而來，特來拜望，務祈一見。」二爺連聲道：「快請。」自己也就迎了出去。彼此相見，各敘闊別之情，讓到客廳。焦能早已上前拜見。盧方便問道：「你如何在此？」焦能將投書前來，一一回明。二爺又將救了郭彰父女，方知展兄在陷空島被擒的話，說了一遍。盧方剛要開言，只聽蔣平說道：「此事只好眾位哥哥們辛苦辛苦，小弟是要告病的。」二爺道：「四哥何出此言？」蔣平道：「咱們且到廳上再說。」

大家也不謙遜，盧方在前，依次來到廳上，歸座獻茶畢。蔣平道：「不是小弟推諉。一來五弟與我不對勁兒，我要露了

面，反為不美；二來我這幾日肚腹不調，多半是痢疾，一路上大哥三哥盡知。慢說我不當露面，就是眾位哥哥們去也是暗暗去，不可叫老五知道。不過設個法子，救出展兄，取了三寶。至於老五拿得住他拿不住他，不定他歸服不歸服。巧咧，他見事體不妥，他還會上開封府自行投首呢。要是那末一行，不但展大哥沒趣兒，就是大家都對不起相爺。那才是一網打盡，把咱們全著吃了呢。」二爺道：「四哥說得不差，五弟的脾氣竟是有。」徐慶道：「他若真要如此，叫他先吃我一頓好拳頭。」二爺笑道：「三哥又來了，你也要摸得著五弟呀。」盧方道：「似此如之奈何？」蔣平道：「小弟雖不去，真個的連個主意也不出麼。此事全在丁二弟身上。」二爺道：「四哥派小弟差使，小弟焉敢違命。只是陷空島的路徑不熟，可怎麼樣呢？」蔣平道：「這倒不妨。現在焦能在此，先叫他回去，省得叫老五設疑。叫他於二鼓時在蚯蚓嶺接待丁二弟，指引路徑如何？」二爺道：「如此甚妙。但不知派我什麼差使？」蔣平道：「二弟你比大哥三哥靈便，沉重就得你擔。第一先救展大哥，其次盜回三寶。你便同展大哥在五義廳的東竹林等候，大哥三哥在五義廳的西竹林等候，彼此會了齊，一擁而入。那時五弟也就難脫身了。」大家聽了，俱各歡喜。先打發焦能回去，叫他知會丁大爺放心，務於二更時在蚯蚓嶺等候丁二爺，不可有誤。焦能領命去了。

這裡眾人飲酒吃飯，也有閒談的，也有歇息的。惟有蔣平擠眉弄眼的，說肚腹不快，連酒飯也未曾好生吃。看看天色已晚，大家飽餐一頓，俱各裝束起來。盧大爺徐三爺先行去了。丁二爺吩咐伴當：「務要精心伺候四老爺。倘有不到之處，我要重責的。」蔣平道：「丁二賢弟只管放心前去。劣兄偶染微疾，不過歇息兩天就好了，賢弟治事要緊。」

丁二爺約有初更之後，別了蔣平，來到泊岸，駕起小舟，竟奔蚯蚓嶺而來。到了臨期，辨了方向，與焦能所說無異。立刻棄舟上嶺，叫水手將小船放到蘆葦深處等候。兆蕙上得嶺來，見蚰蜒小路，崎嶇難行，好容易上到高峰之處，卻不見焦能在此。二爺心下納悶，暗道：「此時已有二更，焦能如何不來呢？」就在平坦之地，趁著月色往前面一望，便見碧澄澄一片清波，光華蕩漾，不覺詫異道：「原來此處還有如此的大水！」再細看時，洶湧異常，竟自無路可通。心中又是焦急，又是懊悔，道：「早知此處有水，就不該在此約會，理當乘舟而入。一又不見焦能，難道他們另有什麼詭計麼？」

正在胡思亂想，忽見順流而下，有一人竟奔前來。丁二爺留神一看，早聽見那人道：「二員外早來了麼？怨老奴來遲。」兆蕙道：「來的可是焦管家麼？」彼此相迎，來至一處。兆蕙道：「你如何踏水前來？」焦能道：「那裡的水？」丁二爺道：「這一帶汪洋，豈不是水？」焦能笑道：「二員外看差了，前面乃青石潭，此是我們員外隨著天然勢修成的。慢說夜間看著是水，就是白晝之間遠遠望去，也是一片大水。但凡不知道的，早已繞著路往別處去了。惟獨本莊俱各知道，只管前進，極其平坦，全是一片青石砌成，二爺請看，凡有波浪處全有石紋，這也是一半天然，一半人力湊成的景致；故取名叫做青石潭。」說話間，已然步下嶺來。到了潭邊，丁二爺慢步試探而行，果然平坦無疑，心下暗暗稱奇，口內連說：「有趣，有趣。」又聽焦能道：「過了青石潭，那邊有個立峰石，穿過松林，便是上五義廳的正路。此路比進莊門近多了。員外記明白了。老奴也就要告退了，省得俺家五爺犯想生疑。」兆蕙道：「有勞管家指引，請治事罷。」只見焦能往斜刺裡小路而去。

丁二爺放心前進，果見前面有個立峰石。但見松柏參天，黑黯黯的一望無際，隱隱的見東北一點燈光，忽悠悠而來。轉眼間，又見正西一點燈光也奔這條路來。丁二爺便測度必是巡更人，暗暗隱在樹後，正在兩燈對面。忽聽東北來的說道：「六哥，此時你往那裡去？」又聽正西來的道：「什麼差使呢，冤不冤咧，弄了個姓展的關在通天窟內。員外說李三一天一天的醉而不醒、醒而不醉的，不放心，偏偏的派了我幫著他看守。方才員外派人送了一桌菜一壇酒給姓展的。我想他一個人也吃不了這些，也喝不了這些。我合李三兒商量商量，莫若給姓展的送進一半去，咱們留一半受用。誰知那姓展的不知好歹，他說菜是剩的，酒是渾的，罈子也摔了，盤子碗也砸了，還罵了個河涸海乾。老七，你說可氣不可氣？因此我叫李三兒看著，他又醉的不能動了，只得我回員外一聲兒。這個差使，我真幹不來。別的罷了，這個罵，我真不能答應。老七，你這時候往那裡去？」那東北來的道：「六哥，休再提起。如今咱們五員外也不知是甚麼咧。你才說弄了個姓展的，你還沒細打聽呢。我們那裡還有個姓柳的呢，如今又添上茉花村的丁大爺，天天一塊吃喝，吃喝完了把們送往咱們那個瞞心昧己的窟兒裡一關，也不叫人家出來，又不叫人家走，彷彿怕泄了什麼天機似的。六哥你說，咱們五員外脾氣兒改得還了得麼？目下又合姓柳的姓丁的喝呢。偏偏那姓柳的要瞧什麼「三寶」；故此我奉員外之命特上連環窟去。六哥，你不用抱怨了，此時差使，只好當到那兒是那兒罷。等著咱們大員外來了，再說罷。」正西的道：「可不是這麼呢，只好混罷咧。」說罷，二人各執燈籠，分手散去。

不知他二人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六回 救妹夫巧離通天窟 獲三寶驚走白玉堂

且說那正西來的姓姚行六，外號兒搖晃山；那正東北來的姓費行七，外號兒叫爬山蛇。他二人路上說話，不提防樹後有人竊聽。姚六走得遠了；這裡費七被丁二爺追上，從後面一伸手將脖項掐住，按倒在地，道：「費七，你可認得我麼？」費七細細一看道：「丁二爺，為何將小人擒住？」丁二爺道：「我且問你，通天窟在於何處？」費七道：「從此往西去不遠，往南一稍頭，便看見隨山勢的石門，那就是通天窟。」二爺道：「既如此，我合你借宗東西，將你的衣服腰牌借我一用。」費七連忙從腰間遞過腰牌，道：「二員外，你老讓我起來，我好脫衣裳呀。」丁二爺將他一提，攏住髮辮，道：「快脫。」費七無奈，將衣裳脫下。丁二爺拿了搭包，又將他拉到背眼的去處，揀了一棵合抱的松樹，叫他將樹抱住，就用搭包捆縛結實。費七暗暗著急道：「不好！我別要栽了罷。」忽聽丁二爺道：「張開口。」早把一塊衣襟塞住，道：「小子，你在此等到天亮，橫豎有人前來救你。」費七哼了一聲，口中不能說，心裡卻道：「好德行！虧了這個天不甚涼；要是冷天，饑凍死了，別人遠遠的瞧著，拿著我還當做早魃呢。」

丁二爺此時已將腰牌掖起，披了衣服，竟奔通天窟而來。果然隨山石門，那邊又有草團瓢三間。已聽見有人唱：「有一個柳迎春哪，他在那個井呵，井呵唔邊哪，汲味汲味水啣！」丁二爺高聲叫道：「李三哥，李三哥。」只聽醉李道：「誰呀？讓我把這個小腔兒唱完了呵。」早見他趑趑趑趑的出來，將二爺一看，道：「噯呀！少會呀，尊駕是誰呀？」二爺道：「我姓費行七，是五員外新挑來的。」說話間，已將腰牌取出，給他看了。」醉李道：「老七，休怪哥哥說，你這個小模樣子伺候五員外，叫哥哥有點不放心呀。」丁二爺連忙喝道：「休得胡說！我奉員外之命。因姚六回了員外，說姓展的挑眼將酒飯砸了，員外不信，叫我將姓展的帶去與姚六質對質對。」醉李聽了道：「好兄弟，你快將這姓展的帶了去罷！他沒有一頓不鬧的，把姚六罵得不吐核兒，卻沒有罵我。——甚麼緣故呢？我是不敢上前的。再者那個門我也拉不動他。」丁二爺道：「員外立等，你不開門，怎麼樣呢？」醉李道：「七兄弟，勞你的駕罷！你把這邊假門的

銅環拿住了，往懷裡一帶，那邊的活門就開了。哥哥喝醉了，那裡有這樣的力氣呢？你拉門，哥哥叫姓展的，好不好？」丁二爺道：「既是如此……」上前攏住銅環，往懷裡一拉，輕輕的門就開了。醉李道：「老七，好兄弟！你的手頭兒可以。怨得五員外把你挑上呢。」他又扒著石門道：「展老爺，展老爺，我們員外請你老呢。」只見裡面出來一人道：「夤夜之間，你們員外又請我作甚麼？難道我怕他有甚麼埋伏麼？快走，快走！」

丁二爺見展爺出來，將手一鬆，那石門已然關閉。向前引路，走不多遠，便煞住腳步，悄悄的道：「展兄可認得小弟麼？」展爺猛然聽見，方細細留神，認出是兆蕙，不勝歡喜，道：「賢弟從何而來？」二爺便將眾兄弟俱來了的話說了。又見迎面有燈光來了。他二人急閃入林後，見二人抬定一壇酒，前面是姚六，口中抱怨道：「真真的咱們員外，也不知是安著甚麼心？好酒好菜的供養著他，還討不出好來。也沒見這姓展的太不知好歹，成日家罵不絕口。……」

剛說到此，恰恰離丁二爺不遠。二爺暗暗將腳一勾，姚六往前一撲，口中哎呀道：「不好！」咕咚一克嚟一撲哧。咕咚是姚六爬下了，克嚟是酒罈子砸了，撲哧是後面的人躺在撒的酒上了。丁二爺已將姚六按住，展爺早把那人提起。姚六認得丁二爺道：「二員外，不干小人之事。」又見揪住那人的是展爺，連忙央告道：「展老爺，也沒有他的事情。求二位爺饒恕。」展爺道：「你等不要害怕，斷不傷害你等。」二爺道：「雖然如此，卻放不得他們。」於是將他二人也捆縛在樹上，塞住了口。

然後展爺與丁二爺悄悄來到五義廳東竹林內，聽見白玉堂又派了親信伴當白福，快到連環窟催取三寶。展爺便悄悄的跟了白福而來。到了竹林衝要之地，展爺便煞住腳步，竟等截取三寶。

不多時，只見白福提著燈籠，托著包袱，嘴裡哼著唱灤州影。他可一壁唱著，一壁回頭往後瞧。越唱越瞧得利害，心中有些害怕，覺得身後吡拉吡拉的響。將燈往身後一照，仔細一看，卻是枳荊紮在衣襟之上，口中嘟囔道：「我說是甚麼響呢？怪害怕的。原來是他呀。」連忙擲下燈籠，放下包袱，回身摘去枳荊。轉臉兒看，燈籠滅了，包袱也不見了。這一驚非小，剛要找尋，早有人從背後抓住道：「白福，你可認得我麼？」白福仔細看時，卻是展爺，連忙央告道：「展老爺，小人白福不敢得罪你老，這是何苦呢？」展爺道：「好小子，你放心。我斷不傷害於你。你須在此歇息歇息，再去不遲。」說話間，已將他雙手背剪。白福道：「怎麼，我這麼歇息麼？」展爺道：「你這麼著不舒服，莫若爬下。」將他兩腿往後一撩，手卻往前一按。白福如何站得住，早已爬伏在地。展爺見旁邊有一塊石頭，端起來，道：「我與你蓋上些兒，看夜靜了著了涼。」白福噁呀道：「展老爺，這個被兒太沉！小人不冷，不勞展老爺疼愛我。」展爺道：「動一動我瞧瞧，如若嫌輕，我再給你蓋上一個。」白福連忙接言道：「展老爺，小人就只蓋一個被的命；若是再蓋上一塊，小人就折受死了。」展爺料他也不能動了，便奔樹根之下，取來包袱。誰知包袱卻不見了。展爺吃這一驚，可也不小。

正在詫異間，只見那邊人形兒一晃，展爺趕步上前。只聽撲哧一聲，那人笑了。展爺倒嚇了一跳，忙問道：「誰？」一壁問，一壁看，原來是三爺徐慶。展爺便問：「三弟幾時來的？」徐爺道：「小弟見展兄跟他下他來，惟恐三寶有失，特來幫扶。不想展兄只顧給白福蓋被，卻把包袱拋露在此。若非小弟收藏，這包袱不知落於何人之手了。」說話間，便從那邊一塊石下將包袱掏出，遞給展爺。展爺道：「三弟如何知道此石之下，可以藏得包袱呢？」徐爺說：「告訴大哥說，我把這陷空島大小去處，凡有石塊之處或通或塞，別人皆不能知，小弟沒有不知道的。」展爺點頭道：「三弟真不愧穿山鼠了。」

二人離了松林，竟奔五義廳而來。只見大廳之上中間桌上設著酒席，丁大爺坐在上首，柳青坐在東邊，白玉堂坐在西邊，左脅下帶著展爺的寶劍。見他前仰後合，也不知是真醉呀，也不知是假醉，信口開言道：「小弟告訴二位兄長說：總要叫姓展的服輸到地兒，或將他革了職，連包相也得處分，那時節小弟心滿意足，方才出這口惡氣。我只看將來我那些哥哥們，怎麼見我？怎麼對過開封府？」說罷，哈哈大笑。上面丁兆蘭卻不言語。柳青在旁，連聲誇贊。

外面眾人俱各聽見。惟獨徐爺心中按捺不住，一時性起，手持利刃，竟奔廳上而來。進得門來，口中說道：「姓白的，先吃我一刀。」白玉堂正在那裡談得得意，忽見進來一人手舉鋼刀，竟奔上來了。忙取腰間寶劍，一罷咧，不知何時失去。（誰知丁大爺見徐爺進來，白五爺正在出神之際，已將寶劍竊到手中。）白玉堂因無寶劍，又見刀臨頭，將身向旁邊一閃，將椅子舉起往上一迎。只聽拍的一聲，將椅背砍得粉碎。徐爺又掄刀砍來，白玉堂閃在一旁，說道：「姓徐的，你先住手。我有話說。」徐爺聽了，道：「你說，你說！」白玉堂道：「我知你的來意。知道拿住展昭，你會合丁家兄弟前來救他。但我有言在先，已向展昭言明：不拘時日，他如能盜回三寶，我必隨他到開封府去。他說只用三天，即可盜回。如今雖未滿限，他尚未將三寶盜回。你明知他斷不能盜回三寶，恐傷他的臉面。今仗著人多，欲將他救出，三寶也不要了，也不管姓展的怎麼回覆開封府，怎麼臉面見我。你們不要臉，難道姓展的也不要臉麼？」徐爺聞聽，哈哈大笑，道：「姓白的，你還作夢呢！」即回身大叫：「展大哥，快將三寶拿來。」早見展爺托定三寶，進了廳內，笑吟吟的道：「五弟，劣兄幸不辱命。果然未出三日，已將三寶取回，特來呈閱。」

白玉堂忽然見了展爺，心中納悶，暗道：「他如何能出來呢？」又見他手托三寶，外麵包的包袱還是自己親手封的，一點也不差，更覺詫異。又見盧大爺丁二爺在廳外站立。心中暗想道：「我如今要隨他們上開封府，又滅了我的銳氣；若不同他們前往，又失卻前言。」正在為難之際，忽聽徐爺嚷道：「姓白的，事到如今，你又有何說？」白玉堂正無計脫身，聽見徐爺之言，他便拿起砍傷了的椅子向徐爺打去。徐爺急忙閃過，持刀砍來。白玉堂手無寸鐵，便將蔥綠擎腕下從後身脊縫撕為兩片，雙手掄起，擋開利刃，急忙出了五義廳，竟奔西邊竹林而去。盧方向前說道：「五弟且慢，愚兄有話與你相商。」白玉堂並不答言，直往西去。丁二爺見盧大爺不肯相強，也就不好追趕。只見徐爺持刀緊緊跟隨。白玉堂恐他趕上，到了竹林密處，即將一片蔥綠擎搭在竹子之上。徐爺見了，以為白玉堂在此歇息，躡足潛蹤，趕將上去，將身子往前一竄，一把抓住，道：「老五呀！你還跑到那裡去？」用手一提，卻是半片綠擎，玉堂不知去向，此時白玉堂已出竹林，竟往後山而去。看見立峰石，又將那片綠擎搭在石峰之上，他便越過山去。

這裡徐爺明知中計，又往後山追來。遠遠見玉堂在那裡站立，連忙上前。仔細一看，卻是立峰石上搭著半片綠擎，已知白玉堂去遠，追趕不及。暫且不表。

且說柳青正與白五爺飲酒，忽見徐慶等進來，徐爺就與五爺交手，見他二人出了大廳就不見了。自己一想：「我若偷偷兒的溜了，對不住眾人；若與他等交手，斷不能取勝。到了此時，說不得仗著膽子，只好充一次朋友。」想罷，將桌腿子卸下來，拿在手中，嚷道：「你等既與白五弟在神前結盟，死生共之。既有今日，何必當初？真乃叫我柳某好笑！」說罷，掄起桌腿，向盧方就打。盧方一肚子的氣，正無處可出。見柳青打來，正好拿他出氣。見他臨近，並不招架，將身一閃躲過，卻使了個掃堂腿。只聽撲通一聲，柳青仰面跌倒。盧爺叫莊丁將他綁了。莊丁上前將柳青綁好。柳青白醜醜一張面皮，只羞得紫微微滿面通紅，好生難看。

盧方進了大廳，坐在上面。莊丁將柳青帶到廳上。柳青便將二目圓睜，嚷道：「盧方，敢將柳某怎麼樣？」盧爺道：

「我若將你傷害，豈是我行俠尚義所為。所怪你者，實係過於多事耳。至我五弟所為之事，無須與你細談。叫莊丁將他放了去罷。」柳青到了此時，走也不好，不走也不好。盧方道：「既放了你，你還不走，意欲何為？」柳青道：「走不走麼？難道說，我還等著吃早飯麼？」說著話，搭搭訕訕的就溜之乎也。

盧爺便向展爺丁家兄弟說道：「你我仍須到竹林裡尋找五弟去。」展爺等說道：「大哥所言甚是。」正要前往，只見徐爺回來，說道：「五弟業已過了後山，去得蹤影不見了。」盧爺跌足道：「眾位賢弟不知，我這後山之下乃松江的江岔子。越過水面，那邊松江，極是快捷方式之路，外人皆不能到。五弟在山時，他自己練的獨龍橋，時常飛越往來，行如平地。」大家聽了同聲道：「既有此橋，咱們何不追了他去呢？」盧方搖頭道：「去不得，去不得！名雖叫獨龍橋，卻不是橋；乃是一根大鐵鏈，有樁二根，一根在山根之下，一根在那泊岸之上，當中就是鐵鏈。五弟他因不知水性，他就生心暗練此橋，以為自己能夠在水上飛騰越過，也是一片好勝之心。不想他閒時治下，竟為今日忙時用了。」眾人聽了，俱各發怔。

忽聽丁二爺道：「這可要應了蔣四哥的話了。」大家忙問甚麼話。丁二爺道：「蔣四哥早已說過：五弟不是沒有心機之人一巧咧，他要自行投到，把眾兄弟們一網打盡。看他這個光景，當真的他要上開封府呢。」盧爺展爺聽了，更覺為難，道：「似此如之奈何？我們豈不白費了心麼？怎麼去見相爺呢？」丁二爺道：「這倒不妨。還好，幸虧將三寶盜回，二位兄長也可以交差，蓋得過臉兒去。」丁大爺道：「天已亮了，莫若俱到舍下，與蔣四哥共同商量個主意才好。」

盧爺吩咐水手預備船隻，同上茱花村，又派人到蚯蚓灣蘆葦深處，告訴丁二爺昨晚坐的小船也就回莊，不必在那裡等了。又派人到松林將姚六費七白福等鬆放回來。丁二爺仍將湛盧寶劍交與展爺佩帶。盧爺進內略為安置，便一同上船，竟奔茱花村去了。

且說白玉堂越過後牆，竟奔後山而來。到了山根之下，以為飛身越渡，可到松江。仔細看時，這一驚非小。原來鐵鏈已斷，沉落水底。玉堂又是著急，又是為難，又恐後面有人追來。忽聽蘆葦之中，伊呀伊呀，搖出一隻小小漁船。玉堂滿心歡喜，連忙喚道：「那漁船快向這邊來，將俺渡到那邊，自有重謝。」只見那船上搖櫓的卻是個年老之人，對著白玉堂道：「老漢以捕魚為生，清早利市，不定得多少大魚。如今渡了客官，耽延工夫，豈不誤了生理？」玉堂道：「老丈，你只管渡我過去。到了那邊，我加倍賞你如何？」漁翁道：「既如此，千萬不可食言！老漢渡你就是了。」說罷，將船搖到山根。

不知白玉堂上船不曾，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七回 獨龍橋盟兄擒義弟 開封府包相保賢豪

且說白玉堂縱身上船，那船就是一晃，漁翁連忙用篙撐住，道：「客官好不曉事。此船乃捕魚小船，俗名划子，你如何用猛力一趁。幸虧我用篙撐住；不然，連我也就翻下水去了。好生的荒唐呀！」白玉堂原有心事，恐被人追上，難以脫身；幸得此船肯渡，他雖然叨叨數落，卻也毫不介意。那漁翁慢慢的搖起船來，撐到江心，卻不動了。便發話道：「大清早起的，總要發個利市。再者俗語說的是，「船家不打過河錢」。客官有酒資拿出來，老漢方好渡你過去。」白玉堂道：「老丈，你只管渡我過去，我是不失信的。」漁翁道：「難，難，難，難！口說無憑，多少總要憑信的。」白玉堂暗道：「叵耐這廝可惡！偏我來的倉猝，並未帶得銀兩。一也罷，且將我這件襯襖脫下給他。幸得裡面還有一件舊襯襖，尚可遮體。候渡到那面，再作道理。」想罷，只得脫下襯襖，道：「老丈，此衣足可典當幾貫錢鈔，難道你還不憑信麼？」漁翁接過抖開來，看道：「這件衣服，若是典當了，可以比捕魚有些利息了。客官休怪，這是我們船家的規矩。」

正說間，忽見那邊飛也似的趕了一隻漁船來，口中說道：「好呀！清早發利市，見者有分。須要沽酒請我的。」說話間，船已臨近。這邊的漁翁道：「甚麼大利市，不過是件衣服。你看看，可典多少錢鈔？」說罷，便將衣服擲過。那漁人將衣服抖開一看，道：「別管典當多少，足穀你我喝酒了。老兄，你還不口頭饞麼？」漁翁道：「我正在思飲，咱們且吃酒去。」只聽嗖的一聲，已然跳到那邊船上。那邊漁人將篙一支，登時飛也似的去了。

白玉堂見他們去了，白白的失去衣服，無奈何，自己將篙拿起來撐船。可煞作怪，那船不往前走，只是在江心打轉兒。不多會，白玉堂累得通身是汗，喘吁不止。自己發恨道：「當初與其練那獨龍橋的，何不下工夫練這漁船呢？今日也不至於受他的氣了。」正在抱怨，忽見小小艙內出來一人，頭戴斗笠，猛將斗笠摘下，道：「五弟久違了！世上無有十全的人，也沒有十全的事，你抱怨怎的？」白玉堂一看，卻是蔣平，穿著水靠，不由得氣沖霄漢，一聲怪叫道：「噯喲，好病夫！那個是你五弟？」蔣爺道：「哥哥是病夫，好稱呼呀。這也罷了。一當初叫你練練船隻，你總以為這沒要緊，必要練那出奇的頑意兒。到如今，你那獨龍橋那裡去了？」白玉堂順手就是一篙，蔣平他就順手落下水去。白玉堂猛然醒悟，道：「不好，不好！他善識水性，我白玉堂必被他暗算。」兩眼盡往水中注視。再將篙撥船時，動也不動，只急得他兩手緊煞。

忽見蔣平露出頭來，把住船邊，道：「老五呀！你喝水不喝？」白玉堂未及答言，那船已然底兒朝天，把個錦毛鼠弄成水老鼠了。蔣平恐他過於喝多了水，不是當耍的，又恐他不喝一點兒水，也是難纏的；莫若叫他喝兩三口水，趁他昏迷之際，將就著到了茱花村，就好說了。他左手揪住髮辮，右手托定腿窩，兩足踏水，不多時即到北岸，見有小船三四隻在那裡等候。這是蔣平臨過河拆橋時，就吩咐下的。船上共有十數人，見蔣爺托定白玉堂，大家便嚷道：「來了，來了！四老爺成了功了！上這裡來。」蔣爺來到切近，將白玉堂往上一舉。眾水手接過，便要控水。蔣爺道：「不消，不消。你們大家把五爺寒鴉赴水的背剪了，頭面朝下，用木槓即刻抬至茱花村。趕到那裡，大約五爺的水也控淨了，就甦醒過來了。」眾水手只得依命而行。七手八腳的捆了，用槓穿起，扯連扯連抬著個水淋淋的白玉堂，竟奔茱花村而來。

且說展熊飛同定盧方徐慶、兆蘭兆蕙相陪，來到茱花村內。剛一進門，二爺便問伴當道：「蔣四爺可好些了？」伴當道：「蔣四爺於昨晚二員外起身之後，也就走了。」眾人詫異，道：「往那裡去了？」伴當道：「小人也曾問來，說：「四爺病著，往何方去呢？」四爺說：「你不知道，我這病是不要緊的；皆因有個約會等個人，卻是極要緊的。」小人也就不敢深問，因此四爺也就走了。」眾人聽了，心中納悶，惟獨盧爺著急，道：「他的約會，我焉有不知的？從來沒提起過，好生令人不解。」丁大爺道：「大哥不用著急，且到廳上坐下，大家再作商量。」說話間，來到廳上。丁大爺先要去見丁母。眾人俱言：「代為叱名請安。」展爺說：「俟事體消停，再去面見老母。」丁大爺一一領命，進內去了。丁二爺吩咐伴當：「快快去預備酒飯。我們俱是鬧了一夜的了，又渴又饑。快些，快些！」伴當忙忙的傳往廚房去了。

少時，丁大爺出來，又一一的替老母問了眾人的好。又向展爺道：「家母聽見兄長來了，好生喜歡。言事情完了，還要見兄長呢。」展爺連連答應。早見伴當調開桌椅，安放杯箸。上面是盧方，其次展昭徐慶，兆蘭兆蕙在左位相陪。

剛然入座，才待斟酒，忽見莊丁跑進來，稟道：「蔣老爺回來了，把白五爺抬來了。」眾人聽了，又是驚駭，又是歡喜，連忙離座出廳，俱各迎將出來。到了莊門，果見蔣四爺在那裡吩咐，把五爺放下抽槓解縛。此時白玉堂已然吐出水來，雖然甦醒，尚不明白。盧方見他面目焦黃，渾身猶如水雞兒一般，不覺淚下。展爺早趕步上前，將白玉堂扶著坐起，慢慢喚道：「五弟醒來，醒來。」不多時，只見白玉堂微睜二目。看了看展爺，復又閉上。半晌，方啣道：「好病夫呀！淹得我好！淹得我好！」說罷，哇的一聲，又吐出許多清水，心內方才明白了。睜眼往左右一看，見展爺蹲在身旁，盧方在那裡拭淚，惟獨徐慶蔣平二人，一個是怒目橫眉，一個是嬉皮笑臉。白玉堂看見蔣爺，便要掙扎起來，道：「好病夫呀！我是不能與你干休的。」展爺連忙扶住，道：「五弟且看愚兄薄面，此事始終皆由展昭而起。五弟如有責備，你就責備展昭就是了。」丁家弟兄連忙上前扶起玉堂，說道：「五弟且到廳上去沐浴更衣後，有甚麼話再說不遲。」白玉堂低頭一看，見渾身連泥帶水好生難看，又搭著處處皆濕，遍體難受得很。到此時也沒了法子了，只得說：「小弟從命。」

大家步入莊門，進了廳房。丁二爺叫小童掀起套間軟簾，請白五爺進內。只見澡盆、堂布、香肥皂、胰子、香豆麵。？上放著洋布汗邊中衣、月白洋綢套褲、靴、襪、綠花氅、月白襯襖、絲？、大紅繡花武生頭巾，樣樣俱是新的。又見小童端了一磁盆熱水來，放在盆架之上，請五爺坐了，打開髮纂，先將髮內泥土洗去，又換水添上香豆麵洗了一回，然後用木梳通開，將髮纂挽好，紮好網巾。又見進來一個小童，提著一桶熱水注在澡盆之內，請五爺沐浴。兩個小童就出來了，白玉堂即將濕衣脫去，坐在矮凳之上，週身洗了，用堂布擦乾，穿了中衣等件。又見小童進來，換了熱水，請五老爺淨面。然後穿了衣服，戴了武生巾。其衣服靴帽尺寸長短，如同自己一樣，心中甚為感激丁氏兄弟，只是惱恨蔣平，心中忿忿。

只見丁二爺進來，道：「五弟沐浴已畢，請到堂屋中談話飲酒。」白玉堂只得隨出，見他仍是怒容滿面。盧方等立起身來說：「五弟，這邊坐，敘話。」玉堂也不言語。見方才之人皆在，惟不見蔣二爺，心中納悶。只見丁二爺吩咐伴當擺酒。片時工夫，已擺得齊整，皆是美味佳餚。丁大爺擎杯，丁二爺執壺，道：「五弟想已餓了，且喝一杯暖一暖寒氣。」說罷，斟上酒來，向玉堂說：「五弟請用。」白玉堂此時欲不飲此酒，怎奈腹中饑餓，不作臉的肚子咕嚕嚕的亂響，只得接杯一飲而盡。又斟了門杯。又給盧爺展爺徐爺斟了酒。大家入座。

盧爺道：「五弟，已往之事，一概不必提了。無論誰的不是，皆是愚兄的不是。惟求五弟同到開封府，就是給為兄的作了臉了。」白玉堂聞聽，氣沖斗牛，不好向盧方發作，只得說：「叫我上開封府，萬萬不能。」展爺在旁插言道：「五弟不要如此，凡事必須三思而後行，還是大哥所言不差。」玉堂道：「我管甚麼「三思」、「四思」，橫豎我不上開封府去。」

展爺聽了白玉堂之言，有許多的話要問他，又恐他有不順情理之言，還是與他鬧是不鬧呢？正在思想之際，忽見蔣爺進來，說：「姓白的，你別過於任性了。當初你向展兄言明盜回三寶，你就同他到開封府去；如今三寶取回，就該同他前往才是。即或你不肯同他前往，也該以情理相求。為何竟自逃走？不想又遇見我救了你的性命，又虧了丁兄給你換了衣服，如此看待，為的是成全朋友的義氣。你如今不到開封府，不但失信於展兄，而且對不住丁家兄弟。你義氣何在？」白玉堂聽了，氣得喊叫如雷，說：「好病夫呀！我與你勢不兩立了！」站起來，就奔蔣爺拚命。丁家兄弟連忙上前攔住，道：「五弟不可，有話慢說。」蔣爺笑道：「老五呀，我不與你打架。就是你打我，我也不還手。打死我，你給我償命。我早已知道你是沒見過大世面的，如今聽你所說之言，真是沒見過大世面。」白玉堂道：「你說，我沒見過大世面。你倒要說說我聽。」

蔣爺笑道：「你願聽，我就說與你聽。你說你到過皇宮內院，忠義祠題詩，萬代壽山前殺命，奏折內夾帶字條，大鬧龐府殺了侍妾。你說這都是人所不能的。這原算不了奇特，這不過是你仗著有飛簷走壁之能，黑夜裡無人看見，就遇見了皆是沒本領之人。這如何算得是大能幹呢？如何算得見過大世面呢？如若是見過世面，必須在光天化日之中，瞻仰過包相爺半堂問事，那一番的威嚴令人可畏。未升堂之時，先是有名頭的皂班、各項捕快、各項的刑具、各班的皂役，一班一班的由角門而進，將鐵鏈夾棍各樣刑具往堂上一放。又有王馬張趙將御劍請出。喊了堂威，左右排班侍立。相爺由屏風後步入公堂。那一番赤膽忠心為國為民一派的正氣，姓白的，你見了也就威風頓減。這些話彷彿我薄你。皆因你所為之事都是黑夜之間，人皆睡著，由著你的性兒，該殺的就殺，該偷的就偷拿了走了。若在白晝之間，這樣事全是不能行的。我說你沒見過大世面，所以不敢上開封府去，就是這個緣故。」

白玉堂不知蔣爺用的是激將法，氣得他三尸神暴出，五陵豪氣飛空，說：「好病夫！你把白某看作何等樣人？慢說是開封府，就是刀山箭林，也是要走走的。」蔣爺笑嬉嬉道：「老五哇，這是你的真話呀？還是仗著膽子說的呢？」玉堂嘆道：「這也算不了甚麼大事，也不便與你撒謊。」蔣爺道：「你既願意去，我還有話問你。這一起身雖則同行，你萬一故意落在後頭，我們可不能等你。你若逃了，我們可不能找你。還有一件事更要說明：你在皇宮內院幹的事情，這個罪名非同小可。到了開封府，見了相爺，必須小心謹慎，聽包相爺的鈞諭，才是大丈夫所為。若是你仗著自己有飛簷走壁之能，血氣之勇，不知規矩，口出胡言大話，就算不了行俠尚義英雄好漢，就是個渾小子，也就不必上開封府去了。你就請罷！再也不必出頭露面了。」白玉堂是個心高氣傲之人，如何能受得這些激發之言，說：「病夫，如今我也不合你論長論短。俟到了開封府，叫你看看白某是見過大世面，還是沒有見過大世面，那時再與你算帳便了。」蔣爺笑道：

「結咧！看你的好好勁兒了。好小子！敢作敢當，才是好漢呢。」兆蘭等恐他二人說翻了，連忙說道：「放著酒不吃，說這些不要緊的話作甚麼呢？」丁大爺斟了一杯酒，遞給玉堂；丁二爺斟了一杯酒，遞給蔣平，二人一飲而盡。然後大家歸座，又說了些閒話。

白玉堂向著蔣爺道：「我與你有何仇何恨？將我翻下水去，是何緣故？」蔣爺道：「五弟，你說話太不公道。你想想你作的事那一樣兒不利害，那一樣兒留情份，甚至說話都叫人磨不開。就是今日，難道不是你先將我一篙打下水去麼？幸虧我識水性；不然，我就淹死了。怎麼你倒惱我？我不冤死了麼？」說得眾人都笑起來了。丁二爺道：「既往之事，不必再說。莫若大家喝一回，吃了飯，也該歇息歇息了。」說罷，才要斟酒。

展爺道：「二位賢弟且慢，愚兄有個道理。」說罷，接過杯來，斟了一杯，向玉堂道：「五弟，此事皆因愚兄而起。其中卻有分別。今日當著眾位仁兄賢弟俱各在此，小弟說一句公平話，這件事實係五弟性傲之故，所以生出這些事來。如今五弟既願到開封府去，無論何事，我展昭與五弟榮辱共之。如五弟信的，就飲此一杯。」大家俱稱贊道：「展兄言簡意深，真正痛快。」白玉堂接杯一飲而盡，道：「展大哥，小弟與兄臺本無仇隙，原是義氣相投的。誠然是小弟少年無知不服氣的起見。如到開封府，自有小弟招承，斷不累及吾兄。再者，小弟屢屢唐突冒昧，蒙兄長的海涵，小弟也要敬

一杯，陪個禮才是。」說罷，斟了一杯，遞將過來。大家說道：「理當如此。」展爺連忙接過，一飲而盡，復又斟上一杯，道：「五弟既不掛懷劣兄。五弟與蔣四兄也要對敬一杯。」蔣爺道：「甚是，甚是。」二人站起來，對敬了一杯。眾人俱各大樂不止。然後歸座，依然是兆蘭兆蕙斟了門杯，彼此暢飲。又說了一回本地風光的事體，到了開封府應當如何的光景。

酒飯已畢，外面已備辦停當。展爺進內與丁母請安稟辭，臨別留下一封謝柬，是給松江知府的，求丁家弟兄派人投遞。丁大爺丁二爺送至莊外，眼看著五位英雄帶領著伴當數人，蜂擁去了。一路無話。

及至到了開封府，展爺便先見公孫策商議，求包相保奏白玉堂；然後又與王馬張趙彼此見了。眾人見白玉堂少年英雄，無不羨愛。白玉堂到此時也就循規蹈矩，諸事仗盧大爺提撥。

展爺與公孫先生來到書房，見了包相，行參已畢，將三寶呈上。包公便吩咐李才送到後面收了。展爺便將自己如何被擒，多虧茉花村雙俠打救，又如何蔣平裝病悄悄地拿獲白玉堂的話，說了一遍；惟求相爺在聖上面前遞折保奏。包公一一應允，也不升堂，便叫將白玉堂帶到書房一見。展爺忙到公所道：「相爺請五弟書房相見。」白玉堂站起身來就要走，蔣平上前攔住，道：「五弟且慢，你與相爺是親戚，是朋友？」玉堂道：「俱各不是。」蔣爺道：「既無親故，你身犯何罪，就是這樣見相爺，恐於理上說不去。」白玉堂猛然省悟，道：「虧得四哥提撥，險些兒誤了大事。」

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八回 錦毛鼠籠樓封護衛 鄧九如飯店遇恩星

且說白玉堂聽蔣平之言，猛然省悟，道：「是呀！虧得四哥提拔；不然，我白玉堂豈不成了叛逆了麼？展兄快拿刑具來。」展爺道：「暫且屈尊五弟。」吩咐伴當：「快拿刑具來。」不多時，不但刑具拿來，連罪衣罪裙俱有。立刻將白玉堂打扮起來。此時盧方同著眾人連王馬張趙俱隨在後面。展爺先到書房，掀起簾櫳，進內回稟。

不多時，李才打起簾子，口中說道：「相爺請白義士。」只一句弄得白玉堂欲前不前，要退難退，心中反倒不得主意。只見盧方在那裡打手式，叫他屈膝。他便來到簾前，屈膝前進，口內低低說道：「罪民白玉堂有犯天條，懇祈相爺筆下超生。」說罷，匍匐在地。包公笑容滿面道：「五義士不要如此，本閣自有保本。」回頭吩咐展爺，去了刑具，換了衣服，看座。白玉堂那裡肯坐。包相把白玉堂仔細一看，不由得滿心歡喜。白玉堂看了包相，不覺得凜然敬畏。包相卻將梗概略為盤詰。白玉堂再無推諉，滿口應承。包相點了點頭，道：「聖上屢屢問本閣要五義士者，並非有意加罪，卻是求賢若渴之意。五義士只管放心。明日本閣保奏，必有好處。」

外面盧方聽了，連忙進來，一齊跪倒。白玉堂早已跪下。盧方道：「卑職等仰賴相爺的鴻慈。明日聖上倘不見怪，實屬萬幸；如若加罪時，盧方等情願納還職銜以贖弟罪，從此作個安善良民，再也不敢妄為了。」包公笑道：「盧校尉不要如此，全在本閣身上，包管五義士無事。你等不知聖上此時勵精圖治，惟恐野有遺賢，時常的訓示本閣，叫細細訪查賢豪俊義，焉有見怪之理。只要你等以後與國家出力報效，不負聖恩就是了。」說罷，吩咐眾人起來。又對展爺道：「展護衛與公孫主簿，你二人替本閣好好看待五義士。」展爺與公孫先生一一領命，同定眾人，退了出來。到了公廳之內，大家就座。

只聽蔣爺說道：「五弟，你看相爺如何？」白玉堂道：「好一位為國為民的恩相！」蔣爺笑道：「你也知是恩相了。可見大哥堪稱是我的兄長，眼力不差，說個「知遇之恩」，誠不愧也。」幾句話說得個白玉堂臉紅過耳，瞅了蔣平一眼，再也不言語了。旁邊公孫先生知道蔣爺打趣白玉堂，惟恐白玉堂年幼臉急，連忙說道：「今日我等雖奉相論款待五弟，又算是我與五弟預為賀喜。候明日保奏下來，我們還要吃五弟喜酒呢。」白玉堂道：「只恐小弟命小福薄，無福消受皇恩。倘能無事，弟也當備酒與眾位兄長酬勞。」徐慶道：「不必套話，大家也該喝一杯了。」趙虎道：「我剛要說，三哥說了。還是三哥爽快。」回頭叫伴當，快快擺桌子端酒席。

登時進來幾個伴當，調開桌椅，安放杯箸。展爺與公孫先生還要讓白玉堂上坐，卻是馬漢王朝二人攔住，說：「住了，盧大哥在此，五弟焉肯上坐？依弟等愚見，莫若還是盧大哥的首座，其下挨次而坐，倒覺爽快。」徐慶道：「好！還是王馬二兄吩咐的是。我是挨著趙四弟一處坐。」趙虎道：「三哥，咱兩個就在這邊坐，不要管他們。來，來，且喝一杯。」說罷，一個提壺，一個執盞，二人就對喝起來，眾人見他二人如此，不覺大笑，也不謙讓了，彼此就座，飲酒暢談，無不傾心。

及至酒飯已畢，公孫策便回至自己屋內寫保奏折底，開首先敘展護衛一人前往陷空島，拿獲白玉堂，皆是展昭之功；次說白玉堂所作之事雖閻味小巧之行，卻是光明正大之事，仰懇天恩，赦宥封職，廣開進賢之門等語。請示包相看了，繕寫清楚，預備明日五鼓，謹呈御覽。

至次日，包公派展爺盧大爺王爺馬爺隨同白玉堂入朝。白五爺依然是罪衣罪裙，預備召見。到了朝房，包相進內遞折。仁宗看了，龍心大悅，立刻召見包相。包相又密密保奏一番。天子即傳旨派老伴陳林，曉示白玉堂，不必罪衣罪裙，只要平人服色帶領引見。陳公公念他殺害郭安，有暗救自己之恩，見了白玉堂，又致謝了一番；然後明發上諭，叫白玉堂換了一身簇新的衣服，更顯得少年英俊。及至天子臨朝，陳公公將白玉堂領至丹墀之上。仁宗見白玉堂一表人物，再想起他所作之事，真有人所不能的本領，人所不能的膽量，聖心歡喜非常，就依著包相的密奏，立刻傳旨：「加封展昭實受四品護衛之職。其所遺四品護衛之銜，即著白玉堂補授，與展昭同在開封府供職，以為輔弼。」白玉堂到了此時，心平氣和，惟有俯首謝恩。下了丹墀，見了眾人，大家道喜。惟盧方更覺歡喜。

至散朝之後，隨到開封府。此時早有報錄之人報到，大家俱知白五爺得了護衛，無不快樂。白玉堂換了服色，展爺帶到書房，與相爺行參。包公又勉勵了多少言語，仍叫公孫先生替白護衛具謝恩折子，預備明早入朝代奏謝恩。一切事宜完畢。白玉堂果然設了豐盛酒席，酬謝知己。

這一日群雄豪聚：上面是盧方，左有公孫先生，右有展爺，這壁廂王馬張，那壁廂趙徐蔣，白玉堂卻在下面相陪。大家開懷暢飲，獨有盧爺有些愀然不樂之狀。王朝道：「盧大哥，今日兄弟相聚，而且五弟封職，理當快樂。為何大哥鬱鬱不樂呢？」蔣平道：「大哥不樂，小弟知道。」馬漢道：「四弟，大哥端的為著何事？」蔣平道：「二哥你不曉得。我弟兄原是五人，如今四個人俱各受職，惟有我二哥不在座中。大哥焉有不想念的呢？」蔣平這裡說著，誰知盧爺那裡早已落下淚來，白玉堂便低下頭去了。眾人見此光景，登時的都默默無言。半晌，只聽蔣平歎道：「大哥不用為難。此事原是小弟作的，我明日便找二哥去如何？」白玉堂連忙插言道：「小弟與四哥同去。」盧方道：「這倒不消。你乃新受皇恩，不可遠出。況且找你二哥，又不是私訪緝捕，要去多人何用？只你四哥一人足矣。」白玉堂道：「就依大哥吩

附。」公孫先生與展爺又用言語勸慰了一番，盧方才把愁眉展放。大家豁拳行令，快樂非常。

到了次日，蔣平回明相爺去找韓彰，自己卻扮了個道士行裝，仍奔丹鳳嶺翠雲峰而來。

且說韓彰自掃墓之後，打聽得蔣平等由平縣已然起身，他便離了靈佑寺竟奔杭州而來，竟欲遊賞西湖。一日，來到仁和縣，天氣已晚，便在鎮店找了客寓住了。吃畢晚飯後，剛要歇息，忽聽隔壁房中有小孩哭啼之聲，又有個山西人嘮哩嘮叨，不知說甚麼，心中委決不下。只得出房來到這邊，悄悄張望。見那山西人左一掌，右一掌，打那小孩子，叫那小孩子叫他父親，偏偏的那小孩卻又不肯。

韓二爺看了，心中納悶，又見那小孩捱打可憐，不由得邁步上前，勸道：「朋友，這是為何？他一個小孩子家，如何禁得住你打呢？」那山西人道：「克（客）官，你不曉得。這懷（壞）小娃娃是哦（我）前途花了五兩銀子買來作乾兒的。一爐（路）上哄著他遲（吃），哄著他哈（喝），他總是叫我大收（叔）。哦就說他：「你不要叫我大收，你叫我樂子。大收與樂子沒有甚麼墳（分）別。」可奈這娃娃到了店裡，他不但不叫我樂子，連大收也不叫了。」韓爺聽了不由得要笑。又見那小孩眉目清秀，瞅著韓爺，頗有望教之意。韓爺更覺不忍，連忙說道：「人生各有緣分。我看這小孩子，很愛惜他。你要將他轉賣於我，我便將原價奉還。」那山西人道：「既如此，微贈些利息，哦便賣給剋官。」韓二爺道：「這也有限之事。」即向兜肚內摸出五六兩銀子一錠，額外又有一塊不足二兩，托於掌上，道：「這是五兩一錠，添上這塊算作利息。你道如何？」那山西人看著銀子眼中出火，道：「求（就）是折（這）樣罷！哦沒有娃娃累贅，我還要趕爐呢。咱們仍蠅（人銀）兩交，各無反悔。」說罷，他將小孩子領過來交與韓爺，韓爺卻將銀子遞過。這山西人接銀在手，頭也不回，揚長出店去了。

韓爺反生疑忌。只聽小孩子道：「真便宜他，也難為他。」韓爺問道：「此話怎講？」小孩子道：「請問伯伯，住於何處？」韓爺道：「就在隔壁房內。」小孩子道：「既如此，請到那邊再為細述。」韓爺見小孩子說話靈變，滿心歡喜，攜著手來到自己屋內。先問他吃甚麼。小孩子道：「前途已然用過，不吃甚麼了。」韓爺又給他斟了半盞茶，叫他喝了，方慢慢問道：「你姓甚名誰？家住那裡？因何賣與山西人為子？」小孩子未語先流淚，道：「伯伯聽鑒：我姓鄧名叫九如，在平縣鄧家窪居住。只因父親喪後，我與母親娘兒兩個度日。我有一個二舅叫武平安，為人甚屬不端。一日，背負一人寄居我們家中，說是他的仇人，要與我大舅活祭靈。不想此人是開封府包相爺的姪兒，我母親私行將他釋放。叫我找我二舅去，趁空兒我母親就懸樑自盡了。」說至此，痛哭起來。韓爺聞聽，亦覺慘然。將他勸慰多時，又問以後的情節。鄧九如道：「只因我二舅所作之事無法無天，況我們又在山環居住，也不報官，便用棺材盛殮，於次日煩了幾個無賴之人幫著，抬在山窪掩埋。是我一時思念母親死的苦情，向我二舅啼哭。誰知我二舅不加憐憫，反生怨恨，將我踢打一頓。我就氣悶在地，不知魂歸何處。不料後來甦醒過來，覺得在人身上一就是方才那個山西人。一路上多虧他照應吃喝，來到此店，這是難為他。所便宜他的緣故，他何嘗花費五兩銀子，他不過在山窪將我撿來，折磨我叫我父親，也不過是轉賣之意。幸虧伯伯搭救，白白的叫他詐去銀兩。」韓爺聽了，方知此子就是鄧九如。見他伶俐非常，不由得滿心歡喜，又是歎息。當初在靈佑寺居住時，聽得不甚的確，如今聽九如一說，心內方才明白。

只見九如問道：「請問伯伯貴姓？因何到旅店之中？卻要往何處去？」韓爺道：「我姓韓名彰，要往杭州，有些公幹。只是道路上帶你不便，待我明日將你安置個妥當地方，候我回來，再帶你上東京便了。」九如道：「但憑韓伯伯處置。使小姪不至漂泊，那便是伯伯再生之德了。」說罷，流下淚來。韓爺聽了，好生不忍，道：「賢姪心放，休要憂慮。」又安慰了好些言語，哄著他睡了，自己也便和衣而臥。

到次日天明，算還了飯錢，出了店門。惟恐九如小孩子家，吃慣點心，便向街頭看了看，見路西有個湯圓鋪，攜了九如，來到鋪內，揀了個座頭坐了道：「盛一碗湯圓來。」只見有個老者端了一碗湯圓，外有四碟點心，無非是糖耳朵蜜麻花蜂糕等類，放在桌上。手持空盤，卻不動身，兩隻眼睛直勾勾的瞅著九如。半晌，歎了一口氣，眼中幾幾乎落下淚來。韓二爺見此光景，不由得問道：「你這老兒為何瞅著我姪兒？難道你認得他麼？」那老者道：「小老兒卻不認得，只是這位相公有些廝像……」韓爺道：「他像誰？」那老兒卻不言語，眼淚早已滴下。韓爺更覺犯疑，連忙道：「他到底像誰？何不說來？」那老者拭了淚，道：「軍官爺若不怪時，小老兒便說了。只因小老兒半生乏嗣，好容易的生了一子，活到六歲上。不幸老伴死了，撿下此子，因思娘也就「嗚呼哀哉」了。今日看見小相公的面龐兒頗頗的像我那……」說到這裡，卻又咽住不言語了。

韓爺聽了，暗暗付道：「我看此老頗覺誠實，而且老來思子；若九如留在此間，他必加倍疼愛小孩子，斷不至於受苦。」想罷，便道：「老丈，你貴姓？」那老者道：「小老兒姓張，乃嘉興府人氏，在此開湯圓鋪多年。鋪中也無多人，只有個伙計看火，所有座頭俱是小老兒自己張羅。」韓爺道：「原來如此，我告訴你。他姓鄧名叫九如，乃是我姪兒。只因目下我到杭州有些公幹，帶著他行路甚屬不便。我意欲將這姪兒寄居在此，老丈你可願意麼？」張老兒聽了，眉開眼笑，道：「軍官爺既有公事，請將小相公留居在此。只管放心，小老兒是會看承的。」韓爺又問九如道：「姪兒，你的意下如何？我到了杭州，完了公事，即便前來接你。」九如道：「伯伯既有此意，就是這樣罷。又何必問我呢。」韓爺聽了，知他願意，又見老者歡喜無限。真是兩下情願，事最好辦。韓爺也想不到如此的爽快，回手在兜內掏出五兩一錠銀子來，遞與老者：「老丈，這些須薄禮，聊算我姪兒的茶飯之資，請收了罷。」張老者那裡肯受。

不知說些甚麼話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九回 倪生償銀包興進縣 金令贈馬九如來京

且說張老見韓爺給了一錠銀子，連忙道：「軍官爺，太多心了。就是小相公每日所費無幾，何用許多銀兩呢。如怕小相公受屈，留下些須銀兩也就彀了。」韓爺道：「老丈不要推辭。推辭便是嫌輕了。」張老道：「既如此說，小老兒從命。」連忙將銀兩接過。韓爺又說道：「我這姪兒煩老丈務要分心的。」又對九如道：「姪兒耐性在此，我完了公事即便回來。」九如道：「伯父只管放心料理公事。我在此與張老伯盤桓，是不妨事的。」韓爺見九如居然大方，全無小孩子情態。不但韓二爺放心；而且張老者聽見鄧九如稱他為張老伯，樂得他心花俱開，連稱：「不敢！不敢！軍官爺只管放心。小相公交付小老兒，理當分心，不勞吩咐的。」韓二爺執了執手，鄧九如又打了一恭。韓爺便出了湯圓鋪，回頭屢屢，頗有不捨之意。從此韓二爺直奔杭州，鄧九如便在湯圓鋪安身，不表。

且說包興自奉相諭送方善與玉芝小姐到合肥縣小包村，諸事已畢。在太老爺太老夫人前請安叩辭，賞銀五十兩；又在太老爺太夫人前請安稟辭，也賞了三十兩；然後又替二老爺二夫人請安稟辭，無奈何，賞了五兩銀子。又到寧老先生處稟了辭。便吩咐伴當，扣備鞍馬，牢拴行李，出了合肥縣，迤邐行來。

一日，路過一莊，但見樹木叢雜，房屋高大，極其兇險。包興暗暗想道：「此是何等樣人家，竟有如此的樓閣大廈？又非世冑，又非鄉宦，到底是個甚麼人呢？」正在思索，不提防咕咚的響了一鎗。坐下馬是極怕響的，忽的一聲往前一竄。包興也未防備，身不由己，掉下馬來。那馬咆哮著，跑入莊中去了。幸喜包興卻未跌著，伴當連忙下馬攙扶。包興道：「不妨事，並未跌著。你快進莊去，將馬追來。我在此看守行李。」伴當領命，進莊去了。

不多時，喘吁吁跑了回來，道：「不得了，不得了！好利害！世間竟有如此不講理的。」包興問道：「怎麼樣了？」伴當道：「小人進入莊中，見一人肩上擔著一桿鎗，拉著咱的馬。小人上前討取，他將眼一瞪道：「你這廝如此的可惡！俺打的好好樹頭鳥，被你的馬來，將俺的樹頭鳥俱各驚飛了。你還敢來要馬！如若要馬時，須要還俺滿樹的鳥兒，讓俺打得盡了，那時方還你的馬。」小人打量他取笑兒，向前陪禮央告道：「此馬乃我主人所乘，只因聞鎗怕響，所以驚竄起來，將我主人閃落，跑入貴莊。爺上休要取笑，尚乞賜還，是懇！」誰知那人道：「甚麼懇不懇，俺全不管。你打聽打聽，俺太歲莊有空過的麼？你去回覆你主人，如要此馬，叫他拿五十兩銀子來此取贖。」說罷，他就將馬拉進去了。想世間那有如此不說理的呢？」包興聽了也覺可氣，便問：「此處係何處所轄？」伴當道：「小人不知。」包興道：「打聽明白了，再作道理。」說罷，伴當牽了行李馬匹先行，包興慢慢在後步行。走不多時，伴當覆道：「小人才已問明。此處乃仁和縣地面，離衙有四里之遙。縣官姓名金必正。」

你道縣官是誰？他便是顏查散的好友，自服闋之後歸部銓選，選了此處的知縣。他已曾查訪此處有此等惡霸，屢屢要剪除他，無奈吏役舞弊欺瞞，尚未發覺。不想包興今日為失馬，特特的要拜會他。

且說包興暫時騎了伴當所乘之馬，叫伴當牽著馬埭子，隨後慢慢來到縣衙相見。果然走了三里來路，便到市鎮之上，雖不繁華，卻也熱鬧。只見路東巷內路南，便是縣衙。包興一伸馬進了巷口，到了衙前下馬。早有該值的差役，見有人在縣前下馬，迎將上去。說了幾句。只聽那差役喚號裡接馬，恭恭敬敬將包興讓進，暫在科房略坐，急速進內回稟。不多時，請至書房相見。

只見那位縣官有三旬年紀，見了包興，先未得迎接之罪，然後彼此就座。獻茶已畢，包興便將路過太歲莊將馬遺失，本莊勒捐不還的話，說了一遍。金令聽了，先陪罪道：「本縣接任未久，地方竟有如此惡霸，欺侮上差，實乃下官之罪。」說罷，一揖。包興還禮。金令急忙喚書吏，派快馬前去要馬。書吏答應，下來。金公卻與包興提起顏查散是他好友。包興道：「原來如此。顏相公乃是相爺得意門生。此時雖居翰苑，大約不久就要提升。」金相公又要托包興寄信一封，包興一一應允。

正說話間，只見書吏去不多時，復又轉來，悄悄的請老爺說話。金公只得暫且告罪失陪。不多時，金爺回來，不等包興再問，便開口道：「我已派人去了。誠恐到了那裡，有些耽擱，貽誤公事，下官實實吃罪不起。如今已吩咐，將下官自己乘用之馬備來，上差暫騎了去。俟將尊騎要來，下官再派人送去。」說罷，只見差役已將馬拉進來，請包興看視。包興見此馬比自己騎的馬勝強百倍，而且鞍氈鮮明，便道：「既承貴縣美意，實不敢辭。只是太歲莊在貴縣地面容留惡霸，恐於太爺官聲是不相宜的。」金令聽了，連連稱是，道：「多承指教，下官必設法處治。懇求上差到了開封，在相爺跟前代下官善為說辭。」包興滿口應承。又見差役進來回道：「跟老爺的伴當牽著行李埭子，現在衙外。」包興立起身來，辭了金公。差役將馬牽至二堂之上。金令送至儀門，包興攔住，不許外送。

到了二堂之上，包興伴當接過馬來。出了縣衙，便乘上馬。後面伴當拉著埭子。剛出巷口，伴當趕上一步，回道：「此處極熱鬧的鎮店。從清早直到此時，爺還不餓麼？」包興道：「我也有些心裡發空。咱們就在此找個飯鋪打尖罷。」伴當道：「往北去路西裡，會仙樓是好的。」包興道：「既如此，咱們就到那裡去。」

不一時，到了酒樓門前。包興下馬，伴當接過去拴好。伴當卻不上樓，就在門前走桌上吃飯。包興獨步登樓，一看見堂門一張桌空閒，便坐在那裡。抬頭看時，見那邊靠窗，有二人坐在那裡，另具一番英雄氣概，一個是碧睛紫鬚，一個是少年英俊，真是氣度不凡，令人好生的羨慕。

你道此二人是誰？那碧睛紫鬚的，便是北俠複姓歐陽明春，因是紫巍巍一部長鬚，人人皆稱他為紫鬚伯。那少年英俊的，便是雙俠的大官人丁兆蘭，奉母命與南俠展爺修理房屋，以為來春畢婚。丁大官人與北俠原是素來聞名未曾見面的朋友，不期途中相遇，今約在酒樓吃酒。

包興看了。堂官過來問了酒菜，傳下去了。又見上來了主僕二人，相公有二十年紀，老僕卻有五旬上下，與那二人對面坐了。因行路難以拘禮，也就叫老僕打橫兒坐了。不多時，堂官端上酒來，包興慢慢的消飲。

忽聽樓梯聲響，上來一人，攜著一個小兒。卻見小兒眼淚汪汪，那漢子怒氣昂昂，就在包興坐的座頭斜對面坐了。小兒也不坐下，在那裡拭淚。包興看了，又是不忍，又覺納悶。早已聽見樓梯響處，上來了一個老頭兒，眼似鑿鈴，一眼看見那漢子，連忙的上前跪倒，哭訴道：「求大叔千萬不要動怒。小老兒雖然短欠銀兩，慢慢的必要還清，分文不敢少的。只是這孩子，大叔帶他去不得的。他小小年紀又不曉事，又不能幹，大叔帶去怎麼樣呢？」那漢子端坐，昂然不理。半晌，說道：「俺將此子帶去作個當頭。俟你將賬目還清，方許你將他領回。」那老頭兒著急道：「此子非是小老兒親故，乃是一個客人的姪兒，寄在小老兒鋪中的。倘若此人回來，小老兒拿甚麼還他的姪兒？望大叔開一線之恩，容小老兒將此子領回。緩至三日，小老兒將鋪內折變，歸還大叔的銀子就是了。」說罷，連連叩頭。只見那漢子將眼一瞪，道：「誰耐煩這些！你只管折變你的去，等三日後，到莊取贖此子。」

忽見那邊老僕過來，對著那漢子道：「尊客，我家相公要來領教。」那漢子將眼皮兒一撩，道：「你家相公是誰？素不相識，見我則甚？」說至此，早有位相公來到面前，道：「尊公請了。學生姓倪，名叫繼祖。你與老丈為著何事？請道其詳。」那漢子道：「他拖欠我的銀兩，總未歸還。我今要將此子帶去，見我們莊主，作個當頭。相公，你不要管這閒事。」倪繼祖道：「如此說來，主管是替主索帳了。但不知老丈欠你莊主多少銀兩？」那漢子道：「他原借過銀子五兩，三年未還，每年應加利息銀五兩，共欠紋銀二十兩。」那老者道：「小老兒曾歸還過二兩銀，如何欠的了許多？」那漢子道：「你總然歸還過二兩銀，利息是照舊的。豈不聞「歸本不抽利」麼？」只這一句話，早惹起那邊兩個英雄豪俠，連忙過來道：「他除歸還過的，還欠你多少？」那漢子道：「尚欠十八兩。」

倪繼祖見他二人滿面怒氣，惟恐生出事來，急忙攔道：「些須小事，二兄不要計較於他。」回頭向老僕道：「倪忠，取紋銀十八兩來。」只見老僕向那邊桌上打開包袱，拿出銀來，連整帶碎的約有十八兩之數，遞與相公。倪繼祖接來，才待要遞給惡奴。卻是丁兆蘭問道：「且慢。當初借銀兩時，可有借券？」惡奴道：「有。在這裡。」回首掏出，遞給相公。相公將銀兩付給，那人接了銀兩，下樓去了。

此時包興見相公代還銀兩，料著惡奴不能帶去小兒，忙過來將小兒帶到自己桌上，哄著吃點心去了。

這邊老者起來，又給倪生叩頭。倪繼祖連忙攙起，問道：「老丈貴姓？」老者道：「小老兒姓張，在這鎮市上開個湯圓鋪生理。三年前曾借到太歲莊馬二員外銀五兩，是托此人的說合。他名叫馬祿。當初不多幾個月就歸還他二兩，誰知他

仍按五兩算了利息，生生的詐去許多，反累的相公安費去銀兩，小老兒何以答報。請問相公意欲何往？」倪相公道：「些須小事，何足掛齒。學生原是欲上東京預備明年科考，路過此處打尖，不想遇見此事。這也是事之偶然耳。」又見丁兆蘭道：「老丈，你不吃酒麼？相公既已耗去銀兩，難道我二人連個東道也不能麼？」說罷，大家執手，道了個「請」字，各自歸座。張老兒已瞧見鄧九如在包興那邊吃點心呢，他也放了心了，就在這邊同定歐陽春三人坐了。

丁大爺一壁吃酒，一壁盤問太歲莊。張老兒便將馬剛如何仗總管馬朝賢的威勢，強梁霸道，無所不為，每每竟有造反之心。丁大爺只管盤詰，北俠卻毫不介意，置若罔聞。此時倪繼祖主僕業已用畢酒飯，會了錢鈔，又過來謙讓北俠二人，各不相擾。彼此執手，主僕下樓去了。

這裡張老兒也就辭了二人，向包興這張桌上而來。誰知包興早已問明了鄧九如的原委，只樂得心花俱開，暗道：「我臨起身時，三公子諄諄囑咐於我，叫我在鄧家窺訪查鄧九如，務必帶到京師，偏偏的再也訪不著。不想卻在此處相逢。若非失馬，焉能到了這裡。可見凡事自有一定的。」正思想時，見張老過來道謝。包興連忙讓坐，一同吃畢飯，會鈔下樓，隨到湯圓鋪內。包興悄悄將來歷說明：「如今要將鄧九如帶往開封。意欲叫老人家同去，不知你意下如何？」

要知道張老兒說些甚麼，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回 紫髯伯有意除馬剛 丁兆蘭無心遇莽漢

且說包興在湯圓鋪內問張老兒：「你這買賣一年有多大的來頭？」張老道：「除火食人工，遇見好年頭，一年不過剩上四五十甲錢。」包興道：「莫若跟隨鄧九如上東京，見了三公子。那時鄧九如必是我家公子的義兒，你就照看他吃碗現成的飯如何？」張老兒聽了，滿心歡喜。又將韓爺將此子寄居於此的原由說了：「因他留下五兩銀子，小老兒一時寬裕，卸了一口袋麵，被惡奴馬祿看在眼裡，立刻追索欠債，再也想不到有如此的奇遇。」包興連連稱「是」。又暗想道：「原來韓爺也來到此處了。」一轉想道：「莫若我仍找縣令叫他鄧九如打扮打扮，豈不省事麼？」因對張老道：「你收拾你起身的行李，我到縣裡去去就來。」說罷，出了湯圓鋪上馬，帶著伴當，竟奔縣衙去了。

這裡張老兒與伙計合計，作為兩股生理，年齊算帳。一個本錢，一個工人，卻很公道。自己將積蓄打點起來。不多時，只見包興帶預衛役四名趕來的車輛，從車上拿下包袱一個。打開看時，卻是簇新的小衣服，大衫襯衫無不全備，一是金公子的小衣服。因說是三公子的義兒，焉有不盡心的呢？何況又有太歲莊留馬一事，借此更要求包興在相爺前遮蓋遮蓋。登時將鄧九如打扮起來，真是人仗衣帽，更顯他粉妝玉琢，齒白唇紅。把張老兒樂得手舞足蹈。伙計幫著把行李裝好，然後叫九如坐好，張老兒卻在車邊。臨別又諄囑了伙計一番：「倘若韓二爺到來，就說在開封府恭候。」包興乘馬，伴當跟隨，外有衙役護送，好不威勢熱鬧，一直往開封去了。且說歐陽爺與丁大爺在會仙樓上吃酒。自張老兒去後，丁大爺便向北俠道：「方才眼看惡奴的形景，又耳聽豪霸的強梁，兄臺心下以為如何？」北俠道：「賢弟，咱們且吃酒，莫管他人的閒事。」丁大爺聽了，暗道：「聞得北俠武藝超群，豪俠無比。如今聽他的口氣，竟是置而不論了。或者他不知我的心跡，今日初遇，未免的含糊其詞，也是有的。待我索性說明了，看是如何？」想罷，又道：「似你我行俠仗義，理當濟困扶危，剪惡除奸。若要依小弟主意，莫若將他除卻，方是正理。」北俠聽了，連忙擺手，道：「賢弟休得如此。豈不聞窗外有耳？倘漏風聲，不大穩便。難道賢弟醉了麼？」丁大爺聽了，便暗笑道：「好一個北俠，何膽小到如此田地？真是『聞名不如見面』！惜乎我身邊未帶利刃。如有利刃，今晚馬到成功，也叫他知道我雙俠的本領人物。」又轉念道：「有了。今晚何不與他一同住宿，我暗暗盜了他的刀且去行事。俟成功後，回來奚落他一場，豈不是件快事麼？」主意已定，便道：

「果然小弟不勝酒，有些兒醉了。兄臺還不用飯麼？」北俠道：「劣兄早就餓了，特為陪著賢弟。」丁大爺暗道：「我何用你陪呢？」便回頭喚堂官，要了飯菜點心來。不多時，堂官端來，二人用畢，會鈔下樓，天剛正午。丁大爺便假裝醉態，道：「小弟今日懶怠行路，意欲在此住宿一宵。不知兄臺意下如何？」北俠道：「久仰賢弟，未獲一見，今日幸會，焉有驟然就別之理。理當多盤桓幾日為是，劣兄惟命是聽。」丁大爺聽了，暗合心意，道：「我豈願意與你同住，不過要借你的刀一用耳。」正走間，來到一座廟宇門前。二人進內，見有個跛足道人，說明暫住一宵，明日多謝香資。道人連聲答應，即引到一小院，三間小房，極其僻靜。二人俱道：「甚好，甚好。」放下行李，北俠將寶刀帶著皮鞘掛在小牆之上。丁大爺用目注視了一番。便彼此坐下，對面閒談。丁大爺暗想道：「方才在酒樓上，惟恐耳目眾多，或者他不肯吐實。這如今在廟內，又極僻靜，待我再試探他一回，看是如何？」因又提起馬剛的過惡，並懷造反之心：「你若舉此義，不但與民除害，而且也算與國除害，豈不是件美事？」北俠笑道：「賢弟雖如此說，馬剛既有此心，他豈不加意防備呢？俗言『知己知彼，百戰百勝』。豈可唐突？倘機不密，反為不美。」丁大爺聽了，更不耐煩，暗道：「這明是他膽怯，反說這些以敗吾興。不要管他，俟夜間人靜，叫他瞧瞧俺的手段。」到了晚飯時，那癩道人端了幾碗素菜，饅首米飯，二人燈下圍圍吃完。道人撤去。彼此也不謙讓。丁大爺因瞧不起北俠，有些怠慢，所謂「話不投機半句多」了。誰知北俠更有討厭處。他鬧了個吃飽了食困，剛然喝了點茶，他就張牙咧嘴的哈氣起來。丁大爺看了，更不如意，暗道：「他這樣的酒囊飯袋之人，也敢稱個『俠』字，真是令人可笑！」卻順口兒道：「兄臺既有些困倦，何不請先安歇呢？」北俠道：「賢弟若不見怪，劣兄就告罪了。」說罷，枕了包裹。不多時，便呼聲振耳。丁大爺不覺暗笑，自己也就盤膝打坐，閉目養神。

及至交了二鼓，丁大爺悄悄束縛，將大衫脫下來。未出屋子，先顯了個手段，偷了寶刀，背在背後。只聽北俠的呼聲益發大了。卻暗笑道：「無用之人，只好給我穿衣服。少時事完成功，看他如何見我？」連忙出了屋門，越過牆頭，竟奔太歲莊而來。一里路，少刻就到。看了看牆垣極高，也不用軟梯，便飛身躍上牆頭。看時原來此牆是外圍牆，裡面才是院牆。落下大牆，又上裡面院牆。這院牆卻是用瓦擺就的古老錢，丁大爺窄步而行。到了耳房，貼牆甚近。意欲由房上進去，豈不省事。兩手扳住耳房的邊磚，剛要縱身，覺得腳下磚一滑。低頭看時，見登的磚已離位。若一抬腳，此磚必落。心中暗道，此磚一落，其聲必響，那時驚動了人反為不美。若要鬆手，卻又趕不及了。只得用腳尖輕輕的碾力，慢慢的轉動，好容易將那塊磚穩住了。這才兩手用力，身體一長，便上了耳房。又到大房，在後坡裡略為喘息。只見僕婦丫環往來行走，要酒要菜，彼此傳喚。丁大爺趁空兒到了前坡，爬伏在房簷竊聽。

只聽眾姬妾賣俏爭寵，道：「千歲爺，為何喝了捏捏紅的酒，不喝我們挨挨酥的酒呢？奴婢是不依的。」又聽有男子哈哈笑道：「你放心！你們八個人的酒，孤家挨次兒都要喝一杯。只是慢著些兒飲，孤家是喝不慣急酒的。」丁大爺聽了，暗道：「怨得張老兒說他有造反之心；果然，他竟敢稱孤道寡起來。這不除卻，如何使得？」即用倒垂勢，把住椽頭，將身體貼在前簷之下，卻用兩手捏住椽頭，倒把兩腳撐住凌空，換步到了簷柱，

用腳登定。將手一撒，身子向下一順，便抱住大柱，兩腿一抽，盤在柱上。頭朝下，腳朝上，「哧」「哧」「哧」順流而下，手已扶地。轉身站起，瞧了瞧此時無人，隔簾往裡偷看。見上面坐著一個人，年紀不過三旬向外，眾姬妾圍繞著，胡言亂語。丁大爺一見，不由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回手抽刀。罷咧！竟不知寶刀於何時失去，只剩下皮鞘。猛然想起要上耳房之時，腳下一滑，身體往前一栽，想是將刀甩出去了。自己在廊下手無寸鐵，難以站立。又見燈光照耀，只得退下。見迎面有塊太湖石，暫且藏於後面，往這邊偷看。只見廳上一時寂靜。見眾姬妾從簾下一個一個爬出來，方嚷道：「了不得了！千歲爺的頭被妖精取了去了！」一時間，鼎沸起來。丁大爺在石後聽得明白，暗道：「這個妖精有趣。我也不必在此了，且自回廟再作道理。」想罷，從石後繞出，臨牆將身一縱，出了院牆。又縱身上外圍牆，輕輕落下。腳剛著地，只見有個大漢奔過來，嗖的就是一棍。丁大爺忙閃身躲過。誰知大漢一連就是幾棍。虧得丁大爺眼快；雖然躲過，然而也就吃力得很。正在危急，只見牆頭坐著一人，擲下一物，將大漢打倒。丁大爺趕上一步按住。只見牆上那人飛身下來，將刀往大漢面前一晃，道：「你是何人？快說！」丁大爺細瞧飛下這人，不是別個，卻是那膽小無能的北俠歐陽春，手內刀就是他的寶刀。心中早已明白，又是歡喜，又是佩服。只聽大漢道：「罷了，罷了！花蝶呀，咱們是對頭。不想俺弟兄皆喪於你手！」丁大爺道：「這大漢好生無禮。那個是甚麼花蝶？」大漢道：「難道你不是花沖麼？」丁大爺道：「我叫兆蘭，卻不姓花。」大漢道：「如此說來，是俺錯認了。」丁大爺也就將他放起。大漢立起，擲了塵土，見衣裳上一片血跡，道：「這是那裡的血呀？」丁大爺一眼瞧見那邊一顆首級，便知是北俠取的馬剛之首，方才打倒大漢，就是此物，連忙道：「咱們且離此處，在那邊說去。」三人一壁走著，大爺丁兆蘭問大漢道：「足下何人？」大漢道：「俺姓龍名濤。因花蝴蝶沖將俺哥哥龍淵殺害。是俺懷仇在心，時刻要替兄報仇。無奈這花沖形蹤詭秘，謊詐多端，再也拿他不著，方才是我們伙計夜星子馮七告訴於我，說有人進馬剛家內。俺想馬剛家中姬妾眾多，必是花沖又相中了那一個；因此持棍前來，不想遇見二位。方才尊駕提兆蘭二字，莫非是茉花村丁大員外麼？」兆蘭道：「我便是丁兆蘭。」龍濤道：「俺久要拜訪，未得其便，不想今日相遇。一又險些兒誤傷了好人。」又問：「此位是誰？」丁大爺道：「此位複姓歐陽名春。」龍濤道：「哎呀！莫非是北俠紫髯伯麼？」丁大爺道：「正是。」龍濤道：「妙極！俺要報殺兄之仇，屢欲拜訪，懇求幫助。不期今日幸遇二位。無甚麼說的，求懇二位幫助小人則個。」說罷，納頭便拜。丁大爺連忙扶起，道：「何必如此。」龍濤道：「大官人不知，小人在本縣當個捕快差使。昨日奉縣尊之命，要捉捕馬剛。小人昨奉此差，一來查訪馬剛的破綻，二來暗尋花蝶的形蹤，與兄報仇。無奈自己本領不濟，恐不是他的對手。故此求二位官人幫助幫助。」北俠道：「既是這等，馬剛已死，你也不必管了。只是這花沖，我們不認得他，怎麼樣呢？」龍濤道：「若論花沖的形景，也是少年公子模樣，卻是武藝高強。因他最愛採花，每逢夜間出入，鬢邊必簪一枝蝴蝶；因此人皆喚他是花蝴蝶。每逢熱鬧場中，必要去遊玩。若見了美貌婦女，他必要下工夫，到了人家採花。這廝造孽多端，作惡無數。前日還聞得他要上灶君祠去呢。小人還要上那裡去訪他。」北俠道：「灶君祠在那裡？」龍濤道：「在此縣的東南三十里，也是個熱鬧去處。」丁大爺道：「既如此，這時離開廟的日期尚有半個月的光景，我們還要到家中去。倘到臨期，咱們俱在灶君祠會齊。如若他要往別處去，你可派人到茉花村給我們送個信，我們好幫助於你。」龍濤道：「大官人說的極是。小人就此告別。馮七還在那裡等我聽信呢。」龍七去後，二人離廟不遠，仍然從後面越牆而入。來到屋中，寬了衣服。丁大爺將皮鞘交付北俠，道：「原物奉還。仁兄何時將刀抽去？」北俠笑道：「就是賢弟用腳穩磚之時，此刀已歸吾手。」丁大爺笑道：「仁兄真乃英雄，弟弗如也！」北俠笑道：「豈敢，豈敢。」丁大爺又問道：「姬妾何以聲言妖精取了千歲之頭？此是何故？小弟不解。」北俠道：「凡你我俠義作事，不聲張，總要機密。能穀隱諱，寧可不露本來面目。只要剪惡除強，扶危濟困就是了，又何必諄諄叫人知道呢。就是昨夕酒樓所談及廟內說的那些話，以後勸賢弟再不可如此，所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方於事有裨益。」丁兆蘭聽了，深為有理，連聲道：「仁兄所言最是。」又見北俠從懷中掏出三個軟搭搭的東西，遞給丁大爺道：「賢弟請看妖怪。」兆蘭接來一看，原來是三個皮套做成皮臉兒，不覺笑道：「小弟從今方知仁兄是兩面人了。」北俠亦笑道：「劣兄雖有兩面。也不過逢場作戲，幸喜不失本來面目。」丁大爺道：「噯喲！仁兄雖是作戲呀，然而逢著的也不是當耍的呢。」北俠聽罷，笑了一笑，又將刀歸鞘擱起，開言道：「賢弟有所不知。劣兄雖逢場作戲，殺了馬剛，其中還有一個好處。」丁大爺道：「其中還有甚麼好處呢？小弟請教。望乞說明，以開茅塞。」未知北俠說出甚麼話來，下回分曉。

第六十一回 大夫居飲酒逢土棍 卜家偷銀驚惡徒

且說歐陽爺丁大爺在廟中彼此閒談。北俠說：「逢場作戲，其中還有好處。」丁大爺問道：「其中有何好處？請教。」北俠道：「那馬剛既稱孤道寡，不是沒有權勢之人。你若明明把他殺了，他若報官說他家員外被盜寇持械戕命。這地方官怎樣辦法？何況又有他叔叔馬朝賢在朝，再連催幾套文書，這不是要地方官紗帽麼？如今改了面目，將他除卻。這些姬妾婦人之見，他豈不又有枝添葉兒，必說這妖怪青臉紅髮來去無蹤，將馬剛之頭取去。況還有個胖妾嚇倒。他的疾向上來，十胖九虛，也必喪命。人家不說他是疾，必說是被妖怪吸了魂魄去了。他縱然報官，你家出了妖怪，叫地方官也是沒法的事。賢弟想想，這不是好處麼？」丁大爺聽了，越想越是，不由的贊不絕口。

二人閒談多時，略為歇息，天已大亮，與了癩道香資，二人出廟。丁大爺務必請北俠同上茉花村暫住幾日，俟臨期再同上灶君祠會齊，訪拿花沖。北俠原は無牽無掛之人，不能推辭，同上茉花村去了。這且不

單說二員外韓彰，自離了湯圓鋪，竟奔杭州而來。沿路行去，聞的往來行人盡皆笑說，以「花蝶設誓」當做罵話。韓二爺聽不明白，又不知花蝶為誰，一時腹中饑餓，見前面松林內酒幌兒，高懸一個小小紅葫蘆。因此步入林中，見周圍蘆葦的花障，滿架的扁豆秧兒勤娘子。正當秋令，豆花盛開。地下又種著些兒草花，頗頗有趣。來到門前上懸一匾，寫著「大夫居」三字。韓爺進了門前，院中有兩張高桌。卻又鋪著幾領蘆席，設著矮座。那邊草房三間，有個老者在那裡打盹。

韓爺看了一番光景，正愜心懷，便咳嗽一聲。那老者猛然驚醒，拿了手巾，前來問道：「客官吃酒麼？」韓爺道：「你這裡有什麼酒？」老者笑道：「鄉居野曠，無甚好酒，不過是白乾燒酒。」韓爺道：「且暖一壺來。」老者去不多時，暖了一壺酒，外有四碟：一碟鹽水豆兒，一碟豆腐乾，一碟麻花，一碟薄脆。韓爺道：「還有什麼吃食？」老者道：「沒有別的，還有鹵煮斜尖豆腐合熟雞蛋。」韓爺吩咐：「再暖一角酒來。一碟熟雞蛋，帶點鹽水兒來。」老者答應，剛要轉身。見外面進來一人，年紀不過三旬，口中道：「豆老丈，快暖一角酒來。還有事呢。」老者道：「呀！莊大

爺，往那裡去？這等忙。」那人歎道：「噯！從那裡說起！我的外甥女巧姐不見了。我姐姐哭哭啼啼，叫我給姐夫送信去。」韓爺聽了，便立起身來讓坐。那人也讓了三言二語。韓爺便把那人讓到一處。那人甚是直爽，見老兒拿了酒來，他卻道：「豆老文，我有一事。適才見幃外有幾只雞雞，在那裡刨食吃。我與你商量，你肯賣一隻與我們下酒麼？」豆者笑道：「那有什麼呢。只要大爺多給幾錢銀子就是了。」那人道：「只管弄去，做成了，我給你二錢銀子如何？」老者聽說「二錢銀子」，好生歡喜的去了。韓爺卻攔道：「兄臺又何必宰雞呢。」那人道：「彼此有緣相遇，實是三生有幸，況我也當盡地主之誼。」說畢，彼此就座，各展姓字。原來此人姓莊名致和，就在村前居住。

韓爺道：「方才莊兄說還有要緊事，不是要給令親送信呢麼。不可因在下耽擱了工夫。」莊致和道：「韓兄放心。我還要在就近處訪查訪查呢。就是今日趕急送信與舍親，他也是沒法子。莫若我先細細訪訪。……正說至此，只見外面進來了一人，口中嚷道：「老豆呀！咱弄一壺熱熱的。」他卻一溜歪斜坐在那邊桌上，腳登板凳，立愣著眼，瞅著這邊。韓爺見他這樣形景，也不理他。

豆老兒擰著眉毛，端過酒去。那人摸了一摸道：「不熱呀，我要熱熱的。」豆老幾道：「很熱了吃不到嘴裡，又該抱怨小老兒了。」那人道：「沒事，沒事。你只管燙去。」豆老幾只得從新燙了來，道：「這可熱的很了。」那人道：「熱熱的很好，你給我斟上涼著。」豆老兒道：「這是圖什麼呢？」那人道：「別管！大爺是這末個脾氣兒。我且問你，有什麼葷腥兒拿一點我吃？」豆老幾道：「我這裡是大爺知道的，鄉村鋪兒，那裡討葷腥來。無奈何，大爺將就些兒吧。」那人把醉眼一瞪，道：「大爺花錢，為什麼將就呢？」說著話，就舉起手來。豆老兒見勢頭不好，便躲開了。

那人卻趨趨趨的來至草房門前，一嗅，覺得一股香味撲鼻，便進了屋內一看，見柴鍋內煮著一隻小雞兒，又肥又嫩。他卻說道：「好呀！現放著葷菜，你說沒有。老豆，你可是猴兒拉稀，壞了腸子咧。」豆老忙道：「這是那二位客官花了二錢銀子，煮著自用的。大爺若要吃時，也花二錢銀子，小老兒再與你煮一隻就是了。」那人道：「什麼二錢銀子！大爺先吃了，你再給他們煮去。」說罷，拿過方盤來，將雞從鍋內撈出，端著往外就走。豆老兒在後面說道：「大爺不要如此。凡事有個先來後到，這如何使得。」那人道：「大爺是嘴急的，等不得。叫他們等著去吧。」

他在這裡說，韓爺在外面已聽明白，頓時怒氣填胸，立起身來，走到那人跟前，抬腿將木盤一踢，連雞帶盤全合在那人臉上。雞是剛出鍋的，又搭著一肚子滾湯。只聽那人「噯呀」一聲，撒了手，栽倒在地，頓時滿臉上猶如尿泡裡串氣兒，立刻開了一個果子鋪，滿臉鼓起來了。韓爺還要上前，莊致和連忙攔住。韓爺氣忿忿的坐下。那人卻也知趣，這一燙酒也醒了，自己想了一想也不是理；又見韓爺的形景，估量著他不是個兒，站起身來就走，連說：「結咧，結咧！咱們再說再議。等著，等著！」搭訕著走了。這裡莊致和將酒並雞的銀子會過，肴沒吃成，反多與了豆老兒幾分銀子。勸著韓爺，一同出了大夫居。

這裡豆老兒將雞撿起來，用清水將泥土洗了去，從新放在鍋裡煮了一個開，用水盤撈出，端在桌上，自己暖了一角酒。自言自語：「一飲一啄，各有分定。好好一隻肥嫩小雞兒，那二位不吃，卻便宜老漢開齋。這是從那裡說起。」才待要吃，只見韓爺從外面又進來。豆老兒一見，連忙說道：「客官，雞已熟了，酒已熱了，好好放在這裡。小老兒卻沒敢動，請客官自用吧。」韓爺笑道：「俺不吃了。俺且問你：方才那廝，他叫什麼名字？在那裡居住？」豆老兒道：「客官問他則甚？好鞋不黏臭狗屎，何必與他嘔氣呢。」韓爺道：「我不過知道他罷了。誰有工夫與他嘔氣呢。」豆老道：「客官不知。他父子家道殷實，極其儉吝，最是強梁。離此五里之遙，有一個卞家幢，就是他家。他爹爹名叫卞龍，自稱是鐵公雞，乃刻薄成家，真是一毛兒不拔。若非怕自己餓死，連飯也是不吃的。誰知他養的兒子更狠，就是方才那人，名叫卞虎，他自稱外號癩皮象。他為什麼起這個外號兒呢？一來是無毛可拔。二來說當初他爹沒來由，起手立起家業來，故此外號止於『雞』。他是生成的胎裡紅，外號兒必得大大的壯門面，故此稱『象』。又恐人家看不起，因此又加上『癩皮』二字，說明他是家傳的吝嗇，也不是好惹的。自從他父子如此，人人把個卞家幢改成『扁家團』了。就是他來此吃酒，也是白吃白喝，盡賒帳，從來不知還錢。老漢又惹他不起，只好白填喉他罷了。」韓爺又問道：「他那裡，可有店房麼？」豆老兒道：「他那裡也不過是個村莊，那有店房。離他那裡不足三里之遙，有個桑花鎮，卻有客寓。」

韓爺問明底細，執手別了豆老，竟奔桑花鎮而來，找了寓所。到了晚間，夜闌人靜，悄悄離了店房，來到卞家。到了卞龍門前，躍牆而入。施展他飛簷走壁之能，趴伏在大房之上，偷睛往下觀看。見個尖嘴縮腮的老頭子，手托天平在那裡平銀子，左平右平，卻不嫌費事，必要銀子比砝碼微低些方罷。共平了二百兩，然後用紙包了四封，用繩子結好，又上面打了花押，方命小童抱定，提著燈籠，往後面送去。他在那裡收拾天平。

韓爺趁此機會，卻溜下房來，在卡子門垛子邊隱藏。小童剛邁門檻，韓爺將腿一伸，小童往前一撲，唧咕咚，栽倒在地，燈籠也滅了。老頭子在屋內聲言道：「怎麼了？栽倒咧。」只見小童提著滅燈籠來對著了，說道：「剛邁門檻，不防就一交倒了。」老頭子道：「小孩子家，你到底留神呀！這一栽，管保把包兒栽破。灑了錢渣兒，如何找尋呢？我不管——拿回來再平。倘若短少分兩，我是要扣你的工錢的。」說著話，同小童來至卡子門，用燈一照。罷咧！連個紙包兒的影兒也不見了。老頭子急的兩眼冒火，小童兒嚇的三日如燈，淚流滿面。老頭子暴躁道：「你將我的銀子藏於何處了？快快拿出來。如不然，就活活要了你的命。」正說著，只見卞虎從後面出來，問明此事。小童哭訴一番。卞虎那裡肯信，將眼一瞪，道：「好四攬的！人小鬼大，你竟敢弄這樣的戲法。咱們且向前面說來。」說罷，拉了小童，卞龍反打燈籠在前引路，來到大房屋內。早見桌上用磁碼押著個字帖兒，上面字有核桃大小，寫道：「爺爺今夕路過汝家，知道你刻薄成家，廣有金銀，又兼俺盤費短少，暫借銀四封，改日再還。不可誤賴好人。如不遵命，爺爺時常夜行此路，請自試爺爺的寶刀。免生後悔！」卞龍見了此帖，頓時渾身亂抖。卞虎將小童放了，也就發起愣來。父子二人無可如何，只得忍著肚子疼，還是性命要緊，不敢聲張，惟有小心而已。

要知後文如何，下回分曉。

第六十二回 遇拐帶松林救巧姐 尋姦淫鐵嶺戰花沖

且說韓二爺揣了四封銀子回歸舊路，遠遠聽見江西小車，吱吱扭扭的奔了松林而來。韓爺急中生智，揀了一株大樹，爬將上去，隱住身形。不意小車子到了樹下，咯噔的歇住。聽見一人說道：「白晝將貨物問了一天。此時趁著無人，何不將他過過風呢？」又聽有人說道：「哦也是如此想。不然問壞了，豈不白費了工夫呢！」答言的卻是婦人聲音。只見他二人從小車上開開箱子，搭出一個小小人來，叫他靠在樹木之上。

韓爺見了，知他等不是好人，暗暗的把銀兩放在樹權之上，將樸刀拿在手中，從樹上一躍而下。那男子猛見樹上跳下一

人，撒腿往東就跑。韓爺那裡肯捨，趕上一步，從後將刀一擱。那人「噯喲」了一聲，早已著了利刃，栽倒在地。韓爺撒步回身，看那婦人時，見他哆嗦在一堆兒，自己打的牙山響，猶如寒戰一般。韓爺用刀一指，道：「你等所做何事？快快實說！倘有虛言，立追狗命。講！」那婦人道：「爺爺不必動怒，待小婦人實說。我們是拐帶兒女的。」韓爺問道：「拐來男女置於何地？」婦人道：「爺爺有所不知。只因襄陽王爺那裡要排演優伶歌妓，收錄幼童弱女。凡有姿色的總要賞五六百兩。我夫妻團窮所迫，無奈做此閻味之事。不想今日遇見爺爺識破，只求爺爺饒命。」

韓爺又細看那孩兒，原來是個女孩兒，見他愣愣何柯的，便知道其中有詐。又問道：「你等用何物迷了他的本性？講！」婦人道：「他那泥丸宮有個藥餅兒，揭下來，少刻就可甦醒。」韓爺聽罷，伸手向女子頭上一摸，果有藥餅，連忙揭下，拋在道旁。又對婦人道：「你這惡婦，快將裙解下來。」婦人不敢不依，連忙解下，遞給韓爺。韓爺將婦人髮髻一提，揀了一棵小小的樹木，把婦人捆了個結實。翻身竄上樹去，揣了銀子，一躍而下。才待舉步，只聽那女孩兒「哎呀」了一聲，哭出來了。韓爺上前問道：「你此時可明白了？你叫什麼？」女子道：「我叫巧姐。」韓爺聽了，驚駭道：「你母舅可是莊致和麼？」女子道：「正是。伯伯如何知道？」韓爺聽了，想道：「無心中救了巧姐，省我一番事。」又見天光閃亮，惟恐有些不便，連忙說道：「我姓韓，與你母舅認識。少時若有人來，你就喊『救人』，叫本處地方送你回家就完了。拐你的男女，我俱已拿住了。」說罷，竟奔桑花鎮去了。

果然，不多時路上已有行人，見了如此光景，問了備細，知是拐帶，立刻找著地方保甲，放下婦人用鐵鎖鎖了，帶領女子同赴縣衙。縣官升堂，一訊即服。男子已死，著地方掩埋，婦人定案寄監。

此信早已傳開了。莊致和聞知，急急赴縣，當堂將巧姐領回。路過大夫居，見了豆老，便將巧姐已有的話說了。又道：「是姓韓的救的。難道就是昨日的韓客官麼？」豆老聽見，好生歡喜，又給莊爺暖酒作賀。因又提起：「韓爺昨日復又回來，問卞家的底裡。誰知今早聞聽人說，卞家丟了許多的銀兩。莊大爺，你想這事詭異不詭異？老漢再也猜摸不出這位韓爺是個什麼人來。」

他兩個只顧高談闊論，講究此事。不想那邊坐著一個道人，立起身來，打個稽首，問道：「請問莊施主，這位韓客官可是高大身軀，金黃面皮，微微的有點黃鬚麼？」莊致和見那道人骨瘦如柴，彷彿才病起來的模樣，卻又目光如電，炯炯有神，聲音洪亮，另有一番別樣的精神，不由的起敬道：「正是。道爺何以知之？」那道人道：「小道素識此人，極其俠義，正要訪他。但不知他向何方去了？」豆老兒聽到此，有些不耐煩，暗道：「這道人從早晨要了一角酒，直耐到此時，占了我一張座兒，彷彿等主顧的一般。如今聽我二人說話，他便插言，想是個安心哄嘴吃的。」便沒有好氣的答道：「我這裡過往客人極多，誰耐煩打聽他往那裡去呢。你既認得他，你就趁早兒找他去。」那道人見豆老兒說的話倔強，也不理他，索性就棍打腿，便對莊致和道：「小道與施主相遇，也是緣分，不知施主可肯佈施小道兩角酒麼？」莊致和道：「這有什麼。道爺請過來，只管用，俱在小可身上。」那道人便湊過來。莊致和又叫豆老暖了兩角酒來。豆老無可奈何，瞅了道人一眼，道：「明明是個騙酒吃的，這可等著主顧了。」嘟嘟囔囔的溫酒去了。

原來這道人就是四爺蔣平。只因回明包相訪查韓彰，扮做雲遊道人模樣，由丹鳳嶺慢慢訪查至此。好容易聽見此事，焉肯輕易放過，一壁吃酒，一壁細問昨日之事，越聽越是韓爺無疑。吃畢酒，蔣平道了叨擾。莊致和會了錢鈔，領著巧姐去了。

蔣平也就出了大夫居，逢村遇店，細細訪查，毫無下落。看看天晚，日色西斜，來到一座廟宇前，匾上寫著「鐵嶺觀」三字，知是道士廟宇，便上前。才待擊門，只見山門放開，出來一個老道，手內提定酒葫蘆；再往臉上看時，已然喝的紅撲撲的似有醉態。蔣平上前稽首道：「小道行路天晚，意欲在仙觀借宿一宵，不知仙長肯容納否？」那老道也斜著眼，看了看蔣平，道：「我看你人小瘦弱，倒是個不生事的。也罷，你在此略等一等。我到前面沽了酒回來，自有道理。」蔣平接口道：「不瞞仙長說，小道也愛杯中物。這酒原是咱們玄門中當用的。乞將酒器付與小道，待我沽來，奉敬仙長如何？」那老道聽了，滿面堆下笑來，道：「道友初來，如何倒要叨擾。」說著話，卻將一個酒葫蘆遞給四爺。四爺接過葫蘆，又把自己的漁鼓簡板以及算命招子交付老道。老道又告訴他賣酒之家，蔣平答應。回身去不多時，提了滿滿的一葫蘆酒，額外又買了許多的酒菜。老道見了好生歡喜，道：「道兄初來，卻破許多錢鈔，使我不安。」蔣平道：「這有甚要緊。你我皆是同門，小弟特敬老兄。」

那老道更覺歡喜，回身在前引路，將蔣平讓進，關了山門，轉過影壁，便看見三間東廂房。二人來到屋內，進門卻是懸龕供奉著呂祖，也有桌椅等物。蔣爺倚了招子，放了漁鼓簡板，向上行了禮。老道掀起布簾，讓蔣平北間屋內坐。蔣平見有個炕桌上面放著杯壺，還有兩色殘肴。老道開櫃拿了傢伙，把蔣爺新買的酒菜擺了，然後暖酒添杯，彼此對面而坐。蔣爺自稱姓張，又問老道名姓，原來姓胡名和。觀內當家的叫做吳道成，生的黑面大腹，自稱綽號鐵羅漢，一身好武藝，慣會趨炎附勢。這胡和見了酒如命的一般，連飲了數杯，卻是酒上加酒，已然醺醺。他卻順口開河，道：「張道兄，我有一句話告訴你，少時當家的來時，你可不要言語，讓他們到後面去，別管他們作什麼。咱們倆就在前邊給他個痛喝，喝醉了，就給他個問睡，什麼全不管他。你道如何？」蔣爺道：「多承胡大哥指示。但不知當家的所做何事？何不對我說說呢？」胡和道：「其實告訴你也不妨事。我們這當家的，他乃響馬出身，畏罪出家。新近有他個朋友找他來，名叫花蝶，更是個不尷不尬之人，鬼鬼祟祟不知幹些什麼。昨晚有人追下來，竟被他們拿住，鎖在後院塔內，至今沒放。你說，他們的事管得麼？」蔣爺聽了心中一動，問道：「他們拿住是什麼人呢？」胡和道：「昨晚不到三更，他們拿住人了。是如此如彼，這般這樣。」蔣爺聞聽，嚇了個魂不附體，不由驚駭非常。

你道胡和說什麼「如此如彼，這般這樣」？原來韓二爺於前日夜救了巧姐之後，來到桑花鎮，到了離所，便聽見有人談論花蝶。細細打聽，方才知是個最愛採花的惡賊，是從東京脫案逃走的大案賊，怨不得人人以花蝶起誓。暗暗的忖度了一番，到了晚間，托言玩月，離了店房，夜行打扮，悄悄的訪查。

偶步到一處有座小小的廟宇，借著月光初上，見匾上金字，乃「觀音庵」三字，便知是尼庵。剛轉到那邊，只見牆頭一股黑煙落將下去。韓爺將身一伏，暗道：「這事奇怪！一個尼庵，我們夜行人到此做什麼？必非好事。待我跟著去。」一飛身躍上牆頭，往裡一望，卻無動靜。便落下平地，過了大殿，見角門以外路西，單有個門兒虛掩，挨身而入，卻是三間茅屋。惟有東間明亮，早見窗上影兒是個男子，巧在鬢邊插的蝴蝶，顛巍巍的在窗上搖舞。韓爺看在眼里，暗道：「竟有如此的巧事！要找尋他，就遇見他。且聽聽動靜，再做道理。」穩定腳尖，悄悄蹲伏窗外。只聽花蝶道：「仙姑，我如此哀懇，你竟不從。休要惹惱我的性兒，還是依了好。」又聽有一女子聲音道：「不依你，便怎樣？」又聽花蝶道：「凡婦女入了花蝶之眼，再也逃不出去，何況你這女尼。我不過是愛你的容顏，不忍加害於你。再若不識抬舉，你可怨我不得了。」又聽女尼道：「我也是好人家的女兒，只因自幼多災多病，父母無奈，將我捨入空門，不想今日遇見你這惡魔，好！好！好！惟有求其速死而已。」說著，說著，就哭起來了。忽聽花蝶道：「你這賤人，竟敢以死嚇我。我就殺了你！」韓爺聽到此，見燈光一晃，花蝶立起身來，起手一晃，想是抽刀。韓爺一聲高叫

道：「花蝶，休得無禮！俺來擒你！」

屋內花沖猛聽外面有人叫他，吃驚不小，嘆的一聲，將燈吹滅，掀軟簾奔到堂屋，刀挑簾攏，身體往斜刺裡一縱。只聽「拍」，早有一枝灣箭釘在窗櫺之上。花蝶暗道：「幸喜不曾中了暗器。」二人動起手來。因院子窄小，不能十分施展，只是彼此招架。正在支持，忽見從牆頭跳下一人，咕咚一聲，其聲甚重。又見他身形一長，是條大漢，舉樸刀照花蝶劈來。花蝶立住腳，望大漢虛擲一刀。大漢將身一閃，險些兒栽倒。花蝶抽空躍上牆頭，韓爺一飛身跟將出去。花蝶已落牆外，往北飛跑。韓爺落下牆頭，追將下去。這裡大漢出角門，繞大殿，自己開了山門，也就順著牆往北追下去了。

韓爺追花蝶有三里之遙。又見有座廟宇，花蝶躍身跳進，韓爺也就飛過牆去。見花蝶又飛過裡牆，韓爺緊緊跟隨。追到後院一看，見有香爐角三座小塔，惟獨當中的大些。花蝶便往塔後隱藏，韓爺步步跟隨，花蝶左旋右轉，韓爺前趕後攔。二人繞塔多時，方見那大漢由東邊角門趕將進來，一聲喊叫：「花蝶，你往那裡走？」花蝶扭頭一看，故意腳下一跳，身體往前一栽。韓爺急趕一步，剛然伸出一手。只見花蝶將身一翻，手一撒，韓爺肩頭已然著了一下，雖不甚疼，覺得有些麻木。暗說：「不好！必是藥標。」急轉身躍出牆外，竟奔回桑花鎮去了。

這裡花蝶閃身計打了韓彰，精神倍長，迎了大漢，才待舉手，只見那壁廂來了個雄偉胖大之人，卻是吳道成。因聽見有人喊叫，連忙趕來，幫著花蝶，將大漢拿住，鎖在後院塔內。

胡和不知詳細，他將大概略述一番，已然把個蔣爺驚的目瞪口呆。

未知如何，下回分曉。

第六十三回 救莽漢暗刺吳道成 尋盟兄巧逢桑花鎮

且說蔣四爺聽胡和之言，暗暗說道：「怨不得我找不著我二哥呢。原來被他們擒住了。」正在思索，忽聽外面叫門，胡和答應著，卻向蔣平擺手，隨後將燈吹滅，方趑趄起出來開放山門。只聽有人問道：「今日可有什麼事麼？」胡和道：「什麼事也沒有。橫豎也沒有人找。我也沒有吃酒。」又聽一人道：「他已醉了，還說沒有吃酒呢。你將山門好好的關了吧。」說著，二人向後邊去了。

胡和關了山門，從新點上燈來，道：「兄弟，這可沒了事咧。咱們喝吧。喝醉了給他個睡，什麼事全不管他。」蔣爺道：「很好。」卻暗暗算計胡和。不多時，將老道灌了個爛醉，人事不知。蔣爺脫了道袍，紮縛停當，來到外間，將招子拿起，抽出三枝鵝眉刺，熄滅了燈，悄悄出了東廂房，竟奔後院而來。果見有三座磚塔，見中間的極大。剛然走到跟前，忽聽嚷道：「好呀！你們將老爺捆縛在此，不言不語，到底是怎樣呵？快快給老爺一個爽利呀！」蔣爺聽了不是韓爺的聲音，悄悄道：「你是誰？不要嚷！我來救你。」說罷，走到跟前，把繩索挑去，輕輕將他二臂舒回。

那大漢定了定神，方說道：「你是什麼人？」蔣爺道：「我姓蔣名平。」大漢失聲道：「噯喲！莫不是翻江鼠蔣四爺麼？」蔣平道：「正是。你不要高聲。」大漢道：「幸會，幸會。小人龍濤，自仁和縣灶君祠跟下花蝶來到此處，原要與家兄報仇，不想反被他們拿住。以為再無生理，誰知又蒙四爺知道搭救。」蔣爺聽了，便問道：「我二哥在那裡？」龍濤道：「並不曾遇見什麼二爺。就是昨晚也是夜星子馮七給小人送的信。因此得信到觀音庵訪拿花蝶，爬進牆去，卻見個細條身子的與花蝶動手，是我跳下牆去幫助。後來花蝶跳牆，那人比我高多了，也就飛身躍牆，把花蝶追至此處。及至我爬進牆來幫助，不知那人為什麼反倒越牆走了。我本不是花蝶對手，又搭上個黑胖者道，如何敵得住，因此就被他們擒住了。」

蔣爺聽罷，暗想道：「據他說來，這細條身子的倒象我二哥。只是因何又越牆走了呢？走了又往何處去呢？」又問龍濤道：「你方才可見二人進來麼？往那裡去了？」龍濤道：「往西一面竹林之後，有一段粉牆（想來有門），他們往那裡去了。」蔣爺道：「你在此略等一等，我去去就來。」轉身形來到林邊一望，但見粉壁光華，亂篩竹影。借著月光淺淡，翠陰蕭森，碧沉沉竟無門可入。蔣爺暗付道：「看此光景，似乎是板牆。裡面必是個幽僻之所，且到臨近看看。」繞過竹林，來到牆根，仔細留神，踱來踱去。結構刁筍處，果然有些活動。伸手一摸，似乎活的。摸了多時，可巧手指一按，只聽咯噔一聲，將消息滑開，卻是個轉身門兒。蔣爺暗暗歡喜，挨身而入，早見三間正房，對面三間敞廳，兩旁有抄手游廊。院內安設著白玉石盆，並有幾色上樣的新菊花，甚覺清雅。正房西間內燈燭明亮，有人對談。

澤長躡足潛蹤，悄立窗外。只聽有人唉聲歎氣，旁有一人勸慰道：「賢弟，你好生想不開。一個尼姑有什麼要緊，你再要如此，未免叫愚兄笑話你了。」這說話的卻是吳道成。又聽花蝶道：「大哥，你不曉得。自從我見了他之後，神魂不定，廢寢忘食。偏偏的他那古怪性兒，決不依從。若是別人，我花沖也不知殺卻了多少。惟獨他，小弟不但捨不得殺他，竟會不忍逼他。這卻如何是好呢？」說罷，復又長歎。吳道成聽了，哈哈笑道：「我看你竟自著了迷了。兄弟，既如此，你請我一請，包管此事必成。」花蝶道：「大哥果有妙計，成全此事。慢說請你，就是叫我給你磕頭，我都甘心情願的。」說著話，咕咚一聲就跪下了。蔣爺在外聽了，暗笑道：「人家為媳婦拜丈母，這小子為尼姑拜老道。真是無恥，也就可笑呢。」

只聽吳道成說：「賢弟請起，不要太急。我早已想下一計了。」花蝶問道：「有何妙計？」吳道成道：「我明日叫我們那個主兒，假做游廟，到他那裡燒香。我將蒙汗藥叫他帶上些。到了那裡，無論飲食之間下上些，須將他迷倒，那時任憑賢弟所為。你道如何？」花沖失聲大笑，道：「好妙計，好妙計！大哥，你真要如此，方不愧你我是生死之交。」又聽吳道成道：「可有一宗。到了臨期，你要留些情分，千萬不可連我們那個主兒清濁不分，那就不成事體了。」花沖也笑道：「大哥放心。小弟不但不敢，從今後小弟竟把他當嫂子看待。」說罷，二人大笑。

蔣爺在外聽了，暗暗切齒咬牙，道：「這兩個無恥無羞、無倫無禮的賊徒，又在這裡鋪謀定計，陷害好人。」就要進去。心中一轉想：「不可！須要用計。」說罷，轉身來到門前，高聲叫道：「無量壽佛！」他便抽身出來，往南趕行了幾步，在竹林轉身形隱在密處。此時屋內早已聽見。吳道成便立起身來，到了院中，問道：「是那個？」並無人應。卻見轉身門已開，便知有人，連忙出了板牆。左右一看，何嘗有個人影，心中轉省道：「是了。這是胡和醉了，不知來此做些什麼。看見此門已開，故此知會我們，也未見得。」心中如此想，腳下不覺不由的往南走去。可巧正在蔣爺隱藏之處，撩開衣服，腆著大肚，在那裡小解。蔣爺在暗處看的真切，暗道：「活該小子前來送死。」右手攥定鋼刺，復用左手按住手腕。說時遲，那時快，只聽嘆喲一聲，吳道成腹上已著了鋼刺，小水淋漓漓漓。蔣爺也不管他，卻將手腕一翻，鋼刺在肚子裡轉了一個身。吳道成那裡受得，「噯喲」一聲，翻筋斗栽倒在地。蔣爺趁勢趕步，把鋼刺一陣亂搗，吳道成這才成了道了。蔣爺抽出鋼刺，就在惡道身上搽抹血漬，交付左手，別在背上，仍奔板牆門而來。

到了院內，只聽花蝶問道：「大哥，是什麼人？」蔣爺一言不發，好大膽！竟奔正屋。到了屋內軟簾北首，右手二指輕輕掀起一縫，往裡偷看。卻見花蝶立起身來，走到軟簾前一掀。蔣爺就勢兒接著，左手腕一翻。明晃晃的鋼刺，竟奔花蝶後心刺下來。只聽「嗒」的一聲響，把背後衣服劃腳，從腰間至背，便著了鋼刺。花蝶負痛難禁，往前一掙，頓時跳到院內。也是這廝不該命盡。是蔣爺把鋼刺別在背後，又是左手，且是翻起手腕，雖然刺著，卻不甚重，只是劃傷皮肉。蔣爺跟步跟將出來，花蝶已出板牆，蔣爺緊緊追趕。花蝶卻繞竹林，穿入深密之處。蔣爺有心要趕上。猛見花蝶跳出竹林，將手一揚。蔣四爺暗說：「不好！」把頭一扭，覺得冷嗖嗖從耳旁過去，板牆上拍的一聲響。蔣爺便不肯追趕，眼見蝴蝶飛過牆去了。

蔣爺轉身來到中間，往前見龍濤血脈已周，伸腰舒背，身上已覺如常，便將方才之事說了一遍。龍濤不勝稱羨。蔣爺道：「咱們此時往何處去方好？」龍濤道：「我與馮七約定在桑花鎮相見。四爺何不一同前往呢？」蔣爺道：「也罷。我就同你前去。且到前面，取了我的東西，再走不遲。」二人來到東廂房內，見胡和橫躺在炕上，人事不知。蔣爺穿上道袍，在外邊桌上拿了漁鼓簡板，旁邊拿起算命招子，裝了鋼刺。也不管胡和明日如何報官，如何結案。二人離了鐵嶺觀，一直竟奔桑花鎮而來。

及至到時，紅日已經東升。龍濤道：「四爺辛苦了一夜，此時也不覺餓嗎？」蔣爺聽了，知他這兩日未曾吃飯，隨答道：「很好，正要吃些東西。」說著話，正走到飯店門前，二人進去，揀了一個座頭。剛坐下，只見堂官從水盆中提了一尾歡跳的活魚來。蔣爺見了，連誇道：「好新鮮魚！堂官，你給我們一尾。」走堂的搖手道：「這魚不是賣的。」蔣爺道：「卻是為何？」堂官道：「這是一位軍官爺病在我們店裡，昨日交付小人的銀兩，好容易尋了數尾，預備將養他病的，因此我不敢賣。」蔣爺聽了，心內輾轉道：「此事有些蹊蹺。鯉魚乃極熱之物，如何反用他將養病呢？再者，我二哥與老五最愛吃鯉魚，在陷空島時往往心中不快，吃東西不香，就用鯉魚湯，拿他開胃。難道這軍官就是我二哥不成？但只是我二哥如何扮做軍官呢？又如何病了呢？」蔣爺只顧犯想。旁邊的龍濤也不管三七二十一，他先要了點心來，一上口就是五六碟。然後才問：「四爺，吃酒要什麼菜？」蔣爺隨便要了，毫不介意——總在得病的軍官身上。

少時，見堂官端著一盤熱騰騰香噴噴的鯉魚，往後面去了。蔣爺他卻悄悄跟在後面。多時轉身回來，不由笑容滿面。龍濤問道：「四爺酒也不喝，飯也不吃，如何這等發笑？」蔣爺道：「少時你自然知道。」便把那堂官喚近前來，問道：「這軍官來了幾日了？」堂官道：「連今日四天了。」蔣爺道：「他來時可曾有病麼？」堂官道：「來時卻是好好的。只因前日晚上出店賞月，於四鼓方才回來，便得了病。立刻叫我們伙計三兩個到三處打藥，惟恐一個藥鋪趕辦不來。我們想著軍官爺必是緊要的症候，因此擋槽兒的、更夫，連小人分為三下裡，把藥抓了來。小人要與軍官爺煎，他不用。小人見他把那三包藥中揀了幾味先噙在口內，說道：『你們去吧。有了藥，我就無妨礙了。明早再來，我還有話說呢。』到了次日早起，小人過去一看，見那軍官爺病就好了，賞了小人二兩銀子買酒吃。外又交付小人一個鏢子，叫小人務必的多找幾尾活鯉魚來，說：『我這病非吃活鯉魚不可。』因此昨日出去了二十多里路，方找了幾尾魚來。軍官爺說：『每日早飯只用一尾，過了七天後，便隔兩三天再吃，也就無妨了。』也不知這軍官爺得的什麼病。」蔣爺聽了，點了點頭，叫堂官且溫酒去，自己暗暗躊躇道：「據堂官說來，我二哥前日夜間得病。不消說了，這是在鐵嶺觀受了暗器，趕緊跑回來了。怨得龍濤他說：『剛趕到，那人不知如何越牆走了。』只是叫人兩三處打藥，難道這暗器也是毒藥味的麼？不然，如何叫人兩三處打藥。這明是秘不傳方之意。二哥呀，二哥，你過於多心了，一個方兒什麼要緊，自己性命也是當要的。當初大哥勸了多少言語，說：『為人不可過毒了。似乎這些小傢伙稱為暗器，已然有個暗字，又用毒藥味飽，豈不是狠上加狠呢。如何使得？』誰知二哥再也不聽，連解藥兒也不傳人，不想今日臨到自己頭上，還要細心，不肯露全方兒。如此看來，二哥也太深心了。」又一轉想，暗說：「不好。當初在文光樓上我誣藥之時，原是兩九全被我盜去。如今二哥想起來，叫他這般費事，未嘗不恨我，罵我，也就未必肯認我呢。」想到此，只急的汗流滿面。

龍濤在旁，見四爺先歡喜，到後來沉吟納悶，此時竟自手足失措，便問道：「四爺，不吃不喝，到底為著何事？何不對我說說呢？」蔣爺歎氣道：「不為別的，就只為我二哥。」龍濤道：「二爺在那裡？」蔣爺道：「就在這店裡後面呢。」龍濤忙道：「四爺，大喜！這一見了二爺，又完官差，又全朋友義氣，還猶豫什麼呢？」說著話，堂官又過來。蔣爺喚住，道：「伙計，這得病的軍官可容人見麼？」堂官開言說道：「爺若不問，小人也不說。這位軍官爺一進門，就囑咐了。他說：『如有人來找，須問姓名。獨有個姓蔣的，他若找來，就回覆他說，我不在這店裡。』」四爺聽了，便對龍濤道：「如何？」龍濤聞聽，便不言語了。蔣爺又對堂官道：「此時軍官的鯉魚大約也吃完了。你作為取傢伙去，我悄悄的跟了你去。到了那裡，你合軍官說話兒，我做個不期而遇。倘若見了，你便溜去，我自自有道理。」堂官不能不應。蔣爺別了龍濤，跟著堂官，來到後面院子之內。

不知二人見了如何，下回分曉。

第六十四回 論前情感化徹地鼠 觀古蹟遊賞誅龍橋

且說蔣爺跟了堂官來到院子之內，只聽堂官說道：「爺上吃著這魚可配口麼？如若短什麼調和，只管吩咐，明早叫灶上的多精點心。」韓爺道：「很好，不用吩咐了，調和的甚好。等我好了，再謝你們吧。」堂官道：「小人們理應伺候，如何擔的起謝字呢。」

剛說到此，只聽院內說道：「哎喲，二哥呀！你想死小弟了。」堂官聽罷，端起盤子，往外就走。蔣四爺便進了屋內，雙膝跪倒。韓爺一見翻轉身，面向裡而臥，理也不理。蔣爺哭道：「二哥，你惱小弟，小弟深知。只是小弟委曲也要訴說明白了，就死也甘心的。當初五弟所做之事，自己逞強逞能，不顧國家法紀，急的大哥無地自容。若非小弟看破，大哥早已縊死在龐府牆外了。二哥，你老知道麼？就是小弟離間二哥，也有一番深心。凡事皆是老五作成，人人皆知是錦毛鼠的能為，並不知有姓韓的在內。到了歸結，二哥卻跟在裡頭打這不明不白的官司，豈不弱了徹地鼠之名呢？再者小弟附和著大哥，務必要拿獲五弟，並非忘了結義之情，這正是救護五弟之意。二哥難道不知他做的事麼？若非遇見包恩相與諸相好，焉能保的住他毫無傷損，並且得官授職？又何嘗委屈了他呢。你我弟兄五人自陷空島結義以來，朝夕聚首，原想不到有今日。既有今日，我四人都受皇恩，相爺提拔，難道就忘卻了二哥麼？我兄弟四人在一處已經哭了好幾場。大哥尤為傷懷，想念二哥。實對二哥說吧，小弟此番前來，一來奉旨欽命，二來包相鈞渝，三來大哥的分派。故此裝模作樣，扮成這番光景，遍處找尋二哥。小弟原有一番存心，若是找著了二哥固好；若是尋不著時，小弟從此也就出家，做個負屈含冤的老道罷了。」說到此，抽抽噎噎的哭了起來。他卻偷著眼看韓彰，見韓爺用巾拍抹臉，知是傷了心了，暗道：「有點活動了。」復又說道：「不想今日在此遇見二哥。二哥反惱小弟，豈不把小弟一番好心，倒埋沒了？」

總而言之，好人難作。小弟既見了二哥，把曲折衷腸訴明，小弟也不想活著了，隱跡山林，找個無人之處，自己痛哭一場，尋個自盡罷了。」說到此，聲咽音啞，就要放聲。

韓爺那裡受得，由不得轉過身來道：「你的心，我都知道了。你言我行事太毒，你想想你做的事，未嘗不狠。」蔣爺見韓爺轉過身來，知他心意已回，聽他說：「做事太狠」，便急忙問道：「不知小弟做什麼狠事了？求二哥說明。」韓爺道：「你誣我藥，為何將兩丸俱備拿去，致令我昨日險些兒喪了性命？這不是做事太狠麼？」蔣爺聽了，「撲哧」一聲笑了，道：「二哥若為此事惱我恨我，這可錯怪小弟了。你老自想想，一個小荷包兒有多大地方，當初若不將二丸藥掏出，如何裝的下那封字柬呢？再者，小弟又不是未卜先知，能夠知道於某年某月某日某時，我二哥受藥鏢，必要用此解藥。若早知道，小弟偷時也要留個後手兒，預備給二哥救急幾，也省的你老恨我咧。」韓爺聽了也笑了，伸手將蔣爺拉起來，問道：「大哥三弟五弟可好？」蔣爺道：「都好。」說畢，就在炕邊上坐了。彼此提起前情，又傷感了一回。

韓爺便說：「與花蝶比較，他用閃身計，是我一時忽略，故此受了他的毒鏢，幸喜不重。趕回店來，急忙配藥，方能保得無事。」蔣爺聽了，方才放心，也將鐵嶺觀遇見胡和泄機，小弟只當是二哥被擒，誰知解救的卻是龍濤；如何刺死吳道成，又如何反手刺傷了花蝶，他在鋼刺下逃脫的話，說了一遍。韓爺聽了歡喜無限，道：「你這一刺，雖未傷他的性命，然而多少劃他一下，一來驚他一驚，二來也算報了一鏢之仇了。」

二人正在談論，忽聽外面進來一人，撲翻身就給韓爺叩頭，倒把韓爺嚇了一跳。蔣爺連忙扶起，道：「二哥，此位便是捕快頭目龍濤龍二爺。」韓二爺道：「久仰，久仰。恕我有賤恙，不能還禮。」龍濤道：「小人今日得遇二員外，實小人之萬幸。務懇你老人家早養好貴體，與小人報了殺兄之仇，這便是愛惜龍濤了。」說罷，淚如雨下。蔣爺道：「龍二爺，你只管放心。我等二哥好了，身體強健，必拿花賊與今兄報仇。我蔣平也是要助拿此賊的。」龍濤感謝不已。從此蔣爺服侍韓爺，又有龍濤幫著，更覺週到。鬧了不多幾日，韓爺傷痕已愈，精神復元。

一日，三人正在吃飯之時，卻見夜星子馮七滿頭是汗，進來說道：「方才打二十里堡趕到此間，已然打聽明白，姓花的因吃了大虧，又兼本縣出票捕緝甚緊，到處有線，難以住居，他竟逃往信陽，投奔鄧家堡去了。」龍濤道：「既然如此，只好趕到信陽，再作道理。」便叫馮七參見了二員外，也就打橫兒坐了，一同吃畢飯。

韓爺問蔣爺道：「四弟，此事如何區處？」蔣爺道：「花蝶這廝萬惡已極，斷難容留。莫若二哥與小弟同上信陽將花蝶拿獲，一來除了惡患，二來與龍兄報了大仇，三來二哥到開封也覺有些光彩。不知二哥意下如何？」韓爺點頭，道：「你說的有理。只是如何去法呢？」蔣澤長道：「二哥仍是軍官打扮，小弟照常道士形容。」龍濤道：「我與馮七做個小生意，臨期看勢作事。還有一事，我與歐陽爺丁大官人原有舊約。如今既上信陽，須叫馮七到茉花村送信才是，省得他們二位徒往灶君祠奔馳。」夜星子聽了，滿口應承，定准在誅龍橋西河神廟相見。龍濤又對韓蔣二人道：「馮七這一去尚有幾天工夫。明日我先趕赴信陽，容二員外多將養幾日。就是你們二位去時，一位軍官，一位道者，也不便同行，只好俱在河神廟會齊便了。」蔣爺深以為是，計議已定，夜星子收拾收拾，立刻起身，竟然奔茉花村而來。

且言北俠與丁大爺來到茉花村，盤桓了幾日，真是義氣相投，言語投機。一日提及花蝶，三人便要赴灶君祠之約。兆蘭兆蕙進內稟明瞭老母。丁母關礙著北俠，不好推托。老太太便立了一個主意，連忙吩咐廚房預備送行的酒席，明日好打發他等起身。北俠與丁氏弟兄歡天喜地，收拾行李，分派人跟隨，忙亂了一天。到了掌燈時，飲酒吃飯。

直到二鼓，剛然吃完了飯，忽見丫環報來道：「老太太方才說身體不爽，此時已然歇下了。」丁氏弟兄聞聽，連忙跑到裡面看視，見老太太在帳子內，面向裡和衣而臥。問之不應。半晌方說：「我這是無妨的，你們幹你們的去。」丁氏弟兄那裡敢挪寸步，伺候到四鼓之半，老太太方解衣安寢。二人才暗暗出來，來到待客廳。誰知北俠聽說丁母欠安，也不敢就睡，獨自在那裡果等音信。見了丁家弟兄出來，便問：「老伯母因何欠安？」大爺道：「家母有年歲之人，往往如此，反累吾兄掛心，不得安眠。」北俠道：「你我知己兄弟，非比外人家，這有什麼呢？」丁二爺道：「此時家母業已安歇，吾兄可以安置吧。明日還要走路呢。」北俠道：「劣兄方才細想，此事也沒甚要緊，二位賢弟原可以不必去。何況老伯母今日身體不爽呢。就是再遲兩三日，也不為晚。總是老人家要緊。」丁氏昆仲連連稱：「是。且到明日再看。」彼此問了安置，弟兄二人仍上老太太那裡去了。

到了次日，丁大爺先來到廳上，見北俠剛梳洗。歐陽爺先問道：「伯母后半夜可安眠否？」兆蘭道：「托賴兄長庇廕，老母后半夜頗好。」正說話間，兆蕙亦到，便問北俠：「今日可起身麼？」北俠道：「尚在未定。等伯母醒時，看老人家的家景，再做道理。」忽見門上莊丁進來，稟道：「外面有人姓馮的，要求見歐陽爺丁大爺。」北俠道：「他來的很好，將他叫進來。」莊丁回身，不多時見一人跟莊丁進來，自說道：「小人夜星子馮七參見。」丁大爺問道：「你從何處而來？」馮七便將龍濤追下花蝶，觀中遭擒；如何遇蔣爺搭救，刺死吳道成，驚走花蝶；又如何遇見韓二爺；現今打聽明白，花沖逃往信陽，大家俱定准在誅龍橋西河神廟相見的話，述說了一回。北俠道：「你幾時回去？」馮七道：「小人特前來送信，還要即刻趕到信陽，同龍二爺探聽花蝶的下落呢。」丁大爺道：「既如此，也不便留你。」回頭吩咐莊丁，取二兩銀子來賞與馮七。馮七叩謝道：「小人還有盤費，大官人如何又賞許多。如若沒有什麼吩咐，小人也就要走了。」又對北俠道：「爺們去時，就在誅龍橋西河神廟相見。」北俠道：「是了。我知道了。那廟裡方丈慧海我是認得的，手談是極高明的。」馮七聽了，笑了一笑，告別去了。

誰知他們這裡說話，兆蕙已然進內看視老太太出來。北俠問道：「二弟，今日伯母如何？」丁二爺道：「方才也替吾兄請了安了。家母說：『多承掛念！』老人家雖比昨日好些，只是精神稍減。」北俠道：「莫怪劣兄說。老人家既然欠安，二位賢弟斷斷不可遠離。況此事也沒甚要緊。依我的主意，竟是我一人去到信陽，一來不至失約，二來我會同韓蔣二人再加上龍濤幫助，也可以敵的住姓花的了。二位賢弟以為如何？」兆蘭兆蕙原因老母欠安，不敢遠離，今聽北俠如此說來，連忙答道：「多承仁兄指教。我二人性命是從。待老母大癒後，我二人再趕赴信陽就是。」北俠道：「那也不必。即便去時，也不過去一人足矣。總要一位在家伺候伯母要緊。」丁家弟兄點頭稱「是」。早見伴當揀抹舊椅，調開座位，安放杯箸，擺上豐盛的酒席。這便是了母吩咐預備錢行的。酒飯已畢，北俠提了包裹，彼此珍重了一番，送出莊外，執手分別。

不言丁氏昆仲回莊，在家奉母。單說北俠出了茉花村，上了大路，竟奔信陽而來。沿途觀覽山水，一日來到信陽境界，猛然想起人人都說誅龍橋下有誅龍劍。『哦雖然來過，並未賞玩。今日何不順便看看，也不枉再游此地一番。』想罷，來到河邊泊船之處僱船。船家迎將上來，道：「客官要上誅龍橋看古蹟的麼？待小子伺候爺上賞玩一番，何如？」北俠道：「很好。但不知要多少船價？須要說明。」船家道：「有甚要緊。只要客官暢快喜歡了，多賞些就是了。請問爺上是獨游，還是要會客呢？可要火食不要呢？」北俠道：「也不會客，也不要火食，獨自一人要遊玩遊玩，把我渡過橋西，河神廟下船，便完事了。」船家聽了，沒有什麼想頭，頓時急兒慢兒的道：「如此說來，是要單座兒了。我們從早晨到此時，並沒開張。爺上一人，說不得走這一遭兒吧。多了也不敢說，破費爺上四兩銀子吧。」俗語說的，「車船店

腳牙」，極是難纏的，他以為拿大價兒把歐陽爺難住，就拉倒了。

不知北俠如何，下回分解。

第六十五回 北俠探奇毫無情趣 花蝶隱跡別有心機

且說北俠他乃揮金似土之人，既要遣興賞奇，慢說是四兩，就是四十兩也是肯花的。想不到這個船家要價兒，竟會要在圈兒裡頭了。

北俠道：「四兩銀子有甚要緊。只要淹看了誅龍劍，俺便照數賞你。」船家聽了，又立刻精神百倍，滿面堆下笑來，奉承道：「小人看爺上是個慷慨憐下的，只要看看古蹟兒，那在我們窮小子身上打算盤呢。伙計快搭跳板，攙爺上船。到底靈便著些兒呀，吃飽了就發呆。」北俠道：「不用忙，也不用攙，俺自己會上船。」看跳板搭平穩了，略一墊步，輕輕來到船上。船家又囑咐道：「爺上坐穩了。小人就要開船了。」北俠道：「俺曉得。只是繃繩要拉的慢著些兒，俺還要沿路觀看江景呢。」船家道：「爺上放心。原為的是遊玩，忙什麼呢。」說罷，一篙撐開，順流而下，奔到北岸。繃夫套上纖板，慢慢牽曳。船家掌舵，北俠坐在舟中，清波蕩漾，蘆花飄揚，襯著遠山聳翠，古木撐青。一處處野店鄉村，炊煙直上；一行行白鷗秋雁，掠水頻繁。北俠對此三秋之景，雖則心曠神怡，難免幾番浩歎，想人生光陰迅速，幾輩英雄，而今何在？

正在觀覽歎惜之際，忽聽船家說道：「爺上請看，那邊影影綽綽便是河神廟的旗桿。此處離誅龍橋不遠了。」北俠聽了，便要看古人的遺蹟：「不知此劍是何寶物？不料我今日又得瞻仰瞻仰。」早見船家將篙一撐蕩開，悠悠揚揚，竟奔誅龍橋而來，到此水勢急溜，毫不費力，已從橋孔過去。北俠兩眼左顧右盼，竟不見寶劍懸於何處。剛正要問，只見船已攏住，便要拉繃上河神廟去。

北俠道：「你等且慢。俺原為遊賞誅龍劍而來。如今並沒看見劍在那裡，如何就上河神廟呢？」船家道：「爺上才從橋下過，寶劍就在橋的下面，如何不玩賞呢？」北俠道：「方才左瞧右瞧，兩旁並沒有懸掛寶劍，你叫我玩賞什麼呢？」船家聽了，不覺笑道：「原來客官不知古蹟所在之處。難道也沒聽見人說過麼？」北俠道：「實實沒有聽見過。到了此時，倒要請教。」船家道：「人人皆知：『誅龍橋，誅龍劍。若要看，須仰面。』爺上為何不往上看呢？」北俠猛省，也笑道：「俺倒忘了，竟沒仰面觀看。沒奈何，你等還將船撥轉。俺既到此，再沒有不看看之理。」船家便有些作難道：「此處水急溜，而且回去是逆水。我二人又得出一身汗，豈不費工夫呢？」北俠心下明白，便道：「沒甚要緊。俺回來加倍賞你們就是了。」船家聽了，好生歡喜，便叫：「伙計，多費些氣力吧。爺上有加倍賞呢。」二人踴躍非常，用篙將船住回撐起。

果然逆水難行，多大工夫，方到了橋下。北俠也不左右顧盼，惟有仰面細細觀瞧。不看則可，看了時未免大掃其興。你道什麼誅龍劍？原來就在橋下石頭上面刻的一把寶劍，上面有模模糊糊幾個蝌蚪篆字，真是耳聞不如眼見。往往以訛傳訛，說的奇特而又奇特，再遇個探奇好占的人，恨不得頓時就要看看，及至身臨其境，只落得「原來如此」四個大字，毫無一點的情趣。

就是北俠，他乃行俠作義之人，南北奔馳，什麼美景沒有看過。今日為個誅龍劍，白白的花了八兩頭，他算開了眼了，可瞧見石頭上刻的暗八仙了。你說可笑不可笑？

又遇船家繃夫不懂眼，使著勁兒撐住了船，動也不動。北俠問道：「為何不走？」船家道：「爺上賞玩盡興，小人聽吩咐方好開船。」北俠道：「此劍不過一目了然，俺已盡興了。快開船吧！咱們上河神廟去吧。」他二人復又撥轉船頭，一直來到河神廟下船。北俠在兜肚內掏出一個鏢子，又加上多半個，合了八兩之數，賞給船家去了。

北俠來到廟內，見有幾個人圍繞著一個大漢。這大漢地下放著一個筐籠，口中說道：「俺這煎餅，是真正黃米麵的，又有蔥，又有醬，咬一口，噴鼻香。趕熱呀，趕熱。」旁邊也有買著吃的。再細看大漢時，卻是龍濤。北俠暗道：「他敢則早來了。」便上前故意的問道：「伙計，借光問一聲。」龍濤抬頭見是北俠，他卻笑嘻嘻的說道：「客官，你問什麼？」北俠道：「這廟內可有閒房？俺要等一個相知的朋友。」龍濤道：「巧咧，對勁兒。俺也是等鄉親的，就在這廟內落腳兒。俺是知道的，這廟內閒房多著咧。好體面屋子，雪洞兒似的，俺就是住不起。俺合廟內的老道在廚房裡打通腿兒。沒有什麼營生，就在柴鍋裡攤上了幾張煎餅，作個小買賣。你老趁熱，也鬧一張嚐嚐，包管噴鼻香。」北俠笑道：「不用。少時你在廟內，攤幾張新鮮的我吃。」龍濤道：「是咧。俺賣完了這個，再給你老攤幾張去。你老要找這廟內當家的，他叫慧海，是個一等人兒，好多著咧。」北俠道：「承指教了。」轉身進廟，見了慧海，彼此敘了闊情。本來素識，就在東廂房住下。到了下晚，北俠卻暗暗與龍濤相會，言花蝶並未見來。就是韓蔣二位也該來了，等他們到來再做道理。

這日北俠與和尚在方丈裡下棋，忽見外面進來一位貴公子，衣服華美，品貌風流，手內提定馬鞭，向和尚執手。慧海連忙問訊。小和尚獻茶，說起話來。原是個武生，姓胡，特來暫租寓所，訪探相知的。北俠在旁細看，此人面上一團英氣，只是二目光芒，甚是不佳，暗道：「可惜這樣人物，被這雙眼帶累壞了，而且印堂帶煞，必是不良之輩。」正在思索，忽聽外面嚷道：「王弟二的，王弟二的。」說著話，扒著門，往裡瞧了瞧北俠，看了看公子。北俠早已看見是夜星子馮七。

小和尚迎出來道：「你找誰？」馮七道：「俺姓張行三，找俺鄉親王弟二的。」小和尚說：「你找賣煎餅的王二呀。他在後面廚房裡呢。你從東角門進去，就瞧見廚房了。」馮七道：「沒狗呀？」小和尚道：「有狗，也不怕，鎖著呢。」馮七抽身往後去了。

這裡貴公子已然說明，就在西廂房暫住，留下五兩定銀，回身走了，說：「遲會兒再來。」慧海送了公子回來，仍與北俠終局。北俠因記念著馮七，要問他花蝶的下落，胡亂下完。那盤棋卻輸與慧海七子。站起身來，回轉東廂房，卻見龍濤與馮七說著話，出廟去了。

北俠連忙做散步的形景，慢慢的來到廟外，見他二人在那邊大樹下說話。北俠一見，暗暗送目，便往東走，二人緊緊跟隨。到了無人之處，方問馮七道：「你為何此時才來？」馮七道：「叫。人自離了菜花村，第三日就遇見了花蝶。誰知這廟並不按站走路，二十里也是一天，三十里也是一天。他到處拉攏，所以遲到今日。他也上這廟裡來了。」北俠道：「難道方才那公子，就是他麼？」馮七道：「正是。」北俠說：「怨不的。我說那樣一個人，怎麼會有那樣的眼光呢？原來就是他呀。怨不的說姓胡，其中暗指著蝴蝶呢。只是他到此何事？」馮七道：「這卻不知。就是昨晚在店內，他合店小二打聽小丹村來著，不知他是什麼意思？」北俠又問韓蔣二位。馮七道：「路上卻未遇見，想來也就該到了。」龍

濤道：「今日這廝既來到此，歐陽爺想著如何呢？」北俠道：「不知他是什麼意思，大家防備著就是了。」說罷，三人分散，仍然歸到廟中。

到了晚間，北俠屋內卻不點燈，從暗處見西廂房內燈光明亮。後來忽見燈影一晃，彷彿蝴蝶兒一般。又見「撲」的一聲，把燈吹滅了。北俠暗道：「這廝又要鬧鬼了。倒要留神。」遲不多會，見格扇略起一縫，一條黑線相似，出了門，背立片時，原來是帶門呢。見他腳尖滑地，好門道，好靈便，「突」「突」往後面去了。北俠暗暗誇獎：「可惜這樣好本事！為何不學好？」連忙出了東廂房，由東角門輕輕來到後面。見花蝶已上牆頭，略一轉身，落下去了。北俠趕到，飛身上牆，往下一望，卻不見人。連忙縱下牆來，四下留神，毫無蹤跡，暗道：「這廝好快腿！果然本領不錯。」見那邊樹上落下一人，奔向前來。北俠一見，卻是馮七。又見龍濤來道：「小子好快腿，好快腿！」三人聚在一處，再也測度不出花蝶往那裡去了。

北俠道：「莫若你我仍然埋伏在此，等他回來。就怕他回來不從此走。」馮七道：「此乃必由之地，白晝已瞧明白了。不然，我與龍二爺怎會專在此處等他呢？」北俠道：「既如此，你仍然上樹。龍頭領你就在僑根之下，我在牆內等他。裡外夾攻，再無不成功之理。」馮七聽了，說：「很好，就是如此。我在樹上瞭高，如他來時，拋磚為號。」三人計議已定，內外埋伏。

誰知等了一夜，卻不見花蝶回來。天已發曉，北俠來到前面，開了山門，見龍濤與馮七來了。彼此相見，道：「這廝那裡去了？」於是回到西廂房，見格扇虛掩。到了屋內一看，見北間?上有個小小包裹。打開看時，裡面只一件花氅官靴與公子巾。北俠叫馮七拿著奔方丈而來。

早見慧海出來，迎面問道：「你們三位如何起的這般早？」北俠道：「你丟了人了。你還不曉得嗎？」和尚笑道：「我出家人吃齋念佛，恪守清規，如何會丟人？別是你們三位有了什麼典故了吧？」龍濤道：「真是師傅丟了人咧。我三人都替師傅找了一夜。」慧海道：「王二，你的口音如何會改了昵、」馮七道：「他也不姓王，我也不姓張。」和尚聽了，好生詫異。北俠道：「師傅不要驚疑，且到方丈細談。」大家來到屋內，彼此就座。

北俠方將龍濤馮七名姓說出：「昨日租西廂房那人，也不姓胡，他乃作孽的惡賊花沖，外號花蝴蝶。我們俱是為訪拿此人，到你這裡。」就將夜間如何埋伏，他自從二更去後至今並未回來的話，說了一遍。慧海聞聽吃了一驚，連忙接過包裹，打開一看，內有花氅一件、官靴、公子巾，別無他物。又到西廂房內一看，?邊有馬鞭子一把，心中驚異非常，道：「似此如之奈何？」

未知後文，下回分曉。

第六十六回 盜珠燈花蝶遭擒獲 救惡賊張華竊負逃

且說紫鬚伯聽和尚之言，答道：「這卻無妨。他決不肯回來了，只管收起來吧。--我且問你，聞得此處有個小丹村，離此多遠？」慧海道：「不過三四里之遙。」北俠道：「那裡有鄉紳富戶以及庵觀娼妓無有呢？」和尚道：「有庵觀，並無娼妓。那裡不過是個莊村，並無鎮店。若論鄉紳，卻有個勾鄉宦，因告終養在家，極其孝母，家道殷實。因為老母吃齋念佛，他便蓋造了一座佛樓，畫棟雕樑，壯觀之甚。慢說別的，就只他那寶珠海燈，便是無價之寶。上面用珍珠攢成纓絡，排穗俱有寶石鑲嵌。不用說點起來照徹明亮，就是平空看去也是金碧交輝，耀人二目。那勾員外只要討老母的喜歡，自己好善樂施，連我們廟裡一年四季皆是有香資佈施的。」北俠聽了，便對龍濤道：「聽師傅之言卻有可疑。莫若馮七你到小丹村暗暗探聽一番，看是如何？」馮七領命，飛也似的去了。龍濤便到廚房收拾飯食。北俠與和尚閒談。

忽見外面進來一人，軍官打扮，金黃面皮，細條身子，另有一番英雄氣概，別具一番豪傑精神。和尚連忙站起相迎。那軍官一眼看見北俠，道：「足下莫非歐陽兄麼？」北俠道：「叫。弟歐陽春。尊兄貴姓？」那軍官道：「小弟韓彰，久仰仁兄，恨不一見，今日幸會。仁兄幾時到此？」北俠道：「弟來三日了。」韓弟道：「如此說來，龍頭領與馮七他二人也早到了。」北俠道：「龍頭領來在小弟之先，馮七是昨日才來。」韓弟道：「弟因有小恙，多將養了幾日，故爾來遲，叫吾兄在此耐等，多多有罪。」說著話，彼此就座。卻見龍濤從後面出來，見了韓爺，便問：「四爺如何不來？」韓爺道：「隨後也就到了。因他道士打扮，故在後走，不便同行。」

正說之間，只見夜星子笑吟吟回來，見了韓彰，道：「二員外來了麼。來的正好，此事必須大家商議。」北俠問道：「你打聽的如何？」馮七道：「歐陽爺料事如見。小人到了那裡細細探聽，原來這小子昨晚真個到小丹村去了。不知如何被人拿住，又不知因何連傷二命，他又逃脫走了。早間勾鄉宦業已呈報到官，還未出簽緝捕呢。」大家聽了，測摸不出，只得等蔣爺來再做道理。

你道花蝶因何上小丹村？只因他要投奔神手大聖鄧車，猛然想起鄧車生辰已近，素手前去，難以相見。早已聞得小丹村勾鄉宦家有寶珠燈，價值連城。莫若盜了此燈，獻與鄧車，一來祝壽，二來自覺有些光彩。這全是以小人待小人的形景。他那裡知道此燈有許多的蹊蹺。

二更離了河神廟，一直奔到小丹村，以為馬到成功，伸手就可拿來。誰知到了佛樓之上，見寶燈高懸，內注清油，明晃晃明如白晝。卻有一根鎖鏈，上邊樑上有環，穿過去，將這一頭兒壓在鼎爐的腿下。細細端詳，須將香爐挪開，方能捉住鎖鏈，繫下室燈。他便挽袖掖衣，來至供桌之前，舒開雙手，攔住爐耳，運動氣力往上一舉。只聽吱的一聲，這鼎爐競跑進佛龕去了。爐下桌子上卻露出一個窟窿。繫寶燈的鏈子也跑上房椽去了。花蝶暗說：「奇怪！」正在發呆，從桌上窟窿之內探出兩把撓鉤，周周正正將兩膀扣住。花蝶一見不由的著急，兩膀才待掙扎。又聽下面「吱」「吱」「吱」「吱」連聲響亮，覺的撓鉤約有千斤沉重，往下一勒，花賊再也不能支持，兩手一鬆，把兩膀扣了個結實。他此時是手兒扶著，脖兒伸著，嘴兒拱著，身兒探著，腰兒哈著，臀兒著，頭上蝴蝶兒顫著，腿兒躬著，腳後跟兒蹺著，膝蓋兒合著，眼子是擱著，真是福相樣兒！

誰知花蝶心中正在著急，只聽下面「嘩啞」「嘩啞」鈴鐺亂響，早有人嚷道：「佛樓上有了賊了！」從胡梯上來了五六個人，手提繩索，先把花蝶攔住。然後主管拿著鑰匙，從佛桌旁邊入了簾，「吱?」「吱?」一擰，隨擰隨鬆，將撓鉤解下，七手八腳，把花蝶捆住了，推擁下樓。主管吩咐道：「夜已深了，明早再回員外吧。你等拿賊有功，俱各有賞。方才是誰的更班兒？」卻見二人說道：「是我們倆的。」主管一看，是汪明吳升，便道：「很好。就把此賊押在你們更樓之上，好好看守。明早我單回員外，加倍賞你們兩個。」又吩咐幫拿之人道：「你們一同送到更樓，仍按次序走更巡邏，務要小心。」眾人答應，俱奔東北更樓上安置妥當，各自接撥走更去了。

原來勾鄉宦莊院極大，四角俱有更樓。每樓上更夫四名，輪流巡更，週而復始。如今汪明吳升拿賊有功，免其坐更，叫他二人看賊。他二人興興頭頭，喜歡無限，看著花蝶道：「看他年輕輕的，什麼幹不得，偏要做賊。——還要偷竇燈。那個燈也是你偷的？為那個燈，我們員外費了多少心機，好容易安上消息。你就想偷去咧！」正在說話，忽聽下面叫道：「主管叫你們去一個人呢。」吳升道：「這必是先賞咱們點酒兒吃食。好兄弟，你辛苦辛苦去一趟吧。」汪明道：「我去。你好生看著。」他回身便下樓去了。吳升在上面，忽聽「撲？」一聲，便問道：「怎麼咧？栽倒咧。沒喝就醉。……」話未說完，卻見上來一人，凹面金腮，穿著一身皂衣，手持鋼刀。吳升才要嚷，只聽「嚟」，頭已落地。那人忽的一聲，跳上炕來，道：「朋友，俺乃病太歲張華，奉了鄧大哥之命，原為珠燈而來。不想你已入圈套，待俺來救你。」說罷，挑開繩索，將花蝶背在身上，逃往鄧家堡鄧車那裡去了。

及至走更人巡邏至此，見更樓下面躺著一人，執燈一照，卻是汪明，被人殺死。這一驚非小，連忙報與主管，前來檢視。便問：「吳升呢？」更夫說：「想是在更樓上面呢。」一疊連聲喚道：「吳升，吳升！」那裡有人答應。大家說：「且上去看看。」一看——罷咧！見吳升真是無生了，頭在一處，下在一處，炕上挑的繩索不少，賊已不知去向。主管看了這番光景，也著了慌，也顧不的夜深了，連忙報與員外去了。員外聞聽，急起來看，又細問了一番，方知道已先在佛樓上拿住一賊，因夜深未敢稟報。員外痛加申飭，言此事焉得不報。縱然不服，也該派人四下搜尋一回，更樓上多添人看守，不當如此粗心誤事。主管後悔無及，惟有伏首認罪而已。

勾鄉宦無奈，只得據實稟報：如何拿獲鬚邊有蝴蝶的大盜，如何派人看守，如何更夫被殺大盜逃脫的情節，一一寫明，報到縣內。此事一吵嚷，誰人不知，那個不曉。因此馮七來到小丹村，容容易易把此事打聽回來。

大家聽了，說：「等四爺蔣平來時，再做道理。」果然是日晚間，蔣爺趕到。大家彼此相見了，就把花蝶之事述說一番。蔣澤長道：「水從源流樹從根。這廝既然有投鄧車之說，還須上鄧家堡去找尋。誰叫小弟來遲，明日小弟就到鄧家堡探訪一番。可有一層，如若掌燈時小弟不回來，說不得眾位哥哥們辛辛苦苦，趕到鄧家堡方妥。」眾人俱各應允。飲酒敘話，吃畢晚飯，大家安息，一宿不提。

到了次日，蔣平仍是道家打扮，提了算命招子，拿上漁鼓簡板，竟奔鄧家堡而來。誰知這日正是鄧車生日。蔣爺來到門前，踱來踱去，恰好鄧車送出一人來，卻是病太歲張華，因昨夜救了花蝶，聽花蝶說，近來霸王莊馬強與襄陽王交好，極其親密，意欲邀同鄧車前去。鄧車聽了滿心歡喜，就叫花沖寫了一封書信，特差張華前去投遞。不想花蝶也送出來，一眼瞧見蔣平，兜的心內一動，便道：「鄧大哥，把那唱道情的叫進來，我有話說。」鄧車即吩咐家人，把那道者帶進來。蔣四爺便跟定家丁進了門，見廳上鄧車花沖二人上坐。花沖不等鄧車吩咐，便叫家人快把那老道帶來。鄧車不知何意。

少時，蔣四爺步上臺階，進入屋內，放下招子漁鼓板兒，從從容容的稽首，道：「小道有禮了。不知施主喚進小道，有何吩咐？」花沖說：「我且問你，你姓什麼？」蔣平道：「小道姓張。」花沖說：「你是自小兒出家，還是半路兒呢？還是故意兒假扮出道家的樣子，要訪什麼事呢？要實實說來。快講，快講！」鄧車在旁聽了，甚不明白，便道：「賢弟，你此問卻是為何？」花沖道：「大哥有所不知。只因在鐵嶺觀小弟被人暗算，險些兒喪了性命。後來在月光之下，雖然看不真切，見他身材瘦小，腳步靈便，與這道士頗頗相仿。故此小弟倒要盤問盤問他。」說畢，回頭對蔣平道：「你到底說呀，為何遲疑呢？」

蔣爺見花蝶說出真病，暗道：「小子真好眼力，果然不錯，倒要留神。」方說道：「二位施主攀說，小道如何敢插言說話呢。小道原因家寒，毫無養贍，實實半路出家，仗著算命弄幾個錢吃飯。」花蝶道：「你可認得我麼？」蔣爺假意笑道：「小道剛到寶莊，如何認得施主？」花沖冷笑道：「俺的性命險些兒被你暗算，你還說不認得呢。大約束手問你，你也不應。」站起身走進屋內，不多時手內提著一把枯藤鞭子來，湊到蔣平身邊，道：「你敢不說實話麼？」

蔣爺知他必要拷打，暗道：「小子，這皮鞭，諒也打不動四大爺。瞧不的你四爺一身乾肉，你靦面來試，夠你小子嚼個酒兒的。」這正是藝高人膽大。蔣爺竟不慌不忙的，答道：「實是半路出家的，何必施主追問呢？」花沖聽了，不由氣往上沖，將手一揚，「刷」「刷」「刷」「刷」就是幾下子。蔣四爺故意的「暖啣」道：「施主，這是為何？平空把小道叫進宅來，不分青紅皂白，就把小道亂打起來。我乃出家之人。這是什麼道理？暖啣！暖啣！這是從那裡說起？」鄧車在旁看不過眼，向前攔住道：「賢弟，不可，不可！」

不知鄧車說出什麼話來，下回分解。

第六十七回 紫髯伯庭前敵鄧車 蔣澤長橋下擒花蝶

且說鄧車攔住花沖道：「賢弟不可。天下人面貌相同的極多，你知他就是那刺你之人嗎？且看為兄分上，不可誤賴好人。」花蝶氣沖沖的坐在那裡。鄧車便叫家人帶道士出去。蔣平道：「無緣無故，將我抽打一頓，這是那裡晦氣。」花蝶聽說「晦氣」二字，站起身來，又要打他，多虧了鄧車攔住。旁邊家人也向蔣平勸道：「道爺，你少說一句吧，隨我快走吧。」蔣爺說：「叫我走，到底拿我東西來。難道硬留下不成。」家人道：「你有什麼東西？」蔣爺道：「我的鼓板招子。」家人回身，剛要拿起漁鼓簡板，只聽花沖道：「不用給他，看他怎麼樣？」鄧車站起笑道：「賢弟既叫他去，又何必留他的東西，倒叫他出去說混話，鬧的好說不好聽的做什麼！」一壁說著，一壁將招子拿起。

鄧車原想不到招子有分兩的，剛一拿手一脫落，將招子摔在地下，心下轉想道：「呀！他這招子如何恁般沉重？」又拿起仔細一看。誰知摔在地下時，就把鋼刺露出一寸有餘。鄧車看了，順手往外一抽，原來是一把極鋒芒的三稜鵝眉鋼刺。一聲「哎呀」道：「好惡道呀！快與我綁了。」花蝶早已看見鄧車手內擎著鋼刺，連忙過來，道：「大哥，我說如何？明明刺我之人，就是這個傢伙。且不要性急，須慢慢的拷打他。問他到底是誰，何人主使，為何與我等作對。」鄧車聽了，吩咐家人拿皮鞭來。

蔣爺到了此時，只得橫了心，預備挨打。花沖把椅子挪出，先叫家人亂抽一頓，只不要打他致命之處，慢慢的拷打他。打了多時，蔣爺渾身傷痕已然不少。花蝶問道：「你還不實說麼？」蔣爺道：「出家人沒有什麼說的。」鄧車道：「我且問你：你既出家，要這鋼刺何用？」蔣爺道：「咄！家人隨遇而安，並無庵觀寺院，隨方居住。若是行路遲了，或起身早了，難道就無個防身的傢伙麼？」

我這鋼刺是防範歹人的，為何施主就遲疑了呢？」鄧車暗道：「是呀。自古呂祖尚有寶劍防身。他是雲遊道人，毫無定止，難道就不准他帶個防身的傢伙麼？此事我未免莽撞了。」

花蝶見鄧車沉吟，惟恐又有反悔，連忙上前道：「大哥請歇息去，待小弟慢慢的拷他。」回頭吩咐家人，將他抬到前面

空房內，高高吊起。自己打了，又叫家人打。蔣爺先前還折辯，後來知道不免，索性不言語了。花蝶見他不言語，暗自想道：「我與家人打的工夫也不小了，他卻毫不承認。若非有本領的，如何禁的起這一頓打？」他只顧思索。誰知早有人悄悄的告訴鄧車，說那道士打的不言語了，鄧車聽了心中好生難安，想道：「花沖也太不留情了。這又不是他家，何苦把個道士活活的治死。雖為出氣，難道我也不嫌個忌諱麼？我若十分攔他，又恐他笑我，說我不擔事，膽忒小了。也罷，我須如此，他大約再也沒有說的。」想罷，來到前面。只是花沖還在那裡打呢。再看道士時，渾身抽的衣服狼藉不堪，身無完膚。鄧車笑吟吟上前道：「賢弟你該歇息歇息了。自早晨吃了些壽麵，到了此時，可也餓了。酒筵已然擺妥。非是劣兄給他討情，今日原是賤辰，難道為他耽誤咱們的壽酒嗎？」一番話把個花沖提醒，忙放下皮鞭，道：「望大哥恕小弟忘神。皆因一時氣憤，就把大哥的千秋忘了。」轉身隨鄧車出來，卻又吩咐家人：「好好看守，不許躲懶貪酒。候明日再細細的拷問。若有差錯，我可不依你們，惟你們幾個人是問。」二人一同往後面去了。

這裡家人也有抱怨花蝶的，說他無緣無故，不知那裡的邪氣，也有說給他們添差使，還要充二號主子，盡裝蒜；又有可憐道士的，自午間揉搓到這時，渾身打了個稀爛，也不知是那葫蘆藥。便有人上前，悄悄的問道：「道爺，你喝點兒吧。」蔣爺哼了一聲。旁邊又有人道：「別給他涼水喝，不是玩的。與其給他水喝，現放著酒熱熱的給他溫一碗，不比水強麼？」那個說：「真個的。你看著他，我就給他溫酒去。」不多時，端了一碗熱騰騰的酒。二人偷偷的把蔣爺繫下來，卻不敢鬆去了繩綁。一個在後面輕輕的扶起，一個在前面端著酒喂他。蔣爺一連呷了幾口，覺得心神已定，略喘息喘息，便把餘酒一氣飲乾。

此時天已漸漸的黑上來了。蔣爺暗想道：「大約歐陽兄與我二哥差不多的也該來了。」忽聽家人說道：「二兄弟，你從早晨鬧到這？晝晚了，我餓的受不了了。」那人答道：「大哥，我早就餓了。怎麼他們也不來替換替換呢？」這人道：「老二，你想想，咱們共總多少人。如今他們在上頭打發飯，還有空兒替換咱們嗎？」蔣爺聽了，便插言道：「你們二位只管吃飯。我四肢捆綁，又是一身傷痕，還跑的了的麼？」兩個家人聽了，道：「慢說你跑不了。你就是真跑了，這也不是我們正宗差使，也沒甚要緊。你且養養精神，咱們回來再見。」說罷，二人出了空房，將門倒扣，往後面去了。

誰知歐陽春與韓彰早已來了。二人在房上降望，不知蔣爺在於何處。歐陽春便遞了暗號，叫韓彰在房上降望，自己卻找尋蔣平。找到前面空房之外，正聽見二人嚷餓。後來聽他二人往後面去了，北俠便進屋內。蔣爺知道救兵到了。北俠將繩綁挑開，蔣爺悄悄道：「我這渾身傷痕卻沒要緊，只是四肢捆的麻了，一時血脈不能周流，須把我夾著，安置個去處方好。」北俠道：「放心。隨我來。」一伸臂膀將四爺夾起，往東就走。過了夾道，出了角門，卻是花園。四下一望，並無可以安身的去處。走了幾步，見那邊有一葡萄架，幸喜不甚過高。北俠悄悄道：「且屈四弟在這架上吧。」說罷，左手一順，將蔣爺雙手托起，如舉小孩子一般，輕輕放在架上，轉身從背後皮鞘內將七寶刀抽出，竟奔前廳而來。

誰知看守蔣爺的二人吃飯回來，見空房子門已開了，道士也不見了。一時驚慌無措，忙跑到廳上，報與花蝶鄧車。他二人聽了就知不好，也無暇細問。花蝶提了利刃，鄧車摘下鐵把弓，挎上鐵彈子袋，手內拿了三個子彈。剛出廳房，早見北俠持刀已到。鄧車扣上彈子把手一揚，峻的就是一彈。北俠知他彈子有工夫，早已防備。見他把手一揚，卻把寶刀扁著一迎，只聽當的一聲彈子落地。鄧車見打不著來人，一連就是三彈，只聽「當」「當」「當」響了三聲，俱各打落在地。鄧車暗暗吃驚，說：「這人技藝超群。」便順手在袋內掏出數枚，連珠發出，只聽「丁當」「丁當」猶如打鐵一般。

旁邊花蝶看的明白，見對面只一個人並不介意。他卻腳下使勁，一個健步，以為幫虎吃食，可以成功。不想忽然腦後生風，覺著有人。一回頭，見明晃晃的鋼刀劈將下來，說聲「不好！」將身一閃，翻手往上一迎。那裡知道韓爺勢猛刀沉，他是翻腕迎的不得力，刀對刀只聽咯當一聲，他的刀早已飛起數步，噹啷啷落在塵埃。花蝶那裡還有魂咧，一伏身奔了角門，往後花園去了，慌不擇路，無處藏身，他便到葡萄架根下將身一蹲，以為他算是葡萄老根兒。他如何想的到架上頭還有個人呢。

蔣爺在架上，四肢剛然活動，猛聽腳步聲響。定睛細看，見一人奔到此處不動，隱隱頭上有黑影兒亂晃，正是花蝶。蔣爺暗道：「我的鋼刺被他們拿去，手無寸鐵。難道眼瞅著小子藏在此處，就罷了不成？——有了，我何不砸他一下子，也出一出拷打的惡氣。」想罷，輕拳兩腿，緊抱雙肩，往下一翻身，撲哧的一聲，正砸在花蝶的身上，把花蝶砸的往前一撲，險些兒嘴按地。幸虧兩手扶住，只覺兩耳響的一聲，雙睛金星亂迸，說聲：「不好！此處有了埋伏了。」一挺身，跟裡踉蹌，奔那邊牆根去了。

此時韓彰趕到，蔣爺爬起來道：「二哥，那廝往北跑了。」韓彰嚷道：「好賊！往那裡走？」緊緊趕來，看看追上。花蝶將身一縱，上了牆頭。韓爺將刀一擡，花蝶業已躍下，「咕啞」「咕啞」往東飛跑。跑過牆角，忽見有人嚷道：「那裡走？龍濤在此！」嗖的就是一棍。好花蝶！身體靈便，轉身復往西跑。誰知早有韓爺攔住。南面是牆，北面是護莊河。花蝶往來奔馳許久，心神已亂，眼光迷離，只得奔板橋而來。剛剛到了橋的中間，卻被一人劈胸抱住，道：「小子，你不洗澡嗎？」二人便滾下橋去。花蝶不識水性，那裡還能掙扎。原來抱花蝶的就是蔣平。他同韓彰躍出牆來，便在此橋埋伏。到了水中，雖然不深，他卻掐住花蝶的脖項，往水中一浸，連浸了幾口水，花蝶已然人事不知了。

此時韓爺與龍濤馮七俱各趕上。蔣爺托起花蝶，龍濤提上木橋，與馮七將他綁好。蔣爺竄將上來，道：「好冷！」韓爺道：「你等繞到前面，我接應歐陽兄去。」說罷，一躍身跳入牆內。

且說北俠刀磕鐵彈，鄧車心慌，已將三十二子打完，敵人不退，正在著急。韓爺趕到，嚷道：「花蝶已然被擒。諒你有多大本領。俺來也！」鄧車聞聽，不敢抵敵，將身一縱，從房上逃走去了。北俠也不追趕，見了韓彰，言花蝶已擒，現在莊外。說話間，龍濤背著花蝶，蔣爺與馮七在後，來到廳前，放下花蝶。蔣爺道：「好冷，好冷！」韓爺道：「我有道理。」持著刀往後面去了。不多時，提了一包衣服來，道：「原來姓鄧的並無家小，家人們也藏躲了。四弟來換衣服。」蔣平更換衣服之時，誰知馮七聽韓爺說後面無人，便去到廚房將柴炭抱了許多，頓時點著烘起來。蔣平換了衣服出來，道：「趁著這廝昏迷之際，且鬆了綁。那裡還有衣服，也與他換了。天氣寒冷，若把他噤死了，反為不美。」龍濤馮七聽說有理，急忙與花蝶換妥，仍然綁縛，一壁控他的水，一壁向著火，小子鬧了個「水火既濟」。

韓爺又見廳上擺著筵，大家都餓了，彼此就座，快吃痛飲。蔣爺一眼瞧見鋼刺，急忙佩在身邊。只聽花蝶呻吟道：「淹死我也！」馮七出來，將他攙進屋內。花蝶在燈光之下看一看：見上面一人碧睛紫鬚；左首一人金黃面皮；右首一人形容枯瘦，正是那個道士；下面還有個黑臉大漢，就是鐵嶺觀被擒之人。看了半日，不解是何緣故。只見蔣爺斟了一杯熱酒，來到花蝶面前，道：「姓花的事已如此，不必遲疑。你且喝杯熱酒暖暖寒。」花蝶問道：「你到底是誰？為何與俺作對？」蔣爺道：「你作的事，你還不知道麼？拈污婦女，造孽多端，人人切齒，個個含冤。因此我等抱不平之氣，才特前來拿你。若問我，我便是陷空島四鼠蔣平。」花蝶道：「你莫非稱翻江鼠的蔣澤長麼？」蔣爺道：「正是。」花蝶道：「好，好！名不虛傳。俺花沖被你拿住，也不凌辱於我。快拿酒來！」蔣爺端到他唇邊，花沖一飲而盡，又問

道：「那上邊的又是何人？」蔣爺道：「那是北俠歐陽春。那邊是我二哥韓彰。這邊是捕快頭目龍濤。」花蝶道：「罷了，罷了！也是我花冲所行不正，所以惹起你等的義憤。今日被擒，正是我自作自受。你們意欲將我置於何地？」蔣爺道：「大丈夫敢作敢當，方是男子。明早將你解到縣內，完結了勾鄉宦家殺死更夫一案，便將你解赴東京，任憑開封府發落。」花冲聽了，便低頭不語。

此時天已微明，先叫馮七到縣內呈報去了。北俠道：「劣兄有言奉告：如今此事完結，我還要回萊花村去。一來你們官事，我不便混在裡面；二來因雙俠之令妹於冬季還要與展南俠畢姻，面懇至再，是以我必須回去。」韓蔣二人難以強留，只得應允。

不多時，縣內派了差役，跟隨馮七前來，起解花冲到縣。北俠與韓蔣二人出了鄧家堡，彼此執手分別。北俠仍回萊花村。韓蔣二人同到縣衙。惟有鄧車悄悄回家，聽說花冲被擒，他恐官司連累，忙忙收拾收拾，竟奔霸王莊去了。後文再表。

不知花冲到縣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八回 花蝶正法展昭完姻 雙俠餞行靜修測字

且說蔣韓二位來到縣前。蔣爺先將開封的印票拿出，投遞進去。縣官看了連忙請到書房款待，問明底細，立刻升堂。花冲並無推倭，甘心承認。縣官急速辦了詳文，派差跟隨韓蔣龍濤等，押解花冲起身。一路上小心防範，逢州過縣，皆是添役護送。

一日，來到東京，蔣爺先到公廳，見了眾位英雄，彼此問了寒暄。盧方先問：「我的二弟如何？」蔣爺便將始末述說了一遍：「現今押解著花冲，隨後就到。」大家歡喜無限。盧方徐慶白玉堂展昭相陪，迎接韓彰。蔣爺連忙換了眼色，來到書房，回稟包公。包公甚喜，即命包興傳出話來：「如若韓義士到來，請到書房相見。」

此時盧方等已迎著韓彰，結義弟兄，彼此相見了，自是悲喜交集。南俠見了韓爺，更覺親熱。暫將花冲押在班房。大家同定韓爺，來到公所，各道姓名相見。獨到了馬漢，徐慶道：「二哥，你老弩箭誤傷的，就是此人。」韓爺聽了，不好意思，連連謝罪。馬漢道：「三弟，如今俱是一家人了，你何必又提此事。」趙虎道：「不知者不作罪，不打不成相與。以後誰要忌妒誰，他就不是好漢，就是個小人了。」大眾俱備大笑。公孫先生道：「方才相爺傳出話來，如若韓兄到來，即請書房相見。韓兄就同小弟，先到書房要緊。」韓彰便隨公孫先生去了。

這裡南俠吩咐備辦酒席，與韓蔣二位接風。不多時，公孫策等出來，剛到茶房門前，見張老兒帶定鄧九如在那裡恭候。九如見了韓爺，向前深深一揖，口稱：「韓伯伯在上，小姪有禮。」韓爺見是個宦家公子，連忙還禮，一時忘懷，再也想不起是誰來。張老兒道：「軍官爺，難道把湯圓鋪的張老兒忘了麼？」韓爺猛然想起，道：「你二人為何在此？」包興便將在酒樓相遇，帶到開封，他家三公子奉相諭將公子認為義子的話，說了一遍。韓爺聽了歡喜，道：「真是福隨貌轉，我如何認得。如此說，『公子請了』。」

大家笑著，來到公所之內，見灑筵業已齊備。大家謙遜，彼此就座。盧方便問：「見了相爺如何？」公孫策道：「相爺見了韓兄，甚是歡喜，說了好些渴想之言。已吩咐小弟速辦折子，就以拿獲花冲，韓兄押解到京為題，明早啟奏。大約此折一上，韓兄必有好處。」盧方道：「全仗賢弟扶持。」韓爺又叫伴當，將龍濤請進來，大家見了。韓爺道：「多承龍兄一路勤勞，方才已回稟相爺，待事畢之後，回去不遲。所有護送差役，俱各有賞。」龍濤道：「小人仰賴二爺四爺拿獲花冲，只要報仇雪恨，龍濤生平之願足矣。」話剛到此，只見包興傳出話來，道：「相爺吩咐，立刻帶花冲二堂聽審。」公孫先生王馬張趙等聽了，連忙到二堂伺候去了。

這裡無執事的，暫且飲酒敘話。南俠便問花蝶事體。韓爺便述說一番，又深贊他人物本領，惜乎一宗大毛病，把個人帶累壞了。正說之間，王馬張趙等俱各出來。趙虎連聲誇道：「好人物，好膽量！就是他所做之事不端，可惜了。」眾人便問：「相爺審的如何？」王朝、馬漢道：「何用審問，他自己俱備通說了。實實罪在不赦。招已畫了。此時相爺與公孫先生擬他的罪名，明日啟奏。」不多時，公孫策出來，道：「若論他殺害人命，實在不少，惟獨玷污婦女一節較重，理應凌遲處死。相爺從輕，改了個斬立決。」龍濤聽了心內暢快，大家從新飲酒，喜悅非常。飲畢，各自安歇。

到了次日，包公上朝遞折，聖心大悅，立刻召見韓彰，也封了校尉之職。花冲罪名依議。包相就派祥符縣監斬，仍是龍濤馮七帶領衙役押赴市曹行刑。回來到了開封，見眾英雄正與韓彰賀喜。龍濤又謝了韓蔣二人，他要回去，韓爺蔣爺二位贈了龍濤百金，所有差役俱各賞賜，各回本縣。龍濤從此也不在縣內當差了。

這裡眾英雄歡喜，聚在一處，快樂非常。除了料理官事之外，便是飲酒作樂。盧方等又在衙門就近處置了寓所，仍是五人同居。自開東京，弟兄分手，至此方能團聚。除了盧方一年回家幾次，收取地租，其餘四人就在此處居住，當差供職，甚是方便。

南俠原是丁大爺給蓋的房屋，預備畢姻。因日期近了，也就張羅起來。不多幾日，丁大爺同老母妹子來京，南俠早已預備了下處。眾朋友俱各前來看望，都要會會北俠。誰知歐陽春再也不肯上東京，同丁二爺在家看家，眾人也只得罷了。到了臨期，所有迎妝嫁娶之事，也不必細說。

南俠畢姻之後，就將了母請來同居，每日與丁大爺會同眾朋友歡聚。剛然過了新年，丁母便要回去。眾英雄與丁大爺義氣相投，戀戀難捨。今日你請，明日我邀，這個送行，那個餞別，聚了多少日期，好容易方才起身。

丁兆蘭隨著丁母回到家中，見了北俠。說起：「開封府的朋友人人羨慕大哥，恨不得見面，抱怨小弟不了。」北俠道：「多承眾位朋友的愛惜，實是劣兄不慣應酬。如今賢弟回來，諸事已畢，劣兄也就要告辭了。」丁大爺聽了，詫異道：「仁兄卻是為何？難道小弟不在家時，舍弟有什麼不到之處麼？」北俠笑道：「你我豈是那樣的朋友。賢弟不要多心。劣兄有個賤恙，若要閒的日子多了便要生病。所謂勞人不可多逸，逸則便不消受了。這些日見賢弟不來，已覺焦心煩躁。如今既來了，必須放我前行，庶免災纏病繞。」兆蘭道：「既如此，小弟與仁兄同去。」北俠道：「那如何使得。你非劣兄可比，現在老伯母在堂，而且妹子新嫁，更要二位賢弟不時的在膝下承歡，省得老人家寂寞。再者，劣兄出去閒遊，毫無定所。難道賢弟就忘了『遊必有方』嗎？」兆蘭兆蕙聽見北俠之言是決意的要去，只得說道：「既如何，再屈留仁兄兩日，候後日起身如何？」北俠只得應允。這兩日的歡聚，自不必說。到了第三日，兆蘭兆蕙備了酒席，與北俠餞行。並問：「現欲何往？」北俠道：「還是上杭州一遊。」飲酒後提了包裹，雙俠送到莊外，各道珍重，彼此分手。

北俠上了大路，散步逍遙，逢山玩山，遇水賞水。凡有古人遺蹟，再沒有不遊覽的。一日，來到仁和縣境內，見一帶松

樹稠密，遠遠見旗桿高出青霄。北俠想道：「這必是個大寺院，何不瞻仰瞻仰。」來到廟前一看，見匾額上著「盤古寺」三字，殿宇牆垣，極其齊整。北俠放下包裹，拂去塵垢，端正衣襟，方攜了包裹步入廟中。

上了大殿，瞻仰聖像，卻是「三皇」。才禮拜畢，只見出來一個和尚，年紀不足三旬，見了北俠問訊。北俠連忙還禮，問道：「令師可在廟中麼？」和尚道：「在後面。施主敢是找師父麼？」北俠道：「我因路過寶刹，一來拜訪今師，二來討杯茶吃。」和尚道：「請到客堂待茶。」說罷，在前引路，來到客堂，真是窗明几淨，樸而不俗。和尚張羅煮茶。不多一會，茶已煮到。早見出來個老和尚，年紀約有七旬，面如童顏，精神百倍。見了北俠，問了姓名，北俠一一答對，又問：「吾師上下？」和尚答道：「上靜下修。」二人一問一答，談了多時，彼此敬愛。看看天已晚了，和尚獻齋，北俠也不推辭，隨喜吃了。和尚更覺歡喜，便留北俠多盤桓幾日。北俠甚合心意，便住了。晚間無事，因提起手談，誰知靜修更是酷好。二人就在燈下較了一局，不相上下，萍水相逢，遂成莫逆，北俠一連住了幾日。

這日早晨，北俠拿出一錠銀來，交與靜修，作為房金。和尚那裡肯受，道：「我這廟內香火極多。客官就是住上一年半載，這點薪水之用足以供的起。千萬莫要多心。」北俠道：「雖然如此，我心甚是不安。權作香資，莫要推辭。」靜修只得收了。北俠道：「吾師無事，還要領一局，肯賜教否？」靜修道：「怎奈者借力弱，恐非敵手。」北俠道：「不吝教足矣。何必太謙。」二人放下棋枰，對奕多時。忽見外面進來一個儒者，衣衫襤褸，形容枯瘦，手內持定幾幅對聯，望著二人一揖。北俠連忙還禮，道：「有何見教？」儒者道：「學生貧困無資，寫得幾幅對聯，望祈居士資助一二。」和尚聽了，便立起身來，接過對聯，打開一看，不由的失聲叫「好」。

未知靜修說出什麼話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九回 杜雍課讀侍妾調奸 秦昌賠罪丫環喪命

且說靜修和尚打開對聯一看，見寫的筆法雄健，字體道媚，不由的連聲贊道：「好書法，好書法！」又往儒者臉上一望，見他雖然窮苦，頗含秀氣，而且氣度不凡，不由的慈悲心一動，便叫儒者將字放下，吩咐小和尚帶到後面，梳洗淨面，款待齋飯。儒者聽了，深深一揖，隨著和尚後面去了。

北俠道：「我見此人，頗頗有些正氣，決非假冒斯文。」靜修道：「正是。老僧方才看他骨格清奇，更非久居人下之客。」說罷，復又下棋。

剛然終局，只見進來一人，年約四旬以外。和尚卻認得是秦家莊員外秦昌，連忙讓坐，道：「施主何來？這等高興。」秦員外道：「無事不敢擅造寶刹，只因我這幾日心神有些不安，特來懇求吾師測一個字。」

靜修起初不肯，後來推辭不掉，只得說道：「既如此，這倒容易。員外就說一個字，待老僧測測看。說的是了，員外別喜歡；說的不是了，員外也別惱。」秦昌道：「君子問禍不問福。方才吾師說『容易』，就是這個『容』字吧。」靜修寫出來，端詳了多時，道：「此字無偏無奇，卻是個端正字體。按字意說來，『有容德乃大』，『無欺心自安』。員外作事光明，毫無欺心，這是好處。然凡事須有涵容，不可急躁，未免急則生變，與事就不相宜了。員外以後總要涵容，遇事存在心裡，管保轉禍為福。老僧為何說這個話呢？只因此字拆開看，有些不妙。員外請看，此字若拆開看，是個穴下有人口。若要不涵容，惟恐人口不利。這也是老僧妄說，員外體要見怪。」員外道：「多承吾師指教，焉有見怪之理。」

說話間，秦昌屢盼桌上的對聯。見靜修將字測完，方立起身來，把對聯拉開一看，連聲誇贊：「好字，好字！這是吾師的大筆麼？」靜修道：「老僧如何寫的來。這是方才一儒者賣的。」秦昌道：「此人姓甚名誰？現在何處？」靜修道：「現在後面。他原是求資助的，並未問他姓名。」秦昌道：「如此說來，是個寒儒了。我為小兒，屢欲延師訓誨，未得其人。如今既有儒者，吾師何不代為聘請，豈不兩便麼？」靜修笑道：「延師之道，理宜恭敬，不可因他是寒士，便藐視於他。似如此草率，非待讀書人之禮。」秦昌立起身來，道：「吾師責備的甚是。但弟子惟恐錯過機會，不得其人，故此覺得草率了。」連忙將外面家童喚進來，吩咐道：「你速速到家，將衣衫帽靴取來，並將馬快快備兩匹來。」靜修見他延師心盛，只得將儒者請來。誰知儒者到了後面，用熱水洗去塵垢，更覺滿面光華，秀色可餐。秦昌一見，歡喜非常，連忙延至上座，自己在下面相陪。

原來此人姓杜名雍，是個飽學儒流，一生性氣剛直，又是個落落寡合之人。靜修便將秦昌延請之意說了。杜雍卻甚願意，秦昌樂不可言。少時家童將衣衫帽靴取來，秦昌恭恭敬敬奉與杜雍。杜雍卻不推辭，將通身換了，更覺落落大方。秦昌別了靜修北俠，便與杜雍同行。出了山門，秦昌便要墜鐙，杜雍不肯，謙讓多時，二人乘馬，來到莊前下馬。家童引路，來到書房，獻茶已畢，即叫家人將學生喚出。

原來秦昌之子名叫國璧，年方十一歲。安人鄭氏，三旬以外年紀。有一妾，名叫碧蟾。丫環僕婦不少。其中有個大丫環名叫彩鳳，服侍鄭氏的；小丫環名叫彩霞，服侍碧蟾的。外面有執事四人：進寶、進財、進祿、進喜。秦昌雖然四旬年紀，還有自小兒的乳母白氏，年已七旬。算來人丁也有三四十口。家道饒餘。員外因一生未能讀書，深以為憾，故此為國璧諄諄延師，也為改換門庭之意。

自拜了先生之後，一切肴撰，甚是精美。秦昌雖未讀過書，卻深知敬先生，也就難為他。往往有那不讀書的人，以為先生的飯食隨便俱可，漫不經心的很多。那似這秦員外拿著先生當天神敬的一般。每逢自己討取帳目之時，便囑咐鄭氏安人，先生飯食要緊，不可草率，務要小心。即或安人不得暇，就叫彩鳳照料，習以為常。誰知早已惹起侍妾的疑忌來了。一日，員外又去討帳，臨行囑咐安人與大丫頭，先生處務要留神，好好款待。員外去後，彩鳳照料了飯食，叫人送到書房。碧蟾也便悄悄隨到書房，在窗外偷看，見先生眉清目秀，三旬年紀，儒雅之甚，不看則已，看了時那心頓起。

也是活該有事。這日偏偏員外與國璧告了半天假，帶他去探親。碧蟾聽了此信，暗道：「許他們給先生做菜，難道我就不許麼？」便親手做了幾樣菜，用個小盒盛了，叫小丫頭彩霞送到書房。不多時，回來了。他便問：「先生做什麼呢？」彩霞道：「在那裡看書呢。」碧蟾道：「說什麼沒有？」丫環道：「他說：『往日俱是家童送飯，今日為何你來？快回去吧！』將盒放在那裡，我就回來了。」碧蟾暗道：「奇怪！為何不吃呢？」便叫彩霞看了屋子，他就三步兩步來到書房，撕破窗紙，往裡窺看，見盒子依然未動。他便輕輕咳嗽。杜先生聽了，抬頭看時，見窗上撕了一個窟窿，有人往裡偷看，卻是年輕婦女，連忙問道：「什麼人？」窗外答道：「你猜是誰？」杜先生聽這聲音有些不雅，忙說道：「這是書房，還不退了！」窗外答道：「諒你也猜不著。我告訴你，我比安人小，比丫環大。今日因員外出門，家下無人，特來相會。」先生聽了，發話道：「不要嘮叨，快迴避了！」外面說道：「你為何如此不知趣？莫要辜負我一片好心。這裡有表記送你。」杜雍聽了，頓時紫漲面皮，氣往上沖，嚷道：「滿口胡說！再不退，我就要喊叫起來。」

一壁嚷，一壁拍案大叫。正在憤怒，忽見窗外影兒不見了，先生仍氣忿忿的坐在椅子上面，暗想道：「這是何說！可借秦公待我這番光景，竟被這賤人帶累壞了。我須得便點醒他，庶不負他待我之知遇。」

你道碧蟾為何退了？原來他聽見員外回來，故此急忙退去。且言秦昌進內更換衣服，便來到書房，見先生氣忿忿坐在那裡，也不為禮。回頭見那邊放著一個小小元盒，裡面酒菜極精，紋絲兒沒動。剛要坐下問話，見地下黃澄澄一物，連忙毛腰撿起，卻是婦女戴的戒指。一聲兒沒言語，轉身出了書房。仔細一看，卻是安人之物，不由的氣沖霄漢，直奔臥室去了。

你道這戒指從何而來？正是碧蟾隔窗拋入的表記。杜雍正在氣忿喊叫之時，不但沒看見，連聽見也沒有。秦昌來到臥室之內，見鄭氏與乳母正在敘話，不容分說，開口大罵道：「你這賤人，幹的好事！」乳母不知為何，連忙上前解勸，彩鳳也上來攔阻。鄭氏安人看此光景，不知是那葫蘆藥。秦昌坐在椅上，半晌，方說道：「我叫你款待先生，不過是飲饌精心。誰叫你跑到書房，叫先生瞧不起我，連理也不理。這還有個閨範麼？」安人道：「那個上書房來？是誰說的？」秦昌道：「現有對證。」便把戒指一扔，鄭氏看時果是自己之物，連忙說道：「此物雖是我的。卻是兩個，一個留著自戴，一個賞了碧蟾了。」秦昌聽畢，立刻叫彩鳳去喚碧蟾。

不多時，只見碧蟾披頭散髮，彩鳳哭哭啼啼，一同來見員外。一個說：「彩鳳偷了我的戒指，去到書房，陷害於我。」一個說：「我何嘗到姨娘屋內。這明是姨娘去到書房，如今反來訛我。」兩個你言我語，分爭不休。秦昌反倒不得主意，竟自分解不清。自己卻後悔，不該不分青紅皂白，把安人辱罵一頓，忒莽撞了。倒是鄭氏有主意，將彩鳳嚇唬住了，叫乳母把碧蟾勸回屋內。

秦昌不能分析此事，坐在那裡發呆，生暗氣。少時，乳母過來，安人與乳母悄悄商議，此事須如此如此，方能明白。乳母道：「此計甚妙。如此行來，也可試出先生心地如何了。」乳母便一一告訴秦昌，秦昌深以為是。

到了晚間，天到二鼓之後，秦昌同了乳母來到書房。只見裡面尚有燈光，杜雍業已安歇。乳母叩門，道：「先生睡了麼？」杜雍答道：「睡了。做什麼？」乳母道：「我是姨娘房內的婆子。因員外已在上房安歇了，姨娘派我前來請先生到裡面，有話說。」杜雍道：「這是什麼道理！白日在窗外聒絮了多時，怪道他說比安人小，比丫環大，原來是個姨娘。你回去告訴他，若要如此的鬧法，我是要辭館的了。豈有此理呀，豈有此理！」外面秦昌聽了心下明白，便把白氏一拉，他二人抽身回到臥室。秦昌道：「再也不消說了，也不用再往下問。只這『比安人小，比丫環大』一語，卻是碧蟾賤人無疑了。我還留他何用！若不及早殺卻他，難去心頭之火。」乳母道：「凡事不可急躁。你若將他殺死，一來人命關天，二來醜聲傳揚，反為不美。」員外道：「似此如之奈何呢？」乳母道：「莫若將他鎖禁在花園空房之內，或將他餓死，或將他國死，也就完事了。」秦昌深以為是。次日黎明，便吩咐進寶將後花園收拾出了三間空房，就把碧蟾鎖禁，吩咐不准給他飯食，要將他活活餓死。

不知碧蟾性命如何，下回分解。

第七十回 秦員外無辭甘認罪 金琴堂有計立明冤

且說碧蟾素日原與家人進寶有染，今將他鎖禁在後花園空房，不但不能挨餓，反倒遂了二人私欲。他二人卻暗暗商量計策。碧蟾說：「員外與安人雖則住在上房，卻是分寢，員外在東間，安人在西間。莫若你夤夜持刀，將員外殺死，就說安人懷恨，將員外謀害。告到當官，那時安人與員外抵了命。我掌了家園，咱們二人一生快樂不盡。強如我為妾，你是奴呢。」說的進寶心活，半夜裡持刀來殺秦昌。

且說員外自那日錯罵了安人，至今靜中一想，原是自己莽撞。如今既將碧蟾鎖禁，安人前如何不陪罪呢。到了夜靜更深，自己持燈來至西間。見鄭氏剛然歇下，他便進去。彩鳳見員外來了，不便在跟前，只得溜出來。他卻進了東間，摸了摸臥具，鋪設停當，暗自想道：「姨奶奶碧蟾，他從前原與我一樣是丫頭。員外揀了他，收作二房。我曾擬陪一次。如今碧蟾既被員外鎖禁，此缺已出，不消說了，理應是我坐補，」妄想得缺，不覺神魂迷亂，一歪身躺在員外枕上，竟自睡去。他卻那裡知道進寶持刀前來，輕輕的撬門而入，黑暗之中，摸著脖項，狠命一刀。可憐，一個即要補缺的彩鳳，竟被惡奴殺死。

進寶以為得意，回到本屋之中，見一身的血跡，剛然脫下要換。只聽員外那裡，一疊連聲叫「進寶」。進寶聽了，吃驚不小，方知員外未死。一壁答應，一壁穿衣，來到上房。只因員外由西間陪罪回來，見彩鳳已被殺在臥具之上，故此連連呼喚。見了進寶，便告訴他彩鳳被殺一節。進寶方知把彩鳳誤殺了。此時安人已知，連忙起來，大家商議。鄭氏道：「事已如此，莫若將彩鳳之母馬氏喚進，告訴他。多多給他銀兩，將他女兒好好殮殮就是了。」秦昌並無主意，立刻叫進寶告訴馬氏去。誰知進寶見了馬氏就挑唆，說他女兒是秦昌因奸不遂憤怒殺死的，叫馬氏連夜到仁和縣報官。

金必正金大老爺因是人命重案，立刻前來相驗。秦昌出其不意，只得迎接官府。就在住房廊下，設了公案。金令親到東屋看了，問道：「這鋪蓋是何人的？」秦昌道：「就是小民在此居住。」金令道：「這丫頭他叫什麼？」秦昌道：「叫彩鳳。」金令道：「他在這屋裡住麼？」秦昌道：「他原是服侍小民妻子，在西屋居住的。」金令道：「如此說來，你妻子住在西間了。」秦昌答應：「是。」金令理叫作前來相驗，果係刀傷。金令吩咐將秦昌帶到荷中聽審，暫將彩鳳盛殮。

轉到衙中，先將馬氏細問了一番。馬氏也供出秦昌與鄭氏久已分寢，東西居住，他女兒原是服侍鄭氏的。金令問明，才帶上秦昌來，問他為何將彩鳳殺死。誰知秦昌別的事沒主意，他遇這件事倒有了主意，回道：「小民將彩鳳誘至屋內，因奸不遂，一時忿恨，將他殺死。」

你道他如何恁般承認？他想：「我因向與妻子東西分住，如何又說出與妻子陪罪呢？一來說不出口，二來惟恐官府追問『因何陪罪』，又叨頓出碧蟾之事。那時鬧得妻妾當堂出醜，其中再連累上一個先生，這個聲名傳揚出去，我還有個活頭麼？莫若我把此事應起，還有個輾轉。大約為買的丫頭因奸致死，也不至抵償，總而言之，前次不該合安人急躁，這是我沒有涵容處。彼時若有涵容，慢慢訪查，也不必陪罪，就沒有這些事了。可見靜修和尚是個高僧，怨得他說人口不利，果應其言。」他雖如此想，不思索思索，若不陪罪，他如何還有命呢？

金令見他滿口應承，反倒疑心，便問他：「兇器藏在何處？」秦昌道：「因一時忙亂，忘卻擲於何地。」其詞更覺含糊。金令暗想道：「看他這光景，又無兇器，其中必有緣故。須要慢慢訪查。」暫且懸案寄監。

此時鄭氏已派進喜暗裡安置，秦昌在監不至受苦。他因家下無人，僕從難以靠托。仔細想來，惟有杜先生為人正直剛強，便暗暗寫信託付杜雍，照管外邊事體，一切內務全是鄭氏料理。監中叫進寶四人，輪流值宿服侍。

一日，靜修和尚到秦員外家取香火銀兩，順便探訪杜雍。剛來到秦家莊，迎頭遇見進寶。和尚見了，問道：「員外在家麼？杜先生可好？」進寶正因外面事務如今是杜先生料理，比員外在家加倍嚴緊，一肚子的氣無處發洩。聽靜修和尚問先生，他便進讒言道：「師傅還提杜先生呢。原來他不是好人，因與主母調奸，被員外知覺，大鬧了一場。杜先生懷恨在心，不知何時暗暗與主母定計，將丫頭彩鳳殺死，反告了員外因奸致命，將員外下在南牢。我此時便上縣內，瞧我們員外去。」說罷，揚長去了。

和尚聽了，不勝驚駭詫異，大罵杜雍不止。回轉寺中，見了北俠，道：「世間竟有這樣人面獸心之人，實實可惡！」北俠道：「吾師為何生嗔？」靜修和尚便將聽得進寶之言，一一敘明。北俠道：「我看杜雍決不是這樣人，惟恐秦員外別有隱情。」靜修聽了好生不樂，道：「秦員外為人，老僧素日所知，一生原無大過，何至被囚。可恨這姓杜的竟自如此不堪，實實可惡！」北俠道：「我師還要三思。既有今日，何必當初。難道不是吾師薦的麼？」這一句話，問得靜修和尚面紅過耳。所謂「話不投機半句多」，一言不發，站起來向後面去了。

北俠暗想道：「據我看來，杜雍去了不多日期，何得驟與安人調奸？此事有些荒唐。今晚倒要去探聽聽聽。」又想：「老和尚偌大年紀，還有如此火性，可見貪嗔癡愛的關頭，是難跳的出的。他大約因我拿話堵塞於他，今晚決不肯出來。我正好行事。」想罷，暗暗裝束，將燈吹滅，虛掩門戶，彷彿是早已安眠，再也想不到他往秦家莊來。

到了門前，天已初鼓。先往書房探訪，見有兩個更夫要蠟，書童回道：「先生上後邊去了。」北俠聽了，又暗暗來到正室房上。忽聽乳母白氏道：「你等莫要躲懶，好好烹下茶。少時奶奶回來，還要喝呢。」北俠聽了，暗想：「事有可疑。為何兩個人俱不在屋內？且到後面看看再作道理。」

剛來到後面，見有三間花廳，格扇虛掩。忽聽裡面說道：「我好容易得此機會，千萬莫誤良宵。我這裡跪下了。」又聽婦人道：「真正便宜了你。你可莫要忘了我的好處呀。」北俠聽到此，殺人心陡起，暗道：「果有此事！且自打發他二人上路。」背後抽出七寶刀。說時遲，那時快，推開格扇，手起刀落。可憐男女二人剛得片時歡娛，雙魂已歸地府。北俠將二人之頭挽在一處，掛在格扇屈戌之上。滿腔惡氣全消，仍回盤古寺。他以為是杜雍與鄭氏無疑，那裡知道他也是誤殺了呢。

你道方才書童答應更夫，說先生往後邊去了，是那個後邊？就是書房的後邊。原來是杜先生出恭呢。杜雍出恭回來，問道：「你方才合誰說話？」書童道：「更夫要蠟來了。」杜雍道：「他們如何這麼早就要蠟？昨夜五更時拿去的蠟，算來不過點了半枝，應當還有半枝。難道還點不到二更麼？員外不在家，我是不能叫他們賺。如要賺，等員外回來，愛怎麼賺，我是全不管的。」

正說時，只見更夫跑了來道：「師老爺，師老爺！不好了！」杜雍道：「不是蠟不夠了？犯不上這等大驚小怪的。」更夫道：「不是，不是。方才我們上後院巡更，見花廳上有兩人執著格扇往外瞧。我們怕是歹人，拿燈籠一照，誰知是兩個人頭。」杜先生道：「是活的？是死的？」更夫道：「師老爺可嚇糊塗了。既是人頭，如何會有活的呢？」杜雍道：「我不是害怕，我是心裡有點發怯。我問的是男的？是女的？」更夫道：「我們沒有細瞧。」杜先生道：「既如此，你們打著燈籠在前引路，待我看看去。」更夫道：「師老爺既要去，須得與我換蠟了。這燈籠裡剩了個蠟頭兒了。」杜先生吩咐書童拿幾枝蠟，交與更夫，換好了，方打著燈籠，往後面花廳而來。

到了花廳，更夫將燈籠高高舉起。杜先生戰戰哆哆嗦嗦時，一個耳上有環，道：「喂呀！是個婦人。你們細看是誰？」更夫看了半晌，道：「好象姨奶奶。」杜雍便叫更夫：「你們把那個頭往外轉轉，看是誰？」更夫仗著膽子，將頭扭一扭，一看。這個說：「這不是進寶兒嗎？」那個道：「是不錯。是他，是他！」杜先生道：「你們要認明白了。」更夫道：「我認的不差。」杜先生道：「且不要動。」更夫道：「誰動他做什麼呢。」杜先生道：「你們不曉得，這是要報官的。你們找找四個管家。今日是誰在家？」更夫道：「昨日是進寶在監該班，今日應當進財該班。因進財有事去了，才進寶給進寶送信去叫他連班。不知進寶如何被人殺了？此時就剩進喜在家。」杜先生道：「你們把他叫來，我在書房等他。」更夫答應。一個去叫進喜，一個引著先生來到書房。

不多時，進喜來到。杜先生將此事告訴明白，叫他進內啟知主母。進喜急忙進去，稟明瞭鄭氏。鄭氏正從各處檢點回來，嚇的沒了主意，叫問先生，此事當如何辦理。杜先生道：「此事隱瞞不得的，須得報官。你們就找地方去。」進喜立刻派人找了地方來，到後花廳看了，也不動，道：「這要即刻報官，耽延不得了。只好管家你隨我同去。」進喜嚇的半晌無音。還是杜先生有見識，知是地方勒索，只得叫進喜從內要出二兩銀子來，給了地方。他才一人去了。

至次日，地方回來，道：「少時太爺就來，你們好好預備了。」不多時，金令來到，進喜同至後園。金令先問了大概情形，然後相驗，記了姓名，叫人將頭摘下。又進屋內去，看見男女二屍，下體赤裸，知是私情。又見榻上有一字柬，金令拿起細看，攏在袖中，又在榻下搜出一件血衣裹著鞋襪，問進喜道：「你可認得，此衣與鞋襪是誰的？」進喜瞧了瞧，回道：「這是進寶的。」金令暗道：「如此看來，此案全在進寶身上。我須如此如此，方能了結此事。」吩咐暫將男女盛殮，即將進喜帶入街中，立刻開堂。且不問進喜，也不問秦昌，吩咐：「帶進寶。」兩旁衙役答應一聲，去捉進寶。

此時進寶正在監中服侍員外秦昌，忽然聽見行役來說：「太爺現在堂上，呼喚你上堂，有話吩咐。」進寶不知何事，連忙跟隨行役，上了大堂。只見金令坐在上面，和顏悅色問道：「進寶，你家員外之事，本縣現在業已訪查明白。你既是他家的主管，你須要親筆寫上一張訴呈來。本縣看了，方好從中設法，如何出脫你家員外的罪名。」進寶聽了，有些不願意，原打算將秦昌謀死。如今聽縣官如此說，想是受了賄賂。無奈何，說道：「既蒙太爺恩典，小人下去寫訴呈就是了。」金令道：「就要遞上來，本縣立等。」回頭吩咐書吏：「你同他去，給他立個稿兒，叫他親筆謄寫。速速拿來。」書吏領命下堂。

不多時，進寶拿了訴呈，當堂呈遞。金令問道：「可是你自己寫的？」進寶道：「是。求先生打的底兒，小人謄寫的。」金令接來，細細一看，果與那字柬筆跡相同。將驚堂木一拍，道：「好奴才！你與碧蟾通姦設計，將彩鳳殺死，如何陷害你家員外，還不從實招上來！」進寶一聞此言，頂梁骨上嘍的一聲，魂已離殼，驚慌失色道：「此……此……此事小……小……小人不知。」金令吩咐：「掌嘴。」剛然一邊打了十個，進寶便嚷道：「我說呀，我說。」兩邊衙役道：「快招！快招！」進寶便將碧蟾如何留表記被員外揀著，錯疑在安人身上；又如何試探先生，方知是碧蟾，將他鎖禁花園；原是素與姨娘有染，因此暗暗定計要殺員外，不想秦昌那日偏偏的上西門去了，這才誤殺了彩鳳；一五一十，述了一遍。金令道：「如此說來，碧蟾與進寶昨夜被人殺死，想是你憤奸不平，將他二人殺了。」進寶碰頭道：「此事小人實實不知。昨夜小人在監內服侍員外，並未回家，如何會殺人呢？老爺詳情。」金令暗暗點頭，道：「他這話卻與字柬相符。只是碧蟾進寶卻被何人所殺呢？」

你道是何字柬？原來進寶與進寶送信，叫他多連一夜。進寶恐其負了碧蟾之約，因此悄悄寫了一柬，托進寶暗暗送與碧蟾。誰知進寶久有垂涎之意，不能得手，趁此機會，方才入港。恰被北俠聽見，錯疑在杜雍鄭氏身上，故此將二人殺

死。

至於?下搜出血衫鞋襪，金令如何知道就在?下呢？皆因進寶字柬上，前面寫今日不能回來之故；後面又囑咐千萬，前次血污之物，恐?下露人眼目，須改別處隱藏方妥。有此一語，故而搜出。是進喜識認，說出進寶。金令已知是進寶所為。又恐進祿栽贓陷害別人，故叫進寶寫訴呈，對了筆跡，然後方問此事。以為他必狡賴，再用字柬衣衫鞋襪質證。誰知小子不禁打，十個嘴巴，他就通說了，卻倒省事。

不知金令如何定罪，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十一回 楊芳懷忠彼此見禮 繼祖盡孝母子相逢

且說金公審明進寶，將他立時收監，與彩鳳抵命，把秦昌當堂釋放，惟有殺奸之人，再行訪查緝獲另結，暫且懸案。論碧蟾早就該死，進祿因有淫邪之行，致有殺身之禍。他二人既死，也就不必深究了。

且說秦昌回家，感謝杜雍不盡，二人遂成莫逆。又想起靜修之言，杜雍也要探望，因此二人同來到盤古寺。靜修與北俠見了，彼此驚駭。還是秦昌直爽，毫無隱諱，將此事述明。靜修北俠方才釋疑，始悟進寶之言盡是虛假。四人這一番親愛快樂，自不必言。

盤桓了幾日，秦昌與杜雍仍然回莊，北俠也就別了靜修，上杭州去了。沿路上聞人傳說道：「好了！杭州太守可換了。我們的冤枉可該訴了。」仔細打聽，北俠卻曉得此人。

你道此人是誰？聽我慢慢敘來。只因春闈考試，欽命包大人主考，到了三場已畢，見中卷內並無包公姪兒。天子便問：「包卿，世榮為何不中？」包公奏道：「臣因欽命點為主考，臣姪理應迴避，因此並未入場。」天子道：「朕原為揀選人材，明經取士，為國求賢。若要如此，豈不叫包世榮抱屈麼？」即行傳旨，著世榮一體殿試。此旨一下，包世榮好生快樂。到了殿試之期，欽點包世榮的傳臚，用為翰林院庶吉士，包公叔姪碰頭謝恩。赴瓊林宴之後，包公遞了一本給包世榮告假，還鄉畢姻，三個月後仍然回京供職。聖上准奏，賞賚了多少東西。包世榮別了叔父，帶了鄧九如，榮耀還鄉。至於與玉芝畢姻一節，也不必細述。

只因杭州太守出缺，聖上欽派了新中榜眼用為編修的倪繼祖。倪繼祖奉了聖旨，不敢遲延。先拜老師，包公勸勵了多少言語，倪繼祖一一謹記。然後告假還鄉祭祖。奉旨：「著祭祖畢，即赴新任。」你道倪繼祖可是倪太公之子麼？就是僕人可是倪忠麼？其中尚有許多的原委，真彷彿白羅衫的故事，此處不能不敘出。

且說揚州甘泉縣有一飽學儒流，名喚倪仁，自幼定了同鄉李太公之女為妻。什麼禮聘呢？有祖傳遺留的一枝並梗玉蓮花，晶瑩光潤無比，拆開卻是兩枝，合起來便成一朵。倪仁視為珍寶，與妻子各佩一枝。只因要上泰州探親，便僱了船隻。這船戶一名陶宗，一名賀豹，外有一個僱工幫閒的名叫楊芳。不料這陶宗賀豹乃是水面上作生涯的，但凡客人行李輜重露在他眼裡，再沒有放過去的。如今見倪仁僱了他的船，雖無沉重行李，卻見李氏生的美貌，淫心陡起。賀豹暗暗的與陶宗商量，意欲劫掠了這宗買賣。他別的一概不要，全給陶宗，他單要李氏作個妻房。二人計議停當，又悄悄的知會了楊芳。楊芳原是僱工人，不敢多

一日，來在揚子江，到幽僻之處，將倪仁拋向水中淹死。賀豹便通勒李氏。李氏哭訴道：「因懷孕臨邇，待分娩後再行成親。」多虧楊芳在旁解勸道：「他丈夫已死，難道還怕他飛上天去不成？」賀豹只得罷了。楊芳暗暗想道：「他等作惡，將來事犯，難免扳拉於我。再者看這婦人哭的可憐，我何不如此如此呢。」想罷，他便沽酒買肉，慶賀他二人一個得妻，一個發財。二人見他慇懃，一齊說道：「何苦要叫你費心呢。你以後真要好時，我等按三七與你股分。你道好麼？」楊芳暗暗道：「似你等這樣行為，慢說三七股分，就是全給老楊，我也是不稀罕的。」他卻故意道：「如若二位肯提攜於我，敢則是好。」便慇懃勸酒。不多時，把二人灌的酩酊大醉，橫臥在船頭之上。楊芳便悄悄的告訴了李氏，叫他上岸，一直往東，過了樹林，有個白衣庵，他姑母在這廟出家，那裡可以安身。

此時天已五鼓，李氏上岸不顧高低，拼命往前奔馳。忽然一陣肚痛，暗說：「不好！我是臨月身體，若要分娩，可怎麼好？」正思索時，一陣疼如一陣，只得勉強奔到樹林，存身樹下。不多時，就分娩了。喜得是個男兒。連忙脫下內衫，將孩兒包好，胸前就別了那半枝蓮花，不敢留戀，難免悲感，急將小兒放在樹木之下。自己恐賊人追來，忙忙往東奔逃，上廟中去了。

且說楊芳放了李氏，心下暢快，一歪身也就睡了。剛然睡下，覺得耳畔有人喚道：「你還不走，等待何時？」楊芳從夢中醒來，看了看四下無人，但見殘月西斜，疏星幾點，自己想道：「方才明明有人呼喚，為何竟自無人呢？」再看陶賀二人酣睡如雷，又轉念道：「不好！他二人若是醒來，不見了婦人，難道就罷了不成？不是埋怨於我，就是四下搜尋。那時將婦人訪查出來，反為不美。 - - 有了，莫若我與他個溜之乎也。及至他二人醒來，必說我拐了婦人遠走高飛，也免得他等搜查。」主意已定，東西一概不動，隻身上岸，一直竟往白衣庵而來。

到了庵前，天已做明，向前扣門，出來了個老尼，隔門問道：「是那個？」楊芳道：「姑母請開門，是姪兒楊芳。」老尼開了山門。楊芳來到客堂，尚未就座，便悄悄問道：「姑母，可有一個婦人投在庵中麼？」老尼道：「你如何知道？」楊芳便將灌醉二賊、私放李氏的話，說了一遍。老尼合掌念一聲「阿彌陀佛」，道：「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惜乎你為人不能為徹。何錯你也沒什麼舛錯，只是他一點血脈失於路上，恐將來斷絕了他祖上的香煙。」楊芳追問情由。老尼便道：「那婦人已投在廟中，言於樹林內分娩一子。若被人撿去，尚有生路；倘若遭害，便絕了香煙，深為痛惜。是我勸慰再三，應許與他找尋，他方止了悲啼，在後面小院内將息。」楊芳道：「既如此，我就找尋去。」老尼道：「你要找尋，有個表記。他胸前有枝白玉蓮花，那就是此子。」楊芳謹記在心，離了白衣庵，到了樹林，看了一番，並無蹤跡，暗暗訪查了三日，方才得了實信。

離白衣庵有數里之遙，有一倪家莊。莊中有個倪太公。因五更趕集，騎著個小驢兒來到樹林，那驢便不走了。倪太公詫異，忽聽小兒啼哭，連忙下驢一看，見是個小兒放在樹木之下，身上別有一枝白玉蓮花。這老半生無兒，見了此子，好生歡喜，連忙打開衣襟將小兒揣好，也顧不得趕集，連忙乘驢轉回家中。安人梁氏見了此子，問了情由。夫妻二人歡喜非常，就起名叫倪繼祖。他那裡知道小兒的本姓卻也姓倪呢。這也是天緣湊巧，姓倪的根芽就被姓倪的撿去。

俗言：「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哪日倪太公得了此子，早已就有人知道，道喜的不離門。又有薦乳母的。今日你來，明日我往，俱要給太公作賀。大公難以推辭，只得備了酒席請鄉黨父老。這些鄉黨父老也備了些須薄禮，前來作賀。

正在應酬之際，只見又是兩個鄉親領來一人，約有三旬年紀。倪太公卻不認得，問道：「此位是誰？」二鄉老道：「此

人是我們素來熟識的。因他無處安身，聞得太公得了小相公，他情願與太公作僕人。就是小相公大了，他也好照看。他為人最是樸實忠厚的。老鄉親看我二人分上，將他留下吧。」倪太公道：「他一人所費無幾，何況又有二位老鄉親美意，留下就是了。」二鄉老道：「還是老鄉親爽快。過來見了太公。太公就給他起個名兒。」倪太公道：「僕從總要忠誠，就叫他倪忠吧。」原來此人就是楊芳。因同他姑母商量，要照應此子，故要投到倪宅。因認識此莊上的二人，就托他們趁著賀喜，順便舉薦。

楊芳聽見倪太公不但留下，而且起名倪忠，便上前叩頭，道：「小人倪忠與太公爺叩頭道喜。」倪太公甚是歡喜。倪忠便慇懃張羅諸事，不用吩咐。這日倪太公就省了好些心。從此倪忠就在倪太公莊上，更加小心留神。倪太公見他忠正樸實，諸事俱各托付於他，無有不盡心竭力的。倪太公倒得了個好幫手。

一日，倪忠對太公道：「小人見小官人年紀七歲，資性聰明，何不叫他讀書呢？」太公道：「我正是此意。前次見東村有個老學究，學問頗好。你就揀個日期，我好帶去入學。」於是定了日期，倪繼祖入學讀書。每日俱是倪忠護持接送。倪忠卻時常到庵中看望，就只瞞過倪繼祖。

剛念了有二三年光景，老學究便轉薦了一個儒流秀士，卻是濟南人，姓程名建才。老學究對太公道：「令郎乃國家大器，非是老漢可以造就的。若是從我散友訓導訓導，將來必有可成。」倪太公尚有些猶疑，倒是倪忠攛掇，道：「小官人頗能讀書。既承老先生一番美意，薦了這位先生，何不叫小官人跟著學學呢？」太公聽了，只得應允，便將程先生請來訓誨繼祖。繼祖聰明絕頂，過目不忘，把個先生樂的了不得。

光陰荏苒，日月如梭，轉眼間倪繼祖已然十六歲。程先生對太公說，叫倪繼祖科考。太公總是鄉下人形景，不敢妄想成人。倒是先生著急，不知會太公，就叫倪繼祖遞名去赴考，高高的中了生員。太公甚喜，酬謝了先生。自然又是賀喜，應接不暇。

一日，先生出門。倪繼祖也要出門閒遊閒遊，稟明瞭太公，就叫倪忠跟隨。信步行來，路過白衣庵，倪忠道：「小官人，此庵有小人的姑母在此出家，請進去歇歇吃茶。小人順便探望探望。」倪繼祖道：「從不出門，今日走了許多的路，也覺乏了，正要歇息歇息。」倪忠向前叩門。老尼出來迎接，道：「不知小官人到來，未能迎接，多多有罪。」連忙讓到客堂待茶。

原來倪忠當初訪著時，已然與他姑母送信。老尼便告訴了李氏，李氏暗暗念佛。自彌月後便拜了老尼為師，每日在大士前虔心懺悔，無事再也不出佛院之門。這一日正從大士前禮拜回來，忘記了關小院之門。恰好倪繼祖歇息了片時，便到各處閒遊，只見這院內甚是清雅，信步來到院中。李氏聽到院內有腳步聲響，連忙出來一看。不看時則已，看了時不由的一陣痛徹心髓，頓時落下淚來。他因見了倪繼祖的面貌舉止，儼然與倪仁一般。誰知倪繼祖見了李氏落淚，可煞作怪，他只覺的眼眶兒發酸，撲簌簌也就淚流滿面，不能自解。正在拭淚，只見倪忠與他姑母到了。倪忠道：「官人你為何啼哭？」倪繼祖道：「我何嘗哭來。」嘴內雖如此說，聲音尚帶悲哽。倪忠又見李氏在那裡呆呆落淚，看了這番光景，他也不言不語，拂袖拭起淚來。

只聽老尼道：「善哉！善哉！此乃天性，豈是偶然。」倪繼祖聽了此言，詫異道：「此話怎講？」只見倪忠跪倒道：「望乞小主人赦宥老奴隱瞞之罪，小人方敢訴說。」好倪繼祖，見他如此，驚的目瞪口呆。又聽李氏悲切切道：「恩公快些請起，休要折受了他。不然，我也就跪了。」倪繼祖好生納悶，連忙將倪忠拉起，問道：「此事端的如何？快些講來。」倪忠便把怎麼長、怎麼短，述說了一遍。他這裡說，那裡李氏已然哭了個聲哽氣噎。倪繼祖聽了半晌，還過一口氣來，道：「我倪繼祖生了十六歲，不知生身父母受如此苦處！」連忙向前抱住李氏，放聲大哭。老尼與倪忠勸慰多時，母子二人方才止住悲聲。李氏道：「自蒙恩公搭救之後，在此庵中一十五載。不想孩兒今日長成。只是今日相見，為娘的如同睡裡夢裡，自己反倒不能深信。問吾兒，你可知當初表記是何物？」倪繼祖聽了此言，惟恐母親生疑，連忙向那貼身裡衣之中，掏出白玉蓮花，雙手奉上。李氏一見蓮花，「嗷」了一聲，身體往後一仰。

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十二回 認明師學藝招賢館 查惡棍私訪霸王莊

且說李氏一見了蓮花，睹物傷情，復又大哭起來。倪繼祖與倪忠商議，就要接李氏一同上莊。李氏連忙止悲，說道：「吾兒體生妄想！為娘的再也不染紅塵了。原想著你爹爹的冤仇，今生再世也不能報了。不料倪氏門中有你這根芽。只要吾兒好好攻書，得了一官半職，能夠與你爹爹報仇雪恨，為娘的平生之願足矣。」倪繼祖見李氏不肯上莊，便哭倒跪下，道：「孩兒不知親娘，便罷。如今既已知道，也容孩兒略盡孝心。就是孩兒養身的父母不依時，自有孩兒懇求哀告。何況我那父母也是好善之家，如何不能容留親娘呢？」李氏道：「言雖如此。但我自知罪孽深重，一生懺悔不來。倘若再墮俗緣，惟恐不能消受，反要生出災殃。那時吾兒豈不後悔？」倪繼祖聽李氏之言，心堅如石，毫無回轉，便放聲大哭道：「母親既然如此，孩兒也不回去了，就在此處侍奉母親。」李氏道：「你既然知道，讀書要明理，俗言『順者為孝』，為娘的雖未撫養於你，難道你不念劬勞之恩，竟敢違背麼？再者，你那父母哺乳三年，好容易養的你長大成人，你未能報答於萬一，又肯作此負心之人麼？」一席話說的倪繼祖一言不發，惟有低頭哭泣。

李氏心下為難，猛然想起一計來，須如此如此，這冤家方能回去。想罷，說道：「孩兒不要啼哭。我有三件事，你要依從，諸事辦妥，為娘的必隨你去如何？」倪繼祖連忙問道：「那三件？請母親說明。」李氏道：「第一件，你從今後須要好好攻書，務須要得了一官半職；第二件，你須將仇家拿獲，與你爹爹雪恨；第三件，這白玉蓮花乃祖上遺留，原是兩個合成一枝，如今你將此枝仍然帶去，須把那一枝找尋回來。三事齊備，為娘必隨兒去；三事之中，倘缺一件，為娘的再也不能隨你去的。」說罷，又囑咐倪忠道：「恩公一生全仗忠義，我也不用饒舌。全賴恩公始終如一，便是我倪氏門中不幸之大幸了。你們速速回去吧！省得你那父母在家盼望。」李氏將話說完，一摔手回後去了。

這裡倪繼祖如何肯去，還是倪忠連攙帶勸，真是一步幾回頭，好容易攙出院子門來。老尼後面相送。倪繼祖又諄囑了一番，方離了白衣庵，竟奔倪家莊而來。主僕在路途之中，一個是短歎長吁，一個是婉言相勸。倪繼祖道：「方才聽母親吩咐三件事，仔細想來，作官不難，報仇容易，只是那白玉蓮花卻往何處找尋？」倪忠道：「據老奴看來，物之隱現，自有定數，卻倒不難。還是作官難。總要官人以後好好攻書要緊。」倪繼祖道：「我有海洋深的仇，焉有自己不上進呢。老人家體要憂慮。倪忠道：「官人如何這等呼喚？惟恐折了老奴的草料。」倪繼祖道：「你甘屈人下，全是我為而起。你的恩重如山，我如何以僕從相待。」倪忠道：「言雖如此。官人若當著外人，還要照常，不可露了形跡。」倪繼祖道：「逢場作戲，我是曉得的。還有一宗，今日之事，你我回去千萬莫要洩漏。待功成名就之後，大家再為言明，庶

乎彼此有益。」倪忠道：「這不用官人囑咐。老奴十五年光景皆未泄漏，難道此時倒隱瞞不住麼？」二人說話之間，來到莊前。倪繼祖見了太公梁氏，俱各照常。

於是倪繼祖一心想著報仇，奮志攻書。遲了二年，又舉於鄉，益發高興，每日裡討論研求。看看的又過了二年。明春是大比之年，倪繼祖與先生商議，打點行裝，一同上京考試。太公跟前俱已稟明。誰知到了臨期，程先生病倒，竟自「嗚呼哀哉」了。因此倪繼祖帶了倪忠，悄悄到白衣庵，別了親娘，又與老尼留下銀兩，主僕一同進京。這才有會仙樓遇見了歐陽春丁兆蘭一節。

自接濟了張老兒之後，在路行程非止一日，來到東京，租了寓所，靜等明春赴考。及至考試已畢，倪繼祖中了第九名進士，到了殿試，又欽點了榜眼，用為編修。可巧杭州太守出缺，奉旨又放了他。主僕二人，好生歡喜。又拜別包公。包公又囑咐了好些話。主僕衣錦還鄉，拜了父母，稟明認母之事。太公梁氏本是好善之家，聽了甚喜，一同來到白衣庵，欲接李氏在莊中同住。李氏因孩兒即刻赴任，一來莊中住著不便，二來自己心願不遂，決意不肯。因此仍在白衣庵與老尼同住。倪繼祖無法，只得安置妥當，且去上任。等接任後，倘能二事如願，那時再來迎接，大的母親也就無可推托了。即叫倪忠束裝就道，來到杭州，剛一接任，就收了無數的詞狀。細細看來，全是告霸王莊馬強的。

你道這馬強是誰？原來就是太歲莊馬剛的宗弟，倚仗朝中總管馬朝賢是他叔父，他便無所不為。他霸田占產，搶掠婦女。家中蓋了個招賢館，接納各處英雄豪傑，因此無賴光棍投奔他家的不少。其中也有一二豪傑，因無處可去，暫且棲身，看他的動靜。現時有名的便是：黑妖狐智化、小諸葛沈仲元、神手大聖鄧車、病六歲張華、賽方朔方貂，其餘的無名小輩不計其數。每日裡舞劍掄槍，比刀對棒，魚龍混雜，鬧個不了。一來二去，聲氣大了，連襄陽王趙爵都與他交結往來。

獨獨有一個小英雄，心志高傲，氣度不俗，年十四歲，姓艾名虎，就在招賢館內作個館童。他見眾人之中，惟獨智化是個豪傑，而且本領高出人上，便時刻小心，諸事留神，敬奉智化為師，真感得黑妖狐歡喜非常，便把他暗暗的收作徒弟，悄悄傳他武藝。誰知他心機活變，一教便會，一點就醒。不上一年光景，學了一身武藝。他卻時常悄悄的對智化道：「你老人家以後不要勸我們員外，不但白費唇舌，他不肯聽；反倒招的那些人背地裡抱怨，說你老人家忒膽小了。

『搶幾個婦女什麼要緊。要是這末害起怕來，將來還能幹大事麼？』你老人家自己想想，這一群人都成了亡命之徒了麼？」智化道：「你莫多言，我自有道理。」他師徒只顧背地裡閒談，誰知招賢館早又生出事來。

原來馬強打發惡奴馬勇前去討帳回來，說債主翟九成家道艱難，分文皆無。馬強將眼一瞪，道：「沒有就罷了不成。急速將他送縣官追。」馬勇道：「員外不必生氣，其中卻有個極好的事情。方才小人去到他家，將小人讓進去，苦苦的哀求。不想炕上坐著個如花似玉的女子。小人問他是何人。翟九成說是他外孫女，名叫錦娘。只因他女兒女婿亡故，留下女兒毫無倚靠，因此他自小兒撫養，今年已交十七歲。這翟九成全仗著他作些針線，將就度日。員外曾吩咐過小人，叫小人細細留神打聽，如有美貌婦女，立刻回稟。據小人今日看見這女子，真算是少一無二的了。」一句話說的馬強心癢難搔，頓時樂的兩眼連個縫兒也沒有了，立刻派惡奴八名，跟隨馬勇，到翟九成家將錦娘搶來，抵銷欠帳。

這惡賊在招賢館立等，便向眾人誇耀道：「今日我又大喜了。你等只說前次那女子生的美貌，那裡知道比他還有強的呢。少時來時，叫你們眾人開開眼咧。」眾人聽了，便有幾個奉承道：「這都是員外福田造化，我們如何敢比。這喜酒是吃定了。」其中就有聽不上的，用話打趣他：「好雖好，只怕叫後面知道了，那又不好了。」馬強哈哈大笑道：「你們吃酒時，作個雅趣，不要吵嚷了。」

說話間，馬勇回來稟道：「錦娘已到。」馬強吩咐：「快快帶上來。」果見個裊裊婷婷女子，身穿樸素衣服，頭上也無珠翠，哭哭啼啼來到廳前。馬強見他雖然啼哭，那一番嬌柔？媚，真令人見了生憐，不由的笑逐顏開，道：「那女子不要啼哭，你要好好依從於我，享不盡榮華，受不盡富貴。你只管向前些，不要害羞。」忽聽見錦娘嬌嚶嚶道：「你這強賊，無故的搶掠良家女子，是何道理？奴今到此，誰有一死而已，還講什麼榮華富貴！我就向前些。」誰知錦娘暗暗攜來剪子一把，將手一揚，竟奔惡賊而來。馬強見勢不好，把身子往旁一閃，刷的一聲，把剪子紮在椅背上。馬強「噯喲」一聲：「好不識抬舉的賤人！」吩咐惡奴將他下在地牢。惡賊的一團高興，頓時掃盡，無可釋問，且與眾人飲酒作樂。

且說翟九成因護庇錦娘，被惡奴們拳打腳踢，亂打一頓，仍將錦娘搶去，只急得跺腳捶胸，嚎陶不止。哭夠多時，檢點了一下，獨獨不見了剪子，暗道：「不消說了。這是外孫女去到那裡，一死相拚了。」忙到那裡探望了一番，並無消息。又恐被人看見，自己倒要吃苦，只得垂頭喪氣的回來。見路旁有柳樹，他便席地而坐，一壁歇息，一壁想道：「自我女兒女婿亡故，留下這條孽根。我原打算將他撫養大了，聘嫁出去，了卻一生之願。誰知平地生波，竟有這無法無天之事。再者，錦娘一去，不是將惡賊一剪紮死，他也必自戕其生。他若死了，不消說了，我這撫養勤勞付於東流。他若將惡賊紮死，難道他等就饒了老漢不成。」越思越想，又是著急，又是害怕。忽然把心一橫，道：「噯！眼不見，心不煩。莫若死了乾淨。」站起身來，找了一株柳樹，解下絲絳，就要自縊而死。

忽聽有人說道：「老丈休要如此。有什麼事何不對我說呢？」翟九成回頭一看，見一條大漢，碧睛紫鬚，連忙上前哭訴情由，口口聲聲說自己無路可活，難以對去世的女兒女婿。北俠歐陽春聽了道：「他如此惡霸，你為何不告他去？」翟九成道：「我的爺！談何容易。他有錢有勢，而且聲名在外，誰人不知，那個不曉。縱有呈子，縣裡也是不准的。」北俠道：「不是這裡告他。是叫你上東京開封府去告他。」翟九成道：「哎呀呀！更不容易了。我這裡到開封府，路途遙遠，如何有許多的盤費呢？」北俠道：「這倒不難。我這裡有白銀十兩，相送如何？」翟九成道：「萍水相逢，如何敢受許多銀兩。」北俠道：「這有什麼要緊呢。只要你拿定主意。若到開封，包管此恨必消。」說罷，從皮兜內摸出兩個銀棵，遞與翟九成。翟九成便撲翻身拜倒，北俠攬起。

只見那邊過來一人，手提馬鞭，道：「你何必捨近而求遠呢？新任太守極其清廉，你何不到那裡去告呢？」北俠細看此人，有些面善，一時想不起來。又聽這人道：「你如若要告時，我家東人與衙中相熟，頗頗的可托。你不信。請看那邊樹林下坐的就是他。」北俠先挺身往那邊一望，見一儒士坐在那裡，旁邊有馬一匹。不看則可，看了時倒抽了口氣，暗暗說：「這不好！他如何這般形景？霸王莊能人極多，倘然識破，那時連性命不保。我又不好勸阻，只好暗中助他一臂之力。」想罷，即對翟九成道：「既是新任太守清廉，你就托他東人便了。」說罷，回身往東去了。

你道那儒士與老僕是誰？原來就是倪繼祖主僕。北俠因看見倪繼祖，方想起老僕倪忠來。認明後，他卻躲開。倪忠帶了翟九成，見了倪繼祖。太守細細的問了一番，並給他寫了一張呈子。翟九成歡天喜地回家，五更天預備起身赴府告狀。

誰知冤家路兒窄，馬強團錦娘不從，下在地牢，飲酒之後，又帶了惡奴出來，騎著高頭大馬，迎頭便碰見了翟九成。翟九成一見膽裂魂飛，回身就跑。馬強一疊連聲叫「拿」。惡賊抖起威風，追將下去。翟九成上了年紀之人，能跑多遠，早被惡奴揪住，連拉帶扯，來到馬強的馬前。馬強問道：「我罵你這老狗！你叫你外孫女用剪子刺我，我已將他下在地

牢，正要差人尋你。見了我，不知請罪，反倒要跑。你也就可惡的很呢！」惡賊原打算拿話威嚇威嚇翟九成，要他陪罪，好叫他勸他外孫女依從之意。不想翟九成喘吁吁道：「你這惡賊，硬搶良家之女，還要與你請罪。我恨不能立時青天報仇雪恨，方遂我心頭之願。」馬強聽了，圓瞪怪眼，一聲呵叱：「噯呀！好老狗！你既要青天，必有上告之心。想來必有冤狀。」只聽說了一聲「搜」，惡奴等上前扯開衣襟，便露出一張紙來，連忙呈與馬強。惡賊看了一遍，一言不發，暗道：「好利害狀子！這是何人與他寫的？他倒留神訪查訪查。」吩咐惡奴二名將翟九成送到縣內，立刻嚴追欠債。正然吩咐，只見那邊過來了一個也是乘馬之人，後面跟定老僕。惡賊一見心內一動，眉一皺，計上心來。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十三回 惡姚成識破舊伙計 美絳貞私放新黃堂

且說馬強將翟九成送縣，正要搜尋寫狀之人，只見那邊來了個乘馬的相公，後面跟定老僕。看他等形景，有些疑惑，便想出個計較來，將絲韁一抖，迎了上來，雙手一拱道：「尊兄請了！可是上天竺進香的麼？」原來乘馬的就是倪繼祖，順著惡賊的口氣答道：「正是。請問足下何人？如何知道學生進香呢？」惡賊道：「小弟姓馬，在前面莊中居住。小弟有個心願，但凡有進香的，必要請到莊中待茶，也是一片施捨好善之心。」說著話，目視惡奴。眾家人會意，不管倪繼祖依與不依，便上前牽住嚼環，拉著就走。倪忠見此光景，知道有些不妥，只得在後面緊緊跟隨。不多時，來至莊前，過了護莊橋，便是莊門。馬強下了馬，也不謙讓，回頭吩咐道：「把他們帶進來。」惡奴答應一聲，把主僕蜂擁而入。倪繼祖暗道：「我正要探訪，不想就遇見他。看他這般權勢，惟恐不懷好意。且進去看個端的怎樣。」

馬強此時坐在招賢館，兩旁羅列坐著許多豪傑光棍。馬強便說：「遇見翟九成搜出一張呈子，寫的甚是利害。我立刻派人將他送縣。正要搜查寫狀之人，可巧來了個斯文秀才公，我想此狀必是他寫的，因此把他誑來。」說罷，將狀子拿出，遞與沈仲元。沈仲元看了道：「果然寫的好。但不知是這秀才不是？」馬強道：「管他是不是，把他吊起拷打就完了。」沈仲元道：「員外不可如此。他既是讀書之人，須要以禮相待，用言語套問他。如若不應，再行拷打不遲，所謂先禮而後兵也。」馬強道：「賢弟所論甚是。」吩咐請那秀才。

此時惡奴等俱在外面候信，聽見說請秀才，連忙對倪繼祖道：「我們員外請你呢。你見了要小心些。」倪繼祖來到廳房，見中間廊下懸一匾額，寫著「招賢館」三字，暗暗道：「他是何等樣人，竟敢設立招賢館。可見是不法之徒。」及至進了廳房，見馬強坐在上位，傲不為禮。兩旁坐著許多人物，看上去俱非善類。卻有兩個人站起，執手讓道：「請坐。」倪繼祖也只得執手回答道：「恕坐。」便在下手坐了。

眾人把倪繼祖留神細看，見他面龐豐滿，氣度安詳，身上雖不華美，卻也整齊。背後立定一個年老僕人。只聽東邊一人問道：「請問尊姓大名？」繼祖答道：「姓李名世清。」西邊一人問道：「到此何事？」繼祖答道：「奉母命前往天竺進香。」馬強聽了，哈哈笑道：「俺要不提進香，你如何肯說進香呢？我且問你：既要進香，所有香袋錢糧，為何不帶呢？」繼祖道：「已先派人挑往天竺去了。故此單帶個老僕，賞玩途中風景。」馬強聽了，似乎有理。

忽聽沈仲元在東邊問道：「賞玩風景原是讀書人所為；至於調詞告狀，豈是讀書人幹得的呢。」倪繼祖道：「此話從何說起？學生幾時與人調詞告狀來？」又聽智化在西邊問道：「翟九成，足下可認得麼？」倪繼祖道：「學生並不認得姓翟的。」智化道：「既不認得，且請到書房少坐。」便有惡奴帶領主僕出廳房，要上書房。剛剛的下了大廳，只見迎頭走來一人，頭戴沿氈大帽，身穿青布箭袖，腰束皮帶，足登薄底靴子，手提著馬鞭，滿臉灰塵。他將倪繼祖略略的瞧了一瞧，卻將倪忠狠狠的瞅了又瞅。誰知倪忠見了他，頓時面目變色，暗說：「不好！這是對頭來了。」

你道此人是誰？他姓姚名成，原來又不是姚成，卻是陶宗。只因與賀豹醉後醒來，不見了楊芳與李氏，以為楊芳拐了李氏去了。過些時，方知楊芳在倪家莊作僕人，改名倪忠，卻打聽不出李氏的下落。後來他二人又劫掠一伙客商，被人告到甘泉縣內，追捕甚急。他二人便收拾了一下，連夜逃到杭州，花費那無義之財，猶如糞土，不多幾時精光光。二人又幹起舊營生來，劫了些資財。賀豹便娶了個再婚老婆度日。陶宗卻認得病太歲張華，托他在馬強跟前說了，改名姚成。他便趨炎附勢的，不多幾日，把個馬強哄的心花俱開，便把他當作心腹之人，作了主管。因聞朝中邸報，見有奉旨欽派杭州太守，乃是中榜眼用為編修的倪繼祖，又是當朝首相的門生。馬強心裡就有些不得主意，特派姚成扮作行路之人，前往省城細細打聽明白了回來，好作準備。因此姚成行路模樣回來，偏偏的剛進門，迎頭就撞見倪忠。

且說姚成到了廳上，參拜了馬強，又與眾人見了。馬強便問：「打聽的事體如何？」姚成道：「小人到了省城，細細打聽，果是欽派榜眼倪繼祖作了太守。自到任後，接了許多狀子，皆與員外有些關礙。」馬強聽了，暗暗著慌，道：「既有許多狀子，為何這些日並沒有傳我到案呢？」姚成道：「只因官府一路風霜，感冒風寒，現今病了，連各官稟具俱各不會。小人原要等個水落石出，誰知再也沒有信息，因此小人就回來了。」馬強道：「這就是了。我說呢，一天可以打兩個來回兒，你如何去了四五天呢？敢則是你要等個水落石出。那如何等得呢？你且歇歇兒去吧。」姚成道：「方才那個斯文主僕是誰？」馬強道：「那是我遇見誑了來的。」便把翟九成之事說了一遍：「我原疑惑是他寫的呈子。誰知我們大伙盤問了一回，並不是他。」姚成道：「雖不是他，卻別放他。」馬強道：「你有什麼主意？」姚成道：「員外不知，那個僕人我認得，他本名叫做楊芳，只因投在倪家莊作了僕人，改名叫作倪忠。」

沈仲元在旁聽了，忙問道：「他投在倪家莊有多多年了？」姚成道：「算來也有二十多年了。」沈仲元道：「不好了！員外你把太守誑了來了。」馬強聽罷此言，只嚇得雙睛直瞪，闊口一張，呵呵了半晌，方問道：「賢……賢……賢弟，你如何知……知……知道？」小諸葛道：「姚主管既認明老僕是倪忠，他主人焉有不是倪繼祖的？再者問他姓名，說姓李名世清，這明明自己說我辦事情要清之意。這還有什麼難解的？」馬強聽了，如夢方覺，毛骨悚然：「這可怎麼好？賢弟你想個主意方好。」沈仲元道：「此事須要員外拿定主意。既已誑來，便難放出，暫將他等鎖在空房之內。等到夜靜更深，把他請至廳上，大家以禮相求。就說，明知是府尊太守，故意的請府尊大老爺到莊，為分析案中情節。他若應了人情，說不得員外破些家私，將他買贖，要張印信甘結，將他榮榮耀耀送到衙署。外人聞知，只道府尊接交員外。不但無人再敢告狀，只怕以後還有些照應呢。他若不應時，說不得只好將他處死，暗暗知會襄陽王舉事便了。」智化在旁聽了，連忙誇道：「好計！好計！」馬強聽了，只好如此，便吩咐將他主僕鎖在空房。

雖然鎖了，他卻踞促不安，坐立不守。出了大廳，來到臥室，見了郭氏安人，唉聲歎氣。原來他的娘子，就是郭槐的侄女。見丈夫愁眉不展，便問：「又有什麼事了？這等煩惱。」馬強見問，便把已往情由述說一遍。郭氏聽了，道：「益發鬧的好了，竟把欽命的黃堂太守弄在家內來了。我說你結交的全是狗朋狗友，你再不信。我還聽見說，你又搶了個女孩兒來，名叫錦娘，險些兒沒被人家紮一剪子。你把這女子下在地窖裡了。這如今又把個知府關在家裡，可怎麼樣

呢？」口裡雖如此說，心裡卻也著急。馬強又將沈仲元之計說了，郭氏方不言語。此時天已初鼓，郭氏知丈夫憂心，未進飲食，便吩咐丫環擺飯。夫妻二人，對面坐了飲酒。

誰知這些話竟被服侍郭氏的心腹丫頭聽了去了。此女名喚絳貞，年方一十九歲，乃舉人朱煥章之女。他父女原籍揚州府儀徵縣人氏。只因朱先生妻亡之後，家業凋零，便帶了女兒上杭州投親。偏偏的投親不遇，就在孤山西冷橋租了幾間茅屋，一半與女兒居住，一半立塾課讀。只因朱先生有端硯一方，愛如至寶，每逢惠風和暢之際，窗明几淨之時，他必親自捧出賞玩一番，習以為常。不料半年前有一個館童，因先生養贍不起，將他辭出，他卻投在馬強家中，無心中將端硯說出。頓時的蕭牆禍起，惡賊立刻派人前去拍門，硬要。遇見先生迂闊性情，不但不賣，反倒大罵一場。惡奴等回來，枝上添葉，激得馬強氣沖牛斗，立刻將先生交前任太守，說他欠銀五百兩，並有借券為證。這太守明知朱先生被屈，而且又是舉人，不能因帳目加刑。因受了惡賊重賄，只得交付縣內管押。馬強趁此時便到先生家內，不但搜出端硯，並將朱絳貞搶來，意欲收納為妾。誰知作事不密，被郭氏安人知覺，將陳醋發出，大鬧了一陣，把朱絳貞要去，作為身邊貼己的丫環。馬強無可如何，不知暗暗陪了多少不是，方才討得安人歡喜。自那日起，馬強見了朱絳貞，慢說交口接談，就是拿正眼瞅他一瞅，卻也是不敢的。朱絳貞暗暗感激郭氏，他原是聰明不過的女子，便把郭氏哄的猶如母女一般，所有簪環首飾衣服古玩並鎖鑰，全是交他掌管。

今日因為馬強到了，他便隱在一邊，將此事俱各竊聽去了，暗自思道：「我爹爹遭屈已及半年，何日是個出頭之日。如今我何不悄悄將太守放了，叫他救我爹爹。他焉有不以恩報恩的！」想罷，打了燈籠，一直來到空房門前。可巧竟自無人看守。原來惡奴等以為是斯文秀士與老僕人，有基本領，全不放在心上，因此無人看守。

朱絳貞見門兒倒鎖，連忙將燈一照，認了鎖門，向腰間掏出許多鑰匙，揀了個恰恰投簧，鎖已開落。倪太守正與倪忠毫無主意，看見開門，以為惡奴前來陷害，不由的驚慌失色。忽見進來個女子將燈一照，恰恰與倪太守對面，彼此覷視，各自驚訝。朱絳貞又將倪忠一照，悄悄道：「快隨我來。」一伸手便拉了倪繼祖往外就走，倪忠後面緊緊跟隨。不多時，過了角門，卻是花園。往東走了多時，見個隨牆門兒，上面有鎖，并有橫門。朱絳貞放下燈籠，用鑰匙開鎖。誰知鑰匙投進去，鎖尚未開，鑰匙再也拔不出來。倪太守在旁看著，叫倪忠尋了一塊石頭，猛然一砸，方才開了。忙忙去門開門。朱絳貞方說道：「你們就此逃了去吧。奴有一言奉問：你們到底是進香的？還是真正太守呢？如若果是太守，奴有冤枉。」

好一個聰明女子！他不早問，到了此時方向，全是一片靈機。何以見得？若在空房之中問時，他主僕必以為惡賊用軟局套問來了，焉肯說出實話呢？再者，朱絳貞他又惟恐不能救出太守。幸喜一路奔至花園並未遇人。及至將門放開，這已救人徹了，他方才問此句。你道是聰明不聰明？是靈機不是？

倪太守到了此時，不得不說了，忙忙答道：「小生便是新任的太守倪繼祖。姐姐有何冤枉？快些說來。」朱絳貞連忙跪倒，口稱：「大老爺在上，賤妾朱絳貞叩頭。」倪繼祖連忙還禮，道：「姐姐不要多禮，快說冤枉。」朱絳貞道：「我爹爹名喚朱煥章，被惡賊誤賴，欠他紋銀五百兩，現在本縣看押，已然半載。將奴家搶來。幸而馬強懼內，奴家現在隨他的妻子郭氏，所以未遭他手。求大老爺到街後，務必搭救我爹爹要緊。別不多言，你等快些去吧！」倪忠道：「姑娘放心，我主僕俱各記下了。」朱絳貞道：「你們出了此門直往西北，便是大路。」主僕二人人才待舉步，朱絳貞又喚道：「轉來，轉來。」

不知有何言語，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十四回 淫方貂誤救朱烈女 貪賀豹狹逢紫鬚伯

且說倪繼祖又聽朱烈女喚轉來，連忙說道：「姐姐還有什麼吩咐？」朱絳貞道：「一時忙亂，忘了一事。奴有一個信物，是自幼佩戴不離身的。倘若救我爹爹之時，就將此物交付我爹爹，如同見女兒一般。就說奴誓以貞潔自守，雖死不辱，千萬叫我爹爹不必掛念。」說罷，遞與倪繼祖。又道：「大老爺務要珍重。」倪繼祖接來，就著燈籠一看，不由的失聲道：「噯喲！這蓮花……」剛說至此，只見倪忠忙跑回來道：「快些走吧！」將手往胳膊窩裡一夾，拉著就走。倪繼祖回頭看來，後門已關，燈火已遠。

且說朱絳貞從花園回來，芳心亂跳，猛然想起，暗暗道：「一不作，二不休。趁此時，我何不到地牢將錦娘也救了，豈不妙哉？」連忙到了地牢。惡賊因這是個女子，不用人看守。朱小姐也是佩了鑰匙，開了牢門，便問錦娘有投靠之處沒有。錦娘道：「我有一姑母離此不遠。」朱統貞道：「我如今將你放了，你可認得麼？」錦娘道：「我外祖時常帶我往來，奴是認得的。」朱絳貞道：「既如此，你隨我來。」兩個人仍然來至花園後門。錦娘感恩不盡，也就逃命去了。

朱小姐回來靜靜一想，暗說：「不好！我這事鬧的不小。」又轉想：「自己服侍郭氏，他雖然嫉妒，也是水性揚花。倘若他被惡賊哄轉，要討丈夫歡喜，那時我難保不受污辱。哎！人生百歲，終須一死。何況我爹爹冤枉已有太守搭救，心願已完。英若自盡了，省得耽驚受怕。但死於何地才好呢？有了！我索性縊死在地牢。他們以為是錦娘懸樑，及至細瞧，卻曉得是我。也叫他們知道是我放的錦娘，由錦娘又可以知道那主僕也是我放的。我這一死，也就有了名了。」主意已定，來到地牢之中，將絹巾解下，拴好套兒，一伸脖頸，覺的香魂縹緲，悠悠蕩蕩，落在一人身上。漸漸甦醒，耳內只聽說道：「似你這毛賊，也敢打門棍，豈不令人可笑。」

這話說的是誰？朱絳貞如何又在他身上？到底是上了弔了？不知是死了沒死？說的好不明白，其中必有緣故，待我慢慢敘明。

朱絳貞原是自縊來著。只因馬強白晝間在招賢館將錦娘搶來，眾目所觀，早就引動了一人，暗自想道：「看此女美貌非常，惜乎便宜了老馬。不然時，我若得此女，一生快樂，豈不勝似神仙？」後來見錦娘要刺馬強，馬強一怒，將他下在地牢，卻又暗暗歡喜道：「活該這是我的姻緣。我何不如此如此呢？」

你道此人是誰？乃是賽方朔方貂。這個人且不問他出身行為，只他這個綽號兒，便知是個不通的了。他不知聽誰說過東方朔偷桃，是個神賦。他便起了綽號叫賽方朔。他又何嘗知道複姓東方名朔呢。如果知道，他必將「東」字添了，叫「賽東方朔」。不但念著不受聽，而且拗口，莫若是賽方朔吧，管他通不通，不過是賦罷了。

這方貂因到二更之半，不見馬強出來，他便悄悄離了招賢館，暗暗到了地牢。黑影中正碰在吊死鬼身上，暗說：「不好。」也不管是錦娘不是，他卻右手攬定，聽了聽喉間尚然作響，忙用左手順著身體摸到項下，把巾帕解開，輕輕放在？上。他卻在對面將左手拉住右手，右手拉住左手，往上一揚，把頭一低，自己一翻身，便把女子兩胳膊搭在肩頭上；然後一長身，回手把兩腿一攏往上一顛，把女子背負起來，邁開大步，往後就走。誰知他也是奔花園後門，皆因素來瞧在

眼裡的。及至來到門前，卻是雙扇虛掩，暗暗道：「此門如何會開了呢？不要管他，且自走路要緊。」一氣走了三四里之遙，剛然背到夾溝，不想遇見個打問棍的，只道他背著包袱行李，冷不防就是一棍。方貂早已留神，見棍臨近，一側身把手一揚，奪住問棍往懷裡一帶，又往外一聳，只見那打門棍的將手一撒，哈哈一聲栽倒在地，爬起來就跑，因此方貂說道：「似你這毛賊，也敢打門棍，豈不令人可笑。」可巧朱絳貞就在此時甦醒，聽見此話。

誰知那毛賊正然跑時，只見迎面來了一條大漢攔住，問道：「你是作什麼的？快講！」真是賊起飛智，他就連忙跪倒，道：「爺爺救命呵！後面有個打問棍的，搶了小人的包袱去了。」原來此人卻是北俠，一聞此言，便問道：「賊在那裡？」賊說：「賊在後面。」北俠回手抽出七寶鋼刀，迎將上來。

這裡方貂背著朱絳貞往前，正然走著，迎面來了個高大漢子，口中吆喝著：「快將包袱留下！」方貂以為是方才那賊的伙計，便在樹下將身體一蹲，往後一仰，將朱絳貞放下，就舉起那賊的問棍打來。北俠將刀只一磕，棍已削去半截。方貂道：「好傢伙！」撒了那半截木棍，回手即抽出樸刀，斜刺裡砍來。北俠一順手，只聽噌的一聲，樸刀分為兩段。方貂「哎呀」一聲，不敢戀戰，回身逃命去了。北俠也不追趕。

誰知這賊在旁邊看熱鬧兒，見北俠把那賊戰跑了。他早已看見樹下黑??一堆，他以為是包袱，便道：「多虧爺爺搭救。幸喜他包袱擱在樹下。」北俠道：「既如此，隨我來，你就拿去。」那賊滿心歡喜，剛剛走到跟前，不防包袱活了，連北俠也嚇了一跳，連忙問道：「你是什麼人？」只聽道：「奴家是遇難之人，被歹人背至此處。不想遇見此人，他也是個打門棍的。」北俠聽了，一伸手將賊人抓住，道：「好賊！你竟敢哄我不成？」賊人央告道：「小人實實出於無奈。家中現有八旬老母，求爺爺饒命。」北俠道：「這女子從何而來？快說！」賊人道：「小人不知，你老問他。」

北俠揪著賊人問女子道：「你因何遇難？」朱絳貞將已往情由述了一遍：「原是自己上吊，不知如何被那人背出。如今無路可投，求老爺搭救救。」北俠聽了，心中為難，如何帶著女子黑夜而行呢？猛然省悟道：「有了，何不如此如此。」回頭對賊人道：「你果有老母麼？」賊人道：「小人再不敢撒謊。」北俠道：「你家住在那裡？」賊人道：「離此不遠，不過二里之遙，有一小村，北上坡就是。」北俠道：「我對你說：我放了你，你要依我一件事。」賊人道：「任憑爺爺吩咐。」北俠道：「你將此女背到你家中，我自道理。」賊人聽了，便不言語。北俠道：「你怎麼不願意？」將手一攏勁。賊人「哎呀」道：「我願意，我願意。我背，我背。」北俠道：「將他好好背起，不許回首。背的好了，我還要賞你。如若不好生背時，難道你這頭顱比方才那人樸刀還結實麼？」賊人道：「爺爺放心，我管保背的好好的。」便背起來，北俠緊緊跟隨，竟奔賊人家中而來。一時來在高坡之上，向前叩門。暫且不表。

再說太守被倪忠夾了胳膊，拉了就走。太守回頭看時，門已關閉，燈光已遠，只得沒命的奔馳。一個懦弱書生，一個年老蒼頭，又是黑夜之間，瞧的是忙，腳底下邁步卻不能大。剛走一二里地，倪太守道：「容我歇息歇息。」倪忠道：「老奴也發了喘了。與其歇息，莫若款款而行。」倪太守道：「老人家說的真是。只是這蓮花從何而來，為何到了這女子手內？」倪忠道：「老爺說什麼蓮花？」倪太守道：「方才那救命姐姐說，他父親有冤枉，恐不憑信。他給了我這一枚白玉蓮花，作為信物，彼時就著燈光一看，合我那枝一樣顏色一樣光潤。我才待要問，就被你夾著胳膊跑了。我心中好生納悶。」倪忠道：「這也沒有什麼可悶的。物件相同的頗多，且自收好了，再作理會。只是這位小姐搭救我主僕，此乃莫大之恩。而且老奴在燈下看這小姐，生得十分端莊美貌。老爺呀！為人總要知恩報恩。莫要因門媚，辜負了他這番好意。」倪太守聽了此話，歎道：「噫！你我性命尚且顧不來，還說什麼門楣不門楣，報恩不報恩呢。」

誰知他主僕絮絮叨叨，奔奔波波，慌不擇路，原是往西北，卻忙忙誤走了正西。忽聽後面人馬聲嘶，猛回頭見一片火光燎亮。倪忠著急道：「不好了！有人追了來了。老爺且自逃生，待老奴迎上前去，以死相拚便了。」說罷，他也不顧太守，一直往東，竟奔火光而來。剛剛的迎了有半里之遙，見火光往西北去了。原來這火光走的是正路，可見他主僕方才走的岔了。

倪忠喘息了喘息，道：「敢則不是追我們的。」（何嘗不是追你們的。若是走大路，也追上了。）他定了定神，仍然往西，來尋太守。又不好明明呼喚，他也會想法子，口呼：「同人！同人！同人在那裡？同人在那裡？」只見迎面來了一人，答道：「那個喚同人？」卻也是個老者聲音。倪忠來至切近，道：「我因有個同行之人失散，故此呼喚。」那老者道：「既是同人失散，待我幫你呼喚。」於是也就「同人」、「同人」呼喚多時，並無人影。倪忠道：「請問老丈，是往何方去的？」那老者歎道：「噫！只因我老伴兒有個姪女被人陷害，是我前去探聽並無消息，因此回來晚了。又聽人說前面有夾溝子，有打問棍的，這怎麼處呢？」倪忠道：「我與同人也是受了顛險的，偏偏的到此失散。如今我這兩腿酸疼，再也不能走了，如何是好？我還沒問老丈貴姓。」那老者道：「小老兒姓王名鳳山。動問老兄貴姓？」倪忠道：「我姓李。咱們找個地方，歇息歇息方好。」鳳山道：「你看那邊有個燈光，咱們且到那裡。」

二人來到高坡之上，向前叩門，只聽裡面有婦人問道：「什麼人叩門？」外面答道：「我們是遇見打問棍的了，望乞方便方便。」裡頭答道：「等一等。」不多時門已開放，卻是一個婦人，將二人讓進，仍然把門閉好。來至屋中，卻是三間草屋，兩明一暗。將二人讓到?上坐了。倪忠道：「有熱水討杯吃。」婦人道：「水卻沒有，倒有村醪酒。」王鳳山道：「有酒更妙了。求大嫂溫的熱熱的，我們全是受了驚恐的了。」不一時，婦人暖了酒來，拿兩個茶碗斟上。二人端起就喝。每人三口兩氣，就是一碗。還要喝時，只見王鳳山說：「不好了！我為何天旋地轉？」倪忠說：「我也有些頭迷眼昏。」說話時，二人栽倒?上，口內流涎。婦人笑道：「老娘也是服侍你們的！這等受用，還叫老娘溫的熱熱的。你們下?去吧，讓老娘歇息歇息。」說罷，拉拉拽拽，拉下?來。他便坐在?上，暗想道：「好天殺王八！看他回來如何見我？」他這樣害人的婦人，比那救人的女子真有天淵之別。

婦人正自暗想，忽聽外面叫道：「快開門來！快開門來！」婦人在屋內答道：「你將就著，等等兒吧。來了就是這時候。要忙，早些兒來呀。不要臉的王八！」北俠在外聽了，問道：「這是你母親麼？」賊人道：「不是。不是。這是小人的女人。」忽又聽婦人來到院內，埋怨道：「這是你出去打槓子呢！好麼，把行路的趕到家裡來。若不虧老娘用藥將他二人迷倒，孩兒呀，明日打不了的官司呢。」北俠外面聽了有氣，道：「明是你母親，怎麼說是你女人呢？」賊人聽了著急，恨道：「快開開門吧！爺爺來了。」

北俠已聽見藥倒二人，就知道婦人也是個不良之輩。開開門時，婦人將燈一照，只見丈夫背了個女子。婦人大怒道：「好呀！你敢則鬧這個兒呢。還說爺爺來了。」剛說到此，忽然瞧見北俠身量高大，手內拿著明晃晃的鋼刀，便不敢言語了。

北俠進了門，順手將門關好，叫婦人前面引路。婦人戰戰兢兢引到屋內，早見地下躺著二人。北俠叫賊人將朱絳貞放在?上。只見賊夫賊婦俱備跪下，說道：「只求爺爺開一線之路，饒我二人性命。」北俠道：「我且問你，此二人何藥迷倒？」婦人道：「有解法。只用涼水灌下，立刻甦醒。」北俠道：「既如此，涼水在那裡？」賊人道：「那邊罈子裡就是。」北俠伸手拿過碗來，舀了一碗，遞與賊人道：「快將他二人救醒。」賊人接過去灌了。

北俠見他夫婦俱不是善類，已定了主意，道：「這蒙汗灑只可迷倒他二人，若是我喝了決不能迷倒。不信，你等就對一碗來試試看，如何？」婦人聽了，先自歡喜，連忙取出酒與藥來，加料的合了一碗，溫了個熱。北俠對賊婦說道：「與人方便，自己方便。你等既可藥人，自己也當嚐嚐。」賊人聽了，慌張道：「別人吃了，用涼水解。我們吃了，誰給涼水呢？」北俠道：「不妨事，有我呢。縱然不用涼水，難道藥性走了，便不能甦醒麼？」賊人道：「雖則甦醒，是遲的。須等藥性發散盡了，總不如涼水醒的快。」

正說間，只見地下二人甦醒過來。一個道：「李兄，喝得一碗酒就醉了。」一個道：「王兄，這酒別有些不妥當吧？」說罷，俱各坐起來揉眼。北俠一眼望去，忙問道：「你不是倪忠麼？」倪忠道：「我正是倪忠。」一回頭看見了賊人，忙問道：「你不是賀豹麼？」賊人道：「我正是賀豹。楊伙計，你因何至此？」王鳳山便問倪忠道：「李兄，你到底姓什麼？如何又姓楊呢？」北俠聽了，且不追問，立刻催逼他夫婦將藥酒喝了，二人頓時迷倒在地。方問倪忠：「太守那裡去了？」倪忠就把誑到霸王莊、被陶宗識破、多虧一個被搶的女人喚朱絳貞這位小姐搭救他主僕逃生、不想見了火光、只道是有人追來、卻又失散的話，說了一遍。北俠尚未答言，只聽得上的朱絳貞說道：「如此說來，奴是枉用了心機了。」倪忠聽此話，往上一看，道：「噯喲！小姐如何也到這裡？」朱絳貞便把地牢又釋放了錦娘、自己自縊的話，也說了一遍。王鳳山道：「這錦娘可是翟九成的外孫女麼？」倪忠道：「正是。」王鳳山道：「這錦娘就是小老兒的姪女兒。小老兒方才說打聽遇難之女，正是錦娘。不料已被這位小姐搭救。此恩此德，何以報答！」北俠在旁聽明此事，便道：「為今之計，太守要緊。事不宜遲，我還要上霸王莊去呢。等候天明，務必僱一乘小轎，將朱小姐就送往王老丈家中。倪主管，你須要安置妥協了，即刻趕到本府。那時自有太守的下落。」倪忠與王鳳山一一答應。

北俠又將賀豹夫婦提到裡間屋內。惟恐他們甦醒過來，他二人又要難為倪忠等。那邊有現成的繩子，將他二人捆綁了結實，倪忠等更覺放心。北俠臨別，又諄諄囑咐了一番，竟奔了霸王莊而來。

要知後文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十五回 倪太守途中重遇難 黑妖狐牢內暗殺奸

且說北俠與倪忠等分別之後，竟奔霸王莊而來。

更表前文。倪太守因見火光，倪忠情願以死相拚，已然迎將上去，自己只得找路逃生。誰知黑暗之中，見有白亮亮一條蜿蜒小路兒，他便順路行去。出了小路，卻正是大路。見道旁地中有一窩棚，內有燈光。他卻慌忙奔到跟前，意欲借行。誰知看窩棚之人不敢存留，道：「我們是有家主，天天要來稽查的。似你夤夜至此，知道是什麼人呢？你且歇息歇息，另投別處去吧。省得叫我們跟著擔不是。」倪太守無可如何，只得出了窩棚，另尋去處。剛剛才走了幾步，只見那邊一片火光，有許多人直奔前來。倪太守心中一急，不分高低，卻被道埂絆倒，再也掙扎不起來了。此時火光業已臨近，原來正是馬強。

只因惡賊等到三鼓之時，從內出來到了招賢館，意欲請太守過來，只見惡奴慌慌張張走來報道：「空房之中門已開了，那主僕二人竟自不知何處去了。」馬強聞聽，這一驚不小。獨有黑妖狐智化與小諸葛沈仲元暗暗歡喜，卻又納悶，不知何人所為，竟將他二人就放走了。馬強呆了半晌，問道：「似此如之奈何？」其中就有些光棍各逞能為，說道：「大約他主僕二人也逃走不遠，莫若大家騎馬分頭去趕，趕上拿回，再作道理。」馬強聽了，立刻吩咐備馬，一面打著燈籠火把，從家內搜查一番。卻見花園後門已開，方知道由內逃走。連忙帶了惡奴光棍等，打著燈籠火把，乘馬追趕，竟奔西北大路去了。追了多時，不見蹤影，只得勒馬回來。不想在道旁土坡之上，有人躺臥，連忙用燈籠一照，惡奴道：「有了，有了！在這裡呢。」伸手輕輕慢慢提在馬強的馬前。馬強問道：「你如何竟敢開了花園後門，私自逃脫了？」倪太守聽了，心中暗想：「若說出朱絳貞來，豈不又害了難女，恩將仇報麼？」只得厲聲答道：「你問我如何脫逃麼？皆因是你家娘子憐我，放了我的。」惡賊聽了，不由的暗暗切齒，罵道：「好個無知賤人！險些兒誤了大事。」吩咐帶到莊上去，眾惡奴擁護而行。

不多時，到了莊中，即將太守下在地牢，吩咐眾惡奴：「你們好好看著，不可再有失誤。不是當耍的。」且不到招賢館去，氣忿忿的一直來到後面，見了郭氏，暴躁如雷的道：「好呀！你這賤人，不管事情輕重，竟敢擅放太守！是何道理？」只見郭氏坐在上，肘打磕膝，手內拿著耳挖剔著牙兒，連理也不理。半晌，方問道：「什麼太守？你合我嚷。」馬強道：「就是那斯文秀士與那老蒼頭。」郭氏啞道：「瞎扯臊！滿嘴裡噴屁！方才不是我合你一同吃飯麼，誰又動了一動兒？你見我離了這個窩兒了麼？」馬強聽了，猛然省悟道：「是呀。自初鼓吃飯直到三更，他何嘗出去了呢。」只得回噴作喜，道：「是我錯怪你了。」回身就走。郭氏道：「你回來。你就這樣胡吹亂嚷的鬧了一陣就走呀，還說點子什麼？」馬強笑道：「是我暴躁了。等我們商量妥當，回來再給你賠不是。」郭氏道：「你不用合我鬧米湯。我且問你，你方才說放了太守，難道他們跑了麼？」馬強拍拍手道：「何嘗不是呢。是我們騎馬四下追尋，好容易，單單的把太守拿回來了。」郭氏聽了冷笑，道：「好嗎！哥哥兒，你提防著官司吧。」馬強問道：「什麼官司？」郭氏道：「你要拿，就該把主僕同拿回來呀。你為什麼把蒼頭放跑了？他這一去不是上告，就是調兵。那些巡檢守備千把總，聽說太守被咱們拿了來，他們不合咱們要人呀？這個亂子才不小呢。」馬強聽了，急的搓搓手道：「不好，不好！我須合他們商量去。」說罷，竟奔招賢館去了。

郭氏這裡叫朱絳貞拿東西，竟不見了朱絳貞，連所有箱櫃上鑰匙都不見了，方知是朱絳貞把太守放走。他還不知連錦娘都放了。

且說馬強到了招賢館，便把郭氏的話對眾人說了。沈仲元聽了並不答言。智化佯為不理，彷彿驚呆了的樣子。只聽眾光棍道：「兵來將擋。事到頭來，說不得了。莫若將太守殺掉，以滅其口。明日縱有兵來，只說並無此事，只要牙關咬的緊緊的，毫不應承，也是沒有法兒的。太守怎的員外？你老要把這場官司滾出來，那才是一條英雄好漢！即不然，還有我等眾人，齊心努力，將你老救出來。咱們一同上襄陽舉事，豈不妙哉？」馬強聽了，頓時豪氣沖空，威風疊起，立刻喚馬勇付與鋼刀一把，前到地牢將太守殺死，把屍骸擲於後園井內。黑妖狐聽了，道：「我幫著馬勇前去。」馬強道：「賢弟若去更好。」

二人離了招賢館，來到地牢。智化見有人看守，對著眾惡奴道：「你們只管歇息去吧。我們奉員外之命來此看守。再有失閃，有我二人一面承管。」眾人聽了，樂得歇息，一哄而散。馬勇道：「智爺為何叫他們散了？」智化道：「殺太守這是機密事，如何叫眾人知得的呢？」馬勇道：「倒是你老想的到。」

進了地牢，智化在前，馬勇在後。智化回身道：「刀來。」馬勇將刀遞過。智化接刀，一順手先將馬勇殺了。回頭對倪

太守道：「略等一等，我來救你。」說罷，提了馬勇屍首，來到後園，擲入井內，急忙轉到地牢一看，罷咧！太守不見了。

智化這一急非小，猛然省悟道：「是了。這是沈仲元見我隨了馬勇前來，暗暗猜破，他必救出太守去了。」後又一轉想道：「不好。人心難測，焉知他不又獻功去了？且去看個端的。」即躍身上房，猶如猿猴一般，輕巧非常，來到招賢館房上，偷偷兒看了，並無動靜，而且沈仲元正與馬強說話呢。黑妖狐道：「這太守往那裡去了？且去莊外看看。」抽身離了招賢館。竄身越牆來到莊外，留神細看。卻見有一個影兒，奔入樹林中去了。智化一伏身進入樹林之中，只聽有人叫道：「智賢弟，劣兄在此。」黑妖狐仔細一看，歡喜道：「原來是歐陽兄麼？」北俠道：「正是。」黑妖狐道：「好了，有了幫手了。太守在那裡？」北俠道：「那樹木之下就是。」智化見了。三人計議，於明日二更拿馬強，叫智化作為內應。倪太守道：「多承二位義士搭救。只是學生昨日起直到五更，晝夜辛勤，實實的骨軟筋酥，而且不知道路，這可怎麼好？」

正說時，只聽得嗒嗒馬蹄聲響，來到林前，竄下一個人來，悄悄說道：「師父，弟子將太守馬盜得來在此。」智化聽了，是艾虎的聲音，說道：「你來的正好，快將馬拉過來。」北俠問道：「這小孩子是何人？如何有此本領？」智化道：「是小弟的徒弟，膽量頗好。過來見過歐陽伯父。」艾虎唱了一個喏。北俠道：「你師徒急速回去，省得別人犯疑。我將太守送到衙署便了。」說罷，執手分別。

智化與小爺艾虎回莊，便問艾虎道：「你如何盜了馬來？」艾虎道：「我因暗地裡跟你老到地牢前，見你老把馬勇殺了，就知要救太守。弟子惟恐太守膽怯力軟，逃脫不了，故此偷偷的備了馬來。原打算在樹林等候，不想太守與師父來的這般快。」智化道：「你還不知道呢。太守還是你歐陽伯父救的呢。」艾虎道：「這歐陽伯父，不是師父常提的紫鬚伯麼？」智化道：「正是。」艾虎跌足道：「可惜黑暗之中，未能瞧見他老的模樣兒。」智化悄悄道：「你別忙。明晚二更，他還來呢。」艾虎聽了，心下明白，也不往下追問。說話間，已到莊前。智化道：「自尋門路，不要同行。」艾虎道：「我還打那邊進去。」說罷，颯的一聲，上了高牆，一轉眼就不見了。智化暗暗歡喜，也就越牆來到地牢，從新往招賢館而來。說馬勇送屍骸往後花園井內去了。

且說北俠護送倪太守，在路上已將朱絳貞遇見了的話說了一遍。一個馬上，一個步下，走個均平。看看天亮，已離府衙不遠，北俠道：「大老爺前面就是貴衙了，我不便前去。」倪繼祖連忙下馬，道：「多承恩公搭救。為何不到敝衙，略申酬謝？」北俠道：「我若隨到衙門，恐生別議。大老爺只想著派人，切莫誤了大事。」倪太守道：「定於何地相會？」北俠道：「離霸王莊南二里有個瘟神廟，我在那裡專等。至遲，掌燈總要會齊。」倪太守緊記在心，北俠轉身，就不見了。

太守復又扳鞍上馬，迤邐行來，已到荷前。門上等連忙接了馬匹，引到書房，有書房小童余慶參見。倪太守問：「倪忠來了不曾？」余慶稟道：「尚未回來。」伺候太守淨面更衣吃茶時，余慶請示老爺，在那裡擺飯。太守道：「飯略等等。候倪忠回來再吃。」余慶道：「老爺先用些點心，喝點湯兒吧。」倪太守點了點頭。余慶去不多時，捧了大紅漆盒，擺上小菜，極熱的點心，美味的羹湯，太守吃畢，在書房歇息，盼望倪忠，見他不回來，心內有些焦躁。

好容易到了午刻，倪忠方才回來，已知主人先到自到署，心中歡喜。及至見面時，雖則別離不久，然而皆從難中脫逃出來，未免彼此傷心，各訴失散之後的情由。倪忠便說：「送朱絳貞到王鳳山家中，誰知錦娘先到他姑母那裡。娘兒兩個見了朱絳貞，千恩萬謝，就叫朱小姐與錦娘同居一室。王老者有個兒子極其儒雅，那老兒恐他在家不便，卻打發他上縣，一來與翟九成送信，二來就叫他在那裡照應。老奴見諸事安置停當，方才回來。偏偏僱的驢兒又慢，要早到是再不能的，所以來遲，叫老爺懸心。」太守又將與北俠定於今晚捉拿馬強的話也說了。倪忠快樂非常。

此時余慶也不等吩咐，便傳了飯來，安放停當。太守就叫倪忠同桌兒吃飯畢。然後倪忠出來問：「今日該值頭目是誰？」上來二人答道：「差役王愷張雄。」倪忠道：「隨我來。老爺有話分派。」倪忠帶領二人來到書房。差役跪倒報名。太守吩咐道：「特派你二人帶領二十名捕快，暗藏利刃，不准同行，陸續散走，全在霸王莊南二里之遙，有個瘟神廟那裡聚齊。只等掌燈時，有個碧睛紫鬚的大漢來時，你等須要聽他調遣。如有敢違背者，回來我必重責。此係機密之事，不可聲張，倘有洩露，惟你二人是問。」王愷張雄領命出來，挑選精壯捕快二十名，悄悄的預備了。

且說馬強雖則一時聽了眾光棍之言，把太守殺害，卻不見馬勇回來，暗想道：「他必是殺了太守，心中害怕逃走了，或者失了腳也掉在井裡了。」胡思亂想，總覺不安。惟恐官兵前來捉捕要人，這個亂子實在鬧的不小，未免短歎長吁，提心吊膽，無奈叫家人備了酒席，在招賢館大家聚飲。

眾光棍見馬強無精打采的，知道為著此事，便把那作光棍闖世路的話頭各各提起：什麼「生而何歡，死而何懼」咧；又是什麼「敢作敢當，才是英雄好漢」咧；又是什麼「砍了腦袋去，不過碗大疤」咧；又是什麼「受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咧——但是受了刑咬牙不招，方算好的，稱的起人上人。說的馬強漏了氣的乾尿泡似的，那麼一鼓一鼓的，卻長不起腔兒來。

正說著，只見惡奴前來到：「回員外。……」馬強打了個冷戰：「怎麼，官兵來了？」惡奴道：「不是。南莊頭兒交糧來了。」馬強聽了，將眼一瞪，道：「收了就是了。這也值的大驚小怪！」復又喝酒：「偏偏的今兒事情多。」正在講交情，論過節，猛抬頭見一個惡奴在那邊站著，嘴兒一拱一拱的，意思要說話。馬強道：「你不用說，可是官兵到了不是？」那家人道：「不是。小人才到東莊取銀子回來了。」馬強道：「瞎！好煩呀！交到帳房裡去就結了。這也犯的上擠眉弄眼的。」這一天似此光景，不一而足。

不知到底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十六回 割帳?北俠擒惡霸，對蓮瓣太守定良緣

且說馬強擔了一天驚怕，到了晚間，見毫無動靜，心裡稍覺寬慰，對眾人說道：「今日白等了一天，並沒見有個人來。別是那老蒼頭也死了吧？」眾光棍道：「員外說的是。一個老頭子有多大氣脈，連嚇帶累，准死無疑。你老可放心吧。」眾人只顧奉承惡賊歡喜，也不想朝廷家平空的丟了一個太守，也就不聞不問，焉有是理。其中獨有兩個人明白：一個是黑妖狐智化，心內早知就裡，卻不言語，一個是小諸葛沈仲元，瞧著事情不妥，說肚腹不調，在一邊躲了。剩下些渾蟲糊塗漿子渾吃渾喝，不說理，順著馬強的竿兒往上爬，一味的抱粗腿，說的惡賊一天愁悶都拋於九霄雲外，端起大杯來，哈哈大笑。左一巡，右一盞，不覺醺醺，便起身往後邊去了。見了郭氏，未免訕訕的沒說強說，沒笑強笑，哄的郭氏臉上下不來，只得也說些安慰的話兒，又提撥著叫他寄信與叔父馬朝賢暗裡照應。馬強更覺歡喜，喝茶談

話。不多時已交二鼓，馬強將大衫脫去，郭氏也把簪環卸了，脫去裙衫。二人剛要進帳安歇，忽見較簾的一聲，進來一人，光閃閃碧睛暴露，冷森森寶刀生輝。惡賊一見骨軟筋酥，雙膝跪倒，口中哀求：「爺爺饒命！」北俠道：「不許高聲。」惡賊便不敢言語。北俠將帳子上絲綜割下來，將他夫婦捆了，用衣襟塞口。回身出了臥室，來到花園，將雙手「拍」「拍」「拍」一陣亂拍。見王愷張雄帶了捕快俱各出來。

他等眾人都是在瘟神廟會齊，見了北俠。北俠引著王愷張雄，認了花園後門，叫他們一更之後俱在花園藏躲，聽拍掌為號。一個個雄赳赳，氣昂昂，跟了北俠來到臥室。北俠吩咐道：「你等好生看守兇犯。待我退了眾賊，咱們方好走路。」

說話間，只聽前面一片人聲鼎沸。原來有個丫環從窗下經過，見屋內毫無聲響，撕破窗紙一看，見馬強郭氏俱各捆綁在地，只嚇的膽裂魂飛，忙忙的告訴了眾丫環，方叫主管姚成到招賢館請眾寇。神手大聖鄧車、病大歲張華聽了，帶領眾光棍，各持兵刃，打着亮子，跟隨姚成往後面而來。

此時北俠在儀門那裡持定寶刀，專等退賊。眾人見了，誰也不敢向前。這個說：「好大身量！」那個說：「瞧那刀有多亮，必是鋒快。」這個叫：「賢弟，我一個兒不是他的對手。你幫幫哥哥一把兒。」那個喚：「仁兄，你在前面虛招架，我繞到後面給他個冷不防。」鄧車道：「你等不要如此，待我來。」伸手向彈囊中掏出彈子，扣上弦，拽開鐵靶弓。北俠早已看見，把刀扁著。只見發一彈來，北俠用刀往裡一磕，只聽『噹啷』一聲，那邊眾賊之中有個就哎喲了一聲道：「打了我了！」鄧車連發，北俠連磕。此次非鄧家堡可比，那是黑暗之中，這是燈光之下，北俠看的尤其真切。左一刀，右一刀，接連磕下彈子，也有打在眾賊身上的，也有磕丟了的。

病大歲張華以為北俠一人可以欺負，他從旁邊過去，嗖的就是一刀。北俠早已提防，見刀臨近，用刀往對面一削，噌的一聲，張華的刀飛起去半截。可巧落在一個賊人頭上，外號兒叫做鐵頭渾子徐勇。這一下子把小子戳了一個窟窿。眾賊見了，亂嚷道：「了不得了！祭起飛刀來了。這可不是玩的呀！我可了不了！不是他的對手，趁早兒躲開吧，別叫他做了活。」七言八語，只顧亂嚷，誰肯上前。哄的一聲，俱備跑回招賢館，就把門窗戶壁關了個結實，連個大氣兒也不敢出。要咳嗽，俱用袖子握著嘴，嗓子裡撇著。不敢點燈，全在黑影兒裡坐著。

此時黑妖狐智化已叫艾虎將行李收拾妥當了，師徒兩個暗地裡瞭高，瞧到熱鬧之處，不由暗暗叫好。艾虎見北俠用寶刀磕那彈子，迅速之極，只樂得他抓耳撓腮，暗暗誇道：「好本身！好目力！後來見寶刀削了張華的利刃，又樂的他手舞腳踏，險些兒沒從房上掉下來，多虧智化將他揪住了。見眾人一哄而散，他師徒方從房上躍下，與北俠見了，問馬強如何。北俠道：「已將他夫妻拿獲。」智爺道：「郭氏無甚大罪，可以免其到府，單拿惡賊去就是了。」北俠道：「吾弟所論甚是。」即吩咐王愷張雄等單將馬強押解到府。智化又找著姚成叫他備快馬一匹，與員外乘坐。姚成不敢違拗，急忙備來。艾虎背上行李，跟定智化歐陽春一同出莊，彷彿護送員外一般。

此時天已五鼓，離府尚有二十五六里之遙。北俠見艾虎甚是伶俐，且少年一團英氣，一路上與他說話，他又乖滑的很，把個北俠愛的個了不得。而且艾虎說他無父無母，孤苦之極，幸虧拜了師父，蒙他老人家疼愛，方學習了些武術，這也是小孩的造化。北俠聽了此話，更覺可憐他，回頭便對智爺道：「令徒很好，劣兄甚是愛惜。我意欲將他認為義子螟嶺，賢弟以為何如？」智化尚未答言，只見艾虎撲翻身拜倒道：「艾虎原有此意。如今伯父既有此心，這更是孩兒的造化了。爹爹就請上，受孩兒一拜。」說罷，連連叩首在地。北俠道：「就是認為父子，也不是這等草率的。」艾虎道：「什麼草率不草率，只要心真意真，比那虛文套禮強多了。」說的北俠智爺二人都樂了。艾虎爬起來，快樂非常。智化道：「只願你磕頭認父，如今被他們落遠了，快些趕上要緊。」艾虎道：「這值什麼呢。」只見他一伏身，「突」「突」「突」，頓時不見了。北俠智化又是歡喜，又是贊美，二人也就往前步。

看看天色將曉，馬強背剪在馬上，塞著口，又不能言語，心中暗暗打算：「所做之事，俱是犯款的情由，說不得只好捨去性命，咬定牙根，全給他不應，那時也不能把我怎樣。」急的眼似鑿鈴，左觀右看。就見智化跟隨在後，還有艾虎隨來，肩頭肯定包裹。馬強心內歎道：「招賢館許多賓朋，如今事到臨頭，一個個畏首畏尾，全不想念交情，只有智賢弟一人相送，可見知己朋友是難得的。可憐艾虎小孩子天真爛漫，他也跟了來，還背著包袱，想是我應換的衣服。若能夠回去，倒要多疼他一番。」他那裡知道他師徒另存一番心呢。

北俠見離府行不遠，便與智爺艾虎煞住腳步。北俠道：「賢弟，你師徒意欲何往？」智爺道：「我等要上松江府茉花村去。」北俠道：「見了丁氏昆仲，務必代劣兄致意。」智爺道：「歐陽兄何不一同前往呢？」北俠道：「剛從那裡來的不久，原為到杭州遊玩一番。誰知遇見此事。今已將惡人拿獲，尚有招賢館的餘黨，恐其滋事。劣兄只得在此耽延幾時，等結案無事，我還要在此處遊覽一回，也不負我跋涉之勞。後會有期，請了。」智化也執手告別。艾虎從新又與北俠行禮叩別，戀戀不捨，幾乎落下淚來。北俠從此就在杭州。

再言招賢館的眾寇聽了些時，毫無動靜，方敢掌燈，彼此查看，獨不見了智化，又呼館童艾虎，也不見了。大家暗暗商量，就有出主意：「莫若上襄陽王趙爵那裡去。」又有說：「上襄陽去缺少盤川，如何是好？」又有說：「向郭氏嫂嫂借貸去。」又有說：「他丈夫被人拿去，還肯借給咱們盤川，叫奔別處去的麼？」又有說：「依我，咱們如此如此，搶上前去。」眾人聽了俱各歡喜，一個個頓時抖起威風，出了招賢館，到了儀門，啞一聲喊道：「我等乃北俠帶領在官人役，因馬強陷害平民，刻薄成家，理無久享，先搶了他的家私，以泄眾恨。」說到「搶」字，一擁齊人。

此時郭氏多虧了丫環們鬆了綁縛，哭夠多時，剛入帳內安歇。忽聽此言，那裡還敢出聲，只用被蒙頭，亂抖在一處。過一會兒不聽見聲響，方敢探出頭來一看。好苦！箱櫃拋翻在地。自己慢慢起來，因下有兩個丫環藏躲，將他二人喚出，戰戰兢兢，方將僕婦婆子尋來。到了天明，仔細查看，所丟的全是金銀簪環首飾衣服等物，別樣一概沒動。立刻喚進姚成。那知姚成從半夜裡逃在外邊巡風，見沒什麼動靜，等到天亮方敢出頭，仍然溜進來。恰巧喚他，他便見了郭氏，商議寫了失單，並聲明賊寇自稱北俠，帶領官役，明火執杖。姚成急急報呈縣內。郭氏暗想丈夫事體吉凶，須早早稟知叔父馬朝賢，商議個主意，便細細寫了書信一封，連被搶一節並失單，俱各封妥，就派姚成連夜赴京去了。

且說王愷張雄將馬強解到，倪太守立刻升堂，先追問翟九成朱煥章兩案。惡賊皆言他二人欠債不還，自己情願以女為質，並無搶掠之事。又問他：「為何將本府誣到家中，下在地牢？」馬強道：「大老爺乃四品黃堂，如何能到小人莊內？既是大老爺被小民誣去，又說下在地牢，如何今日大老爺仍在公堂問事呢？似此以大壓小的問法，小人實實吃罪不起。」倪太守大怒，吩咐打這惡賊。一邊掌了二十嘴巴，鮮血直流。問他不招，又吩咐拉下去，打了四十大板。他是橫了心，再也不招。又調翟九成朱煥章到案，與馬強當面對質。這惡賊一口咬定是他等自願以女為質，並無搶掠的情節。

正在審問之間，忽見縣裡詳文呈報馬強家中被劫，乃北俠帶領差役明火執杖，搶去各物，現有原遞失單呈閱。太守看了，心中納悶：「我看義士歐陽春，決不至於如此。其中或有別項情弊。」吩咐暫將馬強收監，翟九成回家聽傳，原案

朱煥章留在荷中，叫倪忠傳喚王愷張雄問話。不多時，二人來到書房。太守問道：「你等如何拿的馬強？」他二人便從頭至尾，述說一遍。太守又問道：「他那屋內物件，你等可曾混動？」王凱張雄道：「小人們當差多年，是知規矩的。他那裡一草一木，小人們是斷不敢動的。」太守道：「你等固然不能，惟恐跟去之人有些不妥。」王張二人道：「大老爺聽管放心。就是跟隨小人們當差之人，俱是小人們訓練出來的。但凡有點毛手毛腳的，小人決不用他。」太守點頭道：「只因馬強家內失盜，如今縣內呈報前來。你二人暗暗訪查，回來稟我知道。」王張領命去了。

太守又叫倪忠請朱先生。不多時，朱煥章來到書房，太守以賓客相待，先謝了朱絳貞救命之恩，然後把那枚玉蓮花拿出。朱煥章見了，不由的淚流滿面。太守將朱絳貞誓以貞潔自守的話說了，朱煥章更覺傷心。太守又將朱絳貞脫離了仇家，現在王鳳山家中居住的話說了一回，朱煥章反悲為喜。

太守便慢慢問那玉蓮花的來由。朱煥章道：「此事已有二十多年。當初在儀徵居住之時，舍間後門便臨著揚子江的江岔。一日見漂來一男子死屍，約有三旬年紀，是我心中不忍，惟恐暴露，因此備了棺木，打撈上來。臨殯葬時，學生給他整理衣服，見他胸前有玉蓮花一枝。心中一想，何不將此物留下，以為將來認屍之證。因此解下交付賤荆收藏。後來小女見了愛惜不已，隨身佩帶，如同至寶。太尊何故問此？」倪太守聽了，已然落下淚來。朱煥章不解其意。只見倪忠上前道：「老爺何不將那枝對對，看是如何？」太守一邊哭，一邊將裡衣解開，把那枝玉蓮花拿出。兩枝合來，恰恰成為一朵，而且精潤光華，一絲也是不差。太守再也忍耐不住，手捧蓮花，放聲大哭。朱煥章到底不解是何緣故。倪忠將玉蓮花的原委，略說梗概。朱先生方才明白，連忙勸慰太守道：「此乃珠還璧返，大喜之兆。且無心中又得了先大人的歸結下落，雖則可悲，其實可喜。」太守聞言，才止悲痛，復又深深謝了，就留下朱先生在衙內居住。

倪忠暗暗一力攙掇，說：「朱小姐有救命之恩，而且又有玉蓮花為媒，真是千里婚姻一線牽走。」太守亦甚願意。因此倪忠就托王鳳山為冰人，向朱先生說了。朱公樂從，慨然允許。王鳳山又托了倪忠，向翟九成說合錦娘與兒子聯姻，親上作親。翟九成亦欣然應允，霎時間都成了親眷，更覺親熱。

太守又打點行裝，派倪忠接取家眷，把玉蓮花一對交老僕好好收藏，到白衣庵見了娘親，就言二事已齊備，專等母親到任所，即便遷葬父親靈樞，拿獲仇家報仇雪恨。候諸事已畢，再與絳貞完姻。

未知後文如何，下回分解。

第七十七回 倪太守解任赴京師 白護衛喬妝逢俠客

且說倪忠接取家眷去後，又生出無限風波，險些兒叫太守含冤。

你道如何？只因由京發下一套文書，言有馬強家人姚成進京上告太守倪繼祖私行出遊，詐害良民，結連大盜，明火執仗。今奉旨：「馬強提解來京，交大理寺嚴訊。太守倪繼祖暫行解任，一同來京，歸案備質。」倪太守遵奉來文，將印信事件交代委署官員，即派差役押解馬強赴京。倪太守將眾人遞的狀態案卷俱備帶好，止於派長班二人跟隨來京。

一日來到京中，也不到開封府，因包公有師生之誼，理應迴避，就在大理寺報到。文老大人見此案人證到齊，便帶馬強過了一堂。馬強已得馬朝賢之信，上堂時一味口刁，說太守不理民情，殘害百姓，又結連大盜晝夜打搶，現有失單報縣尚未七獲。文大人將馬強帶在一邊，又問倪太守此案的端倪原委。倪太守一一將前事說明：如何接狀；如何私訪被拿兩次，多虧難女朱絳貞、義士歐陽春搭救；又如何捉拿馬強惡賊，他家有招賢館窩藏眾寇，至五更將馬強拿獲立刻解到；如何升堂審訊，惡賊狡賴不應。「如今他暗暗使家人赴京呈控，望乞大人明鑒詳查，卑府不勝感幸。」文彥博聽了，說：「請太守且自歇息。」倪太守退下堂來。老大人又將眾人冤呈看了一番，立刻又叫帶馬強。逐件問去，皆有強辭狡賴。文大人暗暗道：「這廝明仗著總管馬朝賢與他作主，才橫了心不肯招承。惟有北俠打劫一事，真假難辨。須叫此人到案作個硬證，這廝方能服輸。」吩咐將馬強帶去收禁，又叫人請太守，細細問道：「這北俠又是何人？」太守道：「北俠歐陽春，因他行俠尚義，人皆稱他為北俠，就猶如展護衛有南俠之稱一樣。」文彥博道：「如此說來，這北俠決非打劫大盜可比。此案若結，須此人到案方妥。他現在那裡？」倪繼祖道：「大約還在杭州。」文彥博道：「既如此，我明日先將大概情形復奏，看聖意如何。」就叫人將太守帶到獄神廟好好看待。

次日，文大人遞折之後，聖旨即下，欽派四品帶刀護衛白玉堂訪拿歐陽春，解京歸案審訊。錦毛鼠參見包公，包公吩咐了許多言語，白玉堂一一領命。辭別出來，到了公所，大家與白玉堂餞行。飲酒之間，四爺蔣平道：「五弟此一去見了北俠，意欲如何？」白玉堂道：「小弟奉旨拿人，見了北俠，自然是秉公辦理，焉敢徇情。」蔣平道：「遵奉欽命，理之當然。但北俠乃尚義之人，五弟若見了他，公然以欽命自居，惟恐歐陽春不受欺侮，反倒費了周折。」白玉堂聽了，有些不耐煩，沒奈何問道：「依四哥怎麼樣呢？」蔣爺道：「依劣兄的主意，五弟到了杭州，見署事的太守，將奉旨拿人的情節與他說了，即叫他出張告示，將此事前後敘明；後面就提五弟，雖則是奉旨，然因道義相通，不肯拿解，特來訪請。北俠若果在杭州，見了告示，他必自己投到。五弟見了他，以情理相感，他必安安穩穩隨你來京，決不費事。若非如此，惟恐北俠不肯來京，倒費事了。」五爺聽了，暗笑蔣爺軟弱，嘴裡卻說道：「承四哥指教，小弟遵命。」飲酒已畢，叫伴當白福備了馬匹，拴好行李，告別眾人。盧方又諄諄囑咐：「路上小心。到了杭州，就按你四哥主意辦理。」五爺只得答應。展爺與王馬張趙等俱各送出府門，白五爺執手道：「請。」慢慢步履而行。出了城門，主僕二人扳鞍上馬，竟奔杭州而來。在路行程，無非「曉夜行宿，渴飲饑餐」八個大字。沿途無事可記。

這一日來到杭州，租了寓所，也不投文，也不見官，止於報到：一來奉旨；二來相諭要訪拿欽犯，不准聲張。每日叫伴當出去暗暗訪查，一連三四日不見消息。只得自己喬妝改扮了一位斯文秀才模樣，頭戴方巾，身穿花氅，足下登一雙厚底大紅朱履，手中輕搖泥金折扇，搖搖擺擺，出了店門。

時值殘春，剛交初夏，但見農人耕於綠野，遊客步於紅橋，又見往來之人不斷。仔細打聽，原來離此二三里之遙，新開一座茶社，各曰玉蘭坊，此坊乃是官宦的花園，亭榭橋樑，花草樹木，頗可玩賞。白五爺聽了，暗隨眾人前往。到了那裡，果然景致可觀。有個亭子，上面設著座位，四面點綴些巉岩怪石，又有新篁圍繞。白玉堂到此，心曠神怡，便在亭子上泡了一壺茶，慢慢消飲。意欲喝點茶再沽酒，忽聽竹叢中浙瀝有聲。出了亭子一看，霎時天陰，淋淋下起雨來。因有綠樹撐空，陰晴難辨。白五爺以為在上面亭子內對此景致，頗可賞雨。誰知越下越大，遊人俱已散盡，天色已晚。自己一想離店尚有二三里，又無雨具，倘然再大起來，地下泥泞，未免難行，莫若冒雨回去為是。急急會鈔下亭，過了板橋，用大袖將頭巾一遮，順著柳樹行子冒雨急行。猛見紅牆一段，卻是整齊的廟宇。忙到山門下避雨，見匾額上題著慧海妙蓮庵。低頭一看，朱履已然踏的泥污，只得脫下。才要收拾，只見有個小童手內托著筆硯，只呼「相公相公」，往東去了。忽然見廟的角門開放，有一年少的尼姑悄悄答道：「你家相公在這裡。」白五爺一見心中納悶。誰知小童往

東，只顧呼喚相公，並沒聽見。這幼尼見他去了，就關上角門進去。

五爺見此光景，暗暗付道：「他家相公在他廟內，又何必悄悄喚那小童呢？其中必有閻味。待我來。」站起身來，將朱履後跟一倒，他拉腳兒穿上，來到東角門，敲戶道：「裡面有人麼？我乃行路之人，因遇雨天晚，道路難行，欲借寶庵避雨，務乞方便。」只聽裡面答道：「我們這廟乃尼庵，天晚不便容留男客，請往別處去吧。」說完，也不言語，連門也不開放。白玉堂聽了，暗道：「好呀！他廟內現有相公，難道不是男客麼？既可容得他，如何不容我呢？這其中必有緣故了。我倒要進去看看。」轉身來到山門，索性把一雙朱履脫下，光著襪底，用手一摟衣襟，飛身上牆，輕輕跳將下去。在黑影中細細留神，見有個道姑，一手托定方盤，裡面熱騰騰的菜蔬，一手提定酒壺，進了角門。有一段粉油的板牆也是隨牆的板門，輕輕進去。白玉堂也就暗暗隨來，挨身而入。見屋內燈光閃閃，影射幽窗。五爺卻暗暗立於窗外。

只聽屋內女音道：「天已不早，相公多少用些酒飯，少時也好安歇。」又聽男子道：「甚的酒飯！甚的安歇！你們到底是何居心？將我拉進廟來，又不放我出去，成個什麼規矩，象個什麼體統！還不與我站遠些。」又聽女音說道：「相公不要固執。難得今日『油然作雲，沛然下雨』。上天尚有雲行雨施，難道相公倒忘了雲情雨意麼？」男子道：「你既知『油然作雲，沛然下雨』，為何忘了『男女授受不親』呢？我對你說，『讀書人持躬如圭璧』，又道『心正而後身修』。似這無行之事，我是『大旱之雲霓』，想降時雨是不能的。」白五爺窗外聽了，暗笑：「此公也是書癡，遇見這等人還合他講什麼書，論什麼文呢個？」又聽一個女尼道：「雲霓也罷，時雨也罷，且請吃這杯酒。」男子道：「唔呀！你要怎麼樣？」只聽噹啷一聲，酒杯落地，砸了。尼姑嗔道：「我好意敬你酒，你為何不識抬舉？你休要咬文嚼字的。實告訴你說，想走不能！不信，給你個對證看。現在我們後面，還有一個臥病在？的，那不是榜樣麼？」男子聽了，著急道：「如此說來，你們這裡是要害人的。吾要嚷了呢！」尼姑道：「你要嚷，只要有人聽的見。」男子便喊道：「了不得了！他們這裡要害人呢。救人呀，救人！」

白玉堂趁著喊叫，連忙闖入，一掀軟簾，道：「兄臺為何如此喉急？想是他們奇貨自居，物抬高價了。」把兩個女尼嚇了一跳。那人道：「兄臺請坐。他們這裡不正經，了……了不得的。」白五爺道：「這有何妨。人生及時行樂，也是快事。他二人如此多情，兄臺何如此之拘泥？請問尊姓。」那人道：「小弟姓湯名夢蘭，乃揚州青葉村人氏，只因探親來到這裡，就在前村居住。可巧今日無事，要到玉蘭坊閒步。恐有題詠，一時忘記了筆硯，因此叫小童回莊去取。不想落下雨來，正在躊躇，承他一番好意，讓我廟中避雨。我還不肯。他們便再三拉我到這裡，不讓我動身，甚的雲咧雨咧，說了許多的混話。」白玉堂道：「這就是吾兄之過了。」湯生道：「如何是我之過？」白玉堂道：「你我讀書人，待人接物，理宜從權達變，不過隨遇而安，行雲流水。過猶不及，其病一也。兄臺豈不失於中道乎？」湯生搖頭道：「否，否。吾寧失於中道。似這樣隨遇而安，我是斷斷乎不能為也！請問足下安乎？」白玉堂道：「安。」湯生嗔怒道：「汝安，則為之。我雖死不能相從。」白玉堂暗暗贊道：「我再三以言試探，看他頗頗正氣，須當搭救此人。」

誰知尼姑見玉堂比湯生強多了，又見責備湯生，以為玉堂是個憤家，頓時就把柔情都移在玉堂身上。他也不想玉堂從何處進來的，可見邪念迷心，竟忘其所以。白玉堂再看那兩個尼姑，一個有三句，一個不過二句上下，皆有幾分姿色。只見那三句的連忙執壺，滿斟一杯，笑容可掬，捧至白五爺跟前，道：「多情的相公，請吃這杯合歡酒。」玉堂並不推辭，接過來一飲而盡，卻哈哈大笑。那二句的見了，也斟一杯近前，道：「相公喝了我師兄的，也得喝我的。」白玉堂也便在他手中喝了。湯生一旁看了，道：「豈有此理呀，豈有此理！」

二尼一邊一個伺候玉堂。玉堂問他二人，卻叫何名。三句的說：「我叫明心。」二句的說：「我叫慧性。」玉堂道：「明心明心，心不明則迷；慧性慧性，性不慧則昏。你二人迷迷昏昏，何時是了？」說著話，將二尼每人握住一手，卻問湯生道：「湯兄，我批的是與不是？」湯生見白五爺合二尼拉手，已氣的低了頭，正在煩惱。如今聽玉堂一問，便道：「誰呀？呀！你還來問我。我看你也是心迷智昏了。這還了得。放肆！豈有呀，豈有此……」話未說完，只見兩個尼姑口吐悲聲，道：「噯喲！噯！疼死我也。放手，放手！禁不起了。」只聽白玉堂一聲斷喝道：「我把你這兩個淫尼！無端引誘人家子弟，殘害好人，該當何罪？你等害了幾條性命？還有幾個淫尼？快快進來。」二尼跪倒，央告道：「庵中就是我師兄弟兩個，還有兩個道婆，一個小徒。小尼等實實不敢害人性命。就是後面的周生，也是他自己不好，以致得了弱症。若都似湯相公這等正直，又焉敢相犯，望乞老爺饒恕。」

湯生先前以為玉堂是那風流尷尬之人，毫不介意；如今見他如此，方知他也是個正人君子，連忙斂容起敬。又見二尼哀聲不止，疼的兩淚交流，湯生一見，心中不忍，卻又替他討饒。白玉堂道：「似這等的賊尼，理應治死。」湯生道：「『惻隱之心，人皆有之』。請放手吧。」玉堂暗道：「此公孟子真熟，開口不離書。」便道：「明日務要問明周生家住那裡，現有何人，急急給他家中送信，叫他速速回去，我便饒你。」二尼道：「情願，情願。再也不敢阻留了。老爺快些放手，小尼的骨節都碎了。」五爺道：「便宜了你等。後日俺再來打聽，如不送回，俺必將你等送官究辦。」說罷，一鬆手，兩個尼姑熬熬兩隻手，猶如卸了撈子的一般，踉踉蹌蹌，跑到後面藏躲去了。湯生又從新給玉堂作揖，二人復又坐下攀話。

「忽見較簾一動，進來一條大漢，後面跟著一個小童，小童手內托著一雙朱履。大漢對小童道：「那個是你家相公？」小童對著湯生道：「相公為何來至此處？叫我好找。若非遇見這位老爺，我如何進得來呢。」大漢道：「既認著了，你主僕快些回去吧。」小童道：「相公穿上鞋走吧。」湯生一抬腿道：「我這裡穿著鞋呢。」小童道：「這雙鞋是那裡來的呢？怎麼合相公腳上穿著的那雙一樣呢？」白玉堂道：「不用猶疑，那雙鞋是我的。不信，你看。」說畢，將腳一抬，果然光著襪底兒呢。小童只得將鞋放下，湯生告別，主僕去了。

未知大漢是誰，下回分解。

第七十八回 紫髯伯藝高服五鼠 白玉堂氣短拜雙俠

且說白玉堂見湯生主僕已然出廟去了，對那大漢執手道：「尊兄請了。」大漢道：「請了。請問尊兄貴姓？」白玉堂道：「不敢。小弟姓白，名玉堂。」大漢道：「噯喲！莫非是大鬧東京的錦毛鼠白五弟麼？」玉堂道：「小弟綽號錦毛鼠。不知兄臺尊姓。」大漢道：「劣兄複姓歐陽名春。」白玉堂頓時雙睛一瞪，看了多時，方問道：「如此說來，人稱北俠號為紫髯伯的就是足下了。請問到此何事？」北俠道：「只因路過此廟，見那小童啼哭，問明，方知他相公不見了，因此我悄悄進來一看，原來五弟在這裡竊聽，我也聽了多時。後來五弟進了屋子，劣兄就在五弟站的那裡，又聽五弟發落兩個賊尼。劣兄方回身，開了廟門，將小童領進，使他主僕相認。」玉堂聽了，暗道：「他也聽了多時，我如何不知道呢？再者我原為訪他而來，如今既見了他，焉肯放過。須要離了此廟，再行拿他不遲。」想罷，答言：「原來如

此。此處也不便說話，何不到我下處一敘？」北俠道：「很好。正要領教。」

二人出了板牆院，來到角門。白玉堂暗使促狹，假作遜讓，托著北俠的肘後，口內道：「請了。」用力往上一托，以為能將北俠搽出。誰知猶如蜻蜓撼石柱一般，再也不動分毫。北俠卻未介意，轉一回手，也托著玉堂肘後，道：「五弟請。」白玉堂不覺不由，就隨著手兒出來了，暗暗道：「果然力量不小。」

二人離了慧海妙蓮庵。此時雨過天晴，月明如洗，星光朗朗，時有初鼓之半。北俠問道：「五弟到杭州何事？」玉堂道：「特為足下而來。」北俠便住步問道：「為劣兄何事？」白玉堂就將倪太守與馬強在大理寺審訊、供出北俠之事說了一遍，說：「是我奉旨前來，訪拿足下。」北俠聽玉堂這樣口氣，心中好生不樂，道：「如此說來，白五老爺是欽命了。歐陽春妄自高攀，多多有罪。請問欽命老爺，歐陽春當如何進京？望乞明白指示。」北俠這一問，原是試探白爺懂交情不懂交情。白玉堂若從此拉回來，說些交情話，兩下裡合而為一，商量商量，也就完事了。不想白玉堂心高氣傲，又是奉旨，又是相諭，多大的威風，多大的膽量；本來又仗著自己的武藝。他便目中無人，答道：「此乃奉旨之事，既然今日邂逅相逢，只好屈尊足下，隨著白某赴京便了。何用多言。」歐陽春微微冷笑道：「紫髯伯乃堂堂男子，就是這等隨你去，未免貽笑於人。尊駕還要三思。」北俠這個話雖是有氣，還是耐著性兒，提撥白玉堂的意思。誰知五爺不辨輕重，反倒氣往上沖，說道：「大約合你好說，你決不肯隨俺前去，必須較量個上下，那時被擒獲，休怪俺不留情分了。」北俠聽畢，也就按捺不住，連連說道：「好，好，好！正要領教，領教。」

白玉堂急將花籃脫卻，摘了儒巾，脫下朱履，仍然光著襪底兒，搶到上首，拉開架式。北俠從容不迫，也不趕步，也不退步，卻將四肢略為騰挪，只是招架而已。白五爺抖擻精神，左一拳，右一腳，一步緊如一步。北俠暗道：「我盡力讓他，他盡力的逼勒，說不得叫他知道知道。」只見玉堂拉了個回馬勢，北俠故意的跟了一步。白爺見北俠來的切近，回身劈面就是一掌。北俠將身一側，只用二指看準脅下輕輕的一點。白玉堂倒抽了一口氣，頓時經絡閉塞，呼吸不通，手兒揚著落不下來，腿兒邁著抽不回去，腰兒哈著挺不起身軀，嘴兒張著說不出話語，猶如木雕泥塑一般，眼前金星亂滾，耳內蟬鳴，不由的心中一陣噁心迷亂，實難受得很。那二尼禁不住白玉堂兩手，白玉堂禁不住歐陽春兩指。這比的雖是貶玉堂，然而玉堂與北俠的本領究有上下之分。

北俠惟恐工夫大了，必要受傷，就在後心陡然擊了一掌。白玉堂經此一震，方轉過這口氣來。北俠道：「怨劣兄莽撞，五弟休要見怪。」白玉堂一語不發，光著襪底，呱呱呱呱，竟自揚長而去。

白玉堂來到寓所，他卻不走前門，悄悄越牆而入，來到屋中。白福見此光景，不知為著何事，連忙遞過一杯茶來。五爺道：「你去給我煮一碗新茶來。」他將白福支開，把軟簾放下，進了裡間，暗暗道：「罷了，罷了！俺白玉堂有何面目回轉東京？悔不聽我四哥之言！」說罷，從腰間解下絲絛，登著椅子，就在橫楣之上，拴了個套兒。剛要脖項一伸，見結的扣兒已開，絲絛落下；復又結好，依然又開，如是者三次。暗道：「哼！這是何故？莫非我白玉堂不當死於此地？」話尚未完，只覺後面一人手拍肩頭，道：「五弟，你太想不開了。」只這一句，倒把白爺嚇了一跳，忙回身一看，見是北俠，手中托定花籃，卻是平平正正，上面放著一雙朱履，惟恐泥污沾了衣服，又是底兒朝上。玉堂見了，羞的面紅過耳，又自忖道：「他何時進來，我竟不知不覺。可見此人藝業比我高了。」也不言語，便存身坐在椅凳之上。

原來北俠算計玉堂少年氣傲，回來必行短見，他就在後跟下來了。及至玉堂進了屋子，他卻在窗外消立。後聽玉堂將白福支出去煮茶，北俠就進了屋內。見玉堂要行短見，正在他仰面拴套之時，北俠就從椅旁挨人，卻在玉堂身後隱住。就是絲絛連開三次，也是北俠解的。連白玉堂久慣飛簷走壁的人，竟未知覺，於此可見北俠的本領。

當下北俠放下衣服，道：「五弟，你要怎麼樣？難道為此事就要尋死，豈不是要劣兄的命麼？如果你要上吊，咱們倆就搭連搭吧。」白玉堂道：「我死我的，與你何干？此話我不明白。」北俠道：「老弟，你可真糊塗了。你想想，你若死了，歐陽春如何對的起你四位兄長？又如何去見南俠與開封府的眾朋友？也只好隨著你死了吧。豈不是你完了劣兄的命了麼？」玉堂聽了，低頭不語。北俠急將絲絛拉下，就在玉堂旁邊坐下，低低說道：「五弟，你我今日之事，不過遊戲而已，有誰見來？何至於輕生？就是叫劣兄隨你去，也該商量商量。你只顧你臉上有光了，也不想把劣兄置於何地。五弟，豈不聞『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又道：『我不欲人之加諸我者，吾也欲無加諸人』。五弟不願意的，別人他就願意麼？」玉堂道：「依兄臺怎麼樣呢？」北俠道：「劣兄倒有兩全其美的主意。五弟明日何不到茉花村，叫丁氏昆仲山頭，算是給咱二人說合的。五弟也不落無能之名，劣兄也免了被獲之醜，彼此有益。五弟以為如何？」白玉堂本是聰明特達之人，聽了此言，頓時豁然，連忙深深一揖，道：「多承吾兄指教。實是小弟年幼無知，望乞吾兄海涵。」北俠道：「話已言明，劣兄不便久留，也要回去了。」說罷，出了裡間，來到堂屋。白五爺道：「仁兄請了，茉花村再見。」北俠點了點頭，又悄悄道：「那頂頭巾合泥金折扇，俱在衣服內夾著呢。」玉堂也點了點頭。剛一轉眼，已不見北俠的蹤影。五爺暗暗誇獎：「此人本領勝我十倍，我真不如也。」

誰知二人說話之間，白福煮了一杯茶來，聽見屋內悄悄有人說話，打簾縫一看，見一人與白五爺悄語低言，白福以為是家主途中遇見的夜行朋友，恐一杯茶難遞，只得回身又添一盞。用茶盤托著兩杯茶，來到裡間，抬頭看時，卻仍是玉堂一人。白福端著茶，納悶道：「這是什麼朋友呢？給他端了茶來，他又走了。我這是什麼差使呢？」白玉堂已會其意，便道：「將茶放下，取個燈籠來。」白福放下茶托，回身取了燈籠。白玉堂接過，又把衣服朱履夾起，出了屋門，縱身上房，仍從後面出去。

不多時，只聽前邊打的店門山響。白福迎了出去，叫道：「店家快開門。我們家主回來了。」小二連忙取了鑰匙，開了店門。只見玉堂仍是斯文打扮，搖搖擺擺進來。小二道：「相公怎麼這會才回來？」玉堂道：「因在相好處避雨，又承他待酒，所以來遲。」白福早已上前接過燈籠，引到屋內。茶尚未寒，玉堂喝了一杯。又吃了點飲食。吩咐白福於五鼓備馬起身，上松江茉花村去。自己歇息，暗想：「北俠的本領，那一番和藹氣度，實然別人不能的。而且方才說的這個主意，更覺週到，比四哥說的出告示訪請又高一籌。那出告示眾目所睹，既有『訪請』二字，已然自餒，那如何對人呢？如今歐陽兄出的這個主意，方是萬全之策。怨的展大哥與我大哥背地裡常說他好，我還不信，誰知果然真好。仔細想來，全是我自作聰明的不是了。」他翻來覆去，如何睡的著。到了五鼓，白福起來，收拾行李馬匹，到了櫃上，算清了店帳，主僕二人上茉花村而來。

話休煩絮。到了茉花村，先叫白福去回稟，自己乘馬隨後。高莊門不遠，見多少莊丁伴當分為左右，丁氏弟兄在臺階上面立等。玉堂連忙下馬，伴當接過。丁大爺已迎接上來。玉堂搶步，口稱：「大哥，久違了，久違了。」兆蘭道：「賢弟一向可好？」彼此執手。兆蕙卻在那邊垂手，恭敬侍立，也不執手，口稱：「白五老爺到了，恕我等未能遠迎虎駕，多多有罪。請老爺到寒舍待茶。」玉堂笑道：「二哥真是好玩，小弟如何擔的起。」連忙也執了手。三人攜手來到待客廳上，玉堂先與丁母請了安，然後歸座。獻茶已畢。丁大爺問了開封府眾朋友好，又謝在京師叨擾盛情。丁二爺卻道：「今日那陣香風兒，將護衛老爺吹來，真是蓬篚生輝，柴門有慶。然而老爺此來，還是專專的探望我們來了，還是有別

的事呢？」一席話說的玉堂臉紅。

丁大爺恐玉堂臉上下不來，連忙瞅了二爺一眼，道：「老二，弟兄們許久不見，先不說說正經的，只是說這些作什麼？」玉堂道：「大哥不要替二哥遮飾。本是小弟理短，無怪二哥惱我。自從去歲被擒，連衣服都穿的是二哥的。後來到京受職，就要告假前來。誰知我大哥因小弟新受職銜，再也不准動身。」丁二爺道：「到底是作了官的人，真長了見識了。惟恐我們說，老爺先自說了。我問五弟，你縱然不能來，也該寫封信差個人來，我們聽見也喜歡喜歡。為什麼連一紙書也沒有呢？」玉堂笑道：「這又有一說。小弟原要寫信來著。後來因接了大哥之信，說大哥與伯母送妹子上京與展大哥完煙。我想遲不多日，就可見面，又寫什麼信呢。彼時若真寫了信來，管保二哥又說白老五盡鬧虛文假套了。左右都是不是。無論二哥怎麼怪小弟，小弟惟有伏首認罪而已。」丁二爺聽了，暗道：「白老五，他竟長了學問，比先前乖滑多了。且看他目下這宗事怎麼說法。」回頭吩咐擺酒，玉堂也不推辭，也不謙讓，就在上面坐了。丁氏昆仲左右相陪。

飲酒中間，問玉堂道：「五弟此次是官差還是私事呢？」玉堂道：「不瞞二位仁兄，實是官差。然而其中有許多原委，此事非仁兄賢崑玉相助不可。」丁大爺便道：「如何用我二人之處？請道其詳。」玉堂便將倪太守馬強一案供出北俠、小弟奉旨特為此事而來說了一遍。丁二爺問道：「可見過北俠沒有？」玉堂道：「見過了。」兆蕙道：「既見過，便好說了。諒北俠有多大本領，如何是五弟對手。」玉堂道：「二哥差矣！小弟在先原也是如此想；誰知事到頭來不自由，方知人家之末技俱是自己之絕技。慚愧的很，小弟輸與他了。」丁二爺故意詫異道：「豈有此理！五弟焉能輸與他呢！這話愚兄不信。」玉堂便將與北俠比試，直言無隱，俱備說了：「如今求二位兄臺將歐陽兄請來，那怕小弟央求他呢，只要隨小弟赴京，便叨愛多多矣。」丁兆蕙道：「如此說來，五弟竟不是北俠對手了。」玉堂道：「誠然。」丁二爺道：「你可佩服呢？」玉堂道：「不但佩服，而且感激。就是小弟此來，也是歐陽兄教導的。」丁二爺聽了，連聲贊揚叫好，道：「好兄弟！丁兆蕙今日也佩服你了。」便高聲叫道：「歐陽兄，你也不必藏著了，請過來相見。」

只見從屏後轉出三人來。玉堂一看，前面走的就是北俠，後面一個三旬之人，一個年幼小兒。連忙出座，道：「歐陽兄幾時來到？」北俠道：「昨晚方到。」玉堂暗道：「幸虧我實說了，不然這才丟人呢。」又問：「此二位是誰？」丁二爺說：「此位智化，綽號黑妖狐，與劣兄世交通家相好。」（原來智爺之父，與丁總鎮是同僚，最相契的。）智爺道：「此是小徒艾虎。過來，見過白五叔。」艾虎上前見禮。玉堂拉了他的手，細看一番，連聲誇獎。彼此敘座。北俠坐了首座，其次是智爺白爺，又其次是丁氏弟兄，下首是艾虎。大家歡飲。

玉堂又提請北俠到京，北俠慨然應允。丁大爺丁二爺又囑咐白玉堂照應北俠。大家暢談，彼此以義氣相關，真是披肝瀝膽，各明心志。惟有小爺艾虎與北俠有父子之情，更覺關切。酒飯已畢，談至更深，各自安寢。到了天明，北俠與白爺一同赴京去了。

未知後文如何，下回分解。

第七十九回 智公子定計盜珠冠 裴老僕改妝扮難雙

且說智化兆蕙與小爺艾虎送了北俠玉堂回來，在廳下閒坐，彼此悶悶不樂。艾虎一旁短歎長吁。只聽智化道：「我想此事關係非淺。倪太守乃是為國為民，如今反遭誣害；歐陽兄又是濟困扶危，遇了賊叛。似這樣的忠臣義士負屈含冤，仔細想來，全是馬強叔姪過惡。除非設法先將馬朝賢害倒，剩了馬強，也就不難除了。」丁二爺道：「與其費兩番事，何不一網打盡呢？」智化道：「若要一網打盡，說不得卻要作一件欺心的事，生生的訛在他叔姪身上，使他贓證俱明，有口難分。所謂『奸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我雖想定計策，只是題目太大，有些難作。」丁大爺道：「大哥何不說出，大家計較計較呢？」智化道：「當初劣兄上霸王莊者，原為看馬強的舉動；因他結交襄陽王，常懷不軌之心。如今既為此事鬧到這步田地，何不借題發揮，一來與國家除害，二來剪卻襄陽王的羽翼。」 - 話雖如此，然而其中有四件難事。」

丁二爺道：「那四件？」智化道：「第一要皇家緊要之物。 - 這也不必推倭，全在我的身上。第二，要一個有年紀之人，一個或童男或童女隨我前去，誣取緊要之物回來。要有膽量，又要有機變，又要受得苦。第三件，我等盜來緊要之物，還得將此物送到馬強家，藏在佛樓之內，以為將來的真贓實犯。.....」丁二爺聽了，不由的插言道：「此事小弟卻能夠。只要有了東西，小弟便能送去。這第三件算是小弟的了。第四件又是什麼呢？」智化道：「惟有第四件最難，必須知根知底之人前去出首，不但出首，還要單上開封府出首去。別的事情俱好說，惟獨這第四件是最要緊的，成敗全在此一舉。此一著若是錯了，滿盤俱空。這個人竟難得的很呢。」口裡說著，眼睛卻瞟著艾虎。艾虎道：「這第四件莫若徒弟去吧。」智化將眼一瞪，道：「你小孩家，懂得什麼，如何幹得這樣大事！」艾虎道：「據徒弟想來，此事非徒弟不可。徒弟去了有三益。」

丁二爺先前聽艾虎要去，以為小孩子不知輕重。此時又見他說出三益，頗有意思，連忙說道：「智大哥不要攔他。」便問艾虎道：「你把三益說給我聽聽。」艾虎道：「第一，小姪自幼在霸王莊，所有馬強之事小姪盡知。而且三年前馬朝賢告假回家一次，那時我師父尚未到霸王莊呢。如今盜了緊要東西來，就說三年前馬朝賢帶來的，於事更覺有益。這是第一益。第二，別人出首，不如小姪出首。什麼緣故呢？俗語說的好，『小孩嘴裡討實話』。小姪要到開封府舉發出來，叫別人再想不到這樣一宗大事，卻是小孩子作個硬證。此事方是真真萬萬，的確無疑。這是第二益。第三益卻沒有什麼，一來為小姪的義父，二來也不枉師父教訓一場。小姪兒要借著這件事，也出場出場，大小留個名兒，豈不是三益麼？」丁大爺丁二爺聽了，拍手大笑道：「好！想不到他竟有如此的志向。」

智化道：「二位賢弟且慢誇他。他因不知開封府的利害。他此時只管說。到了身臨其境，見了那樣的威風，又搭著問事如神的包丞相，（他小孩子家有多大膽量，有多大智略， - 何況又有御賜銅劍，）倘若說不投機，白白的送了性命，那時豈不耽誤了大事？」艾虎聽了，不由的雙眉倒豎，二目圓翻，道：「師父忒把弟子看輕了！難道開封府是森羅殿不成？他縱然是森羅殿，徒弟就是上劍樹，登刀山，再也不能改口，是必把忠臣義士搭救出來。又焉肯怕那個御賜的銅劍呢。」兆蕙聽了，點頭啞嘴，嘖嘖稱羨。智化道：「且別說你到開封府。就是此時我問你一句，你如果答應的出來，此事便聽你去，如若答應不來，你只好隱姓埋名，從此再別想出頭了。」艾虎嘻嘻笑道：「待徒弟跪下，你老就審，看是如何。」說罷，他就直挺挺的跪在當地。

兆蕙見他這般光景，又是好笑，又是愛惜。只聽智爺道：「你員外家中犯禁之物，可是你太老爺親身帶來的麼？」艾虎道：「回老爺：只因三年前小的太老爺告假還鄉，親手將此物交給小人的主人，小人的主人叫小人托著，收在佛樓

之上。是小人親眼見的。」智爺道：「如此說來，此物在你員外家中三年了。」艾虎道：「是三年多了。」智爺用手在桌上一拍，道：「既是三年，你如何今日才來出首？講！」丁家弟兄聽了這一問，頓時發怔，暗想道：「這當如何對答呢？」只聽艾虎從容道：「回老爺：小人今年才十五歲。三年前小人十二歲，毫無知覺，並不知道知情不舉的罪名。皆因我們員外犯罪在案，別人向小人說：『你提防著吧，多半要究出三年前的事來。你就是隱匿不報的罪，要加等的。若出首了，罪還輕些。』因此小人害怕，急急趕來出首在老爺臺下。」兆蕙聽了，只樂得跳起來，道：「好對答！好對答！賢姪你起來吧。第四件是要你去定了。」丁大爺也誇道：「果然對答的好。智大哥，你也可以放心。」智爺道：「言雖如此，且到臨期再寫兩封信，給他也安置安置，方保無虞。如今算起來，就只第二件事不齊備。賢弟且開出個單兒來。」

丁二爺拿過筆硯，鋪紙提筆。智爺念道：「木車子一輛，席簍子兩個，舊布被褥大小兩分，鐵鍋勺黃瓷大碗粗碟家具俱全，老頭兒一名，或幼男幼女俱可 - - 一名，外有隨身舊布衣服行頭三分。」丁大爺在旁看了，問道：「智大哥，要這些東西何用？」智爺道：「實對二位賢弟說。劣兄要到東京盜取聖上的九龍珍珠冠呢。只因馬朝賢他乃四值庫的總管，此冠正是他管理；再者此冠乃皇家世代相傳之物，輕易動不著的。為什麼又要老頭兒幼孩兒合這些東西呢？我們要扮作逃荒的模樣，到東京安准了所在。劣兄探明白了四值庫。盜此冠，須連冠並包袱等全行盜來。似此黃澄澄的東西，如何滿路上背著走呢？這就用著席簍子了：一邊裝上此物，上用被褥遮蓋，一邊叫幼女坐著。人不知不覺，就回來了。故此必要有膽量能受苦的老頭兒，合那幼女。二位賢弟想想，這二人可能有麼？」丁大爺已然聽得呆了。

丁二爺道：「卻有個老頭兒名叫裴福。他隨著先父在鎮時，多虧了他有膽量，又能受苦。只因他為人直性正氣，而且當初出過力，到如今給弟等管理家務。如有不週不備，連弟等都要讓他三分。此人頗可去得。」智化道：「伺候過老人家的，理應容讓幾分。如此說來，這老管家卻使得。」丁二爺道：「但有一件，若見了他切不可提出盜冠。須將馬強過惡述說一番，然後再說倪太守歐陽兄被害，他必憤恨。那時再說出此計來，他方沒有什麼說的，也就樂從了。」智化聽了，滿心歡喜，即吩咐伴當將裴福叫來。

不多時，見裴福來到，雖則六旬年紀，卻是精神百倍。先見了智爺，後又見了大官人，又見二官人。智爺叫伴當在下首預備個座兒，務必叫他坐了。裴福謝坐，便問：「呼喚老奴，有何見諭？」智爺說起馬強作惡多端，欺壓良善，如何霸佔田地，如何搶掠婦女。裴福聽了，氣的他摩拳擦掌。智爺又說出倪太守私訪遭害，歐陽春因搭救太守，如今被馬強京控，打了罪誤官司，不定性命如何。

裴福聽到此，便按捺不住，立起身來對丁氏弟兄道：「二位官人終朝行俠尚義，難道俠義竟是嘴裡空說的麼？似這樣的惡賊，何不早早除卻？」丁二爺道：「老人家不要著急。如今智大爺定了一計，要煩老人家上東京走一遭，不知可肯去否？」裴福道：「老奴也是閒在這裡。何況為救忠臣義士，老奴更當效勞了。」智爺道：「必須扮作逃荒的樣子，咱二人權作父子，還得要個小女孩兒，咱們父子祖孫三輩兒逃荒。你道如何？」裴福道：「此計雖好，只是大爺受屈，老奴不敢當。」智爺道：「這有什麼，逢場作戲罷了。」裴福道：「這個小女兒卻也現成，就是老奴的孫女兒，名叫英姐，今年九歲，極其伶俐，久已磨著老奴要上東京逛了。莫若就帶了他去。」智爺道：「很好，就是如此吧。」

商議已定，定日起身。丁大爺已按著單子，預備停當，俱備放在船上。待客廳備了饞行酒席，連裴福英姐不分主僕，同桌而食。吃畢，智爺起身，丁氏弟兄送出莊外，瞧著上了船，方同艾虎回來。

智爺不辭勞苦，由松江奔到鎮江，再往江寧，到了安徽，過了長江，到河南境界棄舟登岸，找了個幽僻去處，換了行頭。英姐伶俐非常，一教便會，坐在席簍之中，那邊簍裝著站行李臥具，挨著靶的橫小筐內裝著傢伙，額外又將鐵鍋扣在席簍旁邊，用繩子拴好。裴福跨絆推車，智爺背繩拉繮。一路行來，到了熱鬧叢中鎮店集場，便將小車兒放下。智爺趕著人要錢，口內還說：「老的老，小的小，年景兒不濟，實在的沒有營生。你老幫幫吧！」裴福卻在車子旁邊一蹲，也就道：「眾位爺們可憐吧！俺們不是久慣要錢的。那不是行好呢。」英姐在車上也不閒著，故意揉著眼兒，道：「怪餓的，俺兩天沒吃么兒呢。」口裡雖然說著，他卻偷著眼兒瞧熱鬧兒。真正三個人裝了個活脫兒。

在路也不敢耽擱。一日，到了東京，白晝間仍然乞討。到了日落西山，便有地面上官人對裴福道：「老頭子，你這車子這裡擱不住呀，趁早兒推開。」裴福道：「請問太爺，俺往那裡推呀？」官人道：「我管你呀，你愛往那裡推，就往那裡推。」旁邊一人道：「何苦呀，那不是行好呢。叫他推到黃亭上去吧。那裡也僻靜，也不礙事。」便對裴福道：「老頭子你瞧，那不是鼓樓麼？過了鼓樓，有個琉璃瓦的黃亭子，那裡去好。」裴福謝了。智爺此時還趕著要錢。裴福叫道：「俺的兒呀，你不用跑，咱走吧。」智爺止步問道：「爹爹呀，咱往那去？」裴福道：「沒有聽見那位太爺說呀，咱上黃亭子那行兒去。」智爺聽了，將繮繩背在肩頭拉著，往北而來。走不多時，到了鼓樓，果見那邊有個黃亭子，便將車子放下。將英姐抱下來，也叫他跑跑，活動活動。

此時天已昏黑，又將被褥拿下來，就在黃亭子臺階上鋪下。英姐睜了，叫他先睡。智爺與裴福那裡睡得著，一個是心中有事，一個是有了年紀。到了夜靜更深，裴福悄悄問道：「大爺，今已來到此地，可有什麼主意？」智爺道：「今日且過一夜。明日看個機會，晚間俺就探聽一番。」正說著，只聽那邊噹噹鑼聲響亮，原來是巡更的二人。智爺與裴福便不言語。只聽巡更的道：「那邊是什麼？那裡來的小車子？」又聽有人說道：「你忘了，這就是昨日那個逃荒的，地面上張頭兒叫他們在這裡。」說著話，打著鑼，往那邊去了。智爺見他們去了，又在席簍裡面揭開底屜，拿出些細軟飲食，與裴福二人吃了，方和衣而臥。

到了次日，紅日尚未東升，見一群人肩頭擔著鐵??頭，又有抬著大筐繩槓，說說笑笑，順著黃亭子而來。他便迎了上去，道：「行個好吧，太爺們捨個錢吧。」其中就有人發話道：「大清早起，也不睜開眼瞧瞧。我們是有錢的麼？我們還不知合誰要錢呢？」又有人說：「這樣一個小伙子，什麼幹不得，卻手背朝下合人要錢，也是個沒出息的。」又聽有人說道：「倒不是沒出息兒，只因他叫老的老，小的小累贅了。你瞧他這個身量兒，管保有一膀子好話。等我合他商量商量。」

你道這個說話的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十回 假作工御河挖泥土 認方向高樹捉猴獼

話說智爺正向眾人討錢，有人向他說話，乃是個工頭，此人姓王行大。因前日他曾見過有逃難的小車，恰好作活的人不夠用，抓一個是一個，便對智爺道：「伙計，你姓什麼？」智爺道：「俺姓王行二，你老貴姓？」王大道：「好。我也姓王。有一句話對你說：如今紫禁城內挖御河，我瞧你這個樣兒怪可憐的，何不跟了我去作活呢？一天三頓飯，額外

還有六十錢，有一天算一天。你願意不願意？」智爺心中暗喜，尚未答言。只見裴福過來道：「敢則好。什麼錢不錢的，只要叫俺的兒吃飽了就完了。」王大把裴福瞧了瞧，問智爺道：「這是誰？」智爺道：「俺爹。」王大道：「算了，算了！你不用說了。」對著裴福道：「告訴你，皇上家不使白頭工，這六十錢必是有的，你若願意，叫你兒子去。」智爺道：「爹呀，你老怎麼樣呢？」裴福道：「你只管幹你的去。身去口去，俺與小孫女哀求哀求，也就夠吃的了。」王大道：「你只管放心。大約你吃飽了，把那六十錢拿回來買點子饅饅餅子，也就夠他們爺兒倆吃的了。」智爺道：「就是這末著。咱就走。」王大便帶了他，奔紫禁城而來。

一路上這些作工的人欺負他。這個叫：「王第二的！」智爺道：「怎樣？」這個說：「你替我扛著這六把？」智爺道：「使得。」接過來扛在肩頭。那個叫：「王第二的！」智爺道：「怎麼？」那個說：「你替我扛著這五把頭。」智爺道：「使得。」接過來也扛在肩頭。大家提呆子，你也叫扛，我也叫扛。不多時，智爺的兩肩頭猶如鐵頭山一般。王大猛然回頭一看，發話道：「你們這是怎麼說呢？我好不容易找了個人來，你們就欺負。趕到明兒，你們擠跑了他，這圖什麼呢？也沒見王第二的你這麼傻！這堆的把腦袋都夾起來了。這是什麼樣兒呢？」智爺道：「扛扛罷咧！怕怎的！」說的眾人都笑了，才各自把各自的傢伙拿去。

一時來到紫禁門，王頭兒遞了腰牌，注了人數，按名點進。到了御河，大家按檔兒做活。智爺拿了一把鐵鍬，撮的比人多，擲的比人遠，而且又快。旁邊作活的道：「王第二的！」智爺道：「什麼？」旁邊人道：「你這活計不是這麼做。」智爺道：「怎麼？挖的淺咧？做的慢咧？」旁邊人道：「這還淺！你一鍬，我兩鍬也不能那樣深。你瞧，你挖了多大一片，我才挖了這一點兒。俗語說的，『皇上家的工，慢慢兒的躡。』你要這末做，還能吃的長麼？」智爺道：「做的慢了，他們給飯吃嗎？」旁邊人道：「都是一樣慢了，他能不給誰吃呢？」智爺道：「既是這樣，俺就慢慢的。」旁邊人道：「是了。——來吧，你先幫著我撮撮。」智爺道：「俺就替你撮撮。」哈下腰正替那人撮時，只見王頭兒叫道：「王第二的！」智爺道：「怎麼？」王大道：「上來吧，吃飯了。你難道沒聽見梆子響麼？」智爺道：「沒大理由。怎麼剛作活就吃飯咧？」王大道：「我告訴你，每逢梆子響是吃飯，若吃完了一篩籬，就該做活了。天天如此，頓頓如此。」智爺道：「是了，俺知道了。」王大帶他到吃飯的所在，叫他拿碗盛飯。智爺果然盛了碗飯，大口小口的吃了個噴鼻兒香。

王大在旁見他盡吃空飯，便告訴他道：「王第二的，你怎麼不吃鹹菜呢。」智爺道：「怎麼還吃那行行兒，不創工錢呀？」王頭道：「你只管吃，那不是買的。」智爺道：「俺不知道呢。敢則也是白吃的。哼！有鹹菜，吃的更香。」一日三頓，皆是如此。

到晚散工時，王頭兒在紫禁門按名點數出來，一人給錢一分。智化隨著眾人，回到黃亭子，拿著六十錢，見了裴福，道：「爹呀，俺回來了。給你這個。」裴福道：「吃了三頓飯還得錢，真是造化咧。」工頭道：「明早我還從此過，你仍跟了我去。」智爺道：「是咧。」裴福道：「叫你老省心，你老行好得好吧。」工頭道：「好說，好說。」回身去了。智爺又問道：「今日如何乞討？」裴福告訴他：「今日比昨日容易多了。見你不在跟前，都可憐我們，施捨的多。」彼此歡喜。到了無人之時，又悄悄計議，說這一做工倒合了機會，只要探明瞭四值庫便可動手了。

一宿晚景已過。到了次日，又隨著進內做活。到了吃晌飯時，吃完了，略略歇息。只聽人聲一陣一陣的喧嘩。智化不知為著何事，左右留神。只見那邊有一群人都仰面往上觀看，智爺也湊了過去。仰面一看，原來樹上有個小猴兒，頂帶鎖鏈，在樹上跳躍。又見有兩個內相公公，急的只是搓手，道：「可怎麼好？算了吧，不用只是笑了。你們只顧大聲小氣的嚷，嚷的裡頭聽見了，叫咱家擔不是，叫主子瞧見了，那才是個大亂兒呢。這可怎麼好呢？」智爺瞧著，不由的順口兒說道：「那值嗎呢，上去就拿下來了。」內相聽了，剛要說話。只見王頭兒道：「王第二的，你別呀。你就只作你的活就完了，多管什麼閒事呢。你上去萬一拿跑了呢，再者倘或摔了那裡呢，全不是玩的。」剛說至此，只聽內相道：「王頭兒，你也別呀。咱家待你灑好兒的。這個伙計，他既說能上去拿下來，這有什麼呢，難道咱家還難為他不成？你要是這麼著，你這頭兒也就提防著吧。」王頭兒道：「老爺別怪我。我惟恐他不能拿下來，那時拿跑了，倒耽誤事。」內相道：「跑了就跑了，也不與你相干。」王頭兒道：「是了，老爺。你老只管支使他吧，我不管了。」內相對智化道：「伙計，托付你上樹給咱家拿下來吧。」智爺道：「俺不會上樹呀。」內相回頭對王頭兒道：「如何？全是你鬧的！他立刻不會上樹咧。今晚上散工時，你這些傢伙別想拿出去咧。」王頭兒聽了著急，連忙對智爺道：「王第二的，你能上樹，你上去給他老拿拿吧；不然，晚上我的鐵鍬頭不定去多少，我怎麼交的下去呢？」智爺道：「俺先說下，上去不定拿的住拿不住，你老不要見怪。」內相說：「你只管上去，跑了也不怪你。」

智爺原因挖河，光著腳兒。雙手一撥樹木，把兩腿一拳，「赤」「赤」「赤」猶如上面的猴子一般。誰知樹上的猴子見有人上來，他連竄帶跳已到樹梢之上。智爺且不管他，找了個大杈杈坐下，明是歇息，卻暗暗的四下裡看了方向。眾人不知用意，卻說道：「這可難拿了。那猴兒蹲的樹枝兒多細兒，如何禁得住人呢？」王頭兒捏著兩把汗，又怕拿不住猴兒，又怕王第二的有失閃，連忙攔說：「眾位瞧就是了，莫亂說，越說，他在上頭越不得勁兒。」攔之再三，眾人方壓靜了。智爺在上面見猴子蹲在樹梢。他卻端詳，見有個斜杈杈，他便奔到斜杈上面。那樹枝兒連身子亂晃。眾人下面瞧著，個個耽驚。只見智爺喘息了喘息，等樹枝兒穩住，他將腳丫兒慢慢的一抬，夠著搭拉的鎖鏈兒，將指頭一紮煞，攏住鎖鏈。又把頭上的氈帽摘下來作個兜兒，腳指一拳，往下一沉。猴子在上面蹲不住，咕溜咕溜一陣亂叫，掉將下來。他把氈帽一接，猴兒正排在氈帽裡面。連忙將氈帽沿兒一折，就用鐵鏈捆好，銜在口內，兩手倒爬順流而下，毫不費力。眾人無不喝采。

智爺將猴兒交與內相。內相眉開眼笑道：「叫你受乏了。你貴姓呀？」智爺道：「俺姓王行二。」內相回手在兜肚內掏出兩個一兩重的小元寶兒，遞與智爺道：「給你這個，你別嫌輕，喝碗茶吧。」智爺接過來一看，道：「這是嗎行行兒？」王頭道：「這是銀鏤兒。」智爺道：「要他幹嗎呀？」王頭兒道：「這個換得出錢來。」智爺道：「怎麼這鉛塊塊兒也換的出錢來？」內相聽了，笑道：「那不是鉛，是銀子，那值好幾弔錢呢。」又對王頭兒道：「咱家看他真誠實。明日頭兒給他找個輕鬆檔兒，咱家還要單敬你一杯呢。」王頭兒道：「老爺吩咐，小人焉敢不遵，何用賞酒呢。」內相道：「說給你喝酒，咱家再不撒謊。你可不許分他的。」王頭道：「小人不至於那麼下作。他登高爬梯，耽驚受怕的得的賞，小人也忍得分他的。」內相點了點頭，抱著猴子去了。這裡眾人仍然作活。

到了散工，王頭同他到了黃亭子，把得銀之事對裴福說了。裴福歡天喜地，千恩萬謝。智化又裝傻道：「爹呀，咱有了銀子咧，治他二畝地，蓋地幾間房，再買他兩隻牛咧。」王頭兒忙攔住道：「夠了，夠了。算了吧！你這二兩來的銀子，幹不了這些事怎麼好呢？沒見過世面。治二畝地，幾間房子，還要買牛咧買驢的，統共攏兒夠買個草驢旦子的。盡攪麼！明日我還是一早來找你。」智爺道：「是了。俺在這裡恭候。」三頭道：「是不是，剛吃了兩天飽飯，有了二兩銀子的家當兒，立刻就掀起京腔來了。你又恭候咧！」說笑著，就去了。

到了次日，一同進城。智爺仍然拿了鐵鍬，要作活去，王頭道：「王第二的，你且擱下那個。」智爺道：「怎麼你不叫俺奏咧？」王頭道：「這是什麼話！誰不叫你奏了！連前幾個，我吃了你兩三個烏塗的了。你這裡來看堆兒吧。」智爺道：「俺看著這個不做活，也給飯吃呀？」王頭道：「照舊吃飯，仍然給錢。」智爺道：「這倒好了。任麼兒不幹。吃飽了，竟墩腰，還給錢兒。這倒是鐘鼓上雀兒成了鴿子咧。」王頭道：「是不是，又說傻話了。我告訴你說，這是輕鬆檔兒，省得內相老爺來了……」

剛說至此，只見他又悄悄的道：「來了，來了。」早見那邊來的，恰是昨日的小內相，捧著一個金絲累就、上面嵌著寶石蟠桃式的小盒子，笑嘻嘻的道：「王老二，你來了嗎？」智爺道：「早就來咧。」內相道：「今日什麼檔兒？」智爺道：「叫俺看著堆兒。」內相道：「這就是了。我們老爺怕你還作活，一來叫我來瞧瞧，二來給你送點心，你自嚐嚐。」智爺接過盒子道：「這挺硬的怎麼吃呀？」內相哈哈笑道：「你真嘔人！你到底打開呀。誰叫你吃盒子呢？」智爺方打開盒子，見裡面皆是細巧炸食，拿起來掂了掂，又聞了聞，仍然放在盒內，動也不動，將盒蓋兒蓋上。內相道：「你為什麼不吃呢？」智爺道：「咱有爹。這樣好東西，俺拿回去給咱爹吃去。」內相此時聽了，笑著點頭兒，道：「咱爹不咱爹的倒不挑你。你是好的，倒有孝心。既是這樣，連盒子先擱著，少時咱家再來取。」

到了午間，只見昨日丟猴兒的內相，帶著送吃食的小內相，二人一同前來。王頭看見，連忙迎上來。內相道：「王頭兒，難為你。咱家聽說叫王第二的看堆兒，很好。來，給你這個。」王頭兒接來一看，也是兩個小元寶兒。王頭兒道：「這有什麼呢，又叫老爺費心。」連忙謝了。內相道：「什麼話呢。說給你喝，焉有空口說白話的呢。王第二的呢？」王頭兒道：「他在那裡看堆兒呢。」連忙叫道：「王第二的！」智爺道：「做嗎呀？俺這裡看堆兒呢。」王頭兒道：「你這裡來吧。那些東西不用看著，丟不了。」智爺過來。內相道：「聽說你很有孝心。早起那個盒子呢？」智爺道：「在那裡放著沒動呢。」內相道：「你拿來，跟了我去。」

智爺到那裡拿了盒子，隨著內相，到了金水橋上，只聽內相道：「咱家姓張，見你酒好的。咱家給你裝了一匣子小炸食，你拿回去給你爹吃。你把盒子裡的先吃了吧。」小內相打開盤子，叫他拿衣襟兜著吃。智爺一壁吃，一壁說道：「好個大廟！蓋的雖好，就只門口兒短個戲臺。」內相聽了，笑的前仰後合，道：「你呀，難道你在鄉下就沒聽見說過皇宮內院麼？竟會拿著這個當大廟！要是大廟，豈止短戲臺，難道門口就不立旗桿麼？」智爺道：「那邊不是旗桿嗎？」內相笑道：「那是忠烈祠合雙義祠的旗桿。」智爺道：「這個大殿呢？」內相道：「那是修文殿。」智爺道：「那後稿閣呢？」內相道：「什麼後稿閣呢，那是耀武樓。」智爺道：「那邊又是嗎去處呢？」內相道：「我告訴你，那邊是寶藏庫，這是四值庫。」智爺道：「這是四值庫。」內相道：「哦。」智爺道：「俺瞧著這房子全是蓋的四直呀，並無有歪的呀。怎麼單說他四值呢？」內相笑道：「那是庫的名兒，不是蓋的四直，你瞧那邊是緞匹庫，這邊是籌備庫。」智爺暗暗將方向記明，又故意的說道：「這些房子蓋的雖好，就只短了一樣兒。」內相道：「短什麼？」智爺道：「各房上全沒有煙筒，是不是？」內相聽了，笑個不了，道：「你真嘔死人，笑的我肚腸子都斷了。你快拿了匣子去吧，咱家也要進宮去了。」

智爺見內相去後，他細細的端詳了一番，方攜了匣子回來。到了晚間散工，來到黃亭子，見了裴福，又是歡喜，又是擔驚。及至天交二鼓，智爺紮縛停當，帶了百寶囊，別了裴福，一直競奔內苑而來。

不知後文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十一回 盜御冠交托丁兆蕙 攔相轎出首馬朝賢

且說黑妖狐來到皇城，用如意?越過皇牆，已到內圍，他便施展生平武藝，走壁飛簷。此非尋常房舍牆垣可比：牆呢是高的，房子是大的，到處一層層皆是殿閣琉璃瓦蓋成，腳下是滑的，並且各所在皆有上值之人，要略有響動，那是玩的嗎？

好智化！輕移健步，躍脊竄房，所過處皆留暗記，以便歸路熟識。「嗖」、「嗖」、「嗖」一直來到四值庫的後坡，數了數瓦?，便將瓦揭開，按次序排好，把灰土扒在一邊。到了錫被四週，用利刀劃腳望板，也是照舊排好，早已露出了椽子來。又在百寶囊中取出連環鋸，斜岔兒鋸了兩根，將鋸收起。用如意綜上的如意鉤搭住，手握絲?，剛倒了兩三把，到了天花板，揭起一塊，順流而下，腳踏實地，用腳尖滑步而行，惟恐看出腳印兒來。

剛要動手，只見牆那邊牆頭露出燈光，跳下人來道：「在這裡。有了。」智爺暗說：「不好！」急奔前面坎牆，貼伏身體，留神細聽。外邊卻又說道：「有了三個了。」智化暗道：「這是找什麼呢？」忽又聽說道：「六個都有了。」復又上了牆頭，越牆去了。原來是隔壁值宿之人，大家擲骰子，耍急了，隔牆兒把骰子扔過來了。後來說合了，大家圍場兒，故此打了燈籠，跳過牆來找。「有了三個」又「六個都有了」，說的是骰子。

且言智爺見那人上牆過去了，方引著火扇一照，見一溜朱紅格子上面有門兒，俱各黏貼封皮，鎖著鍍金鎖頭。每門上俱有號頭，寫著「天字一號」，就是九龍冠。即伸手掏出一個小皮壺兒，裡面盛著燒酒，將封皮印濕了，慢慢揭下。又摸鎖頭兒，鎖門是個工字兒的，即從囊中掏出皮鑰匙，將鎖輕輕開開，輕啟朱門，見有黃包袱包定冠盒，上面還有象牙牌子，寫著「天字第一號九龍冠一頂」，並有「臣某跪進」，也不細看。智爺兢兢業業請出，將包袱挽手打開，把盒子頂在頭上，兩邊挽手往自己下巴底下一勒，繫了個結實。然後將朱門閉好，上了鎖。恐有手印，又用袖子擦擦。回手百寶囊中掏出個油紙包兒，裡面是漿糊，仍把封皮黏妥。用手按按，復用火扇照了一照，再無形跡。腳下卻又滑了幾步，彌縫腳蹤，方攏了如意?，倒爬而上。到了天花板上，單手攏?，腳下絆住，探身將天花板放下安穩。翻身上了後坡，立住腳步，將如意?收起。安放斜岔兒椽子，抹了油膩子，絲毫不錯。搭瞭望板，蓋上錫被，將灰土俱各按攏堆好，挨次兒擱了瓦。又從懷中掏出小笤帚掃了一掃灰土，紋絲兒也是不露。收拾已畢，離了四值庫，按舊路歸來，到處取了暗記兒。此時已五鼓天了。

他只顧在這裡盜冠，把個裴福急的坐立不安，心內胡思亂想。由三更盼到四更，四更盼到五更，盼的老眼欲穿。好容易，見那邊影影綽綽似有人影。忽聽鑼聲震耳，偏偏的巡更的來了。裴福嚇的膽裂魂飛。只見那邊黑影一蹲，卻不動了。巡更的問道：「那是什麼人？」裴福忙插口道：「那是俺的兒子出恭呢。你老歇歇去吧。」更夫道：「巡邏要緊，不得工夫。」「當」「當」「當」打著五更，往北去了。裴福趕上一步，智爺過來道：「巧極了。巡更的又來了，險些兒誤了大事。」說罷，急急解下冠盒。裴福將席簍子底屨兒揭開，智化安放妥當，蓋好了屨子。自己脫了夜行衣，包裹好了，收藏起來，上面用棉被褥蓋嚴。此時英姐尚在睡熟未醒。裴福悄悄問道：「如何盜冠？」智化一一說了。把個裴福嚇的半天做聲不得。智爺道：「功已成了，你老人家該裝病了。」

到了天明，王頭兒來時，智化假意悲啼，說：「俺爹昨晚偶然得病，鬧了一夜，不省人事。俺只得急急回去。」王頭兒無奈，只得由他。英姐不知就裡，只當他祖父是真病呢，他卻當真哭起來了。智爺推著車子，英姐跟步而行，哭哭啼啼。一路上有知道他們是逃荒的，無不嗟歎。出了城門，到了無人之處，智化將裴福喚起，把英姐抱上車去，背起繩絆，急急趕路。離了河南，到了長江，乘上船，一帆風順。

一日來到鎮江口，正要換船之時，只見那邊有一隻大船出來了三人，卻是兆蘭兆蕙艾虎，彼此見了。俱備歡喜。連忙將小車搭跳上船，智爺等也上了大船。到了艙中，換了衣服，大家就座。雙俠便問：「事體如何？」智爺說明原委，甚是暢快。

趁著順風，一日到了本府，在停泊之處下船，自有莊丁伴當接待，推小車。一同進莊，來至待客廳，將席簾搭下來，安放妥當。自然是飲酒接風。智化又問丁二爺如何將冠送去。兆蕙道：「小弟已備下錢糧筐了，一頭是冠，一頭是香燭錢糧，又潔淨，又靈便。就說奉母命天竺進香，兄長以為何如？」智爺道：「好！但不知在何處居住？」二爺道：「現有周老幾名叫周增，他就在天竺開設茶樓，小弟素來與他熟識，且待他有好處。他那裡樓上極其幽雅，頗可安身。」智爺聽了，甚為放心。

飲酒吃飯之後，到了夜靜更深，左右無人，方將九龍珍珠冠請出供上。大家打開，瞻仰了瞻仰。此冠乃赤金累龍，明珠鑲嵌。上面有九條金龍，前後臥龍，左右行龍，頂上有四條攬尾龍，捧著一個團龍。周圍珍珠不記其數，單有九顆大珠，晶瑩煥發，光芒四射。再襯著赤金明亮，閃閃灼灼，令人不能注目。大家無不贊揚，真乃稀奇之寶。好好包裹，放在錢糧筐內，遮蓋嚴密。到了五鼓，丁二爺帶了伴當，離了茱花村，竟奔中天竺而去。

遲不幾時回來，大家迎到廳上，細問其詳。丁二爺道：「到了中天竺，就在周老茶樓居住。白日進了香，到了晚間，托言身體困乏，早早上樓安歇。周老惟恐驚醒於我，再也不敢上樓。因此趁空兒到了馬強家中佛樓之上，果有極大的佛龕三坐。我將寶冠放在中間佛龕左邊格扇的後面，仍然放下黃緞佛簾，人人不能理會。安放妥當，回到周家樓上，已交五鼓，我便假裝起病來，叫伴當收拾起身。周老那裡肯放，務必趕作羹湯暖酒。他又拿出四百兩銀子來要歸還原銀，我也沒要，急急的趕回來了。」大家聽了，歡喜非常。惟有智爺瞅著艾虎一語不發。

但見小爺從從容容道：「丁二叔既將寶冠放妥，姪兒就該起身了。」兆蘭兆蕙聽了此言，倒替艾虎為難，也就一語不發。只聽智化道：「艾虎呀，我的兒，此事全為忠臣義士起見，我與你丁二叔方涉深行險，好容易將此事作成。你若到了東京，口齒中稍有含糊，不但前功盡棄，只怕忠臣義士的性命也就難保了。」丁氏弟兄極口答道：「智大哥此話是極，賢姪你要斟酌。」艾虎道：「師父與二位叔父但請放心。小姪此去，此頭可斷，此志不能回！此事再無不成之理。」智爺道：「但願你如此。這有書信一封你拿去，找著你白五叔，自有安置照應。」小俠接了書信，揣在裡衣之內，提了包裹，拜別智爺與丁大爺丁二爺。他三人見他小小孩童幹此關係重大之事，又是耽心，又是愛惜，不由的送出莊處。艾虎道：「師父與二位叔父不必遠送，艾虎就此拜別了。」智化又囑咐道：「金冠在佛龕中間左邊格扇的後面，要記明瞭！」艾虎答應，背上包裹，頭也不回，揚長去了。請看艾虎如此的光景，豈是十五歲的小兒，差不多有年紀的也就甘拜下風。他人兒雖小，膽子極大，而且機變謀略俱有。這正是「有志不在年高，無志空活百歲」。

這艾虎在路行程，不過是饑餐渴飲。一日來到開封府，進了城門，且不去找白玉堂，他卻先奔開封府署，要瞧瞧是什麼樣兒。不想剛到街兒前，只見那邊喝道之聲，攆逐閒人，說：「太師來了。」艾虎暗道：「巧喇！我何不迎將上去呢？」趁著忙亂之際，見頭踏已過，大轎看看切近。他卻從人叢中鑽出來，迎轎跪倒，日呼：「冤枉呀！相爺，冤枉！」包公在轎內見一個小孩子，攔轎鳴冤，吩咐帶進衙門。左右答應一聲，上來了四名差役，將艾虎攏住，道：「你這小孩子淘氣的很，開封府也是你戲耍的麼？」艾虎道：「眾位別說這個話。我不是玩來了，我真要告狀。」張龍上前道：「不要驚嚇於他。」問艾虎道：「你姓什麼？今年多大了？」艾虎一說了。張龍道：「你狀告何人？為著何事？」艾虎道：「大叔，你老不必深問。只求你老帶我見了相爺，我自的話回稟。」張龍聽了此言，暗道：「這小孩子竟有些意思。」

忽聽裡面傳出話來：「帶那小孩子。」張龍道：「快些走吧。相爺升了堂了。」艾虎隨著張龍，到了角門，報了門，將他帶至丹墀上，當堂跪倒。艾虎偷偷在上觀瞧，見包公端然正坐，不怒自威，兩旁羅列行役甚是嚴肅，真如森羅殿一般。只聽包公問道：「那小孩子姓甚名誰？狀告何人？訴上來。」艾虎道：「小人名叫艾虎，今年十五歲，乃馬員外馬強的家奴。」包公聽說馬強的家奴，便問道：「你到此何事？」艾虎道：「小人特為出首一件事。小人卻不知道什麼叫出首。只因這宗事，小人知情。聽見人說：『知情不舉，罪加一等』。故此小人前來在相爺跟前言語一聲兒，就完了小人的事了。」包公道：「慢慢講來。」艾虎道：「只因三年前，我們太老爺告假還鄉……」包公道：「你家太老爺是誰？」艾虎伸出四指道：「就是四指庫的馬朝賢。他是我們員外的叔叔。」包公聽了，暗想道：「必是四指庫總管馬朝賢了。小孩子不懂得四指，拿著當了四指了。」又問道：「告假還鄉，怎麼樣了？」艾虎道：「小人的太老爺坐著轎到了家中，抬到大廳之上，下了轎，就叫左右迴避了。那時小人跟著員外，以為是個小孩子，卻不忌諱。只見我們太老爺從轎內捧出一個黃龍包袱來，對著小人的員外悄悄說道：『這是聖上的九龍冠，咱家順便帶來。你好好的供在佛樓之上。將來襄陽王爺舉事，就把此冠呈獻，千萬不可洩露。』我家員外就接過來了，叫小人托著。小人端著沉甸甸的，跟著員外，上了佛樓。我們員外就放在中間龕的左邊格扇後面了。」包公聽了暗暗吃驚，連兩旁的衙役無不駭然。

只聽包公問道：「後來便怎麼樣？」艾虎道：「後來也不怎麼樣。到一來二去，我也大些了，常聽見人說：『知情不舉，罪加一等。』小人也不理會。後來又有人知道了，卻向小人打聽，小人也就告訴他們。他們都說：『沒事便罷，若有了事，你就是知情不舉。』到了新近，小人的員外拿進京來，就有人合小人說：『你提防著吧！員外這一到京，若把三年前的事兒說出來，你就是隱匿不報的罪名。』小人聽了害怕。比不得三年前，人事不知天日不懂的，如今也覺明白些了，越想越不是玩的。因此小人趕到京中，小人卻不是出首，只是把此事說明了，就與小人不相干了。」

包公聽畢，忖度了一番，猛將驚堂木一拍，道：「我罵你這狗才！你受了何人主使，竟敢在本閣跟前陷害朝中總管與你家主人？是何道理？還不與我從實招上來！」左右齊聲吆喝道：「快說，快說！」

未知艾虎如何答對，下回分解。

第八十二回 試御刑小俠經初審 遵欽命內宦會五堂

且說艾虎聽包公問他是何人主使，心中暗道：「好利害！怪道人人說包相爺斷事如神，果然不差。」他卻故意驚慌道：「沒有什麼說的。這倒為了難了。不報吧，又怕罪加一等；報了吧，又說被人主使。要不，就算沒有這

宗事，等著我們員外說了，我再呈報如何？」說罷，站起身來，就要下堂。兩邊衙役見他小孩子不懂官事，連忙喝道：「轉來，轉來。跪下，跪下。」艾虎復又跪倒。包公冷笑道：「我看你雖是年幼頑童，眼光卻甚詭詐。你可曉得本閣的規矩麼？」艾虎聽了暗暗打個冷戰，道：「小人不知什麼規矩。」包公道：「本閣有條例，每逢以小犯上者，俱要將四肢劊去。如今你既出首你家主人，犯了本閣的規矩，理宜劊去四肢。來呵！請御刑。」只聽兩旁發一聲喊，王馬張趙將狗頭劊抬來，擱在當堂，抖去龍袱，只見黃澄澄冷森森一口銅劊，放在艾虎面前。小虎看了雖則心驚，暗暗自己叫著自己：「艾虎呀，艾虎！你為救忠臣義士而來，慢說劊去四肢，縱然腰斷兩截，只要成了名，千萬不可露出馬腳來。」忽聽包公問道：「你還不說實話麼？」艾虎故意顛巍巍的道：「小人實實害怕，惟恐罪加一等，不得已呈訴呀。相爺呀！」包公命去鞋襪。張龍趙虎上前，左右一聲吶喊，將艾虎丟翻在地，脫去鞋襪。張趙將艾虎托起雙足，入了劊口。王馬掌住劊刀，手攏鬼頭把，面對包公。只等相爺一擺手，刀往下落，不過「嚓」一聲，艾虎的腳丫兒就結了。張龍趙虎一邊一個架著艾虎，馬漢提了艾虎的頭髮，面向包公。包公問道：「艾虎，你受何人主使？還不快招麼？」艾虎故意哀哀的道：「小人就知害怕，實實沒有什麼主使的。相爺不信，差人去取珠冠；如若沒有，小人情甘認罪。」包公點頭道：「且將他放下來。」馬漢鬆了頭髮，張趙二人連忙將他往前一搭，雙足離了劊口。王朝、馬漢將御刑抬過一邊。此時慢說艾虎心內落，就是四義士等無不替艾虎僥倖的。

包公又問道：「艾虎，現今這頂御冠還在你家主佛樓之上麼？」艾虎道：「現在佛樓之上。回相爺，不是玉冠，小人的太老爺說是珍珠九龍冠。」包公問實了，便吩咐將艾虎帶下去。該值的聽了，即將艾虎帶下堂來。早有禁子郝頭兒接下差使，領艾虎到了監中單間屋裡，道：「少爺，你就這裡坐吧。待我取茶去。」少時取了新泡的蓋碗茶來。艾虎暗道：「他們這等光景，別是想要錢吧？怎麼打著官司的稱呼少爺，還喝這樣的好茶，這是什麼意思呢？」只見郝頭兒悄悄與伙計說了幾句話，頓時擺上菜蔬，又是酒，又是點心，並且親自斟酒，鬧的艾虎反倒不得主意了。忽聽外面有人「嗤嗤」的聲音，郝頭兒連忙迎了出來，請安道：「小人已安置了少爺，又孝敬了一桌酒飯。」又聽那位官長說道：「好，難為你。賞你十兩銀子，明日到我下處去取。」郝頭兒叩頭謝了賞。只聽那位官長吩咐道：「你在外面照看，我合你少爺有句話說。呼喚時方許進來。」郝禁子連連答應，轉身在監口攔人。凡有來的，他將五指一伸，努努嘴，擺擺手，那人見了急急退去。你道此位官長是誰？就是玉堂白五爺。只因聽說有個小孩子告狀，他便連忙跑到公堂之上細細一看，認得是艾虎，暗道：「他到此何事？」後來聽他說出原因，驚駭非常。又暗暗揣度了一番，竟是為倪太守歐陽兄而來，不由的心中躊躇道：「這樣一宗大事，如何擱在小孩子身上呢？」忽聽公座上包公發怒，說請御刑。白五爺只急的搓手，暗道：「完了，完了！這可怎麼好？」自己又不敢上前，惟有兩眼直勾勾瞅著艾虎。及至艾虎一口咬定，毫無更改，白五爺又暗暗誇獎道：「好孩子！真是強將手下無弱兵。這要是從劊口裡爬出來，方是男兒。」後來見包公放下艾虎，准了詞狀，只樂得心花俱開，便從堂上溜了下來，見了郝禁子，囑咐道：「堂上鳴冤的是我的姪兒。少時下來，你要好好照應。」郝禁子那敢怠慢，故此以少爺稱呼，伺候茶水酒飯，知道白五爺必來探監。為的是當好差使，又可於中取利。果然，白五爺來了，就賞了十兩銀子，叫他在外瞭望。五爺便進了單屋。艾虎抬頭見是白玉堂，連忙上前參見。五爺悄悄道：「賢姪，你好大膽量！竟敢在開封府弄玄虛。這還了得！我且問你，這是何人主意？因何賢姪不先來見我呢？」艾虎見問，將始末情由述了一遍，道：「姪兒臨來時，我師父原給了一封信，叫姪兒找白五叔。姪兒一想，一來恐事不密，露了形跡；二來可巧遇見相爺下朝，因此姪兒就喊了冤了。」說著話，將書信從裡衣內取出，遞與玉堂。玉堂接來拆看，無非托他暗中調停，不叫艾虎吃虧之意。將書看畢，暗自忖道：「這明是艾虎自逞膽量，不肯先投書信。可見高傲，將來竟自不可限量呢。」便對艾虎道：「如今緊要關隘已過，也就可以放心了。方才我聽說你的口供，打了折底，相爺明早就要啟奏了。且看旨意如何，再做道理。你吃了飯不曾？」艾虎道：「飯倒不消，就只酒……」說至此，便不言語。白五爺問道：「怎麼沒有酒？」艾虎道：「有酒。那點點兒剛喝了五六碗就沒了。」白玉堂聽了，暗道：「這孩子敢則愛喝。其實五六碗也不為少。」便喚道：「郝頭兒呢？」只聽外面答應，連忙進來。五爺道：「再取一瓶酒來。」郝禁子答應去了。白五爺又囑咐道：「少時酒來，樽節而飲，不可過於貪杯。知道明日是什麼旨意呢，你也要留神提防著。」艾虎道：「五叔說的是。姪兒再喝這一瓶，就不喝了。」白玉堂也笑了。郝頭兒取了酒來，白五爺又囑咐了一番，方才去了。果然，次日包公將此事遞了奏折。仁宗看了，將折留中，細細揣度，偶然想起：「兵部尚書金輝曾具折二次，說朕的皇叔有謀反之意，是朕一時之怒，將他謫貶。如何今日包卿折內又有此說呢？事有可疑。」即宣都堂陳林密旨派往稽查四值庫。老伴伴領旨，帶領手下人等，傳了馬朝賢，宣了聖旨。馬朝賢不知為著何事，見是都堂奉欽命而來，敢不懍遵，只得隨往一同上庫，驗了封，開了庫門。就從朱格天字一號查起，揭開封皮，開了鎖，拉開朱門一看。罷咧！卻是空的。陳公公問道：「這九龍珍珠冠那裡去了？」誰知馬朝賢見沒了此冠，已然嚇的面目焦黃。如今見都堂一問，那裡還答應的上來。張著嘴，瞪著眼，半晌說了一句：「不……不……不知道。」陳公公見他神色驚慌，便道：「本堂奉旨查庫者，就是為查此冠。如今此冠既不見，本堂只好回奏，且聽旨意便了。」回頭吩咐道：「孩兒們把馬總管好好看起來。」陳公公即時復奏。聖上大怒，即將總管馬朝賢拿問，就派都堂審訊。陳公公奏道：「現有馬朝賢之姪馬強在大理寺審訊。馬朝賢既然監守自盜，他姪兒馬強必然知情，理應歸大理寺質對。」天子准奏，將原折並馬朝賢俱交大理寺。天子傳旨之後，恐其中另有情弊，又特派刑部尚書杜文輝、都察院總憲范仲禹、樞密院掌院顏查散，會同大理寺文彥博隔別嚴加審訊。此旨一下，各部院堂官俱赴大理寺。誰有樞密院顏查散顏大人剛要上轎，只見虞候手內拿一字柬，回道：「白五老爺派人送來，請大人即升。」顏查散接過拆閱，原來是白玉堂托付照應艾虎。顏大人道：「是了。我知道了，叫來人回去吧。」虞候傳出話去。顏大人暗暗想道：「此係奉旨交審的案件，難以詢情，只好臨期看機會便了。」上轎來到大理寺。眾位堂官會了齊，大家俱看了原折，方知馬朝賢監守自盜，其中有襄陽王謀為不軌的話頭，個個駭目驚心，彼此計議。范仲禹道：「少時都堂到來，固然先問這小孩子，真偽莫辨。莫若如此如此，先試探他一番如何？」大家深以為然。又都向文大人問了問馬強一案，審的如何。文大人道：「這馬強強梁霸道，俱已招承。惟獨一隻咬定倪太守結連大盜，搶掠他的家私一節，已將北俠歐陽春拿到。原來是個俠客義士，倪太守多虧他救出。至於搶掠之事，概不知情，堅不承認。下官問過幾堂，見他為人正直，言語豪爽，決非劫掠大盜。下官已派人暗暗訪查去了。如今既有艾虎，他是馬強家奴，他家被劫，他自然知道的。此事也可以問他。」大家稱「是」。忽見稟道：「都堂到了。」眾大人迎至丹墀。只見陳公公下轎，搶行幾步，與眾位大人見了，說道：「眾位大人早到了，恕咱家來遲。只因聖上為此震怒，懶進飲食，還是我宛轉進諫，聖上方才進膳。咱家伺候膳畢，急急趕到，所以來遲。」彼此到了公堂之上，見設著五堂公位，大家挨次而坐。陳公公道：「眾位大人還沒有問問麼？」眾人道：「等都堂大人。我等已計議了一番。」便將方才商酌的話說了。陳公公道：「眾位大人高見不

差。很好。就是如此吧。」吩咐先帶艾虎。左右一聲喊，接連不斷：「帶艾虎！帶艾虎！」小爺在開封府經過那樣風波，如今到了大理寺，雖則是五堂會審，他卻毫不介意，上得堂來，雙膝跪倒，兩隻眼睛，滴溜嚙嚙東瞧西看。陳公公先就說道：「哎喲！咱家只道什麼艾虎呢，原來是個小孩子。看他渾渾實實，卻倒伶伶俐俐的。——你今年多大了？」艾虎道：「小人十五歲了。」陳公道：「你小小年紀有甚冤屈，竟敢告狀呢？大著點聲兒，說給眾位大人聽。」艾虎將昨日在開封府的口供說了一遍。又說道：「包相爺要將小人四肢劊去，小人實在是畏罪之故，並不敢陷害主人，因此蒙相爺施恩，方准了小人的狀子。」說罷，向上叩頭。陳公公聽了，對著眾人說道：「眾位大人俱備聽明了。有什麼問的只管問。咱家雖是奉旨欽派，然而咱家只知進御當差，這案子上頭甚不明白。」只聽杜大人問道：「艾虎，你在馬強家幾年了？」艾虎道：「小人自幼就在那裡。」杜大人道：「三年前你家太老爺交給你主人的九龍冠，是你親眼見的麼？」艾虎道：「親眼見的。小人的太老爺先給小人的主人，小人的主人就叫小人捧著，一同到了佛樓，放在中間龕的左邊格扇後面。」杜大人道：「既是三年前之事，你為何今日才來出首？講！」陳公道：「是呀，三年前馬總管告假，咱家還依稀記得，大約是為修理墓塋，告了三個月的假。我們這裡還有底帳可考。既是那時候的事情，為何這時候才說出來呢？你說。」艾虎道：「小人三年前方交十二歲，天日不懂，人事不知。小人今年十五歲，到底明白點了。又因小人主人目下道了官事，惟恐說出這件事情來，小人如何擔的起知情不舉、隱匿不報的罪名呢。」范大人道：「這也罷了。我且問你，當初你太老爺交付你主人九龍冠時，說些什麼？」艾虎道：「小人就聽見我太老爺說：『此冠好好收藏，等著襄陽王舉事時，就把此冠獻上，必得大大的爵位。』」小人也不知舉什麼事。」范大人道：「如此說來，你家太老爺你自然是認得的了。」一說話，問的艾虎張口結舌。未知如何，下回分解。

第八十三回 矢口不移心靈性巧 真贓實犯理短情屈

且說艾虎聽范大人問他可認得他家太老爺這一句話，艾虎暗暗道：「這可罷了我咧！當初雖見過馬朝賢，我並未曾留心。何況又別了三年呢。然而又說不得我不認得。但這位大人如何單問我認得不認得，必有什麼緣故吧？」想罷，答道：「小人的太老爺，小人是認得的。」范大人聽了，便吩咐：「帶馬朝賢。」左右答應一聲，朝外就走。

此時顏大人旁觀者清，見艾虎沉吟後方才答應「認得」，就知艾虎有些恍惚，暗暗著急擔驚，惟恐年幼一時認錯了，那還了得。急中生智，便將手一指，大袍袖一遮，道：「艾虎，少時馬朝賢來時，你要當面對明，體得袒護。」嘴裡說著話，眼睛卻遞眼色，雖不肯搖頭，然而紗帽翅兒也略動了一動。艾虎本因范大人問他認得不認得，心中有些疑心，如今見顏大人這番光景，心內更覺明白。只聽外面鎖鑰之聲，他卻跪著偷偷往外觀看，見有個年老的太監，雖然頂帶刑具，到了丹墀之上，面上尚微有笑容，及至到了公堂，他才斂容息氣。而且見了大人們，也不下跪報名，直挺挺站在那裡，一語不發，小爺更覺省悟。

只聽范大人問道：「艾虎，你與馬朝賢當面對來。」艾虎故意的抬頭望了一望那人道：「他不是我家太老爺。我家太老爺小人是認得的。」陳公公在堂上笑道：「好個孩子，真好眼力！」又望著范大人道：「似這等光景，這孩子真認得馬總管無疑了。來呀！你們把他帶下去，就把馬朝賢帶上來吧。」左右將假馬朝賢帶下。不多時，只見帶上了個欺心背反、蓄意謀奸、三角眼含痛淚、一片心術不端的總管馬朝賢來。左右當堂打去刑具，朝上跪倒。陳公公見這番光景，未免心生側隱，無奈說道：「馬朝賢，今有人告你三年前告假回鄉時，你把聖上九龍珍珠冠擅取私攜至家。你要從實招上來。」馬朝賢嚇得膽裂魂飛，道：「此冠實是庫內遺失，犯人概不知情呀！」只聽文大人道：「艾虎，你與他當面對來。」艾虎便將口供述了一回，道：「太老爺，事已如此，也就不推倭了。」馬朝賢道：「你這小廝，著實可惡！咱家何嘗認得你來。」艾虎道：「太老爺如何不認得小人呢？小人那時才十二歲，伺候了你老人家多少日子，太老爺還時常誇我很伶俐，將來必有出息。難道太老爺就忘了麼？可見是『貴人多忘事』。」馬朝賢道：「我縱然認得你，我幾時將御冠交給馬強了呢？」文大人道：「馬總管，你不必抵賴。事已如此，你好好招了，免得皮肉受苦。倘若不招，此乃奉旨案件，我們就要動大刑了。」馬朝賢道：「犯人實無此事。大人如若賞刑，或夾或打，任憑吩咐。」顏大人道：「大約束手問他，決不肯招。左右，請大刑來。」

兩旁發一聲喊，剛要請刑，只見艾虎哭著道：「小人不告了！小人不告了！」陳公公便問道：「你為何不告了。」艾虎道：「小人只為害怕，怕擔罪名，方來出首，不想如今害得我太老爺偌大年紀，受如此苦楚，還要用大刑審問。這不是小人活活把太老爺害了麼？小人實實不忍，小人情願不告了。」陳公公聽了，點了點頭，道：「傻孩子！此事已經奉旨，如何由的你呢。」只見杜大人道：「暫且不必用刑，左右將馬總管帶下去，艾虎也下去。不可叫他們對面交談。」左右分別帶下。

顏大人道：「下官方才說請刑者，不過威嚇而已。他有了年紀之人，如何禁得起大刑呢？」杜大人道：「方才見馬總管不認得艾虎，下官有些疑心，焉知艾虎不是被人主使出來的呢？」顏大人聽了暗道：「此言利害。但是白五弟托我照應艾虎，我豈可坐視呢？」連忙說道：「大人慮的雖是。但艾虎是個小孩子，如何擔的起這樣大事呢？且包太師已然測到此處，因此要用御刑劊他的四肢。他若果真被人主使，焉有捨去性命，不肯實說的道理呢？」杜大人道：「言雖如此，下官又有一個計較，莫若將馬強帶上堂來，如此如此追問一番，如何？」眾人齊聲說「是」。吩咐：「帶馬強，不許與馬朝賢對面。」左右答應。

不多時，將馬強帶到。杜大人道：「馬強，如今有人替你鳴冤，你認得他麼？」馬強道：「但不知是何人。」杜大人道：「帶那鳴冤的當面認來。」只見艾虎上前跪倒。馬強一看，暗道：「原來是艾虎這孩子，倒有為主之心，真是好！」連忙稟道：「他是小人的家奴，名叫艾虎。」杜大人道：「他有多大歲數了？」馬強道：「他十五歲了。」杜大人道：「他是你家世僕麼？」馬強道：「他自幼就在小人家裡。」惡賊只顧說出此話，堂上眾位大人無不點頭，疑心盡釋。杜大人道：「既是你家世僕，你且聽他替你鳴的冤。艾虎快將口供訴上來。」艾虎便將口供訴完，道：「員外休怪，小人實實擔不起罪名。」馬強喝道：「我罵你這狗才！滿嘴裡胡說！太老爺何嘗交給我什麼冠來！」陳公公喝道：「此乃公堂之上，豈是你喝呼家奴的所在，好不懂好歹。就該掌嘴。」馬強跪爬了半步，道：「回大人，三年前小人的叔父回家，並未交付小人九龍冠。這都是艾虎的謊言。」顏大人道：「你說你叔父並未交付於你，如今艾虎說你把此冠供在佛樓之上。倘若搜出來時，你還抵賴麼？」馬強道：「如果從小人家中搜出此冠，小人情甘認罪，再也不敢抵賴。」顏大人道：「既如此，具結上來。」馬強以為斷無此事，欣然具結。眾位大人傳遞看了，叫把馬強仍然帶下去。又把馬朝賢帶上堂來，將結念與他聽，問道：「如今你姪兒已然供明，你還不實說麼？」馬朝賢道：「犯人實無此事。」

如果從犯人姪兒家中搜出此冠，犯人情甘認罪，再無抵賴。」也具了一張結。將他帶下去，分別寄監。

文大人又問艾虎道：「你家主人被劫一事，你可知道麼？」艾虎道：「小人在招賢館服侍我們主人的朋友。」文大人道：「什麼招賢館？」艾虎道：「小人的員外家大廳就叫招賢館，有好些人在那裡住著，每日裡耍槍弄棒，對刀比武，都是好本事。那日因我們員外誑了個儒流秀士帶著一個老僕人，後來說是新太守，就把他主僕鎖在空房之內。不知什麼工夫，他們主僕跑了。小人的員外知道了，立刻騎馬趕去，又把那秀士一人拿回來，就下在地牢裡了。」文大人道：「什麼地牢？」艾虎道：「是個地窖子，凡有緊要事情，都在地牢。回大人，這個地牢之中，不知害了多少人命。」陳公公冷笑道：「他家竟敢有地牢，這還了得麼！這秀士必被你家員外害了。」艾虎道：「原要害來著。不知什麼工夫，那秀士又被人救了去了。小人的員外就害起怕來。那些人勸我們員外說沒事，如有事時，大伙兒一同上襄陽去。就是那天晚上有二更多天，忽然來了個大漢，帶領官兵，把我們員外合安人在臥室內就捆了。招賢館眾人聽見，一齊趕到儀門前救小人的主人。誰知那些人全不是大漢的對手，俱各跑回招賢館藏了。小人害怕，也就躲避了。不知如何被劫。」文大人道：「你可知道什麼時候，將你家員外起解到府？」艾虎道：「小人聽姚成說有五更多天。」文大人聽了，對眾人道：「如此看來，這打劫之事與歐陽春不相干了。」眾大人問道：「何以見得？」文大人道：「他原失單上報的是黎明被劫。五更大漢隨著官役押解馬強赴府，如何黎明又打劫了呢？」眾位大人道：「大人高見不差。」陳公公道：「大人且別問此事，先將馬朝賢之事復旨要緊。」文大人道：「此案與御冠相連，必須問明一並復旨，明日方好搜查捉人。」說罷，吩咐帶原告姚成。誰知姚成聽見有九龍冠之事，知道此案大了，他卻逃之夭夭了。差役去了多時，回來稟道：「姚成懼罪，業已脫逃，不知去向。」文大人道：「原告脫逃，顯有情弊。這九龍冠之事益發真了。只好將大概情形復奏聖上便了。」大家共同擬了折底，交付陳公公，先行陳奏。

到了次日，奉旨立刻行文到杭州捉拿招賢館的眾寇，並搜查九龍冠，即刻赴京歸案備質。過了數日，署事太守用黃亭子抬走龍冠，派役護送進京，連郭氏一並解到。你道郭氏如何解來？只因文書到了杭州，立刻知會巡檢守備帶領兵卒，以為捉拿招賢館的眾寇必要廝殺，誰知到了那裡，連個人影兒也不見了，只得追問郭氏。郭氏道：「就於那夜俱各逃走了。」署事官先查了招賢館，搜出許多書信，俱是與襄陽王謀為不軌的話頭。又叫郭氏隨同來到佛樓之上，果在中間龕的左邊格扇後面，搜出御冠帽盒來。署事官連忙打開驗明，依然封好妥當，立刻備了黃亭子請了御冠，因郭氏是個要犯硬證，故此將他一同解京。

眾位大人來到大理寺，先將御冠請出，大家驗明，供在上面。把郭氏帶上堂來，問他：「御冠因何在你家中？」郭氏道：「小婦人實在不知。」范大人道：「此冠從何處搜出來的？」郭氏道：「從佛樓中間龕內搜出。」杜大人道：「是你親眼見的麼？」郭氏道：「是小婦人親眼見的。」杜大人叫他畫招畫供。吩咐帶馬強。

馬強剛至堂上，一眼瞧見郭氏，吃了一驚，暗說：「不好！他如何來到這裡？」只得向上跪倒。范大人道：「馬強，你妻子已然供出九龍冠來，你還敢抵賴麼？快與郭氏當面對來。」馬強聽了，戰戰兢兢問郭氏道：「此冠從何處搜出？」郭氏道：「佛樓之中間龕內。」馬強道：「果是那裡搜出來的？」郭氏道：「你如何反來問我？你不放在那裡，他們就能從那裡搜出來麼？」文大人不容他再辯，大喝一聲道：「好過賊！連你妻子都如此說，你還不快招麼？」馬強只嚇的目瞪口呆，叩頭碰地，道：「冤孽罷了！小人情願畫招。」左右叫他畫了招。顏大人吩咐將馬強夫妻帶在一旁，立刻帶馬朝賢上堂，叫他認明此冠並郭氏口供，連馬強畫的招俱備與他看了，只嚇得他魂飛魄散，又當面問了郭氏一番，說道：「罷了，罷了！事已如此，叫我有口難分。犯人畫招就是了。」左右叫他畫了招。眾位大人相傳看了，把他姪叔分別帶下去。文大人又問郭氏被劫一事。

忽聽外面嘈雜，有人喊冤，只見街役跪倒稟道：「外面有一老頭子手持冤狀，前來申訴。眾人將他攔住，他那裡喊聲不止，小人不回。」顏大人道：「我們是奉旨審問要犯，何人膽大，擅敢在此喊冤？」差役稟道：「那老頭子口口聲聲說是替倪太守鳴冤的。」陳公公道：「巧極了。既是替倪太守鳴冤的，何妨將老頭兒帶上來，眾位大人問問呢。」吩咐：「帶老頭兒。」不多時，見一老者上堂跪倒，手舉呈子，淚流滿面，高呼「冤枉」。顏大人吩咐將呈子接上來，從頭至尾，看了一遍，道：「原來果是為倪太守一案。」將此呈傳遞眾位大人看了，齊道：「此狀正是奉旨應訊案件。如今雖將馬朝賢監守自盜訊明，尚有倪太守與馬強一案未能質訊。今既有倪忠補呈申訴，理應將全案人證提到當堂審問明白。明日一並復旨。」陳公公道：「正當如此。」便往下問道：「你就叫倪忠麼？」倪忠道：「是。小人叫倪忠，特為小人主人倪繼祖前來伸冤。」陳公公道：「你不必啼哭，慢慢的訴上來。」

未知說些什麼，下回分解。

第八十四回 復原職倪繼祖成親 觀水災白玉堂捉怪

且說倪忠在公堂之上，便說起奉旨上杭州接太守之任，如何暗暗私訪，如何被馬強拿去兩次：「頭一次多虧了一個難女，名叫朱絳貞，乃朱舉人之女，被惡霸搶了去的，是他將我主僕放走。慌忙之際，一時失散，小人遇見個義士歐陽春，將此事說明。義士即到馬強家中，打聽小人的主人下落。誰知小人的主人又被馬強拿去下在地牢，多虧義士歐陽春搭救出來。就定於次日，義士幫助捉拿馬強，護送到府。我家主人審了馬強幾次，無奈惡霸總不招承。不想惡霸家中被劫，他就一口咬定，說小人的主人結連大盜明火執杖，差遣惡奴進京呈控。可憐小人的主人堂堂太守，因此解任，遭這不明不白的冤枉。望乞眾位大人明鏡高懸，細細詳查是幸。」范大人道：「你主人既有此冤枉，你如何此時方來申訴呢？」倪忠道：「只因小人奉家主之命，前往揚州接取家眷。及至到了任所，方知此事，因此急急趕赴京師，替主鳴冤。」說罷，痛哭不止。陳公公點頭道：「難為這老頭兒，眾位大人當怎麼辦呢？」文大人道：「倪忠的呈詞正與太守倪繼祖、義士歐陽春、小童艾虎所供俱各相符。惟有被劫一案，尚不知何人，須問倪繼祖歐陽春，便見明白。」吩咐帶倪太守與歐陽春。

不多時，二人上堂。文大人問太守道：「你與歐陽春定於何時捉拿馬強？又於何時解到本府？」倪繼祖道：「定於二更帶領差役捉拿馬強，於次日黎明方才到府。」文大人又問歐陽春道：「既是二更捉拿馬強，為何於次日黎明到府呢？」歐陽春道：「原是二更就把馬強拿住，只因他家招募了許多勇士與小人對壘，小人好容易將他等殺退，於五更時方將馬強馱在馬上。因霸王莊離府街二十五六里之遙，小人護送到府時，天已黎明。」

文大人又叫帶郭氏上來，問道：「你丈夫被何人拿住？你可知道麼？」郭氏道：「被個紫鬚大漢拿住，連小婦人一同捆縛的。」文大人道：「你丈夫幾時離家的？」郭氏道：「天已五鼓。」文大人道：「你家被劫是什麼時候？」郭氏道：「天尚未亮。」文大人道：「我看失單內劫去許多物件，非止一人，你可曾看見麼？」郭氏道：「來的人不少，小婦人

嚇的以被蒙頭，那裡還敢瞧呢。後來就聽賊人說：『我們乃北俠歐陽春帶領官役前來搶掠』，因此小婦人失單上有北俠的名字。」文大人道：「你丈夫結交招賢館的朋友，如何不見？」郭氏道：「就是那一夜的早起，小婦人因查點東西，不但招賢館內無人，連那裡的東西也短了許多。回大人，我丈夫交的這些朋友，全不是好朋友。」文大人聽了，笑對眾人道：「列位聽見了。這明是眾寇打劫，聲言北俠與官役、移害於人之意無疑了。眾人道：「大人高見不差。歐陽春五鼓護送馬強，焉有黎明從新帶領人役打劫之理？此是眾寇打劫無疑了。」又把馬強帶上來，與倪忠當面質對。馬強到了此時再無折辯，就一一招了。

文大人吩咐將太守主僕北俠艾虎另在一處候旨，其餘案內之人分別收監。共同將復奏折子擬定，連招供並往來書信，預備明早謹呈御覽。天子看了大怒，卻將折子留中。你道為何？皆因仁宗為君，以孝治天下。其中關礙著皇叔趙爵不肯深究，止於發上諭，說：「馬朝賢監守自盜，理應處斬。馬強搶掠婦女，私害太守，也定了斬立決。郭氏著勿庸議。」所有襄陽王之事一概不提：「倪繼祖官復原職。歐陽春義舉無事。艾虎雖以小犯上，薄有罪名，因為御冠出首，著寬免。」

倪繼祖具折謝恩，旨意問朱絳貞釋放一節，倪繼祖一一陳奏；又隨了一個夾片，是敘說倪仁被害，李氏含冤，賊首陶宗賀豹，義僕楊芳即倪忠，並有祖傳並梗玉蓮花，如何失而復得的情由，細細陳奏。天子看了，聖心大悅，道：「卿家有許多的原委，可稱一段佳話。」即追封倪仁五品官銜，李氏封誥隨之。倪太公倪老兒也賞了六品職銜，隨任養老。義僕倪忠賞了六品承議郎，仍隨任服役。朱絳貞有玉蓮花聯姻之誼，奉旨畢姻。朱煥章恩賜進士。陶宗賀豹嚴緝拿獲，即行正法。倪繼祖磕頭謝恩，復又請訓，定日回任。又到開封府拜見包公。此時北俠父子卻被南俠請去，眾英雄俱備歡聚一處。倪太守又到展爺寓所，一來拜望，二來敦請北俠小俠務必隨同到任。北俠難以推辭，只得同艾虎到了杭州。倪太守從新接了任後，即拜見了李氏夫人，與太公夫婦。李氏夫人依然持齋，另在靜室居住。倪太守又派倪忠隨了朱煥章同去，遷了倪仁之柩，立刻提出賀豹正法祭靈後，安葬立塋。白事已完，又辦紅事。即與朱老先生定了吉日，方與朱絳貞完姻。自然是熱鬧繁華，也不必細述。北俠父子在任，太守敬如上賓，待諸事已畢，他父子便上萊花村去了。

且說仁宗天子自從將馬朝賢正法之後，每每想起襄陽水災，聖心憂慮。偏偏的洪澤湖水災連年為患，屢接奏折，不是這裡淹了百姓，就是那裡傷了禾苗，盡為河工消耗國課無數，枉自勞而無功。這日單單召見包相，商酌此事，包相便保舉顏查散，才識諸練，有守有為，堪勝此任。聖上即升顏查散為巡按，稽查水災，兼理河工民情。顏大人謝恩後，即到開封府，一來叩辭，二來討教治水之法。包公說了些治水之法，雖有成章，務必隨地勢之高低，總要堵泄合宜，方能成功。顏查散又向包公要公孫策白玉堂，同往幫辦一切，包公應允。次日早朝，包公奏明瞭，主簿公孫策護衛白玉堂隨顏查散前去治水，聖上久已知道公孫策頗有才能，即封六品職銜；白玉堂的本領更是聖上素所深知之人，准其二人隨往。顏巡按謝恩請訓，即刻起程。

一日來到泗水城，早有知府鄒喜迎接大人。顏大人問了問水勢的光景，忽聽行外百姓喧嘩，原來是赤堤墩的百姓控告水怪。顏大人吩咐把難民中有年紀的喚幾個來問話。不多時帶進四名鄉老，但見他等形容憔悴，衣衫襤褸，苦不可言，向上叩頭，道：「救命呀！大人。」顏大人問道：「你們到此何事？」鄉老道：「小民連年遭了水災，已是不幸，不想近來水中生了水怪，時常出來現形傷人。如遇腿快的跑了，他便將窩棚拆毀，東西掠盡，害得小民等時刻不能聊生。望乞大人捉拿水怪要緊。」顏大人道：「你等且去，本院自有道理。」眾老叩頭出街去了。知會了眾人，大家散去。顏大人與知府談了多時，定於明月登西虛山觀水。知府退後，顏大人又與公孫先生白五爺計議了一番。

到了次日，乘轎到西虛山下，知府早已伺候，換了馬匹，上到半山，連馬也不能騎了，只得下馬步行，好容易到了山頭，但見一片白茫茫沸騰澎湃，由赤堤灣浩浩蕩蕩漫到赤墩，順流而下，過了橫塘，歸於楊家廟。一路沖浸之處，不可勝數。慢說房屋四分五落，連樹木也是七歪八扭。又見赤堤墩的百姓，全在水浸之處，搭了窩棚棲身，自命名曰「捨命村」。他等本應移在橫塘，因路途遙遠，難以就食，故此捨命在此居住。那一番慘淡形景，令人不堪注目。

旁邊的白五爺早動了惻隱之心，暗想道：「黎民遭此苦楚，連個准窩棚沒有，還有水怪侵擾，可見是禍不單行。但只一件，他既不傷人，如何拆毀窩棚，搶掠東西呢？事有可疑。俺今夜間倒要看個動靜。」他卻悄悄的知會了顏巡按，帶領四名差役，暗暗來到赤堤墩，假作奉命查驗的光景。眾百姓俱備上前叩頭訴苦。白玉堂叫他們騰出一個窩棚，進去坐下。又叫幾個老農，大家席地而坐。又細細問了水怪的來蹤去跡：「可有什麼聲息沒有？」眾百姓道：「也沒有什麼聲息，不過嘔嘔亂叫。」白玉堂道：「你們仍在各窩棚內隱藏。我就在這窩棚內存身，夜間好與你們捉拿水怪。你們切不可聲張，惟恐水怪通靈，你們嚷嚷的他知道了，他就不肯出來了。」眾百姓聽了，登時連個大氣兒也不敢出，立刻悄語低言，努嘴，打手勢。白玉堂看了，又要笑又可憐，想來被水怪嚇的膽都破了。白玉堂回手在兜肚內摸出兩個銀子，道：「你們將此銀拿去，備些酒來。餘下的你們糴米買柴。大家吃飽了，夜間務必警醒。倘若水怪來時，你們千萬不可亂跑。只要高聲一嚷，就在窩棚內穩坐，不要動身。我自自有道理。」眾百姓聽了，歡天喜地，選腿快的尋找酒食去，腿慢的整理現成的魚蝦。七手八腳，登時的你拿這個，我拿那個，白五爺看了也覺有趣。仍叫這幾個有年紀的同自己吃酒，並問他水勢兇猛的情形。問他如何塌壩，再也打疊不起。眾鄉老道：「惟有山根之下水勢逆，到了那裡是個旋渦，那點兒地方不知傷害了多少性命。雖有行舟來往，到了那裡，沒有不小心留神的。」白五爺道：「旋渦那邊是什麼地方？」眾鄉老道：「過了旋渦，那邊二三里之遙，便是三皇廟了。」白五爺暗記在心。

吃畢酒飯，早見一輪明月湧出，清光皎潔，襯著這滿湖蕩漾，碧浪茫茫，清波浩浩，真是月光如水水如天。大家閉氣息聲。錦毛鼠五爺踱來踱去，細細在水內留神。約有二鼓之半，只聽水面「喇喇」一聲響。白玉堂將身軀一伏，回手將石子掏出。見一物跳上岸來，是披頭散髮，面目不分，見他竟奔窩棚而去。白五爺好大膽，也不管妖怪不妖怪，有何本領，會什麼法術，他便悄悄尾在後面。忽聽窩棚內嚷了一聲道：「妖怪來了！」白玉堂在那物的後面吼了一聲，道：「妖怪往那裡走！」嗖的一聲，就是一石子，正打在那物後心之上。只聽撲麻一聲，那物往前一栽。猛見那物一回頭，白五爺又是一石子飛來，不偏不歪，又打在那物面門之上。只聽拍的一聲響，那怪哎喲了一聲，咕咚栽倒在地。白五爺急趕上前，將那妖怪按住。早有差役從窩棚出來，一齊湧上，將妖怪拿住，抬在窩棚一看，見他哼哼不止，原來是個人，外穿皮套。急將皮套扯去，見他血流滿面，口吐悲聲，道：「求爺爺饒命呀！」剛說至此，只聽那邊窩棚嚷道：「水怪來了！」白玉堂連忙出來，嚷道：「在那裡？一並拿來審問。」又聽那邊喊道：「跑了，跑了！」白五爺這裡叱道：「速速追上拿來，莫要叫他跑了。」早已聽見水面上「撲通」「撲通」，跳下水去了。

眾鄉老聚在一處，來看水怪，方知是人假扮水怪搶掠。一個個摩拳擦掌，全要打水怪以消忿恨。白五爺攔道：「你等不要如此，俺還要將他帶到衙門，按院大人要親審呢。你等既知是假水怪，以後見了務必齊心努力捉拿，押解到按院衙門，自有賞賚。」眾鄉民道：「什麼賞不賞的。只要大人與民除害，難民等就感恩不淺了。今日若非老爺前來識破，我等焉知他是假的呢。如今既知他是假的，還怕他什麼。倒要盼他上來，拿他幾個。」說到高興，一個個精神百倍。就有

沿岸搜尋水怪的，那裡有個影兒呢，安安靜靜過了一夜。

到了天明，眾鄉民又與白五爺叩頭：「多虧老爺前來除害，眾百姓難忘大恩。」白五爺又安慰了眾人一番，方帶領差役，押解水賊，竟奔巡按衙門而來。

未知後文審辦如何，下回分解。

第八十五回 公孫策探水遇毛生 蔣澤長沿湖逢鄔寇

且說白玉堂到了巡按衙門，請見大人。顏大人自西虛山回來，甚是耽心，一夜未能好生安寢，如今聽說白五爺回來，心中大喜，連忙請進相見。白玉堂將水怪說明。顏大人立刻升堂審問了一番，原來是十三名水寇，聚集在三皇廟內，白日以劫掠客船為生，夜間假裝水怪要將赤堤墩的眾民趕散，他等方好施為作事。偏偏這些難民惟恐赤墩的堤岸有失，故此雖無房屋，情願在窩棚居住，死守此堤，再也不肯遠離。

白玉堂又將鄉老說的旋渦說了。公孫策聽了，暗想道：「這必是別處有壅塞之處，發洩不通，將水攻激於此，洋溢泛濫，埽壩不能壘成。必須詳查根源，疏濬開了，水勢流通，自無災害。」想罷，回明按院，他要明日親去探水。顏大人應允。玉堂道：「既有水寇，我想水內本領，非我四哥前來不可。必須急速具折寫信，一面啟奏，一面稟知包相，方保無虞。」顏大人連忙稱是，即叫公孫策先生寫了奏折，具了稟帖，立刻拜發起身。

到了次日，顏大人派了兩名千總，一名黃開，一名清平，帶了八名水手，兩隻快船，隨了公孫先生前去探水。知府又來稟見，顏大人請到書房相見，商議河工之事。忽見清平驚慌失色，回來稟道：「卑職跟隨公孫先生前去探水，剛至旋渦，卑職攔阻，不可前進。不想船頭一低，順水一轉，將公孫先生與千總黃開各落水不見了。卑職難以救援，特來在大人跟前請罪。」顏大人聽了，心裡著忙，便問道：「這旋渦可有往來船隻麼？」清平道：「先前本有船隻往來，如今此處成了匯水之所，船隻再也不從此處走了。」顏大人道：「難道黃開他不知此處麼？為何不極力的攔阻先生呢？」清平道：「黃開也曾攔阻至再，無奈先生執意不聽，卑職等也是無法的。」顏大人無奈，叱退了清平，吩咐知府多派水手前去打撈屍首。知府回去派人去了半天，再也不見蹤影，回來稟知按院。顏大人只急得唉聲歎氣。白玉堂道：「此必是水寇所為，只可等蔣四哥來了，再做道理。」顏大人無法，只好靜聽消息罷了。

過了幾天，果然蔣平到了，見了按院。顏大人便將公孫策先生與千總黃開溺水之事，說了一遍。白玉堂將捉拿水怪一名，供出還有十二名水寇在旋渦那邊三皇廟內聚集，作了窩巢的話，也一一說了。蔣平道：「據我看來，公孫先生斷不至死。此事須要訪查個水落石出，得了實跡，方好具折啟奏。」即吩咐預備快船一隻，仍叫清平帶到旋渦。

蔣爺上了船，清平見他身軀瘦小，形如病夫，心中暗道：「這樣人從京中特調了來，有何用處？他也敢去探水？若遇見水寇，白白送了性命。」正在胡思，只見蔣爺穿了水靠，手提鵝眉鋼刺，對清平道：「千總，將我送到旋渦。我若落水，你等只管在平坦之處，遠遠等候。縱然工夫大了，不要慌張。」清平不敢多言，惟有喏喏而已。

水手搖櫓擺槳，不多時，看看到了旋渦，清平道：「前面就是旋渦了。」蔣爺立起身來，站在船頭上，道：「千總站穩了。」他將身體往前一撲，雙腳把船往後一蹬。看他身雖弱小，力氣卻大。又見蔣爺側身入水，彷彿將水穿刺了一個窟窿一般，連個大聲氣兒也沒有，更覺罕然。

且說蔣平到了水中，運動精神，睜開二目。忽見那邊來了一人，穿著皮套，一手提著鐵錐，一手亂摸而來。蔣爺便知他在水中不能睜目，急將鋼刺對準那人的胸前刺的一下，可憐那人在水中，連個「哎喲」也不能嚷，便就啞叭嗚呼了。蔣爺把鋼刺往回裡一抽，一縷鮮血，順著鋼刺流出，咕嘟一股水泡翻出水面，屍首也就隨波浪去了。

話不重敘，蔣爺一連殺了三個，順著他等來路，搜尋下去，約有二三里之遙，便是堤岸。蔣平上得堤岸來，脫了水靠，揀了一棵大樹，放在權樞之上。邁步向前，果見一座廟宇，匾上題著「三皇廟」。蔣爺悄悄進來一看，連個人影兒也是沒有。左尋右尋，又找到了廚下，只聽裡面呻吟之聲。蔣爺向前一看，是個年老有病僧人。那僧人一見蔣爺，連忙說道：「不干我事。這都是我徒弟將那先生與千總放走，他卻也逃走了，移害於我。望乞老爺可憐。」蔣爺聽了，話內有因，連忙問道：「俺正為搭救先生而來。他等端的如何？你要細細說來。」老和尚道：「既是為搭救先生與千總的，想來是位官長了。恕老僧不能為禮了。——只因數日前有二人在旋渦落水，眾水寇撈來，將他二人控水救活。其中有個千總黃大老爺，不但僧人認得，連水寇俱各認得。追問那人，方知是公孫策老爺，是幫助按院奉旨查驗水災修理河工的。水寇聽了著忙，大家商量，私拿官長不是當要的，便將二位老爺交與我徒弟看守，留下三人仍然劫掠行船，其餘的俱各上襄陽王那裡報信，或將二位官長殺害，或將二位官長解到軍山，交給飛叉太保鍾雄。自他等去後，老僧與徒弟商議，莫若將二位老爺放了。叫徒弟也逃走了，拚著僧家這條老命，又是疾病的身體不能脫逃，該殺該剮，任憑他等，雖死無怨。」蔣平連連點頭，難得這僧人一片好心，連忙問道：「這頭目叫什麼名字？」老僧道：「他自稱鎮海蛟鄔澤。」蔣爺又問道：「你可知那先生合千總往那裡去了？」老僧道：「我們這裡極荒涼幽僻，一邊臨水，一邊靠山，單有一條路崎嶇難行，約有數里之遙，地名螺螄灣。到了那裡，便有人家。」蔣爺道：「若從水路到螺螄灣，可能去得麼？」老僧道：「不但去得，而且極近，不過二三里之遙。」蔣爺道：「你可曉得，水寇幾時回來？」老僧道：「大約一二日間就回來了。」蔣平問明來歷，道：「和尚你只管放心，包管你無事。明日即有官兵到來捉拿水寇，你卻不要害怕。俺就去也。」說罷，回身出廟，來到大樹之下，穿了水靠，竄入水中。

不多時，過了旋渦，挺身出水，見清平在那邊船上等候，連忙上了船，悄悄對清平道：「千總急速回去稟見大人。你明日帶領官兵五十名，乘舟到三皇廟，暗暗埋伏。如有水寇進廟，你等將廟團團圍住，聲聲吶喊，不要進廟。等他們從廟內出來，你們從後殺進。倘若他等入水，你等只管換班巡查。俺在水中自有道理。」清平道：「只恐旋渦難過，如何能到得三皇廟呢？」蔣爺道：「不妨事。先前難以過去，只因水內有賊，用鐵錐鑿船。目下我將賊人殺了三名，平安無事了。」清平聽了，暗暗稱奇，又問道：「蔣老爺此時往何方去呢？」蔣平道：「我已打聽明白，公孫先生與黃千總俱有下落，趁此時我去探訪一番。」清平聽說公孫先生與黃千總有了下落，心中大喜。只見蔣爺又竄入水內，將頭一紮，水面上瞧，只一溜風，波水紋分左右，直奔西北去了。清平這才心服口服，再也不敢瞧不起蔣爺了。吩咐水手撥轉船頭，連忙回轉按院衙門，不表。

再說蔣爺在水內，欲奔螺螄莊，連換了幾口氣，正行之間，覺得水面上刷的一聲，連忙挺身一望。見一人站在筏子上，撒網捕魚。那人只顧留神在網上面，反把那人嚇了一跳。回頭見蔣爺穿著水靠，身體瘦小，就如猴子一般，不由的笑道：「你這個樣兒，也敢在水內為賊作寇，豈不見笑於人？我對你說，似你這些毛賊，俺是不怕的。何況你這點點兒東西，俺不肯加害於你，還不與我快滾麼？倘再延捱，惱了我性兒，只怕你性命難保。」蔣爺道：「俺看你不在水面上

作生涯的，俺也不是那在水內為賊作寇的。請問貴姓。俺是特來問路的。」那人又道：「你既不是賊定，為何穿著這樣東西？」蔣爺道：「俺素來深識水性，因要到螺螄灣訪查一人，故此穿了水靠，走這捷徑路兒，為的是近而且快。」那人道：「你姓甚名誰？要訪何人？細細講來。」蔣爺道：「俺姓蔣名平。」那人道：「你莫非是翻江鼠蔣澤長麼？」蔣爺道：「正是。足下如何知道賤號呢？」那人哈哈大笑，道：「怪道，怪道。失敬，失敬。」連忙將網攏起，從新見禮，道：「恕小人無知，休要見怪。小人姓毛名秀，就在螺螄莊居住。只因有二位官長現在舍下居住，曾提尊號，說不日就到，命我鋪魚時留心訪問。不想今日巧遇，易勝幸甚。請到寒舍領教。」蔣爺道：「正要拜訪，惟命是從。」毛秀撐篙，將筏子攏岸拴好，肩擔魚網，手提魚籃。蔣爺將水靠脫下，用鋼刺也挑在肩頭，隨著毛秀來到螺螄莊中。舉目看時，村子不大，人家不多，一概是草舍籬牆，柴扉竹牖，家家晾著魚網，很覺幽雅。

毛秀到門前，高聲喊道：「爹爹開門，孩兒回來了。有貴客在此。」只見從裡面出來一位老者，鬚髮半白，不足六旬光景，開了柴扉，問道：「貴客那裡？」蔣爺連忙放下挑的水靠，雙手躬身道：「蔣平特來拜望老丈，恕我造次不恭。」老者道：「小兒不知大駕降臨，有失遠迎，多多有罪。請到寒舍待茶。」

他二人此謙遜說話，裡面早已聽見。公孫策與黃開就迎出來，大家彼此相見，甚是歡喜，一同來到茅屋，毛秀後面已將蔣爺的鋼刺水靠帶來，大家彼此敘坐，各訴前後情由。蔣爺又謝老丈收留之德。公孫先生代為敘明老丈名九錫，是位高明隱士，而且頗曉治水之法。蔣爺聽了，心中甚覺暢快。不多時，擺上酒席，雖非珍饈，卻也整理的精美，團團圍坐，聚飲談心。毛家父子高雅非常，令人欣羨。蔣平也在此住了一宿。

次日，蔣平惦記著捉拿水寇，提了鋼刺，仍然挑著水靠，別了眾人，言明剿除水寇之後，再來迎接先生與千總，並請毛家父子。說畢，出了莊門，仍是毛秀引到湖邊，要用筏子渡過蔣爺去。蔣爺攔阻道：「那邊水勢洶湧，就是大船尚且難行，何況筏子。」說罷，跳上筏子，穿好水靠，提著鋼刺，一執手道：「請了。」身體一側，將水面刺開，登時不見了。毛秀暗暗稱奇道：「怪不得人稱翻江鼠，果然水勢精通，名不虛傳！」贊羨了一番，也就回莊中去了。

再說這裡蔣四爺水中行走，直奔旋渦而來。約著離旋渦將近，要往三皇廟中去打聽打聽清平，水寇來否，再作道理。心中正然思想主意，只見迎面來了二人，看他身上並未穿著皮套，手中也未拿那鐵錐，卻各人手中俱拿著鋼刀。再看他兩個穿的衣服，知是水寇，心中暗道：「我要尋找他們，他們趕著前來送命。」手把鋼刺，照著前一人心窩刺來。說時遲，那時快，這一個已經是傾生喪命。抽出鋼刺，又將後來的那人一下，那一個也就「嗚呼哀哉」了。這兩個水寇，連個手兒也沒動，糊裡糊塗的都被蔣爺刺死，屍首順流去了。蔣爺一連殺了二賊之後，剛要往前行走，猛然一槍順水刺來。蔣爺看見也不磕迎攔挑，卻把身體往斜刺裡一閃，便躲過了這一槍。

原來水內交戰，不比船上交戰，就是兵刃來往，也無聲息，而且水內俱是短兵刃來往，再沒有長槍的。這也有個緣故。

原來迎面之人就是鎮海蛟鄒澤，只因帶了水寇八名仍回三皇廟，奉命把公孫先生與黃千總送到軍山。進得廟來，坐來暖席，忽聽外面聲聲吶喊：「拿水寇呀，拿水寇呀！好歹別放走一個呀！務要大家齊心努力。」眾賊聽了，那裡還有魂咧，也沒個商量計較，各持利刃，一擁的往外奔逃。清平原命兵弁不許把住山門，容他們跑出來，大家追殺。清平卻在樹林等候，見眾人出來，迎頭接住。倒是鄒澤還有些本領，就與清平交起手來。眾兵一擁上前，先擒了四個，殺卻兩個。那兩個瞧著不好，便持了利刃，奔到湖邊，跳下水去。蔣爺才殺的就是這兩個。後來鄒澤見幫手全無，單單的自己一人，恐有失閃，虛點一槍，抽身就跑到湖邊，也就跳下水去，故此提著長槍，竟奔旋渦。

他雖能夠水中開目視物，卻是偶然。見蔣爺從那邊而來，順手就是一槍。蔣爺側身躲過，仔細看時，他的服色不比別個，而且身體雄壯，暗道：「看他這樣光景，別是鄒澤吧，倒要留神，休叫他逃走了。」鄒澤一槍刺空，心內著忙，手中不能磨轉長槍，立起從新端平方能再刺。只這點工夫，蔣爺已貼立身後，揚起左手，攏住網巾，右手將鋼刺往鄒澤腕上一點。鄒澤水中不能哎喲，覺得手腕上疼痛難忍，端不住長槍，將手一撒，槍沉水底，蔣爺水勢精通，深知訣竅，原在他身後攏住網巾，卻用磕膝蓋猛在他腰眼上一拱，他的氣往上一湊，不由的口兒一張。水流線道，何況他張著一個大乖乖呢，焉有不進去點水兒的呢？只聽咕啞兒的一聲，蔣爺知道他噙了水了。連連的「咕啞兒」「咕啞兒」幾聲，登時把個鄒澤噙的迷了，兩手紮撒，亂抓亂撓，不知所以。蔣爺索性一翻身，身子一閃，把他的頭往水內連浸了幾口。這鄒澤每日裡淹人當事，今日遇見硬對頭兒，也合他玩笑玩笑。誰知他不禁玩兒，不大的工夫，小子也就灌成水車一般。蔣爺知他沒了能為，要留活口，不肯再讓他喝了，將網巾一提，兩腳踏水，出了水面。鄒澤嘴裡還吸溜滑拉往外流水，忽聽岸上嚷道：「在這裡呢。」蔣爺見清平帶領兵弁，果是沿岸排開。蔣爺道：「船在那裡？」清平道：「那邊兩隻大船就是。」蔣爺道：「且到船上接人。」清平帶領兵弁數人，將鄒澤用撓鉤搭在船上，即刻控水。

蔣爺便問擒拿的賊人如何。清平道：「已然擒了四名，殺了二名，往水內跑了二名。」蔣爺道：「水內二名俺已了卻，但不知拿獲這人，是鄒澤不是？」便叫被擒之人前來識認，果是頭目鄒澤。蔣爺滿心歡喜，道：「不肯叫千總在廟內動手者，一來恐污佛地，二來惟恐玉石俱焚。若都殺死，那是對證呢？再者他既是頭目，必然他與眾不同，故留一條活路，叫他等脫逃。除了水路，就近無路可去，俺在水內等個正著。俺們水旱皆兵，令他等難測。」清平深為佩服，誇贊不已，吩咐兵弁，押解賊寇一同上船，俱回按院衙門而來。

要知詳細，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十六回 按圖治水父子加封 好酒貪杯叔姪會面

且說蔣四爺與千總清平押解水定上船，直奔按院衙門而來。此刻顏大人與白五爺俱各知道蔣四爺如此調度，必然成功，早已派了差人在湖邊等候瞭望。見他等船隻過了旋渦，蕩蕩漾漾回來，連忙跑回衙門稟報。白五爺迎了出來，與蔣爺清千總見了，方知水寇已平，不勝大喜。回到書房，早見顏大人階前立候。蔣爺上前見了，回到屋中坐下，將拿獲水寇之事敘明；並提螺螄莊毛家父子極其高雅，頗曉治水之道，公孫先生叫回稟大人，務必備禮聘請出來，幫同治水。顏大人聽見了，甚喜，即備上等禮物，就派千總清平帶領兵弁二十名押解禮物，前到螺螄莊，一來接取公孫先生，即請毛家父子回來。清平領命，帶領兵弁二十名，押解禮物，只用一隻大船，竟奔螺螄灣而去。

這裡顏大人立刻升堂，將鎮海蛟鄒澤帶上堂來審問。鄒澤不敢隱瞞，據實說了。原來是襄陽王因他會水，就派他在洪澤湖攪擾，所有拆埽毀壩，俱是有意為之，一來殘害百姓，二來消耗國帑，復又假裝水怪，用鐵錐鑿漏船隻，為的是鄉民不敢在此居住，行旅不敢從此經過，那時再派人來占住了洪澤湖，也算是一個咽喉要地。可笑襄陽王無人，既有此意，豈是鄒澤一人帶領幾個水寇就能成功，可見將來不能成其大事。

且說顏大人立時取了鄒澤的口供，又問了水寇眾人。水寇四名雖然不知詳細，大約所言相同，也取了口供，將鄒澤等交

縣寄監嚴押，候河工竣時一同解送京中，歸部審訊。

剛將鄒澤等帶下，只見清平回來稟說：「公孫先生已然聘請得毛家父子，少刻就到。」顏大人吩咐備馬，同定蔣四爺白五爺迎到湖邊。不多時，船已攏岸，公孫先生上前參見，未免有才不勝任的話頭。顏大人一概不提，反倒慰勞了數語。公孫策又說毛九錫因大人備送厚禮，心甚不安。早有備用馬數匹，大家乘騎，一同來到衙署。進了書房，顏大人又要以賓客禮相待。毛九錫遜讓至再至三，仍是欽命大人上面坐了，其次是九錫，以下是公孫先生蔣爺白爺，末座方是毛秀。千總黃開又進來請安請罪。顏大人不但不罪，並勉勵了許多言語：「待河工報竣，連你等俱要敘功的。」黃開聞聽，叩謝了，仍在外聽差。顏大人便問毛九錫治水之道，毛九錫不慌不忙，從懷中掏出一幅地理圖來，雙手呈獻。顏大人接來一看，見上面山勢參差，水光蕩漾，一處處崎嶇周折，一行行字跡分明，地址闊隘遠近不同，水面寬窄深淺各異，何方可用埽壩，那裡應當發洩，界面極清，宛然在目。顏大人看了，心中大喜，不勝誇贊。又遞與公孫先生看了，更覺心清目朗，如獲珍寶一般。就將毛家父子留在衙署，幫同治水，等候綸音。公孫先生與黃千總又到了三皇廟與老和尚道謝，佈施了百金，令人將他徒弟找回，酬報他釋放之恩。

不多幾日，聖旨已下，即刻動工，按著圖樣，當泄當壩，果無差謬。不但國帑不致妄消，就是工程也覺省事。算來不過四個月光景，水平土平，告厥成功。顏大人工完回京，將鎮海蛟鄒澤並四名水寇俱交刑部審問，顏大人遞折請安，額外隨了夾片，聲明毛九錫毛秀並黃開清平功績，聖上召見，顏大人面奏敘功。仁宗甚喜，賞了毛九錫五品頂戴，毛秀六品職銜，黃開清平俟有守備缺出，盡先補用。刑部尚書歐陽修審明鄒澤果係襄陽王主使，啟奏當今。原來顏查散升了巡按之後，樞密院的掌院就補放刑部尚書杜文輝；所遺刑部尚書之缺，就著歐陽修補授。

天子見了歐陽修的奏章，立刻召見包相相議，襄陽王已露形跡，須要早為剿除。包相又密奏道：「若要發兵，彰明較著，惟恐將他激起，反為不美。莫若派人暗暗訪查，須剪了他的羽翼，然後一鼓擒之，方保無虞。」天子准奏，即加封顏查散為文淵閣大學士，特旨巡按襄陽。仍著公孫策白玉堂隨往。加封公孫策為主事，白玉堂實授四品護衛之職，所遺四品護衛之銜，即著蔣平補授，立即馳驛前往。

誰知襄陽王此時已然暗裡防備，左有黑狼山金面神藍驍督率旱路，右有飛叉太保鍾雄督率水寨，與襄陽成了鼎足之勢，以為羽翼，嚴密守汛。

且說聖上因見歐陽修的本章，由歐陽二字猛然想起北俠歐陽春，便召見包相，問及北俠。包相將北俠為人，正直豪爽，行俠尚義，一一奏明。天子甚為稱羨。包公見此光景，下朝回衙，來到書房，叫包興請展護衛來，告訴此事。南俠回到公所，對眾英雄述了一番。只見四爺蔣平說道：「要訪北俠，還是小弟走一趟，庶不負此差。什麼緣故呢？現今開封府內王馬張趙四位是再不能離了左右的，公孫兄與白五弟上了襄陽了。這開封府必須展大哥在此料理一切事務。如有不到之處，還有俺大哥可以幫同協辦。至於小弟原是清閒無事之人，與其閒著，何不討了此差，一來訪查歐陽兄，二來小弟也可以疏散疏散，豈不是兩便麼？」大家計議停當，一同回了相爺。包公心中甚喜，即時吩咐起了開封府的龍邊信票，交付蔣爺，用油紙包妥，貼身帶好。別了眾人，意欲到松江府茱花村。行了幾日，不過是饑渴湯飲。

一日，天色將晚，到了來峰鎮悅來店，住了西耳房單間。歇息片時，飲酒吃飯畢，又泡了一壺茶，覺得味香水甜，未免多喝了幾碗。到了半夜，不由的要小解起來。剛剛的來到院內，只見那邊有人以指彈門，卻不聲喚。蔣爺將身一隱，暗裡偷瞧。見開門處那人挨身而入，仍將門兒掩閉，蔣爺暗道：「事有可疑，倒要看看。」也不顧小解，飛身上牆，輕輕躍下，原來是店東居住之所。

只聽有人說道：「小弟求大哥幫助幫助。方才在東耳房我已認明，正是我們員外的對頭，如何放得他過！」又聽一人答道：「言雖如此，怎麼替你報仇呢？」那人道：「小弟已見他喝了個大醉，莫若趁醉將他勒死，撇在荒郊，豈不省事？」又聽答道：「索性等他睡熟了，再動不遲。」蔣爺聽到此，抽身越牆出來，悄悄奔到東耳房，見掛著軟布簾兒，屋內尚有燈光。從簾縫兒往裡一看，見燈花結蕊，有一人頭向裡面而臥，身量卻不甚大。蔣爺側身來到屋內，剪了燈花，仔細看時，嚇了一跳，原來是小俠艾虎。見他爛醉如泥，呼聲震耳，暗道：「這樣小小年紀，貪杯誤事。若非我今日下在此店，險些兒把小命兒喪了。但不知那要害他的是何人？不要管他，俺且在這裡等他便了。」撲，將燈吹滅，屏息而坐。偏偏急著要小解，再也忍不住，無可如何，將單扇門兒一掩，就在門後小解起來。因工夫等的大了，他就小解了個不少，流了一地，剛剛解完，只聽外面有些個聲息。他卻站在門後，只見進來一人，腳下一跳，往前一撲。後面那人緊步跟到，正撞在前面身上。蔣爺將門一掩，從後轉出，也就壓在二人身上，卻高聲先嚷道：「別打我！我是蔣平。底下的他倆才是賊呢。」

艾虎此時已醒，聽是蔣爺，連忙起身。蔣爺抬身叫艾虎按住了二人。此時店小二聽見有人嚷賊，連忙打著燈籠前來。蔣爺就叫他將燈點上一照，一個是店東，一個是店東朋友。蔣爺就把他拿的繩子捆了他二人。底下那人衣服濕了好些，卻是蔣爺撒的溺。

蔣爺坐下，便問店東道：「你為何聽信奸人的言語，要害我姪兒？是何道理？講！」店東道：「老爺不要生氣，小人名叫曹標，我這個朋友名叫陶宗，因他家員外被人害卻，事不隨心，投奔我來。皆因這位小客人下在我店內，左一壺，有一壺，喝了許多的酒。是陶宗心內犯疑，一個小客官為何喝了許多的酒呢？況且又在年幼之間呢。他就悄悄的前來偷看，不想被他認出，說是他家員外的仇人，因此央煩小人陪了他來，作個幫手。」蔣爺道：「作幫手是叫你幫著來勒人，你就應他？」曹標道：「並無此事，不過叫小人幫著拿住他。」蔣爺道：「你們的事，如何瞞的過我呢？你二人商議明白，將他勒死，撇在荒郊。你還說：『等他睡了，再動不遲。』你豈是盡為做幫手呢？」一席話說的曹標，再也不敢言語，惟有心中納悶而已。蔣爺道：「我看你決非良善之輩，包管也害的人命不少。」說著話，叫：「艾虎把那個拉過來，我也問問。」艾虎上前，將那人提起一看：「哎呀！原來是你麼？」便對蔣爺道：「四叔，他不叫陶宗，他就是馬強告狀脫了案的姚成。」蔣爺聽了，連忙問道：「你既是姚成，如何又叫陶宗呢？」陶宗道：「我起初名叫陶宗，只因投在馬員外家，就改名叫姚成。後來知道員外的事情鬧大，惟恐連累於我，因此脫逃，又復了本名，仍叫陶宗。」蔣爺道：「可見你反覆不定，連自己姓名都沒有準主意。既是如此，我也不必問了。」回頭對店小二道：「你快去把地方保甲叫了來。我告訴你，此乃是脫了案的要犯。你家店東卻沒有什麼要緊。你就說我是開封府差來拿人，叫他們快些來見，我這裡急等。」店小二聽了，那敢怠慢。

不多時，進來了二人，朝上打了個千兒道：「小人不知上差老爺到來，實在眼瞎，望乞老爺恕罪。」蔣爺道：「你們倆誰是地方？」只聽一人道：「小人王大是地方。他是保甲，叫李二。」蔣爺道：「你們這裡屬那裡管？」王大道：「此處地面皆屬唐縣管。」蔣爺道：「你們官姓什麼？」王大道：「我們太爺姓何，官名至賢。請問老爺貴姓。」蔣爺道：「我姓蔣，奉開封府包太師的鈞諭，訪查要犯，可巧就在這店內擒獲，我已捆縛好了在這裡。說不得你們辛苦看守，明早我與你們一同送縣。見了你們官兒，是要即刻起解的。」二人同聲說道：「蔣老爺只管放心，請歇息去吧。就交給小

人們，是再不敢錯的。別說是脫案要犯，無論什麼事情，小人們斷不敢徇私。」蔣爺道：「很好。」說罷，立起身，攜著艾虎的手，就上西耳房去了。

要知後文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十七回 為知己三雄訪沙龍 因救人四義撇艾虎

且說蔣爺吩咐地方保甲好好看守，二人連聲答應，說了許多的小心話。蔣爺立起身來，攜著艾虎的手，一步步就上西耳房而來。爺兒倆個坐下。蔣爺方問道：「賢姪，你如何來到這裡？你師傅往那裡去了？」艾虎道：「說起來話長。只因我同著我義父在杭州倪太守那裡住了許久，後來義父屢次要走，倪太守斷不肯放。好容易等他完了婚之後，方才離了杭州，到茱花村給丁家二位叔父並我師傅道乏道謝，就在那裡住下了。不想丁家叔父那裡早已派人上襄陽打聽事情去了。不多幾日回來，說道：襄陽王已知朝廷有些知覺，惟恐派兵征剿，他那裡預為防備。左有黑狼山安排下金面神藍驍把守旱路，右有軍山安排下飛叉太保鍾雄把守水路。這水旱兩路皆是咽喉緊要之地。倘若朝廷有什麼動靜，即刻傳檄飛報。因此我師傅與我義父聽見此信，甚是驚駭。什麼緣故呢？因有個至好的朋友姓沙名龍，綽號鐵面金剛，在臥虎溝居住。這臥虎溝離黑狼山不遠，一來恐沙伯父被賊人侵害，二來又怕沙伯父被賊人誑去入伙。大家商量。我師父與義父還有丁二叔，他們三位俱各上臥虎溝去了。就把我交與丁大叔了。姪兒一想，這樣的熱鬧不叫姪兒開開眼，反倒關在家裡，我如何受得來呢！一連闖了好幾日。偏偏的丁大叔時刻不離左右，急的姪兒沒有法兒。無奈何，悄悄的偷了丁大叔五兩銀子，做了盤費，我要上臥虎溝看個熱鬧去。不想今日住在此店，又遇見了對頭。」

蔣爺聽了，暗暗點頭，道：「好小子！拿著廝殺對壘當熱鬧兒。真好膽量，好心胸！但只一件，歐陽見智賢弟既將他交給丁賢弟，想來是他去不得。若去得時，為什麼不把他帶了去呢？其中必有個緣故。如今我既遇見他，豈可使他單人獨往呢！」正在思索，只聽艾虎問道：「蔣叔父今日此來，是為拿要犯，還是有什麼別的事呢？」蔣爺道：「我豈為要犯而來，原是為奉相諭，派我找尋你義父。只因聖上想起，相爺惟恐一時要人沒個著落，如何回奏呢，因此派我前來。不想在此先得了姚成。」艾虎道：「蔣叔父如今意欲何往呢？」蔣爺道：「哦原要上茱花村來著。如今既知你義父上了臥虎溝，明日只好將姚成送縣起解之後，我也上臥虎溝走走。」艾虎聽了歡喜道：「好叔叔！千萬把姪兒帶了去！若見了我師父與義父，就說叔父把姪兒帶了去的，也省得他二位老人家嗔怪。」蔣爺聽了，笑道：「你倒會推乾淨兒。難道久後你丁大叔也不告訴他們二人麼？」艾虎道：「趕到日子多了，誰還記得這些事呢？即使丁大叔告訴了，事已如此，我師父與義父也就沒有什麼怪的了。」

蔣爺暗想道：「我看艾虎年幼貪酒，而且又是私逃出來的，莫若我帶了他去，一來盡了人情，二來又可找歐陽兄。只是他這酒，必須如此如此。」想罷，對艾虎道：「我帶誰把你帶去，你只是要依我一件事。」艾虎聽說帶了他去，好生歡喜，便問道：「四叔，你老只管說是什麼事，姪兒無有不應的。」蔣爺道：「就是你的酒。每頓只准你吃三角，多喝一角都是不能的。你可願意麼？」艾虎聽了，半晌方說道：「三角就是三角，吃葷強如吃素。到底有三角可以解解饞，也就是了。」叔姪兩個整整的談了半夜。

不一時到東耳房照看，惟聽見曹標抱怨姚成不了，姚成到了此時一言不發，不過垂頭歎氣而已。

到了天色將曉，蔣爺與艾虎梳洗已畢，打了包裹。艾虎不用蔣爺吩咐，他就背起行李，叫地方保甲押著曹標姚成，竟奔唐縣而來。到了縣衙，蔣爺投了龍邊信票。不多時，請到書房相見。蔣爺面見何縣令，將始末說明。因還要訪查北俠，就著縣內派差役押解赴京。縣官即刻辦了文書，並將護衛蔣爺上臥虎溝帶了一筆。蔣爺辭了縣官，將龍票仍用油紙包好，帶在貼身，與艾虎竟自起身。

這裡文書辦妥起解到京，來至開封，投了文書。包公升堂，用刑具威嚇的姚成一供招：原是水賊，曾害過倪仁夫婦。又追問馬強交通襄陽之事。姚成供出馬強之兄馬剛曾在襄陽交通信息。取了招供，即將姚成斃於劍下。曹標定罪充軍。此案完結不表。

再說蔣平艾虎自離了唐縣，往湖廣進發。果然艾虎每頓三角酒。一日來至濡口僱船，船家富三，水手二名。蔣爺在船上賞玩風景，心曠神怡，頗覺有趣。只見艾虎兩眼蒙眬，不似坐船，彷彿小孩子上了搖車兒，睡魔就來了。先前還前仰後合，掙扎著坐著打頓，到後來放倒頭便睡。惟獨到喝酒之時，精神百倍，又是說，又是笑。只要三角酒一完，咯噔的就打起哈氣來了，飯也不能好生吃。蔣爺看了這番光景，又怕他生生病來。想了想在船上無妨，也只好見一半不見一半，由他去便了。

這日剛交申時光景，正行之間，忽見富三說道：「快些撐船，找個避風的所在。風暴來了。」水手不敢怠慢，連忙將船撐在鵝頭簷下。此處卻是珍五口，極其幽僻，將船灣住，下了鐵錨。整頓飯食吃畢，已有掌燈之時，卻是風平浪靜，毫無動靜。蔣爺暗道：「並無風暴，為何船家他說有風呢？哦，是了，想是他心懷不善，別是有什麼意思吧？倒要留神。」只聽呼嚕呼嚕聲振耳，原來是艾虎飲後食困，他又睡著了。蔣爺暗道：「他這樣貪杯好睡，焉有不誤事的呢。」正在犯想，又聽忽喇喇一陣亂響，連船都擺起來，萬籟皆鳴。果然大風驟起，波濤洶湧，浪打船頭。蔣爺方信富三之言，不為虛謬。幸喜亂刮了一陣，不大工夫，天開月霽，襯著清平波浪蕩漾，夜色益發皎潔。不肯就睡，獨坐船頭，賞玩多時。約有二鼓，剛要歇息，覺得耳畔有人聲喚：「救人呀，救人！」順著聲音，細著眼往西北一觀，隱隱有個燈光閃閃灼灼。蔣爺暗道：「此必有人暗算。我何不救他一救呢。」忙迫之中也不顧自己衣眼，將鞋脫在船頭，跳在水內，踏水面而行。忽見一人忽上忽下，從西北順流漂來。蔣爺奔到跟前讓他過去，從後將髮揪住往上一提。那人兩手亂抓亂撓，蔣爺卻不叫他揪住。這就是水中救人的絕妙好法子。

但凡人落了水，慢說道是無心落水，就是自己情願淹死，到了臨危之際，再無有不望人救之理。他兩手紮煞，見物就抓，若被抓住，卻是死勁，再也不得開的。往往從水中救人，反被溺水的帶累傾生，皆是救的不得門道之故。再者幾溺水的兩手必抓兩把淤泥，那就是掙命之時亂抓的。

如今蔣爺捉住那人，容他亂抓之後，方一手捉住頭髮，一手把住腰帶，慢慢踏水奔到崖岸之上。幸喜工夫不大，略略控水，即便甦醒，哼哼出來。蔣爺方問他名姓。原來此人是個五旬以外的老者，姓雷名震。蔣爺聽了，便問道：「現今襄陽王殿前站堂官雷英可是本家麼？」雷震道：「哪就是小老兒的兒子。恩公如何知道？」蔣爺道：「我是聞名。有人常提，卻未見過。請問老丈家住那裡？意欲何往？」雷震道：「小老兒就在襄陽王的府行後面，有二里半之遙，在八寶村居住。因女兒家內貧寒，是我備了衣服簪珥，前往陵縣探望，因此僱了船隻。誰知水手是弟兄二人，一個米三，一個米七。他二人不懷好意，見我有這衣服箱籠，他說有風暴船不可行，便藏在此處。他先把我跟的人殺了，小老兒喊叫『救

人』，他卻又來殺我。是我一急將船窗撞開，跳在水中，自己也就不覺了。多虧恩公搭救。」蔣爺道：「大約船尚未開。老丈在此略等，我給你瞧瞧箱籠去。」雷震聽了，焉有不願意的呢，連忙說道：「敢則是好，只是又要勞動恩公。」蔣爺道：「不打緊。你在此略等，俺去去就來。」說罷，跳在水內，一個猛子，來到有燈光的船邊。只聽二賊說道：「把開箱籠看看，包管興頭的。」蔣爺把住船邊，身體一躍，道：「好賊！只顧你們興頭，卻不管別人晦氣了。」說著話，到船上。米七猛聽見一人答言，提了刀鑽出船來，尚未立穩，蔣爺抬腿就是一腳。雖然未穿鞋，這一腳兒踢了個正著，恰恰踢在米七的腮頰之上，如何禁得起，身體一歪，栽在船上，手鬆刀落。蔣爺跟步，搶刀在手，照著米七一擗，登時了帳。米三在船上看的明白，說聲：「不好！」就從雷老者破窗之處，竄入水內去了。蔣爺如何肯放，縱身下水，捉住賊的雙腳往上一提，出了水面，猶如搗確一般，立刻將米三提到船上，進艙找著繩子，捆縛好了，將他臉面向下控起水來。蔣爺復又跳在水內，來到崖岸，背了雷震送上船去，告訴他道：「此賊如若醒來，老丈只管持刀威嚇他，不要害怕，已然捆縛好好的了。等天亮時，另僱船隻便了。」說罷，翻身入水，來到自己灣船之處一看。罷了！蹤影全無，敢則是富三見得了順風，早已開船去了。

蔣爺無奈，只得仍然踏水面到雷震那裡船上。正聽雷老者顛巍巍的聲音道：「你動~動，我就是一刀。」蔣爺知道他是害怕，遠遠就答道：「雷老丈，俺又回來了。」雷震聽了，一抬頭見蔣爺已然上船，心中好生歡喜，道：「恩公為何去而復返？」蔣爺道：「只因我的船隻不見，想是開船走了。莫若我送了老丈去如何？」雷震道：「有勞恩公，何以答報？」蔣爺道：「老丈有衣服，借一件換換。」雷震應道：「有，有，有。卻是四垂八卦的。」蔣爺用絲?束腰，將衣襟拽起。等到天明，用篙撐開，一腳將米三踢入水中。倒把老者嚇了一跳，道：「人命關天，這還了得！」蔣爺笑道：「這廝在水中做生涯，不知劫了多少客商，害了多少性命。如今遇見蔣某，理應除卻。還心疼他怎的？」雷震嗟歎不已。

且不言蔣爺送雷震上陵縣。再說小爺艾虎整整的睡了一夜，猛然驚醒，不見了蔣平，連忙出艙問道：「我叔叔往那裡去了？」富三道：「你二人同艙居住，如何問我？」艾虎聽了，慌忙出艙看視，見船頭有鞋一雙，不覺失聲道：「哎喲！四叔掉在水內了。別是你等有意將他害了吧？」富三道：「你這小客官，說話好不曉事。昨晚風暴將船灣住，我們俱是在後艙安歇的。前艙就是你二人。想是那位客官夜間出來小解，失足落水，或者有的。如何是我們害了他呢？」水手也說道：「我們既有心謀害，何不將小客官一同謀害？為何單單害那客官一人呢？」又一水手道：「別是你這小客官見那客官行李沉重，把他害了，反倒誣賴我們吧？」小爺聽了將眼一瞪，道：「豈有此理！滿口胡說！那是我叔父，俺如何肯害他？」水手道：「那可難說。現在包裹行李都在你手內，你還賴誰呢？」小爺聽了，揎拳掠袖，就要打他們水手。富三忙攔道：「不要如此。據我看來，那位客官也不是被人謀害的，也不是失腳落水的，竟是自投在水內的。大家想想，若是被人謀害，或者失足落水，焉有兩隻鞋好好放在一邊之理呢？」一句話說的眾人省悟，水手也不言語了。艾虎也不生氣，連忙回轉艙內，見包裹未動，打開時衣服依然如故，連龍票也在其內；又把兜肚內看了一看，尚有不足百金，只得仍然包好，心中納悶道：「蔣四叔往何處去了呢？- - 難道晝夜之間摸魚去了？」正在思索，只聽富三道：「小客官，已到停泊之處了。」艾虎無奈，束兜肚，背了包裹，搭跳上岸，邁步向前去了。船價是開船付給了，所謂「船家不打過河錢」。

不知後文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十八回 搶魚奪酒少弟拜兄 談文論詩老翁擇婿

且說艾虎下船之後，一路上想起：「蔣爺在悅來店救了自己，蒙他一番好意，帶我上臥虎溝，不想竟自落水，如今弄得我一人踽踽涼涼。」不由的悽慘落淚。正在哭啼，猛然想起蔣爺頗識水性，綽號翻江鼠，焉有淹死的呢。想到此，又不禁大樂起來。走著，走著，又轉想道：「不好，不好！俗語說的好，『慣騎馬的慣跌跤，河裡淹死是會水的』。焉知他不是藝高人膽大，陰溝裡會翻船，也是有的。可憐一世英名，卻在此處傾生。」想到此，不由的又痛哭起來。哭了多時，忽又想起那雙鞋來，別是真個的下水摸魚去了呢？若果如此，還有相逢之日。想到此，不禁又狂笑起來。他哭一陣，笑一陣。旁人看著皆以為他有瘋魔之症，遠遠的躲開，誰敢招惹於他。

艾虎此時千端萬緒，縈繞於心，竟自忘饑，因此過了宿頭。看看天色已晚，方覺饑餓，欲覓飯食，無處可求。忽見燈光一閃，急忙奔到臨近一看，原來是個窩鋪，見有二人對面而坐，並聽有豁拳之聲。他卻趕到跟前。一人剛叫了個「八馬」，艾虎也把手一伸道：「三元。」誰知豁拳的卻是兩個漁人，猛見艾虎進來，不分青紅皂白硬要豁拳，便發話道：「你這後生，好生無理！我們在此飲酒作樂，你如何前來混攪？」艾虎道：「實不相瞞：俺是行路的，只因過了宿頭，一時肚中饑餓，沒奈何將就將就，留下相與吧。」說著話，他就要端酒碗。那漁人忙攔道：「你要吃食，也等我們吃剩下了，方好周濟於你。」艾虎道：「俺又不是乞兒化子，如何要你周濟。俺有銀兩，買你幾碗酒。你可肯賣麼？」漁人道：「俺這裡又不是酒市。你要買，前途買去，我這裡是不賣的。」說罷，二人又腦袋摘巾兒豁起拳來。一人剛叫了個「對手」，艾虎又伸一拳道：「元寶。」二漁人大怒道：「你這小廝好生懶！說過不賣，你卻歪廝纏則甚？」艾虎道：「不賣，俺就要搶了。」漁人冷笑道：「你說別的罷了。你說要搶，只怕我們此處不容你放搶。」說罷，站起身來，出了窩棚，揎拳掠袖道：「小廝，你搶個樣兒我看！」艾虎將包袱放下，笑哈哈的道：「你不要忙，俺先與你說明。俺要輸了，任憑你等；俺若贏了，不消說了，不但酒要夠，還要管俺一飽。」那漁人也不答應，揚手就是一拳。艾虎也不躲閃，將手接住，往旁邊一領，那漁人不知不覺爬伏在地。這漁人一見，氣忿忿的道：「好小廝竟敢動手！」抽後就是一腳。艾虎回身將腳後跟往上一托，那漁人仰巴叉栽倒在地。二人爬起來，一擁齊上。小俠只用兩手左右一分，二人復又跌倒。一連三次，漁人知道不是對手，抱頭鼠竄而去。

艾虎見他等去了，進了窩棚，先端起一碗酒飲乾。又要端那碗酒時，方看見中間大盤內是一尾鮮串鯉魚，剛吃了不多，滿心歡喜。又飲了這碗酒，也不用箸著，抓了一塊魚放在口內。又拿起酒瓶來斟酒。一碗酒，一塊魚，霎時間杯盤狼藉。正吃的高興，酒卻沒了。他便端起大盤來，囫圇吞的連湯都喝了。雖未盡興，也可搪饑。回首見有現成的魚網將手擦抹了擦抹。站起身來剛要走時，覺有一物將頭碰了一下。回頭看時，原來是個大酒葫蘆，不由的滿心歡喜，摘將下來。復又回身就燈一看，卻是個錫蓋。艾虎不知是轉轉蠅的，左打不開，右打不開，一時性起，用力一擗，將葫蘆嘴擗下來。他就嘴對嘴勻了四五氣飲乾，一鬆手拍叉的一聲，葫蘆正落在大盤子上，砸了個粉碎。艾虎也不管他，提了包裹，出了窩鋪，也不管東西南北，信步行去。誰知冷酒後犯，一來是吃的空心酒，二來吃的太急，又著風兒一吹，不覺的酒湧上來。晃裡晃蕩，才走了二三里的路，再也掙扎不來。見路旁有個破亭子，也不顧塵垢，將包袱放下，做了枕

頭，放倒身軀，呼嚕嚕酣睡如雷，真是「一覺放開心地穩，不知日出已多時」。

正在睡濃之際，覺得身上一陣亂響，似乎有些疼痛。慢閃二目，天已大亮，見五六個人各持木棒，將自己圍繞，猛然省悟，暗道：「這是那兩個漁人調了兵來了。」再一回想：「原是自己的不是，莫若叫他們打幾下子出出氣也就完了事了。」誰知這些人俱是魚行生理，因那兩個漁人被艾虎打跑，他倆便知會了眾漁人各各擎木棍奔了窩棚而來。大家看時，不獨魚酒皆無，而且葫蘆掰了，盤子碎了，一個個氣沖兩脅，分頭去趕。只顧奔了大路，那知小俠醉後混走，倒岔在小路去了。眾人追了多時不見蹤影，俱說：「便宜他！」只得大家分散了。

誰知有從小路回家的，走到破亭子，忽聽呼聲振耳。此時天已黎明，看不真切，似乎是個年幼之人，急忙令人看守，復又知會就近的，湊了五六個人。其中便有窩棚中的漁人，看了道：「就是他。」眾人就要動手。有個年老的道：「眾位不要混打，惟恐傷了他的致命之處，不大穩便。須要將他肉厚處打，只是戒他下次就是了。」因此一陣亂響，又是打艾虎，又是棒磕棒。打了幾下，見艾虎不動。大家猶疑，恐怕傷了性命。

那知艾虎故意的不語，叫他打幾下子出氣呢。遲了半天，見他們不打了，方睜開眼道：「你們為什麼不打了？」一翻身爬起，提了包裹，擰了擰塵垢，拱了拱手，道：「請了，請了。」眾人圍繞著，那裡肯放。艾虎道：「你們為何攔我？」眾人道：「你搶了我們的魚酒，難道就罷了不成？」艾虎道：「你們不找我嗎？打幾下子出了氣，也就是了。還要怎麼？」漁人道：「你掰了我的葫蘆，砸了我的大盤，好好的還我。不然，想走不能。」艾虎道：「原來壞了你的葫蘆盤子。不要緊，俺給你銀另買一分吧。」漁人道：「只要我的原舊東西，要銀子作什麼？」艾虎道：「這就難了。人有生死，物有毀壞。業已破了，還能整的上麼？你不要銀子，莫若再打幾下，與你那東西報報仇，也就完了事了。」說罷，放下包裹，復又躺在地下，鬧頑皮子，鬧的眾人生氣不是，要笑不是，再打也不是。年老的道：「真這後生實在嘔人。他倒鬧起頑皮來了。」漁人道：「他竟敢鬧頑皮。我把他打死，給他抵命。」年老的道：「休出此言。難道我們眾人瞅著你在此害人不成？」

正說間，只見那邊來了個少年的書生，向著眾人道：「列位請了。不知此人犯了何罪，你等俱要打他？望乞看小生薄面饒了他吧。」說罷，就是一揖。眾人見是個斯文相公，連忙還禮，道：「叵耐這廝搶了嘴吃，還把我們的傢伙毀壞，實實可惡。既是相公給他討情，我們認個晦氣罷了。」說罷，大家散去。

年少後生見眾人散去，再看時，見他用袖子遮了面，仍然躺著不肯起來，向前將袖子一拉。艾虎此時臊的滿面通紅，無可搭訕，撲哧的一聲，大笑不止。書生道：「不要發笑。端的為何？有話起來講。」艾虎無奈站起，擰去塵垢，向前一揖，道：「慚愧，慚愧。實在是俺的不是。」便將搶酒吃魚，以及毀壞傢伙的話，毫無粉飾，和盤托出，說罷，又大笑不止。書生聽了，暗暗道：「聽他之言，倒是個率直豪爽之人。」又看了看他的相貌，滿面英風，氣度不凡，不由的傾心羨慕，問道：「請問尊兄貴姓？」艾虎道：「小弟姓艾名虎。尊兄貴姓？」那書生道：「小弟施俊。」艾虎道：「原來是施相公。俺這不堪的形景，休要見笑。」施俊道：「豈敢，豈敢。『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焉有見笑之理。」艾虎聽了「皆兄弟也」，以「皆」字當作「結」字，答道：「俺乃粗鄙之人，焉敢與斯文貴客結為兄弟。既蒙不棄，俺就拜你為兄。」施俊聽了甚喜，知他是錯會意了，以為他梗直可交，便問：「尊兄青春幾何？」艾虎道：「小弟今年十六歲了。哥哥，你今年多大了？」施俊道：「比你長一歲，今年十七歲了。」艾虎道：「俺說是兄長，果然不差。如此，哥哥請上，受小弟一拜。」說罷，爬在地下就磕頭。施俊連忙還禮。二人彼此攙扶。

小俠提了包裹，施俊一伸手攜了艾虎，離了破亭，竟奔樹林而來。早見一小童拉定兩匹馬在那裡瞭望。施俊來到小童跟前，喚道：「錦箋過來，見過你二爺。」小童錦箋先見二人說話，後來又見二人對磕頭，心中早就納悶。如今聽見相公如此說，不敢怠慢，上前跪倒，道：「小人錦箋與二爺叩頭。」艾虎從來沒受過人的頭，沒聽見人稱呼過二爺，今見錦箋如此，喜出望外，不知如何是好，連忙說道：「起來，起來！」回身在兜肚內掏出兩個饅頭，遞與錦箋道：「拿去買果子吃。」錦箋卻不敢受，兩眼瞅著施俊。施俊道：「二爺既賞你，你收了就是。」錦箋接過，復又叩頭謝賞。艾虎心中暗道：「為何他又叩頭？哦，是了。想是不夠用的，還合我再討些回手。」又向兜肚內要掏。（艾虎當初也是館童，皆因在霸王莊上並沒受過這些排場禮節，所以不懂，並非前後文不對。）施俊道：「二弟賞他一錠足矣，何必賞他許多呢。請問二弟，意欲何往？」一句話方把艾虎岔開，答道：「小道要上臥虎溝，尋我師父與義父。請問兄長意欲何往呢？」施俊道：「愚兄要上襄陰縣金伯父那裡，一來看文章，二來就在那裡用功。你我二人不能盤桓暢敘，如何是好？」艾虎道：「既然彼此有事，莫若各奔前程。後會有期。兄長請乘騎，待小弟送你一程。」施俊道：「賢弟不要遠進。我是騎馬，你是步下，如何趕的上？不如就此拜別了吧。」說罷，二人彼此又對拜了。錦箋拉過馬來，施俊謙讓多時，扳鞍上馬。錦箋因艾虎在步下，他不肯騎馬，拉著步行。艾虎不依，務必叫他騎上馬，跟了前去。目送他主僕已遠，自己方扛起包裹，邁開大步，竟奔大路去了。

且說施俊父名施喬，字必昌，曾作過一任知縣，因害目疾失明，告假還鄉。生平有兩個結義的朋友：頭一個便是兵部尚書金輝，因參襄陽王遭貶在家。第二個便是新調長沙太守邵邦傑。三個人雖是結義的朋友，卻是情同骨肉。施老爺知道金老爺有一位千金小姐，自幼兒見過好幾次，雖有聯姻之說，卻未納聘。如今施俊年已長成，莫若叫施俊去到那裡，明是托金公看文章，暗暗卻是為結婚姻。

這日施俊來到襄陰縣九雲山下九仙橋邊，問著金老爺的家，投遞書信。金老爺即刻請至書房，見施俊品貌軒昂，學問淵博，那一派謙讓和藹，令人羨慕。金公好生歡喜，而且看了來書，已知施喬之意，便問施俊道：「令尊目力可覺好些？不然，如何能寫書信呢？」施俊鞠躬答道：「家嚴止於通徹三光，別樣皆不能視。此言乃家嚴諄囑小姪代筆，望伯父海涵勿曬。」金輝道：「如此看來，賢姪的書法是極妙的了。這上面還要叫老拙改正文章，如何當得。學業久已荒疏，拈筆猶如馬口，還講什麼改正。只好賢姪在此用功，閒時談談講講，彼此教正，大家有益罷了。」

說到此處，早見家人稟告：「飯已齊備，請示在那裡擺？」金公道：「在此擺。我同施相公一處用，也好說話。」飲酒之間，金公盤問了多少書籍，施俊一一對答如流，把個金輝樂的了不得。吃畢飯，就把施俊安置在書房下榻，自己洋洋得意往後面而來。

不知見了夫人有何話講，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十九回 憨錦箋暗藏白玉釵 癡佳蕙遺失紫金墜

且說金輝見了夫人何氏，盛誇施俊的人品學問。夫人聽了，也覺歡喜。原來何氏夫人就是唐縣何至賢之妹，膝下生得兩個兒女：女名牡丹，今年十六歲；兒名金章，年方七歲。老爺還有一妾，名喚巧娘。

且說夫人見老爺誇施俊不絕口，知有許婚之意，便問：「施賢姪到此何事？」金老爺道：「施公雙目失明，如今寫信前來，叫施俊在此讀書，從我看文章。雖是如此，書中卻有求婚之意。」何氏道：「老爺意下如何呢？」金公道：「當初施賢弟也曾提過，因女兒尚幼，並未聘定。不想如今施賢姪年紀長成，不但品貌端好，而且學問淵博，堪與我女兒匹配。」何氏道：「既如此，老爺何不就許了這頭親事呢？」金公道：「且不要忙。他既在此居住，我還要細細看看他的行止如何，如果真好，慢慢再提親不遲。」

老爺夫人只顧講論此事，誰知有跟小姐的親信丫頭名喚佳蕙，是自幼兒服侍小姐的，（因他聰明伶俐，而且模樣兒生的俏麗，又跟著小姐讀書習字，文理頗通，故此起名用個「蕙」字，上面又加上個「佳」字，言他是香而且美。佳蕙既然如此，小姐的容顏學問可想而知了。）這日他正到夫人臥室，忽聽見老夫妻講論施俊才貌雙全，有許婚之意。他便回轉繡戶，嘻嘻笑道：「小姐大喜了！」牡丹小姐道：「你道的什麼喜？」佳蕙道：「方才我從太太那裡來，老爺正在講究。原來施老爺打發小官人來在我們這裡讀書，從著老爺看文章。老爺說他不但學問好，而且品貌極美。老爺太太樂得了不得，有意將小姐許配與他。難道小姐不是大喜麼？」牡丹正看書，聽說至此，把書一放，嗔道：「你這丫頭，益發愚頑了！這些事也是大驚小怪，對我說的麼？越大越沒出息了。還不與我退下！」

佳蕙一團高興，被小姐申飭了一頓，臉上覺的訕訕的，羞答答回轉自己屋內，細細思索道：「我與小姐雖是主僕，卻是情同骨肉。為何今日聽了此話，不但不喜，反倒嗔怪呢？哦，是了。往往有才的必不能有貌，有貌的必不能有才，如何能夠才貌兼全呢？小姐想來不能深信。仔細想來，倒是我莽撞了。理應替他探個水落石出，方不負小姐待我的深情。」想到此，侷促不安，他便悄悄偷到書房，把施俊看了個十分仔細，回來暗道：「怨得老爺誇他，果然生的不錯。據我看來，他既有如此的容貌，必有出奇的才情。小姐不知，若要固執起來，豈不把這樣的好事耽擱了麼？噯！我何不如此如此，替他們成全成全，豈不是好？」想罷，連忙回到自己屋內，拿出一方芙蓉手帕，暗道：「這也是小姐給我的，我就拿他作了引線。」立刻提筆，在手帕上寫了「關關雎鳩，在河之洲」二句，折疊了折疊，藏在一邊。

到了次日，午間無事，抽空兒袖了手帕，來到書房。可巧施俊手倦拋書，午夢正長，錦箋也不在跟前。佳蕙悄悄的臨近桌邊，把手帕一丟，轉身時又將桌子一靠。施俊驚醒，矇矓二目，翻身又復睡了。誰知錦箋從外面回來，見相公在外面瞌睡，腕下卻露著手帕，慢慢抽出，抖開一看，異香撲鼻，上面還有字跡，卻是兩句詩經，心中納悶道：「這是什麼意思？此帕從何來呢？不要管他，我且藏起來。相公如問我時，我再問相公，便知分曉。」及至施俊睡醒，也不找手帕，也不問錦箋。錦箋心中暗道：「看此光景，這手帕必不是我們相公的。若是我們相公的，焉有不找不問之理呢？但只一件，既不是我們相公的，這手帕從何而來呢？倒要留神查看。」

到了次日，錦箋不時的出入來往，暗裡窺探。果然佳蕙從後面出來，到了書房，見相公正在那裡開箱找書，不便驚動，抽身回來。剛要入後，只見一人迎面攔住道：「好呀！你跑到書房作什麼來了？快說！不然，我就嚷了。」佳蕙見是個小童，問道：「你是誰？」小童道：「我乃自幼服侍相公、時刻不離左右、說一是一、說二是二、言聽計從的錦箋。你是誰？」佳蕙笑道：「原來是錦兄弟麼。你問我，我便是自幼服侍小姐、時刻不離左右、說一是一、說二是二、言聽計從的佳蕙。」錦箋道：「原來是佳姐姐麼。」佳蕙道：「什麼佳咧錦咧，叫著怪不好聽的。莫若我叫你兄弟，你叫我姐姐，咱們把佳錦二字去了，好不好？我問兄弟，昨日有塊手帕，你家相公可曾瞧見了沒有？」錦箋想道：「原來手帕是他的，可見他人大心大。我何不嘲笑他幾句。」想罷，說道：「姐姐不要性急，事寬則圓。姐姐終久總要有女婿的，何必這末忙呢。」佳蕙紅了臉道：「兄弟體要胡說。只因我家小姐待我思深義重，又有老爺太太願意聯婚之言，故此我才拿了手帕來知會你家相公，叫他早早求婚，莫要耽誤了大事。難道詩經二句詩在手帕上寫的，你還不明白麼？那明是韞玉待價之意。」錦箋道：「姐姐，原來為此，我倒錯會了意了。姐姐還不知道呢，我們相公此來原是奉老爺之命到此求婚。惟恐這裡老爺不願意，故此懇懇切切寫了一封信，叫我們相公在此讀書，是叫這裡老爺知道我們相公的人品學問。如今姐姐既要知恩報恩，那手帕是不中用的。何不弄了真實的表記來！我們相公那裡有我一面承管。」佳蕙聽了道：「兄弟放心。我們小姐那裡有我一面承管，咱二人務必將此事作成，庶不負主僕的情意一場。」說罷，佳蕙往後面去了，錦箋也就回轉書房。

且說佳蕙自與錦箋說明之後，處處留神，時刻在念。不料事有湊巧，牡丹小姐叫他收拾鏡妝，他見有精巧玉釵一對，暗暗袖了一枝，悄悄遞與錦箋。錦箋回轉書房，得便開了書箱，瞧瞧無物可拿，見有一把扇子拴的個紫金魚的扇墜，連忙解下來，就勢兒將玉釵放在箱內。卻把前次的芙蓉手帕打開，剛要包上紫金魚，見帕上字跡分明。他又賣弄起才學來，急忙提筆寫上「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二句，然後將扇墜包裹。得意洋洋，來見佳蕙道：「我說事成在我，姐姐不信。你看如何？」說罷，打開給佳蕙看了。佳蕙等的工夫大了，已然著急，見有個回禮，急急忙忙接了過來：「兄弟，改日聽信吧。」回手向衣襟一掖，轉身就去了。

剛走了不多時，只見巧娘的杏花兒年方十二歲，極其聰明，見了佳蕙，問道：「姐姐那裡去了？」佳蕙道：「我到花園掐花兒去來。」杏花幾道：「掐的花在那裡？給我幾朵兒。」佳蕙道：「花尚未開，因此空手而回。」杏花兒道：「我不信。可巧一朵兒沒有嗎？我要搜搜。」說罷，拉住佳蕙不放。佳蕙藏藏躲躲道：「你這丫頭，豈有此理！慢說沒花兒，就是有花兒，也犯不上給你。難道你怕走大了腳，不會自己掐去麼？拉拉扯扯什麼意思！」說罷，將衣服一頓，揚長去了。杏花兒覺得不好意思，紅漲了臉，發話道：「這有什麼呢！明兒我們也掐去，單希罕你的咧。」說著話，往地下一看，見有一個包兒，連忙撿起，恰正是芙蓉手帕包著紫金魚兒，急忙忙籠在袖內，氣忿忿回轉姨娘房內而來。巧娘問道：「你往那裡去來？又合誰嘔了氣了？因為什麼撅著嘴？」杏花兒道：「可惡佳蕙，他掐了花來，我向他索一兩朵，饒不給，還摔打我。姨娘自想想，可氣不可氣？偏偏的他掉了一個包兒，我是再也不給他的了。」巧娘聽了，忙問道：「你撿了什麼了？拿來我看。」杏花兒將包兒遞將過來。不想巧娘一看，便生出許多是非來了。

你道為何？只因金輝自從遭貶之後，將宦途看淡了，每日間以詩酒自娛。但凡有可以消遣處，不是十天，就是半月，樂而忘返。家中多虧了何氏夫人調度的井井有條。惟有巧娘水性揚花，終朝盡盼老爺回來。誰知金公是放浪形骸之外，又不在婦人身上用工夫的。他便急的猶如熱地螞蟻一般，如何忍耐得住，未免有些饑不擇食，悄悄地就與幕賓先生刮拉上了。俗語說：「色膽大來，難保機關不泄。」一日，正與幕賓在花園廳上，剛然入港，恰值小姐與佳蕙上花園燒香，將好事沖散。偏這幕賓是個膽小的，惟恐事要發覺，第二日收拾收拾，竟自逃走了。巧娘失了心上之人，他既不思己過，反把小姐與佳蕙恨入骨髓，每每要將他二人陷害，又是無隙可乘。

如今見了手帕，又有紫金魚，正中心懷，便哄杏花兒：「這個包兒既是撿的，你給我吧。我不白要你的，我給你作件衫子如何？」杏花兒道：「罷喲！姨娘前次叫我給先生送禮送信，來回跑了多少次，應許給我作衫子，到如今何嘗作了呢。還提衫子呢，沒的盡叫我擔個名兒罷了。」巧娘道：「往事休提。此次一定要與你作衫子的，並且兩次合起來，我給你作件夾衫子如何？」杏花道：「果真那樣，敢則是好。我這裡先謝謝姨娘。」巧娘道：「不要謝。我還告訴你，此

事也不可對別人說，只等老爺回來，你千萬不要在跟前。我往後還要另眼看待於你。」杏花兒聽了歡喜，滿口應承。

一日，金公因與人會酒，回來過晚，何氏夫人業已安歇，老爺憐念夫人為家計操勞，不忍驚動，便來到巧娘屋內。巧娘迎接就座，慇懃獻茶畢，他便雙膝跪倒，道：「賤妾有一事稟老爺得知。」金公道：「你有何事？只管說來。」巧娘道：「只因賤妾檢了一宗東西，事關重大。雖然老爺知道，必須訪查明白，切不可聲張。」說著話，便把手帕拿出，雙手呈上。金公接過來一看，見裡麵包著紫金魚扇墜兒；又見手帕上字跡分明，寫著詩經四句，筆跡卻不相同，前二句寫的輕巧？媚，後二句寫的雄健草率。金輝看畢，心中一動，便問：「此物從何處拾來？」巧娘道：「賤妾不敢說。」金輝道：「你只管說來，我自自有道理。」巧娘道：「老爺千萬不要生氣。只因妾給太太請安回來，路過小姐那裡，拾得此物。」金輝聽了，登時蒼顏改變，無名火起，暗道：「好賤人！竟敢作出這樣事來。這還了得！」即將手帕金魚包好，攏在抽內。巧娘又加言道：「老爺，此事與門楣有關，千萬不要聲張，必須訪查明白。據妾看來，小姐決無此事，或者是佳蕙那丫頭也未可知。」老爺聽了，點了點頭，一語不發，便向書安安歇去了。

不知後來金公如何辦理，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十回 避嚴親牡丹投何令 充小姐佳蕙拜邵公

且說金輝聽了巧娘的言語，明是開脫小姐，暗裡卻是葬送佳蕙。佳蕙既有污行，小姐焉能清白呢？真是「君子可欺以其方」。那知後來金公見了玉釵，便把佳蕙拋開，竟自追問小姐，生生的把個千金小姐險些兒喪了性命。可見他的計謀狠毒。言雖如此，巧娘說「焉知不是佳蕙那丫頭」這句話，說的何嘗不是呢？他卻有個心思，以為要害小姐，必先剪除了佳蕙。佳蕙既除，然後再害小姐就容易了。偏偏的遇見個心急性拗的金輝，不容分說，又搭著個純孝的小姐不敢強辯，因此這件事倒閉的蒙混了。

且說金輝到了內書房安歇，一夜不曾合眼。到了次日，悄悄到了外書房一看，可巧施俊今日又會文去了。金公便在書房搜查，就在書箱內搜出一枝玉釵，仔細留神，正是給女兒的東西。這一氣非同小可，轉身來到正室，見了何氏，問道：「我曾給過牡丹一對玉釵，現在那裡？」何氏道：「既然給了女兒，必是女兒收著。」金輝道：「要來，我看。」何氏便叫丫環到小姐那裡去取。去不多時，只見丫環拿了一枝玉釵回來，稟道：「奴婢方才到小姐那裡取釵，小姐找了半天，在鏡箱內找了一枝。問佳蕙時，佳蕙病的昏昏沉沉，也不知那一枝那裡去了。小姐說：『待找著那一枝，即刻送來。』」金輝聽了，哼了一聲，將丫環叱退，對夫人道：「你養的好女兒！豈有此理！」何氏道：「女兒丟了玉釵，容他慢慢找去。老爺何必生氣？」金公冷笑道：「再要找時，除非到書房找這一枝去。」何氏聽了詫異道：「老爺何出此言？」金公便將手帕扇墜擲與何氏，道：「這都是你養的好女兒作的！」便在抽內把那一枝玉釵取出，道：「現有對證，還有何言支吾？」何氏見了此物，問道：「此釵老爺從何得來？」金輝便將施生書箱內搜出來的事說了。又道：「我看父女之情，給他三日限期，叫他尋個自盡，體來見我！」說罷，氣憤憤的上外面書房去了。

何氏見此光景，又是著急，又是傷心，忙忙來到小姐臥室。見了牡丹放聲大哭。牡丹不知其詳，問道：「母親，這是為何？」夫人哭哭啼啼，將始末原由述了一遍。牡丹聽畢，只嚇的粉面焦黃，嬌音軟顫，也就哭將起來。哭了多時，道：「此事從何說起！女兒一概不知。叫乳母梁氏追問佳蕙去。」誰知佳蕙自那日遺失手帕扇墜，心中一急，登時病了。就在那日告假，躺在自己屋內將養。此時正在昏憤之際，如何答應得上來。梁氏無奈，回轉繡房，道：「問了佳蕙，他也不知。」何氏夫人道：「這便如何是好！」復又痛哭起來。牡丹強止淚痕，說道：「爹爹既然吩咐孩兒自盡，孩兒也不敢違拗。只是母親養了孩兒一場，未能答報，孩兒雖死也不瞑目。」夫人聽到此，上前抱住牡丹，道：「我的兒呀！你既要死，莫若為娘的也同你死了吧。」牡丹哭道：「母親休要顧惜女兒。現在我兄弟方交七歲，母親若死了，叫兄弟倚靠何人？豈不絕了金門之後麼？」說罷，也抱住夫人，痛哭不止。

旁邊乳母梁氏，猛然想起一計，將母女勸住，道：「老奴倒有一事回稟。我家小姐自幼穩重，閨門不出，老奴敢保斷無此事，未免是佳蕙那丫頭幹的，也未可知。偏偏他又病的人事不知。若是等他好了再問，惟恐老爺性急，是再不能等的。若依著老爺逼勒小姐，又恐日後事明，後悔也就遲了。」夫人道：「依你怎麼樣呢？」梁氏道：「莫若叫我男人悄悄僱上船一隻，兩口子同著小姐帶佳蕙，投到唐縣舅老爺那裡，暫住幾時。待佳蕙好了，求舅太太將此事訪查，以明事之真假，一來暫避老爺的盛怒，二來也免得小姐傾生。只是太太擔些干係，遇便再求老爺便了。」夫人道：「老爺跟前，我再慢慢說明。只是你等一路上，叫我好不放心。」梁氏道：「事已如此，無可如何了。」牡丹道：「乳娘此計雖妙，但只一件，我自幼兒從未離了母親，一來拋頭露面，我甚不慣；二來違背父命，我心不安，還是死了乾淨。」何氏夫人道：「兒呀，此計乃乳母從權之道。你果真死了，此事豈不是越發真了麼？」牡丹哭道：「只是孩兒捨不得母親奈何？」乳娘道：「此不過解燃眉之急。日久事明，依然團聚，有何不可？小姐如若怕出頭露面，我更有一計在此。就將佳蕙穿了小姐的衣服，一路上說小姐臥病，往舅老爺那裡就醫養病。小姐卻扮作丫環模樣，誰又曉得呢？」何氏夫人聽了，道：「如此很好。你們就急急的辦理去吧。我且安置安置老爺去。」牡丹此時心緒如麻，縱有千言萬語，一字卻也道不出來，只是說道：「孩兒去了。母親保重要緊！」說罷，大哭不止。夫人痛徹心懷，無奈何，狠著心去了。

這裡梁氏將他男子漢找來，名叫吳能。既稱男子漢，可又叫吳能，這明說是無能的男子漢。他但凡有點能為，如何會叫老婆作了奶子呢。可惜此事交給他，這才把事辦壞了。（他不及他哥吳燕能有本事，打的很好的刀。）到了河邊，不論好歹，僱了船隻。然後又僱了小轎三乘，來到花園後門。奶娘梁氏帶領小姐與佳蕙乘轎到河邊上船，一篙撐開，飄然而去。

且說金輝氣憤憤離了上房，來到了書房內。此時施生已回，見了金公，上前施禮。金輝洋洋不睬。施俊暗道：「他如何這等慢待於我？哦，是了。想是嗔我在這裡攪他了。可見人情險惡，世道澆薄，我又非倚靠他的門楣覓生活，如何受他的厭氣！」想罷，便道：「告稟大人得知，小生離家日久，惟恐父母懸望，我要回去了。」金輝道：「很好。你早就該回去。」施俊聽了這樣口氣，登時羞的滿面紅漲，立刻喚錦箋備馬。錦箋問道：「相公往那裡去？」施俊道：「自有去處，你備馬就是了。誰許你問！狗才，你仔細，休要討打。」錦箋見相公動怒，一聲兒也不敢言語，急忙備了馬來。施生立起身來，將手一拱，也不拜揖，說聲「請了」。金輝暗道：「這言生如此無禮，真正可惡！」又聽施生發話道：「可惡呀，可惡！真正豈有此理！」金輝明明聽見，索性不理他了，以為他少年無狀。又想起施老爺來，他如何會生出這樣子弟，未免歎息了一番，然後將書籍看了看，依然照舊。又將書籍打開看了看，除了詩文之外，只有一把扇兒，是施生落下的，別無他物。

可惜施生忙中有錯，來時原是孤然一身，所有書籍曲章全是借用這裡的。他只顧生氣，卻忘了扇兒，放在書籍之內。彼

時若是想起，由扇子追問扇墜，錦箋如何隱晦？何況當著金輝再加一質證，大約此冤立刻即明。偏偏的施生忘了此扇，竟遺落在書籍之內。扇兒雖小，事關重大。若是此時就明白此事，如何又生出下文多少的事來呢？

且說金輝見施俊賭氣走了，便回到內室，見何氏夫人哭了個淚人一般，甚是悽慘。金輝一語不發，坐在椅上歎氣。忽見何氏夫人雙膝跪倒，口口聲聲：「妾身在老爺跟前請罪。」老爺連忙問道：「端的為何？」夫人將女兒上唐縣情由述了一遍，又道：「老爺只當女兒已死，看妾身薄面，不必深究了。」說罷，哭癱在地。金輝先前聽了，急的跺腳，惟恐醜聲播揚。後來見夫人匍匐不起，究竟是老夫老妻，情分上過意不去，只得將夫人攙起來道：「你也不必哭了。事已如此，我只好置之度外便了。」

金輝這裡不究，那知小姐那裡生出事來。只因吳能忙迫僱船，也不留神，卻僱了一隻賊船。船家弟兄二人，乃是翁大翁二，還有一個幫手王三。他等見僕婦男女二人帶領著兩個俊俏女子，而且又有細軟包袱，便起了不良之意，暗暗打號兒。走不多時，翁大忽然說道：「不好了，風暴來了。」急急將船撐到幽僻之處。先對奶公道：「咱們須要祭賽祭賽，方好。」吳能道：「這裡那討香蠟紙馬去？」翁二道：「無妨，我們船上皆有，保管預備的齊整，只要客官出錢就是了。」吳能道：「但不知用多少錢？」翁二道：「不多，不多，只要一千二百錢足夠了。」吳能道：「用什麼，要許多錢？」翁二道：「雞魚羊頭三牲，再加香蠟紙鏢，這還多嗎？敬神佛的事兒，不要打算盤。」吳能無奈，給了一千二百錢。

不多時，翁大請上香。奶公出船一看，見船頭上面放的三個盤子，中間是個少皮無腦的羊腦袋，左邊是只折脖缺膀的雞嫁妝，右邊是一尾飛鱗四目的鯉魚乾；再搭上四零五落的一掛元寶，還配著滴溜搭拉的幾片千張。更可笑的，是少顏無色的三張黃錢；最可憐的，七長八短的一束高香。還有一高一矮的一對瓦燈臺上，插的不紅不白的兩個蠟頭兒。吳能一見，不由的氣往上沖，道：「這就是一千二百錢辦的麼？」翁二道：「諸事齊備，額外還得酒錢三百。」吳能聽了發急道：「你們不是要訛呀！」翁大道：「你這人祭賽不虔，神靈見怪，理應赴水，以保平安。」說罷，將吳能一推，撲咚一聲，落下水去。

乳母船內聽著不是話頭，剛要出來，正見他男子漢被翁大推下水去，心中一急，連嚷道：「救人呀，救人！」王三奔過來就是一拳，乳母站立不穩，摔倒船內，又嚷道：「救人呀，救人呀！」牡丹此時在船內知道不好，極力將竹窗撞下，隨身跳入水中去了。翁大趕進艙來，見那女子跳入水內，一手將佳蕙拉住道：「美人不要害怕，俺合你有話商量。」佳蕙此時要死不能死，要脫不能脫，只急的通身是汗，覺的心內一陣清涼，病倒好了多一半。外面翁二合王三每人一枝篙將船撐開。佳蕙在船內被翁大拉著，急的他高聲叫喊：「救人呀，救人！」

忽見那邊飛也似的來了一隻快船，上面站著許多人，道：「這船上害人呢，快上船進艙搜來。」翁二王三見不是勢頭，將篙往水內一拄，嗖的一聲跳下水去。翁大在艙內見有人上船，說進艙搜來。他惟恐被人捉住，便從窗戶竄出，赴水逃生去了。可恨他三人貪財好色，枉用心機，白白的害了奶公並小姐落水，也只得赤手空拳赴水而去。

且言眾人上船，其中有個年老之人道：「你等莫忙。大約賊人赴水脫逃。且看船內是什麼人。」說罷，進艙看時，誰知梁氏藏在？下，此時聽見有人，方才從？下爬出。見有人進來，他便急中生智，道：「眾位救我主僕一命。可憐我的男人被賊人陷害，推在水內淹死。丫環著急，竄出船窗投水也死了。小姐又是疾病在身，難以動轉。望乞眾位見憐。」說罷，淚流滿面。這人聽了，連說道：「不要啼哭，待我回老爺去。」轉身去了。梁氏悄悄告訴佳蕙，就此假充小姐，不可露了馬腳。佳蕙點頭會意。

那人去不多時，只見來了僕婦丫環四五個攙扶假小姐，叫梁氏提了包裹，紛紛亂亂一陣，將祭賽的禮物踏了個稀爛。來到官船之上，只見有一位老爺坐在大圈椅上面，問道：「哪女子家住那裡？姓什麼？慢慢講來。」假小姐向前萬福，道：「奴家金牡丹，乃金輝之女。」那老爺問道：「那個金輝？」假小姐道：「就是作過兵部尚書的。只因家父連參過襄陽王二次，聖上震怒，將我父親休致在家。」只見那老爺立起身來，笑吟吟的道：「原來是姪女到了。幸哉，幸哉，何如此之巧呀！」假小姐連忙問道：「不知老大人為誰？」因何以姪女呼之？請道其詳。」那老爺笑道：「老夫乃邵邦傑，與令尊有金蘭之誼。因奉旨改調長沙太守，故此急急帶了家眷前去赴任。今日恰好在此停泊，不想救了姪女，真是天緣湊巧。」假小姐聽了，復又拜倒，口稱叔父。邵老爺命丫環攙起，設座坐了。方問道：「姪女為何乘舟，意欲何往？」

不知假小姐說些什麼話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十一回 死裡生千金認張立 苦中樂小俠服史雲

且說假小姐聞聽邵公此問，便將身體多病、奉父母之命、前往唐縣就醫養病的話，說了一遍。邵老爺道：「這就是令尊的不是了。你一個閨中弱質，如何就叫奶公奶母帶領去赴唐縣呢？」假小姐連忙答道：「平素時常往來。不想此次船家不良，也是姪女命運不濟。」邵老爺道：「理宜將姪女送回，奈因欽限緊急，難以遲緩。與其上唐縣，何不隨老夫到長沙，現有老荊同你幾個姊妹，頗不寂寞。待你病體好時，我再寫信與令尊，不知姪女意下如何？」假小姐道：「既承叔父憐愛，姪女敢不從命。但不知孀母在於何處？待姪女拜見。」邵老爺滿心歡喜，連忙叫僕婦丫環攙著小姐，送到夫人船上。原來邵老爺有三個小姐，見了假小姐，無不歡喜。從此佳蕙就在邵老爺處將養身體。他原沒有什麼大病，不多幾日，也就好了。夫人也曾背地裡問過他，有了婆家沒有。他便答道：「自幼與施生結親。」夫人也悄悄告訴了老爺。自那日開船行到梅花灣的雙岔口，此處卻是兩條路：一股往東南，卻是上長沙；一股往東北，卻是綠鴨灘。

且說綠鴨灘內有漁戶十三家，內中有一人年紀四旬開外，姓張名立，是個極其本分的，有個老伴兒李氏，老兩口兒無兒無女，每日捕魚為生。這日張老兒夜間撒下網去，往上一拉，覺得沉重，以為得了大魚，連喚：「媽媽，快來，快來！」李氏聽了，出來問道：「大哥，喚我做什麼？」（這老兩口子素來就是這等稱呼：男人管著女人叫媽媽，女人管著男人叫大哥。當初不知是怎麼論的，如今慣了，習以為常。）張立道：「媽媽幫我一幫，這個行貨子可不小。」李氏上前幫著拉上船來，將網打開，看時卻是一個女屍，還有竹窗一扇托定。張立連連叫道：「晦氣！晦氣！快些擲下水去。」李氏忙攔道：「大哥不要性急，待我摸摸，還有氣息沒有。豈不聞『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嗎？」果然摸了摸，胸前兀的亂跳，說道：「還有氣息，快些控水。」李氏又舒掌揉胸。不多時清水流出不少，方才漸漸甦醒，哼哼出來。婆子又扶他坐起，略定定神，方慢慢呼喚，細細問明來歷。

原來此女就是牡丹小姐。自落水之後，虧了竹窗托定，順水而下，不計裡數，漂流至此。自己心內明白，不肯說出真情，答言：「是唐縣宰的丫環，因要接金小姐去，手扶竹窗，貪看水面。不想竹窗掉落，自己隨窗落水，不知不覺漂流

至此。請問媽媽貴姓？」李氏一一告訴明白，又悄悄合張立商量道：「你我半生無兒無女。我今看見此女生的十分俏麗，言語聰明，咱們何不將他認為女兒，將來豈不有靠麼？」張立道：「但憑媽媽區處。」李氏便對牡丹說了，牡丹連聲應允。李氏見牡丹應了，歡喜非常。登時疼女兒的心盛，也不願捕魚，急急催大哥快快回莊，好與女兒換衣服。張立撐開船，來到莊內。李氏攬著牡丹進了茅屋，找了一身乾淨衣服，叫小姐換了。本是珠圍翠繞，如今改了荊釵布裙。

李氏又尋找茶葉燒了開水，將茶葉放在鍋內，然後用瓢和弄個不了，方拿過碗來，擦抹淨了，吹開沫子，舀了半碗，擦碗邊，遞與牡丹道：「我兒喝點熱水，暖暖寒氣。」牡丹見他慇懃，不忍違卻，連忙接過來，喝了幾口。又見他將葉掏出，從新刷了鍋，舀上一瓢水，找出小米麵，做了一碗熱騰騰的白水小米麵的疙瘩湯，端到小姐面前，放下一雙黃油四稜竹箸，一個白沙碟兒醃蘿蔔條兒。牡丹過意不去，端起碗來，喝了點兒，嘗著有些甜津津的，倒沒有別的味兒，於是就喝了半碗。咬了一點蘿蔔條兒，覺著茶口的鹹，連忙放下了。他因喝了半碗熱湯，登時將寒氣散出，滿面香汗如洗。婆子在旁看見，連忙掀起衣襟，輕輕給牡丹拂拭，更露出本來面目，鮮妍非常。婆子越瞧越愛，越愛越瞧，如獲至寶一般。又見張立進來問道：「閨女這時好些了？」牡丹道：「請爹爹放心。」張立聽小姐的聲音改換，不象先前微弱，而且活了不足五十歲，從來沒聽見有人叫他「爹爹」二字，如今聽了這一聲，彷彿成仙了道，醜醜灌頂，從心窩裡發出一股至性達天的樂來，哈哈大笑道：「媽媽，好一個閨女呀！」李氏道：「正是，正是。」說罷，二人大笑不止。

此時天已發曉。李氏便合張立商議，說：「女兒在縣宰處，必是珍饈美味慣了，千萬不要委屈了他。你賣魚回來時，千萬買些好吃食回來。」張立道：「既如此，我多秤些肥肉，再帶些豆腐白菜。你道好不好？」李氏道：「很好。就是如此。」

鄉下人不懂的珍饈，就知肥肉是好東西，若動了豆腐白菜便是開齋，這都是輕易不動的東西。其實所費幾何？他卻另有個算盤。他道有了好菜，必要多吃；既多吃，不但費菜，連飯也是費的。仔細算來，還是不吃好菜的好。如今他夫妻乍得了女兒，一來怕女兒受屈，二來又怕女兒笑話瞧不起，因此發著狠兒，才買肉買菜，調著樣兒收拾出來。牡丹不過星星點點的吃些就完了。

一來二去，人人納罕兒，說張老者老兩口兒想開了，無兒無女，天天弄嘴吃，就有搭訕過來聞聞香味的意思，遇巧就要嚐嚐。誰知到了屋內一看，見上坐著一位花枝招展、猶如月殿嫦娥、瑤池仙女似的一位姑娘，這一驚不小。各各追問起來，方知老夫妻得了義女，誰不歡喜，誰敢怠慢，登時傳揚開了。十二家漁戶俱各要前來賀喜。

其中有一人姓史名雲，會些武藝，且膽量過人，是個見義敢為的男子，因此這些漁人們皆器重他。凡遇大小事兒或是他出頭，或是與他相商。他若定了主意，這些漁戶們沒有不依的。如今要與張老兒賀喜，這三一群，五一伙，陸陸續續俱備找了他去，告訴他張老兒得女兒的情由。

史雲聽了，拍手大樂道：「張大哥為人誠實，忠厚有餘，如今得了女兒，將來必有好報。這是他老夫妻一片至誠所感。列位到此何事？」眾人道：「因要與他賀喜，故此我等特來計較。」史雲道：「很好。咱們莊中有了喜事，理應作賀。但只一件，你我俱是貧苦之人，家無隔宿之糧，誰是充足的呢。大家這一去，人也不少，豈不叫張大哥為難麼？既要與他賀喜，總要大家真樂方好。依我倒有個主意。咱們原是魚行生理，乃是本地風光。大家以三日為期，全要辛苦辛苦，奮勇捕了魚來，俱備交在我這裡出脫。該留下咱們吃的留下吃，該賣的賣了錢買調和沽酒，全有我呢。」又對一人道：「弟老的，這兩天你要常來。你到底認得幾個字，也拿的起筆來，有可以寫的需要幫著我記記方好。」原來這人姓李，滿口應承道：「我天天早來就是了。」史雲道：「更有一宗要緊的。是日大家去時，務必連桌凳俱要攜了去方好，不然，張大哥那裡，如何有這些凳子傢伙桌子呢？咱們到了那裡，大家動手，索性不用張大哥張羅，叫他夫妻安穩穩樂一天。只算大家湊在一處，熱熱鬧鬧的吃喝一天就完了。別的送禮送物，皆是虛文，一概不用。眾位以為何如？」眾人聽罷，俱備歡喜道：「好極，好極！就是這樣吧。但只一件，其中有人口多的，有少的，這怎麼樣呢？」史雲道：「全有我呢，包管平允。誰也不能吃虧，誰也不能佔便宜。其實鄉里鄉親何在乎這上頭呢，然而辦事必得要公。大家就辛苦辛苦吧，我到張大哥那裡給他送信去。」眾人散了。

史雲便到了張立的家中，將此事說明，又見了牡丹果真是如花似玉的女子，快樂非常。張立便要張羅起事來。史雲道：「大哥不用操心，我已俱各辦妥。老兄就張羅下燒柴就是了，別的一概不用。」張立道：「我的賢弟，這個是不容易，如何張羅下燒柴就是了？」史雲道：「我都替老兄打算下了，樣樣俱全，就短柴火，別的全有了。我是再不撒謊的。」張立仍是半疑半信的，只得深深謝了。史雲執手回家去了。

眾漁人果然齊心努力，辦事容易的很。真是爭強賭勝，竟有出去二三十里地捕魚去的，也有帶了老婆孩兒去的，也有帶了弟男子姪去的。剛到了第二天，交到史雲處的魚蝦真就不少。史雲裁奪著，各家平勻了，估量著夠用的，便告訴他等道：「某人某人交的多，明日不必交了。某人某人交的少，明日再找補些來。」他立刻找著行頭，公平交易，換了錢鈔，沽酒買菜，全送到張立家中，張立見了這些東西，又是歡喜，又是著急。歡喜的是得了女兒，如此風光體面，著急的是這些東西，可怎麼措置呢？」史雲笑道：「這有何難。我只問你，燒柴預備下了沒有？」張立道：「預備下了。你看，靠著籬笆那兩垛，可夠了麼？」史雲瞧了瞧道：「夠了，夠了。還用不了呢。燒柴既有，老兄你就不必管了。今夜五鼓咱們鄉親都來這裡，全是自己動手。你不用張羅，盡等著喝喜酒吧。」張立聽了，哈哈大笑道：「全仗賢弟分心，劣兄如何當得！」史雲笑道：「有甚要緊，一來給老兄賀喜，二來大家湊個熱鬧，暢快暢快，也算是咱們漁家樂了。」

正說間，只見有許多人扛著桌凳的，挑著傢伙的，背著大鍋的，又有倒換挑著調和的，還有合伙挑著菜蔬的，紛紛攘攘送來，老兒接迎不暇，登時放滿一院子。也就是綠鴨灘，若到別處，似這樣行人情的也就少兒的。全是史雲張羅幫忙。卻好李弟老的也來了，將東西點明記帳，一一收下。張老兒惟恐錯了，還要自己記了暗記兒。來一個史雲囑付一個，道：「鄉親，明日早到，不要遲了。千萬，千萬！」到黃昏時，俱已收齊，史雲方同李弟老的回去了。

次日四鼓時，史雲與李弟老的就來了。果是五鼓時，眾鄉親俱備來到。張老兒迎著道謝。史雲便分開腳色，誰挖灶燒火，誰做菜蔬，誰調座位，誰抱柴挑水，俱不用張立操一點心，樂的個老頭兒出來進去，這裡瞧瞧，那裡看看，猶如跳圈猴兒一般。一會兒又進屋內問媽媽道：「閨女吃了什麼沒有？」李氏道：「大哥不用你張羅，我與女兒自會調停。」張立猛見李氏，笑道：「哎呀！媽媽今日也高興了，竟自洗了臉，梳了頭。」李氏笑道：「什麼話呢。眾鄉親賀喜，我若黑臉烏嘴的，如何見人呢？你看我這頭還是女兒給我梳的呢。」張立道：「顯見得你有了女兒，就支使我那孩子梳頭。再過幾時，你吃飯還得女兒喂你呢。」李氏聽了，哼道：「呸！沒的瞎說白道的了。」張立笑吟吟的出去了。

不多時，天已大亮，陸陸續續四婦村姑俱各來了。李氏連忙迎出，彼此拂袖道喜道謝，又見了牡丹，一個個咂嘴吐舌，無不驚訝。牡丹到了此時，也只好接待應酬，略為施展，便哄的這些人歡喜，不知如何是好。

到了飯得之時，座兒業已調好。屋內是女眷，所有桌凳俱是齊全的，就是傢伙也是挑秀氣的。外面院子內是男客，也有高桌，也有矮座，大盤小碗，一概不拘。這全是史雲的調度，真真也難為他。大家不論親疏，以齒為序。我拿凳子，你

拿傢伙，彼此嘻嘻哈哈，團團圍住，真是爽快。霎時杯盤狼藉。雖非佳餚美味，卻是鮮魚活蝦，葷素俱有，左添右換，以多為盛。大家先前慢飲，後來有些酒意，便呼臺喝六豁起拳來。

恰好史雲與張立豁拳。張立叫了個「七巧」，史雲叫了個「全來」。忽聽外面接聲道：「可巧俺也來了，可不是全來嗎？」史雲便仰面往外側聽。張立道：「聽他則甚？咱們且豁拳。」史雲道：「老兄且慢。你我十三家俱各在此，外面誰敢答言？待我出去看來。」說罷，立起身來，啟柴扉一看，見是個年幼之人，背著包裹，正在那裡張望。史雲咄的一聲，道：「你這後生，窺探怎的？方才答言的，敢則是你麼？」年幼的道：「不敢，就是在下。因見你們飲酒熱鬧，不覺口內流涎，俺也要沽飲幾杯。」史雲道：「此處又非酒肆飯鋪，如何說『沽飲』二字？你妄自答言，俺也不計較於你，快些去吧。」說罷，剛要轉身，只見少年人一伸手將史雲拉住，道：「你說不是酒肆，如何有這些人聚飲？敢是你欺負我外鄉人麼！」史雲聽了，登時喝道：「你這小廝好生無禮！俺饒放你去，你反拉我不放。說欺負你，俺就欺負你，待怎麼！」說著，揚手就是一掌打來。年少之人微微一笑，將掌接住往懷裡一帶，又往外一揉。只聽「咕咚」一聲，史雲仰面栽倒在地，心中暗道：「好大力量！倒要留神。」急忙起來，復又動手。只見張立出來勸道：「不要如此，有話慢說。」問了原由，便對年幼的道：「老弟休要錯會了意。這真不是酒肆飯鋪。這些鄉親俱是給老漢賀喜來的。老弟如要吃酒，何妨請進，待老漢奉敬三杯。」年幼的聽見了酒，便喜笑顏開的道：「請問老丈貴姓。」張立答了姓名，他又問史雲。史雲答道：「俺史雲。你待怎麼？」年幼的道：「史雲大哥恕小弟莽撞，休要見怪。」說罷，一揖到地。

未知如何，下回分曉。

第九十二回 小俠揮金貪杯大醉 老葛搶雉惹禍著傷

且說史雲見年幼之人如此，鬧的倒不好意思了，連忙問道：「足下貴姓？」年幼的道：「小弟艾虎。只因要上臥虎溝，從此經過，見眾位在此飲酒作樂，不覺口渴。既蒙賜酒，感領厚情。請了。」說罷，邁步就進了柴門。

你道艾虎如何來到此處？只因他與施俊結拜之後，每日行程五里也是一天，十里也算一站。若遇見好酒，不定住三天五天，喝醉了就睡，睡醒了又喝。左右是蔣平不心疼的銀子，由著他的性兒花罷了。當下眾漁戶見張立史雲同了個年幼之人進來，大家都不認得，只有一拱手而已。史雲便將艾虎讓在自己一處。張立拿起壺來，滿滿斟了一杯，遞與艾虎。艾虎也不謙讓，連忙接過來一飲而盡。史雲接過來也斟上一杯，艾虎也就喝了。他又復與二人各斟一杯，自己也陪了一杯，然後慢慢問道：「方才老文說府上賀喜，不知為著何事？」史雲代為說明。艾虎哈哈大笑道：「原來如此，理當賀的。」說罷，回手向兜肚內掏出兩錠銀子來，遞與張立道：「些須薄禮，望乞笑納。」張立如何肯接。艾虎強扭強捏的，揣在他懷內。

張立無奈，謝了又謝。轉身來到屋內，叫聲：「媽媽，這是方才一位小客官給女兒的賀禮，好好收了。」李氏接來一看，見是兩錠銀兩的鏰子，不由吃驚道：「哎喲！如何有這樣的重禮呢？」正說間，牡丹過來，問道：「母親，什麼事？」張立便將客官送賀禮的事說了。牡丹道：「此人可是爹爹素來認得的麼？」張立道：「並不認得。」牡丹道：「既不認得，萍水相逢，就受他如此厚禮，此人就令人難測。焉知他不是惡人暴客呢？據孩兒想來，還是不受他的為是。」李氏道：「女兒說的是，大哥趁早兒還他去。」張立道：「真是閨女想的週到，我就還他去。」仍將銀子接過，出外面去了。

張立當下拿回銀子，見了艾虎，說道：「方才老漢與我老伴並女兒一同言明。他母女說客官遠道而來，我等理宜盡地主之情，酒食是現成的，如何敢受如此厚禮。仍將原銀奉還，客官休要見怪。」艾虎道：「這有甚要緊。難道今日此舉，老丈就不耗費資財麼？權當做薪水之資就是了。」張立道：「好叫客官得知。今日此舉全是破費眾鄉親的。不信，只管問我們史鄉親。」史雲在旁答道：「此話可真萬確，決不欺哄。」艾虎道：「俺的銀子已經拿出，如何又收回呢？——也罷，俺就煩史大哥拿此銀兩，明日照舊預備。今日是俺擾了眾鄉親，明日是俺作東回請眾位鄉親。如若少了一位，俺是不依史大哥的。」史雲見此光景，連忙說道：「我看文客官是個豪爽痛快人，莫若張大哥從實收了吧，省得叫客官為難。」張立只得又謝了。

史雲便陪著艾虎，左一碗，有一碗，把個史雲也喝的愣了，暗道：「這樣小小年紀卻有如此大量。」就是別人也往這邊瞅著。喝來喝去，小俠漸漸醉了，前仰後合，身體亂晃，就靠著桌子垂眉閉眼。史雲知他酒深，也不驚動他。不多時，只聽呼聲振耳，已入夢鄉。艾虎既是如此，眾漁戶也就醺醺，獨有張立史雲喝的不多。張立是素來不能多飲的，史雲酒量卻豪，只因與張老兒張羅辦事，也就不肯多喝了。張立仍是按座張羅。

忽聽外面有人喚道：「張老兒在家麼？」張立忙出來一看，不由的吃了一驚，道：「二位請了。到此何事？」二人道：「怎麼你倒問我們？今日是誰的班兒了？」

你道此二人是誰？原來是黑狼山的嘍囉。自從藍驢佔據了此山，知道綠鴨灘有十三家漁戶，定了規矩，每日著一人值日。所有山上用的魚蝦，皆出在值日的身上。這日正是張立值日。他只顧賀喜，就把此事忘了。今日竣羅來了，方才想起，連忙告罪道：「是老漢一時忽略，望乞二位在頭領跟前方便方便。明日我多備魚蝦補還上就是了。」二嘍囉道：「你這話竟是胡說！明日補還，今日大王先空一頓嗎？我們全不管你，今日只好跟了我們去見頭領。有什麼說的你自己去說吧。」

此時史雲已然出來，連忙插言道：「二位不要如此。委是張伙計今日有事，務求包容包容。」就把他得女兒賀喜的話說了一遍。二嘍囉聽了道：「既是如此，我們瞧瞧你這閨女，回去見了頭領，也好回話。」說罷，不容張立依不依，硬往裡走。到了屋內見了牡丹，暗暗喝采。轉身出來，一眼瞧見了艾虎，在那裡端坐不動。原來眾人見嘍囉進來，知有事故，膽大的站起來在一旁聽著，膽小的怕有連累也就溜了。獨有艾虎坐在那裡。這嘍囉如何知道他是沉醉酣睡呢，大聲嗔喝道：「他是什麼人？竟敢見了我做不為禮，這等可惡！快快與我綁了，解上山去。」張立忙上前分解道：「他不是本莊之人，而且吃醉了，求爺們寬恕。」史雲在旁，也幫著說話。二嘍囉方氣憤憤的去了。

眾人見嘍囉去了，嘈嘈雜雜，議論不休。史雲便合張立商議，莫若將這客官喚醒，叫他早些去吧，省得連累了他。張立聽了，急急將艾虎喚醒，說明原由。艾虎不聽則可，聽了時一聲怪叫道：「哎喲喲！好山賊野寇。俺艾虎正要尋他，他反來捋虎鬚。待他來時，俺自對付他。」張立著急，只好苦功。

忽聽得人喊馬嘶，早有漁戶跑的張口結舌道：「不……不好了！葛頭領帶領人馬入莊了。」張立聽了，只嚇得渾身亂抖，艾虎道：「老丈不要害怕，有俺在此。」說罷，將包袱遞與張立，回頭叫道：「史大哥，隨俺來。」剛出了柴

扉，只見有二三十名嘍囉簇擁著一個老頭騎在馬上，聲聲叫道：「張老兒，聞得你有個如花似玉的女兒，正好與俺匹配。俺如今特來求親。」艾虎聽了一聲叱道：「你這廝叫什麼？快些說來！」馬上的道：「誰不曉得俺葛瑤明，綽號蛤蜊蚌子嗎？你是何人，竟敢前來多事？」艾虎道：「我只當是藍驍那廝，原來是個無名的小輩。俺艾虎爺爺在此，你敢怎麼？」葛瑤明聽了，喝道：「好小廝，滿口胡說！」吩咐嘍囉將他綁了。上的上來了四五個。艾虎不慌不忙，兩隻臂膀往左右一分，先打倒了兩個，一轉身抬腿又踢倒了一個。眾嘍囉見小爺勇猛，又上來了十數個，心想以多為勝。那知小俠指東打西，竄南躍北，猶如虎蕩羊群，不大的工夫，打了個落花流水。

史雲在旁，見小爺英勇非常，不由喝采，自己早托定五股魚叉，猛然喊了一聲，一個健步，竟奔葛瑤明而來。原來這些嘍囉以為漁戶好欺負，並未防備，皆是赤手而來，獨葛瑤明腰間繫著一把順刀，見眾嘍囉不是艾虎對手，剛拔刀，要上前相助，史雲魚叉已到，連忙用刀一迎。史雲把叉往回裡一抽。誰知叉上有倒鬚鉤兒，早把順刀攔住。史雲力猛，葛瑤明在馬上一晃，手不吃動，噹啷順刀落地，說聲「不好！」將馬一帶，嚇留的往莊外就跑。眾嘍囉見頭領已跑，大家也抱頭鼠竄而去。

艾虎打的高興，那裡肯放，上前將葛瑤明的刀撿起就追，史雲也便大喊「趕呀！」手內托定五股魚叉，也追下去了。艾虎追出莊外，見賊人前面亂跑，他便撒腳緊緊追趕。俗云：「歸師勿掩，窮寇莫追。」如今小俠真是初生的犢兒不怕虎，又仗著自己的本領，那把這一眾山賊放在眼裡，又搭著史雲也是一勇之夫，隨後緊趕。看看來到山環之內，只見艾虎平空的栽倒在地，兩邊跑出多少嘍囉，將艾虎按住，捆綁起來。史雲見了，說聲「不好！」急轉身往回裡就跑，給莊中送信去了。

你道艾虎如何栽倒？只因葛賊騎馬跑的快，先進了山環，便有把守的嘍兵，他就吩咐暗暗埋伏絆腳繩。小俠那裡理會。他是跑開了，冷不防，焉有不栽倒之理呢。眾嘍囉拿了艾虎。葛瑤明業已看見，忙將嘍兵分為兩路，著十五人押著艾虎同自己上山，著十五人回轉莊中到張老兒家搶親。葛賊洋洋得意，將馬馱了艾虎，忙忙的入山。

正走之間，只見一隻野雞打空中落下。葛瑤明上前撿起一看，見雞胸流血，知是有人打的。復往前面一看，早見有人嚷道：「快些將山雞放下！那是我們打的。」葛賊仔細一看，原來是一個極醜的女子，約有十五六歲。葛瑤明道：「這雞是你的麼？」醜女子道：「是我的。」葛賊道：「你休要哄我。既是你的，你手無寸鐵，如何會打下野雞來？」醜女子道：「原是我姐姐打的。不信，你看那樹下站的不是？」葛賊轉臉一看，見一女子生的美貌非常，果然手握彈弓，在那裡站著。葛賊暗暗歡喜道：「我老葛真是紅鸞星照命。張老兒那裡有了一個，如今又遇見一個，這才是雙喜臨門呢。」想罷，對醜女子道：「你說你姐姐打的，我不信。叫你姐姐跟了我去，我們山後頭有雞，叫他打一個我看看。」說罷，兩隻賊眼直勾勾的瞅著那邊女子。醜女子大怒：「你若不還，只怕你姑娘不容你過去。」說畢，拉開架式，就要動手。只聽葛瑤明哎喲一聲，仰面栽倒在地，掙扎著爬起來，早見兩眉擋中流下血來。醜女子已知是姐姐用鐵丸打的，不容他站穩，嗖的一聲，照後心?的就是一腳。葛瑤明他倒聽教訓，嘆喏的一聲，嘴吃屎又躺下了。眾嘍囉一擁齊上。醜女子微微冷笑，抬了抬手，一個個東倒西歪；動了動腳，一個個毗牙咧嘴。此時葛賊知道女子利害，不敢抵敵，爬起來就跑。眾人見頭領跑了，誰還敢怠慢，也就唧溜咕嚕的一齊跑了。醜女子正在趕打嘍卒，忽聽有人高聲喝采叫好。

不知後文如何，下回分解。

第九十三回 辭綠鴨漁獵同合伙 歸臥虎姊妹共談心

且說醜女子將眾卒打散，單剩下了捆綁的艾虎在馬上馱著，又高闊，又得瞧。見那醜女子打這些人，猶如捕蝶捉蜂，輕巧至甚。看到痛快處，不由的高聲叫好喝采，扯開嗓子，哈哈大笑道：「打的好！打的妙！」正在快樂，忽聽五女子問道：「你是什麼人？」艾虎方住笑，說道：「俺叫艾虎，是被他們暗算拿住的。」醜女子道：「有個黑妖狐與北俠，你可認得麼？」艾虎道：「智化是我師傅，歐陽春是我義父。」醜女子道：「如此說來，是艾虎哥哥到了。」連忙上前解了繩縛。艾虎下馬，深深一揖，道：「請問姐姐貴姓？」醜女子道：「我名秋葵。沙龍是我義父。」艾虎道：「方才用彈弓打賊人的，那是何人？」秋葵道：「那就是我姐姐鳳仙，乃我義父的親女兒。」說話間，便招手道：「姐姐這裡來。」鳳仙在樹下見秋葵給艾虎解縛，心甚不樂，暗暗怪說：「妹子好不曉事，一個女兒家不當近於男子。這是什麼意思！」後來見秋葵招手，方慢慢過來道：「什麼事？」秋葵道：「艾虎哥哥到了。」鳳仙聽了艾虎二字，不由的將艾虎看了一看，滿心歡喜，連忙向前萬福，艾虎還了一揖。

忽聽半山中一聲叱道：「好兩個無恥的丫頭，如何擅敢與男子見禮！」鳳仙秋葵抬頭一看，見山腰裡有三人，正是鐵面金剛沙龍，與兩個義弟，一名孟傑，一名焦赤。秋葵便高聲喚道：「爹爹與二位叔父這裡來，艾虎哥哥在此。」右邊的焦赤聽了道：「噯呀！艾虎姪兒到了。大哥快快下山呀。」說著話，他就「突、突、突、突」跑下山來，嚷道：「那個是艾虎姪兒？想煞俺也！」

你道焦赤為何說此言語？只因北俠與智公子丁二官人到了臥虎溝、敘話說到盜冠拿馬朝賢一節，其中多虧了艾虎，如何年少英勇，如何膽量過人，如何開封首告，親身試劍，五堂會審，救了忠臣義士，從此得了個小俠之名。說得個孟傑焦赤一壁聽著，一壁樂了個手舞足蹈。惟有焦赤性急，恨不得立刻要見艾虎。自那日起，心裡時刻在念。如今聽說到了，他如何等得，立時要會，先跑下出來，亂喊亂叫，說：「想煞俺也。」艾虎聽了也覺納悶，道：「此人是誰呢？我從來未見過，他想我作什麼？」

及至來到切近，焦赤扔了鋼叉，雙關子抱住艾虎，右瞧左看，左觀右瞧。艾虎不知為何，挺著身軀，紋絲兒不動。只聽焦赤哈哈大笑道：「好呀！果然不錯。這親事做定了。」說著話，沙龍孟傑俱備到了。焦赤便嚷道：「大哥，你看看相貌，好個人品，不要錯了主意。這門親事作定了。」沙龍忙攔道：「賢弟太莽撞了。此事也是亂嚷的麼？」

原來北俠與智公子聽見沙員外有個女兒名叫鳳仙，一身的武藝，更有絕技是金背彈弓，打出鐵丸百發百中；因此一個為義兒，一個為徒弟，轉托丁二爺，在沙員外跟前求親。沙龍想了一想，既是黑妖狐的徒弟，又是北俠的義兒，大約此子不錯，也就有些願意了。彼時對丁二爺說道：「既承歐陽兄與智賢弟願結秦晉，劣兄無不允從。但我有個心願：秋葵乃劣兄受了托孤重任，認為義女。我疼他比鳳仙尤甚，一來憐念他無父無母，孤苦伶仃，二來愛惜他兩膀有五六百斤的膂力——不過生的醜陋些。須將秋葵之事完結後，方能聘嫁鳳仙。求賢弟與他二人說明方好。」丁二爺就將此事，暗暗告訴了北俠智爺。二人聽了，深為器重沙龍，說：「你我做事，理應如此。」又道：「艾虎年紀尚小，再過幾年，也不為晚。」便滿口應承了。誰知後來孟焦二人聽見有求親之說，他倆便極力攔擋沙龍道：「有這樣好事，為何不早早的應允？」沙龍因他二人粗鹵，不便細說，隨意答道：「愚兄從來沒有見過艾虎，知他品貌如何，兒女大事，也有這樣就應

得的麼？」孟焦二人無的可說，也就罷了。故此今日，焦赤見了艾虎，先端詳了品貌，他就嚷「這親事做定了」。他只顧如此說，旁邊把個鳳仙羞的滿面通紅，背轉身去了。

秋葵方對艾虎道：「這是我爹爹。這是孟叔父與焦叔父。」艾虎一一見了。沙龍見艾虎年少英雄，滿心歡喜，便問道：「賢姪為何來到此處？」艾虎一一說了，又道：「他等又派人仍去搶親，小姪還得回去搭救張老者的女兒。」焦赤聽了，舒出大指，道：「好的！正當如此。待俺同你走走。」從那邊收起鋼叉。沙龍見艾虎赤著雙手，便把自己的齊眉棍遞與小爺。他二人邁開大步，轉身迎來。

方到山環，只見搶牡丹的嘍囉抬定一個四方的東西，周圍裹著布單，上面蓋著一塊似紅非紅的袱子，（敢則是個沒有頂兒的轎子！）裡面隱隱有哭泣之聲。艾虎見了，輪開大棍，吼了一聲，一路好打。焦赤托定鋼叉，左右一晃，叉環亂響。嘍囉等那裡還有魂咧，趕著放下轎子，四散的逃命去了。

艾虎過來扯去紅袱一看，原來是張桌子，腿兒朝上。再細看時，見裡面綁著個女子，已然嚇的人事不省，呼之不應。正在為難，只見山口外哭進一個婆子來，口中嚷道：「天殺的呀！好好的還我女兒。如若不然，我也不活著了。我這老命合你們拚了吧。」正是李氏。艾虎喚道：「媽媽不要啼哭。我已將你女兒截下了。」又見張立從那邊踉踉蹌蹌來了。彼此見了，好生歡喜。此時李氏將牡丹的繩綁鬆了，甦醒過來。恰好沙龍父女與孟傑不放心，大家迎了上來，見將女子截下，嘍囉逃脫。艾虎又帶了張立，見過沙龍，李氏帶了牡丹，見過鳳仙秋葵，彼此傾心愛慕。鳳仙道：「姐姐何不隨我們上臥虎溝呢？大料山賊決不死心。倘若再來，怎生是好？」牡丹聽了，甚是害怕。秋葵心直口快，轉身去見沙龍，將此事說了。沙龍道：「我也正為此事躊躇。」便問張立道：「聞得綠鴨灘有漁戶十三家，約有多少人口？」張立道：「算來男婦老幼不足五六十口。」沙龍道：「既是如此，老丈你急急回去告訴眾人，陳說利害，叫他們急急收拾，俱各上臥虎溝便了。」艾虎道：「小姪同張老丈回去。我還有個包袱要緊。」孟傑道：「俺也隨了去。」焦赤也要去，被沙龍攔住道：「賢弟隨我回莊，且商議安置眾人之處。」便向秋葵道：「這母女二人就交給你姐兒兩個。我們先回莊去了。」

誰知牡丹受了驚恐，又綁了一繩，如何轉動得來。秋葵道：「無妨。我背著姐姐。」鳳仙道：「妹子如何背的了這麼遠呢？」秋葵道：「姐姐忘了，前面樹上還拴著馱姐夫的馬呢。」說罷，嘆喏的一聲笑了。鳳仙臉一紅，一聲兒也不言語了。秋葵背起牡丹去了。走不多時，見那馬仍拴在那裡。秋葵放下牡丹。牡丹卻不會騎馬。鳳仙過去將馬拉過來，認鏡乘上，走了幾步，卻無毛病，說道：「姐姐只管騎上，我在旁邊照拂著，包管無事。」還是秋葵將牡丹抱上馬去。鳳仙攏住嚼環，慢慢步行，牡丹心甚不安。只聽秋葵道：「媽媽走不動，我背你幾步兒。」李氏笑道：「婆子何敢當？告訴姑娘說：我那一天不走一二十里路呢，全是方才這些天殺的亂搶搶奪，我又是急又是氣，所以跑的兩條腿軟了。走了幾步兒，溜開了就好了。姑娘放心，我是走的動的。」一路上說著話兒，竟奔臥虎溝而來。

你道臥虎溝的沙龍，為何不怕黑狼山的藍驍呢？其中有個緣故。臥虎溝內原是十一家獵戶，算來就是沙龍的年長，武藝超群，為人正直，因此這十家皆聽他的調度。自藍驍佔據了黑狼山，他便將眾獵戶叫來，傳授武藝，以防不測。後來又交結了孟傑、焦赤，更有了幫手。暗暗打聽，知道綠鴨灘眾漁戶已然輪流上山，供給魚蝦。「焉知那賊不來合我們要野獸呢？俺臥虎溝既有沙龍，斷斷不準此例，眾位入山，大家留神。倘有信息，自有俺應候他，你等不要驚慌。」眾人遵命，誰也不肯獻獸於山賊。

不料藍驍那裡，已知臥虎溝有個鐵面金剛沙龍。他卻親身來到臥虎溝，明是索取常例，暗裡要會會沙龍。及至見面，藍驍責備為何不上山納獸。沙龍破口大罵，所有十一家獵戶俱是他一人承當。藍驍聽了大怒，彼此翻臉，動起手來。一個步下，一個馬上，走了幾合，只聽「哧」一聲，沙龍一刀砍在藍驍的馬鐙之上。沙龍道：「俺手下留情，山賊你要明白。」藍驍回馬，一執手道：「沙員外，你的本領藍驍曉得了。」說畢，竟自回山去了。暗暗寫信與襄陽王，說沙龍本領高強，將來可做先鋒。他有意要結交沙龍，所有獵戶入山，一提臥虎溝三字，峻羅再也不敢惹，因此沙龍英名遠振。如今又把綠鴨灘十三家漁戶也歸臥虎溝來，從此黑狼山交魚蝦的例也就免了。

再說沙龍同焦赤先到莊中，將西院數間房屋騰出安頓男子，又將裡間跨所安頓婦女，俱是暫且存身。即日鳩工，隨莊修蓋房屋。等告成時，再按各家分住。不多時，牡丹母女與鳳仙姐妹一同來到，聽說在裡間跨所安頓婦女，姐兒兩個大喜。秋葵道：「這等住法很好，咱們可熱鬧了。」鳳仙道：「就是將來房屋蓋成，別人俱各挪出，使得；惟獨張家的姐姐不許搬出去，就同張老伯仍住跨所，一來他是個年老之人，二來咱們姊妹也不寂寞。你說好不好？」牡丹道：「只是攪擾府上，心甚不安。」鳳仙道：「姐姐以後千萬不要說這些客套話，只求姐姐諸事包涵就完了。」秋葵聽了，一扭頭道：「瞧你們這個俗氣法，叫我聽著怪牙疼的。——走吧，咱們先見見爹爹去。」說著話，俱各來到廳上，見了沙龍。沙龍正然吩咐殺豬宰羊，預備飯食。只見他姐妹前來，後邊跟定李氏牡丹，上前從新見禮。沙龍還揖不迭。仔細瞧了牡丹，舉止安詳，禮數週到，而且與鳳仙比起來，尤覺秀美，心中暗忖道：「看此女氣度體態，決非漁家女子，必是大家的小姐。」笑盈盈說道：「姪女到此，千萬莫要見外。如若有應用的，只管合小女說聲，千萬不必拘束。」秋葵將房屋蓋好，不許張家姐姐搬出去的話也說了。沙龍一一應允。李氏也上前致謝。鳳仙方將他母女領到後邊去了。原來沙員外並無妻室，就只鳳仙姐妹同居。如今同定牡丹，且不到跨所，就在正室閒談敘話。

未知後文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十四回 赤子居心尋師覓父 小人得志斷義絕情

且說艾虎同了孟傑張立，回到莊中。史雲正在那裡與眾商議，忽見艾虎等回來了，便問事體如何，張立一一說了。艾虎又將大家上臥虎溝避兵的話，說了一遍。眾漁戶聽了，誰不願躲了是非，一個個忙忙碌碌，俱備收拾衣服細軟，所有粗重傢伙都拋棄了。攜男抱女，攜老扶少，全都在張立家會齊。此時張立已然收拾妥當。艾虎背上包裹，提了齊眉棍，在前開路。孟傑與史雲做了合後，保護眾漁戶家口，竟奔臥虎溝而來。可憐熱鬧鬧的漁家樂，如今弄成冷冷清清的綠鴨灘！可是話又說回來，若不如此，後來如何有漁家兵呢？

一路上嘈嘈雜雜，紛紛亂亂，好容易才到了臥虎溝。沙員外迎至莊門，焦赤相陪。艾虎趕步上前相見，先交代了齊眉棍。沙員外叫莊丁收起，然後對著眾漁戶道：「只因房屋窄狹，不能按戶居住，暫且屈尊眾位鄉親。男客俱在西院居住，所有堂客俱在後面與小女同居。待房屋造完時，再為分住。」眾人同聲道謝。

沙龍讓艾虎同張立、史雲、孟焦等，俱各來到廳上。艾虎就先開言問道：「小姪師傅、義父、丁二叔在於何處？」沙員外道：「賢姪來晚了些，三日前他三人已上襄陽去了。」艾虎聽了，不由的頓足道：「這是怎麼說！」提了包裹，就要

躡路。沙龍攔道：「賢姪不要如此。他三人已走了三日，你此時即便去了，追不上了。何必忙在一時呢？」艾虎無可如何，只得將包裹仍然放下。原是興興頭頭而來，如今垂頭喪氣。自己又一想，全是貪酒的不好，路上若不耽延工夫，豈不早到了這裡，暗暗好生後悔。

大家就座獻茶。不多時，調開座位，放了杯箸，上首便是艾虎，其次是張立、史雲、孟焦二人左右相陪，沙員外在主位打橫兒。飲酒之間，敘起話來。焦赤便先問盜冠情由，艾虎述了一回，樂的個焦赤狂呼叫好。然後沙員外又問：「賢姪如何來到這裡？」艾虎止於答言，特為尋找師傅義父。又將路上遇了蔣平，不意半路失散的話，說了一遍。只聽史雲道：「艾爺為何只顧說話，卻不飲酒？」沙龍道：「可是呀，賢姪為何不飲酒呢？」艾虎道：「小姪酒量不佳，望伯父包容。」史雲道：「昨日在莊上喝的何等痛快，今日為何吃不下呢？」艾虎道：「酒有一日之長。皆因昨日喝的多了，今日有些害酒，所以吃不下。」史雲方不言語了。這便是艾虎的靈機巧辯，三五語就遮掩過去。你道艾虎為何的忽然不喝酒了呢？他皆因方才轉想之時，全是貪酒誤事，自己後悔不置，此其一也；其次他又存有存心。皆因焦赤聲言這親事做定了，他惟恐新來乍到，若再貪杯喝醉了，豈不被人恥笑麼？因此他忍心耐性，忍而又忍，暫且斷他兩天兒再做道理。

酒飯已畢，沙龍便叫莊丁將眾獵戶找來，吩咐道：「你等明日入山，要細細打聽藍驍有什麼動靜，急急回來稟我知道。」又叫莊丁將器械預備手下，惟恐山賊知道綠鴨灘漁戶俱歸在臥虎溝，必要前來廝鬧。等了一日，不見動靜。到了第二日，獵戶回來，說道：「藍驍那裡並無動靜。我等細細探聽，原來搶親一節皆是葛瑤明所為，藍驍一概不知。現今葛瑤明稟報山中，說綠鴨灘漁戶不知為何俱備逃匿了，藍驍也不介意。」沙龍聽了也就不防備了。

獨有艾虎一連兩日不曾吃酒，委實難受，決意要上襄陽。沙龍阻留不住，只得定於明日餞行起身。至次日，艾虎打開包裹，將龍票拿出交給沙龍，道：「小姪上襄陽不便帶此，恐有遺失。此票乃蔣叔父的，奉的相諭，專為尋找義父而來。倘小姪去後，我那蔣叔父若來時，求伯父將此票交給蔣叔父便了。」沙龍接了，命人拿到後面，交鳳仙好好收起。這裡眾人與艾虎餞行。艾虎今日卻放大了膽，可要喝酒了。從沙龍起，每人各敬一杯，全是杯到酒乾。把個焦赤樂的拍手大笑道：「怨得史鄉親說賢姪酒量頗豪，果然，果然。來，來，來。咱爺兒兩個單喝三杯。」孟傑道：「我陪著。」執起壺來，俱備溜溜斟上酒。這酒到唇邊，吱的一聲，將杯一照，「乾！」沙龍在旁，不好攔阻。三杯飲畢，艾虎卻提了包裹，與眾人執手拜別。大家一齊送出莊來。史雲張立還要遠送，艾虎不肯，阻之再三。彼此執手，目送艾虎去遠了，大家方才回莊。

艾虎上襄陽，算是書中節目交代明白。然而仔細想來，其中落了一筆。是那一筆呢？焦赤剛見艾虎，就嚷這親事做定了；為何到了莊中，艾虎一連住了三日，焦赤卻又一字不提？列位不知書中有明點，有暗過，請看前文便知。艾虎同張立回莊取包裹，孟傑隨去，沙龍獨把焦赤攔住道：「賢弟隨我回莊。」此便是沙龍的用意。知道焦赤性急，惟恐他再提此事，故此叫他一同回莊。在路上就合他說明，親事是定了，只等北俠等回來，覲面一說就結了，所以焦赤他才一字不提了，非是編書的落筆忘事。

這也罷了。既說不忘事，為何蔣平總不提了？這又有一說。書中有緩急，有先後。敘事難，斗筭尤難。必須將通身理清，那裡接著這裡，是絲毫錯不得的。稍一疏神，便說的驢唇不對馬口，那還有什麼趣味呢？編書的用心最苦，手裡寫著這邊，眼光卻注著下文。不但蔣平之事未提，就是顏大人巡按襄陽，何嘗又提了一字呢。只好是按部就班，慢慢敘下去，自然有個歸結。

如今既提蔣平，咱們就把蔣平敘說一番。蔣平自救了雷震，同他到了陵縣。雷老丈心內感激不盡，給蔣平做了合體衣服，又贈了二十兩銀子盤費。蔣平致謝了，方告別起身。臨別時又諄諄囑問雷英好。彼此將手一拱，道：「後會有期，請了。」蔣平便奔了大路躡行。

這日天色已晚，忽然下起雨來，既無鎮店，又無村莊，無奈何冒雨而行。好容易道旁有個破廟，便奔到跟前。天已昏黑，也看不出是何神聖，也顧不得至誠行禮，只要有個避雨之所。誰知殿宇頹圯，仰面可以見天，處處皆是滲漏。轉到神聖背後，看了看尚可容身，他便席地而坐，屏氣歇息。到了初鼓之後，雨也住了，天也晴了，一輪明月照如白晝。剛要動身，看看是何神聖。忽聽腳步響，有二人說話。一個道：「此處可以避雨，咱們就在這裡說話吧。」一個道：「我們親弟兄有什麼講究呢，不過他那話說的太絕情了。」一個道：「老二，這就是你錯了。俗語說的好，『久賭無勝家』。大哥勸你的好話，你還不聽說，拿話堵他；所以他才著急，說出那絕情的話來。你如何怨的他呢？」一人道：「丟了急的說快的，如今三哥是什麼主意？該怎麼樣就怎麼樣，兄弟無不從命。」一人道：「皆因大哥應了個買賣頗有油水，叫我來找你來，請兄弟過去，前頭勾了，後頭抹了，任什麼不用說，哈哈兒一笑就結了。張羅買賣要緊。」一人道：「什麼買賣，這麼要緊？」一人道：「只因東頭兒玄月觀的老道找了大哥來，說他廟內住著個先生，姓李，名喚平山，要上湘陰縣九仙橋去，托付老道僱船；額外還要找個跟役，為的是路上服侍服侍。大哥聽了，不但應了船，連跟役也應了。」一人道：「大哥這就胡鬧！咱們張羅咱們的船就完了，那有那末大工夫替他僱人呢？」一人道：「老二，你到底不中用，沒有大哥有算計。大哥早已想到了，明兒就將我算做跟役人，叫老道帶了去。他若中了意，不消說了，咱們三人合了把兒更好；倘若不中意，難道老哥倆連個先生也服侍不住麼？故此大哥叫我來找你去。打虎還得親兄弟。老二，你別傻咧！」說罷，哈哈大笑的去了。

你道此二人是誰，就是害牡丹的翁二與王三。所提的大哥就是翁大。只因那日害了奶公，未能得手，俱各赴水逃脫，但逃在此處，噁心未改，仍要害人。那知被蔣四爺聽了個不亦樂乎呢。

到了黎明，出了破廟，訪到玄月觀中，口呼：「平山兄在那裡？平山兄在那裡？」李先生聽了道：「那個喚吾呀？」說著話，迎了出來，道：「那位？那位？」見是個身量矮小、骨瘦如柴、年紀不過四旬之人，連忙彼此一揖，道：「請問尊兄貴姓？有何見教？」蔣爺聽了，是浙江口音。他也打著鄉談道：「小弟姓蔣，無事不敢造次，請借一步如何？」說話間，李先生便讓到屋內對面坐了。蔣爺道：「同得尊兄要到九仙橋公幹，兄弟是要到湘陰縣找個相知，正好一路同行，特來附驥。望乞尊兄攜帶如何？」李先生道：「滿好個。吾這里正愁一人寂寞，難得尊兄來到，你我同船是極妙的事了。」

二人正議論之間，只見老道帶了船戶來見，說明船價，極其便宜。老道又說：「有一人頗能幹老成，堪以服侍先生。」李平山道：「帶來吾看。」蔣爺答道：「李兄，你我乘船，何必用人。到了湘陰縣，那裡還短了人麼？」李平山道：「也罷，如今有了尊兄，咱二人路上相幫，可以行得。到了那裡，再僱人也不為晚。」便告訴老道，服役之人不用了。蔣爺暗暗歡喜道：「少去了一個，我蔣某少費些氣力。」言明於明日急速開船。蔣爺就在李先生處住了。李先生收拾行李，蔣爺幫著捆縛，甚是妥當。李先生大樂，以為這個伙計搭著了。

到了次日黎明，搬運行李下船，全虧蔣爺。李先生心內甚是不安，連連道乏稱謝。諸事已畢，翁大兄弟撐起船來，往前進發。沿路上蔣爺說說笑笑，把個李先生樂的前仰後合，贊揚不絕，不住的搖頭兒，咂嘴兒，拿腳畫圈兒，酸不可耐。

忽聽嘩喇連聲響亮。翁大道：「風來了！風來了！快找避風所在呀。」蔣爺立起身來，就往艙門一看，只當翁大等說謊，誰知果起大風。便急急的攏船，藏在山環的去處，甚是幽僻。李平山看了，驚疑不止，悄悄對蔣爺說道：「蔣兄，你看這個所在好不怕人呀！」蔣爺道：「遇此大風，也是無法，只好聽天由命罷了。」

忽聽外面「？」「？」「？」，鑼聲大響。李平山嚇了一跳，同蔣爺出艙看時，見幾只官船從此經過，因風大難行，也就停泊在此。蔣爺看了道：「好了，有官船在這裡，咱們是無妨礙的了。」果然，二賊見有官船，不敢動手，自在船後安歇了。李平山同蔣爺在這邊瞭望，猛見從那邊官船內出來了一人，按船吩咐道：「老爺說了，叫你等將鐵錨下的穩穩的，不可搖動。」眾水手齊聲答應。

李平山見了此人，不由的滿心歡喜，高聲呼道：「那邊可是金大爺麼？」那人抬頭，往這裡一看，道：「那邊可是李先生麼？」李平山急答道：「正是，正是。請大爺往這邊些。請問這位老爺是那個？」那人道：「怎麼先生不知道麼？老爺奉旨升了襄陽太守了。」李平山聽了，道：「哎呀！有這等事，好極，好極。奉求大爺在老爺跟前回稟一聲，說吾求見。」那人道：「既如此……」回頭吩咐水手搭跳板，把李平山接過大船去了。蔣爺看了心中納悶，不知此官是李平山的何人。

原來此官非別個，卻正是遭過貶的、正直無私的兵部尚書金輝。因包公奏明聖上，先剪去襄陽王的羽翼。這襄陽太守是極要緊的，必須用個赤膽忠心之人方好。包公因金輝連上過兩次奏章，參劾襄陽王，在駕前極力的保奏。仁宗天子也念金輝正直，故此放了襄陽太守。那主管便是金福祿。

蔣爺正在納悶，只見李平山從跳板過來，揚著臉兒，鼓著腮兒，搖著膀兒，扭著腰兒，見了蔣平也不理，竟進艙內去了。蔣爺暗道：「這小子是什麼東西！怎麼這等的酸！」只得隨後也進艙，問道：「那邊官船，李兄可認得麼？」李平山半晌，將眼一翻，道：「怎麼不認得！那是吾的好朋友。」蔣爺暗道：「這酸是當酸的。」又問道：「是那位呢？」李平山道：「當初做過兵部尚書，如今放了襄陽太守，金輝金大人，那個不曉得呢。吾如今要隨他上任，也不上九仙橋了。明早就要搬行李到那邊船上，你只好獨自上湘陰去吧。」小人得志，立刻改樣，就你我相稱，把兄弟二字免了。

蔣爺道：「既如此，這船價怎麼樣呢？」李平山道：「你坐船，自然你給錢了，如何問吾呢？」蔣爺道：「原說是幫伙，彼此公攤。我一人如何拿得出來呢？」李平山道：「那白合吾說，吾是不管的。」蔣爺道：「也罷，無奈何，借給我幾兩銀子就是了。」李平山將眼一翻，道：「萍水相逢，吾合你啥個交情，一借就是幾兩頭。你不要瞎鬧好不好？現有太守在這裡，吾把你送官究治，那時休生後悔！」蔣爺聽了，暗道：「好小子，翻臉無情，這等可惡！」

忽聽走的跳板響，李平山迎了出來。蔣爺卻隱在艙門格扇後面，側耳細聽。

不知說些什麼，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十五回 閻味人偏遭閻味害 豪俠客每動豪俠心

卻說蔣爺在艙門側耳細聽，原來是小童（就是當初服侍李平山的），手中拿的個字簡道：「奉姨奶奶之命，叫先生即刻拆看。」李平山接過，映著月光看了，悄悄道：「吾知道了。你回去上復姨奶奶，說夜闌人靜，吾就過去。」原來巧娘與幕賓相好就是他。蔣爺聽在耳內，暗道：「敢則這小子，還有這等行為呢。」又聽見跳板響，知道是小童過去。他卻回身歪在?上，假裝睡著。李平山喚了兩聲不應。他卻賊眉賊眼在燈下將字簡又看了一番，樂的他抓耳撓腮，坐立不安，無奈何也歪在?上裝睡。那裡睡得著，呼吸之氣不知怎樣才好。蔣爺聽了，不由的暗笑，自己卻呼吸出入，極其平均，令人聽著，真是真睡一般。

李平山耐了多時，悄悄的起來奔到艙門，又回頭瞧了瞧蔣爺，猶疑了半晌，方才出了艙門。只聽跳板咯?咯?亂響。蔣爺這裡翻身起來，脫了長衣，出了艙門，只聽跳板咯噠一響跳上去。到了大船之上，將跳板輕輕扶起，往水內一順。他方到三船上窗板外細聽，果然聽見有男女淫欲之聲，又聽得女音悄悄說：「先生，你可想煞我也！」蔣爺卻不性急，高高的嚷了兩聲：「三船上有了賊了！有了賊了！」他便刺開水面下水去了。

金福祿立刻帶領多人，各船搜查。到了第三船，正見李平山在那邊著急：因沒了跳板，不能夠過在小船之上。金福祿見他慌張形景，不容分說，將他帶到頭船，回稟老爺。金公即叫帶進來。李平山戰戰哆哆，哈著腰兒，進了艙門，見了金公，張口結舌，立刻形景難畫難描。金公見他哈著腰兒，不住的將衣襟兒遮掩，仔細看時，原來他赤著雙腳。

金公已然會意，忖度了半晌，主意已定，叫福祿等看著平山。自己出艙，提了燈籠，先到二船，見燈光已息。即往三船一看，卻有燈光，忽然滅了。金公更覺明白，連忙來到三船，喚道：「巧娘睡了麼？」喚了兩聲，裡面答道：「敢則是老爺麼？」彷彿是睡夢初醒之聲。金公將艙門一推，進來用燈一照，見巧娘雲鬢蓬鬆，桃腮帶赤，問道：「老爺為何不睡？」金公道：「原要睡來，忽聽有賊，只得查看。」隨手把燈籠一放，卻好?前有雙來履。巧娘見了，只嚇得心內亂跳，暗道：「不好！怎麼會把他忘了呢！」原來巧娘一知將平山拿到船上，就怕有人搜查，他急急忙忙將平山的褲襠護膝等俱各收藏。真是忙中有錯，他再也想不到平山是光著腳跑的，獨獨的把雙鞋兒忘了。如今見金公照著鞋，好生害怕。誰知金公視而不見，置而不問，轉說道：「你如何獨自孤眠？杏花兒那裡去了。」巧娘略定了定神，隨機獻媚，搭訕過來說道：「賤妾惟恐老爺回來不便，因此叫他後艙去了。」上面說著話，下面卻用腳把鞋兒向?下一踢。金公明明知道，卻也不問，反言一句道：「難為你細心，想的到。我同你到夫人那邊。方才嚷有賊，你理應問問安。回來我也就在這裡睡了。」說罷，攜了巧娘的手，一同出艙，來到船頭。金公猛然將巧娘往下一擠，撲咚的一聲落在水內，然後咕唧唧冒了幾個泡兒。金公容他沉底，方才嚷道：「不好了，姨娘落在水內了！」眾人俱各前來叫水手，救已無及。

金公來到頭船，見了平山道：「我這裡人多，用你不著，你回去吧。」叫福祿：「帶他去吧。」帶到三船，誰知水手正為跳板遺失，在那裡找尋。後來見水中漂浮，方從水中撈起，仍然搭好，叫平山過去，即將跳板撤了。

金公如何不處治平山，就這等放了平山呢？這才透出金公忖度半晌、主意拿定的八個字。他想平山夤夜過船，非奸即盜。若真是盜，卻倒好辦；看他光景，明露著是奸。因此獨自提了燈籠，親身查看。見三船燈明復滅，已然明白。不想又看見那一雙朱履，又瞧見巧娘手足失措的形景。此事已真，巧娘如何留得？故誣出艙來溺於水中。轉想平山倒難處治。惟恐他據實說出，醜聲播揚，臉面何在？莫若含糊其詞，說：「我這裡人多，用你不著，你回去吧。」雖然便宜他，其中省卻多少口舌，免得眾人知覺。

且說李平山就如放放一般，回到本船之上。進艙一看，見蔣平?上只見衣服，卻不見人，暗道：「姓蔣的那裡去了？難道他也有什麼外遇麼？」忽聽後面嚷道：「誰？誰？誰？怎麼掉在水裡頭了？到底留點神呀！這是船上比不得下店，這是玩的麼？- - 來吧，我攙你一把兒。這是怎麼說呢！」然後方聽戰戰哆哆的聲音，進了艙來。平山一看，見蔣平水淋

淋的一個整戰兒，問道：「蔣兄怎麼樣了？」蔣爺道：「我上後面去小解，不想失足落水。多虧把住了後舵，不然險些兒喪了性命。」平山見他哆哆嗦戰，自己也覺發起噤來了。連忙站起拿過包袱來，找出褲襪等件，又揀出了一分舊的給蔣平，叫他：「換下濕的來晾乾了，然後換了還吾。」他卻拿出一雙新鞋來。二人彼此穿的穿，換的換。蔣爺卻將濕衣擰了，抖了抖，晾起來，只顧自己收拾衣服。猛回頭見平山愣愣何何坐在那裡，一會兒搓手，一會兒搖頭，一會兒拿起巾帕來拭淚。蔣平知他為那葫蘆子藥，也不理他。

蔣爺晾完了衣服，在?上坐下，見他這番光景，明知故問道：「先生為著何事傷心呢？」平山道：「吾有吾的心事，難以告訴別人。吾問蔣兄到湘陰縣，是什麼公幹？」蔣爺道：「原先說過，吾到湘陰縣找個相知的。先生為何忘了？」平山道：「吾此時精神恍惚，都記不得了。蔣兄既到湘陰縣找相知，吾也到湘陰找個相知。」蔣爺道：「先生昨晚不是說跟了金太守上任麼？為何又上湘陰呢？」平山道：「蔣兄為何先生先生稱起來呢？」你吾還是弟兄，不要見外。吾對你說，他那裡人吾看著有些不相宜，所以昨天晚上吾又見了金主管，叫他告訴太守，回覆了他，吾不去了。」蔣爺暗笑道：「好小子，他還合我撒大腔兒呢。似他這樣反覆小人，真正可殺不可留的。」復又笑道：「如此說來，這船價怎麼樣呢？」平山道：「自然是公攤的了。」蔣爺道：「很好。吾這才放了心了。天已不早了，咱們歇息歇息吧。」平山道：「蔣兄只管睡，吾略坐坐，也就睡了。」蔣爺說了一聲：「有罪了。」放倒頭，不多時竟自睡去。

平山坐了多時，躺在?上，那裡睡得著，翻來覆去，整整的一夜不曾合眼。後來又聽見官船上鳴鑼開船，心裡更覺難受。蔣爺也就驚醒，即喚船家收拾收拾，這裡也就開船了。

這一日平山在船上唉聲歎氣，無精打采，也不吃，不喝，只是呆了的一般。到了日暮之際，翁大等將船藏在蘆葦深處。蔣爺誇道：「好所在！這才避風呢。」翁大等不覺暗笑。平山道：「吾昨夜不曾合眼，今日有些困倦，吾要先睡了。」蔣爺道：「尊兄就請安置吧，包管今夜睡的安穩了。」平山也不答言，竟自放倒頭睡了。

蔣平暗道：「按理應當救他。奈因他這樣行為，無故的置巧娘於死地；我要救了他，叫巧娘也含冤於地下。莫若讓翁家弟兄把他殺了與巧娘報仇，我再殺了翁家弟兄與他報仇，豈不兩全其美麼？」正在思索，只聽翁大道：「弟兄，你了？我了？」翁二道：「有甚要緊。兩個膿包，不管誰了都使得。」蔣平暗道：「好了，來咧！」他便悄悄地出來，爬伏在艙房之上。見有一物風吹擺動，原來是根竹竿，上面晾著件棉襖。蔣爺慢慢的抽下來，攏在懷內，往下偷瞧。見翁二持刀進艙，翁大也持刀把守艙門。忽聽艙內竹?一陣亂響，蔣平已知平山了結了。他卻一長身將棉襖一抖，照著翁大頭上放下來。翁大出其不意，不知何物，連忙一路混擄。也是活該，偏偏的將頭裏住。蔣爺挺身上來，奪刀在手。翁大剛然露出頭來，已著了利刃。蔣爺復又一刀，翁大栽下水去。翁二尚在艙內找尋瘦人，聽得艙門外有響動，連忙回身出來，說：「大哥，那瘦蠻子不見了。」話未說完，蔣爺道：「吾在這裡！」「哧」就將刀一顫，正戳在翁二咽喉之上。翁二哎喲了一聲，他就兩手一紮煞，一半截在艙內，一半截在艙外。蔣爺哈腰將髮辮一揪，拉到船頭一看。誰知翁二不禁戳，一下兒就死了。蔣爺將手一鬆，放在船頭，便進艙內將燈剔亮，見平山扎手舞腳於竹?之上。蔣平暗暗的歎息了一番，便將平山的箱籠擰開，仔細搜尋，卻有白銀一百六十兩。蔣平道聲「慚愧」，將銀放在兜肚之內。算來蔣爺頗不折本，艾虎拿了他的一百兩，他如今得了一百六十兩，再加上雷震購了二十兩，裡外裡倒多了八十兩。這才算是好利息呢。

且說蔣爺從新將燈照了，通身並無血跡。他又將雷老兒給做的大衫招疊了，又把自己的濕衣（也早乾了）招好，將平山的包袱拿過來，揀可用的打了包裹。收拾停當，出艙，用篙撐起船來。出了蘆葦深處，奔到岸邊，連忙提了包裹，套上大衫，一腳踏定泊岸，這一腳往後盡力一蹬。只見那船味的滴溜一聲，離岸有數步多遠，飄飄蕩蕩，順著水面去了。

蔣爺邁開大步，竟奔大路而行。此時天光一亮，忽然颳起風來，揚土飛沙，難睜二目。又搭著蔣爺一夜不曾合眼，也覺得乏了，便要找個去處歇息。又無村莊，見前面有片樹林。及至趕到跟前一看，原來是座墳頭，院牆有倒塌之處。蔣爺心內想著，進了圍牆可以避風。剛剛轉過來往裡一望，只見有個小童面黃肌瘦，滿臉淚痕，正在那小樹上拴套兒呢。蔣爺看了，嚷道：「你是誰家小廝，跑到我墳地裡上吊來？這還了得嗎？」那小童道：「我是小童，可怕什麼呢？」蔣爺聽了，不覺好笑，道：「你是小童原不怕，要是小童上吊，也就可怕了。」小童道：「若是這末說，我可上那樹上死去才好呢？」說罷，將絲?解下，轉身要走。蔣平道：「那小童，你不要走。」小童道：「你這瑩地不叫上吊，你又叫我做什麼？」蔣爺道：「你轉身來，我有話問你。你小小年紀，為何尋自盡？來，來，來，在這邊牆根之下，說與我聽。」小童道：「我皆因活不得了，我才尋死呀。你要問，我告訴你。若是當死，你把這棵樹讓給我，我好上吊。」蔣爺道：「就是這等，你且說來我聽。」小童未語，先就落下淚來，把已往情由，滔滔不斷述了一遍。說罷，大哭。

蔣爺聽了，暗道：「看他小小年紀倒是個有志氣的。」便道：「你原來如此，我如今贈你盤費，你還死不死呢？」小童道：「若有了盤費，我還死？ - 我就不死了。真個的我這小命兒是鹽換來的嗎？」蔣爺回手在兜肚內摸出兩個鏰子，道：「這些可以夠了麼？」小童道：「足已夠了，只有使不了的。」連忙接過來，爬在地下磕頭道：「多謝恩公搭救，望乞留下姓名。」蔣平道：「你不要多問，急早快赴長沙要緊。」小童去後，蔣爺竟奔臥虎溝去了。

不知小童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十六回 連升店差役拿書生 翠芳塘縣官驗醉鬼

且說蔣爺救了小童，竟奔臥虎溝而來，這是什麼原故？小童到底說的什麼？蔣爺如何就給銀子呢？列位不知，此回書是為交代蔣平。這回把蔣平交代完了，再說小童的正文，又省得後來再為敘寫。

蔣爺到了臥虎溝，見了沙員外，彼此言明。蔣爺已知北俠等上了襄陽，自己一想：「顏巡按同了五弟前赴襄陽，我正愁五弟沒有幫手。如今北俠等既上襄陽，焉有不幫五弟之理呢？莫若我且回轉開封，將北俠現在襄陽的話回稟相爺，叫相爺再為打算。」沙龍又將艾虎留下的龍票當面交付明白。蔣爺便回轉東京，見了包相，將一切說明。包公即行奏明聖上，說歐陽春已上襄陽，必有幫助巡按顏查散之意。聖上聽了大喜，道：「他行俠尚義，實為可嘉。」又欽派南俠展昭同盧方等四人陸續前赴襄陽，俱在巡按衙門供職，等襄陽平定後，務必邀北俠等一同赴京，再為升賞。此是後話，慢慢再表。

蔣平既已交代明白，翻回頭來再說小童之事。你道這小童是誰？原來就是錦箋。自施公子賭氣離了金員外之門，乘在馬上，越想越有氣，一連三日，飲食不進，便病倒旅店之中。小童錦箋見相公病勢沉重，即托店家請醫生調治，診了脈息，乃鬱悶不舒，受了外感，意是夾氣傷寒之症。開方用藥。錦箋衣不解帶，晝夜服侍，見相公昏昏沉沉，好生難受。又知相公沒多餘盤費，他又把艾虎賞的兩錠銀子換了，請醫生，抓藥。好容易把施俊調治的好些了，又要病後的將養。偏偏的馬又倒了一匹，正是錦箋騎的。他小孩子家心疼那馬，不肯售賣，就托店家僱人掩埋。誰知店家悄悄的將馬出脫

了，還要合錦箋要工飯錢。這明是欺負小孩子。再加這些店用房錢草料鼓子七折八扣，除了兩錠銀子之外，倒該下了五六兩的帳。錦箋連急帶氣，他也病了。先前還掙扎著服侍相公。後來施俊見他那個形景，竟是中了大病，慢慢的問他，他不肯實說。問的急了，他就哭了。施俊心中好生不忍，自己便掙扎起來，諸事不用他服侍，得便倒要服侍服侍錦箋。一來二去，錦箋竟自伏頭不起。施俊又托店家請醫生。醫生道：「他這雖是傳染，卻比相公沉重，而且症候耽誤了，必須趕緊調治方好。」開了方子卻不走，等著馬錢。施俊向櫃上借。店東道：「相公帳上欠了五六兩，如何還借呢？很多，我們墊不起。」施俊沒奈何，將衣服典當了，開發了馬錢並抓藥。到了無事，自己到櫃上從新算帳，方知錦箋已然給了兩錠銀子，就知是他的那兩錠賞銀，又是感激，又是著急。因瞧見馬工飯銀，便想起他自己騎的那匹馬來了。就合店東商量要賣馬還帳。店東樂得的賺幾兩銀子呢，立刻會了主兒，將馬賣了。除了還帳，剛剛的剩了一兩頭。施俊也不計較，且調治錦箋要緊。

這日自己拿了藥方出來抓藥，正要回店，卻是集場之日，可巧遇見了賣糧之人，姓李名存，同著一人姓鄭名申，正在那裡吃酒。李存卻認識施俊，連聲喚道：「施公子那裡去？為何形容消滅了？」施使道：「一言難盡。」李存道：「請坐，請坐。這是我的伙計鄭申，不是外人。請道其詳。」施俊無奈，也就入了坐，將前後情由述了一番。李存聽了，道：「原來公子主僕都病了。卻在那個店裡？」施俊道：「在西邊連升店。」李存道：「公子初癒，不必著急。我這裡現有十兩銀子，且先拿去，一來調治尊管，二來公子也須好生將養。如不夠了，趕到下集，我再到店中送些銀兩去。」施生見李存一片志誠，趕忙站起，將銀接過來，深深謝了一禮，也就提起藥包要走。

誰知鄭申貪酒有些醉了。李存道：「鄭兄少喝些也好，這又醉了。別的罷了，你這銀搭連怎麼好呢？」鄭申醉言醉語道：「怕什麼！醉了人，醉不了心。就是這一頭二百兩銀子，算了事了！我還拿的動。何況離家不遠呢。」施生問道：「在那裡住？」李存道：「遠卻不遠，往西去不足二里之遙，地名翠芳塘就是。」施生道：「既然不遠，我卻也無事，我就選送他何妨。」李存道：「怎敢勞動公子。偏偏的我要到糧行算帳——莫若還是我送了他回去，再來算帳。」鄭申道：「李賢弟你胡鬧麼！真個的我就醉了麼？瞧瞧我能走不能走？」說著話，一溜歪斜往西去了。李存見他如此，便托附施生道：「我就煩公子送送他吧。務必，務必！等下了集，我到店中再道乏去。」施生道：「有甚要緊，只管放心，俱在我的身上。」說罷，趕上鄭申，搭扶著鄭申一同去了。真是「是非只為多開口，煩惱皆因強出頭」。千不合，萬不合，施生不應當送鄭申，只顧觀面應了李存，後來便脫不了干係。

且說鄭申見施生趕來，說道：「相公你幹你的去，我是不相干的。」施生道：「那如何使得，我既受李伙計之託，焉有不送去之理呢？」鄭申道：「我告訴相公說，我雖醉了，心裡卻明白，還帶著都記得。相公，你不是與人家抓藥嗎？請問病人等著吃藥，要緊不要緊？你只顧送我，你想想那個病人受得受不得？這是一。再者我家又不遠，常來常去是走慣了的。還有一說，我那一天不醉。天天要醉，天天得人送，那得用多少人呢。到咧！這不是連升店嗎？相公請。你要不進店，我也不走了。」正說間，忽見小二說道：「相公，你家小主管找你呢？」鄭申道：「巧咧，相公就請吧。」施生應允。鄭申道：「結咧！我也走咧。」

施生進了店，問問錦箋，心內略覺好些，施生急忙煎了藥，服侍錦箋吃了，果然夜間見了點汗。到了次日，清爽好些。施生忙又托附店家請醫生去。錦箋道：「業已好了，還請醫生做什麼？那有這些錢呢？」施生悄悄的告訴他道：「你放心，不用發愁，又有了銀兩了。」便將李存之贈說了一遍。錦箋方不言語。不多時，醫生來看脈開方，道：「不妨事了。再服兩帖，也就好了。」施生方才放心，仍然按方抓藥，給錦箋吃了，果然見好。

過了兩日，忽見店家帶了兩個公人進來，道：「這位就是施相公。」兩個公人道：「施相公，我們奉太爺之命，特來請相公說話。」施生道：「你們太爺請我做什麼呢？」公人道：「我們知道嗎？相公到了那裡，就知道了。」施生還要說話。只見公人嘩啷一聲，掏出索來，捆上了施生，拉著就走了。把個錦箋只嚇的抖衣而戰，細想相公為著何事，竟被官人拿去？說不得只好掙扎起來，到縣打聽打聽。

原來鄭申之妻王氏因丈夫兩日並未回家，遣人去到李存家內探問。李存說：「自那日集上散了，鄭申拿了二百兩銀子已然回去了。」王氏聽了，不勝駭異，連忙親自到了李存家，面問明白。現今人銀皆無，事有可疑。他便寫了一張狀子，此處攸縣所管，就在縣內擊鼓鳴冤，說：「李存圖財害命，不知把我丈夫置於何地。」縣官即把李存拿在街內，細細追問。李存方說出原是鄭申喝醉了，他煩施相公送了去了。因此派役前來將施生拿去。

到了行內，縣官方九成立刻升堂，把旋生帶上來一看，卻是個懦弱書生，不象害人的形景，便問道：「李存曾煩你送鄭申麼？」施生道：「是。因鄭申醉了，李存不放心，煩我送他，我卻沒送。」方今道：「他既煩你送去，你為何又不送呢？」施生道：「皆因鄭申攔阻再三。他說他醉也是常醉，路也是常走，斷斷不叫送，因此我就回了店了。」方令道：「鄭申拿的是什麼？」施生道：「有個大搭連肩頭搭著，裡面不知是什麼。李存見他醉了，曾說道：『你這銀搭連要緊。』鄭申還說：『怕什麼，就是這一頭二百兩銀子算了事了。』其實並沒有見搭連內是什麼。」方今見施生說話誠實，問什麼說什麼，毫無狡賴推諉，不肯加刑，吩咐寄監，再行聽審。

眾衙役散去。錦箋上前問道：「拿我們相公為什麼事？」衙役見他是個帶病的小孩子，誰有工夫與他細講，只是回答道：「為他圖財害命。」錦箋嚇了一跳，又問道：「如今怎麼樣呢？」衙役道：「好嘮叨呀，怎麼樣呢，如今寄了監了。」錦箋聽了寄監，以為斷無生理，急急跑回店內，大哭了一場。仔細想來，「必是縣官斷事不明。前次我聽見店東說，長沙新升來一位太守，甚是清廉，斷事如神，我何不去到那裡給他鳴冤呢。」想罷，看了看又無可典當的，只得空身出了店，一直竟奔長沙。不料自己病體初癒，無力行走，又兼缺少盤費，偏偏的又遇了大風，因此進退兩難。一時越想越窄，要在墳塋上吊。可巧遇見了蔣平，贈他的銀兩錠。真是「錢為人之膽」，他有了銀子，立刻精神百倍，好容易趕赴長沙，寫了一張狀子，便告到邵老爺臺下。

邵老爺見呈上面有施俊的姓名，而且敘事明白清順，立刻升堂，將錦箋帶上來細問，果是盟弟施喬之子。又問：「此狀是何人所寫？」錦箋回道：「是自己寫的。」邵老爺命他背了一遍，一字不差，暗暗歡喜，便准了此狀，即刻行文到攸縣，將全案調來。就過了一堂，與原供相符，縣宰方公隨後乘馬來到稟見。邵老爺面問：「貴縣審的如何？」方九成道：「卑職因見施俊不是行兇之人，不肯加刑，暫且寄監。」邵太守道：「貴縣此案當如何辦理呢？」方公道：「卑職意欲到翠芳塘查看，回來再為稟復。」邵老爺點頭，道：「如此甚好。」即派差役作跟隨方公到攸縣。來到翠芳塘，傳喚地方。方今先看了一切地勢，見南面是山，東面是道，西面有人家，便問：「有幾家人家？」地方道：「八家。」方公道：「鄭申住在那裡？」地方道：「就是西頭那一家。」方公指著蘆葦，道：「這北面就是翠芳塘了？」地方道：「正是。」方公忽見蘆葦深處烏鴉飛起，復落下去。方公沉吟良久，吩咐地方下蘆葦去看來。地方拉了鞋襪，進了蘆葦。不多時，出來，稟道：「蘆葦塘之內有一屍首，小人一人弄他不動。」方公又派差役下去二名，一同拉上來，叫作作相驗。作作回道：「屍首係死後入水，脖項有手扣的傷痕。」縣宰即傳鄭王氏廝認，果是他丈夫鄭申。方公暗道：

「此事須當如此。」吩咐地方將那七家主人不准推諉，即刻同赴長沙候審。方公先就乘馬到府，將鄭申屍首稟相，並將七家鄰居帶來，俱備回了。邵太守道：「貴縣五請歇息，候七家到齊，我自自有道理。」邵老爺將此事揣度一番，忽然計上心來。

這一日七家到齊。邵老爺升堂入座。方公將七家人名單呈上。邵老爺叫：「帶上來。不准亂跪。」一溜排開，按著名單跪下。邵老爺從頭一個看起，挨次看完，點了點頭，道：「這就是了。怨得他說，果然不差。」便對眾人道：「你等就在翠芳塘居住麼？」眾人道：「是。」邵老爺道：「昨夜有冤魂告到本府案下，名姓已然說明。今既有單在此，本府只用硃筆一點，便是此人。」說罷，提起硃筆，將手高揚，往下一落，虛點一筆，道：「就是他，再無疑了。無罪的只管起去，有罪的仍然跪著。」眾人俱備起去。獨有西邊一人，起來復又跪下，自己犯疑，神色倉皇。邵老爺將驚堂木一拍，道：「吳玉，你既害了鄭申，還想逃脫麼？本府縱然寬你，那冤魂斷不放你的。快些據實招上來！」左右齊聲喝道：「快招，快招！」

不知吳玉招出什麼話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十七回 長沙府施俊遇丫環 黑狼山金輝逢盜寇

說話邵老爺當堂叫吳玉據實招上來。吳玉道：「小……小……小人沒有招……招的。」邵老爺吩咐：「拉下去打。」左右吶了一聲喊，將吳玉拖翻在地，竹板高揚，打了十數極。吳玉嚷道：「我招呀，我招！」左右放他起來，道：「快說，快說！」

吳玉道：「小人原無生理，以賭為事。偏偏的時運不好，屢賭屢輸。東幹東不著，西幹西不著，要帳堆了門，小人白日不敢出門來。那日天色將晚，小人剛出來，就瞧見鄭申晃裡晃蕩山東而來。我就追上前去，見他肩頭扛著個搭連，裡面鼓鼓囊囊的。小人就合他借貸，誰知鄭申他不借，還罵小人。小人一時氣忿，將他盡力一推，『撲哧』『咕咚』就栽倒了。一個人栽倒了怎麼兩聲兒呢？敢則鄭申喝成酒泡兒了，栽在地下，撲哧的一聲。倒是那大搭連摔在地下，咕咚的一聲。小人聽的聲音甚是沉重，知道裡面必是財資。我就一屁股坐在鄭申胸脯之上。鄭申才待要嚷，我將兩手向他咽喉一扣，使勁在地下一按。不大的工夫，鄭申就不動了。小人把他拉入葦塘深處，以為此財是發定了，再也無人知曉。不想冤魂告到老爺臺前。回老爺：「鄭申說的全是醉話，聽不的呢。小人冤枉呀！」邵老爺問道：「你將銀搭連放在何處？」吳玉道：「那是二百兩銀子。小人將搭連理好，埋在缸後頭了，分文沒動。」

邵老爺命吳玉畫了招，帶下去，即請縣宰方公將招供給他看了。叫方公派人將贓銀起來，果然未動，即叫屍親鄭王氏收領。李存與翠芳塘住的眾街坊釋放回家。獨有施生留在本府。吳玉定了秋後處決，派役押赴縣內監收。方公一一領命，即刻稟辭，回本縣去了。

邵老爺退堂，來到書房，將錦箋喚進來，問道：「錦箋，你在施宅是世僕呀？還是新去的呢？」錦箋道：「小人自幼就在施老爺家。我們相公唸書，就是小人伴讀。」邵老爺道：「既如此，你家老爺相知朋友有幾位，你可知道麼？」錦箋道：「小人老爺，有兩位盟兄，是知己莫逆的朋友。」邵老爺道：「是那兩位？」錦箋道：「一位是做過兵部尚書的金輝金老爺，一位是現任太守邵邦傑邵老爺。」旁邊書童將錦箋衣襟一拉，悄悄道：「太老爺的官諱，你如何渾說？」錦箋連忙跪倒：「小人實實不知，求太老爺饒恕。」邵老爺哈哈笑道：「老夫便是新調長沙太守的邵邦傑。金老爺如今已升了襄陽太守。」錦箋復又磕頭。邵老爺吩咐：「起來，本府原是問你，豈又怪你。」即叫書童拿了衣巾，同錦箋到外面與施俊更換。錦箋悄悄告訴施俊，說：「這位太守就是邵老爺。方才小人已聽邵老爺說，金老爺也升任襄陽府太守了。相公如若見了邵老爺，不必提與金老爺嘔氣一事，省的彼此疑忌。」施生道：「我提那些做什麼，你只管放心。」就隨了書童，來至書房。錦箋跟隨在後。

施生見了邵公，上前行禮參見。邵公站起相攙。施生又謝為案件多蒙庇情。邵公吩咐看座，施生告坐。邵公便問已往情由，施生從頭述了一遍。說到與金公嘔氣一節，改說：「因公公赴任不便在那裡，因此小姪就要回家。不想走到攸縣，我主僕便病了，生出這節事來。」邵公點了點頭。

說話間，飯已擺妥。邵公讓施生用飯，施生不便推辭。飲酒之間，邵公盤詰施生學問，甚是淵博，滿心歡喜，就將施生留在衙門居住，無事就在書房談講。因提起親事一節，施生言：「家父與金老伯提過，因彼此年幼，尚未納聘。」此句暗暗與佳蕙之言相符。邵公聽了大樂，便將路上救了牡丹的話一一說了：「如今有老夫作主，一個盟兄之女，一個盟弟之子，可巧姪男姪女皆在老夫這裡，正好成其美事。」施俊到了此時，也就難以推辭。

邵公大高興，來到後面與夫人商量，叫夫人向牡丹說起。一面派丁雄送信給金公，說明要將牡丹與施俊成婚。誰知夫人將假小姐喚來，這時佳蕙再難隱瞞，便將前後事情大概說明。他說到小姐溺水之苦，不由的淚流滿面。夫人等倒可憐他，勸慰了多少言語，只得將婚事作罷。一面派人將丁雄追回，但已經趕不上了。

且說丁雄與金公送信，從水面迎來，已見有官船預備。問時，果是迎接襄陽太守的。丁雄打聽了一下，說金太守由枯梅嶺起旱而來，他便棄舟乘馬，急急趕到枯梅嶺。先見有馱轎行李過去。知是金太守的家眷，後面方是太守乘馬而來。丁雄下馬，搶步上前請安，稟道：「小人丁雄奉家主邵老爺之命，前來投書。」說罷，將書信高高舉起。金太守將馬拉住，問了邵老爺起居。丁雄站起，一一答畢，將書信遞過。金太守伸手接書，卻問道：「你家太太好？小姐們可好？」丁雄一一回答。金公道：「管家乘上馬吧。等我到驛，再答回信。」丁雄退後，一抖絲韁上了馬，就在金公後面跟隨。見了金福祿等，彼此各道辛苦，套敘言語，俱不必細表。

且說金公因是邵老爺的書信，非比尋常，就在馬上拆看。見前面無非請安想念話頭。看到後面，有施俊與牡丹完婚一節，心中一時好生不樂，暗道：「邵賢弟做事荒唐！兒女大事，如何硬作主張？倒遂了施俊那言生的私欲。此事太欠斟酌。」卻又無可如何。將書信折疊折疊，揣在懷內。丁雄雖在後面跟隨，卻留神瞧，以為金公見了書信，必有話面問。誰知金公不但不問，反覺得有些不樂的光景。丁雄暗暗納悶。

正走之間，離赤石崖不遠，見無數的嘍囉排開，當中有一個人，黃面金睛，濃眉凹臉，額下滿部繞絲的黃鬚（無怪綽號金面神），坐下騎著一匹黃驃馬，手中拿著兩根銀牙棒，雄赳赳，氣昂昂，在那裡等候。金公見已看見，不知山賊是何主意。猛見丁雄伏身撒馬過去。話語不多，山賊將棒一舉，連見兩晃，上來了一群嘍囉，鷹拿燕雀，將丁雄拖翻，下馬攔了。金公一見，暗說：「不好！」才待撥轉馬頭，只見山賊忽喇喇縱馬跑過來，一聲叱道：「俺藍驃特來請太守上山敘話。」說罷，將棒往後一擺，嘍囉蜂擁上前，拉住金公坐下嚼環，不容分說，竟奔山中去了。金福祿等見了，誰敢上前，忽的一聲，大家沒命的好跑。

且說藍驍邀截了金公，正然回山，只見葛瑤明飛馬近前來稟道：「啟大王：小人奉命劫掠馱轎，已然到手。不想山凹竄出一隻白狼，後面有三人追趕，卻是臥虎溝的沙員外，帶領孟傑焦赤。三人見小人劫掠馱轎，心中大忿，急急上前，將嘍囉趕散，仍將馱轎奪去，押赴莊中去了。」藍驍聽了大怒，道：「沙龍欺吾大甚！」吩咐葛瑤明押解金公上山，安置妥協，急急帶嘍囉前來接應。葛瑤明領命，只帶數名嘍囉，押解金公丁雄上山，其餘俱隨藍驍來到赤石崖下。早見沙龍與孟傑二人迎將上來。藍驍道：「沙員外，俺待你不薄，你如何管俺的閒事？」沙龍道：「非是俺管你的閒事。只因聽見馱轎內哭的慘切，母子登時全要自盡，俺豈有不救死之理？」藍驍道：「員外不知，俺與金太守素有仇隙，知他從此經過，特特前來邀截。方才已然擒獲上山。忽聽葛瑤明說，員外將他家眷搶奪回莊，不知是何主意？」沙龍道：「這就是你的不是了。金太守乃國家四品黃堂，你如何擅敢邀截？再者，你與太守有仇，卻與他家眷何干？依俺說，莫若你將太守放下山來，交付與俺。俺與你在太守跟前說個分上，置而不理，免得你吃罪不起。」藍驍聽了一聲怪叫：「哎喲，好沙龍！你真欺俺太甚，俺如今合你誓不兩立。」說罷，催馬掄棒打來。沙龍扯開架式抵敵，孟傑幫助相攻。藍驍見沙孟二人步下竄躍，英勇非常。他便使個暗令將棒往後一擺，眾嘍囉圍裹上來。沙龍毫不介意，孟傑漠不關心，一個東指西殺，一個南擊北搥。二人殺夠多時，誰知嘍囉益發多了，筐籬圍將沙龍孟傑困在當中，二人漸漸的覺得乏了。

原來葛瑤明將金公解入山中，招呼眾多嘍囉下山。他卻指拔嘍囉層層疊疊的圍裹，所以人益發多了。正在分派，只見那邊來了個女子，仔細打量，卻是前次打野雞的。他一見了，邪念陡起，一催馬迎將上來，道：「嬌娘，往那裡走？」這句話剛然說完，只聽弓弦響處，這邊葛瑤明眼睛內咕啣的一聲，一個鐵丸打入眼眶之內，生生把個眼珠兒擠出。葛瑤明哎喲的一聲，栽下馬來。

原來焦赤押解馱轎到莊，叫鳳仙秋葵迎接進去，告訴明白，說藍驍現領唆羅在山中截戰。鳳仙姐妹聽了，甚不放心，就托張媽媽在裡頭照料，他等隨焦赤前來救應沙龍。在路上言明，焦赤從東殺進，鳳仙姐妹從西殺進。不料剛然上山，就被葛瑤明看見，伸馬迎來。秋葵眼快嘴急，叫聲：「姐姐，前日搶野雞的那廝又來了。」鳳仙道：「妹妹不要忙，待我打發他。前次手下留情，打在他眉攢中間，是個『二龍戲珠』。如今這廝又來，可要給他個『喚虎出洞』了。」列位白想想：葛瑤明眉目之間有多大的地方，攔的住鬧個龍虎鬥麼？他從馬上栽了下來，秋葵趕上將鐵棒一揚，只聽拍的一聲，葛瑤明登時了帳，琉璃珠兒砸碎了。

未知他姐妹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十八回 沙龍遭困母女重逢 智化運籌弟兄奮勇

且說鳳仙秋葵從西殺來。只見秋葵掄開鐵棒，乒乒乓乓一陣亂響，打的嘍囉四分五落。鳳仙拽開彈弓，連珠打出，打的嘍囉東躲西藏。忽又聽東邊吶喊，卻是焦赤殺來，手托鋼叉，連嚷帶罵。裡面沙龍孟傑見嘍囉一時亂散，他二人奮勇往外衝突，裡外夾攻，嘍囉如何抵擋得住，往左右一分，讓開一條大路。卻好鳳仙秋葵接住沙龍，焦赤卻也趕到，彼此相見。沙龍道：「鳳仙，你姐妹到此做甚？」秋葵道：「聞得爹爹被山賊截戰，我二人特來幫助。」沙龍才要說話，只聽山崗上咕嚕嚕鼓聲如雷，所有山口外『瞪瞪』鑼聲振耳，又聽人聲吶喊：「拿呀！別放走了沙龍呀！大王說咧：『不准放冷箭呀！務要生擒呀！』姓沙的，你可跑不了呀！各處俱有埋伏呀！快些早些投降！」沙龍等聽了，不由的駭目驚心。

你道如何？原來藍驍暗令嘍囉圍困沙龍。只要誘敵，不准交鋒，心想把他奈何乏了，一鼓而擒之，將他制伏，作為自己的膀臂，故此他在高山崗上瞭望。見沙龍二人有些乏了，滿心歡喜。惟恐有失，又叫唆羅上山，調四哨頭領按山口埋伏。如聽鼓響，四面鑼聲齊鳴，一齊吶喊，驚嚇於他。那時再為勸說，斷無不歸降之理。猛又見東西一陣披靡，嘍囉往左右一分，已知是沙龍的接應。他便擂起鼓來，果然各山口響應，吶喊揚威，聲聲要拿沙龍。他在高崗之上揮動令旗，沙龍投東，他便指東；沙龍投西，他便指西。沙龍父女孟焦二人跑夠多時，不是石如驟雨，就是箭似飛蝗，毫無一個對手廝殺之人。跑來跑去，並無出路。只得五人團聚一處，歇息商酌。

且不言沙龍等被困。再說臥虎莊上自從焦赤押馱轎進莊，所有漁獵眾家的妻女皆知救了官兒娘子來，誰不要瞧瞧官兒娘子是什麼樣，全當做希罕兒一般。你來我去，只管頻頻往來，卻不敢上前，只有偷偷摸摸，扒扒窗戶，或又掀掀簾子。及到人家瞧見他，他又將身一撤。倒是張立之妻李氏受了鳳仙之託，極力的張羅，卻又一人張羅不過來，應酬了何夫人，又應酬小相公金章，額外還要應酬丫環僕婦，覺得累的很，出來便向眾婦人道：「眾位大媽孀子，你們與其在這裡張的望的，怎的不進去看看，陪著說說話兒呢？我也有個替換。」眾人也不答言，也有擺手的，也有搖頭的，又有扭扭捏捏躲了的，又有嘖嘖咕咕笑了的。李氏見了這番光景，賭氣轉身進了角門。

原來角門以內，就是跨所。當初鳳仙秋葵曾說過，如若房屋蓋成，也不准張家姐姐搬出，故此張立夫婦帶同牡丹仍在跨所居住。李氏見了牡丹道：「女兒，今有員外救了官兒娘子前來，媽媽一人張羅不過來，別人都不敢上前。女兒敢去也不敢呀？你若敢去，媽媽將你帶過去，咱娘兒兩個也有個替換。你不願意，就罷。」牡丹道：「母親，這有什麼呢，孩兒就過去。」李氏歡喜道：「還是女兒大方。你把那頭兒抵抵，把大褂子罩上。我這裡烹茶，你就端過去。」牡丹果然將頭兒整理整理，換了繫裙。

不多時，李氏將茶烹好，用茶盤托來，遞與牡丹。見牡丹抵的頭兒光光油油的，襯著臉兒紅紅白白的，穿著件翠森森的衫兒，繫著條青簇簇的裙兒，真是嬌嬌娜娜，裊裊婷婷，雖是布裙荊釵，勝過珠圍翠繞。李氏看了，樂的他眉花眼笑，隨著出了角門。眾婦女見了，一個個低言悄語，接耳交頭。這個道：「大奶子，你看喲，張奶奶又顯擺他閨女呢。」那個道：「二娘兒，你聽吧，看他見了官兒娘子說些嗎耶，咱們也學些見識。」

說話間，李氏上前將簾掀起。牡丹端定茶盤，到屋內慢閃秋波一看，覺得肝連膽一陣心酸。忽聽小金章說道：「哎喲！你不是我牡丹姐姐麼？想煞兄弟了！」跑過來，抱膝跪倒。牡丹到了此時，手顫腕軟，噹啷啷茶杯落地，將金章抱住，癱軟在地。何氏夫人早已向前攙住牡丹，兒一聲，肉一聲，叫了半日，哇的一聲，方哭出來了，真是悲從中心出。慢說他三人淚流滿面，連僕婦丫環無不拭淚，在旁勸慰。窗外的困婦村姑不知為著何事，俱各納悶。獨有李氏張媽媽？可？可的功又不是，不勸又不是，好容易將他母女三人攙起。

何氏夫人一手拉住牡丹，一手拉住了金章，哀哀切切的，一同坐了，方問與奶公奶母赴唐縣如何到此。牡丹哭訴遇難情由。剛說到張公夫婦撈救，猛聽的李氏放聲哭道：「哎喲，可坑了我了！」他這一哭，比方才他母女姐弟相識，猶覺慘切。他想：「沒有兒女的怎生這樣的苦法，索性沒有也倒罷了。好容易認著一個，如今又被本家認去，這以後可怎麼好？」越想越哭，越哭越痛。何氏夫人感念他救女兒之情，將他攙過來，一同坐了，勸慰多時。牡丹又說：「媽媽只管

放心，決不辜負厚恩。」李氏方住了聲。

金章見他姐姐穿的是粗布衣服，立刻磨著何氏夫人要他姐姐的衣服。一句話提醒了李氏，即到跨所取衣服。見張立拿茶葉要上外邊去，李氏道：「大哥那是給人家的女兒預備茶葉，你如何拿出去？」張立道：「外面來了多少二爺們，連杯茶也沒有。說不得只好將這茶葉拿出，你如何又說人家女兒的話呢？」李氏便將方才母女相認的話說了，張立聽了也無可如何，且先到外面張羅。張立來到廳房，眾僕役等見了道謝，張立急忙烹茶。

忽見莊客進來，說道：「你等眾位在此廳上坐不得了，且到西廂房吃茶吧。我們員外三位至厚的朋友到了。」眾僕役聽了，俱備出來躲避。只見外面進來了三人，卻是歐陽春智化丁兆蕙。

原來他三人到了襄陽，探聽明白。趙爵立了盟書，恐有人盜取，關係非淺，因此蓋了一座冲霄樓，將此書懸於梁間，下面設了八封銅網陣，處處設了消息，時時有人看守。原打算進去探訪一番，後來聽說聖上欽派顏大人巡按襄陽，又是白玉堂隨任供職。大家計議，莫若仍回臥虎溝與沙龍說明，同去輔佐巡按，幫助玉堂，又為國家，又盡朋情，豈不兩全其美，因此急急趕回來了。

來到莊中，不見沙龍。智化連忙問道：「員外那裡去了？」張立說：「救了太守的家眷，藍驍劫戰赤石崖。不但員外與孟焦二位去了，連兩位小姐也去了，打算救應，至今未回。」智化聽了，說道：「不好！此事必有舛錯，不可遲疑。歐陽兄與丁賢弟務要辛辛苦苦。」丁二爺道：「叫我們上何方去呢？」智化道：「就解赤石崖之圍。」丁二爺道：「我與歐陽兄都不認得，如何是好？」張立道：「無妨，現有史雲，他卻認得。」丁二爺道：「如此，快喚他來。」張立去不多時，只見來了七人，聽說要上赤石崖，同史雲全要去的。智化道：「很好。你等隨了二位去吧。不許逞強好勇，只聽吩咐就是了。歐陽兄專要擒獲藍驍。丁賢弟保護沙兄父女。我在莊中防備賊人分兵搶奪家屬。」北俠與丁二官人急急帶領史雲七人，直奔赤石崖去了。這裡智化叫張立進內，安慰眾女眷人等，不必驚怕，惟恐有著急欲尋自盡等情，又吩咐：「眾莊客前後左右，探聽防守。倘有賊寇來時，不要聲張，暗暗報我知道，我自自有道理。」登時把個臥虎莊安排的井井有條。可見他料事如神，機謀嚴密。

且說北俠等來到赤石崖的西山口，見有許多嘍囉把守。這北俠招呼眾人道：「守汛唵羅聽真：俺歐陽春前來解圍，快快報與你家山主知道。」西山口的頭領不敢怠慢，連忙報與藍驍。藍驍問道：「來有多少人？」頭領道：「來了二人，帶領莊丁七人。」藍驍暗道：「共有九人，不打緊。好便好；如不好時，連他等也困在山內，索性一網打盡。」想罷，傳於頭領，叫把他等放進山口。早見沙龍等正在那裡歇息，彼此相見，不及敘話。北俠道：「俺見藍驍去。丁賢弟小心呀！」說罷，帶了七人，奔到山同。

藍驍迎了下來，問道：「來者何人？」北俠道：「俺歐陽春特來請問山主：今日此舉是為金太守呀？還是為沙員外呢？」藍驍道：「俺原是為擒拿太守金輝，卻不與沙員外相干。誰知沙員外從我們頭領手內將金輝的家眷搶去不算，額外還要合我要金輝。這不是沙員外欺我太甚麼？所以將他困住，務要他歸附方罷。」北俠笑道：「沙員外何等之人，如何肯歸附於你？再者你無故的截了皇家的四品黃堂，這不成了反叛了麼？」藍驍聽了大怒，道：「歐陽春，你今此來，端的為何？」北俠道：「俺今特來拿你。」說罷，掄開七寶刀照腿砍來，藍驍急將鐵棒一迎。北俠將手往外一削，噌的一聲，將鐵棒狼牙削去。藍驍暗道：「不好！」又將左手鐵棒打來。北俠盡力往外一磕，又往外一削，迎的力猛，藍驍覺的從手內奪的一般，「嗖」的一聲，連磕帶削，棒已飛出數步以外。藍驍身形晃了兩晃。北俠趕步，縱身上了藍驍的馬後，一伸左手攔住他的皮鞋帶，將他往上一提，藍驍已離鞍心。北俠將身一轉，連背帶扛，往地下一跳，右肘把馬跨一搗。那馬「嘯」的一聲，往前一竄。北俠提著藍驍，一鬆手，咕咚一聲栽倒塵埃。史雲等連忙上前擒住，登時捆縛起來。

此一段北俠擒藍驍，迥與別書不同，交手別緻，迎逢各異。至於擒法更覺新奇。雖則是失了征戰的規矩，卻正是俠客的行藏，一味的巧妙靈活，決不是魯莽滅裂、好勇鬥狠那一番的行為。

且說丁兆蕙等早望見高崗之上動手，趁他不能揮動令旗，失卻眼目，大家奮勇殺奔西山口來。頭領率領嘍囉，如何抵擋的住一群猛虎，發了一聲喊，各自逃出去了。丁兆蕙獨自一人擎刀把住山口。先著鳳仙秋葵回莊，然後沙龍與兆蕙復又來到高崗。

此時北俠已追問藍驍，金太守在於何處。藍驍只得說出已解山中，即著嘍囉將金輝、丁雄放下山來。北俠就著史雲帶同金太守先行回莊，到西山口，叫孟焦二人也來押解藍驍，上山剿滅巢穴去了。

要知後文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十九回 見牡丹金輝深後悔 捉艾虎焦赤踐前言

且說史雲引著金輝、丁雄來到莊中，莊丁報與智化。智化同張立迎到大廳之上。金太守並不問妻子下落如何，惟有致謝搭救自己之恩。智化卻先言夫人公子無恙，使太守放心。略略吃茶，歇息歇息，即著張立引太守來到後面，見了夫人公子。此時鳳仙姊妹已知母女相認，正在慶賀。忽聽太守進來，便同牡丹上跨所去了。

這些田婦村姑誰不要瞧瞧大老爺的威嚴。不多時，見張立帶進一位戴紗帽的，翅兒缺少一個；穿著紅袍，襟子搭拉半邊；玉帶繫腰，因揪折開的裡出外進；皂靴裹足，不合腳弄的底綻幫垂；一部蒼髯，揉得上頭紮煞下頭卷；滿面塵垢，抹的左邊漆黑右邊黃。初見時只當做走會的槓箱官，細瞧來方知是新印的金太守。眾婦女見了這狼狽的形狀，一個個握著嘴兒嘻笑。

夫人公子迎出屋來，見了這般光景，好不傷慘。金章上前請安，金公拉起，攜手來到屋內。金公略述山主邀截的情由。何氏又說恩公搭救的備細。夫妻二人又是嗟歎，又是感激。忽聽金章道：「爹爹，如今卻有喜中之喜了。」太守問道：「此話怎講？」何氏安人便將母女相認的事說出。太守詫異道：「豈有此理？難道有兩個牡丹不成？」說罷，從懷中將邵老爺書信拿出，遞給夫人看了。何氏道：「其中另有別情。當初女兒不肯離卻閨閣，是乳母定計將佳蕙扮做女兒，女兒改了丫環。不想遇了賊船，女兒赴水傾生。多虧張公夫婦撈救，認為義女。老爺不信，請看那兩件衣服，方才張媽媽拿來，是當初女兒投水穿的。」金公拿起一看，果是兩件丫環眼色，暗暗忖度道：「如此看來，牡丹不但清潔，而且有智。竟能保金門的臉面，實屬難得。」再一轉想：「當初手帕金魚原從巧娘手內得來，焉知不是那賤人作弄的呢？就是書箱翻出玉釵，我看施生也並不懼怕，仍然一團傲氣。仔細想來，其中必有情弊。是我一時著了氣惱，不辨青紅皂白，竟把他二人委屈了。」再想起逼勒牡丹自盡一節，未免太狠，心中愧悔難禁，便問何氏道：「女兒今在那裡？」何氏道：「方才在這裡，聽說老爺來了，他就上他乾娘那邊去了。」金公道：「金章，你同丫環將你姐姐請來。」

金章去後，何氏道：「據我想來，老爺不見女兒倒也罷了。惟恐見了時，老爺又要生氣。」金公知夫人話內有譏消之

意，也不答言，只有付之一笑。只見金章哭著回來道：「我姐姐斷不來見爹爹，說惟恐爹爹見了又要生氣。」金公哈哈笑道：「有其母必有其女，無奈何，煩夫人同我走走如何？」何氏見金公如此，只得叫張媽媽引路，老夫妻同進了角門，來到跨所之內。鳳仙姐妹知道太守必來，早已躲避。只見三間房屋，兩明一暗，所有擺設頗頗的雅而不俗，這俱是鳳仙在這裡替牡丹調停的。張李氏將軟簾掀起，道：「女兒，老爺親身看你。」金公便進屋內，見牡丹面裡背外，一言不答。金公見女兒的梳妝打扮，居然的布裙荆欵，回想當初珠圍翠繞，不由的痛徹肺腑，道：「牡丹我兒，是為父的委屈了你。皆由當初一時氣惱，不加思索，無怪女兒著惱。難道你還嗔怪爹爹不成？你母親也在此，快些見了吧。」張媽媽見牡丹端然不動，連忙上前道：「女兒，你乃明理之人，似此非禮，如何使得？老爺太太是你生身父母，尚且如此，若是我夫妻得罪了你，那時豈不更難乎為情了麼？快些下來，叩拜老爺吧。」

此時牡丹已然淚流滿面，無奈下，雙膝跪倒，口尊：「爹爹，兒有一言告稟：孩兒不知犯了何罪，致令爹爹逼孩兒自盡？如今現為皇家太守，倘若遇見孩兒之事，爹爹斷理不清，逼死女子是小事，豈不於德行有虧？孩兒無知頂撞，望乞爹爹寬宥。」金公聽了，羞的面紅過耳，只得陪笑，將牡丹攙起道：「我兒說的是，以後爹爹諸事細心了。以前之事全是爹爹不是，再體提起了。」又向何氏道：「夫人，快些與女兒將衣服換了。我到前面致謝致謝恩公去。」說罷，抽身就走。張立仍然引至大廳。智化對金公道：「方才主管帶領眾役們來央求於我，惟恐大人見責，望乞大人容諒。」金公道：「非是他等無能，皆因山賊兇惡，老夫怪他們則甚。」智化便將金福祿等喚來，與老爺磕頭。眾人又謝了智爺，智爺叫將太守衣服換來。

只見莊丁進來報道：「我家員外同眾位爺們到了。」智化與張立迎到莊門。剛到廳前，見金公在那裡立等，見了眾人，連忙上前致謝。沙龍見了，便請太守與北俠進廳就座。智化問剿滅巢穴如何。北俠道：「我等押了藍驍入山，將輜重俱散與嘍囉，所有寨柵全行放火燒了。現時把藍驍押來交在西院，叫眾人看守，特請太守老爺發落。」太守道：「多承眾位恩公的威力。既將賊首擒獲，下官也不敢擅專。待到任所、即行具折，連賊首押赴東京，交到開封府包爺那裡，自有定見。」智化道：「既如此，這藍驍倒要嚴加防範，好好看守，將來是襄陽的硬證。」復又道：「弟等三人去而復返者，因聽見顏大人巡按襄陽，欽派白五弟隨任供職。弟等急急趕回來，原欲會同兄長齊赴襄陽，幫助五弟，共襄此事。如今既有要犯在此，說不得必須耽遲幾日工夫。沙兄長、歐陽兄、丁賢弟，大家俱各在莊，留神照料藍驍。惟恐襄陽王暗裡遣人來盜取，卻是要緊的。就是太守赴任，路上也要仔細。若要小弟護送前往，一到任所，急急具折。待折子到時，即行將藍驍押赴開封。諸事已畢，再行趕到襄陽，庶乎於事有益。不知眾位兄長以為如何？」眾人齊聲道：「好。就是如此。」金公道：「只是又要勞動恩公，下官心甚不安。」說話間，酒筵擺設齊備，大家入座飲酒。

只見張立悄悄與沙龍附耳。沙龍出席來到後面，見了鳳仙秋葵，將牡丹之事一敘明。沙龍道：「如何？我看那女子舉止端方，決不是村莊的氣度，果然不錯。」秋葵道：「如今牡丹姐姐不知還在咱們這裡居住，還是要隨任呢？」沙龍道：「自然是要隨任，跟了他父母去。豈有單單把他留在這裡之理呢？」秋葵道：「我看牡丹姐姐他不願意去。如今連衣服也不換，彷彿有什麼委屈，擦眼抹淚的。莫若爹爹問問太守，到底帶他去不帶他去，早定個主意為是。」沙龍道：「何必多此一問。那有他父母既認著了，不帶了去，還把女兒留在人家的道理？這都是你們貪戀難捨心生妄想之故。我不管。你牡丹姐姐如若不換衣服，我惟你們二人是問。少時我同太守還要進來看呢。」說罷轉身上廳去了。

鳳仙聽了，低頭不語。惟有秋葵，將嘴一咧，哇的一聲哭著，奔到後面，見了牡丹，一把拉住，道：「哎喲！姐姐呀，你可快走了！我們可怎麼好呀！」說罷，放聲痛哭。牡丹也就陪哭起來了。眾人不知為著何故。隨後鳳仙也就來了，將此事說明。大家這才放了心。何氏夫人過來拉住秋葵，道：「我的兒，你不要啼哭，你捨不得你的姐姐，那知我心裡還捨不得你呢。等著我們到了任所，急急遣人來接你。實對你說，我很愛你這實心眼兒，為人憨厚。你若不憎嫌，我就認你為乾女兒，你可願意麼？」秋葵聽了，登時止住淚，道：「這話果真麼？」何氏道：「有什麼不真呢？」秋葵便立起身來，道：「如此，母親請上，待孩兒拜見。」說罷，立時拜下去。何氏夫人連忙攙起。鳳仙道：「牡丹姐姐，你不要哭了，如今有了傻妹子了。」牡丹嘆的一聲也笑了。鳳仙道：「妹子，你只顧了認母親。方才我爹爹說的話，難道你就忘了麼？」秋葵道：「我何嘗忘了呢！」便對牡丹道：「姐姐，你將衣服換了吧。我爹爹說了，如若不換衣服，要不依我們倆呢。你若拿著我當親妹妹，你就換了。若你瞧不起我，你就不換。」張媽媽也來相勸。鳳仙便吩咐丫環道：「快拿你家小姐的簪環衣服來。」彼此攙攝，牡丹礙不過臉去，只得從新梳洗起來。不多時，梳妝已畢，換了衣服，更覺鮮豔非常。牡丹又將簪珥贈了鳳仙姊妹許多，二人深謝了。

且說沙龍來到廳上，復又執壺斟酒，剛然坐下，只見焦赤道：「沙大哥，今日歐陽兄智大哥俱在這裡，前次說的親事今日還不定規麼？」一句話說的也有笑的，也有怔的。怔的因不知其中之事體，此話從何說起；笑的是笑他性急，粗莽之甚。沙龍道：「焦賢弟，你忙什麼？為女兒之事何必在此一時呢？」焦赤道：「非是俺性急。明日智大哥又要隨太守赴任，豈不又是耽擱呢？還是早些定規了的是。」丁二爺道：「眾位不知，焦二哥為的是早些定了，他還等著吃喜酒呢。」焦赤道：「俺單等著吃喜酒。這裡現放著酒。來，來，來，咱們且喝一杯。」說罷，端起來一飲而盡，大家歡笑快飲。酒飯已畢，金公便要了筆硯來，給邵邦傑細細寫了一信，連手帕並金魚玉釵俱備封固停當，當面交與丁雄，叫他回去，就托邵邦傑將此事細細訪查明白。匆忙之間，金公只說起牡丹投河自盡，卻忘了說明牡丹已經遇救，以及父女重逢。賞了丁雄二十兩銀子，即刻起身，趕赴長沙去了。

沙龍此時已到後面，秋葵將何氏夫人認為乾女兒之事說了。又說起牡丹小姐已然換了衣服，還要請太守與爹爹一同拜見。沙龍便來到廳上，請了金公，來到後面。牡丹出來，先拜謝了沙龍。沙龍見牡丹花團錦簇，滿心喜歡。牡丹又與金公見禮，金公連忙攙起。見牡丹依然是閨閣妝扮，雖然歡喜，未免有些悽慘。牡丹又帶了秋葵與義父見禮。金公連忙叫牡丹攙扶。沙龍也叫鳳仙見了。金公又致謝沙龍：「小女在此攙攙，多蒙兄長與二位姪女照拂。」沙龍連說：「不敢。」

他等只管親的乾的，見父認女，旁邊把個張媽媽瞅的眼兒熱了，眼眶裡不由的流下淚來，用絹帕左擦右擦。早被牡丹看見，便對金公道：「孩兒還有一事告稟。」金公道：「我兒有話，只管說來。」牡丹道：「孩兒性命，多虧乾爹乾娘搭救，才有今日，而且老夫妻無男無女，孤苦隻身，求爹爹務必將他老夫妻帶到任上，孩兒也可以稍為報答。」金公道：「正當如此，我兒放心。就叫他老夫妻收拾收拾，明日隨行便了。」張媽媽聽了，這才破涕為笑。

沙龍又同金公來到廳上，金公見設筵豐盛，未免心甚不安。沙龍道：「今日此筵，可謂四喜俱備。大家坐了，待我說來。」仍然太守首座，其次北俠、智公子、丁二官人、孟傑、焦赤，下首卻是沙龍與張立。焦赤先道：「大哥快說四喜。若說是了，有一喜俺喝一碗，如何？」沙龍道：「第一，太守今日一家團聚，又認了小姐，這個喜如何？」焦赤道：「好！可喜可賀。俺喝這一碗。快說第二。」沙龍道：「這第二就是賢弟說的了。今日淡著歐陽兄智賢弟在此，就把女兒大事定規了。從此咱三人便是親家了。一言為定，所有納聘的禮節再說。」焦赤道：「好呀！這才痛快呢。這二

喜俺要喝兩碗，一碗陪歐陽兄、智大哥，一碗陪沙兄長。你三人也要換盅兒才是。」說的大眾笑了。果然北俠、智公子與沙員外彼此換杯。焦赤已然喝了兩碗。沙龍道：「三喜是明月太守榮任高升，這就算錢行的酒席，如何？」焦赤道：「沙兄長會打算盤，一打兩副成。也倒罷了，俺也喝一碗。」孟傑道：「這第四喜不知是什麼？倒要聽聽。」沙龍道：「太守認了小女為女是乾親家，歐陽兄與智賢弟定了小女為媳是新親家，張老丈認了太守的小姐為女是乾親家。通盤算來，今日乃我們三門親家大會齊兒，難道算不得一喜麼？」焦赤聽了卻不言語，也不飲酒。丁二爺道：「焦二哥，這碗酒為何不喝？」焦赤道：「他們親家鬧他們的親家，管俺什麼相干？這酒俺不喝他。」丁二爺道：「焦二哥，你莫要打不開算盤。將來這裡的姪女兒過了門時，他們親家爹對親家爺，咱們還是親家叔叔呢。」說的大家全笑了，彼此歡飲。飯畢之後，大家歇息。

到了次日，金太守起身，智化隨任，獨有鳳仙秋葵與牡丹三人痛哭，不忍分別，好容易方才勸止。智化又諄諄囑咐，好生看守藍驍，等折子到時即行押解進京。北俠又提撥智化，一路小心。大家珍重，執手分別，上任的上任，回莊的回莊，俱各不表。

要知後文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〇〇回 探形蹤王府遣刺客 趕道路酒樓問書童

且說小俠艾虎自從離了臥虎溝，要奔襄陽。他因在莊三日未曾飲酒，頭天就飲了個過量之酒，走了半天就住了。次日也是如此。到了第三日，猛然省悟道：「不好！若要如此，豈不又象上臥虎溝一樣麼？倘然再要誤事，那就不成事了。從今後酒要檢點才好。」自己勸了自己一番。因心裡惦著走路，偏偏的起得早了，不辨路徑，只顧往前進發。及至天亮，遇見行人問時，誰知把路走錯了。理應往東，卻岔到東北，有五六十里之遙。幸喜此人老成，的確確告訴他，由何處到何鎮，再由何鎮到何堡，過了何堡幾里方是襄陽大路。艾虎聽了，躬身道謝，執手告別，自己暗道：「這是怎麼說！起了個三更，趕了個晚集。這半夜的工夫白走了。仔細想來，全是前兩日貪酒之過。若不是那兩天醉了，何至有今日之忙，何至有如此之錯呢？可見酒之誤事不小。」自己悔恨無及。

那知他就在此一錯上，便把北俠等讓過去了，所以直到襄陽全未遇見。這日好容易到了襄陽，各處店寓詢問，俱各不知。他那知道北俠等三人再不住旅店，惟恐怕招人的疑忌，全是在野寺古廟存身。小俠尋找多時，心內煩躁，只得找個店寓住了。

次日便在各處訪查，酒也不敢多吃了。到處聽人傳說，新升來一位巡按大人姓顏，是包丞相的門生，為人精明，辦事正直。倘若來時，大家可要把冤枉申訴申訴。又有悄悄低言講論的，他卻聽不真切。他便暗暗生智，坐在那裡，彷彿瞌睡，前仰後合，卻是閉目合睛，側耳細聽，漸漸的聽在耳內。原來是講究如何是立盟書，如何是蓋沖霄樓，如何設銅網陣。一連探訪了三日，到處講究的全是這些，心內早得了些主意。

因知銅網陣的利害，不敢擅入，他卻每日在襄陽王府左右暗暗窺覷，或在對過酒樓瞭望。這日正在酒樓之上飲酒，卻眼巴巴的瞧著對過，見府內往來行人出入，也不介意。忽然來了二人，乘著馬，到了府前下馬，將馬拴在樁上，進府去了。有頓飯的工夫，二人出來，各解偏韉，一人扳鞍上馬，一人剛才認證只見跑出一人一招手，那人趕到跟前，附耳說了幾句，形色甚是倉皇。小俠見了，心中有些疑惑，連忙會鈔下樓，暗暗跟定二人，來到雙岔路口，只聽一人道：「咱們定准在長沙府關外十里堡鎮上會齊。請了。」各自加上一鞭，往東西而去。他二人只顧在馬上交談，執手告別，早被艾虎一眼看出，暗道：「敢則是他兩個呀！」

你道此二人是誰？原來俱是招賢館的舊相知。一個是陡起邪念的賈方朔方貂。自從在夾溝被北俠削了他的刀，他便脫逃，也不敢回招賢館，他卻直奔襄陽投在奸王府內。那一個是機謀百出的小諸葛沈仲元。只因捉拿馬強時，他卻裝病不肯出頭。後來見他等生心搶劫，不由的暗笑，這些沒天良之人，什麼事都幹的出來。又聽見大家計議投奔襄陽，自己轉想：「趙爵久懷異心，將來國法必不赦宥。就是這些烏合之眾也不能成其大事。我何不將計就計，也上襄陽投在奸王那裡，看個動靜。倘有事關重大的，我在其中調停：一來與朝廷出力報效，二來為百姓剪惡除奸，豈不大妙。」

但凡俠客義士行止不同。若是沈仲元尤難，自己先擔個從奸助惡之名，而且在奸王面前還要隨聲附和，逢迎獻媚，屈己從人，何以見他的俠義呢？殊不知他仗著自己聰明，智略過人。他把事體看透，猶如掌上觀文，彷彿逢場作戲。從遊戲中生出來，這才是真正俠義。即如南俠北俠雙俠，甚至小俠，處處濟困扶危，誰不知是行俠尚義呢，這是明露的俠義，卻倒容易。若沈仲元決非他等可比。他卻在暗中調停，毫無露一點聲色，隨機應變，譎作多端。到了歸結，恰在俠義之中，豈不是個極難的事呢！他的這一番慧心靈機，真不愧小諸葛三字。

他這一次隨了方貂同來，卻有一件重大之事。只因藍驍被人擒拿之後，將輜重分散唆羅。其中就有無賴之徒，噁心不改，急急趕赴襄陽，稟報奸王。奸王聽了，暗暗想道：「事尚未舉，先折了一隻臂膀，這便如何是好？」便來到集賢堂與大眾商議，道：「孤家原寫信一封與藍驍，叫他將金輝邀截上山，說他歸附。如不依從，即行殺害，免得來到襄陽，又要費手。不想藍驍被北俠擒獲。事到如今，列位可有什麼主意？」其中卻有明公，說道：「縱然害了金輝，也不濟事。現今聖上欽派顏查散巡按襄陽，而且長沙又改調了邵邦傑。這些人都有虎視眈眈之意。若欲加害，索性全然害了，方為穩便。如今卻有一計害三賢的妙策。」奸王聽了滿心歡喜，問道：「何謂一計害三賢？請道其詳。」這明公道：「金輝必由長沙經過。長沙關外十里堡，是個迎接官員的去處。只要派個有本領的去到那裡，夤夜之間，將金輝刺死。倘若成功，邵邦傑的太守也就作不牢了。金輝原是在他那裡住宿，既被人刺死了，焉有本地太守無罪之理？咱們把行刺之人深藏府內，卻辦一套文書，迎著顏巡按呈遞。他做襄陽巡按，襄陽太守被人刺死，他如何不管呢？既要管，又無處緝拿行刺之人。事要因循起來，聖上必要見怪，說他辦理不善。那時慢說他是包公的門生，就是包公也就難以迴護了。」奸王聽畢，哈哈大笑，道：「妙極，妙極！就派方貂前往。」

旁邊早驚動了一個大明公沈仲元，見這明公說的得意洋洋，全不管行行不得，不由的心中暗笑。惟恐萬一事成，豈不害一忠良？莫若我也走走，因此上前說道：「啟上千歲：此事重大，方貂一人惟恐不能成功，待微臣幫他同去如何？」奸三更加歡喜。方貂道：「為日有限，必須乘馬，方不誤事。」奸王道：「你等去到孤家御殿中，自己揀選馬匹去。」二人領命，就到御殿選了好馬，備辦停當，又到府內，見奸王稟辭。奸三囑咐了許多言語，二人告別出來。剛要上馬，奸王又派親隨之人出來，吩咐道：「此去成功不成功，務要早早回來。」二人答應，騎上馬，各要到下處收拾行李，所以來到雙岔口，言明會齊的所在。這才分東西，各回下處去了。

所以艾虎聽了個明白，看了個真切，急急回到店中，算還了房錢，直奔長沙關外十里堡而來。一路上酒也不喝，恨不得

一步邁到長沙，心內想著：「他們是騎馬，我是步行，如何趕的過馬去呢？」又轉想道：「他二人分東西而走，必然要帶行李，再無有不圖安逸的。圖安逸的必是夜宿曉行。我不管他，我給他個晝夜兼行，難道還趕不上他麼？」真是「有志者事竟成」，卻是艾虎預先到了。歇息了一夜，次日必要訪查那二人的下落。出了旅店，在街市閒遊，果然見個鎮店之所，熱鬧非常。自己散步，見路東有接官廳，懸花結綵。仔細打聽，原來是本處太守邵老爺與襄陽太守金老爺是至相好，皆因太守上襄陽赴任，從此經過，故此邵老爺預備的這樣整齊。艾虎打聽這金老爺幾時方能到此，敢則是後日才到公館。艾虎聽在心裡，猛然省悟道：「是了。大約那兩個人必要在公館鬧什麼玄虛，後日我倒要早早的隱候他。」

正在揣度之間，忽聽耳畔有人叫道：「二爺那裡去？」艾虎回頭一看，瞧著認得，一時想不起來，連忙問道：「你是何人？」那人道：「怎么二爺連小人也認不得了？小人就是錦箋。二爺與我家爺結拜，二爺還賞了小人兩錠銀子。」艾虎道：「不錯，不錯。是我一時忘記了。你今到此何事？」錦箋道：「哎！說起來話長。二爺無事，請二爺到酒樓，小人再慢慢細稟。」艾虎即同錦箋上了路西的酒樓，揀個僻靜的桌兒坐了。錦箋還不肯坐。艾虎道：「酒樓之上何須論禮，你只管坐了，才好講話。」錦箋告坐，便在橫頭兒坐了。茶博士過來，要了酒菜。艾虎便問施公子。錦箋道：「好。現在邵老爺太守衙門居住。」艾虎道：「你主僕不是上九仙橋金老爺那裡，為何又到這裡呢？」錦箋道：「正因如此，所以話長。」便將投奔九仙橋始末原由，以及後來如何病在攸縣，說了一遍：「若不虧二爺賞了兩個鏰子，我家相公如何養病呢？」艾虎說：「些須小事，何必提他。你且說，後來怎麼樣？」

錦箋初見面何以就提賞了小人兩錠銀子？只因艾虎給的銀兩恰恰與錦箋救了急，所以他深深感激，時刻在念。俗語說的好：「寧給饑人一口，不送富人一斗。」是再不錯的。

錦箋又說起遇了官司，如何要尋自盡：「卻好遇見一位蔣爺，賞了兩錠銀子，方能奔到長沙。」艾虎聽到此，便問道：「姓蔣的是什麼模樣？」錦箋說了形狀。艾虎不勝大喜，暗道：「蔣叔父也有了下落了。」錦箋又說起，邵老爺要與我家爺完婚，派丁雄送信給金公，誰知小姐卻是假的，婚事只好作罷。要追回丁雄，已經無及。昨日丁雄回來，金老爺那裡寫了一封信來，說他小姐因病上唐縣就醫，乘舟玩月，誤墮水中。那個小姐是假冒的。艾虎聽了詫異，道：「那個呢？這是怎麼一回事呢？」錦箋將以前自己同佳蕙做的事一五一十的說了，接著道：「邵老爺見信，將我家爺叫了過去，將信給他看了，額外還有一包東西。我家爺便喚佳蕙來，將這東西給他看了。佳蕙才哭了個哽氣倒噎。」艾虎道：「見了什麼東西，就這等哭？」錦箋道：「就是芙蓉帕金魚和玉銀。我家爺因尼帕上有字，便問是誰人寫的。佳蕙方才道，這前面是他寫的。」艾虎問道：「佳蕙如何冒稱小姐呢？」錦箋又將對換衣服說了。艾虎說：「這就是了。後來怎麼樣呢？」錦箋道：「這佳蕙說：『前面字是妾寫的，這後邊字不是老爺寫的麼？』一句話倒把我家爺提醒了。仔細一看，認出是小人筆跡。立刻將小人叫進去，三曹對案，這才都說了，全是佳蕙與小人彼此對偷的，我家爺與金小姐一概不知。我家爺將我責備一番，便回明了邵老爺。邵老爺倒樂了，說小人与佳蕙兩小無猜，全是一片為主之心，倒是有良心的。只可惜小姐薄命傾生。誰知佳蕙自那日起痛念小姐，飲食俱廢。我家爺也是傷感。因此叫小人備辦祭禮，趁著明日邵老爺迎接金老爺去，他二人要對著江邊遙祭。」艾虎聽了，不勝悼歎。他那知道綠鴨灘給張公賀得義女之喜，那就是牡丹呢。

錦箋說畢，又問小俠意欲何往。艾虎不肯明言，托言往臥虎溝去，又轉口道：「俺既知你主僕在此，俺倒要見見。你先去備辦祭禮，我在此等你，一路同往。」錦箋下樓，去不多時回來。艾虎會了錢鈔上樓，竟奔衙署。相離不遠，錦箋先跑去了，報知施生。施生歡喜非常，連忙來至衙外，將艾虎讓至東跨所之書房內。彼此歡敘，自不必說。

到了次日，打聽邵老爺走後，施生見了艾虎，告過罪，暫且失陪。艾虎已知為遙祭之事，也不細問。施生同定佳蕙錦箋，坐轎的坐轎，騎馬的騎馬，來到江邊，設擺祭禮，這一番痛哭，不想卻又生出巧事來了。

欲知端底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〇一回 兩個千金真假已辨 一雙刺客妍媸自分

且說施生同錦箋乘馬，佳蕙坐了一乘小轎，私自來到江邊，擺下祭禮，換了素服。施生拜奠，錦箋佳蕙跟在相公後面行禮。佳蕙此時哀哀戚戚的痛哭至甚，施生也是慘慘淒淒淚流不止，錦箋在旁懇懇切切百般勸慰。痛哭之後，復又拈香。候香燼的工夫，大家觀望江景。只見那邊來了一幫官船，卻是家眷行囊，船頭上艙門口一邊坐著一個丫環，裡面影影綽綽有個半老的夫人同著一位及笄的小姐，還有一個年少的相公。船臨江近，不由的都往岸邊瞭望。見施生背著手兒遠眺江景，瞧佳蕙手持羅帕，仍然試淚。小姐看了多時，搭訕著對相公說道：「兄弟，你看那人的面貌好似佳蕙。」小相公尚未答言，夫人道：「我兒悄言，世間面貌相同者頗多。他若是佳蕙，那廂必是施生了。」小姐方不言語，惟有秋水凝眸而已。

原來此船就是金太守的家眷，何氏夫人帶著牡丹小姐金章公子。何氏夫人早已看見岸邊有素服祭奠之人，仔細看來，正是施生與佳蕙。施生是自幼兒常見的，佳蕙更不消說了，心中已覺慘切之至。一來惟恐小姐傷心，現有施生，不大穩便；二來又因金公脾氣不敢造次相認，所以說了句「世間面貌相同者頗多」。

船已過去，到了停泊之處，早有丁雄呂慶在那裡伺候迎接。呂慶已從施公處回來，知是金公家眷到了，連忙伺候。僕婦丫環上前攙扶著，棄舟乘轎，直奔長沙府衙門去了。不多時，金老爺也到，丁雄呂慶上前請安，說：「家老爺備的馬匹在此，請老爺乘用。」金公笑吟吟的道：「你家老爺在那裡呢？」丁雄道：「在公館恭候老爺。」金公忙接絲韉，呂慶墜鐙，上了坐騎。丁雄呂慶也上了馬。呂慶在前引路，丁雄策著馬在金公旁邊。金公問他：「幾時到的長沙？你家老爺見了書信說些什麼？」丁雄道：「小人回來時極其迅速，不多幾日就到了。家老爺見了老爺的書信，小人不甚明白。等老爺見了家老爺，再為細述。」金公點了點頭。說話間，丁雄一伏身，?喇喇馬已跑開。

又走了不多會，只見邵太守同定闔署官員，俱在那裡等候。此時呂慶已然下馬，急忙過來伺候。金公下馬，二位太守彼此相見，歡喜不盡。回到公廳之上，眾官員又從新參見。金公一一應酬了幾句，即請安歇去吧。眾官員散後，二位太守先敘了些彼此渴想的話頭，然後擺上酒肴，方問及完婚一節。邵老爺將錦箋佳蕙始末原由述了一遍。金公方才大悟，全與施生小姐毫無相干。二人暢飲敘闊。酒飯畢後，金老爺請邵老爺回署，邵老爺又陪坐多時，方才告別，坐轎回衙。

此時施生早已回來了，獨獨不見了艾虎，好生著急，忙問書童。書童說：「艾爺並未言語，不知向何方去了。」施生心中懊悔，暗自揣度道：「想是賢弟見我把他一人丟在此處，他賭氣的走了。明日卻又往何方找尋去呢？」

忽聽邵老爺回衙，連忙迎接，相見畢。邵老爺也不進內，便來至東跨所之內安歇，施生陪坐。邵老爺即將今日面見金公及牡丹遇救未死之事說了一遍：「你金老伯不但不怪你，反倒後悔。還說明日叫賢姪隨到任上與牡丹完婚。明日必到衙

署回拜於我，賢任理應見見為是。」施生嗒嗒連聲，又與邵公拜揖，深深謝了。

且說金公在公館大廳之內，請了智公子來談了許久。智化惟恐金公勞乏，便告退了。原來智化隨金公前來，處處留神。每夜人靜，改換行妝，不定內外巡查幾次。此時天已二鼓，智爺紮抹停當，從公館後面悄悄的往前巡來。剛至卡於門旁，猛抬頭見倒廳有個人影往前張望。智爺一聲兒也不言語，反將身形一矮，兩個腳尖兒沾地，「突，突，突」，順著牆根，直奔倒座東耳房而來。到了東耳房，將身一躬，腳尖兒墊勁兒，「嗖」便上了東耳房。抬頭見倒座北耳房高著許多，也不驚動倒座上的人，且往對面觀瞧。見廳上有一人爬伏，兩手把住椽頭，兩腳撐住瓦隴，倒垂勢往下觀瞧。智爺暗道：「此人來的有些蹊蹺，倒要看著。」忽見脊後又過來一人，短小身材，極其伶便。見他將爬伏那人的左腳登的磚一抽，那人腳下一鬆，猛然一跳。急將身形一長，從新將腳按了一按，復又爬伏。本人卻不理會，這邊智化看的明白，見他將身一長，背的利刃已被那人兒抽去。智爺暗暗放心，只是防著對面那人而已。轉眼之間，見爬伏那人從正房上翻轉下去，趕步進前，回手剛欲抽刀，誰知剩了皮鞘，暗說「不好」，轉身才待要走，只見迎面一刀砍來，急將腦袋一歪，身體一側，「撲哧」左膀著刀，「哎呀」一聲，栽倒在地。艾虎高聲嚷道：「有刺客！」早又聽見有人接聲，說道：「對面上房還有一個呢。」艾虎轉身竟奔倒座。卻見倒座上的人，跳到西耳房，身形一晃，已然越過牆去。艾虎卻不上房，就從這邊一伏身，躡上牆頭，隨即落下。腳底尚未站穩，覺的耳邊涼風一般。他卻一轉身，將刀往上一迎。只聽喀當一聲，刀對刀，火星亂進。只聽對面人道：「好！真正伶便。改日再會。請了。」一個健步，腳不沾地，直奔樹林去了。

艾虎如何肯捨，隨後緊緊追來。到了樹林，左顧右盼，毫不見個人形。忽聽有人問道：「來的可是艾虎麼？有我在此。」艾虎驚喜道：「正是。可是師傅麼？賊人那裡去了呢？」智爺道：「賊已被擒。」艾虎尚未答言。只聽賊人道：「智大哥，小弟若是賊，大哥，你呢？」智爺連忙追問，原來正是小諸葛沈仲元，即行釋放。便問一問現在那裡，沈仲元將在襄陽王處說了。

艾虎早已過來見了智爺，轉身又見了沈仲元。沈仲元道：「此是何人？」智化道：「怎麼賢弟忘了麼？他就是館童艾虎。」沈爺道：「哎呀！敢則是令徒麼！怪道，怪道。所謂『強將手下無弱兵』，好個伶俐身段。只他那抽刀的輕快與越牆的躲閃，真正靈通之至。」智化道：「好是好，未免還有些魯莽，欠些思慮。幸而樹林之內，是劣兄在此。倘若賢弟令人在此埋伏，小徒豈不吃了大虧麼？」說的沈爺也笑了。艾虎卻暗暗佩服。

智爺又問道：「賢弟，你在襄陽王那裡作甚？」沈爺道：「有的，沒的，幾個好去處，都被眾位哥哥兄弟們占了，就剩了個襄陽王。說不得小弟任勞任怨罷了。再者，他那裡一舉一動，若無小弟在那裡，外面如何知道呢？」智化聽了，歎道：「似賢弟這番用心，又在我等之上了。」沈爺道：「分什麼上下。你我不能致君澤民，止於借俠義二字，了卻終身而已，有甚講究！」智爺連連點頭稱「是」。又托沈爺。倘有無關重大，務祈幫助。沈爺滿口應承。彼此分手，小諸葛卻回襄陽去了。

智化與艾虎一同來到公館。此時已將方貂捆縛。金公正在那裡盤問。方貂仗著血氣之勇，毫無畏懼，一一據實說來。金公誑了口供，將他帶下去。令人看守。然後智爺帶了小俠拜見了金公，將來歷說明，金公感激不盡。

等到了次日，回拜邵老爺，入了衙署，二位相見就座。金公先把昨夜智化艾虎拿住刺客的話說了。邵老爺立刻帶上方貂，略問了一問，果然口供相符，即行文到首縣寄監，將養傷痕，嚴加防範，以備押解東京。邵老爺叫請智化艾虎相見。金老爺請施俊來見。不多時，施生先到，拜見金公，金公甚覺郝顏，認過不已。施生也就謙遜了幾句。

剛然說完，只見智爺同著小俠進來，參見邵老爺。邵公以客禮相待。施生見了小俠，歡喜非常，道：「賢弟，你往那裡去來？叫劣兄好生著急。」大家便問：「你二位如何認得？」施生先將結拜的情由述了一遍。然後小俠道：「小弟此來，非是要上臥虎溝，是為捉拿刺客而來。」大家駭異，問道：「如何就知有刺客呢？」小俠說：「私探襄陽府，聽見二人說的話，因此急急趕來，惟恐預先說了，走漏風聲，再者又恐兄長耽心，故此不告辭而去，望祈兄長莫怪。」大家聽了，慢說金公感激，連邵老爺與施生俱各佩服。

飲酒之際，金公就請施生隨任完婚。施生道：「只因小婿離家日久，還要到家中探望雙親。待稟明父母后，再赴任所。不知岳父大人以為何如？」金公點點頭，也倒罷了。智化道：「公子回去，難道獨行麼？」施生道：「有錦箋跟隨。」智化道：「雖有錦箋，也不濟事。我想公子回家固然無事，若稟明令尊令堂之後，趕赴襄陽，這幾日的路程恐有些不便。」一句話提醒了金公，他乃屢次受了驚恐之人，連連說道：「是呀！還是恩公想的週到。似此如之奈何？」智化道：「此事不難，就叫小徒保護前去，包管無事。」艾虎道二「弟子願往。」施生道：「又要勞動賢弟，愚兄甚是不安。」艾虎道：「這勞什麼。」大家計議已定，還是女眷先行起身，然後金公告別。邵老爺諄諄要送，金老爺苦苦攔住，只得罷了。

此時錦箋已備了馬匹。施生送岳父送了幾里，也就回去了。回到衙署的東院書房，邵老爺早吩咐丁雄備下行李盤費，交代明白，剛要轉後，只見邵老爺出來，又與他二人錢別，諄諄囑咐路上小心。施艾二人深深謝了，臨別叩拜。二人出了衙署，錦箋已將行李扣備停當，丁雄幫扶伺候。主僕三人乘馬，竟奔長洛縣施家莊去了。

金牡丹事好容易收煞完了。後面雖有歸結，也不過是施生到任完婚。再要敘說那些沒要緊之事，未免耽誤正文。如今就得由金太守提到巡按顏大人，說緊要關節為是。想顏巡按起身在太守之先，金太守既然到任，顏巡按不消說了，固然是早到了。自顏查散到任，接了呈子無數，全是告襄陽王的：也有霸佔地畝的；也有搶奪妻女的；甚至有稚子弱女之家無故被搜羅入府，稚子排演優伶，弱女教習歌舞。黎民遭此慘害，不一而足。顏大人將眾人一一安置，叫他們俱備好好回去，不要聲張，也不用再遞催呈：「本院必要設法將襄陽王拿獲，與爾等報仇雪恨。」眾百姓叩頭謝恩，俱備散去。誰知其中就有襄陽王那裡暗暗派人前來，假作呈詞告狀，探聽巡按言詞動靜。如今既有這樣的口氣，他便等回去，啟知了襄陽王。

不知奸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〇二回 錦毛鼠初探冲霄樓 黑妖狐重到銅網陣

且說奸王聽了探報之言，只氣得怪叫如雷，道：「孤乃當今皇叔，顏查散他是何等樣人，擅敢要捉拿孤家與百姓報仇雪恨！此話說的太大了，實實令人可氣！他仗的包黑子的門生，竟敢藐視孤家。孤家要是叫他好好在這裡為官，如何能夠成其大事？必須設計將他害了，一來出了這口惡氣，二來也好舉事。」因此轉想起：「俗言：『捉奸要雙，拿賊要贓。』必是孤家聲勢大了，朝廷有些知覺。孤家只要把盟書放好，嚴加防範，不落他人之手。無有對證，如何誣賴孤家

呢！」想罷，便吩咐集賢堂眾多豪傑光棍，每夜輪流看守沖霄樓。所有消息線索，俱各安放停當。額外又用弓箭手、長槍手。倘有動靜，鳴鑼為號。大家齊心努力，勿得稍為懈弛。奸王這裡雖然防備，誰知早有一人暗暗探聽了一番，你道是誰？就是那爭強好勝不服氣的白玉堂。

自顏巡按接印到任以來，大人與公孫先生料理公事，忙忙碌碌，毫無暇晷，而且案件中多一半是襄陽王的。白玉堂卻悄悄地裡訪查，已將八卦銅網陣聽在耳內。到了夜間人靜之時，改扮行裝，出了衙署，直奔襄陽府而來。先將大概看了，然後越過牆去，處處留神。在集賢堂竊聽了多時，夜靜無聲。從房上越了幾處牆垣，早見那邊有一高樓，直沖霄漢，心中暗道：「怪道起名沖霄樓，果然巍聳，且自下去看看。」回手掏出小小石子輕輕問路，細細聽去卻是實地，連忙飛身躍下，躡足潛蹤，滑步而行。來到切近一立身，他卻摸著木城板做的圍城，下有石基，上有垛口，垛口上面全有鋒芒。中有三門緊閉，用手按了一按，裡面關的紋絲兒不能動。只得又走了一面，依然三個門戶，也是雙扇緊閉。一連走了四面，都是如此，自己暗道：「我已去了四面，大約那四面也不過如此。他這八面每面三門，想是從這門上分出八卦來。各門俱都緊緊關閉，我今日來的不巧了，莫若暫且回去。改日再來打探，看是如何。」想罷，剛要轉身，只聽那邊有鑼聲，又是梆響，知是巡更的來了。他卻留神一看，見那邊有座小小更棚，連忙隱到更棚的後面，側耳細聽。

不多時，只聽得鑼梆齊鳴，到了更棚，歇了。一人說道：「老王呀，你該當走走了。讓我們也歇歇。」一人答道：「你們只管進來歇吧。今日沒事。你忘了咱們上次該班，不是遇見了這麼一天麼。各處門全關著，怕什麼呢？今兒又是如此。咱們彷彿是個歇班日子，偷點懶兒很使得。」又一人道：「雖然如此上頭傳行的緊，鑼梆不響，工夫大了，頭兒又要問下來了，何苦呢？說不得王三李八你們二位辛辛苦苦，回來我們再換你。」說罷，王李二人就巡更去了。白玉堂趁著鑼梆聲音，暗暗離了更棚，竄房躍牆，回到署中。天已五鼓，悄悄進屋安歇。

到了次日，便接了金輝的手本。顏大人即刻相見。金輝說起赤崖捉了盜首藍驍，現在臥虎溝看守；十里堡拿了刺客方貂，交到長沙府監禁；此二人係趙爵的硬證，必須解赴東京。顏大人吩咐趕緊辦了奏折，寫了稟帖，派妥當差官先到長沙起了方貂，沿途州縣僅要派役護送；後到臥虎溝押了藍驍，不但官役護送，還有歐陽春丁兆蕙暗暗防備。丁二爺因要到家中探看，所以約了北俠，待諸事已畢，仍要同赴襄陽。後文再表。

且說黑妖狐智化自從隨金公到任，他乃無事之人，同張立出府閒步。見西北有一去處，山勢峻岩，樹木蔥鬱，二人慢慢順步行去。詢之土人，此山名叫方山，及至臨近細細賞玩。山上有廟，朱垣碧瓦，宮殿巍峨。山下有潭，曲折迴環，清水漣滴。水曲之限有座漢臺。石徑之畔又有解珮亭，乃是鄭交甫遇仙之處。這漢臺就是方山的別名，而且房屋樓閣不少；雖則傾倒，不過略為修補，即可居住。似此妙境，卻不知當初是何人的名園。智化端詳了多時，暗暗想道：「好個藏風避氣的所在。聞得聖上為襄陽之事，不肯彰明較著，要暗暗削去他的羽翼。將來必有鄉勇義士歸附。倘是聚集人也不少，難道俱在府衙居住麼？莫若回明金公，將此處修理修理，以備不虞。豈不大妙。」想罷，同張立回來，見了太守，回明此事。金公深以為然，又稟明按院，便動工修理。智化見金公辦事梗直，晝夜勤勞，心中暗暗稱羨不已。

這日智化猛然想起：「奸王蓋造沖霄樓，設立銅網陣。我與北俠丁二弟前次來時，未能探訪。如今我卻閒在這裡，何不悄悄地前去走走。」主意已定，便告訴了張立：「我找個相知，今夜惟恐不能回來。」暗暗帶了夜行衣百寶囊，出了衙署，直奔襄陽王的府第而來。找了寓所安歇。到了二鼓之時，出了寓所，施展飛簷走壁之能，來到木城之下。留神細看，見每面三門，有洞開的，有關閉的，有中間開兩邊關的，有兩邊開中間閉的，又有兩門連開單閉這頭或那頭的，又有單開這頭或那頭連開兩門的：八面開閉，全然不同，與白玉堂探訪時全不相同。智化略定了定神，辨了方向，心中豁然明白，暗道：「是了。他這是按乾、坎、艮、震、巽、離、坤、?的卦象排成。我且由正門進去，看是如何。」及至來到門內，裡面又是木板牆，斜正不一，大小不同。門更多了，曲折彎轉，左右往來。本欲投東，卻是向西；及要往南，反倒朝北。而且門戶之內，真的假的，開的閉的，迥不相同。就是夾道之中，通的塞的，明的暗的，不一而足。智化暗道：「好利害法子！幸虧這裡無人隱藏。倘有埋伏，就是要跑，卻從何處出去呢？」正在思索，忽聽「拍」的一聲，打在木板之上，「呱嗒」又落在地下。彷彿有人擲磚瓦，卻是在木板子那邊。這邊左右留神細看，又不見人。智化納悶，不敢停步，隨彎就彎。轉了多時，剛到一個門前。只見嗖的一下，連忙一存身。那邊木板之上，「拍」的一響，一物落地。智化連忙撿起一看，卻是一塊石子，暗暗道：「這石子乃五弟白玉堂的技藝。難道他也來了麼？且進此門看看去。一伏身進門往旁一閃，是提防他的石子。抬頭看時，見一人東張西望，形色倉皇，連忙悄悄喚道：「五弟，五弟。劣兄智化在此。」只見那人往前一湊道：「小弟正是白玉堂。智兄幾時到來？」智化道：「劣兄來了許久。叵耐這些門戶鬧的人眼迷心亂，再也看不出方向來。賢弟何時到此？」白玉堂道：「小弟也來了許久了。果然的門戶曲折，令人難測。你我從何處出去方好？」智化道：「劣兄進來時，心內明明白白。如今左旋右轉，鬧的糊裡糊塗，竟不知去向了。這便怎麼處？」

只聽木板那邊有人接言道：「不用忙，有我呢。」智化與白玉堂轉身往門外一看。見一人迎面而來，智化細細留神，滿心歡喜，道：「原來是沈賢弟麼？」沈仲元道：「正是。二位既來至此——那位是誰？」智化道：「不是外人，乃五弟白玉堂。」彼此見了。沈仲元道：「索性隨小弟看個水落石出。」二人道：「好。」沈仲元在前引路，二人隨後跟來。又過了好些門戶，方到沖霄樓。只見此樓也是八面朱窗玲瓏，周圍玉石柵欄，前面丹墀之上，一邊一個石象駝定寶瓶，別無他物。沈仲元道：「咱們就在此打坐。此地可遠觀，不可近玩。」說罷，就在臺基之上拂拭了拂拭，三人坐下。

沈爺道：「今日乃小弟值日之期。方才聽得有物擊木板之聲，便知是兄弟們來了，所以才迎了出來。虧得是小弟，若是別位，難免聲張起來。」白玉堂道：「小弟因一時性急，故此飛了兩個石子，探探路徑。」沈爺道：「二位兄長莫怪小弟說，以後眾家兄弟千萬不要到此。這樓中消息線索利害非常。奸王惟恐有人盜去盟書，所以嚴加防範。每日派人看守樓梯，最為要緊。」智化道：「這樓梯卻在何處？」沈爺道：「就在樓底後面，猶如馬道一般。梯底下面有一鐵門，裡面僅可存身。如果有人來，只用將索簧上受，盡等拿人。這製造的底細，一言難盡。二位兄長回去，見了眾家兄弟，諄囑一番，千萬不要到此。倘若遇了圈套，惟恐性命難保。休怪小弟言之不早也。」白玉堂道：「他既設此機關，難道就罷了不成？」沈仲元道：「如何就罷了呢？不過暫待時日。待有機緣，小弟探准了訣竅，設法破了索簧。只要消息不動，那時就好處治了。」智化道：「全仗賢弟幫助。」沈仲元道：「小弟當得效勞，兄長只管放心。」

智化道：「我等從何處出去呢？」沈仲元道：「隨我來。」三人立起身來，下了臺基。沈仲元帶領二人，彎彎曲曲，過了無數的門戶，俱是從左轉。不多時，已看見外邊的木城。沈仲元道：「二位兄長出了此門，便無事了。以後千萬不要到此！恕小弟不送了。」智化二人謝了沈仲元，暗暗離了襄陽王府。智化又向白玉堂諄囑了一番，方才分手。白玉堂回轉按院衙門。智化悄悄地裡到了寓所。到次日方回太守衙門，見了張立，無非托言找個相知未遇。私探一節，毫不提起。

且說白玉堂自從二探銅網陣，心中鬱鬱不樂，茶飯無心。這日顏大人請到書房，與公孫先生靜坐閒談，雨墨烹茶伺候。說到襄陽王，所有收的呈詞至今並未辦理，奸王目下嚴加防範，無隙可乘。顏大人道：「辦理民詞，卻是極易之事。只

是如何使奸王到案呢？」公孫策道：「言雖如此，惟恐他暗裡使人探聽，又恐他別生枝節攪擾。他那裡既然嚴加防範，我這裡時刻小心。」白玉堂道：「先生之言甚是。第一做官以印為主。」便吩咐雨墨道：「大人印信要緊，從今後你要好好護持，不可忽略。」雨墨領命，才待轉身，白玉堂喚住，道：「你往那裡去？」雨墨道：「小人護印去。」白玉堂笑道：「你別性急，提起印來，你就護印去；方才要不提起，你也就想不起印來了。何必忙在此時呢？——再者還有一說，隔牆須有耳，窗外豈無人，焉知此時奸王那裡不有人來窺探。你這一去，提撥他了。曾記當初俺在開封盜取三寶之時，原不知三寶放於何處，因此用了個拍門投石問路之計，多虧郎官包興把俺領了去，俺才知三寶所在。你今若一去，豈不是『前車之鑒』麼？不過以後留神就是了。」雨墨連連稱「是」。白玉堂又將誑誘兩俠入島、暗設線網拿住展昭的往事，述了一番。彼此談笑到二鼓之半，白玉堂辭了顏大人，出了書房，前後巡查。又吩咐更夫等，務要慇懃，回轉屋內去了。

不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〇三回 巡按府氣走白玉堂 逆水泉搜求黃金印

且說白五爺回到屋內，總覺心神不定，坐立不安，自己暗暗詫異道：「今日如何眼跳耳鳴起來？」只得將軟靠紮縛停當，挎上石袋，彷彿預備廝殺的一般。一夜之間，驚驚恐恐，未能好生安眠。到了次日，覺的精神倦怠，飲食懶進，而且短歎長吁，不時的摩拳擦掌。

及至到了晚間，自己卻要早些就寢。誰知躺在？上千思萬慮，一時攢在心頭，翻來覆去，反倒焦急不寧。索性賭氣起來，穿好衣服，挎上石袋，佩了利刃，來到院中，前後巡邏。由西邊轉到東邊，猛聽得人聲嘈雜，嚷道：「不好了！西廂房失火了！」白玉堂急急從東邊趕過來。抬頭時見火光一片，照見正堂之上，有一人站立。回手從袋內取出石子，揚手打去，只聽撲哧一聲，倒而復立。白玉堂暗說：「不好！」此時眾差役俱各看見，又嚷有賊，又要救火。白玉堂一眼看見雨墨在那裡指手畫腳，分派眾人，連忙趕向前來，道：「雨墨，你不護印，張羅這些做什麼？」一句話提醒了雨墨，跑到大堂裡面一看，哎喲道：「不好了！印匣失去了！」

白玉堂不暇細問，轉身出了衙署，一直追趕下去。早見前面有二人飛跑。白玉堂一壁趕，一壁掏出石子隨手擲去，卻好打在後面那人身上。只聽『咯當』一聲，卻是木器聲音。那人往前一撲，可巧跑的腳急，收煞不住，「撲咚」嘴吃屎爬在塵埃。白玉堂早已趕至跟前，照著腦後連脖子當的一下，踩了一腳。忽然前面那人抽身回來，將手一揚，弓弦一響。白玉堂躲腳伏身，眼光早已注定前面，那人回身揚手弦響，知有暗器，身體一蹲。那人也就湊近一步。好白玉堂，急中生智，故意的將左手一握臉。前面那人只打量白玉堂著傷，急奔前來。白玉堂覷定，將右手石子飛出。那人忙中有錯，忘了打人一拳，防人一腳。只聽「拍」，面上早已著了石子，哎喲了一聲，顧不得救他的伙計，負痛逃命去了。白玉堂也不追趕，就將爬伏那人按住，摸了摸脊背上卻是印匣，滿心歡喜。隨即背後燈籠火把，來了多少差役；因聽雨墨說白五爺追趕賊，故此隨後趕來幫助。見白五爺按住賊人。大家上前解下印匣，將賊人綁縛起來。只見這賊人滿臉血跡，異口皆腫，卻是連栽帶踉。差役捧了印匣，押著賊人。白五爺跟隨在後，回到衙署。

此時西廂房火已撲滅，顏大人與公孫策俱在大堂之上，雨墨在旁亂抖。房上之人已然拿下，卻是個吹氣的皮人兒。差役先將印匣安放在公堂之上。雨墨一眼看見，他也不抖了。然後又見眾人推擁著一個滿臉血漬矮胖之人，到了公堂之上。顏大人便問：「你叫什麼名字？」那人也不下跪，聲音洪亮，答道：「俺號鑽雲燕子，又叫坐地炮申虎。那個高大漢子，他叫神手大聖鄧車。」公孫策聽了，忙問道：「怎麼你們是兩個同來的麼？」申虎道：「何嘗不是。他偷的印匣卻叫我背著的。」公孫策叫將申虎帶將下去。

說話間，白五爺已到，將追賊情形，如何將申虎打倒，又如何用石子把鄧車打跑的話說了。公孫策搖頭道：「如此說來，這印匣須要打開看看，方才放心。」白五爺聽了，眉頭一皺，暗道：「唸書人這等腐氣。共總有多大的工夫，難道他打開印匣，單把印拿了去麼？若真拿去，印匣也就輕了，如何還能夠沉重呢？就是細心，也到不了如此的田地。且叫他打開看了，我再奚落他一番。」即說道：「俺是粗莽人，沒有先生這樣細心，想的週到。倒要大家看看。」回頭吩咐雨墨將印匣打開。雨墨上前解開黃袱，揭起巨蓋，只見雨墨又亂抖起來，道：「不……不好咧！這……這是什麼？」白玉堂見此光景，連忙近前一看，見黑漆漆一塊東西，伸手拿起，沉甸甸的卻是一塊廢鐵。登時連急帶氣，不由的面目變色，暗暗叫著自己：「白玉堂呀，白玉堂！你枉自聰明，如今也被人家暗算了。可見公孫策比你高了一籌，你豈不愧死？」顏查散惟恐白玉堂臉上下不來，急問道：「事已如此，不必為難。慢慢訪查，自有下落。」公孫策在旁，也將好言安慰。無奈白玉堂心中委實難安，到了此時，一語不發，惟有愧憤而已。公孫策請大人同白玉堂且上書房，待他慢慢誘問申虎。顏大人會意，攜了白玉堂的手，轉後面去了。

公孫策又叫雨墨將印匣暫且包起，悄悄告訴他，第一白五爺要緊，你與大人好好看守，不可叫他離了左右。雨墨領命，也就上後面去了。

公孫策吩咐差役帶著申虎，到了自己屋內。卻將申虎鬆了綁縛，換上了手鍋腳鐐，卻叫他坐下，以朋友之禮相待。先論交情，後講大義，嗣後替申虎抱屈，說：「可惜你這樣一個人，竟受了人的欺哄了。」申虎道：「此差原是奉王爺的鈞諭而來，如何是欺哄呢？」公孫先生笑道：「你真是誠實豪爽人，我不說明，你也不信。你想想同是一樣差使，如何他盜印，你背印匣呢？果然真有印，也倒罷了。人家把印早已拿去請功，卻叫你背著一塊廢鐵，遭了擒獲。難道你不是被人欺哄了麼？」申虎道：「怎麼印匣內不是印麼？」公孫策道：「何嘗是印呢。方才共同開看，只有一塊廢鐵。印信早被鄧車拿去。所以你遭擒時，他連救也不救，他樂得一個人去請功呢。」幾句話說的申虎如夢方醒，登時咬牙切齒，恨起鄧車來。

公孫先生又叫人備了酒肴，陪著申虎飲酒，慢慢探問盜印的情由。申虎深恨鄧車，便吐實說道：「此事原是襄陽王在集賢堂與大家商議，要害按院大人，非盜印不可。鄧車自逞其能，就討了此差，卻叫我陪了他來。我以為是大家之事，理應幫助。誰知他不懷好意，竟將我陷害。我等昨晚就來了，只因不知印放在何處。後來聽見白五爺說，叫雨墨防守印信，我等聽了，甚是歡喜。不想白五爺又吩咐雨墨不必忙在一時，惟恐隔牆有耳。我等深眼白五爺精細，就把雨墨認準了，我們就回去了。故此今晚才來。可巧雨墨正與人講究護印之事。他在大堂的裡間，我們揣度印匣必在其中。鄧車就安設皮人，叫我在西廂房放火，為的是惑亂眾心，匆忙之際，方好下手。果然不出所料，眾人只顧張羅救火，又看見房上有那皮人，登時鼎沸起來。趁此時，鄧車到了裡間，提了印匣，越過牆垣，我隨後也出了衙署。尋覓了多時，方見鄧車，他就把印匣交付於我。想來就在這個工夫，他把印拿去了，才放上廢鐵。可恨他為什麼不告訴我呢？我若早知是塊廢鐵，久已擲去，也不至於遭擒了。越想越是他有意捉弄我，實實令人可氣可恨！」

公孫策又問道：「他們將印盜去，意欲何為？」申虎道：「我索性告訴先生吧。襄陽王已然商議明白：如若盜了印去，要丟在逆水泉內。」公孫策暗暗吃驚，急問道：「這逆水泉在那裡？」申虎道：「在洞庭湖的山環之內，單有一泉，水勢逆流，深不可測。若把印丟下去，是再也不能取出來的。」公孫策探問明白，飲酒已畢，叫人看守申虎，自己即來到書房見了顏大人，一五一十將申虎的話說了。顏大人聽了，雖則驚疑，卻也無可如何。

公孫策左右一看，不見了白玉堂，便問：「五弟那裡去了？」顏大人道：「剛才出去。他說到屋中換換衣服就來。」公孫策道：「瞎！不該叫他一人出去。」急喚雨墨：「你到白五爺屋中，說我與大人有緊要事相商，請他快來。」雨墨去不多時，回來稟道：「小人問白五爺伴當，說五爺換了衣服，就出去了。說上書房來了。」公孫策搖頭道：「不好了！白五弟走了。他這一去，除非有了印方肯回來；若是無印，只怕要生出別的事來。」顏大人著急，道：「適才很該叫雨墨跟了他去。」公孫策道：「他決意要去，就是派雨墨跟了去，他也要把他支開。我原打算問明了印的下落，將五弟極力的開導一番，再設法將印找回。不想他竟走了。此時徒急無益，只好暗暗訪查，慢慢等他便了。」

自此日為始，顏大人行坐不安，茶飯無心，白日盼到昏黑，昏黑盼到天亮，一連就是五天，毫無影響，急的顏大人歎氣唉聲，語言顛倒。多虧公孫策百般勸慰，又要料理官務。

這日，只見外班進來稟道：「外面有五位官長到了，現有手本呈上。」公孫先生接過一看，滿心歡喜。原來是南俠同定盧方四弟兄來了。連忙回了顏大人，立刻請到書房相見。外班轉身出去。公孫策迎了出來，彼此各道寒暄。獨蔣平不見玉堂迎接，心中暗暗轉轉。及至來到書房，顏大人也出公座見禮。展爺道：「卑職等一來奉旨，二來相諭，特來在大人衙門供職。」要行屬員之禮。顏大人那裡肯受，道：「五位乃是欽命，而且是敝老師衙署人員，本院如何能以屬員相待。」吩咐：「看座。只行常禮罷了。」五人謝了坐。只見顏大人愁眉不展，面帶赧顏。

盧方先問：「五弟那裡去了？」顏大人聽此一問，不但垂頭不語，更覺滿面通紅。公孫策在旁答道：「提起話長。」就將五日前鄧車盜印情由述了一遍：「五弟自那日不告而去，至今總未回來。」盧方等不覺大驚失色，道：「如此說來，五弟這一去別有些不妥罷了？」蔣平忙攔道：「有什麼不妥呢。不過五弟因印信丟了，臉上有些下不來，暫且躲避幾時。待有了印，也就回來了。大哥不要多慮。請問先生，這印信可有些下落？」公孫策道：「雖有下落，只是難以求取。」蔣平道：「端的如何？」公孫策又將申虎說出逆水泉的情節說了。蔣平說道：「既有下落，咱們先取印要緊。堂堂接院，如何沒有印信？但只一件，襄陽王那裡既來盜印，他必仍然暗裡使人探聽，又恐他別生事端，須要嚴加防備方妥。明日我同大哥二哥上逆水泉取印，展大哥同三哥在衙署守護。白晝間還好，獨有夜間更要留神。」計議已定，即刻排宴飲酒，無非講論這節事體。大家喝的也不暢快，囫圇吃畢飯後，大家安歇。展爺單住了一間，盧方四人另有三間一所，帶著伴當居住。

展爺晚間無事，來到公孫先生屋內閒談。忽見蔣爺進來，彼此就座。蔣爺悄悄道：「據小弟想來，五弟這一去，凶多吉少。弟因大哥忠厚，心路兒窄，三哥又是莽鹵性子兒太急，所以小弟用言語兒岔開。明日弟等取印去後，大人前公孫先生須要善為解釋。到了夜間，展兄務要留神。我三哥是靠不得的。再者五弟吉凶，千萬不要對三哥說明。五弟倘若回來，就求公孫先生與展兄將他絆住，斷不可再叫他走了。如若仍不回來，只好等我們從逆水泉回來，再作道理。」公孫先生與展爺連連點頭應允，蔣平也就回轉屋內安歇。

到了次日，盧方等別了眾人，蔣爺帶了水靠，一直竟奔洞庭湖而來，到了金山廟，蔣爺惟恐盧方跟到逆水泉嚇著害怕著急，便對盧方道：「大哥，此處離逆水泉不遠了，小弟就在此改裝。大哥在此專等，又可照看了衣服包裹。」說著話，將大衣服脫下，折了折，包在包裹之內，即把水靠穿妥，同定韓彰，前往逆水泉而去。這裡盧爺提了包裹，進廟瞻仰了一番。原來是五顯財神廟。將包裹放在供桌上，轉身出來，坐在門檻之上，觀看山景。

不知後文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〇四回 救村婦劉立保泄機 遇豪傑陳起望探信

且說盧方出廟觀看山景。急見那邊來了個婦人慌慌張張，見了盧方，說道：「救人呀，救人呀！」說著話，邁步跑進廟去了。盧方才待要問，又見後面有一人穿著軍卒眼色，口內胡言亂道，追趕前來。盧方聽了，不由的氣往上沖，迎面將掌一晃，腳下一踢，那軍卒栽倒在地。盧方趕步，腳踏胸膛，喝道：「你這廝擅自追趕良家婦女，意欲何為？進！」說罷，揚拳要打。那軍卒道：「你老爺不必動怒，小人實說。小人名叫劉立保，在飛叉太保鍾大王爺寨內做了四等的小頭目。只因前日襄陽王爺派人送來一個罈子，裡面裝定一位英雄的骨殖，說此人姓白名玉堂。襄陽王爺恐人把骨殖盜去，因此交給我們大王，我們大王說，這位姓白的是個義士好朋友，就把他埋在九截松五峰嶺下。今日又派我帶領一十六個嘍囉抬了祭禮前來，與姓白的上墳。小人因出恭，落在後面，恰好遇見這個婦人。小人以為幽山荒僻，欺負他是個孤行的婦女，也不過是臊皮打哈哈兒，並非誠心要把他怎麼樣。就是這麼一件事情，你老聽明白了？」劉立保一壁說話，一壁偷眼瞅盧方。見盧方愣愣柯柯，不言不語，彷彿出神，忘其所以，後面說的話大約全沒聽見。劉立保暗道：「這位別有什麼症候吧？我不趁此時逃走，還等什麼？」輕輕從盧方的腳下滾出，爬起來就往前追趕嘍囉去了。

到了那裡，見眾人祭禮擺妥，單等劉立保。劉立保也不說長，也不道短，走到祭桌跟前雙膝跪倒。眾人同聲道：「一來奉上命差遣，二來聞聽說死者是個好漢。來，來，來，大家行個禮兒，也是應當的。」眾人跪倒，剛磕下頭去。只聽劉立保哇的一聲，放聲大哭。眾人覺得詫異，道：「行禮使得，哭他何益？」劉立保不但哭，嘴裡還數數落落的道：「白五爺呀！我的白五爺！今日奉大王之命前來與你老上墳，差一點兒沒叫人把我毀了。焉知不是你老人家的默佑保護，小人方才得脫。若非你老的陰靈顯應，大約我這劉立保保不住，叫人家弄死了。哎呀！我那有靈有聖的白五爺呀。」眾人聽了不覺要笑，只得上前相勸，好容易方才住聲。眾人原打算祭奠完了，大家團團圍住，一吃一喝。不想劉立保餘勸尚在。眾人見頭兒如此，只得仍將祭禮裝在食盒裡面，大家抬起，也有抱怨的，辛苦了這半天連個祭餘也沒嘗著；也有納悶的，劉立保今兒受了誰的氣來到這裡借此發洩呢？俱各猜不出是什麼緣故。

劉立保眼尖，見那邊來了幾個獵戶，各持兵刃，知道不好，他便從小路溜之乎也。這裡唆羅抬著食盒，冷不防劈又拍一陣亂響，將食盒傢伙砸個稀爛。其中有兩個獵戶，一個使棍，一個托叉，問道：「劉立保那裡去了？」眾唆羅中有認的二人的，便說道：「陸大爺，魯二爺，這是怎麼說？我等並沒敢得罪尊駕，為何將傢伙俱各打碎？我們如何回去交差呢？」只聽使棍的說：「你等休來問俺。俺只問你，劉立保在那裡？」嘍囉道：「他早已從小路逃走，大爺找他則甚？」使棍的冷笑道：「好呀！他竟逃走了，便宜這廝。你等回去上復你家大王，問他這洞庭之內，可有無故劫掠良家婦女的規矩麼？而且他敢邀截俺的妻小，是何道理？」眾嘍囉聽了，方明白劉立保所做之事。大約方才慟哭，想來是已

然受了委屈了，便向前央告道：「大爺二爺不要動怒，我們回去必稟知大王，將他重處，實實不干小人們之事。」使叉的還要搶叉動手，使棍的攔住道：「賢弟體要傷害他等。且看鍾大王素日情面。」又對眾嘍囉道：「俺若不看你家大王的分上，將你等一個也是不留。你等回去，務必將劉立保所做之惡說明，也叫你家大王知道俺等並非無故廝鬧。且饒爾等去。」眾嘍囉抱頭鼠竄而去。

原來此二人乃是郎舅，使棍的姓陸名彬，使叉的姓魯名英。方才那婦人便是陸彬之妻，魯英之姊，一身好武藝，時常進山搜羅禽獸。因在山上就看見一群峻羅上山，他便急急藏躲，惟恐叫人看見，不甚雅相，待眾嘍囉過去，他才慢慢下山，意欲歸家，可巧迎頭遇見劉立保胡言亂語。魯氏故意的驚慌，將他誘下，原要用袖箭打他，以戒下次。不想來到五顯廟前，一眼看見盧方，倒不好意思，只得嚷道：「救人呀，救人呀！」盧大爺方把劉立保踢倒。這婦人也就回家告訴陸魯二人。所以二人提了利刃，帶了四個獵戶前來，要拿劉立保出氣。誰知他早已脫逃，只得找尋那紫面大漢。先到廟中尋了一遍，見供桌上有個包裹，卻不見人。又吩咐獵戶四下搜尋，只聽那邊獵戶道：「在這裡呢。」陸魯二人急急趕到樹後，見盧方一張紫面，滿部髭鬚，身材凜凜，氣概昂昂，不由的暗暗羨慕。連忙上前致謝道：「多蒙恩公救拔，我等感激不盡，請問尊姓大名。」

誰知盧方自從聽了劉立保之言，一時慟徹心髓，迷了本性，信步出廟，來到樹林之內，全然不覺。如今聽陸魯二人之言，猛然還過一口氣來，方才清醒，不肯說出名姓，含糊答道：「些須小事，何足掛齒。請了。」陸魯二人見盧方不肯說出名姓，也不便再問，欲邀到莊上酬謝。盧方答道：「因有同人在山下相等，礙難久停。改日再為拜訪。」說罷，將手一拱轉身竟奔逆水泉而來。

此時已有薄暮之際，正走之間，只見前面一片火光，旁有一人往下注視。及至切近，卻是韓彰，便悄悄問道：「二弟，怎麼樣了？」韓彰道：「四弟已然下去二次，言下面極深極冷，寒氣徹骨，不能多延時刻，所以用乾柴烘著，一來上來時可以向火暖寒，二來借火光以作水中眼目。大哥腳下立穩著，再往下看。」盧方登住頑石，往泉下一看。但見碧澄澄迴環來往，浪滾滾上下翻騰，那一股冷颼颼寒氣侵入肌膚。盧方不由的連打幾個寒噤道：「了不得，了不得！這樣寒泉逆水，四弟如何受得，尋不著印信，性命卻是要緊。怎麼好，怎麼好！四弟呀，四弟。摸的著，摸不著，快些上來吧！你若再不上來，劣兄就先禁不起了。」嘴裡說著，身體已然打起戰來，連牙齒咯咯咯抖的山響。韓彰見盧方這番光景，惟恐有失，連忙過來攙住，道：「大哥且在那邊向火去。四弟不久也就上來了。」盧方那裡肯動，兩隻眼睛直勾勾往水裡緊瞅。半晌，只聽忽喇喇水面一翻，見蔣平剛然一冒，被逆水一滾，打將下去。轉來轉去，一連幾次，好容易扒住沿石，將身體一長，出了水面。韓彰伸手接住，將身往後一仰，用力一提，這才把蔣平拉將上來，攙到火堆烘烤暖寒。遲了一會，蔣平方說出話來，道：「好利害！好利害！若非火光，險些兒兒頭迷亂了。小弟被水滾的已然力盡筋疲了。」盧方道「四弟呀，印信雖然要緊，再不要下去了。」蔣平道：「小弟也不下去了。」回手在水靠內掏出印來，道：「有了此物，我還下去做什麼？」

忽聽那邊有人答道：「三位功已成了，可喜可賀。」盧方抬頭一看，不是別人，正是陸魯兄弟，連忙執手，道：「二位為何去而復返？」陸彬道：「我等因恩公竟奔逆水泉而來，甚不放心，故此悄悄跟隨。誰知三位特為此事到此。果然這位本領高強。這泉內沒有人敢下去的。」韓彰便問此二位是何人，盧方就把廟前之事說了一遍。蔣平此時卻將水靠脫下，問道：「大哥，小弟很冷，我的衣服呢？」盧方道：「喲！放在五顯廟內了。這便怎處？賢弟且穿愚兄的。」說罷，就要脫下。蔣平攔道：「大哥不要脫。你老的衣服，小弟如何穿的起來。莫若將就到五顯廟再穿不遲。」只見魯英早已脫下衣服來，道：「四爺且穿上這件吧。那包袱弟等已然叫莊丁拿回莊去了。」陸彬道：「再者天色已晚，請三位同到敝莊略為歇息，明早再行如何呢？」盧方等只得從命。

蔣平問道：「貴莊在那裡？」陸彬道：「離此不過二里之遙，名叫陳起望，便是舍下。」說罷，五人離了逆水泉，一直來到陳起望。相離不遠，早見有多少燈籠火把迎將上來。火光之下看去，好一座莊院，甚是廣闊齊整，而且莊丁人煙不少。進了莊門，來在待客廳上，極其宏敞暄赫。陸彬先叫莊丁把包袱取出，與蔣平換了衣服。轉眼間已擺上酒肴，大家敘座，方才細問姓名，彼此一一說了。陸魯二人本久已聞名，不能親近，如今見了，曷勝敬仰。陸彬道：「此事我弟兄早已知道。只因五日前來了個襄陽王府的站堂官，此人姓雷，他把盜印之事述說一番，弟等不勝驚駭。本要攔阻，不想他已將印信擲在逆水泉內，才到敝莊。我等將他埋怨不已，陳說利害，他也覺的後悔，惜乎事已做成，不能更改。自他去後，弟等好生的替按院大人憂心。誰知蔣四兄有這樣的本領，弟等真不勝拜服之至！」蔣爺道：「豈敢，豈敢。請問這姓雷的，不是單名一個英字，在府街之後二里半地八寶莊居住麼？」陸彬道：「正是，正是。四兄如何認得？」蔣平道：「小弟也是聞名，卻未曾會面。」

盧方道：「請問陸兄，這裡可有九截松五峰嶺麼？」陸彬道：「有。就在正南之上。盧兄何故問他？」盧方聽見，不由的落下淚來，就將劉立保說的言語敘明。說罷，痛哭。韓蔣二人聽了，驚疑不止。蔣平惟恐盧方心路兒窄，連忙遮掩道：「此事恐是訛傳，未必是真。若果有此事，按院那裡如何連個風聲也沒有呢？據小弟看來，其中有詐。待明日回去，小弟細細探訪就明白了。」陸魯二人見蔣爺如此說，也就勸盧方道：「大哥不要傷心。此一節事我弟兄就不知道，焉知不是訛傳呢？等四兄打聽明白，自然有個水落石出。」盧方聽了也就無可如何，而且新到初交的朋友家內，也不便痛哭流涕，只得止住淚痕。

蔣平就將此事岔開，問陸魯如何生理。陸彬道：「小弟在此莊內以漁獵為生。我這鄉鄰有捕魚的，有打獵的，皆是小弟二人評論市價。」三人聽了，知他二人是丁家兄弟一流人物，甚是稱羨。酒飯已畢，大家歇息。三人心內有事，如何睡的著。到了五鼓，便起身別了陸魯弟兄，離了陳起望。那敢耽延，急急趕到按院衙門，見了顏大人，將印呈上。不但顏大人歡喜感激，連公孫策也是誇獎佩服，更有個雨墨暗暗高興，殷懇勸勤，盡心服侍。

盧方便問：「這幾日五弟可有信息麼？」公孫策道：「仍是毫無影響。」盧方連聲歎氣，道：「如此看來，五弟死矣！」又將聽見劉立保之言說了一遍。顏大人尚未聽完，先就哭了。蔣平道：「不必猶疑。我此時就去細細打聽一番，看是如何。」

要知白玉堂的下落，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〇五回 三探沖霄玉堂遭害 一封印信趙爵擔驚

且說蔣平要去打聽白玉堂下落，急急奔到八寶莊找著了雷震。恰好雷英在家，聽說蔣爺到了，父子一同出迎。雷英先叩謝了救父之恩。雷震連忙請蔣爺到書房獻茶，寒暄敘罷，蔣爺便問白玉堂的下落。雷英歎道：「說來實在可慘可

傷。」便一長一短說出。蔣爺聽了，哭了個哽氣倒噎，連雷震也為之掉淚。

這段情節不好說，不忍說，又不能不說。你道白玉堂端的如何？自那日改了行裝，私離衙署，找了個小廟存身，卻是個小天齊廟，自己暗暗思索道：「白玉堂英名一世，歸結卻遭了別人的暗算，豈不可氣可恥。按院的印信別人敢盜，難道奸王的盟書我就不敢盜麼？前次沈仲元雖說銅網陣的利害，他也不過說個大概，並不知其中的底細，大約也是少所見而多所怪的意思。如何能夠處處有線索，步步有消息呢？但有存身站腳之處，我白玉堂仗著一身武藝，也可以支持得來。倘能盟書到手，那時一本奏上當今，將奸工參倒，還愁印信沒有麼？」越思越想，甚是得意。

到了夜間二鼓之時，便到了木城之下。來過二次，門戶已然看慣，毫不介意。端詳了端詳，就由坎門而入。轉了幾個門戶。心中不耐煩，在百寶囊中掏出如意絛來。凡有不通閉塞之處，也不尋門，也不找戶，將如意？拋上去，用手理定絛繩，便過去。一連幾次，皆是如此，更覺爽快無阻，心中暢快，暗道：「他雖然設了疑陣，其奈我白玉堂何！」越過多多少少板牆，便看見沖霄樓。仍在石基之上歇息了歇息，自己犯想道：「前次沈仲元說過，樓梯在正北。我且到樓梯看看。」順著臺基，繞到樓梯一看，果與馬道相似。才待要上，只見有人說道：「什麼人？病太歲張華在此。」「嗖」的一刀砍來。白玉堂也不招架，將身一閃，刀卻砍空。張華往前一撲，白玉堂就勢一腳。張華站不穩栽將下來，刀已落地。白玉堂趕上一步，將刀一拿，覺著甚是沉重壓手，暗道：「這小子好大力氣。不然，如何使這樣的笨物呢！」

他那知道張華自從被北俠將刀削折，他卻打了一把厚背的利刃，分量極大。他只顧圖了結實，卻忘了自己使他不動。自從打了此刀之後，從未對壘廝殺，不知兵刃累手。今日猛見有人上梯，出其不意，他盡力的砍來。卻好白爺靈便，一閃身，他的刀砍空。力猛刀沉，是刀把他累的，往前一撲。再加上白爺一腳，他焉有不撒手擲刀，栽下去的理呢？

且說白爺提著笨刀，隨後趕下，照著張華的哽喉，將刀不過往下一按。真是兵刃沉重的好處，不用費力，只聽「撲哧」的一聲，刀會自己把張華殺了。白玉堂暗道：「兵刃沉了也有趣，殺人真能省勁。」

誰知馬道之下，鐵門那裡，還有一人，卻是小瘟？徐敞。見張華喪命，他將身一閃，進了鐵門，暗暗將索簧上妥，專等拿人的。白玉堂那裡知道，見樓梯無人攔擋，攜著笨刀，就到沖霄樓上。從欄杆往上觀瞧，其高非常。又見樓卻無門，依然八面窗櫺，左尋右找，無門可入。一時性起，將笨刀順著窗縫，往上一撬一撬。不多的工夫，窗戶已然離槽。白爺滿心歡喜，將左手把住窗櫺，右手再一用力，窗戶已然落下一扇，順手輕輕的一放。樓內已然看見，卻甚明亮，不知光從何生。回手掏出一塊小小石子，往樓內一擲。側耳一聽，咕嚕嚕石子滾到那邊不響了，一派木板之聲。白玉堂聽了放心，將身一縱，上了窗戶臺兒，卻將笨刀往下一探，果真是實在的木板。輕輕躍下，來到樓內，腳尖滑步，卻甚平穩。往亮處奔來一看，又是八面小小窗櫺，裡面更覺光亮，暗道：「大約其中必有埋伏。我既來到此處，焉有不看之理。」又用笨刀將小窗略略的一撬，誰知小窗隨手放開。白玉堂舉目留神，原來是從下面一縷燈光照徹上面一個燈毯，此光直射到中梁之上，見有絛線繫定一個小小的錦匣，暗道：「原來盟書在此。」這句話尚未出口，覺得腳下一動。才待轉步，不由將笨刀一扔，只聽「咕嚕」一聲，滾板一翻。白爺說聲：「不好！」身體往下一沉，覺得痛徹心髓。登時從頭上到腳下無處不是利刃，週身已無完膚。

只見一陣鑼聲亂響，人聲嘈雜，道：「銅網陣有了人了。」其中有一人高聲道：「放箭！」耳內如聞飛蝗驟雨，銅網之上猶如刺蝟一般，早已動不了的了。這人又吩咐：「住箭！」弓箭手下去，長槍手上來。打來火把照看，見銅網之內血漬淋漓，慢說面目，連四肢俱各不分了。小瘟？徐敞滿心得意，吩咐：「拔箭。」血肉狼藉，難以注目。將箭拔完之後，徐敞仰面觀視，不防有人把滑車一拉，銅網往上一擡，那把笨刀就落將下來，不歪不斜，正砍在徐敞的頭上，把個腦袋平分兩半，一張嘴往兩下裡一咧，一邊是「哎」，一邊是「呀」，身體往後一倒，也就「嗚呼哀哉」了。

眾人見了，不敢怠慢，急忙來到集賢堂。此時奸王已知銅網有人，大家正在議論，只見來人稟道：「銅網不知打住何人。從網內落下一把笨刀來，將徐敞砍死。」奸王道：「雖然銅網打住一人，不想倒反傷了孤家兩條好漢。又不知此人是誰？孤家倒要看看去。」眾人來到銅網之下。吩咐將屍骸抖下來，已經是塊血餅，如何認得出來。旁邊早有一人看見石袋，道：「這是什麼物件？」伸手拿起，裡面尚有石子。這石袋未傷，是笨刀擋住之故。沈仲元駭目驚心，暗道：「五弟呀，五弟！你為何不聽我的言語，竟自遭此慘毒？好不傷感人也！」只聽鄧車道：「千歲爺萬千之喜。此人非別個，他乃大鬧東京的錦毛鼠白玉堂，除他並無第二個用石子的，這正是顏查散的幫手。」奸王聽了，心中歡喜。因此用罈子盛了屍首，次日送到軍山交給鍾雄掩埋看守。

前天劉立保說的原非訛傳。如今蔣平又聽雷英說的傷心慘目，不由的痛哭。雷震在旁拭淚，勸慰多時。蔣爺止住傷心，又問道：「賢弟，如今奸王那裡作何計較？務求明以告我，幸勿吝教。」雷英道：「奸王雖然謀為不軌，每日以歌童舞女為事，也是個聲色貨利之徒。他此時刻刻不忘的惟有按院大人，總要設法將大人陷害了，方合心意。恩公回去稟明大人，務要晝夜留神方好。再者，恩公如有用著小可之時，小可當效犬馬之勞，決不食言。」蔣爺聽了，深深致謝。辭了雷英父子，往按院衙門而來，暗暗忖道：「我這回去，見了我大哥，必須如此如此，索性叫他老死心塌地的痛哭一場，省得懸想出病來，反為不美。就是這個主意。」

不多時，到了街中。剛到大堂，見雨墨從那邊出來，便忙問道：「大人在那裡？」雨墨道：「大人同眾位俱在書房，正盼望四爺。」蔣爺點頭，轉過二堂，便看見了書房。他就先自放聲大哭，道：「哎呀，不好了！五弟叫人害了！死的好不修苦呀！」一壁嚷著，一壁進了書房。見了盧方，伸手拉住，道：「大哥，五弟真個死了也。」盧方聞聽，登時昏暈過去。韓彰徐慶連忙扶住，哭著呼喚。展爺在旁，又是傷心，又是勸慰。不料顏查散那裡瞪著雙睛，口中叫了一聲「賢弟呀！」將眼一翻，往後便仰，多虧公孫先生扶住。卻好雨墨趕到，急急上前，也是亂叫。此時書房就如孝棚一般，哭的叫的，忙在一處。好容易，盧大爺哭了出來，蔣四爺等放心。展爺又過來照看顏大人，幸喜也還過氣來。這一陣悲啼，不堪入耳。展爺與公孫先生雖則傷心，到了此時，反要百般的解勸。

盧大爺痛定之後，方問蔣平道：「五弟如何死的？」蔣平道：「說起咱五弟來，實在可憐。」便將誤落銅網陣遭害的原由說了。說了又哭，哭了又說，分外的比別人鬧的利害。後來索性要不活著了，要跟了老五去。急的個實心的盧方，倒把他勸解了多時。徐慶粗豪直爽人，如何禁的住揉磨，連說帶嚷，道：「四弟，你好胡鬧！人死不能復生，只是哭他，也是無益。與其哭他，何不與他報仇呢？」眾人道：「還是三弟想的開。」此時顏大人已被雨墨攙進後面歇息去了。

忽見外班拿進一角文書，是襄陽王那裡來的官務。公孫先生接來，拆開看畢，道：「你叫差官略等一等，我這裡即有回文答復。」外班回身出去傳說。公孫策對眾人道：「他這文書不是為官務而來。」眾人道：「不為官事卻是為何？」公孫策道：「他因這些日不見咱們衙門有什麼動靜，故此行了文書來，我這裡必須答復。他明是移文，暗裡卻打聽印信消息而來。」展爺道：「這有何妨。如今有了印信，還愁什麼答復麼？」蔣平道：「雖則如此。他若看見有了印信，只怕又要生別的事端了。」公孫策點頭，道：「四弟慮的是極。如今且自答了回文，我這裡嚴加防備就是了。」說罷按著原文答復明白，叫雨墨請出印來用上，外面又打了封口，交付外班，即交原差領回。

官務完畢之後，大家擺上酒飯，仍是盧方首座，也不謙遜，大家團團圍坐。只見盧方無精打采，短歎長吁，連酒也不沾唇，卻一汪眼淚泡著眼珠兒，何曾是個乾。大家見此光景，俱各悶悶不樂。惟獨徐慶一言不發，自己把著一壺酒，左一杯，右一盞，彷彿拿酒煞氣的一般。不多會，他就醉了，先自離席，一邊躺著去了。眾人因盧方不喝不吃，也就說道：「大哥如不耐煩，何不歇息歇息呢？」盧方順口說道：「既然如此，眾位賢弟，恕劣兄不陪了。」也就回到自己屋內去了。

這裡公孫策展昭韓彰蔣平四人飲酒之間，商議事體。蔣平又將雷英說奸王刻刻不忘要害大人的話說了。公孫策道：「我也正為此事躊躇。我想今日這套文書回去，奸王見了必是驚疑詫異。他如何肯善罷干休呢？咱們如今有個道理：第一，大人處要個精細有本領的，不消說了，是展大哥的責任。什麼事展兄全不用管，就只保護大人要緊。第二，盧大哥身體欠爽，一來要人眼侍，二來又要照看，此差交給四弟。我與韓二兄徐三弟今晚在書房，如此如此。倘有意外之事，隨機應變，管保諸事不至遺漏。眾位兄弟想想如何呢？」展爺等聽了道：「很好，就是如此料理吧。」酒飯已畢，展爺便到後面，看了看顏大人，又到前面，瞧了瞧盧大爺，兩下裡無非俱是傷心，不必細表。

且說襄陽王的差官領了回文，來到行中，問了問奸王正同眾人在集賢堂內，即刻來到廳前。進了廳房，將回文呈上。奸王接來一看，道：「哎呀！按院印信既叫孤家盜來，他那裡如何仍有印信？豈有此理？事有可疑。」說罷，將回文遞與鄧車。鄧車接來一看，不覺的滿面通紅，道：「啟上千歲：小臣為此印信原非容易，難道送印之人有弊麼？」一句話提醒了奸王，立刻吩咐：「快拿雷英來。」

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〇六回 公孫先生假扮按院 神手大聖暗中計謀

且說襄陽王趙爵因見回文上有了印信，追問鄧車。鄧車說：「必是送印之人舞弊。」奸王立刻將雷英喚來，問道：「前次將印好好交代托付於你，你送往那裡去了？」雷英道：「小臣奉千歲密旨，將印信小心在意擱在逆水泉內，並見此泉水勢洶湧，寒氣凜冽。王爺因何追問？」奸王道：「你既將印信擱在泉內，為何今日回文仍有印信？」說罷，將回文扔下。雷英無奈從地下拾起一看，果見印信光明，毫無錯謬，驚的無言可答。奸王大怒道：「如今有人扳你送印作弊，快快與我據實說來？」雷英道：「小臣實實將印送到逆水泉內，如何擅敢作弊？請問千歲，是誰說來。」奸王道：「方才鄧車說來。」

雷英聽了，暗暗發恨。心內一動，妙計即生，不由的冷笑道：「小臣只道那個說的，原來是鄧車。小臣啟上千歲，小臣正為此事心中犯疑。我想按院乃包相的門生，智略過人，而且他那衙門裡能人不少，如何能夠輕易的印信叫人盜去？必是將真印藏過，故意的設一方假印，被鄧車盜來。他以為幹了一件少一無二的奇功，誰知今日真印現出，不但使小臣徒勞無益，額外還擔個不白之冤，兀的不委屈死人了。」一席話說的個奸王點頭不語。鄧車羞愧難當，真是羞惱便成怒，一聲怪叫道：「哎喲！好顏查散！你竟敢欺負俺麼！俺和你誓不兩立。」雷英道：「鄧大哥不要著急，小弟是據理而論。你既能以廢鐵倒換印信，難道不准人家提出真的換上假的麼？事已如此，須要大家一同商議方好。」鄧車道：「商議什麼！俺如今惟有殺了按院，以泄欺侮之恨，別不及言。有膽量的隨俺走走呀！」只見沈仲元道：「小弟情願奉陪。」奸王聞聽，滿心歡喜。就在集賢堂擺上酒肴，大家暢飲。

到了初鼓之後，鄧車與沈仲元俱備改扮停當，辭了奸王，竟往按院衙門而來。路途之間計議明白：鄧車下手，沈仲元觀風。及至到了按院衙門，鄧車往左右一看，不見了沈仲元，並不知他何時去的，心中暗道：「他方才還合我說話，怎麼轉眼間就不見了呢？哦！是了！想來他也是個畏首畏尾之人，瞧不得素常誇口，事到頭來也不自由了。且看鄧車的能為。待成功之後，再將他極力的奚落一場。」

想罷，縱身越牆，進了衙門。急轉過二堂，見書房東首那一間燈燭明亮。躡足潛蹤，悄到窗下，濕破窗紙，覷眼偷看。見大人手執案卷，細細觀看，而且時常捲卷犯想。雖然穿著便服，卻是端端正坐。旁邊連兩墨也不伺候。鄧車暗道：「看他這番光景，卻象個與國家辦事的良臣，原不應將他殺卻。奈俺老鄧要急於成功，就說不得了。」便奔到中間門邊一看，卻是四扇格扇，邊格有鎖鎖著，中間兩扇親閉。用手輕輕一撼，卻是豎著立門。回手從背後抽出刀來，順著門縫將刀伸進，右腕一挺勁，刀尖就紮在立門之上。然後左手按住刀背，右手只用將腕子往上一拱，立門的底下已然出槽，右手又往旁邊一擺，左手往下一按，只聽咯當的一聲，立柱落實。輕輕把刀抽出，用口銜住。左右手把住了格扇，一邊往懷裡一帶，一邊往外一推，微微有些聲息，「吱溜溜」便開開了一扇。鄧車回手攏住刀把，先伸刀，後伏身，斜跨而入。即奔東間的軟簾，用刀將簾一挑，「呼」的一聲，腳下邁步，手舉鋼刀，只聽「咯當」一聲。鄧車口說：「不好！」磨轉身往外就跑。早已聽見嘩啣一聲。又聽見有人道：「三弟放手，是我！」「撲哧」的一聲，隨後就追出來了。

你道鄧車如何剛進來就跑了呢？只因他撬門之時，韓二爺已然諄諄注視，見他將門推開，便持刀下來。尚未立穩，鄧車就進來了。韓二爺知他必奔東間，卻搶步先進東間。及至鄧車掀簾邁步舉刀，韓二爺的刀已落下。鄧車借燈光一照，即用刀架開，「咯當」轉身出來，忙迫中將桌上的蠟燈嘩啣碰在地下。此時三爺徐慶赤著雙足仰臥在?上，酣睡不醒，覺得腳下後跟有人咬了一口，猛然驚醒，跳下地來就把韓二爺抱住。韓二爺說：「是我！」一摔身，恰好徐三爺腳踏著落下蠟燈的蠟頭兒一滑，腳下不穩，「撲哧」爬伏在地。

誰知看案卷的不是大人，卻是公孫先生。韓爺未進東間之先，他已溜了出來。卻推徐爺，又恐徐爺將他抱住。見他赤著雙足，沒奈何才咬了他一口。徐爺這才醒了。因韓二爺摔脫追將出去，他卻跌倒的快當，爬起來的剪絕，隨後也就呱呱追了出來。

且說韓二爺跟定鄧車，竄房越牆，緊緊跟隨，忽然不見了。左顧右盼，東張西望，正然納悶，猛聽有人叫道：「鄧大哥，鄧大哥！榆樹後頭藏不住，你藏在松樹後頭吧。」韓二爺聽了，細細往那邊觀瞧，果然有一棵榆樹，一棵松樹，暗暗道：「這是何人呢？明是告訴我這賊在榆樹後面。我還發呆麼？」想罷，竟奔榆樹而來。果真鄧車離了榆樹，又往前跑。韓二爺急急墊步緊趕，追了個嘴尾相連，差不了兩步，再也趕不上。

又聽見有人叫道：「鄧大哥！鄧大哥！你跑只管跑，小心著暗器呀！」這句話卻是沈仲元告訴韓彰防著鄧車的鐵彈。不想提醒了韓彰，暗道：「是呀！我已離他不遠，何不用暗器打他呢？這個朋友真是旁觀者清。」想罷，左手一擦，將弩箭上上。把頭一低，手往前一點。這邊「噌」，那邊「拍」，又聽「哎呀」。韓二爺已知賊人著傷，更不肯捨。誰知鄧車肩頭之上中了弩箭，覺得背後發麻，忽然心內一陣噁心，暗道：「不好，此物必是有毒。」又跑了有一二里之遙，心

內發亂，頭暈眼花，翻筋斗栽倒在地。韓二爺已知藥性發作，賊人昏暈過去，腳下也就慢慢的走了。只聽背後呱呱嗚嗚的亂響，口內叫道：「二哥！二哥！你老在前面麼？」韓二爺聽聲音是徐三爺，連忙答道：「三弟！劣兄在此。」說話間，徐慶已到，說：「怪道那人告訴小弟，說二哥往東北追下來了，果然不差。賊人在那裡？」韓二爺道：「已中劣兄的暗器栽倒了。但不知暗中幫助的卻是何人？方才劣兄也虧了此人。」二人來到鄧車跟前，見他四肢紮煞，躺在地下。徐爺道：「二哥將他扶起，小弟背著他。」韓彰依言，扶起鄧車，徐慶背上，轉回衙門而來。走不多幾步，見有燈光明亮，卻是差役人等前來接應，大家上前，幫同將鄧車抬回街去。

此時公孫策同定盧方蔣平俱在大堂之上立等。見韓彰回來，問了備細，大家歡喜。不多時，把鄧車抬來。韓二爺取出一丸解藥，一半用水研開灌下，並立即拔出箭來，將一半敷上傷口。公孫先生即吩咐差役拿了手鐺腳鐐，給鄧車上好，容他慢慢甦醒。遲了半晌，只聽鄧車口內啞嚥道：「姓沈的！你如何是來幫俺，你直是害我來了。好呀，氣死俺也！」「哎呀」了一聲，睜開二目往上一看，上面坐著四五個人，明燈亮燭，照如白晝。即要轉動，覺著甚不得力。低頭看時，腕上有鐐，腳下有鐐，自己又一犯想，還記得中了暗器，心中一陣迷亂，必是被他們擒獲了。想到此，不由的五內往上一翻，咽喉內按捺不住，將口一張，哇的一聲，吐了許多綠水涎痰，胸隔雖覺亂跳，卻甚明白清爽。他卻閉目，一語不發。

忽聽耳畔有人喚道：「鄧朋友，你這時好些了？你我作好漢的，決無兒女情態，到了那裡說那裡的話。你若有膽量，將這杯暖酒喝了！如若疑忌害怕，俺也不強讓你。」鄧車聽了，將眼睜開看時，見一人身形瘦弱，蹲在身旁，手擎著一杯熱騰騰的黃酒，便問道：「足下何人！」那人答道：「俺蔣平特來敬你一杯。你敢喝麼！」鄧車笑道：「原來是翻江鼠。你這話欺俺太甚！既被你擒來，刀斧尚且不怕，何況是酒！縱然是砒霜毒藥，俺也要喝的。何懼之有！」蔣平道：「好朋友！真正爽快。」說罷，將酒杯送至唇邊。鄧車張開口，一飲而盡。又見過來一人道：「鄧朋友，你我雖有嫌隙，卻是道義相通，各為其主。何不請過來大家坐談呢？」鄧車仰面看時，這人不是別人，就是在燈下看案卷的假按院，心內輾轉道：「敢則他不是顏按院？如此看來，就是遭了他們圈套了。」便問道：「尊駕何人？」那人道：「在下公孫策，」回手又指盧方道：「這是鑽天鼠盧方大哥，這是徹地鼠韓彰二哥，那邊是穿山鼠徐慶徐三哥。還有御貓展大哥在後面保護大人，已命人請去了，少刻就到。」鄧車聽了道：「這些朋友，俺都知道。久仰，久仰。既承臺愛，俺倒要隨喜隨喜了。」蔣爺在旁伸手將他攙起，吟溜嘩唧蹭到桌邊，也不謙遜，剛要坐下，只見展爺從外面進來，一執手道：「鄧朋友，久違了！」鄧車久已知道展昭，無可回答，只是說道：「請了。」展爺與大眾見了，彼此就座，伴當添杯換酒。鄧車到了此時，講不得何謬，只好兩手捧杯，縮頭而飲。

只聽公孫先生問道：「大人今夜睡得安穩麼？」展爺道：「略覺好些，只是思念五弟，每每從夢中哭醒。」盧方聽了，登時落下淚來。忽見徐慶瞪起雙睛，擦摩兩掌，立起身來道：「姓鄧的！你把俺五弟如何害了？快快說來。」公孫策連忙說道：「三弟，此事不關鄧朋友相干，體要錯怪了人。」蔣平道：「三哥，那全是奸王設下圈套。五弟爭強好勝，自投羅網，如何抱怨得別人呢？」韓爺也在旁攔阻。展爺知道公孫先生要探問鄧車，惟恐徐慶攪亂了事體，不得實信，只得張羅換酒，用言語岔開。徐慶無可如何，仍然坐在那裡，氣忿忿的一語不發。

展爺換酒斟畢，方慢慢與公孫策你一言我一語套問鄧車，打聽襄陽王的事件。鄧車原是個卑鄙之人，見大家把他朋友相待，他便口不應心的說出實話來，言：「襄陽王所仗的是飛叉太保鍾雄為保障，若將此人收伏，破襄陽王便不難矣。」公孫策套問明白，天已大亮，便派人將鄧車押到班房，好好看守。大家也就各歸屋內，略為歇息。

且說盧方回到屋內，與三個義弟說道：「愚兄有一事與三位賢弟商議。想五弟不幸遭此荼毒，難道他的骨殖，就擱在九截松五峰嶺不成？劣兄意欲將他骨殖取來，送回原籍。不知眾位賢弟意下如何？」三人聽了，同聲道：「正當如此，我等也是這等想。」只見徐慶道：「小弟告辭了。」盧方道：「三弟那裡去？」徐慶道：「小弟盜老五的骨殖去。」盧方連忙搖頭道：「三弟去不得。」韓彰道：「三弟太莽撞了。就去，也要大家商議明白，當如何去法。」蔣平道：「據小弟想來，襄陽王既將骨殖交付鍾雄，鍾雄必是加意防守。事情若不預料，恐到了臨期有了疏虞，反為不美。」盧方點頭道：「四弟所論甚是。當如何去法呢？」蔣平道：「大哥身體有些不爽，可以不去。叫二哥替你老去。三哥心急性躁，此事非衝鋒打仗可比，莫若小弟替三哥去。大哥在家也不寂寞，就是與二哥同去，也有幫助。大哥想想如何？」盧方道：「很好。就這樣吧。」徐慶瞅了蔣平一眼，也不言語。只見伴當拿了杯箸放下，弟兄四人就座。盧方又問：「二位賢弟幾時起身？」蔣平道：「此事不必匆忙，後日起身也不為遲。」商議已畢，飲酒用飯。

不知他等如何盜骨，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〇七回 憫徐慶拜求展熊飛 病蔣平指引陳起望

且說盧方自白玉堂亡後，每日茶飯無心，不過應個景而已。不多時，酒飯已畢，四人閒坐。盧方因一夜不曾合眼，便有些困倦，在一旁和衣而臥。韓彰與蔣平二人計議如何盜取骨殖，又張羅行李馬匹。獨獨把個愣爺撇在一邊，不瞅不睬，好生氣悶，心內輾轉道：「同是結義弟兄，如何他們去得，我就去不得呢？難道他們盡弟兄的情長，單不許我盡點心麼？豈有此理！我看他們商量的得意，實實令人可氣。」站起身來，出了房屋，便奔展爺的單間而來。

剛然進屋，見展爺方才睡醒，在那裡擦臉，他也不管事之輕重，撲翻身跪倒道：「哎呀！展大哥呀！委屈煞小弟了。求你老幫扶幫扶呀！」說罷，痛哭。倒把展爺嚇了一跳，連忙拉起他道：「三弟，這是為何？有活起來說。」徐慶更會撒潑，一壁抽泣著，一壁說道：「大哥，你老若應了幫扶小弟，小弟方才起來；你老若不應，小弟就死在這裡了！」展爺道：「是了，劣兄幫扶你就是了。三弟快些起來講。」徐慶又磕了一個頭，道：「大哥應了，再無反悔。」方立起身來，拭去淚痕，坐下道：「小弟非為別事，求大哥同小弟到五峰嶺走走。」展爺道：「端的為著何事？」徐慶便將盧方要盜白玉堂的骨殖說了一遍：「他們三個怎麼拿著我不當人，都說我不好。我如今偏要賭賭這口氣。沒奈何，求大哥幫扶小弟走走。」展爺聽了，暗暗思忖道：「原來為著此事。我想蔣四弟是個極其精細之人，必有一番見解。而且盜骨是機密之事，似他這魯莽烈性，如何使得呢？若要去，已然應了他，又不好意思。而且他為此事屈體下禮，說不得了，好歹只得同他走走。」便問道：「三弟幾時起身？」徐慶道：「就在今晚。」展爺道：「如何恁般忙呢？」徐慶道：「大哥不曉得，我二哥與四弟定於後日起身。我既要賭這口氣，須早兩天。及至他們到時，咱們功已成了。那時方出這口惡氣。還有一宗，大哥千萬不可叫二哥四弟知道。晚間我與大哥悄悄的一溜兒，急急趕向前去，方妙。」展爺無奈，只得應了。徐慶立起身來道：「小弟還到那邊照應去。大哥暗暗收拾行李器械馬匹。起身以前，在衙門後牆專等。」展爺點頭。

徐慶去後，展爺又好笑又後悔，笑是笑他粗鹵，悔是不該應他。事已如此，無可如何，只得叫過伴當來，將此事悄悄告訴他，叫他收拾行李馬匹。又取過筆硯來，寫了兩封字兒藏好。然後到按院那裡看了一番，又同眾人吃過了晚飯。看天已昏黑，便轉回屋中，問伴當道：「行李馬匹俱有了？」伴當道：「方才跟徐爺的伴當來了，說他家爺在衙門後頭等著呢。將爺的行李馬匹也攏在一處了。」展爺點了點頭，回手從懷中掏出兩個字柬來道：「此柬是給公孫老爺的，此柬是給蔣四爺的。你在此屋等著，候初更之後再將此字送去，就交與跟爺們的從人，不必面遞。交待明白，急急趕赴前去。我們在途中慢慢等你。這是怕他們追趕之意，省得徐三爺抱怨於我。」伴當一一答應。

展爺卻從從容容出了衙門，來到後牆，果見徐慶與伴當拉著馬匹，在那裡張望，上前見了。徐慶問道：「跟大哥的人呢？」展爺道：「我叫他隨後來，惟恐同行叫人犯疑。」徐慶道：「很好。小弟還忘了一事，大哥只管同我的伴當慢慢前行。小弟去去就來。」說罷，回身去了。

且說跟展爺的伴當，在屋內候到起更，方將字柬送去。蔣爺的伴當接過字柬，來到屋內一看，只見盧方仍是和衣而臥，韓彰在那裡吃茶，卻不見四爺蔣平。只得問了問同伴，說在公孫先生那裡。伴當即來到公孫策屋內，見公孫策拿過字柬，正在那裡講論，道：「展大哥囑咐小心奸細刺客，此論甚是。然而不當跟隨徐三弟同去。」蔣平道：「這必是我三哥磨著展大哥去的。」剛說著，又見自己的伴當前來，便問道：「什麼事件？」伴當道：「方才跟展老爺的人給老爺送了個字柬來。」說罷，呈上。蔣爺接來打開看畢，笑道：「如何？我說是我三哥磨著展大哥去的，果然不錯。」即將字帖遞與公孫策。公孫策從頭至尾看去，上面寫著：「徐慶跪求，央及劣兄，斷難推辭，只得暫時隨去。賢弟見字，務於明日急速就到，共同幫助。千萬不要追趕！惟恐識破了，三弟面上不好看。……」云云。公孫策道：「言雖如此，明日二位再要起身，豈不剩了盧大哥一人，內外如何照應呢？」蔣平道：「小弟回去，與大哥二哥商量。既是展大哥與三哥先行，明日小弟一人足已夠了。留下二哥如何？」公孫策道：「甚好，甚好。」

正說間，只見看班房的差人慌慌張張進來道：「公孫老爺，不好了！方才徐老爺到了班房，吩咐道：『你等歇息，俺要與姓鄧的說句機密話。』獨留小人伺候。徐老爺進屋，尚未坐穩，就叫小人看茶去。誰知小人烹了茶來，只見屋內漆黑，急急喚人掌燈看時，哎呀！老爺呀！只見鄧車仰臥在?上，昏迷不省，滿?血漬。原來鄧車的雙睛，被徐老爺剜去了。現時不知鄧車的生死。特來回稟二位老爺知道。」公孫策與蔣平二人聽了，驚駭非常，急叫從人掌燈來至外面班房看時，多少差役將鄧車扶起，已然甦醒過來，大罵徐慶不止。公孫策見此慘然形景，不忍注目。蔣平吩咐差人好生服侍將養，便同公孫策轉身來見盧方，說了詳細，不勝駭然。大家計議了一夜。

至次日天明，只見門上的進來，拿著稟帖遞與公孫先生一看，歡喜道：「好，好，好。快請，快請。」原來是北俠歐陽春雙俠丁兆蕙，自從押解金面神藍驍賽方朔方貂之後，回到茱花村，本欲約會丁兆蕙同赴襄陽，無奈丁母久安，雙俠只得在家侍奉。北俠告辭，丁家弟兄苦苦相留。北俠也是無事之人，權且住下。後來了母痊癒，雙俠商議，老母是有了年歲之人，為人子者不可遠離膝下。又恐北俠踽踽涼涼一人上襄陽，不好意思；而且因老母染病，晨昏問安，耽擱了多少日期，左右為難，只得仍叫了二爺隨著北俠同赴襄陽，留下丁大爺在家奉親，又可以照料家務。因此北俠與丁二爺起身。

在路行程，非止一日，來到襄陽太守衙門。可巧門上正是金福祿，上前參見，急急回稟了老爺金輝，立刻請至書房，暫為少待。此時黑妖狐智化早已接出來，彼此相見，快樂非常。不多時，金太守更衣出來，北俠與丁二官人要以官長見禮。金公那裡肯受，口口聲聲以恩公呼之。大家謙讓多時，仍是以賓客相待。左右獻茶已畢，寒溫敘過，便提起按院衙門近來事體如何。黑妖狐智化連聲歎氣道：「一言難盡！好叫仁兄賢弟得知，玉堂白五弟遭了害了。」北俠聽了，好生詫異，丁二爺不勝驚駭，同聲說道：「竟有這等事！請道其詳。」智化便從訪探沖霄樓說起，如何遇見白玉堂，將他勸回；後來又聽得按院失去印信，想來白五弟就因此事拚了性命，誤落在鋼網陣中傾生喪命，滔滔不斷，說了一遍。北俠與丁二爺聽畢，不由的俱各落淚歎息。所謂「人以類聚，物以群分」，原是聲應氣求的弟兄，焉有不傷心的道理。因此也不在太守衙門耽擱，便約了智化急急趕到按院衙門而來。早見公孫策在前，盧方等隨在後面，彼此相見。雖未與盧方道惱，見他眼圈兒紅紅的，面龐兒比先前瘦了好些，大家未免唏噓一番。獨有丁兆蕙拉著盧方的手，由不得淚如雨下。想起當初陷空島與茱花村不過隔著蘆花蕩，彼此義氣相投，何等的親密，想不到五弟卻在襄陽喪命，而且又在少年英勇之時，竟是如此夭壽，尤為可傷。二人哭泣多時，還虧了智化用言語勸慰。北俠也攔住丁二爺道：「二弟，盧大哥全仗你我開導解勸，你如何反招大哥傷起心來呢？」說罷，大家來到盧方的屋內，就座獻茶。北俠等三人又問候顏大人的起居，公孫策將顏大人得病的情由述了一番。三人方知大人也是為念五弟久安，不勝浩歎。

智化便問衙門近來事體如何。公孫策將已往之事一一敘說，漸漸說到拿住鄧車。蔣平又接言道：「不想從此又生出事來。」丁二爺問道：「又有何事？」蔣平便說：「要盜五弟的骨殖。誰知俺三哥暗求展大哥幫助，昨晚已然起身。起身也罷了，臨走時俺三哥把鄧車二目剜去。」北俠聽了皺眉，道：「這是何意？」智化道：「三哥不能報仇，暫且拿鄧車出氣。鄧車也就冤的很了。」丁二爺道：「若論鄧車的行為傷天害理，失去二目也就不算冤。」公孫策道：「只是展大哥與徐三弟此去，小弟好生放心不下。」蔣平道：「如今歐陽兄智大哥丁二弟俱各來了，妥當的很。明日我等一同起身。行中留下我二哥服侍大哥，照應內外。小弟仍是為盜五弟骨殖之事。歐陽兄三位另有一宗緊要之事。」智化問道：「還有什麼事？」蔣平道：「只因前次拿獲鄧車之時，公孫先生與展大哥探訪明白：原來襄陽王所仗者飛又太保鍾雄，若能收伏此人，則襄陽不難破矣。如今就將此事托付三位弟兄，不知肯應否？」智化丁兆蕙同聲說道：「既來之，則安之。四弟不必問我等應與不應，到了那裡，看勢做事就是了，何能預為定准。」公孫先生在旁，稱贊道：「是極！是極！」

說話間，酒席早已擺開，大家略為謙遜，即便入席。卻是歐陽春的首座，其次智化丁兆蕙，又其次公孫策盧方，下首是韓彰蔣平。七位爺把酒談心，不必細表。

到了次日，北俠等四個別了公孫策與盧韓二人，四人在路行程。偏偏的蔣平肚泄起來，先前還可掙扎，到後來連連泄了幾次，覺得精神倦怠，身體勞乏。北俠道：「四弟既有貴恙，莫若找個寓所暫為歇息，明日再做道理，有何不可呢。」蔣平道：「不要如此，你三位有要緊之事，如何因我一人耽擱。小弟想起來了，有個去處頗可為聚會之所。離洞庭湖不遠，有個陳起望，莊上有郎二人，一人姓陸名彬，一人姓魯名英，頗尚俠義。三位到了那裡，只要提出小弟，他二人再無不掃榻相迎之理。咱們就在那裡相會吧。」說著，擰眉攢目，又要肚泄起來。北俠等三人見此光景，只得依從。蔣平又叫伴當隨去，沿途好生服侍，不可怠慢。伴當連連答應，跟隨去了。

蔣爺這裡左一次，右一次，泄個不了。看看的天色晚了，心內好生著急，只得勉強認鑿，上了坐騎，往前進發。心急嫌馬慢，又不敢極力的催他，恐自己氣力不佳，乘控不住，只得緩轡而行。此時天已昏黑，滿天星斗。好容易來到一個村莊，見一家籬牆之上，高高挑出一個白紙燈籠。及至到了門前，又見柴門之旁，掛著個小小柴籬，知是村莊小店，滿心

歡喜，猶如到了家裡一般，連忙下馬，高聲喚道：「裡面有人麼？」只聽裡面顛巍巍的聲音答應。不知果是何人，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〇八回 圖財害命旅店營生 相女配夫閨閣本分

且說蔣平聽得裡面問道：「什麼人？敢則是投店的麼？」蔣平道：「正是。」又聽裡面答道：「少待。」不多時燈光顯露，將柴扉開放，道：「客官請進。」蔣平道：「我還有鞍馬在此。」店主人道：「客官自己拉進來吧。婆子不知尊騎的毛病，恐有失閃。」蔣平這才留神一看，原來是個店媽媽，只得自己拉進了柴扉。見是正房三間，西廂房三間，除此並無別的房屋。蔣平問道：「我這牲口在那裡喂呢？」婆子道：「我這裡原是村莊小店，並無槽頭馬棚，那邊有個碾子，在那碾臺兒上，就可以餵了。」蔣平道：「也倒罷了。只是我這牲口就在露天地裡了。好在夜間還不甚涼，尚可以將就。」說罷，將坐騎拴在碾臺子樁柱上，將鐙扣好，打去嚼子，打去後？，把皮？攏起，用稍繩捆好；然後解了肚帶，輕輕將鞍子揭下，厯卻不動，恐鞍心有汗。

此時店婆已將上房攆掃，安放燈燭。蔣爺抱著鞍子，到了上房，放在門後。抬頭一看，卻是兩明一暗。掀起舊布單簾，來到暗間，從腰間解下包囊，連馬鞭俱放在桌子上面，擰了擰身上灰塵。只聽店媽媽道：「客官是先淨面後吃茶？是先吃茶後淨面呢？」蔣平這才把店媽媽細看，卻有五旬年紀，甚是乾淨利便，答道：「臉也不淨，茶也不吃。請問媽媽貴姓。」店婆道：「婆子姓甘。請問客官尊姓。」蔣爺道：「我姓蔣。請問此處是何地名？」甘婆子道：「此處名叫神樹崗。」蔣爺道：「離陳起望尚有多遠？」婆子道：「陳起望在正西，此處卻是西北。從此算起，要到陳起望，足有四五十里之遙。客官敢則是走差了路了？」蔣爺道：「只因身體欠爽，又在昏黑之際，不料把道路走錯了。請問媽媽，你這裡可有酒麼？」甘婆子道：「酒是有的，就只得村醪，並無上樣名酒。」蔣爺道：「村醪也好，你與我熱熱的暖一角來。」甘婆子答應，回身去了。

多時，果然暖了一壺來，傾在碗內。蔣爺因肚泄口燥，那管好歹，端起來一飲而盡。真真是「溝裡翻船」。想蔣平何等人物，何等精明，一生所作何事，不想他在媽媽店，竟會上了大當。可見為人藝高是膽大不得的。此酒入腹之後，覺得頭眩目轉。蔣平說聲「不好」！尚未說出口，身體一晃，咕咚栽倒塵埃。

甘婆子笑道：「我看他身體瘦弱，是個不禁酒的。果然。」伸手向桌子上拿起包囊一摸，笑容可掬，正在歡喜。忽聽外面叫門，道：「裡面有人麼？」這一叫不由的心裡一動，暗道：「忙中有錯。方才既住這個客官，就該將門前燈籠挑了。一時忘其所以，又有上門的買賣來了。既來了，再沒有往外推之理。且喜還有兩間廂房，莫若讓到那屋裡去。」心裡如此想，口內卻應道：「來了，來了。」執了燈籠，來開柴扉，一看卻是主僕二人。只聽那僕人問道：「此間可是村店麼？」甘婆道：「是便是，卻是鄉村小店，惟恐客官不甚合心。再者並無上房，只有廂房兩間，不知可肯將就麼？」又聽那相公道：「既有兩間房屋，已足夠了，何必定要正房呢。」甘婆道：「客官說的是。如此請進來吧。」主僕二人剛然進來。甘婆子卻又出去，將那白紙燈籠繫下來，然後關了柴扉，就往廂房導引。

忽聽僕人說道：「店媽媽，你方才說沒有上房，那不是上房麼？」甘婆子道：「客官不知。這店並無店東主人，就是婆子帶著女兒過活。這上房是婆子住家，只有廂房住客。所以方才說過，恐其客官不甚合心呢。」這婆子隨機應變，對答的一些兒馬腳不露。這主僕那裡知道上房之內，現時迷倒一個呢。

說話間來到廂房，婆子將燈對上。這主僕看了看，倒也罷了，乾乾淨淨可以住得。那僕人將包裹放下。這相公卻用大袖揮去灰塵。甘婆子見相公形容俏麗，肌膚凝脂，媚之甚，便問道：「相公用什麼？趁早吩咐。」相公尚未答言，僕人道：「你這裡有什麼，只管做來，不必問。」甘婆道：「可用酒麼？」相公道：「酒倒罷了。」僕人道：「如有好酒，拿些來也可以使得。」

甘婆聽了笑了笑，轉身出來，執著燈籠，進了上房，將桌子上包裹拿起。出了上房卻進了東邊角門。原來角門以內仍是正房廂房以及耳房，共有數間。只聽屋內有人問：「母親，前面又是何人來了？」婆子道：「我兒體問，且將這包裹收起，快快收拾飯食。又有主僕二人到了，老娘看這兩個也是雛兒。少時將酒預備下就是了。」忽聽女子道：「母親，方才的言語難道就忘了麼？」甘婆子道：「我的兒呀，為娘的如何忘了呢。原說過就做這一次，下次再也不做了。偏他主僕又找上門來，叫為娘的如何推出去呢？說不得，這叫做『一不做二不休』。好孩子，你幫著為娘再把這買賣做成了，從此後為娘的再也不幹這營生了。——可是你說的咧，傷天害理做什麼。好孩子，快著些兒吧！為娘的安放小菜去。」說著話，又出去了。

原來這女子就是甘婆之女，名喚玉蘭，不但女工針黹出眾，而且有一身好武藝，年紀已有二旬，尚未受聘。只因甘婆作事闇昧，玉蘭每每規諫，甘婆也有些回轉。就是方才取酒藥蔣平時，也央及了個再三，說過就作這一次。不想又有主僕二人前來。玉蘭無奈何將菜蔬做妥，甘婆往來搬運，又稱贊這相公極其俊美。玉蘭心下躊躇。後來甘婆拿了酒去。玉蘭就在後面跟來，在窗外偷看。見這相公面如傅粉，白而生光，唇似塗朱，紅而帶潤，惟有雙眉緊蹙，二目含悲，長吁短歎，似有無限的愁煩。玉蘭暗道：「看此人不是俗子村夫，必是貴家公子。」再看那僕人坐在橫頭，粗眉大眼，雖則醜陋，卻也有一番嬌媚之態。只聽說道：「相公早間打尖，也不曾吃些什麼。此時這些菜蔬雖則清淡，卻甚精美，相公何不少用些呢？」又聽相公嚶嚶鶯鶯說道：「酒肴雖美，無奈我吃不下咽。」說罷，又長歎了一聲。忽聽甘婆道：「相公既懶進飲食，何不少用些暖酒，開開胃口，管保就想吃東西了。」玉蘭聽至此，不由的發恨道：「人家愁到這步田地，還要將酒害人，我母親太狠心了！」忿忿回轉房中去了。

不多時，忽聽甘婆從外角門進來，拿著包裹，笑嘻嘻的道：「我的兒呀，活該我母女要發財了。這包裹比方才那包裹尤覺沉重，快快收起來，幫著為娘的打發他們上路。」口內說著，眼兒卻把玉蘭一看。見玉蘭面向裡，背朝外，也不答言，也不接包裹。甘婆連忙將包裹放下，趕過來將玉蘭一拉，道：「我的兒，你又怎麼了？」誰知玉蘭已然哭的淚人兒一般。婆子見了，這一驚非小，道：「哎喲！我的肉兒，心兒，你哭的為何？快快說與為娘的知道，不是心裡又不自在了？」說罷，又用巾帕與玉蘭拭淚。玉蘭將婆子的手一推，悲切切的道：「誰不自在了呢？」婆子道：「既如此，為何啼哭呢？」玉蘭方說道：「孩兒想爹爹留下的家業，夠咱們娘兒兩個過的了。母親務要作這傷天害理的事作什麼？況且爹爹在日，還有三不取：僧道不取，囚犯不取，急難之人不取。如今母親一概不分，只以財帛為重。倘若事發，如何是好？叫孩兒怎不傷心呢。」說罷，復又哭了。

婆子道：「我的兒，原來為此。你不知道為娘的也有一番苦心，想你爹爹留下家業，這幾年間坐吃山空，已然消耗了一半，再過一二年也就難以度日了。再者你也不小了，將來陪嫁妝奩，那不用錢呢。何況我偌大年紀，也不弄下個棺材本

兒麼？」玉蘭道：「媽媽也是多慮。有說有的話，沒說沒的話。似這樣損人利己，斷難永享，而且人命關天的，如何使得？」婆子道：「為娘的就做這一次，下次再也不做了。好孩子！你幫了媽媽去。」玉蘭道：「母親休要多言。孩兒就知恪遵父命。那相公是急難之人，這樣財帛是斷取不得的。」甘婆聽了犯想道：「鬧了半天，敢則是為相公。可見他人大心大了。」便問道：「我兒，你如何知那相公是急難之人呢？」玉蘭道：「實對媽媽說知：方才孩兒已然悄悄到窗下看了，見他愁容滿面，飲食不進，他是有急難之事的，孩兒實實不忍害他。孩兒問母親將來倚靠何人？」甘婆道：「哎喲！為娘的又無多餘兒女，就只生養了你一個，自然靠著你了。難道叫娘靠著別人不成麼？」玉蘭道：「雖然不靠別人，難道就忘了半子之勞麼？」

一句話提醒了甘婆，心中恍然大悟，暗道：「是呀，我正愁女兒沒有人家，如今這相公生的十分俊美，正可與女兒匹配。我何不把他作個養老女婿，又完了女兒終身大事，我也有個倚靠，豈不美哉？可見『利令智昏』，只顧貪財，卻忘了正事。」便嘻嘻笑道：「虧了女兒提撥我，險些兒錯了機會。如此說來，快快把他救醒，待為娘的與他慢慢商酌——只是不好啟齒。」玉蘭道：「這也不難。莫若將上房的客官也救醒了，只認做合他戲耍，就煩那人替說，也免得母親礙口，豈不兩全其美麼？」甘婆哈哈笑道：「還是女兒有計算。快些走吧，天已三鼓了。」玉蘭道：「母親還得將包裹拿著，先還了他們。不然，他們醒來時不見了包裹，那不是有意圖謀了麼？」甘婆道：「正是，正是。」便將兩個包裹抱著，執了燈籠，玉蘭提了涼水。

母女二人出了角門，來到前院，先奔西廂房，將包裹放下。見相公伏几而臥，卻是飲的酒少之故。甘婆上前輕輕扶起。玉蘭端過水來，慢慢灌下，暗將相公著實的看了一番，滿心歡喜。然後見僕人已然臥倒在地，也將涼水灌下。甘婆依然執燈籠，又提了包裹。玉蘭拿著涼水，將燈剔亮了，臨出門時，還回頭望了一望，見相公已然動轉。連忙奔到上房，將蔣平也灌了涼水。玉蘭歡歡喜喜，回轉後面去了。

且說蔣平飲的藥酒工夫大了，已然發散，又加灌了涼水，登時甦醒，拳手伸腿，揉了揉眼，睜開一看，見自己躺在地下。再看桌上燈光明亮，旁邊坐著個店媽媽，嘻嘻的笑。蔣平猛然省悟，爬起來道：「好呀！你這婆子不是好人，竟敢在俺跟前弄玄虛，也就好大膽呢。」婆子「撲哧」的一聲笑道：「你這人好沒良心，饒把你救活了，你反來嗔我。請問你既知玄虛，為何入了圈套呢？你且坐了，待我細細告訴你：老身的丈夫名喚甘豹，去世已三年了，膝下無兒，只生一女。……」蔣平道：「且住。你提甘豹，可是金頭太歲甘豹麼？」甘婆道：「正是。」蔣平連忙站起，深深一揖，道：「原來是嫂嫂，失敬了。」甘婆道：「客官如何如此相稱？請道其詳。」蔣平道：「小弟翻江鼠蔣平。甘大哥曾在敝莊盤桓過數日，後來又與白面判官柳青劫掠生辰黃金，用的就是蒙汗藥酒。他說還有五鼓雞鳴斷魂香，皆是甘大哥的傳授。不想大哥竟自仙逝，有失弔唁，望乞恕罪。」說罷，又打一躬。甘婆連忙福了一福，道：「慚愧，慚愧。原來是蔣叔叔到了。恕嫂嫂無知，體要見怪。亡夫在日，曾說過陷空島的五義，實實令人稱羨不盡。方才叔叔提的柳青，他是亡夫的徒弟。自從亡夫去世，多虧他殮殮發送，如今還時常的資助銀兩。」

蔣平道：「方才提膝下無兒，只生一女。姪女有多大了？」甘婆道：「今年十九歲，名喚玉蘭。」蔣平道：「可有婆家沒有？」甘婆道：「並無婆家。嫂嫂意欲求叔叔作個媒的，不知可肯否？」蔣平道：「但不知要許何等樣人家？」甘婆道：「好叫叔叔得知，遠在天涯，近在咫尺。」就將投宿主僕已然迷倒的事說了：「是女兒不依，勸我救醒。看這相公甚是俊美，女兒年紀相仿。嫂嫂不好啟齒，求叔叔作個保山如何？」蔣平道：「好呀！若不虧姪女勸阻，大約我等性命休矣。如今看著姪女分上，且去說說看。——但只一件，小弟自進門來，蒙嫂嫂踢了一杯問酒，到了此時也覺餓了。可還有什麼吃的沒有呢？」甘婆道：「有，有，有。待我給你收拾飯食去。」蔣平道：「且說下，說的事成與不成，事在兩可，好歹別因不成了，嫂嫂又把那法子使出來了，那可不是玩的。」甘婆哈哈笑道：「豈有此理！叔叔只管放心吧。」甘婆子上後面收拾飯去了。

不知親事說成與否，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〇九回 騙豪傑貪婪一萬兩 作媒妁認識二千金

且說甘婆去後，誰知他二人只顧在上房說話，早被廂房內主僕二人聽了去了，又是歡喜，又是愁煩。歡喜的是認得蔣平，愁煩的是機關洩露。你道此二人是誰？原來是鳳仙秋葵姊妹兩個，女扮男妝，來到此處。

自從沙龍沙員外拿住金面神藍驍，後來起解了，也就無事了。每日與孟傑、焦赤、史雲等游田射獵，甚是清閒。一日，本縣令尹忽然來拜，聲言為訪賢而來，襄陽王特請沙龍作個領袖，督率鄉勇操演軍務。沙員外以為也是好事，只得應允。到了縣內，令尹待為上賓，優隆至甚，隔三日設一小宴，十日必是一大宴。慢說是沙員外自以為得意，連孟傑焦赤俱是望之垂涎，真是「君子可欺以其方」。

那知這令尹是個極其奸猾的小人，皆因襄陽王知道沙龍本領高強，情願破萬兩黃金，拿獲沙龍，與藍驍報仇。偏偏的遇見了這貪婪的賊官，他道：「拿沙龍不難，只要金銀湊手，包管事成。」奸王果然如數交割。他便設計將沙龍誑上圈套。

這日正是大宴之期，他又暗設牢籠，以慇懃勸酒為題，你來敬三杯，我來敬三杯。不多的工夫，把個沙龍喝的酩酊大醉，步履艱難，便叫伴當回去，說：「你家員外多吃了幾杯，就在本縣堂齋安歇。明早還要操演軍務。」又賞了伴當幾兩銀子，伴當歡歡喜喜回去。就是孟焦二人也習以為常，全不在意。他卻暗暗將沙龍交付來人，連夜押解襄陽去了。

後來焦孟二人見沙龍許多日期不見回來，便著史雲前去探望幾次，不見信息，好生設疑。一時惹惱了焦赤性兒，便帶了史雲獵戶人等闖到公堂廂鬧。誰知人人皆說縣宰因親老告假還鄉，已於三日前起身了。又問沙龍時，早已解到襄陽去了。焦赤聽了急得兩手紮煞，毫無主意。縱要鬧，正頭鄉主已走，別人全不管事的。只得急急回莊，將此情節告訴孟傑。孟傑也是暴跳如雷。登時傳揚，裡面皆知，鳳仙秋葵姊妹哭個不了。幸虧鳳仙有主意，先將孟傑焦赤二人安置，恐他二人粗鹵生出事來，便對二人說道：「二位叔父不要著急，襄陽王既與我父作對，他必暗暗差人到臥虎溝前來圖害，此莊卻是要緊的。我父親既不在家，全仗二位叔父支持，說不得二位叔父操勞，晝夜巡察，務要加意的防範，不可疏懈。」孟焦二人滿口應承。只有晝夜保護此莊，再也不生妄想了。

後來鳳仙卻暗暗使得用之人，到了襄陽打聽。幸喜襄陽王愛沙龍是一條好漢，有意收伏，不肯加害，惟有囚禁而已。差人回來將此情節說了，鳳仙姊妹心內稍覺安慰，復有思忖道：「襄陽王作事這等機密，大約歐陽伯父與智叔父未必盡知其詳，莫若我與妹子親往襄陽走走。倘能見了歐陽伯父與智叔父，那時大家商議，搭救父親便了。」主意已定，暗暗與秋葵商議。秋葵更是樂從，便說道：「很好。咱們把正事辦完了，順便到太守衙門再看看牡丹姐姐，我還要與乾娘請請

安呢。」鳳仙道：「只要到了那裡，那就好說了。但咱如何走法呢？」秋葵道：「這有何難呢。姐姐扮作相公，充作姐夫，就算艾虎；待妹子扮作個僕人跟著你，豈不妥當麼？」鳳仙道：「好是好，只是妹妹要受些屈了。」秋葵道：「這有什麼呢。為救父親，受些屈也是應當的，何況是逢場作戲呢。」二人商議明白，便請了孟焦二位，一五一十俱備說明，托他二人好好保守莊園，又派史雲急急趕到茱花村，惟恐歐陽伯父還在那裡，尚未起身，約在襄陽會齊。諸事分派停妥，他二人改扮起來，也不乘馬，惟恐犯人疑忌，彷彿是閒遊一般。虧得他姐妹二人雖是女流，卻是在山中行圍射獵慣的，不至於鞋弓襪小，寸步難行。在路行程，非止一日。這天恰恰行路遲了，在媽媽店內，雖被甘婆用藥酒迷倒，多虧玉蘭勸阻搭救。

且說鳳仙飲水之後，即刻甦醒。睜眼看時，見燈光明亮，桌上菜蔬猶存，包裹照舊，自己納悶道：「我喝了兩三口酒，難道就喝醉了不成？」正在思索，只見秋葵張牙欠口，翻身起來，道：「姐姐，我如何醉倒了呢？」鳳仙擺手道：「你滿口說的是什麼！」秋葵方才省悟，手把嘴一握，悄悄道：「幸虧沒人。」鳳仙將頭一點，秋葵湊到跟前。鳳仙低言道：「我醉的有些奇怪，別是這酒有什麼緣故吧？」秋葵道：「不錯。如此說來，這不是賊店麼？」鳳仙道：「你聽！上房有人說話。咱們悄悄地聽了，再做道理。」因此姊妹二人來至窗下，將蔣平與甘婆的說話，聽了個不亦樂乎。急急回轉廂房，又是歡喜，又是愁煩。忽聽窗外腳步聲響，是蔣爺與馬添草料，奔了碾臺兒去了。鳳仙道：「等蔣叔父回來，便喚住，即速請進。」秋葵即倚門而待。

少時，蔣平添草回來。秋葵便喚道：「蔣叔請進內屋坐。」只這一句，把個蔣平嚇了一跳，只得進屋。又見一個後生，迎頭拜揖，道：「姪兒艾虎拜見。」蔣爺借燈光一看，雖不是艾虎，卻也面善，更覺發起怔來了。秋葵在旁道：「他是鳳仙，我是秋葵，在道上冒了艾虎的名兒來的。」蔣爺在臥虎溝住過，俱是認得的，不覺詫異道：「你二人如何來到此處呢？」說罷，回身往外望一望。鳳仙叫秋葵在門前站立，如有人來時，咳嗽一聲。方對蔣爺將父親被獲情節略說梗概，未免的淚隨語下。蔣平道：「且不必啼哭。姪女仍以艾虎為名，同我到上房。」說畢，和鳳仙來到明間坐下，秋葵一同來到上房。

忽見甘婆從後面端了小菜杯箸來，見蔣爺已將那廂房主僕讓到上屋明間，知道為提親一事，便嘻嘻笑道：「怎麼叔叔在明間坐麼？」蔣爺道：「明間寬闊豁亮。嫂嫂且將小菜放下，過來見了。這是我姪兒艾虎，他乃紫髯伯的義兒，黑妖狐的徒弟。」甘婆道：「呀！真是『大水沖了龍王廟，一家人不認得一家人』。就是歐陽爺智公子，亡夫俱是好相識。原來是他二位義兒高徒，怪道這樣的英俊呢。相公休要見怪，恕我無知，失敬了！」說罷，福了一福。鳳仙只得還了一揖，連稱：「好說！不敢！」秋葵過來，將桌子幫著往前搭了一搭。甘婆安放了小菜，卻是兩分杯箸：原來是蔣爺一分，自己陪的一分。如今見這相公過來，轉身還要取去。蔣爺道：「嫂嫂不用取了，廂房中還有兩分，拿過來豈不省事。不過是嫂嫂將酒杯洗淨了，就不妨事了。」甘婆瞅了蔣平一眼，道：「多嘴討人嫌呀！」蔣平道：「嫂嫂嫌我多嘴，回來我就一句話也不說了。」甘婆笑道：「好叔叔，你說吧！嫂嫂多嘴不是了。」笑著，端菜去了。這裡蔣爺悄悄的問了一番。

不多時，甘婆端了菜來，果然帶了兩分杯箸，俱各安放好了。蔣爺道：「賢姪，你這尊管，何不也就叫他一同坐了呢？」甘婆道：「真個的又沒有外人，何妨呢。就在這裡打橫兒，豈不省了一番事呢！」於是蔣平上座，鳳仙次座，甘婆主座相陪，秋葵在下首打橫。甘婆先與蔣爺斟了酒，然後挨次斟上，自己也斟上一杯。蔣平道：「這酒喝了，大約沒有事了。」甘婆笑道：「你喝吧。不怪人家說你多嘴。你不信，看嫂嫂喝個樣兒你看。」說著，端起來，「吱」的一聲就是半杯子，蔣平笑道：「嫂嫂你不要喉急，小弟情願奉陪。」又讓那主僕二人，端起杯來一飲而盡。鳳仙秋葵俱備喝了一口，甘婆復又斟上。這婆子一壁慇懃，一壁注意在相公面上，把個鳳仙倒啣的不好意思了。

蔣平道：「嫂嫂，我與艾虎姪兒相別已久，還有許多言語細談一番。嫂嫂不必拘泥，有事請自尊便。」甘婆聽了，心下明白，順口說道：「既是叔叔要與令姪攀話，嫂嫂在此反倒攪亂清談。我那裡還吩咐你姪女作的點心羹湯，少時拿來，外再烹上一壺新茶如何？」蔣平道：「很好。」甘婆又向鳳仙道：「相公，夜深了，隨意用些酒飯，休要作客，老身不陪了。」鳳仙道：「媽媽請便，明日再為面謝。」甘婆道：「好說，好說。請坐吧。」秋葵送出屋門。甘婆道：「管家，讓你相公多吃些，不要餓壞了。」秋葵答應，回身笑道：「這婆子竟有許多嘮叨。」蔣爺道：「你二人可知他的意思麼？」秋葵道：「不用細言，我二人早已俱聽明白了。」鳳仙努嘴道：「悄言，不要高聲。」蔣平道：「既然聽明，我也不必絮說。姪女的意下如何呢？」鳳仙道：「姪女是個女子，怎麼成呢？」蔣平道：「若論此女，我知道的。當初甘大哥在日，我們時常盤桓，提起此女來，不但品貌出眾，而且家傳的一口飛刀，甚是了得。原要與盧大哥攀親，不如替盧珍姪兒定下吧。」

正在談論，果然甘婆端了羹湯點心來，又是現烹的一壺新茶，還問：「要什麼不要？」蔣爺道：「已足夠了，嫂嫂歇歇吧。」甘婆方轉身回到後面去了。鳳仙問蔣平因何到此，蔣爺將往事說了一遍，又言：「與姪女在此，遇的很巧。明日同赴陳起望，你歐陽伯父智叔父丁二叔父等俱在那裡，大家商議搭救你父親便了。」鳳仙秋葵深深謝了。真是事多話長，整整說了一夜。

天光發曉，甘婆早已出來張羅。蔣平把艾虎已經定了親，想替盧珍姪兒定下這頭婚事對甘婆說了，待向盧爺談過後即來納聘。甘婆聽了也自欣喜。又見蔣爺打開包裹，取出了二十兩銀，道：「大哥仙逝，未能弔唁。些須薄意，聊以代格。」甘婆不能推辭，欣然受了。鳳仙叫秋葵拿出白銀一封，道：「媽媽將此銀收下，作為日用薪水之資。以後千萬不要做此闇昧之事了。」一句話說的甘婆滿面通紅，無言可答，只是說道：「相公放心。如此厚貺，卻之不恭，受之有愧，權且存留就是了。」說罷，就福了一福。

此時蔣平已將坐騎備妥，連鳳仙的包裹俱備扣備停當，拉出柴扉，彼此叮嚀一番。甘婆又指引路徑，蔣平等謹記在心，執手告別，直奔陳起望的大路而來。

未知後文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一〇回 陷御貓削城入水面 救三鼠盜骨上峰頭

且說蔣平因他姊妹沒有坐騎，只得拉著馬一同步行。剛走了數里之遙，究竟鳳仙柔弱，已然香汗津津，有些嬌喘吁吁。秋葵卻好，依然行有餘力。蔣平勸著鳳仙騎馬歇息。鳳仙也就不肯推辭，攙過絲韁，上馬緩轡而行。蔣爺與秋葵慢慢隨後步履。又走了數里之遙，秋葵步下也覺慢了。蔣爺是昨日泄了一天肚，又熬了一夜，未免也就出汗。因此找了個荒村野店，一壁打尖，一壁歇息。問了問陳起望，尚有二十多里。隨意吃了些飲食，餵了坐騎，歇息足了。天將掛午，

復又起身，仍是鳳仙騎馬。及至到了陳起望，日已斜西。來到莊門，便有莊丁問了備細，連忙稟報。

只見陸彬魯英迎接出來，見了蔣平，彼此見禮。魯英便問道：「此位何人？」蔣爺道：「不必問，且到裡面自然明白。」於是大家進了莊門，早見北俠等正在大廳的月臺之上恭候。丁二爺問道：「四哥如何此時才來？」蔣爺道：「一言難盡。」北俠道：「這後面是誰？」蔣爺道：「兄試認來。」只見智化失聲道：「哎喲！姪女兒為何如此妝束？」丁二爺又說道：「這後面的也不是僕人，那不是秋葵姪女兒麼？」大家詫異。陸魯二人更覺愕然。蔣爺道：「且到廳上，大家坐了好講。」進了廳房，且不敘座。鳳仙就把父親被獲，現在襄陽王那裡囚禁。「姪女等特改妝來尋伯父叔父，早早搭救我的爹爹要緊。」說罷，痛哭不止。大家驚駭非常，勸慰了一番。陸彬急急到了後面，告訴魯氏，叫他預備簪環衣服，又叫僕婦丫環將鳳仙姊妹請至後面，梳洗更衣。

這裡眾人方問蔣爺道：「如何此時方到？」蔣平笑道：「更有可笑事。小弟卻上了個大當。」大家問道：「又是什麼事？」蔣爺便將媽媽店之事述說一番，眾人聽了笑個不了。其中多有認得首豹的，聽說亡故了，未免又歎息一番。蔣爺往左右一看，問道：「展大哥與我三哥怎麼還沒到？」智化道：「並未曾來。」

正說之間，只見莊丁進來稟道：「外面有二人說是找眾位爺們的。」大家說道：「他二人如何此時方到呢？快請！莊丁轉身去不多時，眾人才要迎接，誰知是跟展爺徐爺的伴當，形色倉皇。蔣爺見了，就知不妥，連忙問道：「你家爺為何不來？」伴當道：「四爺，不好了！我家爺們被鍾雄拿去了。」眾人問道：「如何會拿了去呢？」展爺的伴當道：「只因昨晚徐三爺要到五峰嶺去，是我家爺攔之再三，徐三爺不聽，要一人單去。無奈何，我家爺跟隨去了，卻暗暗吩咐叫小人二人暗暗瞻望：『倘能將五爺骨殖盜出，事出萬幸；如有失錯之時，你二人收拾馬匹行李，急急奔陳起望便了。』誰知到了那裡，徐三爺不管高低，硬往上闖。我家爺再也攔擋不住。剛然到了五峰嶺上，徐三爺往前一跑，不想落在塹坑裡面。是我家爺心中一急，原要上前解救，不料腳下一跳，也就落下去了。原來是梅花塹坑。登時出來了多少嘍兵，用撓鉤套索將二位爺搭將上來，立刻綁縛了。眾嘍兵聲言必有餘黨，快些搜查。我二人聽了，急跑回寓所，將行李馬匹收拾收拾，急急來到此處。眾位爺們早早設法搭救二位爺方好。」眾人聽了，俱各沒有主意。智化道：「你二人且自歇息去吧。」二人退了下來。

此時廳上已然調下桌椅，擺上酒飯。大家入座，一壁飲酒，一壁計議。智化問陸彬道：「賢弟，這洞庭水寨廣狹可有幾里？」陸彬道：「這水寨在軍山內，方圓有五里之遙。雖稱水寨，其中又有旱寨，可以屯積糧草。似這九截松五峰嶺，僅是水寨之外的去處。」智化又問道：「這水寨周圍可有什麼防備呢？」陸彬道：「防備的甚是堅固。每逢通衢之處，俱有碗口粗細的大竹柵一座竹城。此竹見水永無損壞。縱有槍炮，卻也不怕；倒是有純鋼利刃可削的折，餘無別法。」蔣平道：「如此說來，丁二弟的寶劍卻是用著了。」智化點了點頭，道：「此事須要偷進水寨，探個消息方好。」蔣平道：「小弟同丁二弟走走。」陸彬道：「弟與魯二弟情願奉陪。」智化道：「好極。就是二位賢弟不去，劣兄還要勞煩。什麼緣故呢？因你二位地勢熟識。」陸彬道：「當得，當得。」回頭吩咐伴當預備小船一隻，水手四名，於二鼓起身，伴當領命，傳話去了。

蔣平又遭：「還有一事，沙員外又當怎麼樣呢？」智化道：「據我想來，奸王囚禁沙大哥，無非使他歸服之意，決無殺害之心。我明日寫封書信暗暗差人知會沈仲元，叫他暗中照料，待有機緣，得便救出，也就完事了。」大家計議已定。飲酒吃飯已畢，時已初鼓之半。

丁蔣陸魯四位收拾停當，別了眾人，乘上小船。水手搖槳，蕩開水面，竟奔竹城而來。此時正在中秋，淡雲籠月，影映清波，寂靜至甚。越走越覺幽僻，水面更覺寬了。陸彬吩咐水手往前搖，來到了竹城之下。陸彬道：「住槳。」水手四面撐住。陸彬道：「蔣四兄這外面水勢寬闊，竹城以內卻甚狹隘。不遠即可到岸，登岸便是旱寨的境界了。」魯英向丁二爺要過劍來，對著竹城掄開就劈，只聽「吱」一聲。魯二爺連聲稱：「好劍！好劍！」蔣爺看時，但見大竹斜岔兒已然開了數根。丁二爺道：「好是好，但這一聲真是爆竹相似，難道裡面就無人知覺麼？」陸彬笑道：「放心，放心。此處極其幽僻的所在，裡面之人輕易不得到此的。」蔣平道：「此竹雖然砍開，只是如何拆法呢？」魯二爺道：「何用拆呢。待小弟來。」過去伸手將大竹捻住，往上一挺。一挺，上面的竹梢兒就比別的竹梢兒高有三尺，底下卻露出一個大洞來。魯英道：「四兄請看，如何？」蔣平道：「雖則開了便門，只是上下斜尖鋒芒，有些不好過。又恐要過時，再落下一根來，紮上一下，也就不輕呢。」陸彬道：「不妨事。此竹落不下來。竹梢之上有竹枝，彼此攀繞，是再也不能動的。實對四兄說：我們漁戶往往要進內偷魚，就用此法，萬無一失。」

蔣爺聽了，急急穿了水靠，又將丁二爺的寶劍掖在背後，說聲：「失陪。」一伙身，「哩」的一聲，只見那邊「撲通」的一響，就是一個猛子，不用換氣，便抬起頭來一看，已然離岸不遠，果然水面狹窄。急忙奔到岸上，順堤行去。只見那邊隱隱有個燈光，忽忽悠悠而來。蔣爺急急奔到樹林，躍身上樹，坐在杈榭之上，往下觀視。

可巧那燈也從此條路經過，卻是兩個人。一個道：「咱們且商量商量。剛才回了大王，叫咱們把那黑小子帶了去。你想想他那個樣子，咱們服侍的住麼？告訴你說，我先幹不了。」那一個道：「你站站，別推乾淨呀。你要幹不了，誰又幹得了呢？就是回，不是你要回的麼？怎麼如今叫帶了去，你就不管了呢？這是什麼話呢？」這一個道：「我原想著：他要酒要菜鬧的不象，回回大王，或者賞下些酒菜來，咱們也可以潤潤喉，抹抹嘴。不想要帶了去，要收拾。早知叫帶了去，我也就不回了。」那人道：「我不管。你既回了，你就帶了去，我全不管。」這一個道：「好兄弟，你別著急，我倒有個主意，你得幫著我說。見了黑小子，咱們就說替他回了，可巧大王正在吃酒。聽說他要喝酒，甚是歡喜，立刻請他去，要與他較較酒量。他聽見這話，包管歡歡喜喜，跟著咱們走。只要誕到水寨，咱們把差事交代了，管他是怎麼著呢。你想好不好？」那人道：「這倒使得，咱們快著去吧。」二人竟奔旱寨去了。

蔣爺見他們去遠，方從樹上下來，暗暗跟在後面。見路旁有一塊頑石，頗可藏身，便隱住身體等候。不多時，見燈光閃爍而來。蔣爺從背後抽出劍來，側身而立。見燈光剛到跟前，只將腳一伸，打燈籠的不防栽倒在地。蔣爺回手一劍，已然斬訖。後面那人還說：「大哥走的好好的，怎麼躺下了？……」話未說完，鋼鋒已到，也就嗚呼哀哉了。

此時徐慶卻認出是四爺蔣平，連聲喚道：「四弟！四弟！」蔣爺見徐慶鎖鑰加身，急急用劍砍斷。徐慶道：「展大哥現在水寨，我與四弟救他去。」蔣平聞聽，心內輾轉，暗道：「水寨現有鍾雄，如何能夠救的出來？若說不去救，知道徐爺的脾氣，他是決意不肯一人出去的，何況又是他請來的呢。」只得扯謊道：「展大哥已然救出，先往陳起望去了。還是聽見展大哥說三哥押旱寨，所以小弟特特前來。」徐慶道：「你我從何處出去？」蔣爺道：「三哥隨我來。」他仍然繞到河堤。可巧那邊有個小小的划子，並且有個掉子，是個打魚小船。蔣爺道：「三哥少待。」他便跳下水去，上了划子搖起掉子；來到堤下，叫徐慶坐好。奔到竹洞之下，先叫徐慶竄出，自己隨後也就出來，卻用腳將划子蹬開。陸彬且不開船，叫魯英仍將大竹一根一根按斜岔兒對好。收拾已畢，方才開船回莊。此時已有五鼓之半了。

大家相見，徐慶獨不見展熊飛，便問道：「展大哥在那裡？」蔣爺已悄悄的告訴了二爺了。丁二爺見問，即接口道：

「因聽見沙員外之事，急急回轉襄陽去了。」真是粗魯之人好哄，他聽了此話，信以為真，也就不往下問了。

到了次日，智爺又囑陸魯二人派精細漁戶數名，以打魚為由，前到湖中探聽。這裡眾人便商量如何收伏鍾雄之計。智化道：「怎麼能夠身臨其境，將水寨內探訪明白，方好行事，似這等望風捕影，實在難以預料。如今且商量盜五弟的骨殖要緊。」正在議論，只見數名漁戶回來，真道：「探得鍾雄那裡因不見了徐爺，各處搜查，方知殺死嘍兵二名，已知有人暗到湖中。如今各處添兵防守，並且將五峰嶺的嘍兵俱各調回去了。」智化聽了，滿心歡喜，道：「如此說來，盜取五弟的骨殖不難了。」便仍囑丁蔣魯陸四位道：「今晚務將骨殖取回。」四人欣然願往。智化又與北俠等商議，備下靈幡祭禮，等到取回骨殖，大家共同祭奠一番，以盡朋友之誼。眾人見智化處事合宜，無不樂從。

且說蔣了陸魯四人到了晚間初鼓之後，便上了船，卻不是昨日晚間去的路徑。丁二爺道：「陸兄為何又往南去呢？」陸彬道：「丁二哥卻又不知。小弟原說過這九截松五峰嶺，不在水寨之內。昨日偷進水寨，故從那裡去；今晚要上五峰嶺，須向這邊來。再者他雖然將嘍兵撤去，那梅花塹坑必是依然埋伏。咱們與其涉險，莫若繞遠。俗話說的好：『寧走十步遠，不走一步險。』小弟意欲從五峰嶺的山後上去，大約再無妨礙。」丁蔣二人聽了，深為佩服。

一時來到五峰嶺山後，四位爺棄舟登岸。陸彬吩咐水手留下兩名看守船隻，叫那兩名水手扛了鐵，後面跟隨。大家攀藤附葛，來到山頭。原來此山有五個峰頭，左右一邊兩個俱各矮小，獨獨這個山頭高而大。襯著這月朗星稀，站在峰頭往對面一看，恰對著青簇簇翠森森的九株松樹。丁二爺道：「怪道喚作九截松五峰嶺，真是天然生成的佳景。」蔣平到了此時，也不顧細看景致，且向地基尋找埋玉堂之所。才下了峻嶺，走未數步，已然看見一座荒丘，高出地上。蔣平由不得痛徹肺腑，淚如雨下——卻又不敢放聲，惟有悲泣而已。陸魯二人便吩咐水手動手，片刻工夫，已然露出一個瓷壇。蔣平卻親身扶出土來，丁二爺即叫水手小心運到船上。才待轉身，卻見一人在那邊啼哭。

不知此人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一一回 定日盜簪逢場作戲 先期祝壽改扮喬妝

且說丁蔣陸魯四位將白玉堂骨殖盜出，又將埋葬之處仍然堆起土丘。收拾已畢，才待回身，只聽那邊有人啼哭。蔣爺這裡也哭道：「敢則是五弟含冤，前來顯魂麼？」說著話，往前一湊，仔細看來，是個樵夫。雖則明月之下，面龐兒卻有些個熟識。一時想不起來，心內思忖道：「五弟在日並未結交樵夫，何得夤夜來此啼哭呢？」再細看時，只見那人哭道：「白五兄為人一世英名，智略過人。惜乎你這一片血心，竟被那忘恩負義之人欺哄了。什麼叫結義，什麼叫立盟，不過是虛名具文而已。何能似我柳青三日一次喬妝，哭奠於你。哎呀！白五兄呀，你的那陰靈有知，大約妍媸也就自明瞭。」蔣爺聽說柳青，猛然想起果是白面判官，連忙上前勸道：「柳賢弟少要悲痛。一向久違了。」柳青登時住聲，將眼一瞪，道：「誰是你的賢弟！也不過是陌路罷了。」蔣爺道：「是，是。柳員外責備的甚是。但不知我蔣平有什麼不到處，倒要說說。」魯英在旁，見柳青出言無狀，蔣平卻低聲下氣，心甚不平。剛要上前，陸彬將他一拉，丁二爺又暗暗送目，魯英只得忍住。又聽柳青道：「你還問我！我先問你：你們既結了生死之交，為何白五兄死了許多日期，你們連個仇也不報，是何道理？」蔣平笑道：「員外原來為此。這報仇二字豈是性急的呢。大丈夫作事，當行則行，當止則止。我五弟既然自作聰明，輕身喪命。他已自誤，我等豈肯再誤。故此今夜前來，先將五弟骨殖取回，使他魂歸原籍，然後再與他作慢慢的報仇，何晚之有？若不分事之輕重，不知先後，一味的邀虛名兒，毫無實惠，那又是徒勞無益了。所謂『運籌帷幄，決勝千里』，員外何得怪我之深呀？」柳青聽了此言大怒，而且聽說白玉堂自作聰明、枉自輕生，更加不悅，道：「俺哭奠白五兄是盡俺朋友之誼，要那虛名何用？俺也不合你巧辯饒舌。想白五兄生平作了多少驚天動地之事，誰人不知，那個不曉，似你這畏首畏尾，躲躲藏藏，不過作鼠竊狗盜之事，也算得運籌與決勝，可笑呀，可笑呀！」旁邊魯英聽到此，又要上前。陸彬攔道：「賢弟，人家說話，又非拒捕，你上前作甚？」丁二爺也道：「且聽四兄說什麼。」魯英只得又忍住了。蔣爺道：「我蔣平原無經濟學問，只這鼠竊狗盜，也就令人難測。」柳青冷笑道：「一技之能，何至難測呢。你不過行險，一時僥倖耳。若遇我柳青，只怕你討不出公道。」蔣平暗想道：「若論柳青，原是正直好人，我何不將他制伏，將來以為我用，豈不是個幫手！」想罷，說道：「員外如不相信，你我何不戲賭一番，看是如何。」柳青道：「這倒有趣。」即回手向頭上拔下一枝簪來，道：「就是此物，你果能盜了去，俺便服你。」蔣爺接來，對月光細細看了一番，卻是玳瑁別簪，光潤無比，仍遞與柳青，道：「請問員外定於何時？又在何地呢？」柳青道：「我為白五兄設靈遙祭，尚有七日的經懺。諸事完畢，須得十日工夫，過了十日後，我在莊上等你。但止一件，以三日為期。倘你若不能，以後再休要向柳某誇口，你也要甘拜下風了。」蔣平笑道：「好極，好極！過了十日後，俺再到莊，問候員外便了。請。」彼此略一執手，柳青轉身下嶺而去。

這裡陸彬魯英道：「蔣四兄如何就應了他？知他設下什麼埋伏呢？」蔣平道：「無妨。我與他原無仇隙，不過同五弟生死一片熱心。他若設下埋伏，豈不怕別人笑話他麼？」陸彬又道：「他頭上的簪兒，吾兄如何盜得呢？」蔣平道：「事難預料。到他那裡還有什麼刁難呢，且到臨期再作道理。」說罷，四人轉身下嶺。此時水手已將骨殖壇安放好了。四人上船，搖起槳來。

不多一會，來到莊中，時已四鼓，從北俠為首，挨次祭奠，也有垂淚的，也有歎息的。因在陸彬家中，不便放聲舉哀，惟有徐慶咧著個大嘴痛哭，蔣平哽咽悲泣不止。眾人奠畢，徐慶蔣平二人深深謝了大家，從新又飲了一番酒，吃夜飯，方才安歇。

到了次日，蔣爺與大眾商議，即著徐爺押著罈子先回衙署，並派兩名伴當沿途保護而去。這裡眾人調開桌椅飲酒。丁二爺先說起柳青與蔣爺賭戲。智化問道：「這柳青如何？」蔣爺就將當日劫掠黃金述說一番。因他是金頭太歲甘豹的徒弟，慣用蒙汗藥酒，五鼓雞鳴斷魂香。智化道：「他既有這樣東西，只怕將來倒用的著。」

正說之間，只見莊丁拿著一封字柬，向陸大爺低言，說了幾句。陸彬即將字柬接過，拆開細看。陸彬道：「是了，我知道了。告訴他修書不及，代為問好。這些日如有大魚，我必好好收存。等到臨期，不但我親身送去，還要拜壽呢。」莊丁答應，剛要轉身，智化問道：「陸大弟，是何事？我們可以共聞否？」陸彬道：「無甚大事，就是鍾雄那裡差人要魚。」說著話，將字柬遞與智化。智化看畢，笑道：「正要水寨探訪，不想來了此柬，真好機會也。請問陸賢弟，此時可有魚？」陸彬道：「早間漁戶報到，昨夜捕了幾尾大魚，尚未開簪。」智化道：「妙極。賢弟吩咐管家，叫他告訴來人，就說大王既然用魚，我們明日先送幾尾，看看以為如何。如果使得，我們再照樣捕魚就是了。」陸彬向莊丁道：「你聽明白了？就照著智老爺的話告訴來人吧。」莊丁領命，回覆那人去了。

這裡眾人便問智化：「有何妙策？」智化道：「少時飯畢，陸賢弟先去到船上揀大魚數尾，另行裝口。待明日我與丁二

弟改扮漁戶二名，陸賢弟與魯二弟仍是照常，算是送魚。額外帶水手二名，只用小船一隻足矣。咱們直入水寨，由正門而入，劣兄好看他的佈置如何。到了那裡，二位賢弟只說：『聞得大王不日千秋，要用大魚。昨接華函，今日捕得幾尾，特請大王驗看。如果用得，我等回去告訴漁戶，照樣搜捕。大約有數日工夫，再無有不敷之理。』不過說這冠冕言語，又盡人情，又叫他不懷疑忌。劣兄也就可以知道水寨大概情形了。」眾人聽了，歡喜無限，飲酒用飯。陸魯二人下船揀魚。這裡眾人又細細談論了一番。當日無事。

到了次日，智爺叫陸爺問漁戶要了兩身衣服，不要好的。卻叫陸魯二人打扮齊整，定於船上相見。智爺與丁二爺惟恐眾人瞧看發笑，他二人帶著伴當，攜了衣服，出了莊門，找了個幽僻之處改扮起來。脫了華衣，抹了面目，帶了斗笠，穿了漁服，拉去鞋襪，將褲腿卷到磕膝之上。然後穿上褲叉兒，繫上破裙，登上芒鞋，腿上抹了污泥。丁二爺更別緻，發邊還插了一枝野花。二人收拾已畢，各人的伴當已將二位爺的衣眼鞋襪包好，問明下船所在。到了那裡，卻見陸魯二人遠遠而來，見他二人如此妝束，不由的哈哈大笑。魯英道：「猛然看來，直彷彿怯王二與俏皮李四。」智化道：「很好，我就是王二，丁二弟就是俏皮李四。你們叫著也順口。」吩咐水手，就以王二李四相稱。陸魯二人先到船上。智丁二人隨後上船，卻守著漁口，一邊一個，真是賣藝應行，幹何事，司何事，是再不錯的。陸魯二人只得在船頭坐了，依然是當家的一般。水手開船，直奔水寨而來。

一葉小舟，悠悠蕩蕩。一時過了五孔大橋，卻離水寨不遠。但見旌旗密布，劍戟森嚴。又到切近看時，全是大竹紮縛，上面敵樓，下面甕門，也是竹子做成的水柵。小船來到寨門，只聽裡面隔著竹柵問道：「小船上是何人？快快說明。不然，就要放箭了。」智化挺身來到船頭，道：「你放嗎箭呀？俺們陳起望的當家的弟兄都來了，特特給你家大王送魚來了。官兒還不打送禮的呢。你又放箭做嗎呢？」裡面的道：「原來是陸大爺魯二爺麼，請少待，待我回稟。」說罷，乘著小船不見了。

這裡智化細細觀看寨門，見那邊掛著個木牌，字有碗口大小。用力目觀視，卻是一張招募賢豪的榜文。智化暗暗道：「早知有此榜文，我等進水寨多時矣，又何必費此周折。」正在犯想，忽聽鼓樓咕嚕咕嚕的一陣鼓聲，下面接著????幾棒鑼鳴，立刻落鎖抬門。吱嚶嚶門分兩扇，從裡面衝出一隻小船，上面有個頭目，躬身道：「我家大王請二位爺進寨。」說罷，將船一撥，讓出正路。只見左右兩邊卻有無數船隻一字兒排開，每船上有二人帶刀侍立，後面隱隱又有弓箭手埋伏。船行未到數武，只見路北有接官廳一座，擺設無數的兵器利刃，早有兩個頭目迎接上來，道：「請二位爺到廳上坐。」陸魯二人只得下船，到廳上遜座獻茶。頭目道：「二位到此何事？」陸彬道：「只因昨日大王差人到了敝莊，寄去華函一封，言不日就是大王壽誕之期，要用大魚。我二人既承鈞命，連夜叫漁戶照樣搜捕。難道頭領不知，大王也沒傳行麼？」那頭目道：「大王業已傳行。這是我們規矩，不得不問。再者也好給跟從人的腰牌。二位休要見怪。」

原來此廳是鍾雄設立，盤查往來行人的。雖是至親好友進了水寨，必要到此廳上。雖不能掛號，他們也要暗暗記上門簿，記上年月日時，進寨為著何事，總要寫個略節。今日陸魯之來，鍾雄已然傳令知會了。他們非是不知道，卻故意盤查盤查，一來好登門簿，二來查看隨從來幾名，每人給腰牌一個。待事完回來時，路過此處，再將腰牌繳回。一個水賊竟有如此規矩！

且說頭目問明了來歷。此時水手漁戶既然給了腰牌，又有一個頭目陪著陸魯二人從新上了船，這才一同來到鍾雄住居之所。好大一所宅子，甚是喧赫，猶如府第一般。竟敢設立三間宮門，有多少帶刀虞候兩旁侍立。頭目先跑上臺階，進內回稟。陸魯二人在階下恭候。智爺與丁二爺抬著魚口，遠遠而立，卻是暗暗往四下偷看。見周圍水繞住宅，惟中間一條直路卻甚平坦。正南面一座大山正是軍山，正對宮門。其餘峰嶺不少，高低不同。原來這水寨在軍山山環之間，真是山水匯源之地。再往那邊看去，但見樹木叢雜，隱隱的旗幡招展，想來那就是旱寨了。

此時卻聽見傳梆擊點，已將陸魯弟兄請進。遲不多會，只見跑出三四人來站在臺階上點手，道：「將魚抬到這裡來。」智爺聽見，只得與丁二爺抬過來，就要上臺階兒。早有一人跑過來道：「站住！你們是進不去的。」智化道：「俺怎麼進不去呢？」有一人道：「朋友，告訴你，這個地方大王傳行的緊，閒雜人等是進不去的了。」智化道：「怎麼著？難道俺們是閒雜人？你們是幹嗎的呢？」那人道：「我們是跟著頭目當散差使，俗名叫作打雜兒的。」智爺道：「哦！這就是了。這末說起來，你們是不閒盡雜了。」那人聽了，道：「好呀！，真正會說。」又有一個道：「你本來胡鬧，張口就說人家閒雜人，怎麼怨得人家說呢？快著吧。忙忙接過來，抬著走吧。」說罷，二人接過來，將魚口抬進去了。

不知後文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一二回 招賢納士准其投誠 合意同心何妨結拜

且說智爺丁爺見他等將魚口抬進去了，得便又望裡面望了一望，見樓臺殿閣，畫棟雕樑，壯麗非常，暗道：「這鍾雄也就僭越的很呢。」二人在臺基之上等候。又見方才抬魚那人出來，叫：「王哥哥，王哥哥，你真會吃個巧兒。我告訴你，這是兩包銀子，每包二兩，大王賞你們倆的。」智爺接過道：「回去替俺倆謝賞。」又將包兒顛了一顛。那人道：「你顛他做什麼？」智爺道：「俺顛著，你可別打俺們的脖子拐呀。」那人笑道：「豈有此理！你也太知道的多了。你看你們伙計，怎麼不言語呢？」智爺道：「你還不知道他呢，他叫俏皮李四。他要鬧起俏皮來，只怕你更架不住。」

剛說到此，只見陸魯二人從內出來，兩旁人俱備垂手侍立。仍是那頭目跟隨，下了臺階。智丁二人也就一同來到船邊，乘舟搖槳，依然由舊路回來。到了接官廳，將船攏住。那頭目還讓廳上待茶，陸魯二人不肯。那人縱身登岸，復又執手。此時早有人將智丁與水手的腰牌要去。水手搖槳，離寨門不遠，只見方才迎接的那只小船，有個頭目將旗一展，又是一聲鑼鼓齊鳴，開了竹柵。小船上的頭目送出陸魯的船來，即撥轉船頭，進了竹柵，依然鑼鼓齊鳴，寨門已閉。真是法令森嚴，甚是齊整。智化等深加稱贊。

及至過了五孔橋，忽聽了二爺「撲嗤」的一笑，然後又大笑起來。陸魯二人連忙問道：「丁二哥，笑什麼？」兆蕙道：「實實慙的我受不了了。這智大哥妝什麼象什麼，真真嘔人。」便將方才的那些言語述了一遍，招的陸魯二人也笑了。丁二爺道：「我彼時如何敢答言呢，就只自己忍了又忍。後來智大哥還告訴那人說我俏皮，那知我俏皮的都不俏皮了。」說罷，復又大笑。智化道：「賢弟不知，凡事到了身臨其境，就得搜索枯腸，費些心思，稍一疏神，馬腳畢露。假如平日原是你為我，我為我。若到今日，你我之外又有王二李四。他二人原不是你我。既不是你我，必須將你之為你我之為我俱各撇開，應是他之為他。既是他之為他，他之中決不可有你我，也不可有我。能夠如此設身處地的做去，斷無不象之理。」丁二爺等聽了，點頭稱是，佩服之至。

說話間，已到莊中。只見北俠等俱在莊門瞭望，見陸魯等回來，彼此相見。忽見智化兆蕙這樣形景，大家不覺大笑。智化卻不介意，回手從懷中掏出兩包兒銀子，賞了兩個水手，叫他不可對人言講。

眾人說說笑笑，來到客廳上。智爺與了爺先梳洗改妝，然後大家就座。方問：「探的水寨如何？」智爺將寨內光景說了，又道：「鍾雄是個有用之材，惜乎缺少輔佐，竟是用而不當了。再者他那裡已有招賢的榜文，明日我與歐陽兄先去投誠，看是如何。」蔣平失驚道：「你二位還如何去得。現今展大哥尚且不知下落，你二人再若去了，豈不是自投羅網呢？」智化道：「無妨。既有招賢的榜，決無陷害之心。他若懷了歹意，就不怕阻了賢路麼？而且不入虎穴，焉能伏得鍾雄。眾位弟兄放心，成功直在此一舉。料得定的是真知。」計議已定，大家飲酒吃飯。是日無話。

到了次日，北俠扮作個赳赳的武夫，智化扮作個翩翩公子，各自佩了利刃一把，找了個買賣渡船，從上流頭慢慢的搖曳，到了五孔橋下。船家道：「二位爺往那裡去？」智爺道：「從橋下過去。」船家道：「那裡到了水寨了。」智爺道：「我等正要到水寨。」船家慌道：「他那裡如何去得？小人不該去的。」北俠道：「無妨。有我們呢，只管前去。」船家尚在猶疑，智化道：「你放心。那裡有我的親戚朋友，是不妨事的。」船家無奈何，戰戰哆哆，撐起篙來。過了橋，更覺的害起怕來。好容易剛到寨門，只聽裡面吱的一聲，船家就縮堆了一塊。又聽得裡面道：「什麼人到此？快說！不然就要放箭了。」智化道：「裡面聽真。我們因聞得大王招募賢豪，我等特來投誠。若果有此事，煩勞通稟一聲。如若掛榜是個虛文，你也不必通報，我們也就回去了。」裡面的答道：「我家大王求賢若渴，豈是虛文。請少待，我們與你通稟去。」不多時，只聽敵樓一陣鼓響，又是三棒鑼鳴，水寨竹柵已開。從裡面衝出一隻小船，上面有個頭目，道：「既來投誠，請過此船。那只船是進去不得的。」這船家聽了，猶如放赦一般，連忙催道：「二位快些過去吧。」智化道：「你不要船價麼？」船家道：「爺，改日再賞吧，何必忙在一時呢。」智爺笑了一笑，向兜肚中摸出一塊銀子，道：「賞你吃杯酒吧。」船家喜出望處。二位爺跳在那邊船上。這船家不顧性命的，連撈幾篙，直奔五孔橋去了。

且說北俠黑妖狐進了水寨，門就閉了。一時來到接官廳，下來兩個頭目，智化看時卻不是昨日那兩個頭目，而且昨日自己未到廳上，今日見他等迎了上來，連忙棄舟登岸，彼此執手。到了廳上，遜座獻茶。這頭目謙恭和藹的問了姓名，以及來歷備細。著一人陪坐，一人通報。不多時，那頭目出來，笑容滿面，道：「適才稟過大王。大王聞得二位到來，不勝歡喜，並且問歐陽爺可是碧睛紫鬚的紫鬚伯麼？」智化代答道：「正是。我這兄長就是北俠紫鬚伯。」頭目道：「我家大王言歐陽爺乃當今名士，如何肯臨賤地，總有些疑似之心。忽然想起歐陽爺有七寶刀一口，堪作實驗。意欲借寶刀一觀，不知可肯賜教否？」北俠道：「這有何難。刀在這裡，即請拿去。」說罷，從裡衣取下寶刀，遞與頭目。頭目雙手捧定，恭恭敬敬的去了。遲不多時，那頭目轉來道：「我家大王奉請二位爺相見。」智化聽頭目之言，二位下面添了個爺字，就知有些意思。便同北俠下船，來到泊岸，到了宮門。北俠袒腹挺胸，氣昂昂英風滿面；智化卻是一步三扭，文縷縷酸態過身。

進了宮門，但見中間一溜花石甬路，兩旁嵌著石子直達月臺。再往左右一看，俱有配房五間，襯殿七間，俱是畫棟雕樑，金碧交輝，而且有一塊鬧龍金匾，填著洋藍青字，寫著銀安殿三字。剛到廊下，早有虞候高挑簾櫳。只見有一人身高七尺，面如獬豸，頭戴一頂鬧龍軟翅繡蓋巾，身穿一件鬧龍寬袖團花紫氅，腰繫一條香垂穗如意絲絛，足登一雙元青素緞時款官靴。鍾雄略一執手，道：「請了。」吩咐看座獻茶。北俠也就執了一執手，智爺卻打一躬。彼此就座。鍾雄又將二人看了一番，便對北俠道：「此位想是歐陽公了。」北俠道：「豈敢。僕歐陽春聞得寨主招賢納士，特來竭誠奉謁。素昧平生，殊深冒瀆。」鍾雄道：「久仰英名，未能面晤，局勝悵望。今日幸會，實慰鄙懷。適才瞻仰寶刀，真是稀世之物，可羨呀可羨！」

智化見他二人說話，卻無一語道及自己，未免有些不自在。因鍾雄稱羨寶刀，便說道：「此刀雖然是寶，然非至寶也。」鍾雄方對智化道：「此位想是智公了。如此說來，智公必有至寶。」智化道：「僕子然一身之外，並無他物，何至寶之有？」鍾雄道：「請問至寶安在？」智爺道：「至寶在在皆有，處處皆是。為善以為寶，仁親以為寶，土地人民政事又是三寶。寨主何得捨正路而不由，嘖嘖以刀為寶乎？再者僕等今日之來，原是投誠，並非獻刀。寨主只顧稱羨此刀，未免重物輕人。惟望寨主賤貨而貴德，庶不負招賢的那篇文字。」鍾雄聽智化咬文嚼字的背書，不由的冷晒道：「智公所論雖是，然而未免過於腐氣了。」智化道：「何以見得腐氣？」鍾雄道：「智公所說的全是治國為民道理。我鍾雄原非三臺卿相，又非世胄功勳，要這些道理何用？」智化也就微微冷晒道：「寨主既知非三臺卿相，又非世胄功勳，何得穿鬧龍服色，坐銀安寶殿？此又智化所不解也。」一句話說的鍾雄啞口無言。半晌，忽然向智化一揖，道：「智兄大開茅塞，鍾雄領教多多矣。」從新復又施禮，將北俠智化讓到客位，分賓主坐了，即喚虞候等看酒宴伺候。又悄悄吩咐了幾句。虞候轉身不多時，拿了一個包袱來，連忙打開。鍾雄便脫了鬧龍紫氅，換了一件大領天藍花氅，除去鬧龍頭巾，戴一頂碎花武生頭巾。北俠道：「寨主何必忙在一時呢？」鍾雄道：「適才聽智兄之言，覺得背生芒刺，是早些換的好。」

此時酒宴已擺設齊備。鍾雄遜讓再三，仍是智爺北俠上座，自己下位相陪，飲酒之間，鍾雄又道：「既承智兄指教，我這殿上……」剛說至此，自己不由的笑了，道：「還敢吞顏稱殿。我這廳上匾額應當換個名色才好。」智爺道：「若論匾額名色極多，若是晦了不好，不貼切也不好。總要雅俗共賞，使人一見即明，方覺恰當。」仰面想了一想道：「卻倒有個名色，正對寨主招募賢豪之意。」鍾雄道：「是何名色？」智化道：「就是思賢堂三字，雖則俗些，卻倒現成。」見賢思齊焉。此處原是待賢之所，寨主卻又求賢若渴。既曰思齊，是已見了賢了。必思與賢齊，然後不負所見，正是說寨主已得賢豪之意。然而這賢字弟等卻擔不起。」鍾雄道：「智兄太謙了。今日初會，就教導弟歸於正道，非賢而何？我正當思齊，好極，妙極！清而且醒，容易明白。」立刻吩咐虞候即到船場，取木料改換匾額。

三人傳杯換盞，互應議論，無非是行俠尚義，把個鍾雄樂的手舞足蹈，深恨相見之晚，情願與北俠智化結為異姓兄弟。智化因見鍾雄英爽，而且有意收伏他，只得應允。那知鍾雄是個性急人，登時叫虞候備了香燭，敘了年庚，就在神前立盟。北俠居長，鍾雄次之，智化第三。結拜之後，復又入席，你兄我弟，這一番暢快，樂不可言。鍾雄又派人到後面把世子喚出來。原來鍾雄有一男一女，女名亞男，年方十四歲，子名鍾麟，年方七歲。

不多時，鍾麟來到廳上。鍾雄道：「過來拜了歐陽伯父。」北俠躬身還禮，鍾雄斷斷不依。然後又道：「這是你智叔父。」鍾麟也拜了。智化拉著鍾麟細看，見他方面大耳，目秀眉清，頭戴束髮金冠，身穿立水蟒袍。問了幾句言語，鍾麟應答如流。智化暗道：「此子相貌非凡，我今既受了此子之拜，將來若負此拜，如何對的過他呢！」便叫虞候送入後面去了。鍾雄道：「智賢弟，看此子如何？」智化道：「好則好矣。小弟又要直言了。方才姪兒出來，嚇了小弟一跳，真不象吾兄的兒郎，竟彷彿守缺的太子。以此如何使得？再者世子之稱，也屬越禮，總宜改稱公子為是。」鍾雄拍手大樂，道：「賢弟見教，是極，是極！劣兄從命。」回頭便吩咐虞候等人，從此改稱公子。

你道鍾雄既能言聽計從，說什麼就改什麼，智化何不勸他棄邪歸正，豈不省事，又何必後文費許多周折呢？這又有個緣故。鍾雄佔據軍山非止一日，那一派的驕侈倨傲，同流合污，已然習慣性成，如何一時能夠改的來呢？即或俊改，稍不如意，必至依然照舊，那不成了反覆小人麼？就是智化今日勸他換了鬧龍眼色，除了銀安匾額，改了世子名號，也是試探鍾雄服善不服善。他要不服善，情願以賊定判道終其身，那就另有一番剿滅的謀略。誰知鍾雄不但服善，而且勇於改悔。知時務者，呼為俊傑。他既是好人，智化焉有不勸他之理。所以後文智化委曲婉轉，務必叫鍾雄歸於正道，方見為朋友的一番苦心。

是日三人飲酒談心，到更深夜靜方散。北俠與智爺同居一處。智爺又與北俠商議如何搭救沙龍展昭，便定計策，必須如此如此方妥。商議已畢，方才安歇。

不知如何救他二人，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一三回 鍾太保貽書招賢士 蔣澤長冒雨訪賢朋

且說北俠智化二人商議已畢，方才安歇。到了次日，鍾雄將軍務料理完時，便請北俠智爺在書房相會。今日比昨日更覺親熱了。閒話之間，又提起當今之世誰是豪傑，那個是英雄。北俠道：「劣兄卻知一個人，惜乎他為宦途羈絆，再也不能到此。」鍾雄道：「是何等人物？姓名誰？」北俠道：「就是開封府的四品帶刀護衛展昭字熊飛，為人行俠尚義，濟困扶危，人人都稱他為南俠，敕封號為御貓。他乃當世之豪傑也。」鍾雄聽了，哈哈大笑，道：「此人現在小弟寨中，兄長如何說他不能到此？」北俠故意吃驚道：「南俠如何能夠到此地呢？劣兄再也不信。」鍾雄道：「說起來話長。襄陽王送了一個罈子來，說是大鬧東京錦毛鼠白玉堂的骨殖，交到小弟處。小弟念他是個英雄，將他葬在五峰嶺上，小弟還親身祭奠一回。惟恐有人盜去此壇，就在那墳塚前刨了個梅花塹坑，派人看守，以防不虞，不料遲不多日，就拿了二人：一個是徐慶，一個是展昭。那徐慶已然脫逃。展昭弟也素所深知，原要叫他作個幫手，不想他執意不肯，因此把他囚在碧雲崖下。」北俠暗暗歡喜，道：「此人頗與劣兄相得，待明日作個說客，看是如何。」

智化接言道：「大哥既能說南俠，小弟還有一人，也可叫他投誠。」鍾雄道：「賢弟所說之人為誰呢？」智化道：「說起此人也是有名的豪傑。他就臥虎溝居住，姓沙名龍。」鍾雄道：「不是拿藍驃的沙員外麼？」智化道：「正是。兄何以知道？」鍾雄道：「劣兄想此人久矣！也曾差人去請過，誰知他不肯來。後來聞得黑狼山有失。劣兄還寫一信與襄陽王，叫他把此人收伏，就叫他把守黑狼山，卻是人地相宜。至今未見回音，不知事體如何。」智化道：「既是兄長知道此人，小弟明日就往臥虎溝便了。大約小弟去了，他沒有不來之理。」鍾雄聽了大樂。三個人就在書房飲酒用飯，不必細表。

到次日，智化先要上臥虎溝。鍾雄立刻傳令開了寨門，用小船送出竹柵，過了五孔橋。他卻不奔臥虎溝，竟奔陳起望而來。進了莊中，莊丁即刻通報。眾人正在廳上，便問投誠事體如何。智爺將始末原由說了一遍，深贊鍾雄是個豪傑，惜乎錯走了路頭，必須設法將這朋友提出苦海方好。又將與歐陽兄定計搭救展大哥與沙大哥之事說了。蔣平道：「事有湊巧，昨晚史雲到了，他說因找歐陽兄，到了茱花村，說與丁二爺起身了。他又趕到襄陽，見了張立，方知歐陽兄丁二弟與智大哥俱在按院那裡。他又急急趕到按院衙門，盧大哥才告訴他說，咱們都上陳起望了，他從新又到這裡來。所以昨晚才到。」智化聽了，即將史雲叫來，問他按院衙門可有什麼事。史雲道：「我也曾問了。盧大爺叫問眾位爺們好，說衙門中甚是平安。顏大人也好了。徐三爺也回去了，諸事妥當。請諸位爺們放心。」智化道：「你來得正好。歇息兩日，即速回臥虎溝，告訴孟焦二人，叫他將家務派妥當人管理，所有漁戶獵戶人等，凡有本領的，齊赴襄陽太守衙門。」丁二爺道：「金老爺那裡如何住得許多人呢？」智化笑道：「劣兄早已預料，已在漢?那裡修葺下些房屋。」陸彬道：「漢?就是方山，在府的正北上。」智化道：「正是此處。張立盡知。到了那裡，見了張立，便有居住之處了。」說罷，大家人席飲酒。

蔣平問道：「鍾雄到底是幾時生日？」智化道：「前者結拜時已敘過了，還早呢，尚有半月的工夫。我想要制服他，就在那生日。趁著忙亂之時，必要設法把他請到此處。你我眾兄弟以大義開導他，一來使他信服，二來把聖旨相諭說明，他焉有不傾心向善之理。」丁二爺道：「如此說來，不用再設別法。只要四哥到柳員外莊上贏了柳青，就請帶了斷魂香來。臨期如此如此。豈不大妙？」智化點頭道：「此方甚善。不知四弟幾時才去？」蔣平道：「原定於十日後，今剛三日。再等四五天，小弟再去不遲。」智化道：「很好。我明日回去，先將沙大哥救出。然後暗暗探他的事件，掌他的權衡，那時就好說了。」這一日大家聚飲歡呼，至三鼓方散。

第二日智化別了眾人，駕一小舟，回至水寨，見了鍾雄。鍾雄問道：「賢弟為何回來的這等快？」智化道：「事有湊巧。小弟正往臥虎溝進發，恰好途中遇見臥虎溝來人。問沙員外，原來早被襄陽王拿去，囚在王府了。因此急急趕回，與兄長商議。」鍾雄道：「似此，如之奈何？」智化道：「據小弟想來，襄陽王既囚沙龍，必是他不肯順從。莫若兄長寫書一封，就說咱們這裡招募了賢豪，其中頗有與沙龍至厚的；若要將他押到水寨，叫這些人勸他歸降，他斷無不依的。不知兄長意下如何？」鍾雄道：「此言甚善。就求賢弟寫封書信吧。」智化立刻寫了封懇切書信，派人去了。

智化又問：「歐陽兄說的南俠如何？」鍾雄道：「昨日去說，已有些意思。今日又去了。」正說間，虞候報：「歐陽老爺回來了。」鍾雄智化連忙迎出來，問道：「南俠如何不來？」北俠道：「劣兄說至再三，南俠方才應允，務必叫親身去請，一來見賢弟誠心，二來他臉上覺得光彩。」智化在旁幫襯道：「兄長既要招募賢豪，理應折節下士。此行斷不可少。」鍾雄慨然應允。於是大家乘馬到了碧雲崖。這原是北俠作就活局，從新給他二人見了。彼此謙遜了一番，方一同回轉思齊堂。四個人聚飲談心，歡若平生。

再說那奉命送信之人到了襄陽王那裡，將信投遞府內。誰知襄陽王看了此書，暗暗合了自己心意，恨不得沙龍立時歸降自己，好作幫手。急急派人押了沙龍送到軍山。送信人先趕回來，報了回信。智化便對鍾雄道：「沙員外既來了，待小弟先去迎接。仗小弟舌上鈍鋒，先與他陳說利害，再以交誼規勸，然後述說兄長禮賢下士。如此諄諄勸勉，包管投誠無疑矣。」鍾雄聽了，大悅。即刻派人備了船隻，開了竹柵。他只知道智化迎接沙龍遞信，那知他們將圈套細說明白。一同進了水寨，把沙龍安置在接官廳上。智化卻先來，見了鍾雄道：「小弟見了沙員外，說到再三。沙員外道，他在臥虎溝，雖非簪纓，卻乃清白的門楣。只因誤遭了賊官局騙，以致被獲遭擒，已將生死置於度外。既不肯歸降襄陽王，如何肯投誠鍾太保呢。」鍾雄道：「如此說來，這沙員外是斷難收伏的了。」智化道：「虧了小弟百般的苦功，又述說兄長的大德。他方說道『為人要知恩報恩。既承寨主將俺救出囹圄之中，如何敢忘大德。話要說明了，俺若到了那裡，情願以客自居，所有軍務之事概不與聞，止如是相好朋友而已。倘有急難之處用著俺時，必效犬馬之勞，以報今日之德。』

小弟聽他這番言語，他是怕墮了家聲，有些留戀故鄉之意。然而既肯以朋友相許，這是他不肯歸伏之歸伏了。若再諄諄，又恐怕他不肯投誠。因此安置他在接官廳上，特來稟兄長得知。」北俠在旁答道：「只要肯來便好說了，什麼客不客呢，全是好朋友罷了。」鍾雄笑道：「誠哉是言也！還是大哥說的是。」南俠道：「咱們還迎他不迎呢？」智化道：「可以不必遠迎，止於在宮門接接就是了。小弟是先要告辭了。」

不多時，智化同沙龍到來，上了泊岸，望宮門一看，見多少虞候侍立宮門之下，鍾太保與南北兩快等候。智化導引在前，沙龍在後，登臺階，兩下彼此迎湊。智化先與鍾雄弓悅。沙龍道：「某一介魯夫，承寨主錯愛，實實叨恩不淺。」鍾雄道：「久慕英名，未能一見。今日幸會，何樂如之！」智化道：「此位是歐陽兄，此位是展大哥。」沙龍一一見了，又道：「難得南北二俠俱備在此，這是寨主威德所致，我沙龍今得附驥，幸甚呀幸甚！」鍾雄聽了，甚為得意。彼此來到思齊堂，分賓主坐定。鍾雄又問沙龍，如何到了襄陽王那裡。沙龍便將縣宰的騙局說了：「若不虧寨主救出囹圄，俺沙某不復見天，實實受惠良多。改日自當酬報。」鍾雄道：「你我作豪傑的，乃是常事，何足掛齒。」沙龍又故意的問了問南北二俠。彼此攀話。酒宴已擺設下。鍾雄讓沙龍。沙龍謙讓再三，寨主長，寨主短。鍾雄是個豪傑，索性敘明年庚，即以兄長呼之，真是英雄的本色。沙龍也就磊磊落落，不問那些虛文。

飲酒之間，鍾雄道：「難得今日沙兄長到此，足慰平生。方才智賢弟已將兄長的豪志大度說明，沙兄長只管在此居住。千萬莫要拘束。小弟決不有費清心。惟有歐陽兄展兄弟還要奉托，替小弟操勞。從今後水寨之事求歐陽兄代為管理；旱寨之事原有妻弟姜鏜料理，恐他一人照應不來，求展兄協同經理。智賢弟作個統轄，所有兩寨事條全要賢弟稽查。眾位兄弟如此分勞，小弟就可以清閒自在。每日與沙大哥安安靜靜的盤桓些時，庶不負今日之歡聚，素日之渴想。」智化聽了，甚合心意，也不管南北二俠應與不應，他就滿口應承。是日四人盡歡而散。

到了次日，鍾雄傳諭大小頭目：所有水寨事務俱回北俠知道；旱寨事務俱回南俠與姜爺知道；倘有兩寨不合宜之事，俱備會同智化參酌。不上五日工夫把個軍山料理得益發整齊嚴肅，所有大小頭目兵丁無不歡呼頌揚。鍾雄得意洋洋，以為得了幫手，樂不可言。那知這些人全是算計他的呢。

且說蔣平在陳起望，到了日期，應當起身，早別了丁二爺與陸魯二人，竟奔柳家莊而來。此時正在深秋之際，一路上黃花鋪地，落葉飄飄，偏偏陰雨密布，漸漸冷冷下起雨來。蔣爺以為深秋沒有什麼大雨，因此冒雨前行。誰知細雨濛濛，連綿不斷，刮來金風瑟瑟，遍體清涼。低頭看時，渾身皆濕。再看天光，已然垂暮。又算計柳家莊尚有四五十里之遙，今日斷不能到。幸虧今日是十日之期，就是明日到，也不為遲，因此要找個安身之處，且歇息避雨。往前又躡行了幾里，好容易看見那邊有座廟宇，急急奔到山門，敲打聲喚，再無人應。心內甚是躊躇，更兼渾身皆濕，秋風吹來，冷不可當。自己說道：「利害！真是『一場秋雨一場寒』。這可怎麼好呢？」只見那邊柴扉開處，出來一老者，打著一把半零不落的破傘。見蔣平瘦弱身軀，猶如水雞兒一般啼啼呵呵的，心中不忍，便問道：「客官，想是走路遠了，途中遇雨。如不憎嫌，何不到我豆腐房略為避避呢？」蔣平道：「難得老丈大發慈悲。只是小可素不相識，怎好攪擾！」老丈道：「有甚要緊。但得方便地，何處不為人。休要拘泥。請呀！」蔣平見老丈誠實，只得隨老丈進了柴扉。

不知老丈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一四回 忍饑挨餓進廟殺僧 少水無茶開門揖盜

且說蔣平進了柴扉一看，卻是三間茅屋，兩明間有磨與板羅格等物，果然是個豆腐房。蔣平將濕衣脫下，擰了一擰，然後抖晾。這老丈先燒了一碗熱水，遞與蔣平。蔣平喝了幾口，方問道：「老丈貴姓？」老丈道：「小老兒姓尹，以賣豆腐為生。膝下並無兒女，有個老伴兒。就在這裡居住。請問客官貴姓，要往何處去呢？」蔣平道：「小可姓蔣，要上柳家莊找個相知，不知此處離那裡還有多遠？」老丈道：「算來不足四十里之遙。」說話間，將壁燈點上。見蔣平抖晾衣服，即回身取了一捆柴草來，道：「客官就在那邊空地上將柴草引著，又向火，又烘衣，只是小心些就是了。」蔣平深深謝了，道：「老丈放心。小可是曉得的。」尹老兒道：「老漢動轉一天也覺乏了。客官烘乾衣服也就歇息吧，怨老漢不陪了。」蔣平道：「老丈但請尊便。」尹老兒便向裡屋去了。

蔣平這裡向火烘衣，及至衣服快乾，身體暖和，心裡卻透出餓來了，暗道：「自我打尖後只顧走路，途中再加上雨淋，竟把餓忘了。說不得只好忍一夜罷了。」便將破?擰了擰，倒下頭，心裡想著要睡。那知肚子不作勁兒，一陣陣咕嚕嚕的亂響，鬧的心裡不得主意，突突突的亂跳起來，自己暗道：「不好。索性不睡的好。」將壁燈剔了一剔，悄悄開了屋門，來到院內。仰面一看，見滿天星斗，原來雨住天晴。正在仰望之間，耳內只聽乒乒乓乓猶如打鐵一般，再細聽時，卻是兵刃交架的聲音，心內不由的一動，思忖道：「這樣荒僻去處，如何夤夜比武呢？倒要看看。」登時把餓也忘了，縱身跳出土牆，順著聲音一聽，恰好就在那邊廟內，急急緊行幾步，從廟後越牆而過。見那邊屋內燈光明亮，有個婦人啼哭，連忙挨身而入。

婦人一見，嚇的驚慌失色。蔣爺道：「那婦人休要害怕，快些說明，為何事來，俺好救你。」那婦人道：「小婦人姚王氏，只因為與兄弟回娘家探望，途中遇雨，在這廟外山門下避雨，被僧人開門看見，將我等讓到前面禪堂。剛坐下，又有人擊戶，也是前來避雨的，僧人道：『前面禪堂男女不便。』就將我等讓在這裡。誰知這僧人不懷好意，到了一更之後，提了利刃進來時，先將我兄弟踢倒，捆縛起來，就要逼勒於我。是小婦人著急喊叫，僧人道：『你別嚷！俺先結果了前面那人，回來再合你算帳。』因此提了利刃，他就與前面那人殺起來了。望乞爺爺搭救搭救。」蔣爺道：「你不必害怕。待俺幫那人去。」說罷，回身見那邊立著一根門門，拿在手中，趕到跟前。見一大漢左右躲閃，已不抵敵；再看和尚，上下翻騰，堪稱對手。蔣爺不慌不忙將門門端了個四平，彷彿使槍一般，對準那僧人的脅下，一言不發盡力的一戳，那僧人只顧趕殺那人，那知他身後有人戳他呢。冷不防覺得左脅痛徹心髓，翻筋斗栽倒塵埃。前面那人見僧人栽倒，趕上一步，抬腳往下一踉。只聽的拍的一聲，僧人的臉上已然著重，這僧人好苦，臨死之前，先挨一戳，後挨一踉。「噯喲」一聲，手一紮煞，刀已落地。蔣爺撤了門門，趕上前來，搶刀在手，往下一落。這和尚頓時了帳。歎他身入空門，只因一念之差，枉自送了性命。

且說那人見蔣平殺了和尚，連忙過來施禮，道：「若不虧恩公搭救，某險些兒喪有僧人之手。請問尊駕大名？」蔣平道：「俺姓蔣名平。足下何人？」那人道：「哎呀！原來是老四爺麼。小人龍濤。」說罷，拜將下去。蔣四爺連忙攙起，問道：「龍兄為何到此？」龍濤道：「自從拿了花蝶與兄長報仇，後來回轉本縣繳了回批，便將捕快告退不當，躲了官的轄制，自己務了農業，甚是清閒。只因小人有個姑母別了三年，今日特來探望。不料途中遇雨，就到此廟投宿。忽聽後面聲嚷殺人，正欲看視，不想這個惡僧反來尋找小人，與他對壘。不料將刀磕飛。可惡，僧人好狠，連搦幾刀，

皆被我躲過。正在危急。若不虧四老爺前來，性命必然難保，實屬再生之德。」蔣平道：「原來如此，你我且到後面，救那男女二人要緊。」

蔣平提了那僧人的刀在前，龍濤在後跟隨，來到後面，先將那男人釋放，姚王氏也就出來叩謝。龍濤問道：「這男女二人是誰？」蔣爺道：「他是姊弟二人，原要回娘家探望，也因避雨，誤被惡僧誑進。方才我已問過，乃是姚王氏。」龍濤道：「俺且問你，你丈夫他可叫姚猛麼？」婦人道：「正是。」龍濤道：「你婆婆可是龍氏麼？」婦人道：「益發是了。不幸婆婆已於去年亡故了。」龍濤聽說他婆婆亡故了，不覺放聲大哭，道：「哎呀！我那姑母呀！何得一別三年，就作了故人了。」姚王氏聽如此說，方細看了一番，猛然想起道：「你敢是表兄龍濤哥哥麼？」龍濤此時哭的說不上話來，止於點頭而已，姚王氏也就哭了。蔣爺見他等認了親戚，便勸龍濤止住哭聲。龍濤便問道：「表弟近來可好？」敘了多少話語。龍濤又對蔣爺謝了，道：「不料四老爺救了小人並且救人小人的親眷，如此恩德，何以答報！」蔣爺道：「你我至契好友，何出此言。龍兄，你且同我來。」

龍濤不知何事，跟著蔣爺，左尋右找，到了廚房。現成的燈燭，仔細看時，不但菜蔬饅首，而且有一瓶好燒酒。蔣爺道：「妙極，妙極！我實對龍兄說吧，我還沒吃飯呢。」龍濤道：「我也覺得餓了。」蔣爺道：「來吧，來吧，咱們搬著走。大約他姐幾個也未必吃飯呢。」龍濤見那邊有個方盤，就拿出那當日賣煎餅的本事來了，端了一方盤。蔣爺提了酒瓶，拿了酒杯碗碟筷子等，一同來到後面。他姐幾個果然未進飲食，卻不喝酒，就拿了菜蔬點心在屋內吃。蔣爺與龍濤在外間，一壁飲酒，一壁敘話。龍濤便問蔣爺何往。蔣爺便敘述已往情由，如今要收伏鍾雄，特到柳家莊找柳青要斷魂香的話，說了一遍。龍濤道：「如此說來，眾位爺們俱在陳起望。不知有用小人處沒有？」蔣爺道：「你不必問哪。明日送了令親去，你就到陳起望去就是了。」龍濤道：「既如此，我還有個主意。我這表弟姚猛，身量魁梧，與我不差上下，他不過年輕些。明日我與他同去如何？」蔣平道：「那更好了。到了那裡，丁二爺你是認得的，就說咱們遇著了。還有一宗，你告訴了二爺，就求陸大爺寫一封薦書，你二人直奔水寨，投在水寨之內。現有南北二俠，再無有不收錄的。」龍濤聽了，甚是歡喜。

二人飲酒多時，聽了聽已有雞鳴，蔣平道：「你們在此等候我，我去去就來。」說罷，出了屋子，仍然越過後牆，到了尹老兒家內。又越了土牆，悄悄來到屋內。見那壁上燈點的半明不滅的，從新剔了一剔，故意的咳嗽，將尹老兒驚醒，伸腰欠口，道：「天是時候了。該磨豆腐了。」說罷，起來，出了裡屋，見蔣爺在?上坐著，便問道：「客官起來的恁早？想是夜靜有些寒涼。」蔣平道：「此屋還暖和。多承老丈掛心。天已不早了，小可要趕路了。」尹老幾道：「何必忙呢？等著熱熱的喝碗漿，暖暖寒，再去不遲。」蔣爺道：「多承美意，改日叨擾吧。小可還有要緊事呢。」說著話，披上衣服，從兜肚中摸出一塊銀子，足有二兩重，道：「老丈，些須薄禮，望乞笑納。」老丈道：「這如何使得？客官在此屈尊一夜，費了老漢什麼，如何破費許多呢？小老兒是不敢受的。」蔣爺道：「老丈體要過謙。難得你一片好心。再要推讓，反覺得不誠實了。」說著話，便掖在尹老兒袖內。尹老兒還要說話，蔣爺已走到院內，只得謝了又謝，送出柴扉。彼此執手，那尹老兒還要說話，見蔣爺已走出數步，只得回去，掩上柴扉。

蔣爺仍然越牆進廟。龍濤便問：「上何方去了？」蔣平將尹老兒留住的話說了一遍。龍濤點頭，道：「四老爺作事真個週到。」蔣平道：「咱們也該走了。龍兄送了令親之後，便與令表弟同赴陳起望便了。」龍濤答應。四人來到山門。蔣爺輕輕開了山門，往外望了一望，悄悄道：「你三人快些去吧。我還要關好山門，仍從後面而去。」龍濤點頭，帶領著姊弟二人揚長去了。

蔣爺仍將山門閉妥，又到後面檢點了一番，就擱下這沒頭腦的事兒讓地面官辦去，他仍從後牆跳出，溜之乎也。一路觀看清景，走了二十餘里，打了早尖。及至到了柳家莊，日將西斜，自己暗暗道：「這未早到那裡作什麼，且找個僻靜的酒肆沽飲幾杯。知他那裡如何款待呢？別象昨晚餓的抓耳撓腮。若不虧那該死的和尚預備下，我如何能夠吃到十二分。」心裡想著，早見有個村居酒市，彷彿當初大夫居一般，便進去，揀了座頭坐下。酒保兒卻是個少年人，暖了酒。蔣爺慢慢消飲，暗聽別的座上三三兩兩，講論柳員外，這七天的經懺費用了不少。也有說他為朋友盡情，真正難得的；也有說他家內充足，耗財買臉兒的；又有那窮小子苦混兒說：「可惜了兒的！交朋友不過是了就是了。人在人情在，那裡犯的上呢。若把這七天費用幫了苦哈哈，包管夠過一輩子的。」蔣爺聽了暗笑，酒飲夠了，又吃了些飯。看看天色已晚，會了錢鈔，離了村居，來到柳青門首，已然掌燈。連忙擊戶。

只見裡面出來了個蒼頭，問道：「什麼人？」蔣爺道：「是我，你家員外可在家麼？」蒼頭將蔣爺上下打量一番，道：「俺家員外在家等賊呢。請問尊駕貴姓？」蔣爺聽了蒼頭之言，有此語辣，只得答道：「我姓蔣，特來拜望。」蒼頭道：「原來是賊爺到了。請少待。」轉身進去。蔣爺知道這是柳青吩咐過了，毫不介意，只得等候。

不多時，只見柳青便衣便帽出來，執手道：「姓蔣的，你竟來了！也就好大膽呢！」蔣平道：「劣兄既與賢弟定準日期，劣兄若不來，豈不叫賢弟果等麼？」柳青說：「且不要論兄弟。你未免過於不自量了。你既來了，只好叫你進來。」說罷，也不謙讓，自己卻先進來。蔣爺聽了此話，見此光景，只得忍耐。剛要舉步，只見柳青轉身奉了一揖，道：「我這一揖你可明白？」蔣爺笑道：「你不過是『開門揖盜』罷了，有甚難解。」柳青道：「你知道就好。」說著便引到西廂房內。蔣爺進了西廂房一看，好樣兒，三間一通連，除了一盞孤燈，一無所有，止於迎門一張?，別無他物。蔣爺暗道：「這是什麼意思？」

只聽柳青道：「姓蔣的，今日你既來了，我要把話說明了。你就在這屋內居住，我在對面東屋內等你。除了你我，再無第三人，所有我的僕婦人等早已吩咐過了，全叫他們迴避。就是前次那枝簪子，你要偷到手內，你便隔窗兒叫一聲，說『姓柳的，你的簪子我偷了來了。』我在那屋裡在頭上一摸，果然不見了，這是你的能為。不但偷了來，還要送回去，再遲一回，你能夠送去，還是隔窗叫一聲：『姓柳的，你的簪子我還了你了。』我在屋內向頭上一摸，果然又有了。若是能夠如此，不但你我還是照舊的弟兄，而且甘心佩服，就是叫我赴湯蹈火我也是情願的。」蔣爺點頭，笑道：「就是如此。賢弟到了那時，別又後悔。」柳青道：「大丈夫說話，焉有改悔？」蔣爺道：「很好，很好。賢弟請了。」

不知果能否，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一五回 隨意戲耍智服柳青 有心提防交結姜鐵

且說柳青出了西廂房，高聲問道：「東廂房炭燭茶水酒食等物，俱預備妥當了沒有？」只聽僕從應道：「俱已齊備了。」柳青道：「你們俱各迴避了，不准無故的出入。」又聽婦人聲音說道：「婆子丫環，你們警醒些！今晚把賊關在家裡，知道他淨偷簪子，還偷首飾呢。」早有個快嘴丫環接言道：「奶奶請放心吧。奴婢將褲腿帶子都

收拾過了，外頭任嗎兒也沒有了。」婦人嗔道：「多嘴的丫頭子，進來吧，不要混說了。」這說話的原來是柳娘子。蔣爺聽在心內，明知是說自己，置若罔聞。此時已有二鼓。柳青來到東廂房內，抱怨道：「這是從那裡說起！好好的美寢不能安歇。偏偏的這盆炭火也不旺了，茶也冷了，這還要自己動轉。也不知是什麼時候才偷，真叫人等的不耐煩。」忽聽外面「他拉」「他拉」的響聲，猛見簾兒一動，蔣爺從外面進來，道：「賢弟不要抱怨。你想你這屋內，又有火盆，又有茶水，而且裱糊的嚴緊，鋪設的齊整。你瞧瞧我那屋子猶如冰窖一般，八下裡冒風，連個鋪墊也沒有。方才躺了一躺，實在的難受。我且在這屋裡暖和暖和。」柳青聽了此話，再看蔣爺頭上只有網巾，並無頭巾，腳上他拉著兩隻鞋，是躺著來著，便說道：「你既嚷冷，為什麼連帽子也不戴？」蔣爺道：「那屋裡什麼全沒有。是我剛才摘下頭巾枕著來，一時寒冷，只顧往這裡來，就忘了戴了。」柳青道：「你坐坐，也該過去了。你有你的公事，早些完了，我也好歇息。」蔣爺道：「賢弟，你真個不講交情了。你當初到我們陷空島，我們是何等待你。我如今到了這裡，你不款待也罷了，怎麼連碗茶也沒有呢？」柳青笑道：「你這話說得可笑。你今日原是偷我來了。既是來偷我，我如何肯給你預備茶水呢？你見世界上有給賊預備妥當了，再等著他來偷的道理麼？」蔣爺也笑道：「賢弟說的也是。但只一件，世界上有這未明燈蠟燭等賊偷的麼？你這不是『開門揖盜』，竟是『對面審賊』了。」柳青將眼一瞪，道：「姓蔣的，你不要強辯饒舌。你縱能說，也不能說了我的簪子去。你趁早兒打主意便了。」蔣爺道：「若論盜這簪子原不難，我只怕你不戴在頭上那就難了。」柳青登時生起氣來，道：「那豈是大丈夫所為！便摘下頭巾，拔下簪子，往桌上一擲，道：「這不是簪子？說還哄你不成。你若有本事，就拿去。」蔣爺平著臉兒，伸手拿起，揣在懷內，道：「多謝賢弟。」站起來就要走。柳青微微冷哂，道：「好個翻江鼠蔣平！俺只當有什麼深韜廣略，原來只會撒賴！可笑呀，可笑！」蔣爺聽了，將小眼一瞪，瘦臉兒一紅，道：「姓柳的，你不要信口胡說。俺蔣平堂堂男子，要撒賴做什麼？」回手將簪子掏出，也往桌上一擲，道：「你提防著，待我來偷你。」說罷，轉身往西廂房去了。柳青自言自語道：「這可要偷了。須當防備。」連忙將簪子別在頭上，戴上頭巾，兩隻眼睛睜睜的往屋門瞅著，以為看他如何進來，怎麼偷法。忽聽蔣爺在西廂房說道：「姓柳的，你的簪子我偷了來了。」柳青嚇了一跳，急將頭巾摘下，摸了一摸，簪子仍在頭上，由不的哈哈大笑，道：「姓蔣的，你是想簪子想瘋了心了。我這簪子好好還在頭上，如何被你偷去？」蔣爺接言道：「那枝簪子是假的，真的在我這裡。你不信，請看那枝簪子，背後沒有暗壽字兒。」柳青聽了，拔下來仔細一看，寬窄長短分毫不錯，就只背後缺少壽字兒。柳青看了暗暗吃驚，連說「不好！」只得高聲嚷道：「姓蔣的，偷算你偷去，看你如何送來？」蔣爺也不答言。柳青在燈下賞玩那枝假簪，越看越象自己的，心中暗暗然，道：「此簪自從在五峰嶺上，他不過月下看了一眼，如何就記得恁般真切？可見他聰明至甚。而且方才他那安安詳詳的樣兒行所無事，想不到他抵換如此之快。只他這臨事好謀，也就令人可羨。」復又一轉念，猛然想起：「方才是我不好了！絕不該合他生氣，理應參悟他的機謀，看他如何設法兒才是。只顧暴躁，竟自入了他的術中。總而言之，是我量小之故。且看他將簪子如何送回。千萬再不要動氣了！」等了些時不見動靜，便將火盆撥開，溫暖了酒，自斟自飲，怡然自得。忽聽蔣爺在那屋張牙欠口打哈氣，道：「好冷！夜靜了，更覺涼了。」說著話，「他拉」「他拉」又過來了，恰是剛睡醒的樣子，依然沒戴帽子。柳青拿定主意，再也不動氣，卻也不理蔣爺。蔣爺道：「好呀，賢弟會樂呀。屋子又暖和，又喝著酒兒，敢則好呀。劣兄也喝盅兒，使得使不得呢？」柳青道：「這有什麼呢。酒在這裡，只管請用。你可別忘了送簪子。」蔣爺道：「實對賢弟說，我只會偷不會送。」說罷，端起酒盅一飲而盡，復又斟上，道：「我今日此舉不過遊戲而已。劣兄卻有緊要之事奉請賢弟。」柳青道：「只要送回簪子來，叫我那裡去，我都跟了去。」蔣爺道：「咱們且說正經事。」他將大家如何在陳起望聚義，歐陽春與智化如何進的水寨，怎麼假說展昭，智誑沙龍，又怎麼定計在鍾雄生辰之日收伏他，特著我來請賢弟用斷魂香的話，哩哩??，說個不了。柳青聽了，唯唯喏喏，毫不答言。蔣爺又道：「此乃國家大事。我等欽奉聖旨，謹遵相諭，捉拿襄陽王，必須收伏了鍾雄，奸王便好說了。說不得賢弟隨劣兄走走。」柳青聽了這一番言語，這明是提出聖旨相諭押派著，叫我跟了他去，不由的氣往上沖，忽然轉念道：「不可，不可。這是他故意的惹我生氣，他好於中取事，行他的謊詐。我有道理。」便嘻嘻笑道：「這些事都是你們為官做的，與我這草民何干？不要多言，還我的簪子要緊。」蔣爺見說不動，賭氣帶上桌上頭巾，「他拉」「他拉」出門去了。柳青這裡又奚落他道：「那帽子當不了被褥，也擋不了寒冷。原來是個抓帽子賊，好體面哪！」蔣爺回身進來，道：「姓柳的，你不要嘲笑刻薄，誰沒個無心錯呢。這也值得說這些沒來由的話。」說罷，將他的帽子劈面摔來。柳青笑嘻嘻，雙手接過，戴在頭上，道：「我對你說，我再也不生氣的。慢說將我的帽子摔來，就是當面唾我，我也是容他自乾，決不生氣。看你有什麼法子？」蔣爺聽了此言，無奈的樣兒。轉回西廂房內去了。柳青暗暗歡喜，自以為不動聲色，是絕妙的主意了。又將酒溫了一溫，斟上剛要喝，只聽蔣爺在西廂房內說道：「姓柳的，你的簪子，我還回去了。」柳青連忙放下酒盅，摘去頭巾，摸了一摸，並無簪子。又見那枝假的仍在桌上放著。又聽蔣爺在那屋內說道：「你不必猶疑，將帽子裡兒看看就明白了。」柳青聽了，即將帽子翻過看時，那枝簪子恰好別在上面，不由的倒抽了一口氣道：「好呀！真正令人不測。」再細想時，更省悟了：「敢則他初次光頭過來，就為二次還簪地步。這人的智略機變，把我的喜怒全叫他體諒透了，我還合他鬧什麼？」正在思索，只見蔣爺進來，頭巾也戴上了，鞋也不他拉著了，早見他一躬到地，柳青連忙站起，還禮不迭。只聽蔣爺道：「賢弟，諸事休要掛懷。懇請賢弟跟隨劣兄走走，成全朋友要緊。」柳青道：「四兄放心，小弟情願前往。」於是把蔣爺讓到上位，自己對面坐了。蔣爺道：「鍾雄為人豪俠，是個男子，因眾弟兄計議，務要把他勸化回頭，方是正理。」柳青道：「他既是好朋友，原當如此。但不知幾時起身？」蔣爺道：「事不宜遲，總要在他生日之前趕到方好。」柳青道：「既如此，明早起身。」蔣平道：「妙極。賢弟就此進內收拾去，劣兄還要歇息歇息。實對賢弟說，劣兄昨日一夜不曾合眼，此時也覺乏的很了。」柳青道：「兄長只管歇著，天還早呢，足可以睡一覺。恕小弟不陪了。」柳青便進內去了。到了天亮，柳青背了包裹出來，又預備羹湯點心吃了。二人便離了柳家莊，竟奔陳起望而來。且說智化作了軍山的統轄，所有水旱二寨之事俱備料理的清清楚楚。這日，忽見水寨頭目來報道：「今有陳起望陸大爺那裡來了二人，投書信一封。」說罷，將書呈上。智爺接來拆閱畢，吩咐道：「將他二人放進來。」頭目去不多時，早見兩個大漢晃晃蕩蕩而來。見了智爺，參見道：「小人龍濤姚猛，望乞統轄老爺收錄。」智爺見他二人循規蹈矩，頗有禮數，便知是丁二爺教的。不然，他兩個魯莽之人，如何懂得「統轄」與「收錄」呢？內心甚是歡喜。卻又故意問了幾句，二人應答的頗好，智爺更覺放心，便將二人帶到思齊堂。智爺將書呈上，說明來歷。鍾雄便要看看來人。智化即喚龍濤姚猛，二人答應，聲若巨雷。及至到了廳上，參見大王。那一番騰騰煞氣，凜凜威風，真個是方相一般。鍾雄看了大樂，道：「難得他二人的身材體態，竟能一樣，很好。我這廳上正缺兩個領班頭目，就叫他二人充當此差，妙不可言。」龍濤姚猛聽

了，連忙叩謝，甚是恭謹。旁邊北俠早已認得尤濤，見他舉止端詳，言語的當，心內也就明白了。是日，沙龍等同鍾雄把酒談心，盡一日之長，到晚方散。智化北俠暗暗與龍濤打聽，如何能夠到此。龍濤將避雨遇見蔣爺一節說了，又道：「蔣爺不日也就要回來了。自從小人送了表弟妹之後，即刻同著姚猛上路，前日趕到陳起望。丁二爺告訴我等備細，教導了言語。陸大爺寫了薦書，所以今日就來了。」智爺道：「你二人來的正好，而且又在廳上，更就近了。到了臨期，自有用處，千萬不要多言，惟有小心謹慎而已。」龍濤道：「我等曉得。倘有用我等之處，自當效力。」智化點頭，叫他二人去了。然後又與北俠計議一番，方才安歇。到了次日，他又不憚勤勞，各處稽查。但有不明不知的，必要細細詢問。因此這軍山之內，由那裡到何處，至何方，俱已曉得。他見大小頭目雖有多人，皆沒甚要緊。惟有姜夫人之弟姜鏜甚是了得，極其梗直，生得凹面金腮，兩道濃眉，一張闊口，微微有些鬚鬚，綽號小二郎。他單會使一般器械，名叫三截棍，中間有五尺長短，兩頭俱有鐵葉打就，鐵環包定。兩根短棒足有二尺多。每逢對壘，施展起來，遠近都可打得，英勇非常。智化把他看在眼裡。又因他是鍾雄的親戚，因此待他甚好，極其親近。這二郎見智化志廣才高，料事精詳，更加喜悅。除了姜鏜之外，還有鍾雄兩個親信之人，卻是同族兄弟武伯南武伯北。此二人專管料理家務，智化也時常的與他等親密。他又算計鍾雄生日，不過三日就到了。他便托言查閱，悄悄的又到陳起望。恰好蔣爺正與柳青剛到，彼此見了，各生羨慕，喜愛非常。蔣爺便問：「龍濤姚猛到了不曾？」丁二爺道：「不但到了，謹遵兄命，已然進了水寨門了。」智化道：「昨日他二人去了，我甚憂心。後來見他等的光景甚是合宜，我就知是二弟的傳授了。」智化又問蔣爺道：「四弟，前次所論之事，想柳兄俱已備妥了。今日我就同柳兄進水寨。」柳青道：「小弟惟命是從。但不知如何進水寨法？」智化道：「我自自有道理。」不知用何計策，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一六回 計出萬全極其容易 算失一著甚是為難

且說智化要將柳青帶入水寨，柳青團問如何去法。智化便問柳青可會風鑿，柳青道：「小弟風鑿不甚明白，卻會談命。」智化道：「也可以使得。柳兄扮作談命的先生，到了那裡，不過奉承幾句，只要混到他的生辰，便完了事了。」柳青依允。

智化又向陸魯二人道：「二位賢弟大魚可捕妥了？」陸彬道：「早已齊備，俱備養在那裡。」智化道：「很好。明日就給他送去，只用大船一隻，帶了漁戶去。到那裡二位賢弟自然是住下的，卻將船隻泊在幽僻之處。到了臨期，如此如此。」又對了二爺蔣四爺說道：「二位賢弟務於後日夜間，要快船二隻，每船水手四名，就在前次砍斷竹城之處專等，千萬莫誤！」

計議已定。智化與柳青來到水寨見了鍾雄，說柳青是算命先生，筆法甚好：「小弟因一人事繁，難以記載，故此帶了他來，幫著小弟作個記室。」鍾雄見柳青人物軒昂，意甚歡喜。

到次日，陸彬魯英來到水寨送魚，鍾雄迎到思齊堂，深深謝了。陸彬魯英又提寫信薦龍濤姚猛二人。鍾雄笑道：「難得他二人身體一般，雄壯一樣，我已把他二人派了領班頭目。」陸彬道：「多蒙大王收錄。」也就謝了。陸魯二人又與沙龍北俠南俠智化見了，彼此歡悅。就將他二人款留住下，為的明日好一同慶壽。

到了次日，智爺早已辦的妥協，各處結綵懸花，點綴燈燭，又有笙蕭鼓樂，雜劇聲歌，較比往年生辰不但熱鬧，而且整齊。所有頭目兵丁，俱有賞賜，並傳令今日概不禁酒，縱有飲醉者也不犯禁。因此人人踴躍，個個歡欣，無有不稱羨統轄之德的。

思齊堂上排開花筵，擺設壽禮，大家衣冠鮮明，獨有展爺卻是四品服色，更覺出眾。及至鍾雄來到，見眾人如此，不覺不樂，道：「今日小弟賤辰，敢承諸位兄弟如此的錯愛，如此的費心。我鍾雄何以克當！」說話間，階下奏起樂來。就從沙龍讓起，不肯受禮，彼此一揖。次及歐陽春，也是如此。再又次就是展熊飛，務要行禮。鍾雄道：「賢弟乃皇家棟樑，相府的輔弼，劣兄如何敢當？還是從權行個常禮罷了。」說罷，先奉下揖去。展爺依舊從命，連揖而已。只見陸彬魯英二人上前相讓。鍾雄道：「二位賢弟是客，劣兄更不敢當。」也是常禮，彼此奉揖不迭。此時智化諄諄要行禮。鍾雄托住，道：「若論你我兄弟，劣兄原當受禮；但賢弟代劣兄操勞，已然費心，竟把這禮免了吧。」智化只得行個半禮，鍾雄連忙攙起。忽見外面進來一人，撲翻身跪下，向上叩頭，原來是鍾雄的妻弟姜鏜。鍾雄急急攙起，還揖不迭。姜鏜又與眾人一一見了。然後是武伯南武伯北與龍濤姚猛，率領大小頭目，一起一起，拜壽已畢。復又安席入座，樂聲頓止。堂上觥籌交錯，階前彩戲俱陳。智爺吩咐放了賞錢。早飯已畢，也有靜坐閒談的，也有料理事務的。獨有小二郎姜鏜卻到後面與姜夫人談了多時，便回早寨去了。

到了午酒之時，大家俱要敬起壽星酒來。從沙龍起，每人三杯。鍾雄難以推卻，只得杯到酒乾，真是大將必有大量。除了姜鏜不在座，現時座中六人俱各敬畢。然後團團圍住，剛要坐下。只見白面判官柳青從外面進來，手持一卷紙紮，道：「小可不知大三千秋華誕，未能備禮。倉促之間，無物可敬。方才將諸事記載已畢，特寫得條幅對聯，望乞大王笑納。」說罷，高高奉上。鍾雄道：「先生初到，如何叨擾厚賜？」連忙接過，打開看時，是七言的對聯。乃：「惟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風流。」寫的頗好。滿口稱贊道：「先生真好書法也！」說罷，奉了一揖。柳青還要拜壽，鍾雄斷斷不肯。智化在旁邊道：「先生禮倒不消，莫若敬酒三杯，豈不太妙！」柳青道：「統轄吩咐極是。但只一件，小可理應早間拜祝。因事務冗繁，須要記載，早間是不得閒的，而且條幅對聯俱未能寫就。及至得暇寫出，偏又不乾，所以遲到此時，未免太不恭敬。若要敬酒，須要加倍，方見誠心。小可意欲恭敬三斗，未知大王肯垂鑒否？」鍾雄道：「適才諸位兄弟俱已賜過，飲的不少了。先生賜一斗吧。」柳青道：「酒不喝單，小可奉敬兩斗如何？」沙龍道：「這卻合中，就是如此吧。」歐陽春命取大斗來。柳青斟酒，雙手奉上。鍾雄勻了三氣飲畢。復又斟上，鍾雄接過來也就飲了。大家方才入座，彼此傳壺告乾。七個人算計個人，鍾雄如何敵的住。天未二鼓，鍾雄已然酩酊大醉。先前還可支持，次後便坐不住了。

智化見此光景，先與柳青送目，柳青會意去了。此時展爺急將衣服頭巾脫下，轉眼間出了思齊堂，便不見了。智化命龍濤姚猛兩個人將太保鍾雄攙到書房安歇。兩個大漢一邊一個，將鍾雄架起，毫不費力，攙到書房榻上。此時雖有虞候伴當，也有飲酒過量的，也有故意偷閒的。柳青暗藏了藥物來到思齊堂一看，見座中只有沙龍與歐陽春，連陸魯二人也不見了。剛要問時，只見智化從後邊而來，看了看左右無人，便叫沙龍歐陽春道：「二位兄長少待。千萬不可叫人過去。」即拿起南俠的衣服頭巾，便同柳青來到書房。叫龍濤姚猛把守門口，就說：「統轄吩咐，不准閒人出入。」柳青又給了每人兩丸藥，塞住鼻孔。然後進了書房，二人也用藥塞住鼻孔，柳青便點起香來。

「這道此香是何用法？原來是香子麵。卻有二個小小古銅造就的仙鶴，將這香麵裝在仙鶴腹內，從背後下面有個火門，上有螺螄轉的活蓋，擰開點著，將蓋蓋好。等腹內香煙裝足，無處發洩，只見一縷游絲，從仙鶴口內噴出。人若聞見此煙，香透腦髓，散於四肢，登時體軟如綿，不能動轉。須到五鼓雞鳴之時，方能漸漸甦醒，所以叫作「雞鳴五鼓斷魂香」。

彼時柳青點了此香，正對鍾雄鼻孔。酒後之人，呼吸之氣是粗的。呼的一聲，已然吸進，連打兩個噴嚏。鍾雄的氣息便微弱了。柳青連忙將鶴嘴捏住，帶在身邊。立刻同智化將展昭衣服與鍾雄換了。龍濤背起，姚猛緊緊跟隨，來到大廳。智化柳青也就出來，會同沙龍北俠，護送到宮門。智化高聲說道：「展護衛醉了。你等送到早寨，不可有誤。」沙龍道：「待我隨了他們去。」北俠道：「莫若大家走走，也可以散酒。」說罷，下了臺階。這些虞候人等，一來是黑暗之中不辨真假，二來是大家也有些酒意，三來白日看見展昭的服色，他們如何知道飛叉太保竟被竊負而逃呢。

且說南俠原與智化定了計策，特特的穿了護衛服色，炫人眼目，為的是臨期人人皆知，不能細查，自脫了衣巾之後，出了廳房，早已踏看了地方，按方向從房上躍出，竟奔東南犄角。正走之間，猛聽得樹後悄聲道：「展兄這裡來，魯英在此。」展爺問道：「陸賢弟呢？」魯二爺道：「已在船上等候。」展爺急急下了泊岸，陸彬接住，叫水手搖起船來，卻留魯英在此，等候眾人。水手搖到砍斷竹城之處，擊掌為號，外面應了。只聽大竹嗤嗤嗤全然挺起。丁二爺先問道：「事體如何？」陸爺道：「功已成了。今先送展兄出去。少時眾位也就到了。」外面的即將展爺接出。陸彬吩咐將船搖回，剛到泊岸之處，只見姚猛背了鍾雄前來。自從書房到此，都是龍濤姚猛倒換背來。歐陽春沙龍先跳在船上，接下鍾雄，然後柳青龍濤姚猛俱備上船。魯英也要上船，智化拉住，道：「二弟，咱們仍在此等。」魯英道：「眾兄弟俱在此，還等何人？」智化道：「不是等人，是等船回來。你我同陸賢弟，還是出水寨為是。」魯英只得熬住腳步。不多工夫，船回來了。魯二爺與智化跳到船上，也不細問，便招動令旗，開了竹柵，出了水寨，竟奔陳起望而來。

及至到了莊門，那兩隻船早已到了。三個人下船進莊。早見沙龍等迎出來道：「方才何不一同來呢？務必繞了遠兒則甚？」智化道：「小弟若不出水寨，少時如何進水寨呢？豈不自相矛盾麼？」丁二爺道：「智大哥還回去作什麼？」智化道：「二弟極聰明之人，如何一時忘起神來？我等只顧將鍾太保誑來，他們那裡如何不找呢？別人罷了。現有鍾家嫂嫂，兩個姪兒姪女，難道他們不找麼？若是知道被咱們誑來，這一驚駭，不定要生出什麼事來。咱們原為收伏鍾太保，要叫妻子兒女有了差池，只怕他也就難乎為情了。」眾人深以為然。

智化來到廳上，見把鍾雄安放在榻上，卻將展爺衣服脫了，又換了一身簇新的漁家服色。智爺點頭。見諸事已妥，便對沙龍北俠道：「如到五更，大哥甦醒之後，全仗二位兄長極力的勸諫，以大義開導，保管他傾心佩服。天已不早了，小弟要急急回去。」又對眾人囑咐一番，務必幫襯著，說降了鍾雄要緊。智爺轉身出莊，陸彬送到船上。智爺催著水手趕進水寨，時已三鼓之半。

這一回去不甚緊要，智爺險些兒性命難保。你道為何？只因姜氏夫人帶領著兒女在後堂備了酒筵，也是要與鍾雄慶寺。及至天已二鼓，不見大王回後，便差武伯南到前廳看視，得便請來。武伯南領命，來到大廳一看，靜悄悄無人聲。好容易找著虞候等，將他們喚醒，問：「大王那裡去了？」這虞候酒醉醺醺，睡眼矇矓，道：「不在廳上，就在書房。難道還丟了不成？」武伯南也不答言，急急來到書房。但見大王的衣冠在那裡，卻不見人。這一驚非同小可，連忙拿了衣冠，來到後堂稟報。姜夫人聽了，驚的目瞪口呆。這亞男、鍾麟聽說父親不見了，登時哭了起來。姜夫人定了定神，又叫武伯南到宮門問問：「眾位爺們出來不曾？」武伯南到了宮門，方知展護衛醉了，俱各送入早寨。武伯南立刻派人到早寨迎接，轉身進內回稟，姜夫人心稍安。遲不多時，只見上早寨的回來，說道：「不但眾位爺們不見，連展爺也未到早寨。現時姜舅爺已帶領兵丁各處搜查去了。」姜夫人已然明白了八九，暗道：「南俠他乃皇家四品官員，如何肯歸服大王？如此看來，不但南俠，大的北俠等都是故意前來，安心設計，要捉拿我夫主的。我丈夫既被拿去，豈不絕了鍾門之後？」思忖至此，不由的膽戰心驚。正在害怕，忽見姜鎧趕來，說道：「不好了！兄弟方才到東南角上，見竹城砍斷，大約姐夫被他等獲，從此逃走的。這便如何是好？」

誰知姜鎧是一勇之夫，毫無一點兒主意。姜夫人聽了，正合自己心思，想了想再無別策，只好先將兒女打發他們逃走了，然後自己再尋個自盡吧。就叫姜鎧把守宮門，立刻將武伯南武伯北兄弟喚來，道：「你等乃大王親信之人，如今大王遭此大變，我也無可托付，惟有這雙兒女交給你二人，趁早逃生去吧！」亞男鍾麟聽了，放聲大哭，道：「孩兒捨不得娘呀！莫若死在一處吧。」姜夫人根著心道：「你們不要如此。事已緊急，快些去吧。若到天亮，官兵到來圍困，想逃生也不能了。」武伯南急叫武伯北備一匹馬。姜夫人問道：「你們從何處逃走？」武伯南道：「前面走著，路遠費事。莫若從後寨門逃去，不過荒僻些兒。」姜夫人道：「事已如此，說不得了。快去！快去！」武伯南即將亞男攙扶上馬，叫武伯北保護，自己背了鍾麟，奔到後寨門，開了封鎖，主僕四人竟奔山後逃生去了。

未知後文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一七回 智公子負傷追兒女 武伯南逃難遇豺狼

且說姜鎧把守宮門。他派人到接官廳上，打聽有何人出去。不多時，回來說道：「就只二鼓之半，智統轄送出陸魯二人去未回。」姜鎧心內思忖道：「當初投誠時，原是歐陽春智化一同來的，為何他們做此勾當，他也在其內呢？事有可疑。」正在思忖，忽有人報道：「智統轄回來了。」姜鎧聽了，不分好歹，手提三截棍迎了上來；智化剛上臺階，不容分說，「嘩啣」的一聲，他就是一棍。智爺連忙將身閃開。剛剛躲過，尚未立穩，姜鎧的棍梢落地也不抽回，順勢橫著一掃。智化騰開右腳。這左腳。略慢了些，已被棍上的短棒撩了一下。這一棍錯過。若非智爺靈便，幾乎喪了性命。智化連聲嚷道：「姜賢弟，不要動手！我是報緊急軍情。」姜鎧聽了「軍情」二字，方將三截棍收住，道：「報何軍情？快說。」智化道：「此事機密，須要面見夫人，方好說得。」姜鎧聽說要見夫人，這必是大王有了下落。他這才把棍放下，過來拉著智化，道：「可是大王有了信息了麼？」智化道：「正是。為何賢弟見面就是一棍？幸虧是我，若是別人，豈不登時斃於棍下？」姜鎧道：「我只道大哥也是他們一黨，不料是個好人，恕小弟鹵莽。莫怪，莫怪。可打著那裡了？」智化道：「無妨，幸喜不重。快見夫人要緊。」二人開了宮門，來至後面。姜鎧先進去通報。

姜夫人正在思念兒女落淚，自己橫了心，要懸樑自縊。聽說智化求見，必是丈夫有了信息，連忙請進，以叔嫂之禮相見。智化到了此時，不肯隱瞞，便將始末原由據實說出：「原為大哥是個豪傑，惟恐一身淹埋污了美名，因此特特定計救大哥，脫離了苦海，全是一番好意，並無陷害之心。倘有欺負，負了結拜，天地不容！請嫂嫂放心。」姜夫人道：「請問叔叔，此時我丈夫是在何處？」智化道：「現在陳起望，所有眾相好全在那裡。務要大哥早早回頭，方不負我等

一番苦心。」姜夫人聽了如夢方醒，卻又後悔起來，不該打發兒女起身，便對智化道：「叔叔，是嫂嫂一時不明，已將你姪兒姪女交付武伯南武伯北帶往逃生去了。」智化聽了，急的跌足，道：「這可怎麼好？這全是我智化失於檢點。我若早給嫂嫂送信，如何會有這些事？請問嫂嫂，可知武家兄弟領姪兒姪女往何方去了呢？」姜夫人道：「他們是出後寨門，由後山去的。」智化道：「既然如此，待我將他等追趕回來。」便對姜鐵道：「賢弟送我出寨。」站起身來，一瘸一點，別了姜氏，一直到了後寨門，又囑咐姜鐵：「好好照看嫂嫂。」

好智化，真是為朋友盡心，不辭勞苦，出了後寨門，竟奔後山而來。走了五六里之遙，並不見個人影，只急的抓耳撓腮。猛聽的有小孩子說話道：「伯南哥，你我往那裡去呢？」又聽有人答道：「公子不要著急害怕。這溝是通著水路的，待我歇息歇息再走。」智化聽的真切，順著聲音找去，原來是個山溝，音出於下，連忙問道：「下面可是公子鍾麟麼？」只聽有人應道：「正是。上面卻是何人？」智化應道：「我是智化，特來尋找你等。為何落在山溝之內？」鍾麟道：「上面可是智叔父麼？快些救我姐姐去要緊。」智化道：「你姐姐往何處去了？」又聽應道：「小人武伯南背著公子，武伯北保護小姐。不想伯北陡起不良之心，欲害公子小姐。我痛加譴責。不料正走之間，他說溝內有人說話，彷彿大王聲音。是我探身窺視，他卻將我主僕推落溝中，驅著馬往西去了。」智化問道：「你主僕可曾跌傷沒有？」武伯南道：「幸虧蒼天憐念。這溝中腐草敗葉極厚，棉軟非常，我主僕毫無損傷。」鍾麟又說道：「智叔父不必多問了，快些搭救我姐姐去吧。」

智爺此時把腳疼付於度外，急急向西而去。又走三五里，迎頭遇見二人採藥的，從那邊憤恨而來。智化向前執手，問道：「二位因何不平？」採藥的人道：「實實可惡！方才見那邊有一人將馬拴在樹上，卻用鞭子狠狠的打那女子。是我二人勸阻。他不但不依，反要拔刀殺那女子。天下竟有這樣狠毒人，豈有此理！」智化連忙問道：「現在那裡？待我前去。」採藥的人聽了甚喜，道：「我二人情願導引。相離不遠，快走快走。」智化手無利刃，隨路揀了幾塊石頭拿著。只聽採藥人道：「那邊不是麼？」智化用目力留神，卻見武伯北手內執刀在那裡威嚇亞男，不由的殺人心陡起。趕行幾步，來的切近，將手一揚，喊了一聲。武伯北剛要扭頭，『啪』的一聲，這塊石頭不歪不偏，正打在臉上。武伯北「哎喲」一聲，往後便倒。智化趕上一步，奪過刀來，連搥了幾下。採藥人在旁看見，是個便宜，二人抽出藥鋤，就幫著一陣好刨。

智化連忙扶起亞男，叫道：「姪女甦醒，甦醒。」半晌，亞男方哭了出來。智爺這才放心了，便問伯北毒打為何。亞男道：「他要叫我認他為父親，前去進獻襄陽王。姪女一聞此言，剛要嗔責，他便打起來了。除了頭臉，已無完膚。姪女擠著一死，再也不應，他便拔刀要殺。不想叔父趕到救了性命。姪女好不苦也！」說罷，又哭。智化勸慰多時，便問：「姪女還可以乘馬不能呢？」亞男說道：「請問叔父，往那裡去？」智化道：「往陳起望去。」即便將大家為勸諫你父親，今日此舉，都是計策的話說了。亞男聽見爹爹有了下落，便道：「姪女方才將生死付於度外，何況身子疼痛，沒甚要緊。而且又得了爹爹信息，此時頗可掙扎騎馬。」採藥人聽了，在旁歎歎稱羨不已。

智化將亞男慢慢扶在馬上，便問採藥二人道：「你二人意欲何往？」採藥人道：「我等雖則採藥為生，如今見這姑娘受這苦楚，心實不忍，情願幫著爺上送到陳起望，心裡方覺安貼。」智爺點頭，暗道：「山野之處竟有這樣好人。」連忙說道：「有勞二位了。但不知從何方而去？」採藥人道：「這山中僻徑，我們卻是曉得的。爺上放心，有我二人呢。」智爺牽住馬，拉著嚼環，慢慢步履，跟著採藥人，彎彎曲曲，下下高高，走了多少路程，方到陳起望。智爺將亞男抱下馬來，取出兩錠銀來，謝了採藥人。兩個感謝不盡，歡歡喜喜而去。智爺來到莊中，暗暗叫莊丁請出陸彬，囑將亞男帶到後面，與魯氏鳳仙秋葵相見，等找著鍾麟時，再叫他姊弟與鍾太保相會。慢慢再表。

且說武伯南在溝內歇息了歇息，背上公子，順溝行去。好容易出了山溝，已然力盡筋疲。耐過了小溪橋，見有一隻小船上，有二人捕魚。一輪明月，照徹光華，連忙呼喚，要到神樹崗。船家擺過舟來。船家一眼看見鍾麟，好生歡喜，也不計較船資，便叫他主僕上船。偏偏鍾麟覺得腹中饑餓，要吃點心。船家便拿出個乾饅首。鍾麟接過，啃了半天，方咬下一塊來。不吃是餓；吃吧，咬不動。眼淚汪汪，囫圇吞的咽了一口，噎的半晌還不過氣來。武伯南在旁觀瞧，好生難受，卻又沒法。只見鍾麟將饅首一擲，嘴兒一咧。武伯南只當他要哭，連忙站起。剛要趕過來，冷不防的被船家用篙一撥，武伯南站立不穩，「撲通」一聲落下水去。船家急急將篙撐開，奔到停泊之處，一人抱起鍾麟，一人前去扣門，只見裡面出來一個婦人，將他二人接進，仍把雙扉緊閉。

你道此家是誰？原來船上二人：一人姓懷名寶，一人姓殷名顯。這殷顯孤身一口，並無家小，吃喝嫖賭，無所不為，卻與懷寶脾氣相合。往往二人搭幫賺人，設局誑騙。弄了錢來，也不幹些正經事體，不過是胡掄混鬧，不三不二的花了。其中懷寶又有個毛病，處處愛打個小算盤，每逢弄了錢來，他總要繞著彎子，多使個三十五十一百八十的。偏偏殷顯又是個馬馬虎虎的人，這些小算盤上全不理會，因此二人甚是相好，他們也就拜了把子了。懷寶是兄，殷顯是弟。這懷寶卻有個女人陶氏，就在這小西橋西北娃娃谷居住。自從結拜之後，懷寶便將殷顯讓到家中，拜了嫂嫂，見了叔叔。懷陶氏見殷顯為人雖是謊詐，幸銀錢上不甚慳吝，他就獻出百般慇懃的愚哄。不多幾日工夫，就把個殷顯掛搭上了。三個人便一心一計的過起日子來了。

可巧的這夜捕魚，遇見倒運的武伯南背了鍾麟，坐在他們船上。殷顯見了鍾麟，眼中冒火，直彷彿見了元寶一般，暗暗與懷寶遞了暗號。先用饅頭迷了鍾麟，順手將武伯南撥下水去，急急趕到家中。懷陶氏迎一接進去，先用涼水灌了鍾麟，然後擺上酒肴。懷寶殷顯對坐，懷陶氏打橫兒，三人慢慢消飲家中隨便現成的酒席。

不多時，鍾麟醒來，睜眼看見男女三人在那裡飲酒，連忙起來，問道：「我伯南哥在那裡？」殷顯道：「給你買點心去了。你姓什麼？」鍾麟道：「我姓鍾，名叫鍾麟。」懷寶道：「你在那裡住？」鍾麟道：「我在軍山居住。」

殷顯聽了，登時嚇的面目焦黃，暗暗與懷寶送目。叫陶氏哄著鍾麟吃飲食，兩個人來至外間。殷顯悄悄的道：「大哥，可不好了。你才聽見他姓鍾，在軍山居住。不消說了，這必是山大王鍾雄兒郎，多半是被那人拐帶出來，故此他晝夜逃走。」懷寶道：「賢弟你害怕做什麼？這是老虎嘴裡落下來，叫狼吃了。咱們得了個狼葬兒，豈不是大便宜呢？明日你我將他好好送入水寨，就說晝夜捕魚，遇見歹人背出世子，是我二人把世子救下。那人急了，跳在河內，不知去向。因此我二人特特將世子送來。難道不是一件奇功？豈不得一分重賞？」殷顯搖頭，道：「不好，不好。他那山賊形景，翻臉無情。倘若他合咱們要那拐帶之人，咱們往何處去找呢？那時無人，他再說是咱們拐帶的，只怕有性命之憂。依我說個主意，與其等鑄鐘，莫若打現鐘。現成的手到拿銀子，何不就把他背到襄陽王那裡。這樣一個銀娃娃的孩子，還怕賣不出一二百銀子麼？就是他賞，也賞不了這些。」懷寶道：「賢弟的主意，甚是有理。」殷顯道：「可有一宗，咱們此處卻離軍山甚近。若要上襄陽，必須要趁這夜靜就起身，省得白日招人眼目。」懷寶道：「既如此，咱們就走。」便將陶氏叫出，一一告訴明白。

陶氏聽說賣娃娃，雖則歡喜，無奈他二人都去，卻又不樂，便悄悄兒的將殷顯拉了一把。殷顯會意，立刻攢眉擠眼，

道：「了不得！了不得！肚子疼的很。這可怎麼好？」懷寶道：「既是賢弟肚腹疼痛，我背了娃娃先走。賢弟且歇息，等明日慢慢再去。咱們在襄陽會齊兒。」殷顯故意哼道：「既然如此，大哥多辛苦辛苦呢。」懷寶道：「這有什麼呢，大家飯大家吃。」說罷，進了屋裡，對鍾麟道：「走呀，咱們找伯南哥去。怎麼他一去就不來了呢？」轉身將鍾麟背起，陶氏跟隨在後，送出門外去了。

不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一八回 除姦淫錯投大木場 救急困趕奔神樹崗

且說陶氏送他二人去後，瞅著殷顯笑道：「你瞧這好不好？」殷顯笑嘻嘻的道：「好的。你真是個行家，我也不願意去，樂得的在家陪著你呢。」陶氏道：「你既願陪著我，你能夠常常兒陪著我麼？」殷顯道：「那有何難，我正要與你商量。如今這宗買賣要成了，至少也有一百兩。我想有這一兩百兩銀子，還不夠你我快活的嗎？咱們設個法兒，遠走高飛如何？」陶氏道：「你不用合我含著骨頭露著肉的。你既有心，我也有意。咱們索性把他害了，你我做個長久夫妻，豈不死心塌地麼？」兩個狗男女正在說的得意之時，只見簾子一掀，進來一人，伸手將殷顯一提，摔倒在地，即用褲腰帶捆了個結實。殷顯還百般哀告：「求爺爺饒命。」此時陶氏已然嚇的哆嗦在一處。那人也將婦人綁了，卻用那衣襟塞了口，方問殷顯道：「這陳起望卻在何處？」殷顯道：「陳起望離此有三四十里。」那人道：「從何處而去？」殷顯道：「出了此門，往東，過了小溪橋，到了神樹崗，往南，就可以到了陳起望。爺爺若不認得去，待小人領路。」那人道：「既有方向，何用你領。俺再問你，此處卻叫什麼地名？」殷顯道：「此處名喚娃娃谷。」那人笑道：「怨得你等要賣娃娃，原來地名就叫娃娃谷。」說罷，回手扯了一塊衣襟，也將殷顯口塞了，一手執燈，一手提了殷顯，到了外間一看，見那邊放著一盤石磨，將燈放下，把殷顯安放在地，端起磨來，那管死活，就壓在殷顯身上。回手進屋，將婦人提出，也就照樣的壓好。那人執燈看了一看，見那邊桌上放著個酒瓶，提起來復進屋內。拿大碗斟上酒，也不坐下，端起來一飲而盡；見桌上放著菜蔬，揀可口的就大吃起來了。

你道此人是誰？真真令人想擬不到。原來正是小俠艾虎。自從送了施俊回家，探望父親，幸喜施老爺施安人俱備安康。施老爺問：「金伯父那裡可許聯姻了？」施俊道：「煙雖聯了，只是好些原委。」便將始末情由述了一番。又將如何與艾虎結義的話俱備說了。施老爺立刻將艾虎請進來相見。雖則施老爺失明，看不見艾虎，施安人卻見艾虎年幼，英風滿面，甚是歡喜。施老爺又告訴施俊道：「你若不來，我還叫你回家，只因本縣已有考期，我已然給你報過名。你如今來的正好，不日也就要考試了。」施生聽了，正合心意。便同艾虎在書房居住。遲不多日，到了考試之日，施生高高中了案首，好生歡喜，連艾虎也覺高興。本要赴襄陽去，無奈施生總要過了考期，或中或不中，那時再為定奪起身。艾虎沒法兒，只得依從。每日無事，如何閒得住呢。施生只好派錦箋跟隨艾虎出外遊玩。這小爺不吃酒時還好，喝起酒來，總是盡醉方休。錦箋不知跟著受了多少的怕。好容易盼望府考，艾虎不肯獨自在家，因此隨了主僕到府考試。及至揭曉，施俊卻中了第三名的生員，滿心歡喜。拜了老師，會了同年，然後急急回來，祭了祖先，拜過父母，又是親友賀喜，應接不暇。諸事已畢，方商議起身趕赴襄陽。待畢姻之後，再行赴京應試，因此耽誤日期。及至到了襄陽，金公已知施生得中，歡喜無限，便張羅施生與牡丹完婚。

艾虎這些事他全不管，已問明了師傅智化在按院衙門，他便別了施俊，急急奔到按院那裡。方知白玉堂已死。此時盧方已將玉堂骨殖安置妥協，設了靈位。待平定襄陽後，再將骨殖送回原籍。艾虎到靈前大哭一場，然後參見大人與公孫先生、盧大爺、徐三爺。問起義父合師傅來，始知俱已上了陳起望了。他是生成的血性，如何耐的，便別了盧方等，不管遠近，竟奔陳起望而來。只顧貪趕路程，把個道兒走差了，原是往西南，他卻走到正西，越走越遠，越走越無人煙，自己也覺乏了，便找了個大樹之下歇息。因一時困倦，枕了包裹，放倒頭便睡。

及至一覺睡醒，恰好皓月當空，亮如白晝。自己定了定神，只覺的滿腹咕嚕嚕亂響，方想起昨日不曾吃飯，一時饑渴難當。又在夜闌人靜之時，那裡尋找飲食去呢。無奈何，站起身來，擲了擲土，提了包裹，一步捱一步，慢慢行來。猛見那邊燈光一晃，卻是陶氏接進懷殷二人去了。艾虎道：「好了！有了人家，就好說了。」趨行幾步，來到跟前。卻見雙扉緊閉，側耳聽時，裡面有人說話。艾虎才待擊戶，又自忖道：「不好。半夜三更，我孤身一人，他們如何肯收留呢？且自悄悄進去看來，再做道理。」將包裹斜紮在背上，飛身上牆，輕輕落下，來到窗前。他就聽了個不亦樂乎。

後來見懷寶走了，又聽殷顯與陶氏定計要害丈夫，不由的氣往上沖，因此將外屋門撬開，他便掀簾硬進屋內。這才把狗男女捆了，用石磨壓好，他就吃喝起來了。酒飯已畢，雖不足興，頗可充饑。執燈轉身出來，見那男女已然翻了白眼。他也不管，開門直往正東而來。

走了多時，不見小溪橋，心中納悶，道：「那廝說有橋，如何不見呢？」趁月色往北一望，見那邊一堆一堆，不知何物，自己道：「且到那邊看看。」那知他又把路走差了。若往南來便是小溪橋，如今他往北去，卻是船場堆木料之所。艾虎暗道：「這是什麼所在？如何有這些木料？要他做甚？」正在納悶，只見那邊有個窩棚，燈光明亮。艾虎道：「有窩棚必有人，且自問問。」連忙來到跟前。只聽裡面有人道：「你這人好沒道理，好意叫你向火，你如何磨我要起衣服來？我一個看窩棚的，那裡有數餘衣服呢？」艾虎輕輕掀起席縫一看，見一人猶如水雞兒一般，戰兢兢說道：「不是俺合你要。只因渾身皆濕，縱然向火，也解不過這個冷來。俺打量你有衣服，那怕破的爛的呢。只要俺將濕衣服換下擰一擰，再向火。俺緩過這口氣來，即便還你。那不是行好呢。」看窩棚的道：「誰耐煩這些，你好好的便罷；再要多說時，連火也不給你向了。攪的我連覺也不得睡，這是從那裡說起。」艾虎在外面答言道：「你既看窩棚，如何又要睡覺呢？你真睡了，俺就偷你。」說著話，?的一聲，將席簾掀起。

看窩棚的嚇了一跳，抬頭看時，見是個年幼之人，胸前斜紮著一個包袱，甚是雄壯，便問道：「你是何人？夤夜到此何事？」艾虎也不答言，一存身將包袱解下，打開拿出幾件衣服來，對著那水雞兒一般的人道：「朋友，你把濕衣脫下來，換上這衣服。俺有話問你。」那人連連稱謝，急忙脫去濕衣，換了乾衣。又與艾虎執手，道：「多謝恩公一片好心。請略坐坐，待小可稍為暖暖，即將衣服奉還。」艾虎道：「不打緊，不打緊。」說著話，席地而坐。方問道：「朋友，你為何鬧的渾身皆濕？」那人歎口氣道：「一言難盡。實對恩公說，小可乃保護小主人逃難的；不想遇見兩個狠心的船戶，將小可一篙撥在水內。幸喜小可素習水性，好容易奔出清波，來到此處。但不知我那小主落於何方？好不苦也！」艾虎忙問道：「你莫非就是什麼『伯南哥哥』麼？」那人失驚道：「恩公如何知道小可的賤名？」艾虎便將在懷寶家中偷聽的話，一五一十的說了一遍。武伯南道：「如此說來，我家小主人有了下落了。倘若被他們賣了，那還了得！須要急急趕上方好。」

他二人只顧說話，不料那看窩棚的渾身亂抖，彷彿他也落在水內一般，戰兢兢的就勢兒跪下來，道：「我的頭領武大爺！實是小人瞎眼，不知是頭領老爺，望乞饒恕。」說罷，連連叩首。武伯南道：「你不要如此。咱們原沒見過，不知者不做罪，俺也不怪你。」便對艾虎道：「小可意欲與恩公同去追趕小主，不知恩公肯慨允否？」艾虎道：「好，好，好。俺正要同你去。但不知由何處追趕？」武伯南道：「從此斜奔東南，便是神樹崗。那是一條總路，再也飛不過去的。」艾虎道：「既如此，快走，快走。」

只見看窩棚的端了一碗熱騰騰的水來，請頭領老爺喝了，趕一趕寒氣。武伯南接過來，呷了兩口道：「俺此時不冷了。」放下黃砂碗，對艾虎道：「恩公，咱們快走吧。」二人立起，躬著腰兒出了窩棚，看窩棚的也就隨了出來。武伯南回頭道：「那濕衣服暫且放在你這裡，改日再取。」看窩棚的道：「頭領老爺放心。小人明日曬晾乾了，收拾好好的，即當送去。」她二人邁開大步，往前奔走。

此時武伯南方問艾虎：「貴姓大名？意欲何往？」艾虎也不隱瞞，說了名姓，便將如何要上陳起望尋找義父師傅、如何貪趕路途迷失路徑。方聽見懷寶家中一切的言語說了。因問武伯南：「你為何保護小主私逃？」武伯南便將如何與鍾太保慶壽，如何大王不見了等話說了：「俺主母惟恐絕了鍾門之後，因此叫小可同著族弟武伯北保護著小姐公子私行逃走。不想武伯北頓起惡念，將我推入山溝。幸喜小可背著公子，並無傷損。從山溝內奔到小溪橋，偏偏的就遇見他娘的懷寶了，所以落在水內。」艾虎問道：「你家小姐呢？」武伯南道：「已有智統轄追趕搭救去了。」艾虎道：「什麼智統轄？」武伯南道：「此人姓智名化，號稱黑妖狐，與我家大人拜之交。還有個北俠歐陽春，人皆稱他為紫鬚伯。他三人結義之後，歐陽爺管了水寨，智爺便作了統轄。」艾虎聽了，暗暗思忖道：「這話語之中大有文章。」因又問道：「山寨還有何人？」武伯南道：「還有管理旱寨的展熊飛。又有個貴客，是臥虎溝的沙龍沙員外。這些人俱是我們大王的好朋友。」艾虎聽到此，猛然省悟，哈哈大笑，道：「果然是好朋友！這些人俺全認的。俺實對你說了吧：俺尋找義父師傅，就是北俠歐陽爺與統轄智爺。他們既都在山寨之內，必要搭救你家大王，脫離苦海。這是一番好心，必無歹意。倘有不測之時，有我艾虎一面承管，你只管放心。」武伯南連連稱謝。

他二人說著話兒，不知不覺，就到了神樹崗。武伯南道：「恩公暫停貴步。小可這裡有個熟識之家，一來打聽小主的下落，二來略略歇息吃些飲食，再走不遲。」艾虎點頭，應道：「很好，很好。」武伯南便奔到柴扉之下，高聲叫道：「老甘開門來。甘媽媽開門來。」裡面應道：「什麼人叫門？來了，來了！」柴門開處，出來個店媽媽，這是已故甘豹之妻。見了武伯南，滿臉陪笑，道：「武大爺一向少會。今日為何夤夜到此呢？」武伯南道：「媽媽快掌燈去，我還有個同人在此呢。」甘媽媽忙轉身掌燈。這裡武伯南將艾虎讓到上房。甘媽媽執燈將艾虎打量一番，見他年少軒昂，英風滿面，便問道：「此位貴姓？」武伯南道：「這是俺的恩公，名叫艾虎。」甘媽媽聽了「艾虎」二字，由不的一愣，不覺的順口失聲道：「怎麼也叫艾虎呢？」艾虎聽了詫異，暗道：「這婆子失驚有因，俺倒要問問。」才待開言，只聽外面又有人叫道：「甘媽媽開門來。」婆子應道：「來了，來了！」

不知叫門者誰，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一九回 神樹崗小俠救幼子 陳起望眾義服英雄

且說甘媽媽剛要轉身，武伯南將他拉住，悄悄道：「倘若有人背著個小孩子，你可千萬把他留下。」婆子點頭會意。連忙出來，開了柴扉，一看誰說不是懷寶呢。

他因背著鍾麟甚是吃力，而且鍾麟一路哭哭喊喊，合他要定了伯南哥哥咧。這懷寶百般的哄誘，惟恐他啼哭被人聽見。背不動時，放下來哄著走。這鍾麟自幼兒嬌生慣養，如何夤夜之間走過荒郊曠野呢，又是害怕，又是啼哭，總是要他伯南哥哥，把個懷寶磨了個吐大哇地，又不敢高聲，又不敢噴嚇，因此耽延了工夫。所以武伯南艾虎後動身的倒先到了，他先動身的倒後到了。

甘婆道：「你又幹這營生！」懷寶道：「媽媽不要胡說。這是我親戚的小廝，被人揭去，是我將他救下，送還他家裡去。我是連夜走的乏了，在媽媽這裡歇息歇息，天明就走。可有地方麼？」甘婆道：「上房有客，業已歇下。現有廂房閒著，你可要安安頓頓的，休要招的客人犯疑。」懷寶道：「媽媽說的是。」說罷，將鍾麟背進院來。甘婆閉了柴扉，開了廂房，道：「我給你們取燈去。」懷寶來到屋內，將鍾麟放下。甘婆掌上了燈。

只聽鍾麟道：「這是那裡？我不在這裡。我要我的伯南哥哥呢。」說罷，哇的一聲又哭了。急的懷寶連忙悄悄哄道：「好相公，好公子，你別哭。你伯南哥哥少時就來。你若睏了，只管睡。管保醒了，你伯南哥哥就來了。」真是小孩子好哄。他這句話倒說著了。登時鍾麟張牙欠口，打起哈氣來。懷寶道：「如何！我說睏了不是！」連忙將衣服脫下，鋪墊好了。鍾麟也是鬧了一夜，又搭著哭了幾場，此時也真就乏了，歪倒身便呼呼睡去。甘婆道：「老幾，你還吃什麼不吃？」懷寶道：「我不吃什麼了。背著他累了個骨軟筋酥，我也要歇歇了。求媽媽黎明時就叫我，千萬不要過晚了。」甘婆道：「是了，我知道了。你挺屍吧。」息了燈，輕身出了廂房，將門倒扣好了，他悄悄的又來到上房。

誰知艾虎與武伯南在上房悄悄靜坐，側耳留神，早已聽了個明白。先聽見鍾麟要伯南哥哥，武伯南一時心如刀絞，不覺得落下淚來。艾虎連忙擺手，悄悄道：「武兄不要如此。他既來到這裡，俺們遇見，還怕他飛上天去不成？」後來又聽見他們睡了，更覺放心。

只見甘婆笑嘻嘻的進來，悄悄道：「武大爺恭喜，果是那話兒。」武伯南問道：「他是誰？」甘婆道：「怎麼大爺不認得？他就是懷寶呀。認了一個乾兄弟，名叫殷顯，更是個混帳行子，合他女人不乾不淨的。三個人搭幫過日子，專於這些營生。大爺怎麼上了他的賊船呢？」武伯南道：「俺也是一時粗心，失於檢點。」復又笑道：「俺剛脫了他的賊船，誰知卻又來到你這賊店。這才是躲一棒槌，挨一榔頭呢。」甘婆聽了，也笑道：「大爺到此，婆子如何敢使那把戲兒？休要湊趣。請問二位，還歇息不歇息呢？」艾虎道：「我們救公子要緊，不睡了。媽媽這裡可有酒麼？」甘婆道：「有，有，有。」艾虎道：「如此很好。媽媽取了酒來，安放杯著，還有話請教呢。」甘婆轉身，去了多時，端了酒來。艾虎上座，武伯南與甘婆左右相陪。

艾虎先飲了三杯，方問道：「適才媽媽說什麼也叫『艾虎』？這話內有因，倒要說個明白。」甘婆便將有主僕二人投店，主人也叫艾虎，原想托蔣爺為媒，將女兒許配於他的話說了一遍。艾虎更覺詫異，道：「既有蔣四爺在場，此事再也不能舛錯。這個人卻是誰呢？真正令人納悶。」甘婆道：「蔣爺還說艾虎姪兒已經定親，想替盧珍姪兒定下這頭親，待見了盧爺即來納聘，至今也無影響。」艾虎道：「媽媽不要著急，俺們明日就到陳起望，蔣四叔現在那裡。媽媽何不寫一信去問問？」甘婆道：「好，女兒筆下頗能。待我合他商議寫信去。」說罷，起身去了。

這裡武伯南便問艾虎道：「恩公，廂房之人，咱們是這裡下手，還是攔路邀截呢？」艾虎道：「這裡不好。他原是村店，若沾污了，以後他的買賣怎麼作呢？莫若邀截為是。」武伯南笑道：「恩公還不知道呢。這老婆子也是個殺人不眨眼的母老虎。當初有他男人在世，這店內不知殺害了多少人呢。」剛說到此，只見甘婆手持書信，笑嘻嘻進來，說道：「書已有了。就勞動艾爺，見了蔣四爺，當面交付。婆子這裡等著回信。」說罷，福了一福。艾爺接過書來，揣在懷中，也還了一揖。

甘婆問道：「廂房那人怎麼樣？」武伯南道：「方才我們業已計議。艾爺惟恐連累了你這裡，俺們上途中邀截去。」甘婆道：「也倒罷了。待我將他喚醒。」立時來到廂房，開了門，對上燈，才待要叫。只聽鍾麟說道：「我要我伯南哥哥呀！」卻從夢中哭醒。懷實是賦人膽虛，也就驚醒了。先喚鍾麟，然後穿上衣服，將鍾麟背上，給甘婆道了謝，說：「等回來再補報吧。」甘婆道：「你去你的吧，誰望你的補報呢。但願你這一去永遠可別來了。」一壁說，一壁開了柴扉，送到門外，見他由正路而去。甘婆急轉身來到上房，道：「他走的是正路。你二位從小路而去，便迎著了。」武伯南道：「不勞費心。這些路途我都是認得的。恩公隨我來。」武伯南在前，艾虎隨後，別了甘婆，出了柴扉，竟奔小路而來。二人復又商議，叫武伯南搶鍾麟好好保護，艾虎卻動手，了結懷實。說話間，已到要路，武伯南道：「不必迎上去，就在此處等他吧。」

不多時，只聽鍾麟哭哭啼啼，遠遠而來。武伯南先迎了去，也不揚威，也不吶喊，惟恐嚇著小主，只叫了一聲：「公子，武伯南在此，快跟我來。」懷實聽了咯一聲，打了個冷戰兒。剛要問是誰，武伯南已到身後，將公子扶住。鍾麟哭著說道：「伯南哥，你想煞我了！」一挺身早已離了懷實的背上，到了伯南的懷中。這惡賊一見，說聲「不好」，往前就跑。剛要邁步，不防腳下一掃，「撲哧」嘴按地，爬倒塵埃。只聽「當」的一聲，脊背上早已著了一腳。懷實「哎喲」了一聲，已然昏過去了。艾虎對著伯南道：「武兄抱著公子先走。俺好下手收拾這廝。」武伯南也恐小主害怕，便抱著往回路去了。艾虎背後，拔刀在手，口說：「我把你這惡賊……」一刀斬去，懷實了帳。小俠不敢久停，將刀入鞘，佩在身邊，趕上武伯南，一同直奔陳起望而來。

且說鍾雄到了五鼓雞鳴時，漸漸有些轉動聲息，卻不醒，因昨日用的酒多了的緣故。此時歐陽春沙龍展昭帶領著丁兆蕙蔣平柳青與本家陸彬魯英，以及龍濤姚猛等，大家環繞左右。惟有黑妖狐智化就在臥榻旁邊靜候。這廳上點的明燈蠟燭，照如白晝。雖有多人，一個個鴉雀無聲。又遲了多會，忽聽鍾雄啣嚙道：「口燥很緊，快拿茶來。」早已有人答應，伴當將濃濃的溫茶捧到。智爺接過來，低聲道：「茶來了。」鍾雄矇矓二目，伏枕而飲，又道：「再喝些。」伴當急又取來，鍾雄照舊飲畢。略定了定神，猛然睜開二目，看見智化在旁邊坐著，便笑道：「賢弟為何不安寢，劣尼昨日酒深，不覺得沉沉睡去。想是賢弟不放心。」說著話，復又往左右一看，見許多英雄環繞，心中詫異。一骨碌身爬起來看時，卻不是水寨的書房。再一低頭，見自己穿著一身漁家服色，不覺失聲道：「哎喲！這是那裡？」歐陽春道：「賢弟不要納悶，我等眾弟兄特請你到此。」沙龍道：「此乃陳起望陸賢弟的大廳。」陸彬向前道：「草捨不堪駐足，有屈大駕。」鍾雄道：「俺如何來到這裡？此話好不明白。」

智化方慢慢的道：「大哥，事已如此，小弟不得不說了。我們俱是欽奉聖旨，謹遵相諭，特為平定襄陽，訪拿奸王趙爵而來。若論捉拿奸王，易如反掌；因有仁兄在內，惟恐到了臨期，玉石俱焚，實實不忍。故此我等設計投誠水寨，費了許多周折，方將仁兄請到此處，皆因仁兄是個英雄豪傑。試問天下至重者莫若君父。大丈夫作事，焉有棄正道，願歸邪黨的道理？然而人非聖賢，孰能無過。這也是仁兄雄心過豪，不肯下氣；所以我等略施詭計，將仁兄誑到此地，一來為匡扶社稷，二來為成全朋友，三來不愧你我結拜一場。此事都是小弟的主意，望乞仁兄恕有。」說罷，便屈膝跪下。展爺帶著眾人，誰不搶先，?的一聲，全都跪了。這就是為朋友的義氣。

鍾雄見此光景，連忙翻身下?，也就跪下，說道：「俺鍾雄有何德能，敢勞眾位弟兄的過愛，費如此的心機，實在擔當不起！鍾雄乃一魯夫，皆因聞得眾位仁兄賢弟英名貫耳，原有些不服氣，以為是恃力欺人；不想是義重如山，俺鍾雄藐視賢豪，真真愧死。如今既承眾位弟兄的訓誨，若不洗心改悔，便非男子。眾位仁兄賢弟請起。」大家見鍾雄豪爽正直，傾心向善，無不歡喜之至，彼此一同站起，大家再細細談心。

未知後文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二〇回 安定軍山同歸大道 功成湖北別有收緣

且說鍾雄聽智化之言，恍然大悟。又見眾英雄義重如山，欣然向善。所謂「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者也。

世間君子與小人原是冰炭不同爐的。君子可以立小人之隊，小人再不能入君子之群。什麼緣故呢？是氣味不能相投，品行不能同道。即如鍾雄他原是豪傑朋友，皆因一時心高氣傲，所以差了念頭。如今被眾人略略規箴，登時清濁立辨，邪正分明，立刻就離了小人之隊，入了君子之群，何等暢快，何等大方。他既說出洗心改悔，便是心悅誠服；決不是那等反覆小人，今日說了，明日不算，再不然，鬧矯強，鬥經濟，怎麼沒來由怎麼好，那是何等行為。

再說眾位英雄立起身來，其中還有二人不認得。及至問明，一個是茉花村的雙俠丁兆蕙，一個是那陷空島四義蔣澤長。鍾雄也是素日聞名，彼此各相見了。

此時陸彬早已備下酒筵，調開桌椅，安放杯箸，大家團團圍住。上首是鍾雄，左首是歐陽春，右首是沙龍。以下是展昭蔣平丁兆蕙柳青，連龍濤姚猛陸彬魯英等共十一簫好漢。陸彬執壺，魯英把盞，先遞與鍾雄。鍾雄笑道：「怎麼又喝酒呢？劣兄再要醉了，又把劣兄弄到那裡去？」眾人聽了，不覺大笑。陸彬笑著道：「仁兄再要醉了，不消說了，一定是送回軍山去了。」鍾雄一壁笑，一壁接酒，道：「承情，承情。多謝，多謝。」陸彬挨次斟畢，大家就座。

鍾雄道：「話雖如此說，俺鍾雄到底如何到了這裡？務要請教。」智化便說：「起初展兄與徐三弟落在塹坑，被仁兄拿去，是蔣四兄砍斷竹城將徐三弟救出。」說到此，鍾雄看了蔣四爺一眼，暗想：「這樣瘦弱，竟有如此本領！」智爺又道：「皆因仁兄要魚，是小弟與丁二弟扮作漁戶，混進水寨，才瞧了招賢榜文。」鍾雄又瞅了丁二爺一眼，暗暗佩服。智化又道：「次日是小弟與歐陽春兄進寨投誠。那時已知沙大哥被襄陽王拿去。因仁兄愛慕沙大哥，所以小弟假奔臥虎溝，卻叫歐陽兄詐說展大哥，以及合襄陽王將沙大哥要來：這全是小弟的計策，哄誘仁兄。」鍾雄連連點頭，又問道：「只是劣兄如何來到此呢？」智化道：「皆因仁兄的千秋，我等計議，一來慶壽，二來奉請，所以先叫蔣四弟聘請柳賢弟去。因柳賢弟有師傅留下的斷魂香。」鍾雄聽到此，已然明白，暗暗道：「敢則俺著了此道了。」不由的又瞧了一瞧柳青。智化接著道：「不料蔣四弟聘請柳賢弟時，路上又遇見了龍姚二位。小弟因他二位身高力大，背負仁兄，斷無失閃，故此把仁兄請到此地。」鍾雄道：「原來如此。——但只一件，既把劣兄背出來，難道無人盤問麼？」智化道：

「仁兄忘了麼？可記得昨日展大哥穿的服色，人人皆知，個個看見。臨時給仁兄更換穿了，口口聲聲『展大哥醉了』，誰又問呢？」鍾雄聽畢，鼓掌大笑道：「妙呀！想的週到，做的機密。俺鍾雄真是醉裡夢裡，這些事俺全然不覺。虧了眾位仁兄賢弟成全了鍾雄，不致叫鍾雄出醜。鍾雄敢不佩服，能不銘感。如今眾位仁兄賢弟歡聚一堂，把往日的豪強自雄，侮慢英賢，不覺的可恥又可笑了。」眾人見鍾雄自怨自艾，悔過自新，無不稱羨：「好漢子，好朋友！」各各快樂非常，惟有智化半點不樂。

鍾雄問道：「賢弟，今日大家歡聚，你為何有些悶悶呢？」智化半晌道：「方才仁兄說小弟想的週到，做的機密。那知竟有不週到之處。」鍾雄問道：「還有何事不週到呢？」智化歎道：「皆因小弟一時忽略，忘記知會。嫂嫂只當有官兵捕緝，立刻將姪兒姪女著人帶領逃走了。」真是英雄氣短，兒女情長。鍾雄聽了此句話，驚駭非常，忙問道：「交與何人領去？」智化道：「就交與武伯南武伯北了。」鍾雄聽見交與武氏兄弟，心中覺得安慰，點了點頭，道：「還好。他二人可以靠得。」智化道：「好什麼！是小弟見了嫂嫂之後，急忙從山後趕去。忽聽山溝之內有人言語，問時卻是武伯南，背負著姪兒落將下去。又問明了，幸喜他主僕並無損傷。仁兄，你道他主僕如何落在山溝之內？」鍾雄道：「想是晝夜逃走，心忙意亂，誤落在山溝。」智化搖頭道：「那裡是誤落，卻是武伯北將他主僕推下去的，他便迫著姪女上馬往西去了。」

鍾雄忽然改變面皮道：「這廝意欲何為？」眾人聽了也為之一驚。智化道：「是小弟急急趕去，又遇見兩個採藥的將小弟領去。誰知武伯北正在那裡持刀威嚇姪女。」鍾雄聽至此，急的咬牙搓手。魯英在旁，高聲嚷道：「反了！反了！」龍濤姚猛二人早已立起身來。智化忙擋道：「不要如此，不要如此，聽我往下講。」鍾雄道：「賢弟快說，快說。」智化道：「偏偏的小弟手無寸鐵，止於揀了幾個石子。第一石子就把那廝打倒，趕步搶過刀來，連連搥了幾下。兩個採藥人又用藥鋤刨了個不亦樂乎。」魯英龍濤姚猛哈哈大笑，道：「好呀！這才爽快呢。」眾人也就歡喜非常，鍾雄臉上顏色略為轉過來。智化道：「彼時姪女已然昏迷過去，小弟上前喚醒。誰知這廝用馬鞭，將姪女週身抽的已然體無完膚，虧得姪女勇烈。掙扎乘馬，也就來到此處。」鍾雄道：「亞男現在此處麼？」陸彬道：「現在後面，賤內與沙員外兩位姑娘照料著呢。」鍾雄便不言語了。

智化道：「小弟憂愁者，正為不知姪兒下落如何。」鍾雄道：「大約武伯南不至負心。只好等天亮時，再為打聽便了。只是為小女，又叫賢弟受了多少奔波，多少驚險，劣兄不勝感激之至。」智化見鍾雄說出此話，心內更覺難受，惟有盼望鍾麟而已。大家也有喝酒的，也有喝湯的，也有靜坐閒談的。

不多時，天已光亮。忽見莊丁進來稟道：「外面有一位少爺名叫艾虎，同著一個姓武的帶著公子回來了。」智化聽了，這一樂非同小可，連聲說道：「快請，快請！」智化同定陸彬魯英連龍濤姚猛俱各迎了出來，只見外面進來了三人：艾虎在前，武伯南抱著公子在後。艾虎連忙參見智化，智化伸手攙起來道：「你從何處而來？」艾虎道：「特為尋找你老人家。不想遇見武兄，救了公子。」此時武伯南也過來了，先問道：「統轄老爺，俺家小姐怎麼樣了？」智化道：「已救回在此。」鍾麟聽見姐姐也在這裡，更喜歡了，便下來與智化作揖見禮。智化連忙扶住，用手拉著鍾麟，進了大廳。鍾麟一眼就看見爹爹坐在上面，不由的跪倒跟前，哇的一聲哭了。鍾雄此時也就落下幾點英雄淚來了，便忙說道：「不要哭，不要哭。且到後面看姐姐去。」陸彬過來，哄著進內去了。

此時艾虎已然參見了歐陽春與沙龍。北俠指引道：「此是你鍾叔父，過來見了。」鍾雄連忙問道：「此位何人？」北俠道：「他名艾虎，乃劣兄之義子，沙大哥之愛婿，智賢弟之高徒也。」鍾雄道：「莫非常提小俠，就是這位賢任麼？好呀！真是少年英俊，果不虛傳。」艾虎又與展爺丁二爺蔣四爺一一見了。就只柳青姚猛不認得，智化也指引了。大家歸座。

智化便問艾虎：「如何來到這裡？」艾虎從保護施俊說起，直說到遇見武伯南，救了公子，殺了懷寶，始末原由說了一遍。鍾雄聽到後面，連忙立起身來，過來謝了艾虎。

此時武伯南從外面進來，雙膝跪倒，匍匐塵埃，口稱：「小人該死！」鍾雄見武伯南如此，反倒傷起心來，長歎一聲道：「俺待你弟兄猶如子姪一般，不料武伯北竟如此的忘恩負義！他已處死，俺也不計較了。你為吾兒險些喪了性命，如今保全回來，不絕俺鍾門之後。這全是你一片忠心所致，何罪之有？」說罷，伸手將武伯南拉起。眾位英雄見鍾大保如此，各各誇獎，說他恩怨分明，所行甚是。

鍾雄復又歎一口氣，道：「好叫眾位兄弟得知。仔細想來，都是俺鍾雄的罪孽，幾幾乎使得兒女遭殃；若非及早回頭，將來禍吉不測。從此打破迷關，這身衣正合心意，俺鍾雄直欲與漁樵過此生了。」眾人聽鍾雄大有退隱之意，才待要勸，只見沙龍將鍾雄拉住，道：「賢弟，你我同病相憐，不要如此。劣兄若非奸王囚禁，你兩個姪女如何也能夠來到此處呢？千萬不要灰了壯志，妄打迷關，將來是要入魔呢。」眾人聽了，不覺大笑，鍾雄也就笑了。於是復又入座。智化道：「事不宜遲，就叫武頭領急回軍山，快快報與嫂嫂知道，好叫嫂嫂放心。」鍾雄道：「莫若將賤內悄悄接來。劣兄既脫離了苦海，還回去做甚？」智化道：「仁兄又失於算計了。仁兄若不回軍山，難免走漏鳳聲，奸王又生別策。莫若仁兄仍然占住軍山，按兵不動，以觀襄陽的動靜如何。再者小弟等也要同回襄陽去。」便將方山居址說明，現有臥虎溝的好漢俱在那裡。鍾雄聽了歡喜，道：「既如此，劣兄就派姜鎧保護家小，也赴襄陽。劣兄一人在此虛守寨柵，方無罣礙。」智化連連稱善，依然叫武伯南先回軍山送信。到傍晚，鍾雄方才回去。

此時艾虎已將甘媽媽的書信給蔣四爺看了。蔣平便將玉蘭情願聯姻的話說了。大家歡喜，俱各說道：「莫若通知盧方大哥，說起這段姻緣曲折，看他意思，如若允諾，再替盧珍定下玉蘭便了。」這一日，大家歡聚，快樂非常。又計議定了，女眷先行起身。就求姜氏夫人帶領著鳳仙、秋葵、亞男、鍾麟，卻派姜鎧、龍濤、姚猛跟隨護送，其餘大家隨後起身。到了晚間，用兩隻大船，除了陸彬魯英在家料理，所有眾英雄俱到軍山。鍾雄見了姜氏，悲喜交集，說明了緣故，即刻收拾細軟，乘船到陳起望，暗暗起身。這裡眾英雄歡聚了兩日，告別了鍾大保，也就赴襄陽去了。

要知群雄戰襄陽，眾虎遭魔難，小俠到陷空島茱花村柳家莊三處飛報信，柳家五虎奔襄陽，艾虎過山收服三寇，柳龍趕路結拜雙雄，盧珍單刀獨闖陣，丁蛟丁鳳雙探山，小弟兒襄陽大聚會，設計救群雄；直到眾虎豪傑脫難，大家共義破襄陽，設圈套捉拿奸王，施妙計掃除眾寇，押解奸王，夜趕開封府，肅清襄陽郡，又敘劍斬襄陽王，包公保眾虎，小英雄金殿同封官，顏查散奏事封五鼠，眾英雄開封大聚首，群俠義公廳同結拜；多少熱鬧節目，不能一一盡述。也有不足百回，俱在小五義書上，便見分明。詞曰：

「日日深杯酒滿，朝朝小圃花開。自歌自舞自開懷，且喜無拘無礙。

青史幾番春夢？紅塵多少奇才？不須計較與安排。領取而今現在。」

Updated editions will replace the previous one—the old editions will be renamed.

Creating the works from print editions not protected by U.S. copyright law means that no one owns a United States copyright in these works, so the Foundation (and you!) can copy and distribute it in the United States without permission and without paying copyright royalties. Special rules, set forth in the General Terms of Use part of this license, apply to copying and distributing Project Gutenberg™ electronic works to protect the PROJECT GUTENBERG™ concept and trademark. Project Gutenberg is a registered trademark, and may not be used if you charge for an eBook, except by following the terms of the trademark license, including paying royalties for use of the Project Gutenberg trademark. If you do not charge anything for copies of this eBook, complying with the trademark license is very easy. You may use this eBook for nearly any purpose such as creation of derivative works, reports, performances and research. Project Gutenberg eBooks may be modified and printed and given away—you may do practically ANYTH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with eBooks not protected by U.S. copyright law. Redistribution is subject to the trademark license, especially commercial redistribution.

START: FULL LICENSE
THE FULL PROJECT GUTENBERG LICENSE
PLEASE READ THIS BEFORE YOU DISTRIBUTE OR USE THIS WORK

To protect the Project Gutenberg™ mission of promoting the free distribution of electronic works, by using or distributing this work (or any other work associated in any way with the phrase “Project Gutenberg”), you agree to comply with all the terms of the Full Project Gutenberg™ License available with this file or online at www.gutenberg.org/license.

Section 1. General Terms of Use and Redistributing Project Gutenberg™ electronic works

1.A. By reading or using any part of this Project Gutenberg™ electronic work, you indicate that you have read, understand, agree to and accept all the terms of this license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trademark/copyright) agreement. If you do not agree to abide by all the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you must cease using and return or destroy all copies of Project Gutenberg™ electronic works in your possession. If you paid a fee for obtaining a copy of or access to a Project Gutenberg™ electronic work and you do not agree to be bound by the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you may obtain a refund from the person or entity to whom you paid the fee as set forth in paragraph 1.E.8.

1.B. “Project Gutenberg” is a registered trademark. It may only be used on or associated in any way with an electronic work by people who agree to be bound by the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There are a few things that you can do with most Project Gutenberg™ electronic works even without complying with the full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See paragraph 1.C below. There are a lot of things you can do with Project Gutenberg™ electronic works if you follow the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and help preserve free future access to Project Gutenberg™ electronic works. See paragraph 1.E below.

1.C.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the Foundation” or PGLAF), owns a compilation copyright in the collection of Project Gutenberg™ electronic works. Nearly all the individual works in the collection are in the public domain in the United States. If an individual work is unprotected by copyright law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you are loca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we do not claim a right to prevent you from copying, distributing, performing, displaying or creating derivative works based on the work as long as all references to Project Gutenberg are removed. Of course, we hope that you will support the Project Gutenberg™ mission of promoting free access to electronic works by freely sharing Project Gutenberg™ works in compliance with the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for keeping the Project Gutenberg™ name associated with the work. You can easily comply with the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by keeping this work in the same format with its attached full Project Gutenberg™ License when you share it without charge with others.

1.D. The copyright laws of the place where you are located also govern what you can do with this work. Copyright laws in most countries are in a constant state of change. If you are outside the United States, check the laws of your country in addition to the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before downloading, copying, displaying, performing, distributing or creating derivative works based on this work or any other Project Gutenberg™ work. The Foundation makes no representations concerning the copyright status of any work in any country other than the United States.

1.E. Unless you have removed all references to Project Gutenberg:

1.E.1. The following sentence, with active links to, or other immediate access to, the full Project Gutenberg™ License must appear prominently whenever any copy of a Project Gutenberg™ work (any work on which the phrase “Project Gutenberg” appears, or with which the phrase “Project Gutenberg” is associated) is accessed, displayed, performed, viewed, copied or distributed:

This eBook is for the use of anyone anywh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most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at no cost and with almost no restrictions whatsoever. You may copy it, give it away or re-use it under the terms of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cense included with this eBook or online at www.gutenberg.org. If you are not loca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you will have to check the laws of the country where you are located before using this eBook.

1.E.2. If an individual Project Gutenberg™ electronic work is derived from texts not protected by

U.S. copyright law (does not contain a notice indicating that it is posted with permission of the copyright holder), the work can be copied and distributed to anyone in the United States without paying any fees or charges. If you are redistributing or providing access to a work with the phrase "Project Gutenberg" associated with or appearing on the work, you must comply either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paragraphs 1.E.1 through 1.E.7 or obtain permission for the use of the work and the Project Gutenberg™ trademark as set forth in paragraphs 1.E.8 or 1.E.9.

1.E.3. If an individual Project Gutenberg™ electronic work is posted with the permission of the copyright holder, your use and distribution must comply with both paragraphs 1.E.1 through 1.E.7 and any additional terms imposed by the copyright holder. Additional terms will be linked to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cense for all works posted with the permission of the copyright holder found at the beginning of this work.

1.E.4. Do not unlink or detach or remove the full Project Gutenberg™ License terms from this work, or any files containing a part of this work or any other work associated with Project Gutenberg™.

1.E.5. Do not copy, display, perform, distribute or redistribute this electronic work, or any part of this electronic work, without prominently displaying the sentence set forth in paragraph 1.E.1 with active links or immediate access to the full terms of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cense.

1.E.6. You may convert to and distribute this work in any binary, compressed, marked up, nonproprietary or proprietary form, including any word processing or hypertext form. However, if you provide access to or distribute copies of a Project Gutenberg™ work in a format other than "Plain Vanilla ASCII" or other format used in the official version posted on the official Project Gutenberg™ website (www.gutenberg.org), you must, at no additional cost, fee or expense to the user, provide a copy, a means of exporting a copy, or a means of obtaining a copy upon request, of the work in its original "Plain Vanilla ASCII" or other form. Any alternate format must include the full Project Gutenberg™ License as specified in paragraph 1.E.1.

1.E.7. Do not charge a fee for access to, viewing, displaying, performing, copying or distributing any Project Gutenberg™ works unless you comply with paragraph 1.E.8 or 1.E.9.

1.E.8. You may charge a reasonable fee for copies of or providing access to or distributing Project Gutenberg™ electronic works provided that:

- You pay a royalty fee of 20% of the gross profits you derive from the use of Project Gutenberg™ works calculated using the method you already use to calculate your applicable taxes. The fee is owed to the owner of the Project Gutenberg™ trademark, but he has agreed to donate royalties under this paragraph to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Royalty payments must be paid within 60 days following each date on which you prepare (or are legally required to prepare) your periodic tax returns. Royalty payments should be clearly marked as such and sent to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at the address specified in Section 4, "Information about donations to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 You provide a full refund of any money paid by a user who notifies you in writing (or by e-mail) within 30 days of receipt that s/he does not agree to the terms of the full Project Gutenberg™ License. You must require such a user to return or destroy all copies of the works possessed in a physical medium and discontinue all use of and all access to other copies of Project Gutenberg™ works.
- You provide, in accordance with paragraph 1.F.3, a full refund of any money paid for a work or a replacement copy, if a defect in the electronic work is discovered and reported to you within 90 days of receipt of the work.
- You comply with all other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for free distribution of Project Gutenberg™ works.

1.E.9. If you wish to charge a fee or distribute a Project Gutenberg™ electronic work or group of works on different terms than are set forth in this agreement, you must obtain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the manager of the Project Gutenberg™ trademark. Contact the Foundation as set forth in Section 3 below.

1.F.

1.F.1. Project Gutenberg volunteers and employees expend considerable effort to identify, do copyright research on, transcribe and proofread works not protected by U.S. copyright law in creating the Project Gutenberg™ collection. Despite these efforts, Project Gutenberg™ electronic works, and the medium on which they may be stored, may contain "Defects," such as, but not limited to, incomplete, inaccurate or corrupt data, transcription errors, a copyright or other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fringement, a defective or damaged disk or other medium, a computer virus, or computer codes that damage or cannot be read by your equipment.

1.F.2. LIMITED WARRANTY, DISCLAIMER OF DAMAGES - Except for the "Right of Replacement or Refund" described in paragraph 1.F.3,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the owner of the Project Gutenberg™ trademark, and any other party distributing a Project Gutenberg™ electronic work under this agreement, disclaim all liability to you for damages, costs and expenses, including legal fees. YOU AGREE THAT YOU HAVE NO REMEDIES FOR

NEGLIGENCE, STRICT LIABILITY, BREACH OF WARRANTY OR BREACH OF CONTRACT EXCEPT THOSE PROVIDED IN PARAGRAPH 1.F.3. YOU AGREE THAT THE FOUNDATION, THE TRADEMARK OWNER, AND ANY DISTRIBUTOR UNDER THIS AGREEMENT WILL NOT BE LIABLE TO YOU FOR ACTUAL, DIRECT, INDIRECT, CONSEQUENTIAL, PUNITIVE OR INCIDENTAL DAMAGES EVEN IF YOU GIVE NOTICE OF THE POSSIBILITY OF SUCH DAMAGE.

1.F.3. LIMITED RIGHT OF REPLACEMENT OR REFUND - If you discover a defect in this electronic work within 90 days of receiving it, you can receive a refund of the money (if any) you paid for it by sending a written explanation to the person you received the work from. If you received the work on a physical medium, you must return the medium with your written explanation. The person or entity that provided you with the defective work may elect to provide a replacement copy in lieu of a refund. If you received the work electronically, the person or entity providing it to you may choose to give you a second opportunity to receive the work electronically in lieu of a refund. If the second copy is also defective, you may demand a refund in writing without further opportunities to fix the problem.

1.F.4. Except for the limited right of replacement or refund set forth in paragraph 1.F.3, this work is provided to you 'AS-IS', WITH NO OTHER WARRANTIES OF ANY KIND, EXPRESS OR IMPLIED,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WARRANTIES OF MERCHANTABILITY OR FITNESS FOR ANY PURPOSE.

1.F.5. Some states do not allow disclaimers of certain implied warranties or the exclusion or limitation of certain types of damages. If any disclaimer or limitation set forth in this agreement violates the law of the state applicable to this agreement, the agreement shall be interpreted to make the maximum disclaimer or limitation permitted by the applicable state law. The invalidity or unenforceability of any provision of this agreement shall not void the remaining provisions.

1.F.6. INDEMNITY - You agree to indemnify and hold the Foundation, the trademark owner, any agent or employee of the Foundation, anyone providing copies of Project Gutenberg™ electronic works in accordance with this agreement, and any volunteers associated with the production, promo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Project Gutenberg™ electronic works, harmless from all liability, costs and expenses, including legal fees, that arise directly or indirectly from any of the following which you do or cause to occur: (a) distribution of this or any Project Gutenberg™ work, (b) alteration, modification, or additions or deletions to any Project Gutenberg™ work, and (c) any Defect you cause.

Section 2. Information about the Mission of Project Gutenberg™

Project Gutenberg™ is synonymous with the free distribution of electronic works in formats readable by the widest variety of computers including obsolete, old, middle-aged and new computers. It exists because of the efforts of hundreds of volunteers and donations from people in all walks of life.

Volunteers and financial support to provide volunteers with the assistance they need are critical to reaching Project Gutenberg™'s goals and ensuring that the Project Gutenberg™ collection will remain freely available for generations to come. In 2001,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was created to provide a secure and permanent future for Project Gutenberg™ and future generations. To learn more about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and how your efforts and donations can help, see Sections 3 and 4 and the Foundation information page at www.gutenberg.org.

Section 3. Information about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is a non-profit 501(c)(3) educational corporation organized under the laws of the state of Mississippi and granted tax exempt status by the Internal Revenue Service. The Foundation's EIN or federal tax identification number is 64-6221541. Contributions to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are tax deductible to the full extent permitted by U.S. federal laws and your state's laws.

The Foundation's business office is located at 809 North 1500 West, Salt Lake City, UT 84116, (801) 596-1887. Email contact links and up to date contact information can be found at the Foundation's website and official page at www.gutenberg.org/contact

Section 4. Information about Donations to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Project Gutenberg™ depends upon and cannot survive without widespread public support and donations to carry out its mission of increasing the number of public domain and licensed works that can be freely distributed in machine-readable form accessible by the widest array of equipment including outdated equipment. Many small donations (\$1 to \$5,000) are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o maintaining tax exempt status with the IRS.

The Foundation is committed to complying with the laws regulating charities and charitable donations in all 50 states of the United States. Compliance requirements are not uniform and it

takes a considerable effort, much paperwork and many fees to meet and keep up with these requirements. We do not solicit donations in locations where we have not received written confirmation of compliance. To SEND DONATIONS or determine the status of compliance for any particular state visit www.gutenberg.org/donate.

While we cannot and do not solicit contributions from states where we have not met the solicitation requirements, we know of no prohibition against accepting unsolicited donations from donors in such states who approach us with offers to donate.

International donations are gratefully accepted, but we cannot make any statements concerning tax treatment of donations received from outside the United States. U.S. laws alone swamp our small staff.

Please check the Project Gutenberg web pages for current donation methods and addresses. Donations are accepted in a number of other ways including checks, online payments and credit card donations. To donate, please visit: www.gutenberg.org/donate

Section 5. General Information About Project Gutenberg™ electronic works

Professor Michael S. Hart was the originator of the Project Gutenberg™ concept of a library of electronic works that could be freely shared with anyone. For forty years, he produced and distributed Project Gutenberg™ eBooks with only a loose network of volunteer support.

Project Gutenberg™ eBooks are often created from several printed editions, all of which are confirmed as not protected by copyright in the U.S. unless a copyright notice is included. Thus, we do not necessarily keep eBooks in compliance with any particular paper edition.

Most people start at our website which has the main PG search facility: www.gutenberg.org.

This website includes information about Project Gutenberg™, including how to make donations to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how to help produce our new eBooks, and how to subscribe to our email newsletter to hear about new eBooks.